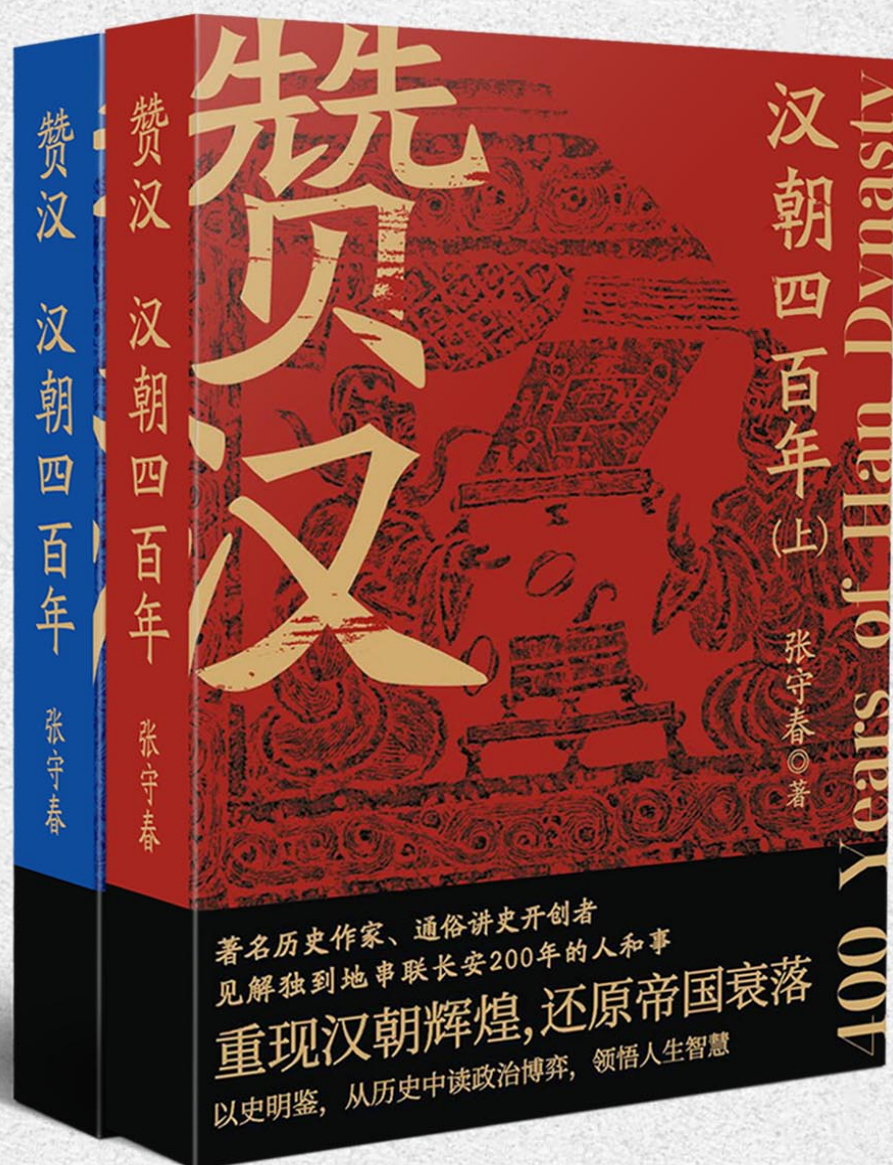


赞汉

汉朝四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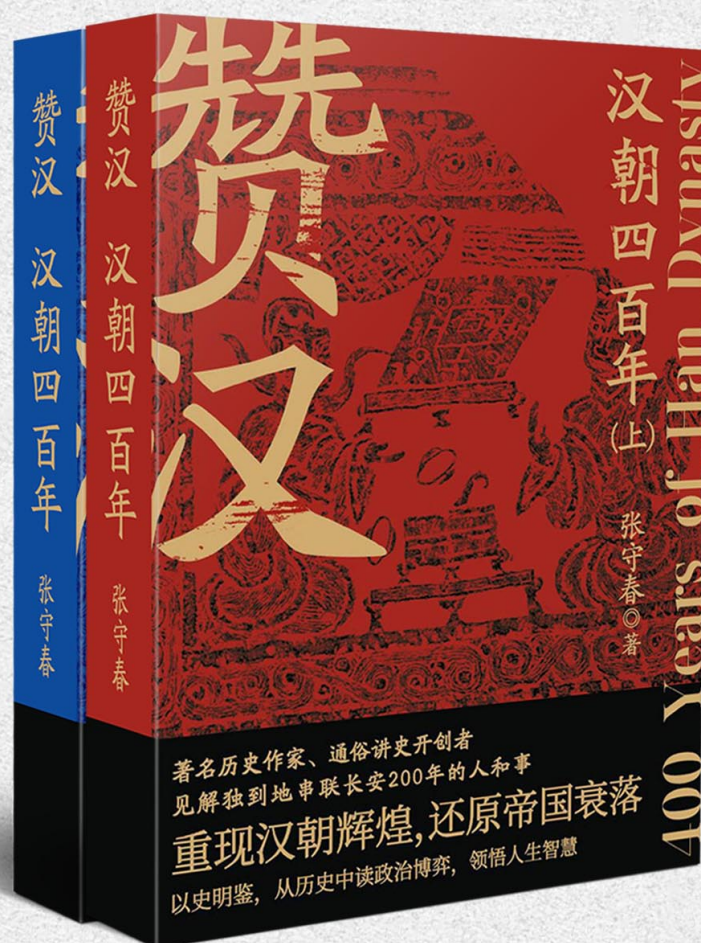
(全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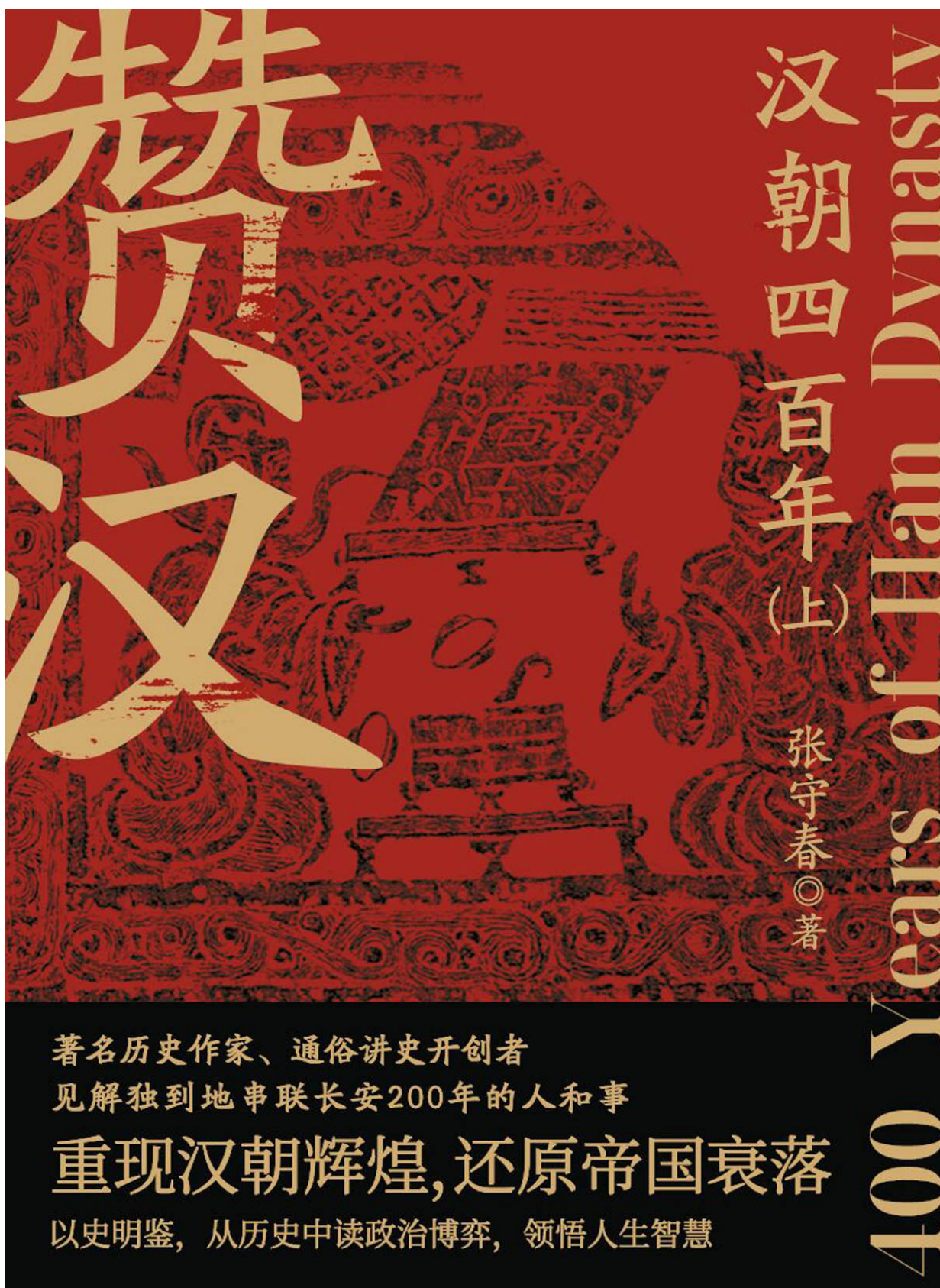


赞汉

汉朝四百年

(全2册)





西汉

汉朝四百年 (上)

张守春◎著

著名历史作家、通俗讲史开创者
见解独到地串联长安200年的人和事
重现汉朝辉煌, 还原帝国衰落
以史明鉴, 从历史中读政治博弈, 领悟人生智慧

400 Years of Han Dynasty

长安二百年

第一章

羞与吟伍

一 田横和五百壮士

公元前203年十二月，有大批的军队从南向鲁国的曲阜进发，人数大约五十万。

汉王刘邦也在队伍里边，他们准备向曲阜做最后收工的一搏。

鲁国地区，是项羽最后的一点儿地盘了，当初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公，所以，曲阜这里是属于项羽的。五十万大军就朝曲阜漫过来了，其中有韩信所领的三十万大军，以及英布、彭越、灌婴、周勃等汉将各部。

曲阜人从来没看见天下人这么重视他们，赶紧在城上们布置兵丁。

汉王刘邦问下面部将：“怎么到处都是投降，他们不降？”

部将说：“报告大王，项王从前被楚怀王封为鲁公，这里是他的封国，曲阜城内的人，都读书明理，为项羽城守，不肯下降。”

刘邦说：“灌婴来了吗？把这小子叫来！”

灌婴连忙被请来了，刘邦说：“婴啊，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南征北战啊，项王的人头你带来了吗？”

灌婴说：“当然带来了。为了抢这个，还死了好几十人呢。”连忙举上人头。刘邦看了一眼，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无端中觉得这时候的冬天更冷了。

刘邦说：“你，拿着它，到曲阜城下讲，给他们看看。”

于是灌婴就骑着马，带着项王的人头到了城下。

曲阜城上的高级中级知识分子们，一起登城来看，灌婴喊：“列位城上的教授看了，你们的鲁公已经死了，鲁公既然死了，投降就可以了。鲁公要

是没死，你们为他城守还可以。”

教授们互相议论一番，最后觉得，既然项王已经不在，也就不是鲁公了，我们也就谈不上背叛了。于是开门下降。

汉军就地屯扎，曲阜给送酒肉粮食。不久，汉王五十万大军向西而去，要奔洛阳。刘邦想把它定为国都，原因是洛阳在天下正中（荥阳、成皋以西不远），并且一直没有遭受兵火。作为楚国人，他们爱着自己的故乡，洛阳这里是他们能接受的去西边最远的地方了。

大军走到谷城的时候，刘邦觉得老拿着项羽的脑袋和身体（已经分成了四块儿），不吉利也不易保存，就在谷城这里，把项羽的人头，和四片遗体，对了起来，择地安葬了。

是以鲁公的礼仪安葬的项羽。

刘邦亲自祭奠哀哭，念叨一通，然后流下眼泪。

随后军队经过定陶驻扎。这时候，刘邦觉得项羽虽然死了，但是更凶恶的潜在敌人还存在，那就是齐王韩信。韩信手上握着三十万大军，就在定陶城外随行至此而设壁垒驻扎呢。于是刘邦再次出演了虎胆英雄的角色，一大早出了定陶城，飞车驰入韩信的壁垒，一把进去夺了韩信的将印兵符，全把韩信的军给夺过来了。

韩信对此，也无可奈何。

旋及第二年到了，公元前202年，一月份，刘邦在定陶召集诸侯和群臣，宣布：“韩信，彭越，此前寡人派使者，对你们二人都讲过，你们引兵来会战垓下，能战破楚国，那么楚地从陈城以东，过彭城直到大海（即安徽北部和苏北，淮河北岸）都给齐王韩信。而睢阳（开封地区）到谷城，这些魏地的东部，都给彭越。现在寡人就兑现诺言。齐王韩信素来很懂楚国风俗，所以，我宣布：徙齐王韩信为楚王，王淮北、淮东之地，定都于下邳（江苏北部）。魏相国彭越，改立为梁王，王于上述所说的魏地的东部，定都定陶（魏国在战国时代也叫梁国，这么改名也可以）。另外，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定都临湘（今长沙市）。其它，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韩王信，都照旧如故。你们意下如何？”

韩信、彭越等人连忙施礼拜谢，众人一齐祝贺。

韩信回到住处，跟左右人一说，大家都面有愠色。原来，按照汉王刘邦的许诺，韩信引军参加垓下会战，是把淮北和淮东的土地也给韩信，那就是韩信王齐国同时，增加这些封地。现在的情况却是，把韩信挪到淮北淮东这个地方当楚王去了，而齐国这个地盘，却从韩信这里扣掉了，齐国遂变为汉郡。

韩信遂失去了齐国，得了一个淮北淮东之地——跟齐国大小相同，但GDP却不如其了。所谓淮东，是淮河从河南省穿越安徽省、江苏省而入海，在安徽省那一段是横流的，在江苏那一段则向东北流，淮东指最后一段淮河的以南地区，淮南指安徽那一段淮河以南。

不说韩信，彭越回到自己的营帐，乐滋滋地，自己从魏相国提拔为梁王了，当初的一个山东巨野湖强盗，如今是赫赫一王，赶紧派人回老家，把这好消息告诉族人。

这时候，田横就来找他了。田横是田荣的弟弟，当初田荣反秦后做了齐王，田荣死后，儿子田广做了齐王，田横做了齐相国。齐国被韩信攻占之后，田广死了，田横就自立为齐王，改投奔魏国地区彭越。田横带着自己的游击队，加入彭越的部队，跟着彭越给项羽捣乱。本来也已经算是投奔刘邦体系的功臣了，但田横因为杀了刘邦驾下的广野君酈食其，总怕着刘邦找他麻烦，现在看看可恶的项羽已经败死了，目的达到，如果继续呆在汉王和彭越这里，那些酈食其的弟弟酈商，难免要害我。于是来向彭越辞行：

“恭喜将军得封大王，只是我这个齐王，也没有什么名义，继续留下，难免还连累大王。我想带着自己的五百人，去找个海岛，从此远离中国，老死海上，请大王务必放行。”

彭越一惊，极力挽留，田横去意已决，彭越只好含泪与这个战友分别。田横于是带着五百人，也不愿意回齐地当刘邦的臣民，自逃到海岛上，过无法无天的日子去了。

总之，这时候，就有七个诸侯王了：

楚王韩信

梁王彭越

淮南王英布。英布本是项羽部将，被项羽封为九江王。英布转投刘邦后该封为淮南王，驱逞南方疆场，功劳甚巨。

赵王张耳。张耳本是反秦义军赵王歇的相国，后被项羽封为常山王，因为反项羽失败而投奔刘邦到刘邦军中。韩信打下赵国后，刘邦封张耳为赵王。赵国在河北省中部和南部。

燕王臧荼。当初陈胜的部将武臣的部将韩广在燕国自立魏王，燕王韩广派臧荼参加救赵的巨鹿大战，臧荼因功被项羽封为燕王，他回去就杀了韩广，后被韩信兵所迫，以燕国投归刘邦阵营。燕国在河北省北部和辽东地区。

韩王信。这个是韩国贵族的孽孙，在刘邦反项羽的初期被封为韩王，一直追随刘邦战斗。

长沙王吴芮。原是鄱阳县县令，跟英布这个鄱阳湖大盗联手起义，还把女儿嫁给英布，又佐项羽攻入函谷关，被项羽封为衡山王，按理说他是项羽的部将被封为王的，在反项羽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帮助刘邦的功劳，但是他派部将梅鋗曾经跟着刘邦一起攻入秦国的武关，所以刘邦感谢他，叫他照旧为王不变，只是改王号为长沙王。长沙国在湖南地区。

这七个王都是异姓的。其中最强的，当然是第一组的楚、淮南、梁三王，也就是韩信、英布、彭越。这三个是功劳最大的。

至于张良、陈平，以及老家的萧何，都没有做王的资格，等着当个侯就可以了。

而项羽当初所封的十八个王，除了汉王刘邦以外，现在也只剩了燕王臧荼和长沙王吴芮。

王上面是应该是皇帝。当初项羽和诸将灭秦后，在咸阳大分封，封了十八个王，随后这些王如果一起奏表，请项羽当皇帝，那项羽也就当皇帝了——可惜的是，没等项羽把义帝楚怀王杀了，十八个王里，齐王田荣、汉王刘邦、常山王张耳等都叛了，根本谈不上给他上皇帝号了。

定陶城里，七个王商议一番，就一起联名上奏：“我们都是王了，您汉王刘邦也是王，这不把我们折杀了吗？我们的尊贵，都是您给的，您肯定得高我们一级。您的功绩，盖过日月，超过汤武，请您上皇帝尊号。”

刘邦说：“不行。我听说帝必须得是贤者，我实在不贤，不敢当皇帝之位。”

七个大王劝过了，就该其他高级大臣们了，于是几年来陆续封出的几个侯和文武大官也一起奏表，请刘邦当皇上：“大王起自布衣，诛暴秦，灭逆凶，平定四海，有功者，您都裂地封为了王，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封为了侯。大王不上尊号，我们也觉得我们的爵位封国都可疑而不自信。臣等以死请之。”

刘邦照旧拒绝。

下面，该一般的文臣武将了，包括知识分子们，通过研究天文学，发现必须刘邦当皇帝，这是宇宙的规律和宇宙的要求。这是第三次了，刘邦不能拒绝了，或者说次数也够了，于是说到：“诸君都非得说这样方便，方便于国家，那我也就方便于国家吧。”

于是，下月二月初三，刘邦带领群王侯文臣武将，出离定陶城外，在汜水上祭天拜地，刘邦接受仪式主持者奉上的冠冕玉玺，正式履位为皇帝，是为大汉第一代皇帝，赫赫的汉高祖刘邦！

汉这个帝国的国号，是按地名来的，这一点和下面的诸侯王的王国号，大多基于从前战国时代的地名，是一样的。汉水、汉中是当初项羽大分封时封刘邦为汉王的地方，现在刘邦的汉国变成汉朝了。

刘邦随即西行到豫西走廊口，经过伤心之地荥阳、成皋（长期和项羽对打的地方），然后入居洛阳，定都于此，从此天下休兵。然后大赦天下，到五月，命令士兵都复员回家，同时下诏：

“百姓有从前相保聚于山泽（当土匪的，因为天下乱了），如今天下已定，都令他们各回本县，恢复他们的爵位和田宅，官吏给他们讲道理，不要打和污辱他们。军吏和士卒，复员以后，都赐各加一爵。在七大夫以上爵位的，都让他们享受食邑待遇（相当于领政府工资，刘邦沿用秦的二十等级爵，七大夫处于第七级爵），七大夫以下的，都终身全家免徭役。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爵，官吏要先给他们田宅，他们有什么要求，要先满足。诸官吏要善遇高爵者，我会派人暗查的，有不按我诏书的，以重罪论之。”

这些人抱着满是虱子的衣服回家，卸下铠甲，洗去征尘，六年过去了，仿佛梦一场，但是刘邦没有亏待这些士兵。

山林里的土匪，都被宽恕了，那些原项羽大王手下的部队，除了钟离昧、季布等个别将领因为当时打刘邦打得太狠了而被通缉，多数都得到宽

赦，有的还封了侯。季布通过夏侯婴求情，刘邦也赦免了他，并命为郎中。

这时候，皇帝刘邦又想起故田横来了，田横因为心疑害怕，跑到海岛上去了。刘邦于是说：“田氏兄弟本来略定齐国，相自称王，年头不短，齐国的贤人能士追随他们的颇不少。如今呆在海岛，哪一天要为乱，就不好了。不如把田横逃跑的罪赦掉，叫他回洛阳来，在我身边呆着，就变乖了。”

于是刘邦派出齐郡地方官，划着船，到岛上叫田横来洛阳。

田横说：“唉呀，汉皇还是忘不掉我。虽然他本人没有恶意，就像我现在没有恶意一样。但是从前我烹了酈食其，他弟弟酈商现在是皇上信用的重将，我回去后，酈商私下杀我的心都有。所以不能回去。我就在这个海岛上，老死算啦。”

齐郡地方官出马不行，于是不久，刘邦的天使又来了，拿着刘邦的诏书，念道：“田横，速奉诏进京，来则为王，臣下为侯。不来，齐郡大兵即日上岛诛杀。”

田横无奈，吩咐岛上的五百门客，说：“列位，人生契阔，聚散有时，我走之后，你们就渡海各回乡里吧。诸位，从此别过了！”

说完，昂然带着俩人登船往大陆而去。一行人到了洛阳以东三十里的馆驿，停下吃饭。此前，刘邦已经下诏给已经拔为卫尉（统领皇宫宿卫军的）酈商，说：“田横即将来到，诸将人马有乱动者，罪夷族。”

酈商恨得痒痒的，攥着拳头也没有办法。

田横在馆驿坐下，天使招待他吃饭，田横说：“我先洗个澡再说。另外，此处去洛阳有多远？”

天使说：“三十里。”

于是田横进到浴室，对跟着来二人说：“从前，我与汉王都是南面称孤，如今汉王为天子，我为亡虏，还去北面而事奉之，心中固已耻之了。而且，我烹了人的兄长，与人的弟弟并肩事奉其主，就算他畏惧天子之诏书不敢动我，我独心中无愧惭吗？而且，皇上之所以要见我，不过是看看我长什么样。如今皇上在洛阳，此处距离那里不过三十里，我断掉脑袋，奔驰三十里，颜色形容尚不会变，还是可以看的。你们接好了。”

说完，拔剑一横，田横人头扑棱滚下。门客当即接住。二人随后捧着人头，从浴室出来。使者问道：“田岛主这么快洗完啦？哇呀！这是什么！”

门客说：“报告天使，我主已经自刎，命我二人奉此头，追随您进入洛阳，给天子传看我主的形容面貌，满足皇上相招欲相见的心愿。”

天使吓得哆哆嗦嗦，当即领着二人，饭也吃不下了，急急奔洛阳赶去。

两个门客随即捧着人头，跟着使者，面见皇帝刘邦。刘邦看了，当即叹道：“嗟乎！田横有那样的事业不是平白的啊！起自布衣，其兄弟三人相继为王，岂不是因为都是贤豪哉！”说罢，汉天子刘邦为之流泪。

当即拜这两个田横的门客为都尉，二人默然不应。随即，刘邦发出两千兵卒，以王者之礼，葬田横于郊外。

两个门客看葬礼也结束了，俩人就在田横的墓旁侧挖出一个深孔，钻进去，到了田横的棺材前，各自掏出宝剑，大呼一声：“岛主，我们也随你去了！”自刎而倒。

众人大惊，赶紧派人跑去向刘邦报告。刘邦听了，更加大惊，说到：“唉呀，这两个田横的门客，竟是如此的忠义贤人啊。嗯，那他那岛上还有多少人？”

天使说：“还有五百，都是门客。”

刘邦乐了，说：“我最喜欢贤人，你再拿我的诏书，去岛上召他们都来，来着大者为将，小者为尉。”

完了，刘邦这好心，又变成了大害。

天使慌慌张张奉着诏书又跑去了，到了海边，乘上船，划到岛上，就见上面五百门客都挎着宝剑岸上等着呢。使者上来，说：“好消息，好消息，各位贤人，我奉汉天子之命，命诸君随我到洛阳来，大者为将，小者为尉。呵呵。”

说完，瞅着这些人笑。

这些人颜色不动，说：“我们岛主呢？现在何处？”

使者一愣：“那，那不好意思，他快到洛阳的时候，就不想去见天子了，他是羞愧了。就自刎而死，叫两位门客带着他的人头，去了洛阳面君。呵呵，这个，这个倒没什么。陛下不怪。”

门客们听说，一起拔出宝剑，大呼一声：“我主已死，我等不愿为他人臣子，愿追随我主于地下。哇！呀！”

于是，五百壮士，纷纷横剑在胸，转瞬之间，僵仆跌倒，五百门客，尽数自刎在岸上舟前。

一时峰峦变色，大海无声。这就是田横五百壮士之死的故事。

萧水曰：

如何寻找人才和优质的人脉，就是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刘邦看到田横的两个门客都是仁人义士，于是认定其他五百门客也都是仁人义士，当即要录用他们。这样的做法刘邦不止一次。所以，甄选人才的办法，就是与高尚者的朋友为友，与能人的朋友结交。多半就不会走眼。

二 长安名字中的恐慌

到了五月，当此之时，刘邦已经当了三四个月的皇帝，但是只封了七个王以及战争过程中封的个别侯，其它大批功臣们都等着封侯，但一个也没封呢。一方面可能是刘邦觉得潜在敌人还存在着呢，天下尚未全定，二也是大家争功，相持不下，想草拟个方案，比企业年终发奖金还头疼，所以拖着。

所谓封侯，侯也有是有侯国的，但是与王不同，王对诸侯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侯则没有侯国的行政权。侯国一般也就一个县大，县令是本地长官，侯只能领取该县的租税。这些租税先是运到洛阳国库，由国家转发给侯享用。侯本身以列侯身份可以参与朝事，退休以后就回侯国（即一个县大）居住，侯国也是向上汇报到郡级，侯国与县同级。但是侯的位子，可以世袭给长子。总之，经济权很吸引人，行政权没有，所谓“尺寸之封”，盼的就是这个。

但是封侯的这个时期涉及要论功行赏，梳理和比较诸将一百多人的功劳大小，加入刘邦团队的早和晚，相互比较，是个庞杂和艰难的事情，所以封侯这事，就还需要拖着。

其实，现在还没到算盈收的时候，天下其实貌似安定，实际未定，于是六月，有个叫娄敬的人穿着羊皮袄来找刘邦了。

这娄敬是个齐地人，因为要征发去当戍卒，到陇西去守边去，知道那里冷，就穿着羊皮袄上路了——虽然这时候是六月。他的职责是负责拉车，到了洛阳，就把车辕上的皮带从肩膀上一卸，穿着羊皮袄，去找他老乡虞将军去了，找到之后说：“老虞啊，能不能有个机会，让我跟皇上说两句话啊。”

老虞将军就答应了：“说可以，但是你最好把这皮袄换了，穿个干净正经的衣裳去吧。”

娄敬说：“不是，我穿着帛，我就穿着帛去，我穿着褐衣，我就穿着褐衣去。我不能换衣服。”

娄敬就这样去见了刘邦，刘邦先赐给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一般不能说话。吃完之后，刘邦问他有何见教。娄敬就说：“陛下，从前大周朝是定都在洛阳，您也定都在洛阳，是要和从前的大周朝比美吗？”

刘邦说：“那倒正是。”

娄敬欠了欠身，说：“陛下得天下的方法和周王室是不一样的。”

刘邦问：“怎么不一样？”他看着这个穿着羊皮袄不怕热的人。

娄敬说：“大周朝祖先是后稷，尧帝把他封在有邰，积德行善十几代。公刘躲避夏桀而去了豳，太王（就是古公亶父）因为被狄人打的缘故，就去了岐山。国人都争先跟着他们去。到了周文王时候，才开始接受天命，姜子牙也来帮他，到了周武王伐纣，有八百诸侯跟着他，于是才灭纣建国。他们以洛阳为东都，这里是天下中央，便于四方诸侯来纳贡，但四边没有险阻可以依，有德则易于在此为王，无德则居此地易亡国。但是大周之时，天下和洽，四夷听从，大家都慕义怀德，追随天子，这里不用设一个兵，一个卒，但是各国之民无不宾服。”

“但是陛下不一样，陛下起自布衣（没有周武王的上‘十几代’积德行善积累人气），收沛县三千之卒，卷蜀汉，定三秦，败项羽，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人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残士卒未起，却要跟有德的大周朝相比，我以为是不能比的。”

“而秦国本土，被山带河（被三面山包围，东面黄河为腰带，这都是险阻），四面有边塞牢固，一旦有急，百万之众可以征发。土地膏腴，可谓天府。陛下入函谷关去那里定都，即便山东大乱（崤山里的函谷关以东六国地区），秦之地可以全而有也。请陛下想一想这个事情。”

娄敬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刘邦取天下不是像周朝那样，靠着祖宗数代积德和长久的诸侯拥护，顺利地拿下纣王，万民都拥护，于是可以定都在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的中原洛阳，因为万民诸侯不会造反。刘邦是靠着跟人死打，死人无数，既然有死人，当然就有人不服，天下未定，人心不附，呆在洛阳，就不是好事。一旦有变，就灭顶之灾了。不如缩在陕西关中躲起来，出了事儿，也能保有关中根据地，徐徐再图。

这话正说对了刘邦眼前的形势，眼下，七个王都封出去了，天下封出去了三分之二，刘邦有的直辖的地盘，只有萧何所控制的陕西关中，以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原韩国地区（也就是三川郡，山西省的河东郡什么的），还有就是长沙王以西的湖南省西部和巴蜀地区。刘邦占的，除了洛阳这一带算是膏腴之地，此外陕西也算可以，但离中原也远，总之，只有三分之一的天下。

现在，不但封了这七个王，下面还有一百多功臣等着封侯呢，也得给他们封国吧。刘邦的地盘还要继续缩水。刘邦的道德还没有到尧舜的地步，你知道哪一个王、哪一个侯不会反呢。如果一反，洛阳就失守，刘邦就没处可逃了。

所以，娄敬提出的迁都计划，其实不是进取，而是逃避，如果为了进取，呆在洛阳是最便于直接四向控制诸侯的，但是出于战略安全考虑，度德量力，不如逃避更安全。度德，刘邦的德没有大周天子那么多——按娄敬的说法，人家大周天子的前代，都行了十几代的德了，比力，刘邦的力也不能和韩信、彭越比，度德量力都不行，不如逃走。静观天下，徐徐以待。

刘邦听到这里，倒吸一口冷气，说道：“你说的，正是关于汉祚千年万世之安之计啊。侍中——！”

侍中赶紧过来了，刘邦说：“马上把大臣都叫来，专门开个会，都不得缺席。”

于是刘邦安排娄敬也不要再去戍边了，跟我一起开会去。

会议很快就开起来了，刘邦把娄敬的主张，提出来了。于是大家就立刻炸锅了，这些群臣诸侯，多是丰沛地区的人，以及楚人，还有赵魏之人，总之，多数都是函谷关东之人，听说去西边当官去，个个都不愿意。众人都说：“洛阳怎么没有险阻呢？东有成皋，西有函谷关，背靠黄河，南面伊水洛水，这么完固，陛下说的会出盗贼，完全可以打退盗贼守得住啊。”

这其实说的也对，洛阳地区周围也是有点山河之恃的。但是，它有个巨大的缺点，就是战略回旋空间小，一旦被突破，皇上就没处跑了。但是陕西关中，西面是陇西直到新疆乃至阿富汗，皇上如果打败了，可以往阿富汗跑，或者往北往俄罗斯跑，从那边借点兵，再杀回来复辟，不至于一下子就被敌人一次打死，其作战的回旋余地非常扩大。而洛阳身处四战之地，一旦四面都有诸侯或者民众造反，皇上就没处跑了，也没处恢复元气去了——这个娄敬没有讲。

大的回旋空间，是胜过千军万马的最大的资源和力量，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都战败，跟其身处欧洲中心（没有战略回旋空间），就有关系。而苏联能屡次反败为胜，跟其国土广阔的回旋空间有关。

众臣都反对迁都，刘邦也疑惑了。这时候，张良说道：“我以为，洛阳虽这些险固，但是它中间小，不过数百里，田地也薄，四面受敌（这里把诸侯都当成了假想敌），这不是用武之国啊（还要用武，天下已定了，还要用武，则刘邦之心可见）。而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富饶，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可以用黄河渭水给京师漕运粮食，诸侯有变，则顺流而下去攻之，足以运输粮草。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的很对，他的提议甚好。”

这是明明白白地说是要克制诸侯了。

张良的话里，比娄敬更进一层，从战略回旋空间角度做了比较和论述。

张良说的，实在是无可反驳了，而且这话里，完全可以令刘邦感到了无孔不入的威胁，似乎自己晚走一天，说不定洛阳外边某家诸侯王就反了。而且，这个事情，不能争求诸侯王的意见，我自己决定了，立刻兑现，生米煮成熟饭，诸侯也拿我没办法。

于是当即，刘邦就宣布迁都。下面的卫尉、郎中令和大臣们都急了，问：“这么大的国都，怎么迁啊，怎么也得收拾准备一下，明天走啊。”

刘邦急不可待，似乎生怕晚一天，自己夜里睡觉就活不过这一宿了，刘邦叫道：“这有什么不能迁的，我就是都，我一个人走了，都有了。就保证我一个人过去了，都城就过去了。赶紧走，赶紧走，尔公的命令有谁敢拖拉着不行，军法从事。”

群臣百官和皇宫侍卫，赶紧搬东西，捡最好的，其它都不要了，刘邦在前边已经开始出发了，后面的宫里和大臣家里，还在边搬边上路。前追后跑，反反复复，像一窝地震前匆忙搬家的老鼠。

于是这六月，刘邦就搬去了西边的长安，开始营造自己的宫殿。

娄敬、张良拉着皇上跑去了西边，可以说是在平定天下之后，能够保证刘邦对诸侯王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战略举措。

当我们盘算着是按A决策，还是B决策，哪个更好时，确实哪个好是不知道的，但最不好的一定是不做决策，或者做一个A与B之间的决策。组织者最大的缺陷，就是多谋少决，失在后机，就是喜欢征求意见，却不能及早决策。如果选了A决策，走一下，发现不行，就立刻进行调整。这种快速决策，快速反应调整，是推荐的办法。刘邦在决策迁都这么大是事情上，当天就决定和行动，这是非常可贵的。

三 刘邦和父亲之间的嫉妒

咸阳在渭水北岸，秦朝的时候，咸阳的人口越来越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于是开始向渭南发展，修了兴乐宫和章台什么的，还有上林苑。刘邦到了关中，先是住在咸阳以东的栎阳城里，而命人开始在咸阳以南的渭南地区秦人宫殿的基础上修建新城，并把它命名长安城。意思是，自己躲在这里，可以长安。

这反映了当时他的思想，心里怕着。

越怕就越来，到了下个月——七月，燕王臧荼造反了。

好在刘邦已经提前迁都，现在有了山河之固，似乎不会太怕臧荼这样的人了。

但是刘邦仍然很重视，决定自己亲自出征，讨平臧荼。臧荼本是从前陈胜部将武臣的部将韩广的部将（太多部将了），韩广在武臣的派遣下略定燕

国，在燕国的贵人豪杰簇拥下自立为王，后来韩广派遣臧荼去参加项羽的巨鹿救赵大会战。项羽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很义气的人，到咸阳胜利之后就大分封，封臧荼为燕王，徙韩广为辽东王。臧荼到了燕国为王，随后攻杀韩广。这也是当初项羽分封的意图，以自己的功臣和亲信驱逐旧贵族王，以求未来大家奉我为帝。

但是现在燕王臧荼觉得还是造反好，于是宣布造反。刘邦当即亲征，率领周勃、樊哙、灌婴、酈商、夏侯婴等一干将官。赵王张耳的封国赵国，就在燕国南面（河北省号称燕赵大地），于是也遣兵北上助征。

燕国这个地方GDP很低，国力颇弱，燕军在易县跟刘邦大军会战，被杀的大败，臧荼看看没办法，只好宣布投降。

刘邦把臧荼捆来，好好数落了一顿，具体怎么惩罚就史无明文了。

刘邦回了栢阳，看看现在燕国没有王了，就择个人去当王吧。

群臣都明白，知道刘邦想立卢绾为燕王。

这卢绾，是刘邦的同小区的老乡，都是沛县丰邑中阳里的（里就是带围墙的小区，县乡里三级设置，邑是县下面的，邑里又分“里”作为居住单位），卢绾的爹跟刘邦的爹就是互相相爱，俩人生下卢绾和刘邦又是同日。随后，刘邦和卢绾一块儿去上学，俩人也是相爱。刘邦在当泗水亭长后，押送犯人，犯人跑了，刘邦被官府抓，自己逃跑去了芒碭山，卢绾就跟着他一块跑。起义以来，卢绾总是跟着刘邦，经常出入刘邦的卧室，刘邦给他的衣服饮食赐予，群臣都没法奢比，萧何、曹参见到他，都得立正行礼，因为论起被亲近信任，大家谁也比不了卢绾。现在卢绾已经当上了太尉，众人还都没怎么封侯，但卢绾已经被封为了长安侯。

群臣研究了一下，都说：“太尉长安侯卢绾，跟从陛下平定天下，功劳最多，可为立为燕王。”

其实从功劳算，应该立曹参为燕王。卢绾只跟着刘贾带着二万人，去与彭越一起到项羽身后捣乱，共同得到陈留等十七个城。

刘邦点点头，心里很满意，于是，立卢绾为燕王。卢绾高高兴兴跑去北京那边上班去了（蓟城在今北京南郊，是燕都城）。其实，即便父子，离的

远了，就会出现隔阂猜忌，刘邦岂料到自己这个作法反倒害了卢绾，以及卢绾与自己的多年友谊。

这时候，刘邦就想到自己的老爸了。刘邦的爸爸老刘太公，从前被项羽抓为人质，也是受罪多年，于是刘邦想了想，就给老爸封了个太上皇的名号。太上皇随后经常闷闷不乐，有时候望着天空发呆，好像在监狱里的人数着日子在进行倒计时一样。

刘邦就跑去问他：“太上皇，您好像情绪不高啊，最近的歌剧和芭蕾舞不是很好看吗？”

太上皇说：“那是，那是，但是我欣赏不了啊。我平时爱玩的，都是跟那帮杀猪杀狗拉板车的，一起卖酒啊饼啊，斗鸡踢球，这个我天天都不烦。现在在监狱里，都是些花姑娘，一个卖饼和拉板车的都没有，我所以，就老是发呆。”

刘邦说：“这咱栌阳城里，也有杀猪的杀狗的，还有变戏法的，您也可以出去看啊。”

太上皇说：“那不是啊，我都不认得他们，看着也没乐趣，玩也到不了一起，就是从前跟着老家你张婶、王瘸子、刘柱子，跟他们卖酒杀猪地，我觉得有意思。”

“哦。”

于是刘邦就在栌阳城旁边，找了个骊邑，加以修建，然后把老家沛县丰邑里的那帮杀猪的杀狗的张婶、王瘸子、刘柱子，几百号太上皇认识的故人，都给移民来了，叫他们在这里杀猪卖酒卖饼。每天刘太公牵着狗上街看他们鸡犬不宁地杀卖喧嚣，自己也上去亲自采买，又牵着狗去斗鸡踢球，乐得不行。从此，此城被叫作新丰邑。它的街道建筑完全和丰邑一样，以至于移民们刚来这里时，都自奔自家，完全能找得着，跟从前一样，那些鸡啊狗啊，也摇摇摆摆，都能按照旧家的记忆找到自家，直接走了进去。所谓“鸡犬识新丰”，就是这个典故。

刘邦在栌阳这里乐呵着到了年底十二月，突然听说老家沛县所属的楚国，楚王韩信，要造反了。

四 解除他权力的办法是旅游开会

功臣韩信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了自己的封国——楚国了。

这里含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的整个淮北之地以及淮东大片土地，彭城、下邳、淮阴都在里边了，所以这也是楚怀王的旧地了（他本都彭城），也是刘邦、韩信、张良这些反秦领袖当年出生或者居住过的地方。

韩信需要好好治理一下它，因为这里一贯民风不怎么好，于是他就从都城下邳城出发，带着自己的部队，在本楚国的各个县和邑巡行。走走就到了故乡的淮阴（下邳以东南一百公里，算是进入淮东，在淮河东南岸），韩信被地方官接下，在故乡万民瞩目之中，入住了官衙。韩信就召来了自己的副官，说：“你带着人，去城外的护城河边，那里有一帮洗衣服的，其中有一个漂母，长得什么什么模样，你去把她召来。”

不太久，漂母端着盆子来了，在县衙大堂里，正看见韩信，漂母一下就认出这个高大个子的人来了，说：“吃了吗？你在这儿上班了啊？”

韩信一笑，这漂母还关心着我吃的问题呢。旁边县令忙说：“这位漂媪，韩王是我们楚国的楚王。不光在这里上班，准确的说，我是替他在这里上班。”

漂母说：“楚王不是项羽大王吗？你是给项羽大王上班啊？”

韩信说：“不是，项羽大王年前已经被我的部队擒杀了，现在我当楚王了。”

漂母打了个冷颤，不敢说话了，看着韩信的气派和穿衣，这确实是大王了。

韩信一抬手，旁边副官命人抬上两箱东西，韩信说：“漂母，当初，城壕之外一饭之恩，令我韩信没齿不忘，如今，这是一千斤金子，请让他们给漂母送回家，日后，不要庸作为业啦。”

漂母说：“这，这，这，这。”

韩信说：“我固然知道，当初漂母饭我，非图日后之报，本心全是怜悯，今日我也不敢夸炫，本心全是感恩。权且收下吧。”

漂母愣了好久，韩信吩咐人，送漂母扛着箱子，且出堂去。漂母晃晃悠悠地转过身，又忙转回来，趴下给韩信大人，要磕头，韩信连忙伸手拦住，县令亲送着漂母出去了。漂母感叹道，当年说不图回报，是真的觉得这个人没啥能回报我的，岂料竟然当了大王。

这时候，下乡（淮阴县下面的一个乡，县乡里三级）的那个亭长，具体是南昌亭亭长，也被召来了。当初，韩信去这个亭长家里蹭饭，一蹭数月，后来亭长的媳妇受不了了，就起个大早做饭，做熟了就跟老公藏在床上吃，等韩信来了，就再不说做饭的事，看谁能饿过谁，韩信当场就看出这意思来了，遂怒而绝交而去。韩信和这亭长互相寒暄了几句，韩信就命副官托着个盘子，里边放着几百个钱，韩信说：“我如今功成回乡，故旧当然要挨个赏赐，但是你呢，是个小人啊，为德不终。这几个钱，就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吧。”

那亭长满面羞惭，拎着几串钱，施礼告别掩面而去。院子里排着队等着韩信接见的故旧们，见了无不大笑。

不一会儿，那个在农贸市场里污辱过韩信的少年也进来了——这家伙是一百个不情愿来，被副官的士卒逼着，往鬼门关里迈进来了，进来之后，当即扑腾趴下，磕了个头：“大王，当年小人少年鲁莽，当年……”他想说，又怕说出来细节更让韩信大怒，于是说：“当年我罪该万死，大王是杀是斩我都怪不得谁。”

韩信说：“好。相国呢，相国，把此人录当我们楚国的中尉。”

诸侯王的下面可以置将相，自置的或者朝廷派来的，将负责诸侯王国的军事，相负责诸侯王国的行政，这是诸侯国的将和相了，相又叫相国。而中尉，则是很大的官，仅次于将。那少年——如今已经是壮年了，一听，大出意外，愣愣地不知什么意思，抬起脑袋看韩信。

韩信对旁边的将和相国说：“此乃一壮士也。当初，他在农贸市场辱我，说，呵呵，当时我常带刀剑，他说我若不怕死，就拔剑刺他，我若怕死，就从他胯下钻过去。当时我要杀岂不能杀吗，只是杀之无名，跟他又无生死之仇，何必要杀他。所以忍了，忍而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人勇猛，堪为中尉。”

将相无不嗟呀，那壮士也连连拜谢，冒了一身的冷汗，高高兴兴地出去了。

韩信又去自己的母亲坟地里看了一圈，然后动工修葺，随后又去他县巡行，不久回归下邳。

韩信想不到自己当王的时间会只那么短，到了今年秋天十月，有个人——具体是谁不知道，就跑去栢阳上书，说楚王韩信要谋反了。

刘邦看了上书，且怒且惧，赶紧把酈商、灌婴、周勃等心腹诸将都叫来，说：“现有人上书，说韩信欲谋反，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这几个诸将都说：“这有什么好问的，赶紧发兵坑这个竖子！”

大家争先要去打韩信。这些人都是刘邦的心腹，丰沛的老人儿，坚定不移地保着刘邦的。而且，他们也恨韩信，韩信占了那么大地盘，而我们现在还都没封呢，想到韩信能不来气吗？

刘邦听大家吵吵，心里面却激动不起来，脸色默然，刘邦最后说：“你们都先下去吧，我好好考虑考虑再说。还有，对了，你们先不要往外透露消息。”

诸将吵吵闹闹出去了。

刘邦想，这事得问张良，但是张良总是请假，说在家养病。这张良自从坚持迁都以后，就开始低调，因为他知道自已的意见，是跟诸侯作对的，所以就杜门不出，在家装病。于是刘邦说：“把陈平叫来。”

护军中尉陈平来了，他也刚刚参加了讨臧荼的战役，但是现在还没有封侯呢，进来之后，刘邦说：“有人上书韩信要造反，你看我该怎么办？”

陈平反复推辞，不肯说，他不想跟韩信过不去。刘邦一再问他，他只得说道：“诸将都是怎么说的。”

刘邦就说了诸将的意见。

陈平说：“这人上书韩信造反，还有别人知道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说：“韩信自己知道吗？”

刘邦说：“不知道。”

陈平说：“陛下的诸将用兵，有能超过韩信的么？”

刘邦把脑袋一低，说：“都不如他。”

陈平说：“如今您的兵没有韩信的精，将也不如韩信，却举兵攻之，那是催韩信造反啊，我认为陛下就危险了。”

刘邦说：“那怎么办？你倒是说啊。”

陈平说：“您不如假说要去出游云梦（在湖北），叫诸侯王们都到半路上的陈城会集。陈城，是楚国的西界（当初封韩信就是从陈城到海边），韩信听说您是出游，势必心里不在乎，于是到陈城郊外迎接您。到时候他来下拜，那就是一个大力士就能完成的事了。”

刘邦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下诏诸侯王们，说自己十二月要到云梦游玩，大家都来陈城相会。

诏书很快也同时发到韩信这里了，韩信看了，当即识破，无缘无故去游玩什么阿，而且有十二月份去云梦玩的吗？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这个陛下，是要趁机乘我不备而抓我啊。韩信连忙找人商议，韩信说：

“皇上不会是无缘无故来这里的。我要发兵造反，但是我没有什么罪，我为什么要造反呢？但是我去迎接他，就怕他会当场擒住我，因为他来的用意我看就不善。”

韩信本没有当天子的志向，如果有此志向，已经见到危险，肯定就发兵反了，跟刘邦争天下了。作为一介吃不饱饭的布衣出身，他的志向就是有一个封国就好了。这也是韩信多年一直对刘邦忍让的原因。如果有天下之志，现在已经想到刘邦会当场抓他，如何还会去，如何会不反。

有一个臣僚就说：“我倒有个办法，您斩了钟离昧的人头，带着人头去见陛下，陛下一定欢喜，您也就无患了。”

韩信想想，觉得只有继续向刘邦表忠心，才能获得刘邦的宽爱，容许我继续在此一方当王。

于是韩信就跑去见钟离昧。那钟离昧长着青铜脑袋，本是项羽麾下第一员战将，留守垓下，项羽走后，他和垓下壁垒里的楚残军，终究被汉军歼灭了，他无处可逃，就逃奔韩信这里来了。刘邦也一直怨着钟离昧从前在战场上欺负自己，听说钟离昧跑到楚国去了，就曾下诏给韩信，叫韩信捕捉钟离昧。

韩信见了钟离昧，说：“老大，从前皇上下诏，叫我捕捉你，我一直是敷衍不动的。现在，皇上假说去什么云梦游玩，叫我们都去陈城相会，我想他必是来者不善。我想来想去，我有什么罪过，不过就是，没有奉诏认真地找你。”

说完，韩信就不说了。

钟离昧把大脑袋一扑棱，说道：“唉呀，你怎么这么不懂，汉国之所以不敢发兵击取你的楚国，就是因为我在你这里，有咱们两个英雄，他不敢动武。你要是捕我，以自媚于汉王，那我告诉你，我今日死，你也随手就亡了！”

韩信默然。

钟离昧看韩信没有动摇的意思，怒了，大骂道：“你真非长者也！”

你不是宽大长者，没有大度。

其实这里，韩信确实见识太浅，钟离昧作为一个败将，都看出来了，刘邦一直虎视眈眈要吞灭楚国和韩信，这是政治上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不是自媚就能改变的。也不是从前韩信对刘邦一再退让就能改变的。

韩信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又无天下大志，于是只好一再忍让顺从。

钟离昧看看韩信不说话，自己也把韩信骂了，那是没有缓和了。于是当即就钻进了卧室。

韩信只得出来，到门外站不多久，里边家仆大喊：“将军自到啦！”

于是韩信叫士卒进去，取了钟离昧的人头，黯然上车离去。

到了十二月，韩信于是备车驾，带着从人，往西边奉诏去陈城那里等着去了。快到了陈城，径奔其郊外三十里等候，不久，刘邦的汉天子车驾，赫

赫烈烈地来了，从着数千大兵保护。刘邦已经在自己的金根车后面，预备了十几个武林大侠。韩信望见天子的车队来了，连忙和从人都在路边，一起跪下，俯伏于道边等候。刘邦的车队随即开到，到韩信众人面前，韩信低头俯拜：“臣韩信在此郊迎陛下。”

刘邦的车一停，刘邦自车上说：“缚之。”

十几个保镖拎着大戟如狼似虎地扑上去，一把就把韩信按在地面，韩信也没有武器，猝不及防，被绳子乱捆起来。旁边的副官保镖，见是皇上突然要绑自己的主子，也张皇失措，韩信则被迅速地拥着，给推上了刘邦后面的一辆车，整个过程好像绑匪绑票一样，韩信遂被刘邦所擒。

韩信在车上大叫：“哈哈！果然如古人所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然是该烹！”

刘邦在前面车上一回头，说：“有人告你要反！”

武士们又把韩信重新绑了一遍，改用器械。把俩手搬到后面，拿一个铁桎梏，从后面给他反带上了手铐，然后俩脚也一并桎梏住了。

韩信就像要被押赴刑场一样，跟着刘邦的车，往陈城方向开去。后面韩信的卒从，全部也被押在军中。

随着往前走，就看见前面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九江王吴芮等诸侯大王们，也都在路边拜俯迎谒。英布呼完号，一抬头，咦，怎么韩信这么捆着在后面的车上啊。英布大惧。但是一看刘邦跟自己对答，没有要捆自己的意思，赶紧也都上车，战战兢兢跟着刘邦的车队，往陈城开去。

进了陈城以后，刘邦假装听了听各路大王的工作汇报，然后说：“有人告发，韩信意欲谋反，我这就拉回洛阳察问。有司自然会查清究竟。尔等勿惧，各自善守本国，都回去吧。”

诸大王连忙都带着队伍跑回去了。

刘邦也不去云梦了，押着韩信，往北奔赴洛阳。

韩信蜷缩在车上，看见天上下起了飘飘大雪，把回头的路模糊了。

潇水曰：

组织者要有广博的胸怀，这个如果不好理解，转化成一个简单的词就是不要记仇。那个农贸市场的少年曾经羞辱国韩信，韩信当王以后，却封他为中尉这样的大官。这不仅仅是与这一人和解，也代表了韩信愿意跟所有人和解。在以往的创业岁月中，韩信不可避免为许多人为敌。马蜂虽小，但是它如果豁出去来咬你，那股凶猛劲儿，你也受不了啊。韩信做出不记仇的姿态，那么，那些心中怀着怨恨和恐惧的，就不会再铤而走险给韩信埋地理。

其实，级别越高的人，越脆弱，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当形势出现对他不利时，往往是一些小人物出面来搬倒他。所以他必须心胸开阔。

五 别在公众场合露面的理由

“为什么窝藏凶贼钟离昧？”

洛阳的司法部刻对韩信进行审问。

“我自奉诏以来，”韩信跪在厅上，被迫低着头，说，“一直抓捕此人，最终执之，已经砍了他的人头，要面献皇上。现在其人头就在，我的车上就有，你们可以去查。”

“好。记下了。再问你，为什么擅自发兵？”

韩信说：“这何出此言啊？我何曾发兵，何曾擅自？”

法官说：“你在楚国各县，陈军兵出入，各县县令都可作证！”

韩信说：“我，我那不过是巡行各县，以兵士相随，怎么是擅自发兵？”

法官说：“诸侯之王，无诏不得发兵，你擅自发兵经行各县，不知汉法吗！”

韩信说：“我不过是各地盗贼尚多，以备万一，所以以亲兵相随，这有什么不当？”

法官说：“好，记下了，你狡赖。那是亲兵保安，还是正规武装，多人皆可作证，你态度不好，顽抗到底，审判结束，押下去。”

韩信还要分说，已经被推下去了。

韩信在牢里呆了两天，这一日狱吏又提他，一直进了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起立，说：“韩信跪下。”

韩信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死期已经到了，喟然长叹。

监狱长旁边有一个人，是御史，站起来，打开木板，念道：“故楚王韩信，初入国之后，擅自发兵，周行各县，触犯汉律，罪当殊死。念韩信有功，且衷心并无反意，汉皇帝特赦其死罪。判决如下：废其故楚王之爵，降爵为侯，以为淮阴侯，食邑淮阴县。汉皇帝钦诏，大汉六年十二月。”（虽然是当皇帝的第一年，但是从汉王时代算起的，故六年。）

韩信一听，原来是降为淮阴侯了，但是，从此故乡的淮北之地、淮东之所，也就与自己彻底失之交臂了。那从前少年的理想和梦想，仿佛只会是在故国的一场雨中。

从此韩信就被刘邦羁縻在身边。按照律令，诸侯王是留在自己的诸侯国里的，以治理本国，而“侯”（即韩信这样的淮阴侯），虽然也是有封国的（一个县大），但本人是要呆在朝廷，另外做个什么官，比如太尉、太仆什么的，以该官的身份治事，或者不封官，就以列侯的身份帮着皇上办事。侯对自己的侯国没有行政治理权，自有侯国的县令为本地长官，侯只是食该县的租税。于是韩信就以列侯的身份，随在栎阳的朝廷，跟着上朝议事办事什么的。

以列侯的身份，实际没有官职。另外，他也知道皇帝是忌惮着自己的能力，于是经常自称闹病，不常去上朝，避免在人前人后被人关注。

韩信从此不免怨望，心中怏怏，而上朝的时候，羞与周勃、灌婴等人为列。这俩都是刘邦首下一等一的武将了，每次韩信看自己名单上跟他们混在一起，心中羞耻。

有一次，韩信去拜访樊哙将军的家，进去之后，樊哙下堂跪拜相迎，言语中自称臣，说：“大王竟肯光临臣家。”诸侯王下面的人对王是要称臣的。

韩信说：“不要胡说了，我是什么王。你这里有什么好酒好花吗？摆出来吃吃看看。”

樊哙连忙忙不迭地叫人准备。

随后吃喝说话已毕，樊哙又在门口跪拜相送，称说：“大王亲临，改日臣回谒拜大王。”

韩信也不说话，出门上车，仰天一笑，叹道：“生乃与哙等为伍！”

跟樊哙这帮人同伍同列了。

有一次，刘邦跟韩信聊天，很八卦地论说诸将们各自的能力，各有高低等级，刘邦忽然问说：“那我能带多少兵啊？”

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兵。”

刘邦说：“那你呢？”

韩信说：“臣多多益善耳。”——我带得越多，打得越好。

刘邦笑了，说：“多多益善，为什么还被我擒了。”

韩信脸稍红了一点儿，说：“陛下不善将兵，但善将将，这是我所以被陛下所擒的原因也。而且陛下所谓天授，不是人努力可为。”

刘邦大笑。

这里就是说，我不善于像你那样对诸侯诸将进行控制。我擅长的是军事，你擅长的是政治。

第二章

平城之厄

一 完全拖着不发“奖金”也不行

把韩信削职为侯的十二月，淮北、淮东地区也拿到刘邦直属的手中了，而去了韩信这个大威胁。

那么，韩信的故楚国给谁呢？谁去那里当王呢？十二月的这一天，刘邦下诏：“将军刘贾很有战功，另外请你们选选我的族中子弟谁可以当王的。”

这是个暗示性很强的选择题。刘贾是刘邦的族人，具体什么亲戚说不清，他曾经配合彭越和英布行动，在魏地和淮南地区有些战功。

于是群臣商议了，都说：“现在韩信的楚国已经撤了，建议把韩信的故楚国，一分为二，淮东地区（也就是淮河下游的南岸，或者叫东岸，因为这一段淮河呈西南向东北流向，直到入海）五十二城，封给将军刘贾为荆王，定都苏州；皇上的弟弟（刘老四）刘交，封为楚王，王淮北三十六城，定都彭城（离韩信从前的都城下邳不远）。”

刘邦下诏应允。

刘邦行三，是老三。

那韩信的原楚国，合计有八十八城，大致八十八个县，确实实在是大啊！

接着，臣子田肯又跑来对刘邦进言，说：“陛下，您如今已经得了韩信（控制了韩信），以本族之人王了韩信故地。您又已直辖了秦地。秦地，固然是形势牢固之国，带有河山之险，地势便利，向下发兵于诸侯，犹如高屋之上建一个水塔（瓴）。但是，还有个齐地呢，齐地其东有琅琊、即墨之富饶，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黄河之护，北有渤海之利润，地方二千里，这是另一个秦啊，可谓东西秦。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您的亲族子弟，不可以使之王于此啊。”

刘邦称善，于是赐田肯五百斤金子。随后刘邦就把自己的外室（二奶）所生的长子刘肥，封到齐国，是为齐王，有七十余城，所有老百姓能说齐国话的，都归他管，同时以曹参作为齐相国，襄助他。

刘邦从前把齐王韩信徙为楚王，齐国之地就归了自己的直辖地，但是因为韩信还在楚国为王呢，也不敢把齐地划给自己的儿子，现在韩信被擒，于是也敢这么做了。

刘邦还有个二哥叫刘喜，字仲，所以也叫刘仲，从前特别会过日子，知道攒钱，好买地置业当个成功人士，如今刘邦当了大王了，就又同时宣布：“封刘仲先生，为代王，王代国之地。”

所谓代国，本属于燕国的地盘，燕国的王是卢绾，现在把燕国的北部地区，划出去，设为代国，以刘仲为王。

如此天下就有十个王了。

这样，刘邦的亲戚儿子中，有四个就是王了。这是同姓王。

刘邦还有一个大哥，但是大哥已经死了，所以没有封。

刘邦看看，光封自己的亲戚兄弟儿子也不行啊，于是接下来同月又宣布封十几个大功臣。萧何封酈侯，食邑酈县八千户（这个酈县就是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沿途攻下的县之一），曹参封平阳侯，食邑平阳一万零六百三十户（山西临汾），酈商封涿侯，食邑涿县五千户，周勃封絳侯，食邑絳县八千一百八十户（絳县在山西），樊哙封舞阳侯，食邑两千六百户，夏侯婴封汝阴侯，三千四百户，陈平封户牖侯，食邑多少不知道。灌婴封颖阴侯，食邑两千五百户，靳歙封信武侯，食邑五千三百户，陈婴（从前东阳县被少年们强迫当反秦领袖的）封堂邑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项伯（项羽的那个坏叔叔）封射阳侯，此外还有其它几个侯。

这都是刘邦手下最有名有姓的大功臣了，等开国过了一年才封，时间是在擒韩信之后，被封为了侯。

张良自然功劳也很大，刘邦于是对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都是子房的功，你自己随便选一个三万户的县，当自己的封地。”

所谓帷幄，就是当时没有玻璃，那怎么防止苍蝇钻进来呢？当时有钱的人就把窗上挂了细纱，叫做帷。而床的四面则封以帐子，以防蚊子。级别高的人，不但用丝帐围住床，连说话、办公、吃饭用的案子，也用丝帐围上，那就叫“幄”了。人和案子就呆在“幄”里——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约就是这样的感觉吧。在幄里想问题，不易被蚊子苍蝇干扰，难怪能决胜千里之外呢。“运筹”，筹大约就是类似筷子那样的东西，当时没有计算器，要算算账，计划一下行军的天数，算算兵力的配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比较，就用这一根根“筹”来分类计算。所谓“筹算”“筹划”。总之，张良在大的帷帐里的案子里，拿着木棍的计算器，计算和处理数据，进行战争谋划，从而决胜千里之外，这就是他从前的工作方式和功绩。

众人的食邑（也就是侯国）里边没有超过一万户的，除了曹参，只有曹参是个万户侯，于是张良说：“陛下听用臣的计策，幸而有时奏效，臣不敢当三万户，当初我与您相遇，是在下邳旁边的留县，我愿封留县就足够了。”

其实留县也是大县啊，张良和曹参成为唯一的万户侯。张良遂为留侯。

食邑低于八千户的众功臣又都嚷嚷，一起攻击萧何：“我等都是披坚执锐，多的百余战，少的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功绩各有差。而萧何没有汗马之功，只是拿着毛笔议论，不曾战斗，结果却拿了这么多食邑（八千户），居于臣等之上，这是什么道理！”

刘邦说：“你们都知道打猎吗？”

诸人说：“知道。”

“知道猎狗吗？”

众人说：“知道，怎么？”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狗，而发现野兽指示野兽所在，是人。你们诸君只能抓到走兽，是功狗也。至于萧何，能够发现指示，是功人也。而且你们跟随我，不过是你们本人，最多家里两三个人，而萧何独全宗数十人都在前线跟着我，功不可忘也。”

刘邦这里全是谬论，萧何何曾发现和指示野兽的所在了呢？他这说的，说张良还可以，说萧何则受之有愧了。

众臣于是都不敢说了，这倒不是被刘邦说服了，主要之胆小不敢再强嘴了。

二十几个大功臣封完侯了，上朝谁站谁前面啊，谁站得离刘邦最近，再下一个该站谁，谁比谁更有优先发言权啊，于是还要排一下班次，于是大家再次向刘邦发难：“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余创（身上没好地方了），攻城略地，功最多（其实曹参主要部分是跟从韩信作战，所以，除了韩信、英布以外，在众侯之中就轮到曹参功最多了，曹参号称攻下诸侯国两个，两国合计得县一百二十，得王二人，得相国三人，得将军六人。其实，这些攻下的诸侯国和诸侯王，即是魏国、齐国，那都是韩信带头的功劳，不过韩信不会亲临沙场自搏杀，曹参是麾下一线勇将），应该评第一，班列第一，坐的案子得离您主席台最近！”

关内侯（这是秦汉二十等级爵的第十九爵，但只是爵名中含侯字，并非有食邑和封地的真侯）鄂千秋说：“诸将说的非也。曹参虽有野战之功，但这是一时之事。从前陛下和项羽相拒五年，经常丧失大军，独身而逃，都是萧何从关中遣军给之补充（其实很多也是从北方韩信那里屡屡调军和夺军）。陛下经常没粮，都是萧何从关中漕运而来（但荥阳的粮，也并非都是来自关中，其实主要也是来自敖仓）。陛下虽然多次在山东（函谷关以东）丧失地盘，萧何却保全关中以待陛下，这是万世之功也。应该萧何第一，曹参第二。”

刘邦说：“说的好，哈哈！”

众臣说不出话来了。

于是令萧何第一，赐带剑穿鞋上朝，入朝不趋。

萧何就这么连拉带扯地给弄到了第一的位子上。那曹参咕嘟着嘴，也没有办法。曹参跟萧何素来不睦，从此俩人更成了仇人。

刘邦有意识地以文官压武官。总得给这些武官搞一些牵制他们的人吧，那就用萧何牵制他们。

随后开始争下面的班次，争来争去，最后定下班次如下，依功绩大小：萧何第一，曹参第二，张敖（张耳的儿子）第三，周勃第四，樊哙第五，酈商第六，奚涓第七，夏侯婴第八，灌婴第九，傅宽第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陈武十三，王吸十四，薛欧十五，周昌十六，丁复十七，蛊逢十八。这就是汉初诸侯中的侯级的前十八名功臣了。

刘邦又说：“鄂千秋说的好，萧何虽然功劳大，但是因为鄂千秋说了方才明显（难道大家都是瞎子？）。所以，封鄂千秋为安平侯，食邑两千户。另外，再加封给萧何两千户，因为从前我赴咸阳做徭役的时候（就是到了咸阳看见秦始皇出来而说‘大丈夫当如是’的那次），别的官吏送给了我三个钱（外出要钱行送钱，这是指当时的大面值的重钱，一个钱抵一百个用），萧何独送给了我五个。因为多了两个，现在多增两千户。”

诸人都一撇嘴，这也算啊！

虽然有这些争闹，但是大家各得其所，算是大乐了。

刘邦又觉得韩王信的韩国，地处洛阳周围，韩王信也是个凶猛能战的人（不是韩信，是韩王信，是从前战国韩王族的孽孙，在东攻项羽的彭城的路上，他参与攻破项羽所置的韩王郑昌，当时即被刘邦封为韩王，名字叫信，故称韩王信），呆在这里会威胁我，于是下诏：“徙韩王信到太原郡以北为王，以备匈奴。”把韩王信给挪到要害地区以外了，让他到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奔驰去吧。

于是众人皆喜，随即到了次年公元前201年三月。说是众人皆喜，那只是被封的二十几个侯，其余的近百个战将，还都没封呢，这些人急着呢，日夜争功吵闹，刘邦也定不下谁功大功小，而且为了省钱（这些封侯拿食邑的租税，那刘邦的国库就少了民户纳税了），也想拖着不封或者少封。

这一天，张良陪着刘邦在栎阳的宫殿里溜达，在宫殿的高阁（二层楼）之间，有类似飞机廊桥的复道相通连这些宫殿，这都是从前秦始皇弄的，他为了当神仙，就不让人臣知道自己的居处，以免人臣突然冒出来，吓坏了神仙，所以把咸阳城外二百里内的所有宫殿，互相都用复道相连，这样，秦始皇去哪个登机口上飞机，人臣都不知道了，不会拿着恐怖炸弹，吓坏了神仙了。这种复道距离很长，从一个宫殿，经过野外，连到另一个宫殿。复道下面是用柱子支着的。

刘邦、张良就在这种复道里走，走着走着，从复道的窗户往外望出去，就看见复道外面有一处旷野平沙，一大帮诸将坐在沙子上互相说话呢。过两天，刘邦和张良又在这里走，又看见他们在那里坐着说呢。刘邦奇怪了，问张良：“这帮人跑这儿坐着来，会是说什么呢？”

张良说：“这些人是要谋反呢。”

刘邦一惊：“天下已经安定，他们要反什么呢？”

张良说：“陛下是起自布衣，靠着他们取天下，如今陛下当了天子，而所封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故人以及您所亲爱的，而所杀的都是您平生所仇恨的（而不是国家角度来讲真有罪的）。如今就是把天下都封出去，也不够遍封这些诸功臣将吏的，所以他们担心陛下不能尽数封他们，又怕您因为他们从前的过失而杀他们，所以在这里，相聚讨论谋反呢。”

刘邦一听，大惊，说：“那，那该如何是好。我确实哪有那么多地盘封这么多人（是啊，齐国、赵国、楚国、燕国、梁国等大国都封给诸侯王了，刘邦就剩三分之一左右的天下地盘了，再给这一两百人一分，还剩什么了），可是不封又真要作乱。”

张良说：“您平常最恨的是谁？”

刘邦说：“这个我不用想，那就是壅齿了，这家伙数次困窘我，我很要杀他，只是他功劳颇多，我所以不忍心。”——可以看出，刘邦只是夺了韩信的地盘，降为侯，但是也是不忍心杀韩信的，刘邦还是有柔情心意的，否则，当时就可以杀了韩信。

这个壅齿，也是个沛县里的豪杰（豪强家族，看来这场运动，确实是地主起义，地主官吏领导的起义），因为出身比刘邦有财势，也看不起刘邦，刘邦起义后，叫壅齿守自己的老家丰邑，自己去打方与城。结果壅齿不愿意跟着刘邦，正赶上陈胜的部将周市跑到丰邑这里略地，壅齿就宣布追随周市，替周市守丰邑，不让刘邦进来。刘邦跟他打了半天，就是打不进去，最后刘邦投奔项梁，项梁给了他五千兵，壅齿方才以丰邑投降。

张良说：“群臣都知道您恨壅齿吗？”

刘邦说：“那当然知道。”

张良说：“那您就先把壅齿封了，群臣诸将看见壅齿得封，于是人人也就有了信心，不会急着要闹造反了。”

于是，这个三月，刘邦就封壅齿为什方侯（在四川，这是刘邦直辖的地盘，刘邦封的侯，多是从自己的直辖地盘上挖），食邑一千二百户。

于是群臣参加了壅齿的封侯酒宴大会，各个都欢喜了，说：“壅齿这小子都被封侯了，我等不用担心了。”

按理说，你是功臣，封你做个郡守县令也就行了，为什么非得当侯呢。这不一样，郡守县令只能拿死工资，而封侯，就是把某县给你，也就是说把该县所有的几百千户居民给你，作为你的侯国，你虽然没有那里的行政权，但是可以从这侯国上收取租税，并且传给子孙万代，比当郡守县令强多了。

于是刘邦抓紧了封侯工作，但是也没有特别紧，在随后的一两年中，基本封完，但是陆续又有新的战功出来，于是又封。

总计刘邦封出了143个侯，算是很大度了。天下六十几个郡里边，刘邦直辖的只占十五个郡（其它郡归诸侯王），而且列侯的封邑还多在这十五个郡中。当时因为战乱，天下户口散亡，不足战前十分之三，所以这次封的侯，大者不过万户，小的只五六百户。但是，随口人口日渐回乡，几十年之后，萧何、曹参、周勃、灌婴这些侯的封邑里的真实户口数量，都到了三四万户。不过，繁荣也只是一时的，一百年以后，刘邦所封的侯们，就剩了五个。那一百多个侯的后裔，都犯法丧命而国除了。这固然是因为法网较密，中央想搞集权，所以找借口废掉了这些侯，同时也是这些诸侯的子孙骄奢淫逸，都忘了自己姓啥了，终于也把自己的这个姓和国，给丢了。

从前战争时代，刘邦之所以能够把地盘做大，席卷天下，力挫群雄，就是他有一套无微不至的军功授爵制度，大家都跑来加入他，乐意跟着他跑，去玩命。因为玩了命，自己就能往股东大会里挤（封侯以后，就可以弄几百几千户的封邑，成了股东）。但项羽大哥，虽有军功授爵制度，但据说往往玩印不授，该兑现的爵位拖着不给，终于和陈胜一样，越打人越少，众叛亲离。

看来，惟独刘邦最大度。你跟别人分享利益，别人才跟你分担风险，一起打天下。真帝王之量也！

二 礼和自然有区别吗？

三月份封了壘齿为什方侯之后，诸将功臣们虽然不心疑而闹了，但是平时朝会饮酒时，边喝边吃边争功叫唤，还是故态甚炽，有时候争谁的功劳大，当场就会拔出宝剑砍柱子，一点礼仪和规矩都没有，刘邦也觉得这样不太像话。

叔孙通这时候就看出刘邦的意思来了。

叔孙通，原本是秦二世时候的试用期的博士，秦二世叫诸儒生分析陈胜的起义是不是造反。多数儒生说是，唯独他说这只是群盗，现在陛下把天下治理得很太平，怎么会有造反。于是讨得了秦二世高兴。随即秦二世把那些说是造反的，都下了监狱。但叔孙通也知道迟早会被揭穿，于是就从咸阳逃走，回到老家薛城，正好项梁带着队伍来到薛城，于是他就追随项梁。项梁战死后，他跟着项羽。彭城大战那一年，刘邦率领五十六万诸侯军趁项羽不在杀入了彭城（后被项羽回来打跑），于是叔孙通又降了刘邦。从此跟着刘邦。

叔孙通有一百多个弟子，自己平时也穿着儒服，宽袍大袖的。汉王刘邦看了，就皱眉头，心说：这是显着你布多，还是显着我们布少啊，穿着这么铺天盖地的，是想说我们楚人是蛮子吗？于是叔孙通就看出来了，回去找裁缝把衣服都改了，穿成短衣服，精省多了。这种短衣服，是楚国人的服饰特点了，不是齐鲁风格了。于是刘邦喜欢看他了。

刘邦随后拜叔孙通为博士。

这时候，叔孙通就来找刘邦来，说：“儒者据我看来，都难以帮着进取，但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守成。我想去鲁国再征些儒生，和我的弟子一起，一起制定个朝仪，现在上朝大家也太不讲究了，这也不是个长久的样子。”

刘邦说：“我也正有这个意思，但是会不会太难啊。太难了群臣受不了，我也学不下来。”

叔孙通说：“礼仪这东西，是一直在变的。根据我们的研究，五帝三王的礼仪都不一样。夏商周的礼仪也都相互损益变化。所以，我就想参考古礼仪和秦的礼仪，杂相设计。”

刘邦说：“可以，可以试着弄弄，但是要让大家易于学，而且考虑着我也能办到，这样搞。”

叔孙通说好。

于是叔孙通就跑去了鲁国，征当地的儒生三十余人，跟我跑回栢阳搞仪礼设计去。大家都去了，就唯独两个儒生不愿意去。这俩对叔孙通说：“先生你事奉过的主子都快到十个了，各个你都是靠着面谀而得到主子的亲幸。如今天下初定，死的人还没葬，活的人受伤还不能下地，你们又要搞什么礼仪。礼仪是怎么出来的，是王族积德百年之后，才可以兴起来的。我们不忍心做你要干的这些事，你干的这些事不合于古，我们不去。你快去吧，不要污辱我们！”

说完，俩人就把眼睛闭上了。叔孙通笑道：“你们俩真是鄙儒啊，不知时变。”

说完，干笑着走了。

叔孙通带着三十个鲁国曲阜征来的儒生，还有刘邦身边几个儒生，以及自己的一百多个弟子，找了个地方，研究礼仪去了。研究了一个多月，边研究边试验，边排练边修改。不久叔孙通跑去对刘邦说：“陛下，都操练好了，您哪天来看看。”

于是刘邦摆驾出去看。就看在演习的地方，各种幡旗和道具，插着摆着一大片，一个人模仿刘邦，坐在上面，众儒生扮演群臣，在众司仪的号令下，一道道程序地彩排行礼磕头呢。刘邦看罢，不禁赞叹：“你们儒家真是磕头的专家啊！”

叔孙通说：“您看着这个，您和臣子们能行得了吗？”

刘邦说：“我那个角色我看了，我可以照着办到。群臣的应该也差不多，得下令让他们先练。”

叔孙通大喜，于是刘邦说：“十月，丞相那边，长安城的长乐宫就要盖完了（去年六月迁都的时候开始盖的），朝廷十月就搬到那里去了，咱们就十月先搞一次，按这个进行朝会。”

于是说定。

朝会跟朝会不一样，平时上朝可能简单点。但是汉朝是以十月作为每年的开年第一月，所以，十月的朝会，也带着元旦朝会拜年的意思，比一般的

上朝，要隆重得多了。

于是，群臣百官都来到长安，刘邦在长乐宫的宝殿的后面也等着仪式开始了。司仪带着演他的演员，在后面反复跟他说戏。刘邦说，他们给我这样磕了头，我是这样答礼吗？说着就朝着演他的演员磕了个头，吓得后者赶紧一蹶！

这时候，天色乍亮，长乐宫的宫门谒者（门官）带着礼具，挥动着，带领诸侯王、诸侯和群臣，按照班阶高低，一拨拨地进入宫门，进到廷中（廷就是院子里的平台），廷中四面摆有战车、骑兵、步兵的禁卫军的军阵，兵器旗帜甚嚣盛，甲冑光鲜赫赫。

从廷到宝殿，是有一大片台阶上去的，上面刻着各种怪兽（当时帝王还没有和龙紧密联系起来）。这时候，钟点儿到了，主司仪在殿下高喊：“趋——”

下面大小礼仪官，一个接一个传下去喊：“趋——”登殿要求趋，趋就是足尖举起，脚后跟在地面上拖着走，要快，还得足不离地，如车轮不离地，步伐碎小，表示出战战兢兢的样子，基本跟企鹅差不多。

诸侯群臣按班阶排位前后，在礼仪官引导下，一起往上企鹅那样趋。就见大家都穿着袜子光着脚往上走，唯独丞相萧何低着头挎着剑、穿着鞋，大摇大摆地往上走。大家心想：“官儿大真是舒服啊。”

这宽而又高的台阶两边，有郎官数百人，都佩剑持戟夹阶而立，群臣都从他们之间趋上去，觉得心中凛凛。那些官大的，都一直趋到了殿上，官小的，就停留在台阶上，上不去了。接着，所有诸侯和诸武官都趋定后，排阵在西方，面朝东而立，所有文官自丞相萧何以下，都排阵在东方，面朝西而立。主司仪官名“大行”，下面佩着九个傧相，是司仪助理，各种命令，都从他们自上而下传出。大家立好了，这时候，刘邦坐着十数人拉着的豪华大辇，从侧殿往殿上的宝座位置过去了，大行立刻挥舞旗帜，喊道：“警戒！——一级戒备！”

皇上坐好。大行不断传令，通过九个傧相，传呼自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以上的文武官员，按次序走上前，朝拜皇帝。自诸侯王以下无不振恐肃敬。一直到朝拜礼完毕，又摆下宴会酒馔，这些不是围桌餐，而是群臣面前各自摆下几案，吃自己面前的。这回不能站着吃了，大家都坐下。殿上的官

大的，都坐在自己的案子后，官小的，在台阶上跪坐着。这些殿上坐着的，都俯伏低首，按照官阶班次依次站起来，给皇上敬酒祝福。侍者一共给斟酒九次，大家喝了九圈。大行喊：“罢酒！退朝！”

整个过程中，御史官一直在旁边绕晃着盯着看，从上殿到朝拜到喝酒，有在家排练不够，不合仪规的，都上去就给牵走，别在这儿捣乱。整个朝拜和宴会饮酒过程，没有一个敢大声说话叫笑失礼的。刘邦结束后发表感言说：“我今日乃知当皇帝之贵也。”

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专管宗庙及礼仪，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搞的这些礼仪，确实是满重要的，礼就是用一套礼仪等级制度，把人们对君主的尊崇敬畏之心与等级意识，在礼仪的日常练习与实践中，固化下来。礼体现的就是等级秩序。

三 冒顿卑而骄之的计策

也有一群不知礼的。本年公元前201年秋天十月的朝会刚过，不久，匈奴冒顿就大举围攻北方韩王信的地盘的都城马邑（山西北部朔县），这是刘邦当皇上的第二年秋天。

匈奴之人从小练习骑射，所以精于剽掠，小孩就能骑着羊，弯弓射老鼠，长大以后，壮士都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他们装备轻便，骑术精湛，善于马上拉弓射箭。每当匈奴骑士们像一群盘旋的飞鸟在草原上呼啸奔腾时，不论野兽还是汉人，都禁不住畏惧和震撼。匈奴人马上的武器也是青铜质地，事实上，早在商代晚期他们就有了青铜。考古中发现了他们独具异彩的青铜装饰品和工具。但是他们的冶铜产量想来不高，在缺少青铜器的时候，就用皮革贮水，进行“石煮法”做饭。石煮法就是用大树皮折成船形，注满水，把肉和野菜放进去，在旁边的火堆上烤热石子，把这热石子扔到这一“船”水里，把水和食物烫热。这种石煮法适合做鱼和虾，鱼虾比较爱熟。有时候匈奴还用动物的胃装水，进行“兽胃石煮法”，在胃里涮着羊肉吃。

不过，当初匈奴散成各部，互相攻杀，不能对秦朝构成威胁，而且当时还有东胡、娄烦等胡人部族。

当时，跟秦朝蒙恬作战的一部匈奴的首领叫头曼单于，因为打不过蒙恬，被迫北撤。他的长子叫冒顿，但是头曼单于想立自己喜爱的小儿子当接班人。头曼想的办法更绝，当时匈奴还不是北方的老大，有比他更强盛的就

是东胡，于是头曼派自己的大儿子冒顿去东胡当人质，随即头曼领兵攻击东胡。这当然是催着东胡杀自己的人质呢。冒顿偷了东胡的好马，单人亡归。头曼突然又觉得自己这大儿子了不起——能这么跑回来，于是授予他兵权，令他统领一万骑兵。

冒顿做了个鸣箭，整天练兵，说：“我射哪儿，你们就跟着射哪儿，有不从者，斩！”

于是他把鸣箭朝着野兽射出去了，有敢不射的，就斩。有一天冒顿发了神经病，拿着鸣箭照着自己的一匹良马射过去了，左右侍卫有不敢射的，又斩之。后来，冒顿又拿着鸣箭射自己的媳妇，左右吓坏了，好几个不敢射的，冒顿当即又斩之。

这一次，冒顿陪着老爹头曼先生去打猎，头曼身后还跟着他自己的好几匹良马，冒顿照着老爹后面的良马就射，左右的人都跟着射，没一个敢不射的。

于是冒顿觉得可以了，这一天又跟着老爹打猎，冒顿照着老爹的肚子就射了一鸣箭，左右纷纷举弓照着头曼老爹射，遂射杀之。

冒顿遂接班当了单于。

冒顿单于随后花了数年时间，统领匈奴各部，大破东胡，兼并娄烦，成为大漠第一霸主，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这些都是在刘项之争的时期完成的。换句话讲，其实秦始皇以蒙恬攻匈奴的时候，匈奴还没有统一，其实对秦朝当时的威胁不大。秦始皇打匈奴的时候，冒顿还是个不得志的少年，匈奴各部还在相互仇杀。

冒顿单于这次率匈奴大攻韩王信的马邑，把马邑团团围住，韩王信没办法了，数次派人出城跟冒顿求和，请求和解。刘邦这时候也派将前去增援，但是大将到了韩王信那里，听说韩王信数次发使和匈奴交流，不禁怀疑，就对韩王信说：“我来帮你守城，你跟他们眉来眼去，你要小心了，我回去非得汇报你不可。”

韩王信本来见刘邦把自己挪到这个野鸡不下蛋的苦寒之地，就疑着刘邦，这次更怕刘邦借口就要诛自己，于是害怕了，干脆出去联络冒顿，说愿投降冒顿。于是匈奴和韩王信合兵一处，照着汉将的屁股就打，汉将败跑，韩王信遂以马邑归降匈奴。

韩王信现在所处的地盘，是山西北部（其都城马邑是山西北部的朔县）。他的地盘东面还有个诸侯国，就是代国，代国是从燕国（燕国大王是卢綰）那里分出去的，是燕国的北部地区，即河北省北部和山西省北部部分地区。代国有三个郡，都城在河北北部的蔚县。

被封在代国为王的正是刘邦的二哥刘仲（名喜，字仲），去年年底十二月韩信被擒之后，刘邦封了荆王（刘贾）、楚王（刘交、刘老四）、齐王（刘肥），一并封了他，都是刘氏子弟。

韩王信以山西北部的马邑降了匈奴之后，就自领兵南下攻打太原郡（位于山西中部）。匈奴人没有跟着他去，而是向东进攻代王刘仲的代国。代王刘仲（刘老二）被杀进来的匈奴打得不支，弃了其都城蔚县，带着残兵败将，飞马跑至洛阳。刘邦闻报，这是弃国而逃啊，于是把他削爵为侯。

到了冬天，刘邦亲帅大军，征发齐国、赵国、楚国、燕国、梁国的诸侯王大兵，一起北上，在太原郡的沁县和韩王信会战，韩王信不支，败逃至河北北部的代国蔚县，逃入匈奴军中，再不出来。而韩王信的俩个部将，王黄和曼丘臣，则胸有大志，奉立了一个旧战国赵国贵族赵利为王，收拾了韩王信的败卒，脱离韩王信，自成独立大队，在山西北部集结。不久，冒顿单于派来左右贤王带领一万骑兵和王黄、曼丘臣的军队合兵一处，向南杀去，杀至山西的太原郡的郡治晋阳城，和刘邦大战，被刘邦击破。刘邦追击过程中又击破其一次。随后匈奴和王黄的败兵，北逃至山西宁武县一带集结，被刘邦派出的车骑部队再次击破。刘邦数次击破匈奴，匈奴常常败北。

刘邦的中国部队，居然连连打败天生骑兵的匈奴，这也奇怪了。可能他军中的战车对于阻碍骑兵进攻，有良好的掩体作用，可以据之射击。

刘邦因为数次战胜，就想直捣匈奴的大本营——河北蔚县。此时他坐镇晋阳，这一天把使者叫来了：“你，你带着我的国书，如今听说韩信那小子和匈奴冒顿都呆在蔚县，你过去跟他们谈判，就说和谈，但实际是去看看匈奴的虚实，我看能不能北上扫清虏庭。”

使者去了，那冒顿素来是个多智的，就把壮卒肥马都藏起来了，留着些老弱和瘦牲口在兵营内外。使者去了十来拨，每拨回来，都说：“我们看了，是些难民们组成的军队，您可以北上打他。”

刘邦又叫娄敬去出使看看。娄敬这时候已经不穿羊皮袄了，已被拜为了郎中，号奉春君，当时正是冬季，娄敬出去跑了一趟，回来的时候，发现刘邦的二十万大军已经向北启程了，在半路上他遇到汉军。

娄敬连忙在军中找到刘邦，说：“陛下，两军相争，都是夸耀自己，露出自己的长处。如今臣去了，看见的都是些瘦老头和拖鼻涕的孩子，还有半死不活的牲畜，这必是故意露出自己的短处，而伏下奇兵来跟我们争利。所以，臣以为不北上击之为好。”

刘邦骂道：“你这个齐虏（齐国人，虏就是被捕到的俘虏，是骂人的词）！靠着口舌混了个官，如今还要妄言来给我们大军丧气吗！”

当即吩咐人把娄敬用桎梏夹起来，投入监狱，于是大军继续北上，又走了一百公里，到了平城（大同），这里再往东一百公里就是匈奴的总部驻扎地河北北部的蔚县——匈奴夺了刘仲的代国而驻扎在此。于是刘邦进了平城，随即命大军往东移动，开始进入太行山山脉。

刘邦的车兵和骑兵走得快，步兵则落在了后面。此时步兵还没到平城。刘邦率着车骑兵和部分步兵往东走不远，到了平城以东的白登山，突然不计其数的匈奴骑兵从山窝冒出来，将刘邦数万汉军团团围在白登上。

刘邦气急了，往下一看，就见匈奴骑兵有四十万之众，其西方尽骑白马，东方尽骑青马，北方尽是黑马，南方尽是红马。这里哪有拖鼻涕的小孩和瘦老头啊，都是矮墩墩的壮汉啊，马肥弓硬，马分四色，刀矛如林。

于是，刘邦组织突围。这时正是冬天，士兵们在冷山里被冻得，手指头都掉了，十个里边，有两三个人，都掉了指头。哪还能拿武器啊。北方寒山里的风冷得刺骨。

中原部队不是不能战胜匈奴，但是要借助阵形，但山地里不适合摆开阵形，战车在这里也没了用场，刘邦尝试数次皆不能突围，一连被围了七天。更倒霉的是七天之中他的大军一直没有吃的。后面的辎重部队都被匈奴的奇兵截断了，而步兵大部还没有跟上来。

刘邦饿到第七天，只好把护军中尉陈平叫来。刘邦说：“现在紧急了，如今当奈何啊？”

陈平说：“我倒有一奇计，可以去找单于的王后，一天之后，冒顿必然开围。”

于是，陈平和刘邦计议一番，随后陈平出发了。陈平下山，此时山上正有大雾，所以陈平去找单于的媳妇，匈奴不知。陈平饿着肚子打着晃，穿进雾丛，跑去了。

陈平偷着找冒顿单于的媳妇，一番陈说——当然是要通过使者翻译。王后对于这个美男子的话很听得进去。于是王后跑去对冒顿说：“你们两个都是主子，两个主子相困，不太合适。如今就是得了汉国土地，咱也终究不能居住这里。而且汉王也有神保护，您好好想想吧。”

冒顿这时候还跟韩王信下面的两个故部将王黄和曼丘臣有先约，约定这俩齐来会战，但是这俩一直没来，冒顿也担心他俩偷着又帮汉皇，改对我下手。想来想去，于是听了老婆的话，放开一角。

等陈平笑呵呵回来不久，冒顿单于即命大军解开重围的一角，刘邦慌忙摇摇晃晃带着周勃、陈平诸将和数万大军，两边士兵以弓弩持满，箭尖朝外，从解开的这一角里，直接而出。汉军的素质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形成溃乱，随后进了平城，而后面的步军大部也此时赶到。冒顿也引兵离去。

刘邦统着大军，向南而回，到了半路的代县，娄敬还在监狱里捆着呢，刘邦忙把他解放，拉来官衙里，说：“真是抱歉啊，我不用先生的意见，遂被困于平城白登山。那些说匈奴可击的十来帮使者，我都已经杀了。你不要生气啊，我这就封你为建信侯，食邑两千。”

娄敬大喜。

刘邦也是有大度豁达之风啊，敢于承认错误。作为领导人，不但口头承认错误，还拿出行动，嘉奖提正确意见的人，这样就树立了一种价值观。组织者最怕刚愎自用，遇到下属比自己还聪明，不但不鼓励，反倒觉得丢了面子，总想办法找机会羞辱这样的下属。作为管理者，向一个人屈服，但是能成就大事，不也还好吗？上级非要战胜下级一个人，在下级面前出了气，但是失去整个事业，这不是愚蠢吗？

组织者要经常委屈自己，才能成就大事。

下一步，刘邦不准备急于回长安，而是想趁机巡视一下赵国，于是大军向东而行，经过曲逆（河北中北部完县），来到赵国北部。刘邦登上这个曲逆的城楼，举目眺望，但见城内各房子甚大，刘邦不尽赞叹：“这个县城了不得啊，我在天下哪没去过，只有洛阳和这个县，那是最大最好看的。”

于是问旁边的县令：“你们这儿有多少户人啊？”

县令说：“从前秦皇帝的时候，有三万户，后来这么一再打仗，人都跑了，就剩五千户了。”

整个一个县，就是五千户，那也就是不过三万人。而且这还是大县。看来，当时的县，确实不剩多少人了。在中国的古代，除了清朝，在玉米和红薯引进之前，人口一直保持在五千万左右，遇上战乱，就降到一千万，如今的汉初，也就是这一两千万人口。

刘邦把陈平叫来，说：“这次你饿着肚子出使，解我之围，算是立了大功了，这里是个大县，人也多，我就转封你为曲逆侯吧，这五千户，都是你的食邑。”

陈平大喜。

四 傲慢制造出的仇人

随后刘邦继续南行，进入了赵国。

进了赵国都城邯郸，暂时休息。

赵国这里，大王一直是张耳。但是张耳太老，前年时死去了，儿子张敖接班，继续当大王。张敖把刘邦接到自己的宫里住下，然后就脱了自己的袍子，就穿着里边的短衣，亲自从门口接下仆人端上的酒菜，给刘邦端着放到刘邦的面前。

刘邦说：“放下吧。”然后又看看他说，“你长得够豪放不羁的啊。”

张敖说：“谢谢陛下夸奖。”

刘邦看没骂着他，就说：“你这是什么酒，谁让你拿这么小的杯子。跟个女人似的，喝酒就一口啊！”

张敖心说，我听说刘邦有一个骂将管理法，就是对他下面的诸王将相使劲骂，使得这些人怕了他，不敢启衅什么的了，于是也不在意，反倒假装听不见，执礼甚恭，好像儿子事奉爹。也是，父亲张耳和刘邦都是一辈人，自己当然要执儿子之礼了。

张敖给刘邦换了大杯倒酒，刘邦又骂道：“你要烫死我啊，酒弄得这么热干什么啊！”

张敖连忙诺诺连声，给刘邦换上冰镇可乐。赵王张敖旁边的赵相国贯高和副相国赵午，俩人都吃惊地看着刘邦。

就见刘邦又说：“我这一道在你们赵国里走，老百姓都没落着好，冬天冰天雪地地还光着脚，复员军人还没房子呢！”

贯高忙要上前回答。张敖忙退后一步，跪下，诚恳地说：“抱歉，我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陛下批评的问题，我都会责成有关部门去调查和处理的。”

刘邦一看，他比自己还稳重大度，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反倒发脾气，更朝着张敖乱骂。

旁边贯高、赵午等人听得恨恨的，暗暗发誓要给刘邦两下子尝尝。

刘邦吃饱喝足，骂将管理法用的也差不多了，这才叫俩妇女伏着，去了自己的卧室，上床，咧着嘴甜甜睡去了。

刘邦睡着以后，赵相国贯高、赵午俩人互相瞅了一眼。

贯高、赵午，这俩，都是六十多岁了，俩人从前都是老赵王张耳的门客（而张耳又是从前战国魏国公子信陵君的门客）。这俩人都是倔老头子，脾气大极了，贯高对赵午说：“咱们大王真是个孱王啊。”

赵午说：“是啊。”

于是俩人走上前，对张敖说：“大王，从前您也曾带着兵，参加过巨鹿大战，跟项王也没少战斗，这赵国也是先王你们父子，以及我们保着，一起打下来了，何必这么低三下四、骂不还口呢。”

张敖说：“相国这话什么意思啊？”

贯高说：“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如今您对皇帝伺候得这么恭敬，可是皇帝无礼，我们这就趁着他还睡着，为大王您杀了他！然后立您当皇上。”

张敖大吃一惊，就伸出手指，放在嘴里，使劲拿牙咬自己的中指，就见中指和嘴巴上，一股小血就流下来了。赵午说：“大王您什么意思啊，你有话就说。”

张敖放下拳头，说：“你们二位说的话，真是不对啊！当初我爹的赵国丢了，被陈余和田荣他们打抢了去，我爹和我只得跑去投奔皇帝，靠着他们这才复了国，我爹重新当了赵王，现在把王位传给了我，我们国内的一毫一毛都是皇帝给的啊。你们二位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

赵午还要再说，贯高说：“好了，好了，我们大王说的对，确实是这个道理。我们刚才一时昏了头，大王放心，我俩再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张敖说：“当真？”

贯高说：“当真！我俩说错了话，跟您请罪。”

说完，拉着赵午就出了殿了。

随后俩人一起来到贯高的家里，把其他十几个从前张耳的门客同僚们都找来，贯高讲话说：“各位，从前咱们都是事奉先王，受先王之托辅佐当今的大王，今天皇上在咱们大王的宫里，吃饭那样子，你们有的也看见了。我俩随后去请示大王，要求杀了皇上。但是大王愤怒啃手指出血，嫌我们俩说了无道悖逆的话。这是我俩不对啊。”

赵午忙问：“怎么是咱不对，我豁出老命……！”

贯高说：“当然是咱俩不对。咱们大王是仁厚的人，不愿意背君逆德，这是对的。咱们是守义不愿意受辱，憎恨皇上污辱了我们大王，咱们要报辱，要杀皇上，这是咱们的事，为什么要连累大王呢？让大王一起为咱们背这个罪名呢。所以这事不要通过大王去办，办成了，大王得了那成果，办不成，是咱们私下干的，皇上就把咱们都杀了就好了。”

门客同僚都说：“您说的有道理，那咱今夜就赶紧布置动手，杀进宫里去。”

贯高说：“你糊涂了吧，这怎么使得，皇上是睡在咱赵王的宫里，皇上死在那里了，赵王岂能脱得开干系。”

赵午说：“那怎么办？不能放他就这么白白地走了。”

贯高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下次皇上再经过咱们赵国，我们在途中布置，诛杀了他。到时候，就说是强盗干的，我们大王最多是治境不明肃，也倒不会有弑君的罪过。”

众人都说，这个主意好。

于是贯高命令，拿出钱，资助人到长安的皇宫里边，作为间谍，收集刘邦的动向和计划，同时选拔刺客，最后贯高说：“这次行动事关机密，你们谁也不能走露风声，回到家就是对最亲最爱的人也不能讲。”

众人都说：“我们追随先王，一日为臣，终身事奉。”

次日刘邦醒来，去院子里溜达了一圈，又开始吃早饭了，张敖又端着食具上去伺候。刘邦照旧又骂骂咧咧地吃饱了，又嘱咐一番治国内和抗匈奴的事情，随后摆起大军，往南而去了。

萧水曰：

作为组织者，与人交往，久而敬之，是好的人际交往之道。善于与人交往的人，跟人交接很久了，还是保持着敬。一般人跟合伙人和骨干们一起工作交往久了，就变得随意，大大咧咧，非常亲昵，说话也不在意分寸，以为是老朋友了。但刘邦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他对干部说话非常不在意，但是这些干部也是有下属的，虽然干部作为老朋友习惯了，但是别人会产生误解，最后引发仇恨。与人交往，久了仍然能保持恭敬，才是可贵的。

刘邦带着队伍，回到长安的时候，已是次年公元前200年的二月初春了，结果一进城就被气坏了。

刘邦看见，这个新建的城市到处都在施工。丞相萧何在修建了前面的长乐宫之后，又正在督造未央宫，还没有完工呢，但是规模已经出来了，透过脚手架，可以看见巍巍的北阙（这个高台据说有三十丈高）、东阙，前殿也耸立在地面上了，还有武器库和皇家粮仓。这个宫殿是未来群臣朝会的，而目前，刘邦是在长乐宫居住办公。

刘邦看着这个未完工的壮伟建筑，脸色渐渐沉下来了，进入长乐宫之后，当即传把萧何找来。萧何连忙跑进来了，施礼说到：“您打仗辛苦了，陛下这么快就回来了？”

刘邦当即怒道：“你是怎么搞的，谁给你的权力？”

萧何一惊：“陛下此话何意？”

刘邦说：“如今天下汹汹苦战连年，北方的匈奴和国内的野心家，都还在虎视眈眈地冲我们呲牙呢。你就在这里搞这么奢靡过度的建筑，你这是拆我的台呢还是帮我呢？你以为现在天下都没事了吗？”

萧何一听，心里也料到刘邦可能会这样发问，连忙说到：“非也，正是现在天下还未定，所以要修宫室，以表示您的心中是安定的，国家也是安定的啊。您不把宫室好好修出来，他们看了，一定心想，您不修宫室，是不是等着修理我们呢啊。从前周文王修灵台，撞钟伐鼓，纣王因此不疑，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天子的家就是四海之内的大地，您的宫室，不壮丽的话不足以重威，而且，还要修的高高大大的，使得后代都超不过您。是这个意思啊。”

刘邦听了，想了想，于是高兴了，说：“是这个道理，虽然费了点，但是政治意义和积极作用很大啊，好，努力修吧，不要让后代能超过我。”

丞相萧何高高兴兴出去了。

当时天下未定，还有很多异姓大诸侯，汉政府的建筑物高大，可以提高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企业也要有自己的门面和代言人，也是为了在市场上证明自己有实力，能发展，从而赢取合作者的信任。所以，皇帝搞特权，一如从前秦始皇大修阿房宫，也不光是为自己享受，而是让民众觉得“天不可阶而登也”，死了作乱之心，反倒获得幸福安宁和太平。这就是贵贱有序，如果贵人和贱人相比，没有什么特权，贱人们又该生出陈胜说的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思了，觉得贵人们跟我们相比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要闹上去当贵人。所以，造神运动和造宫殿运动一样，都是使贵贱有序，民众反倒安定的手段，只要是君主制，这种行为就顺理成章，甚至属于宝贵经验。

接下来，就在这个叮叮当当的工匠们的敲打声中，刘邦又把建信侯娄敬找来，问计说：“这次伐匈奴，先胜后败，真是窝火。匈奴很让我头疼，你

看看有什么办法啊？要不什么时候再去打他？”

娄敬说：“对于匈奴，武的和文的办法都不行。现在天下初定，士卒都疲惫不愿意再打仗，靠武力的话，是制服不了匈奴人的。冒顿这人，连老爹都能杀，把爹的一群媳妇，都当了自己的媳妇用，这样来讲，用仁义去说他，也是不行的。唯独有一个办法，就是为子孙后代考虑，但是怕陛下办不了这事儿。”

刘邦说：“如果可以，什么我不能办？你说说。”

“陛下如果能把你的嫡生长公主（就是从前被刘邦几次踢下车的长女，当时被踢的还有她的弟弟刘盈）嫁给单于，厚礼赠送给单于。他知道这是汉朝的嫡女，并且陪嫁赠送的礼也厚，作为蛮夷，必然慕此把她立为王后，生了儿子，必是单于。为什么呢？因为贪图您的玉帛钱币这些厚礼。您每年再拿些咱们汉朝多的他们那里却没有的东西，比如絮缯酒米食物，按日子几次慰问和馈赠他，同时让使节再趁机教他点礼仪受点儿熏陶。冒顿活着，固然就是您的女婿，死了，接班的单于就是您的外孙。没听说外孙敢跟外公打仗相斗的。这样，不用兴兵而可以渐渐使得他们臣服于。但是，如果陛下不能派长公主，而是派宗室中的别的女子或者派个后宫的宫女诈称长公主，那他们也会知道，那就不肯贵近之，立之为王后了，那也是没用。”

刘邦说：“好，我这就跟我老婆说。”

刘邦于是去找皇后吕雉，吕后立刻脸色就沉下来了，回了自己的屋，从此日夜哭泣，说：“哇，我只有这太子和这一个女儿，你奈何把他扔到匈奴去啊？~~~！”

刘邦被哭的没办法，只好选了个皇族子女，假充长公主，叫娄敬给送了去。

娄敬于是带着那女子去了，后面的结果是，冒顿稍稍减少了对汉国的骚扰，但是没过几年，冒顿又写信把当时执政的吕后大羞辱了一顿，显然是没把对方当自己的岳母了。

在娄敬看来，一个女子而能当上冒顿的王后，除了出身高以外，主要还得是个摇钱树。光有美色，是笼络不到冒顿这样有大志的人的。

随即，在这个春天里，刘邦又把这次出征攻击反王韩王信的功臣，封了几个为侯，过去已经为侯，这次又有功的，就增加食邑。

这一天，太上皇又来找刘邦来了，说：“陛下啊，现在你的弟兄们都封了王了（老二刘仲是代王，因逃跑削爵为侯，老四刘交是楚王），但是老大那里还没有封啊。”

刘邦说：“老大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封啊？”

太上皇说：“他是死了，但他还有儿子啊，就是信信啊。这次信信北上击反王，据说也有功啊。”

原来，这个刘邦的大哥，虽然早死，但是他的媳妇活得却长。从前，刘邦当强盗的时候，跟一帮弟兄到处游走，没处吃饭，就经常跑大哥家里去吃饭。大哥当时已经死了，大嫂一个人操持生计，给刘邦这帮反政府分子弄了几次饭。后来大嫂受不了了，心说：“你们当强盗没关系，去抢几个大户人家啊，整天抢咱们本家，算是什么强盗啊。如今要吃穷我们啊。”

于是这一天，刘邦带着几个弟兄又来了，说：“开饭啦，开饭啦，今天的游击战打得真有成果。”

刘大嫂一撇嘴，你们的战果都是到我家里来体现吧。大嫂说：“我们刚吃完，等着，我去锅里看看。”

刘大嫂到了锅旁边，使劲刮锅，唧唧唧唧，那是没有什么饭剩下了。刘邦的弟兄们一看，大嫂家里已经没有战果了，于是也就知趣，说：“老大，我们先走了，你休息两天也来吧。”

于是弟兄们先走了。刘邦在大哥家里盘桓了一会儿，趁着大嫂不备，打开锅盖一看，其实里边还有满满半锅羹呢。刘邦一下子生气了，这是太不给我弟兄们面子了。于是饭也不吃，走了。从此怨自己的大嫂。

刘邦如今听太上皇这么说，也没办法，就说：“好吧，我也不是忘了信信，主要他妈妈这人不是长者。既然太上皇怜惜他家，这次信信也有一点战功，那就封他为侯吧。对了，我这次在赵国北面，看见有个地方叫羹颉，就封他羹颉侯吧，把那地方封给他。”

羹颉，就是刮锅的声音，字面上也是羹尽了的意思。刘信虽然觉得听着难听，但是也有几千户居民啊，于是也不嫌弃，高高兴兴受了封，回去给老妈报喜去了。

刘邦接着想了想，北边重地，必须找一个猛士作为统一的最高统帅，像蒙恬那样，统一调度北地各边防兵，才有利于跟冒顿对抗，不能是各王国郡县散自用兵了。于是就想起陈豨来了。

陈豨这人，名字起得就凶猛，豨就是野猪的意思，“豨突”就是像野猪那样乱撞。陈豨是山东人，加入义军不算早也不算晚，是刘邦带着一万多人经过中原按楚怀王的约定往秦国的武关打过去的时候，一直跟着征战。前年还跟着讨伐燕王臧荼的造反，功绩颇不小，帮着平定了燕国之地，去年年初大封侯的时候，也被封为了阳夏侯。

于是刘邦命令：“故代王刘仲（我二哥）因为守不住代国，弃国逃跑，前者已经将爵为侯，现在，以刘如意先生，为新的代王。以阳夏侯陈豨为代国之相，将代国之兵，并将所有北方边境之兵。”

代国我们说了，就是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部分地区，位于燕国之西北。而这刘如意，是刘邦最喜爱的妾“戚姬”生的儿子，时方八岁，当然不能亲自跑去代国了。所以，就得陈豨一个人跑去那里做相。所谓相，就是诸侯王的领地里边，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大的官，赵国的贯高也是相。我们为了方便称呼，就管它叫“相国”好了。某种意义上讲，相是辅佐和监视大王的，负责治理国家的军政事物。相的权力要大些，以免大王权力过于集中总想着造反。后来汉朝的相都是由中央派给诸侯王的，就是让他好好看着诸侯王，所以实际是诸侯国的权力核心。

作为相，陈豨到了代国之后，就是代王之下最大的官了。

淮阴侯韩信这时候还在长安城里郁闷着呢——已经被扣在都城一年多，韩信听说了这个消息，内心开始一动。

第三章

削并群雄

一

韩信在栢阳以及到长安，也已经一年多了，韩信这段时间里，一直称病无所事事，连朝也不怎么上，只是作为淮阴侯在府第里养着罢了。

韩信能做的，不过就是在长安城里看看书，暂时以此忘掉春天生活的困扰。

这一天，韩信忽然听说：“门外陈豨求见。”韩信想到，北方那么要命的地方，刘邦派去的都是异姓王和自己的幼小儿子，这里又把代国大权给了陈豨，这可真是大大的失策啊。而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于是韩信连忙把陈豨请到堂上。

双方一起施礼就坐，摆上酒来，陈豨说：“这次，下臣被拜为代国相国，特来向诸侯众臣辞行，也来向将军辞行（他说大王不合适，说侯又等于污辱韩信，于是说将军吧）。未来北方战事，还多请将军指教一二。”

韩信说：“我啊，我是个没用的人了，如今困顿伤怀，不善应世，能有什么指教。”

陈豨连忙拱手，说：“将军这样讲，就是折杀我们了。我们当年会带兵打仗，哪个不是偷着学将军您的一点皮毛啊。将军武功彪炳，为世瞩目，即便古代的孙吴白起，才能略与您相仿佛。”

说着，眼里晶晶地闪烁起来。韩信也很感叹，于是就跟陈豨聊起了打仗治国的事。

俩人聊到傍晚，韩信又招待陈豨吃饭。吃完饭，陈豨请辞。韩信拉着陈豨的手，亲自送出他到堂门。然后韩信屏退左右：“你们都先退下，我自送陈相国出去。”

于是侍者连忙都躲开。

韩信拉着陈豨的手，步于庭中，此时左右无人，但见皓月当空。韩信仰天叹道：“老弟，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我有话要跟老弟你说说啊。”

陈豨停下步，吃了一惊，说：“请将军吩咐。”

淮阴侯韩信于是说道：“你去的这个代国，北近匈奴，人民彪悍，是天下的精兵之处啊。而你，是陛下的亲幸之臣。如果有人说你在代国叛衅了，陛下必然不信，有人再来说，陛下才有些怀疑。而乘这个功夫，你则已经南斩燕赵矣。待这时陛下得了消息，必然大怒，怒而必然亲自将兵去征你。如此，趁着陛下外出，我从中间而起，则天下可图也。”

陈豨素来把韩信当偶像，知道韩信乃是战神，关于打仗抢地盘，那是绝对说了没错的，跟韩信结盟，必能成功。而且，刘邦本来是出自布衣，现在高高当了皇上了，而下面一起给他跪着称臣的，不过都是刘邦从前的贩履卖浆的布衣朋友，不觉得刘邦是天子（天之子），而是觉得你能坐上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上去。刘邦单有骂将管理法和封赏功臣这种物质激励的办法，但是这种东西在精神上并没有抬高这些人的境界。刘邦的这种做法，还是从前法家的赏罚考核物质激励的作法，物质激励仍然是利，而不是义。刘邦对诸将，只有骂，没有义的培养和提升，所以，大家跟着他，主要是为了能割土有业，此外似乎没有别的。现在韩信出面，陈豨就信了韩信，如果能夺来天下，岂不是更大的利。

陈豨于是就把主意打定了，说道：“谨奉将军之教，不出三年，将军等我的消息吧！”

说完，俩人四目相对，结成了利益的联盟。

刘邦此人，也是有仁心的，像是塞齿，刘邦最恨的人，但是因为功劳颇多，刘邦不忍杀他，还封了侯。对于韩信，也是因为他功劳甚巨，所以捕捉到韩信之后，周围劝他杀韩信的人，固然会不少，但是刘邦也没有想杀，而只是留在身边养着。终于，这样就养出患来了。

所谓下残忍的毒手，有时候确实是毒，但如果没下毒手，其后果则将可能是自噬，最后悔恨莫及，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随即，陈豨带着部将和随从，自去代国赴任，不提。

二

不久到了秋天，庄稼都入仓了，打仗的黄金季节又开始了。于是刘邦在这公元前200年的秋天，带兵北上河北省中部的东垣城（石家庄东北部），去攻击盘踞在该城的去年造反投奔匈奴的故韩王信的残部。刘邦扫荡了一场，大约没有取得成功。

随后刘邦就往回走，又进入了赵国的地盘，望邯郸而去，走到离邯郸一半的距离时（还有一百多里），来到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天色已经快晚了。刘邦说：“我们得找个地方好好洗洗脚。这个县好像可以啊，去它的驿馆住一下吧。”

于是刘邦带着亲卫将卒，乘车往柏人县城开过去了。而这柏人县城的驿站里边，早已经侦知了刘邦动向的赵相国贯高等人，已经带着人，安排了绝顶武功的刺客，在客房的夹壁里，埋伏起来了，就等着鱼肉自动上板子了。

刘邦去年路过邯郸，大骂赵王张敖，下面的相国贯高等人年，看不惯，于是伺机干掉刘邦，此时正得了机会。

刘邦可能是时间比较晚，没有及时吃到饭，于是血糖偏低，再加上赶路疲劳，于是突然心脏蹦蹦跳跳。心动突然过速。刘邦不懂医学，而跟当时所有迷信的人一样，觉得这是前面有危险袭来的信号。

刘邦立刻命停下车，说：“停下。我歇会儿。这县叫什么名字啊。”

军将说：“报告陛下，叫柏人。”

柏，有时候也念“博”。而当时的文字里，柏和“迫”又是通假字，俩字在文字里互相串着用。

刘邦说：“柏人，就是迫人啊，是逼人啊，这个地方我不能去。继续往前走。”

于是车驾带着刘邦，又勉强行了一逞，到了下一个县住下，随即到了邯郸，又把张敖骂了一顿，才高高兴兴地回长安了。

所以，有时候识字是有用的，不识字，就挺着脑袋去了。贯高见刘邦没有入陷阱，命武士们从夹壁出来，心中快快，叹口气：“算是我们不走运，日后再做计议吧。这些武士都要好好教育，盯紧了，不许他们出国。”

于是，贯高、赵午，汉声叹气，回去邯郸自再布置不提。

到了下一年，公元前199年，赵国这里出事了。赵相国贯高有个仇家，因为互相抢庄稼地或者什么事，跟贯高是死对头，这一天，他坐在邯郸的酒肆里，听到邯郸城里的老百姓，正在议论一件大案。什么案？原来，有人在汉皇帝刘邦，经过我们赵国的柏人县的时候，藏在馆驿里想谋害他。“这话肯定是谣言，不要被别的诸侯的谣言抹了我们赵国的清白。”一个老头捋着胡子，对旁边正窃窃议论的人说。

“是啊，是啊，这么险恶的事，我们这儿的人不会干的。”

“啪！”就听旁边一人一拍桌子，“酒保，再来一斗！呵呵，谁说我们赵国人干不出来，将来干出来了给你们看看！”

这个仇家举目一看，就见这人一脸大胡子，双眼如球，满脸喝得通红，旁边另一个大汉，赶紧拿手拉他，骂道：“乱说什么，相国怎么嘱咐你的！咦？”这人说完，赶紧一捂自己的嘴。

那仇家听了，心中疑惑：“怎么，这事跟贯高那老小子有干系啊？这俩是贯高家的吗？在这儿喝多了吐真言呢。”就见那人拉着那胡子大汉，俩人摇摇摆摆，也不喝酒了，结了钱，兀自下了酒肆。

这仇家连忙蹑踪追去，果然见他二人进了贯高家。他心中得意：“呵呵，你贯高原来有这样的事，我赶紧打探。”

于是派人潜入贯高家东打听西打听，但是什么也打听不出来，他也等不及了，于是写了封上书，自己捧着，兀自跑到长安去了。到了长安，就投到了御史那里，御史看了，脸色吓得苍白，连忙报传给刘邦。

刘邦得书一看，见是：“今，赵相国贯高，家藏死士，于去年秋八月，埋伏在柏人馆驿的客房夹壁，意图贼害皇帝陛下。然而一时未得其逞。今我已探闻贯高确有此谋，特上书告之。”

刘邦看罢，一想，对啊，去年我路过柏人，无缘无故心跳过速，于是没有去那里睡觉，看来真有问题啊。这个张敖，真是个龟儿子，一定是怨我对他呵骂侮慢，于是派贯高行此毒手了。于是当即刘邦下诏：“逮捕赵王张敖，赵相国贯高，及副相国赵午，以及其他所有官吏，拿到国家监狱案问。”

天使带着诏书很快就来了，进了邯郸王宫就召集赵王及将相皆来开会。一时人到齐了，天使就喊：“校尉，关门！天子诏书道：今，有人上书首告赵王张敖、相国贯高、副相国赵午等，诸十余人，密谋贼害皇帝，反形已具，命囚车押往长安。赵王群臣和宾客，不得随行，其有敢追从赵王者，皆灭族！众甲士，抓人！”

赵王张敖立刻就给抓住了，五花大绑捆起来。贯高旁边的赵午等十几个老门客，都六十多岁，心想，活到六十就不用再多活了，不要去朝廷受辱了，当即一帮人拔出宝剑，就纷纷要抹脖子。唯独贯高却没拔宝剑，怒而大骂道：“谁令尔等抹脖子了！如今大王实未参与此谋，尔等都死了，谁去说大王不曾造反啊！”

众人一听，有道理，就当啷当啷把宝剑都扔了。唯独赵午说道：“你去朝廷解释吧，我还是不受那个罪了！”说完一横宝剑，当即鲜血喷出，倒地气绝。

其他又有几个跟着赵午，一并抹脖子的。

余者十几个人，按贯高的意见，先不要死，等着众甲士一扑上来，一群全给捆住。

外面的囚车已经准备好了，十好几辆，众人纷纷被塞进车里。为了怕这帮人跳车或者外面有赵军营救，军兵们就拿来木板子，拿着大榔头，照着车厢上面叮叮当当地订上去了，把整个车给订得满满的，来回订了三重，好像一辆坦克一样。

最后，天使拉着十几辆坦克，带着队伍，出王宫奔城门口就去了。

其他没被抓的文武群臣，因为诏书上规定，不得追随赵王张敖去长安，于是无奈，都不敢随着同去。

却说从前赵王张耳的门客中，还有孟舒等十几个，他们都没有参与贯高的密谋，但此时听说赵王和老朋友贯高等人，被天使抓起来了，立刻要追。旁人就说：“不能追啊，诏书上说了，群臣宾客（就是门客）有追从赵王的，灭族。那是怕着我们跟着，路上出事儿。”

孟舒说：“那怎么办啊，不能看着赵王和相国他们到了京城被杀，咱们在这里老婆孩子地舒坦啊。”

有人就说：“诏书上说了，群臣宾客不许跟从，但是家奴应该可以。咱就赶紧化妆成家奴，这样或许就让我们跟着了，说是路上服务。”

孟舒说：“这个主意好。”于是立刻脱衣服。

当时，化妆成家奴还不那么容易呢。家奴就是奴隶，奴隶都是犯罪分子和俘虏来的，有专门的职业打扮，就是脑袋上的头发都剃去，就留四边一圈儿，然后脖子上还带个铁圈，这样很醒目，老远就能看出这人是奴隶，而且铁圈也好使，随时可以拿绳子像拴狗的似的给他拴起来。

于是孟舒等人连忙把家里的奴隶们叫来，跟他们换来铁圈，又赶紧拿出刀子，一边刮自己的头皮，一边就弓着老腰往城外跑。

追到半道上，妆也画完了，追到了坦克后面，孟舒带头大喊：“报告！报告政府，我是王宫奴隶，编号4591，我带着4591到4603，共十三个人，跟来伺候我们大王一路饮食了。”

天使勒住车马，一看后面确实是一群奴隶，各个带着亮光闪闪的项圈，脑袋上有的人还在冒血。于是天使笑一笑说：“这倒也好，你们就在后面跟着，待会休息了负责做饭。”

于是孟舒等人光着脑袋，跟着车里的器械夹住的赵王、贯高等人，一路两千里地，走到了长安城去了。

到了长安城里，这回算是体会人间地狱了，到了当时最不讲理的地方，也就是当时的法院。

贯高等十几个人，各自被关到监狱的单个囚室里，赵王张敖也在高级间住下了。第二天，法官就开始提审，先提审贯高。法官大人问：

“贯高，姓名？”

贯高说：“我姓贯，名高。”

“职务。”

“职务，赵国相国。”

“为什么谋反？”

“为了挑战自我。”

“胡说！——来人呐，狱吏，笞他一百板子！”

俩狱吏过来，把贯高按倒，霹雳叭啦，打足了一百板子。那老贯高满屁股是血，挣扎着抬起头来，法官问：“说，是否有造反此事，为什么造反？”

贯高说：“既然大人用刑，罪臣也只好说了，只因陛下上次经过我们王城，赵王上前接待，但是陛下为老不尊，处处呵骂赵王，我等皆是故赵王的宾客，受赵王两代恩泽，不堪如今少主受此轻慢，于是私下商议，贼杀陛下，以免赵王再罹此辱。”

法官说：“好，都写下了。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吗？那好，我问你，谁是主谋？”

贯高说：“我官最大，当然我是主谋。副相国赵午等人都是从谋。”

法官说：“你听清楚了，我问你，谁是主谋？”

贯高说：“我是主谋？”

“胡说！狱吏！——再打一百板子！”

于是按住贯高，从后背到腰又来了一百板子。贯高和狱吏最后都气喘嘘嘘，法官问：“我直接问你，赵王是不是主谋？”

贯高说：“不……不是。只有我是主谋，赵王不知此事。”

“好！再打一百板子。”

狱吏说：“大人，这家伙太老，板子下去就没命了，我们拿这个扎吧。”于是，手里拎着一把铁锥子。

法官说：“对，今天接下来都用这锥子。”

于是，狱吏照着贯高的屁股胳膊大腿，猛刺了十几下，贯高四体冒血，疼的浑身抽搐。法官说：“现在可以说了，谁是主谋。”

贯高说：“呀，呀，呜~~，我是主谋，赵王实不知此事。”

“好，用刀子削。”

于是狱吏拿来绳子，把贯高吊起来，捏着把刀子，在贯高肉多的地方，哗哗就削下十几块肉。那贯高闭着眼，法官说：“好，现在可以说了。你说吧。”

贯高说：“呼，呼，我已经说过了，再说无益。”

“好，用锥子。”

于是狱吏拿来铁锥子，照着贯高的刀削的伤口，又猛刺下去，一边刺，一边在里边豁和剜。贯高疼的牙关紧咬，至此除了叫唤再不说话。

法官见贯高再不言语，于是说：“好，今天地狱一日游先给他游到这里，三天后再来重游。现在叫孟舒。”

于是贯高被抬下去了，那孟舒又被拉来，从板子到锥子到刀子到铁烙铁的，整个全身享受了一遍，孟舒说的跟贯高一样：“贯高确实是主谋，至于赵王，实不知此事。”

法官无奈，依旧命他也下去休息，传唤其他十几个人，都是当初的张耳的老门客，挨个进来享受全身保健按摩。

一帮人被拷打得死去活来，然后都回到狱室里休息养伤。

法官想想，打这帮人没用，还是集中打贯高吧，这显然是个领头的。于是过了两天，又把贯高提来了，又是地狱一日游的老套路。书说简段吧，整

个一个月过去了，贯高总计被笞打棒掠了数千下，身上被削得刺得，最后是没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再刺再削了。

然而贯高自从第一日游完以后，就再不张口，除了叫唤以外，一个汉字不吐出来。那法官都被逼得要得精神病了，最后对狱吏说：“你倒是割他啊，割他。”

狱吏说：“大人，实在没地方可割了，到处都露着骨头了，这个破人，没有好地方可以下刀子了！”

法官说：“撒盐，往上边撒盐，用火烧。”

总之，这个审判堂变成了大厨房，里边冒得全是人肉味儿，最后请来执行操作的都是一帮厨师。贯高等人受了万般苦楚，终于一个字不说。

这时候，吕后那边正给赵王张敖求情呢，吕后跑来说：“陛下，那张敖娶的是咱的女儿，您的长公主（就是从前被刘邦几次踢下车的长女，吕后生下了她还有刘盈，就这俩孩子），那孩子也挺老实的，就是为了他媳妇，也不至于如此。不会是谋反。”

刘邦大怒，骂道：“假如张敖得了天下，会缺你这个闺女吗？”

吕后被骂得脸色一青，只好退下，过了两天，又跑去对刘邦说：“陛下，您杀了张敖，咱闺女就守寡了。”

刘邦立刻堵住她嘴：“那他杀了我，你不怕守寡！”

吕后数次劝说，刘邦就是不听。

这边，法官把各种刑罚都给贯高用完了，终于得不出别的结果，于是暂时只好把审判结果，给刘邦报上去了。刘邦一看，不是赵王的主谋，贯高只承认是他干的。

刘邦生气了：“我教你审判了这一个多月，你都怎么审的，你不打他，他能说吗？”

法官说：“陛下，怎么没打啊，我都要得精神病了。我们这一个月，合计给贯高榜掠了三千五百六十下，用刀子和锥子，刺和削的下数不可计数，已经刺的是浑身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地方可以再刺了，狱吏都病倒

了四个，可是这老家伙，终于就是只承认这么多，实际上，自从第一次审判之后，他就再没说过一句话。”

刘邦倒吸一口冷气，不禁脱口而出：“是个壮士！这，这，我戎马十年，战场上什么掘腹砸骸没见过，倒是从未有这样的。”

法官说：“是啊，那陛下，下一步怎么办？”

刘邦对旁边的侍臣说：“你们谁认识这个贯高，私下里去找他问问其私情。”

郎中令下面的一个中大夫，姓泄的，举手说了：“陛下，臣认识他。这个人是我的同邑故人，我从前曾经善遇之。这人，是赵国有名的立名立义，不侵然诺之人。”

刘邦说：“是吗，那你去监狱里，好好跟他谈谈，看看他到底怎么说。”

于是泄先生就去了，到了监狱的单人间，看贯高正在地板上，浑身满脸血肉模糊地躺着呢，好像一个车祸现场，除了红的黑的，还有就是白森森的露出的骨头，一群苍蝇虫子被进来的泄先生吓了一跳，四散飞开。贯高也听见人进来了，仰视瞅了一会儿，慢慢地说：“是泄先生啊？”

泄先生坐下来，说：“是我啊，贯先生。过来看看你。”

于是俩人就开始聊起来了，主要是泄先生话多，贯高主要是哼哼，说到从前的旧事，贯高有时候还勉强笑一下。说得比较有激情了，泄先生就说：“老贯啊，这次你们的事儿，赵王果真倒是知道不知道啊。”

贯高说：“人情有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次我的三族，都因为我是主谋，要被论死夷灭了。谁不愿意把赵王说成是主谋，来换取我的亲族的性命。只是赵王真的没有谋反，是我等独独谋议干的。”然后又把刘邦污辱赵王和我等因此为赵王血辱的过程，细细说了，总之赵王是不知这件事。

泄先生叹了口气，说：“公等的行为，也实在鲁莽，那我知道了，我也相信你这个人素来说话掷地有声。”

于是俩人又聊了一会儿，泄先生就告辞出去，回报刘邦。刘邦听了，点点头，说：“既然确实赵王不知此事，那，就赦去赵王之罪，但夺去封国，降为侯，给他想个什么侯国合适。贯高这人，确实是个贤人，敢做敢当，我很觉得他了不起，也赦其本人，并赦其全家死罪。你再去告诉他一下吧。”

于是，泄先生带着法官，去了监狱里，到了高级间，把张敖放出来，由狱吏领了衣服出去了。泄先生随后急急走到贯高的单人间，看贯高还在那儿躺着呢，没人动他他是没法翻身的。泄先生慌忙道喜说：“真是大喜大喜啊！你听到了吗，老贯？”

贯高张开肿着的眼，说：“泄先生啊？”

泄先生说：“是我，大喜啊。现在，你的供词皇上已经认可了，现在，张王已经被赦出去了，刚从高级间走。”（赵王姓张，因此又称张王。）

贯高立刻大睁开眼，欢喜地叫道：“我们大王真的出去了？”

“那当然。所以我立刻就过来了嘛。还有一个大喜是给你的，陛下很看重你这人能立然诺，是个英豪，所以，也赦了你全家和你的性命啊。哈哈。”

贯高却没有增加什么喜色，而是苦笑了一下，说：“我所以不死，就是想留着一身，以说明张王没有造反。如今张王已出，我的责任也完成了，死不恨矣！而且，人臣有弑君之名，活着有何面目再事奉我主和皇上。纵使皇上不杀，我独不愧于心乎？”

于是举起自己的两个大手，在喉咙上一掐，使劲一掐一撕，立刻喉绝，大动脉撕破而旋即毙命。泄先生扑上去拦挡，哪抓得动他的手，已经于事无补。

泄先生垂下眼泪，高叹一声，出了监狱。

贯高以此而死，当时世人传知，贯高名闻天下。

刘邦也知道了，反复嗟叹，于是刘邦非常敬重这些张耳从前的门客，赦了他们的谋逆罪。孟舒、田叔等十几个化妆成奴隶，跟着张敖、贯高一起来的，本也没有参与此谋杀案，而且也都是张耳从前门客，刘邦觉得这帮人忠义，并且从贯高身上看出张耳的门客多贤义，于是把孟舒等数十人都招到朝

上来，跟他们相与谈论，发现朝廷大臣，都说不过这些人，言谈无能出其右。刘邦大悦，把这帮人全都拜为了各地诸侯王的相，以及郡的郡守。诸侯闻知，也都争相聘请。及至到了后来的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张耳张敖的门客的子孙，全都成为了二千石（郡守郡尉）以上的大官。

这张耳张敖的门客，成了当时的英才窝了。

而故赵王张敖，被夺了国，降为宣平侯，十几年后死去。张敖的儿子，因为是吕后的闺女生的，于是后来又被封为鲁王，是为鲁国开国之王，而吕后与刘邦生的这个长公主——张敖的媳妇，遂后被称为鲁元公主。

忠贞的人，永远是得到人们乃至他的敌人的尊重。

三 父母本能带来的困惑

张敖被降为侯，又夺了其赵国之后，刘邦想了想，这正是个机会，于是就把自己最喜爱的三儿子——九岁的代王赵如意，改徙为赵王，王赵国全境之地数十城。

这样，代国就又没有王了，代相国陈豨官儿最大。韩信听说以后，暗暗点了点头。

关于这个代王赵如意，实在也是刘邦这几年忧闷情绪的源泉。刘邦作为皇上，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惑，未来谁当自己的继承人呢？刘邦跟自己的正夫人吕后，生下了刘盈和长公主（即鲁元公主），刘盈今年十三岁，从前刘邦刚当汉王的时候，就把他立为太子了。但是刘邦没想到，自己是个有很多爱的人，等他当了汉王，选择面广了，又遇上了一个定陶人戚姬，这戚姬长得娇美欲滴，令人爱不释手，甚得刘邦宠爱，不久生下了如今九岁的刘如意，行三。

那刘盈长的，天性谨厚，心性柔顺，好让不争，性格既不像他爸，也不像他妈。而如意现在虽然八九岁，但很有刘邦的派头，跟小孩子打架，总是骑在孩子们的头上。刘邦很喜欢他，刘邦常说：“老二不像我啊，老三才像我呢。”（老大是刘邦和外室生的刘肥，属于没办结婚手续生的，不是嫡母生的，所以不在接班人考虑范围以内。）

刘邦如今当了皇上，依旧甚是爱戚姬，最近刘邦每次北上抗匈奴，或者打造反家，都常带着戚姬一起去。戚姬能歌善舞，还多愁善感，晚上的时

候，就总是哭，哭哭地就说出自己的意思来了：“您要是爱我，也得替我的未来考虑，不如把我那如意，立为太子吧，您也常说了，现在的太子，有点太仁弱了，对未来的国家，也未必好。”

而吕后现在毕竟岁数大了，长得本也不算是好看，经常在长乐宫留守，而刘邦总是带着戚姬出差打仗，刘邦跟吕后相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俩人关系日渐疏远。

刘邦在长安的时候，也总是跟戚姬在一起。刘邦从前跟项羽对战时下面有个御史大夫，叫周苛，替刘邦守荥阳城，期间还杀了一起守城的故魏王豹（因为魏王豹曾经造刘邦的反，一起守城不可靠），最后还是被项羽攻破了，项羽劝这周苛投降，周苛骂项羽是“虏”，于是项羽把他烹了。刘邦就拜周苛的弟弟周昌继续做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属于副丞相，算是萧何的副职。

这周昌也是沛县人，很早就跟他哥哥追随刘邦，脾气也跟他哥哥一样大，性格强直，敢直言，自萧何、曹参以下的人都怕他。有一天，刘邦大白天地跟戚姬在长乐宫的办公室里，互相抱着坐着，御史大夫周昌，进来汇报工作，一看，皇上刘邦跟自己的爱妾正抱着坐着呢，周昌吓了一跳，随即周昌非常生气，觉得刘邦太不像话，当即掉转身，撒腿就往外走。刘邦立刻从书案后跳出来，三步两步追上周昌，周昌还挣扎着要跑呢。刘邦当即按倒他，骑在他的脖子上（这是刘邦从前当吏时一贯狎侮衙门里的同僚吏们的习惯延续），问周昌：“说，你干吗跑？你是不是不高兴了，说，我是何如的主子啊？”

周昌从胯下仰着脖子说：“陛下是跟桀纣一样的主子啊！”那桀纣有个特点，就是宠信自己后娶的美妾妲己什么的，跟刘邦一样。

刘邦当即大笑，抬起腿，把周昌放了。这里，刘邦除了采取从前常用的骂将管理法，因为周昌脾气大，还对周昌特别使用了骑脖管理法，试图让周昌害怕，以气势压过周昌。可是，此后，刘邦还是心中暗暗害怕周昌。

随后有一天，刘邦在殿堂上，跟诸位级别很高的大臣们说话，刘邦说着说着，就把自己要废了太子刘盈，把“妲己”（戚姬）的儿子如意立为太子的意思。大臣们吓了一跳，立刻都依次发言，强调这么做，会危害国本，不利未来。

众人说了，刘邦就找各种理由搪塞。

周昌也伸着脖子要说，总抢不上话，刘邦说：“周大夫也讲，你想说什么？”

周昌这人口吃，而且正听了刘邦这个动议，气得浑身盛怒，于是当即说到：“臣口不能言，但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然要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刘邦一下子被逗笑了。期，就是极的意思，我极知其不可，但是周昌结巴，再加上在气头上，就连说了两个期。这就是所谓“期期艾艾”，期期这个典故，就是从周昌来的。

刘邦被周昌的话给气乐了，于是暂时不废太子了。吕雉在侧厢一直偷听，听到这些，见到周昌，当即跪下向之感谢。周昌强直，敢直言，就是这样的。

如今，趁着故赵王张敖被削爵，夺了其赵国，刘邦把刘如意，封为了赵王了，但是刘邦仍然心中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千秋万代以后，剩下刘如意和戚姬娘俩，恐怕别说富贵，连性命也未必能保存，他俩总难免被吕后害。想到这里，刘邦不禁忧从中来。

却说周昌下面有个属官，叫作赵尧，负责管理符信印玺，人很年轻，多有智谋。这一天，有个叫方与公的老先生对周昌说：“御史大夫先生，我看你的属吏之中，那个叫赵尧的，是个非常人，你一定要善待他。这个人，未来一定会接您的御史大夫的班。”

周昌说：“这，这赵尧是是黄黄口小儿，刀笔吏而已，怎么能当的了这么大的官。”

于是过了没多久，刘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着，赵尧端着印符，还有其他一帮侍臣，刘邦办办公，就办不下去了，把笔一扔，心中不乐，就悲凉地唱起楚歌来了。

侍臣们都不知道陛下这是何意，莫名其妙地听着，不敢发声。待刘邦唱完了，赵尧就上前一步，说：“陛下唱的这个歌可是够悲的。陛下如此不乐，是不是因为赵王年少，而其妈妈戚夫人又和吕后有嫌隙，您担心，千秋万代之后，赵王和戚夫人不能万全啊？”

刘邦看了他一眼，心说，知音啊，于是说：“是这个意思啊。我为这个发愁死了。如今既然封了他做赵王，那就是不再考虑让他做太子了（太子不会被封王），我担心的也就是你说的，但是，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赵尧说：“办法倒是有一点，您可以给赵王派一个贵重强力的相国，这相国非得是一个吕后、太子、群臣都怕的人，这样，他就能未来保护好赵王了。”

刘邦说：“正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群臣之中可有这样的人？”

赵尧说：“御史大夫周昌可以，他为人坚忍刚直，连吕后、太子和萧何等群臣都怕他。唯独周昌是个合适的人选啊。”

刘邦说：“好，这个挑的好。”于是传令把周昌叫来。

周昌来了，刘邦说：“我有个事要给你增加麻烦啊，你勉强辛苦一下，替我去给赵王当相吧。”

周昌立刻就哭了，因为不愿意离开能吃喝玩乐的京城，哭道：“陛下，我从前就跟着您奔走征战，您奈何独中道把我丢给诸侯去啊。”

刘邦说：“我知道，你这是被降职了，但是，我私下里替赵王担忧，除了你，没有能辅佐和罩得住赵王的。你，还是替我勉强去吧。”

周昌无奈，只得应命，刘邦随即下诏，命迁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王如意之相。

周昌无可奈何地走了，去了赵国邯郸，临走时，把自己的御史大夫的大印，也上交回陛下了。刘邦这一天在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还在长乐宫，未央宫还在修建中），看见旁边的御史大夫大印了，于是拿在手里，摆弄了半天，说：“谁可以接班当御史大夫啊？”

众人谁也不说话。

刘邦瞅着旁边的符信印玺官赵尧，瞅了好一会儿，而且瞅得很专注（其实这是在相面，刘邦用人之前要相面），然后抬开眼睛说：“嗯，没有人比赵尧更合适。”于是，当即下命，以赵尧接班，为新的御史大夫。这可是个

很大的官了，在汉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三公。那是文武之中，最大的三个官了。

赵尧可谓明晰形势，善于利用形势，驱走周昌，得信用于刘邦，勇夺大汉朝三公之位。

纵观刘邦这个把三儿子如意封到赵国并且以强悍之臣周昌为相来保着他的策略，方向上还是失败的。赵国是个大国，如意呆在这里，未来必然更刺激吕后和太子一党。为刘邦计，既然基本上是继续叫太子刘盈做接班人，就应该削减对如意的恩赐和宠爱，只给他弱国和穷国。如果未来如意长大了，挟赵国这个大国之威，野心膨胀，就有可能发兵造反进攻大哥刘盈的中央，挑起内战。即便他不那么做，也会刺激吕后。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柔弱才是自我保全的处世术。

萧水曰：

在职场中，为了自己被提升，就帮助上级，使得上级得到晋升，从而自己有了晋升空间，赵尧就是这么做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聪明的善意的办法。

四 知雄守雌，刘邦的一手剿一手抚

公元前199年，赵王如意为赵王同年，周昌也去了赵国邯郸，赵王如意岁数小，有时候叫妈妈陪着，去赵国邯郸呆呆，多数时间就立刻回了长安。所以赵国这里，大政小事，都是周昌负责。

到了下一年，公元前198年，也是刘邦当皇上的第六年，未央宫终于修完了。未央就是没到一半的意思，长乐宫和未央宫一东一西，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快乐无穷无尽。这个未央宫，周长八公里，占了当时长安城七分之一的面积，里边有宫殿三十多座。看见未央宫修好了，刘邦就在它的前殿上摆下酒宴，召集诸侯群臣齐来会贺。

先是敬一圈酒，刘邦举起玉酒杯，对旁边坐着的、自己的太上皇——整天在新丰邑斗鸡遛狗的，这时候也来了——敬酒上寿。

刘邦想好了敬酒词了，说：“太上皇，从前您常认为我没有产业依赖，不能治作产业，不如老二（刘仲，曾经封为代王，结果被匈奴打跑了，降为

合阳侯）。现在，您看看，我的产业所就（这个未央宫大房子），与老二相比，谁多啊？”

殿上的群臣听了，都皆呼“万岁”，并且大家都大笑，觉得刘邦这话很逗，被刘邦的话逗乐了。

太上皇望着自己这个成功人士的儿子，也高兴地呵呵笑。

这里，刘邦，算是很会讲笑话了，属于会逗老太爷开心，跟王熙凤，有一比的了。

这次酒宴过后，刘邦及其家眷依旧住在长乐宫里（他后来一直没有搬去未央宫）。不久，就有代相国陈豨的使者来报，说陈豨要回家省亲。刘邦应允。

原来，目前位于赵国以西北的代国的相国陈豨，喜欢出名挂号，显山露水，而且代国这里没有王（代王如意去年徙去了赵国为王），陈豨作为相，也就独揽军政一切大权。

这一天，陈豨给朝廷打报告，说是老家有事，得回老家山东去看看。刘邦应允之后，陈豨遂带着人回老家去。

陈豨这回带的人真是太多了，随从的宾客（门客）坐了一千多辆车子（倘若一辆车子坐仨，他则有三千宾客，跟孟尝君一样了）。车队南下，进入赵国，经过邯郸，轰隆隆开进邯郸城，邯郸城的旅馆遂爆满。赵相国正是周昌，看了大惊，待陈豨大队人马走后，连忙跑去长安，求见刘邦。

周昌见了刘邦，刘邦问：“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都风调雨顺吗？”

周昌说：“托陛下的福，气候倒是很好，但是，这次代相国陈豨请假回家经过我们邯郸，随从的车辆有一千多乘，坐得都是他的宾客，把我们邯郸城的馆驿官舍都住满了。陈豨这人还特客气，对这些宾客平礼相待，不论什么宾客，他都让自己居于人家之下。”

刘邦说：“这样礼贤下士是好啊。”

周昌说：“非非非也。皇上礼贤下士是好，他个人臣礼贤下士怎么可以！这是权臣的特点啊。而且陈豨擅兵于北方已经两年多了，这样下去，恐

怕出现变乱啊。”

刘邦想想，很有道理，于是派使者到代国去查这些陈豨的宾客，看看他们钱财等方面有没有问题。结果一查，果然有，而且往往都牵连到陈豨身上。

陈豨看看皇上果然已经怀疑我了，于是更加暗自准备，布置未来如何造反。

随即到了下一年，公元前197年七月，正是盛夏，夏天天气不怎么好，容易让人得病，太上皇刘太公就死掉了。

刘邦大悲，把老爹好好哭祭了一番，在灵堂里停着。刘邦说：“随后就要给太上皇出殡了，这事必须办得体面，传：诸侯王，都来会葬。”

诸侯王，齐王、楚王、梁王什么的，都穿着孝跑来了，刘邦的使者也到了代国那里，对陈豨说：“太上皇驾崩了，皇上命令，你们都速来长安会葬。”

陈豨晓得，从前韩信就是因为开会，结果一把被刘邦的虎贲给抓了，我现在已经被皇上怀疑了，这么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我现在跑去，难免也重蹈覆辙啊。于是陈豨就对着使者装病，说病得太重，没法去。

刘邦听说陈豨病了，不能来，于是也不太在意，赶紧先忙着料理老爹的丧事。到了八月，丧事也料理完了，就有赵相国周昌的使者再次急惶惶地赶来：

“报，报到皇上，大事不好，日前代相国陈豨已在代国造反，自立为代王，又联合了故韩王信的部将王黄之军队，四处劫掠代国各地，数十城皆降，并且南下攻击我国领土，我国仓猝之间，不能抵挡他的悍兵，多城已降贼。”

刘邦听了，叹道：“这个陈豨，从前替我办事，我甚是信任他。代国是我朝的重地，所以把他封在那里，如今居然步韩王信的后尘。代国和赵国沦丧的城池，不是有意降贼的，是迫于形势而已，我宣布，代、赵两地所有降贼的城池吏民，皆赦其罪，盼其反正。现在我命令：征梁王彭越之兵从中原北上，燕王卢绾之兵从燕国南下，我自将兵东去，共汇集赵国，击陈豨这个反贼。”

于是，刘邦率领太尉周勃等诸将，东北上，直奔河北省南部的邯郸。快到邯郸的时候，刘邦连忙打听：“邯郸还在周昌控制范围里面吗？陈豨驻兵这里了吗？”

下面人说：“邯郸还在赵国手中，陛下。”

刘邦听了，不禁大喜，众将问：“陛下乐什么啊？”

刘邦说：“邯郸这里，往南以漳水与中原为限，正是兵家要地，陈豨没有南据漳水，北守邯郸，我知道他无能为也！”

刘邦遂引大军进了邯郸，赵相国周昌出城列队迎接。刘邦进了邯郸城，对周昌说：“现在情况怎么样？”

周昌啜嚅了一会儿，说：“常山郡二十五个城里边，已经有二十个都被陈豨占了，常山郡的郡守郡尉都逃跑到我这里，被我下狱了。”

刘邦说：“这个郡守郡尉，他俩反了没有？”

周昌说：“他俩倒没有反。”

刘邦说：“那就快放了他俩。叫他俩进来。”

于是常山郡的第一第二把手来了，这常山郡是赵国中北部的一个郡。赵国一共也就三个郡左右，邯郸所在的是巨鹿郡，而巨鹿郡以北是常山郡，常山郡位于邯郸以北的石家庄地区，其再往北就是代国和燕国了，其中代国偏西一点，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燕国则偏东一点，是河北省的北部和东北部。郡守、郡尉来了，刘邦把他俩慰问一番，命官复原职，帮着收复常山郡。然后刘邦问周昌道：“你们赵国这里，有没有能给我当将官的壮士啊？”

周昌说：“有，有四个，我给您叫来？”

刘邦说：“好。”

于是四个人被周昌带着进来了，见了刘邦立刻跪下施礼。刘邦立刻使用自己的骂法，对着四人骂道：“你们四个竖子，能当将吗？周昌说你们能当将，你们四个是不是饭桶啊！”

四个人吓得，不知所以。

那周昌，为什么自萧何以下的大臣都怕他，就是因为他直言刚厉，所以从辞色上，人们就怕他。刘邦也是这个招数，通过语言、表情、呵责的语调，使得别人气势上就怕了他。其实，人们当小孩的时候，互相打架，互相的体格能力都差不多，全靠的是心理，岁数大一岁的，打岁数小的，岁数小的就不敢还手，全是心理上的致胜作用。大人也是一样，语言和身体姿势，也是使得他人惧怕的因素。据说秦始皇“长目、挚鸟胸、豺声”，就光这模样，吓得群臣在他面前就不敢乱想。

刘邦把这四个人喝骂了几句，然后刘邦说：“好，既然你们说能当将，现在就各封你们为千户侯，各自为将。出去吧，具体任务，周昌随后告诉你们。”

四人浑身是汗地出去了。

旁边的诸将连忙来进谏：“陛下，这不太合理啊，我们都跟着您，入蜀汉，北定三秦，东伐楚国，这样的大功，现在还很多人没得到封赏呢。现在这四个人，是立了什么功，立刻就封侯啊？”

刘邦说：“你们是不懂啊。陈豨造反，现在邯郸以北，都是陈豨所有，我调天下诸侯兵，现在一个还没有来，如今只剩邯郸城里的兵，我为什么要舍不得四千户人家，不去慰藉赵国子弟呢？”

诸人都说：“陛下高明！”

这刘邦对诸将就是这样，先是骂，心理上压住对方，然后又赏，使得对方只好低微地死心塌地，从前对英布就是这样的。

于是刘邦又问：“陈豨的将都是什么人？”

周昌说：“根据我们的前方情报，有从前韩王信的部将王黄、曼丘臣，此外还有一些部将，这些人，都是商贾出身。”

刘邦说：“好，商人爱钱，这就拨出各自一千斤金子，前去收买王黄、曼丘臣等人。”

刘邦又问：“梁王彭越来了没有。”

周昌说：“目前还没有来。”

刘邦说：“你们赶紧准备军队，我等着彭越来了，然后一起北上常山郡。”

说罢，自去休息，众人各去布置。

过了几天，梁王彭越从定陶（在山东省西部）派来的部将，带着一万余军队，渡过黄河、漳水，到邯郸城外来了，周昌闻讯大喜，连忙报与刘邦知道。刘邦说：“好，速传彭越来见我。”

不多久，彭越的部将来了，进来施礼，刘邦问：“梁王何在？”

部将说：“禀陛下，我们大王最近染了疾病，在都城定陶修养，无法将兵，遂派下臣将一万军队前来助战。”

刘邦大怒，这又是一个装病的！刘邦骂道：“早不病，晚不病，这是坐等观望成败，要回头掏尔公的老窝了！好！好！你等先留下这里给我打。给我叫御史来！”

于是御史跑来了，刘邦说：“你这就持我的节，到定陶去，看看彭越是真病假病，不管真病假病，都给我大骂他一顿！”

御史连忙奉旨，在这秋天萧瑟的风里，南下不太远跑到定陶去了。定陶城里的彭越，听说御史来了，心中恐惧，连忙叫人挽着，上殿等着御史。御史来了，彭越连忙迎上去施礼，不等说话，御史说到：“大胆梁王越，如今陛下在邯郸独抗陈豨反贼，你在这里耗着，是何居心？”

彭越说：“我，我这不是病了吗？浑身难受，我真是动不了，大人不要激动，先请坐。”

御史哪里肯坐，照着彭越一顿数落责骂，最后说：“好，陛下有令，命你即刻自将兵，前往邯郸前线，你自己考虑着办吧。不必多礼，我先走，明天等你消息！”

那彭越见御史走了，连忙召集自己的将和相来商议，彭越说：“这次陛下非常生气，有怀疑我之意，如今之计，不如我亲自就去一趟，到邯郸城里向陛下谢罪，想来陛下会原谅了我。”

大将扈辄（王下面有将有相，相即是相国）说：“大王这样不可啊。大王先是不肯去，现在被责备了而去，去的话，您一定就会被他趁机抓住捆起来了。从前楚王韩信就是这样被捉的。”

彭越问：“那你觉得如何？”

扈辄说：“以我之见，目前陈豨已反，韩王信亦已反，大王不如也反了吧，如此南北夹击，则大事可成。如今您寄人篱下，拖延下去，若皇上收拾了陈豨、韩王信，则不论您有罪没罪，祸殃必及于您啊。”

彭越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三圈，站定，瞅着扈辄看了几眼，然后又走了三圈，站定，对着相国又看了几眼，最后彭越说：“我觉得还是不要谋反的好，如今天下初定，人民厌战，我这人素来知道天下大势，老百姓没有跟着你折腾的意思，是折腾不成的。自己顺着别人的欲望就能成功，让别人顺着自己的欲望必然失败。我们还是好好地守着我们梁国，好好守下去，也许能传几代，享享福，若是早反，则早亡矣。以后造反的事情，再也不要说了。今天咱们说的话，出于我的口，入于你们两个人的耳，此外再有第三人知，那就不能怪我了。”

扈辄和相国打了个冷颤，连忙施礼，说：“大王所虑比我们高明，我们谨尊王命。”

彭越说：“好，这就是我们的国策，一直忍下去。能拖多久是多久。”

相国问：“那，那御史还等着呢，您这到底要不要去邯郸那里道歉啊？”

彭越说：“邯郸不能去，去了确实会像他说的，皇上必抓了我。如今北方多反，皇上势必恐惧多疑，一定会扣押住我的。我不如在国内呆着，未来再像皇上表忠心，慢慢形势稳了，我们终无反意，皇上也就放过去了。现在不能送身上门，我前者称病，不自将兵去邯郸，也是这个道理。”

于是三人议定，各去休息。这彭越，作为“汉初三英”之一（韩信、英布、彭越），特点确实是老奸巨滑，这里审时度势，采取不反策略，确实比韩王信和陈豨要高明。

第二天，相国去驿馆找御史，再四道歉，说梁王确实病得不行，又怕皇上责怪，更是不能去邯郸了，请御史婉言周全，我等不甚感谢。于是，御史

不得以走了。

御史回去以后，把情况向刘邦汇报。

刘邦听了，也只好作罢。

这时候，刘邦已经布置完毕，命太尉周勃、柴将军等将一只大兵，西去山西中部的太原郡，向北攻击代国部分领土，击战陈豨部将，自己则自统兵北上，攻击已被陈豨占领的赵国常山郡，以图再往北攻入代国本土。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刘邦随及北上和陈豨在常山郡厮杀，这场战争打得时间颇长，到了冬天十一月时太尉周勃经过太原郡，北上攻击马邑（山西北部朔县，代地），马邑久不下，被周勃攻破后，屠之，而刘邦的北线正面战场上，也是节节胜利：樊噲、灌婴在曲逆城下战败王黄军，阵斩王黄，随后收复得常山郡和清河郡二三十县。到十二月时，刘邦亲自率军围住常山郡的东垣（今石家庄东），一直围了一个多月，次年公元前196年的春天一月，东垣人还是不投降，站在城上使劲骂刘邦。刘邦气坏了，我这么大的官儿，你们敢骂我。命令樊噲、灌婴等人加紧攻城。最后，城上人受不了了，只得开城投降。刘邦命令挨个排查，谁骂我来着，骂的士卒皆斩首，不骂我的皆脸上刺字。于是东垣这里不是断掉的脑袋，就是写了字的脑袋，刘邦把这里折腾得人民残破。

随后刘邦把这个东垣改名叫“真定”，那意思是真是安定了。当时还没有石家庄，真定是个大城，现在还有这个地名。

这时，已是春天了，故韩王信也参战了，他从匈奴那儿借了兵，带着胡骑，南下，杀入山西省北部，在马邑以西北不远的参合县集结。太尉周勃分柴将军前去进击，刘邦也分樊噲将兵助战。那柴将军先到了参合县城，给韩王信修书一封，送进城去。

韩王信这些年来，自从造反投了匈奴以后，一直是带着匈奴的胡骑，往来骚扰于山西北部 and 河北北部的代国边地，这次陈豨的造反，是陈豨和韩王信从前的部将王黄、曼丘臣联手。韩王信则一直在匈奴那里呆着，这时看形势不错，遂也将胡骑南下。韩王信打开信，见说到：

“陛下素来宽仁，诸侯有反变的，但是能够复归，陛下就复其爵位名号，不杀之也（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都是在从前跟项羽对峙的时候，比如

对魏王豹）。这是大王所知道的。如今大王败走匈奴，乃是战败不得已，并非有大罪，请急来归汉。”

韩王信看了看，说，这个好回信，于是提笔写到：“陛下从前拔取我于布衣之间，后令我南面称孤（封韩王），这是我的至幸啊。但是从前在荥阳之时，我与周苛等人守城，城破我不能死，遂囚禁于项羽军中，这是我的第一个罪啊。（后来韩王信从项羽军中越狱，逃奔汉军中，被刘邦再次复立为韩王。）及至匈奴南攻马邑，我不能坚守，而以城降之，此是二罪也。如今反倒又为匈奴将兵，与将军您会战疆场，这是三罪也。从前，文种、范蠡（这两人是勾践的文武助手），一个罪也没有，但是一个出亡，一个身死。我今天有三罪于陛下，而想求活于人世，这行吗。如今我寄居匈奴之下，万里投荒、一生九死，我之想归汉，如瘫子不忘了想站起来，瞎子不忘了再看见，但是，势不能够啊！”

柴将军一看，这韩王信是不肯归降了，这时，樊哙也来了，于是俩人举着大兵和韩王信的胡骑会战，一场战斗杀得天昏地暗，最后竟战败韩王信军，樊哙的部卒竟阵斩了韩王信，随即屠参合城，并追击败军，斩获颇多。

韩王信为刘邦犬马效力于疆场，称王近十年，最后却落得这个下场，成为刘邦所封的大王，第一个断首者。

而接下来，在这个春天里，刘邦的北方面军，和周勃的西方面军，还在一起卷动着，收拾陈豨军的残卒。不提。

五 远征期间的谋反迷云

公元前196年的春天，刘邦周勃樊哙等人在北方代国疆场上奔杀的时候——已经杀了小半年了，淮阴侯韩信，还在长安城里装病呢。

如果这些英雄，各个都被逼得装病了，这也真不知道是个什么世道了。

去年秋天九月，刘邦出征之前，韩信怕把自己叫上，于是就宣布自己病了，因此可以呆在长安，不需要随军出征了。

其实，韩信确实应该不装病，跟着大军出发，这样，能自将一部分军队，有了士兵在自己手中，与陈豨合兵一处，凭着自己出神入化的指挥才能，即便不能战灭刘邦，也可以割一隅之地自保。但是，韩信选择了政变这条路。

这就似乎证明了，政变一事，其实是没有这件事。很可能是后来吕后等人捏造的。前面和陈豨约定内外俱起，也是捏造的。因为政变的话，当时皇上又不在长安，而长安城内外都有驻兵，附近各县必也有县兵，政变难度很大，就算杀了太子等人，但是皇上还活着在外面跑呢，韩信想矫皇上之诏，命令长安城和附近各县县兵，听自己指挥，仍然是办不到的。而办不到这一点，这种政变，就是自取灭亡，情等着刘邦回来捉杀他。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政变，不如化妆逃跑，跑到南方或者其它地方，联合某诸侯王再造反。

而且，政变的时间也并不合适，刘邦去年九月份即出发去征讨陈豨，打了半年的仗，现在到了今年春天，陈豨已经主力丧失，再搞政变呼应陈豨，不是太晚了吗？为什么不选早点。

所以政变一说，实在禁不起推敲，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皇上外出而在都城内搞政变的，古来只有一人，就是嫪毐，但他也是当时秦王政刚继位，秦王政不在咸阳，去了祖宗宗庙所在的雍城，于是嫪毐在咸阳政变。但他的政变，是因为秦王政的妈还活着，作为太后，可以和嫪毐联手（俩人有上床的不正当关系，而且还生了俩孩子），发出太后之诏，可以废秦王政，并调兵诛杀秦王政。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而刘邦这里，刘邦也不在长安，长安就是个皇后和没用的太子，这个政变，所图何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政变”只能是被吕后捏造的。

吕后为什么要捏造这样的“政变”呢，因为她想杀韩信。为什么她想杀韩信呢？因为刘邦越来越老了。如果刘邦越来越老，那么刘邦一死，自己软弱的只有十四岁（目前）的儿子刘盈继位，那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眼下的这些功臣宿将的。所以必须杀了他们。其实，吕后不但要杀韩信，后来的情况表明，她连所有的诸将都想杀，后被人劝止，方才罢休。

吕后要杀韩信，为什么不禀明刘邦，让刘邦在长安时就杀呢？

这恐怕是因为刘邦一直没有要杀韩信。韩信自从被解除王职，限制在长安，至今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刘邦都没有要杀韩信，那也只能说明，他并不想杀韩信。

刘邦即便要杀韩信，那唯一可能要杀韩信的情况，那也就是自己要临死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出于与吕后一样的考虑（为保护未来的年弱的接班人），命令杀掉韩信。

总之，从韩信角度来讲，假如我们目前处于韩信的位，这时候要在长安城搞政变，那真的是无的放矢，即便把长安城皇宫里的人杀绝了，也不能奈刘邦何。即便现在杀了太子刘盈，齐国那儿还有刘邦更大的儿子——胖胖的刘肥。

而试图在长安城内搞一下，呼应陈豨，从而使刘邦败亡，也是效果有限。最多只能让刘邦惶惶地撤军罢了。

而随后萧何叫韩信去皇宫，韩信就去了，更是不可思议。陈豨有变乱的时候，不敢参加太上皇的葬礼，彭越在定陶，也不敢去邯郸刘邦的军中，韩信如果智商不低于这两人的话，如何会敢跑去皇宫。

不管怎么样，我们按史书记载描述一下这次政变的过程吧。

去年秋天以来，陈豨在代国造反，刘邦出征，韩信装病没有跟着去。到了今年最近，韩信私下派人到代国找陈豨去，找到后，告诉他说：“你们起兵，我在这里助你。”（陈豨去年已经反了，这话说的就前言不搭后语了，但史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于是韩信就跟自己的家臣商量，怎么干掉吕后和太子。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矫诏，发出假诏书，说是赦免各个官府里的徒役奴隶，然后用这帮徒役奴隶去袭杀吕后和太子。

但是也不想想，如果杀完之后，附近的驻军过来平叛，这些奴隶军，能不能战败政府武装，从而控制和站稳长安呢（当时长安还没有修城墙，是后来几年陆续修好）。更理想的办法是，去驻军中串联一些自己的死党，帮助自己。但是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本没有串联，事后也没有这样的人可被追究责任。

于是韩信部署已定，就等着陈豨的回报。（这里也语焉不详，陈豨有什么回报可给韩信呢？陈豨已经造反了，韩信这里要闹，就闹好了，等着陈豨来跟他说什么呢？）

可是，韩信的一个门客，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抓起来，囚禁起来，打算杀了他。这个人的弟弟就跑出去，找到吕后，上告韩信要谋反，具体反状如何如何。

吕后吓坏，打算把韩信召来，杀了韩信，但是呢，又怕韩信不肯来（为什么不直接发兵杀到韩信府里，把全府杀个鸡犬不留，难道刘邦出征，把长

安地区的兵都带走了吗？一个营都不剩吗？）于是吕后就把丞相萧何叫来，商量怎么办？

萧何从前曾经匹马追韩信，那对韩信是有引荐促用之功的，但是萧何有一个特点，满能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的。从前造反的时候，大家决定谁当领导，萧何本来官比刘邦大，但是萧何自爱，怕一旦造反失败了，自己三族被灭，还是不要当造反头吧，于是让刘邦当了沛县县长。当时萧何叫韩信做“大将”，可能也是出于安定那些后加入者的人心，让诸将别再逃跑了。此外萧何比较能考虑自己利益，未来还有例子。于是萧何见到吕后，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韩信来。就假说陛下已经在前敌杀了陈豨了，派人来把这好消息报回老家来了，列侯群臣都要到长乐宫您和太子这儿来称贺，这样韩信必然来，咱就可以动手了。”

吕后觉得这是个办法，于是就叫萧何去。

萧何到了韩信的家里，把情况一说，说：“淮阴侯啊，你随着我一块进宫去吧，是个大好事啊，要称贺去。”

韩信说：“不行啊，我病得不行啦，实在走不动了。”

萧何说：“虽然是病得满厉害，但您还是忍着点儿，勉强去拜贺一下吧。这是个大事啊。”

韩信无奈，就跟着韩信一起去了。

萧何韩信进了长乐宫，吕后派下的武士已经在了，二话不说，把韩信扑倒在地，捆个正着。韩信拼死挣扎，也不管用。武士随即挟着韩信，进了长乐宫的钟室（存乐器的房子），简单宣判了一下，也不等着刘邦回来发落，而是一下子斩了韩信。

韩信临被斩的时候，叹道：“我后悔不用当初蒯通之计（楚汉相争末期劝韩信背叛刘邦而结盟项羽的），如今乃为儿女子所诈，这岂非天意哉！”

遂含恨而死。

而且韩信死的很惨，《汉书》上说，汉朝人杀韩信，是使用了五刑。具体就是：“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韩信，受此诛。”

也就是，韩信及其三族，是这样又刺脸，又斩脚，又鞭打而死，然后枭首，最后把骨肉在农贸市场里磨碎了，磨成肉酱。最后，曾经用兵如神、声名显赫、威震天下、功半汉朝的韩信，居然一点尸骨都无存地，变成了肉酱，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了。

随后吕后和萧何商议了一下，人已经杀了，就派人到北方代国的前敌，去给刘邦报告此消息去吧。刘邦听说以后，随即派来使者，使者跑回来，说：“丞相萧何这次平叛立了功，加拜为相国，令增加五千户封邑，并赐给五百士兵，给萧相国当警卫部队。”

群臣听说了这个，都跑来向萧何道喜。萧何通过骗韩信，这回升了官了，也呵呵笑了。不一会儿，一个秦国从前的旧贵族，也跑来，这人大名召平，曾经是秦国或者秦朝的东陵侯，现在作为亡国奴，当布衣老百姓了，在长安城东种瓜，种的瓜特别好，号称“东陵瓜”，和新丰美酒可以相互辉映，也经常入古人的诗。因为曾经做过侯，现在当种瓜的了，所以后人把他比喻成弃官归隐享受田园生活的人，总在诗里讴歌和羡慕他。不过他种的不是西瓜，而是甜瓜。当时西瓜还没有从西域引进。

这种瓜老头因为曾经富贵过，也来找萧何，进来之后，却不道贺，而是说：“我特来吊问相国你啊，听说你要死了。”

萧何吓了一大跳，也不笑了，惊问到：“先生何出此言啊？”

召平说：“如今皇上在北方军中受罪剿贼，而你守卫于内。您这次没有冒着箭雨取得什么战功，却给你加官派警卫什么的，是因为如今淮阴侯新近造反了，而他也怀疑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啊。尤其这种给你派警卫，不是保着你，是看着你啊。当下之计，不如你辞掉这些封邑，然后拿出家财去充当前敌的军费，这样皇上心里就高兴了。”

这又是从前鲍先生劝萧何的路子，从前刘邦在中原和项羽鏖战，却频频派人来给萧何道萧何辛苦了，那是信不着萧何啊，于是萧何就把自己的子孙兄弟几十人都送到前敌去，帮着刘邦，同时也是让刘邦拿这个当人质，刘邦才大喜。

萧何既然有这个经验，一听，当然觉得召平说的有理，当即派使者，回复刘邦说自己不要这些封邑，还端着金子丝帛去给刘邦送军费。刘邦见了，果然大喜。

这时候，刘邦已经在前敌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去年已经收复了常山郡、清河郡和山西的北部大部地区，而陈豨的部将王黄已经在去年十一月被阵斩，王黄、曼丘臣下面的部将，多拿了刘邦的金子的收买，跑来投降了。

陈豨此刻已经将丧地削，只得带着少量军队在代国北部边上打游击，刘邦见陈豨已经元气大伤，遂留下周勃继续扫平陈豨的游击队，自己带大军回归长安。

临走，刘邦觉得陈豨造反固然不能当代国的王了，于是把自己的排名老四（按年龄算）的刘恒置为代王，以晋阳为都城。刘恒的妈就是从前魏王豹的小妾薄姬，被算命的说未来要生出天子的，魏王豹因此高兴的要命，于是造刘邦的反，结果失败，自己这小妾薄姬改当了刘邦的妾，随后生出这刘恒。

刘邦带的得胜的大军，回到长安，与吕后相见。吕后连忙把韩信造反的过程，给详细汇报了一下，刘邦听完了，且喜且怜之。

喜的是什么呢？大约韩信终于不能对我汉家构成威胁了，怜的是，韩信功高，汉家天下一半都是他打出来的，不但自己没得享王侯的富贵，最后身体磨灭，如何不让人怜之。

如果说刘邦对韩信的死，心有怜之，那么吕后就完全没有怜之了，吕后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考虑，韩信的死，对于加强未来儿子接班以后的地位稳固，大有好处。

其实，所谓谋反，实在蹊跷，最多，不过是韩信的一个门客的弟弟跑来找吕后告发，说韩信要跟陈豨里应外合，要在长安城造反，要袭杀吕后和太子，于是就以这个人的口供，给韩信定了罪。

接着，刘邦又问吕后：“韩信死前，有什么话吗？”

吕后说：“他说了，恨不听蒯通之计。”

刘邦想了想，说：“这个蒯通，我倒知道，是齐国的一个辩士啊。”

于是下诏齐国捕捉蒯通。那蒯通，本是纵横辩士，曾经说降范阳令投降陈胜武将武臣，后来他又投奔韩信，说韩信趁酈食其说下齐国投降之机，猛击偷袭齐国，占领齐地，随后，又曾经唆使韩信背汉，叫韩信独立出去，韩

信不听，于是他佯装疯狂，跑去当巫师，给人家驱鬼治病什么的。齐国相国曹参接诏，赶紧到处捕查，很快抓到蒯通，送至长安。刘邦问他：“你曾经教韩信背汉，是吗？”

蒯通说：“是的，臣曾经教他。只是竖子不用臣计，所以让自己落得被夷灭。如果用我的计策，陛下安能夷灭之。”

刘邦大怒，说：“好，不用多审了，烹之！”

于是，武士把蒯通往旁边架好的大锅那方向拉。

蒯通叫道：“呜呼！冤枉啊！”

刘邦说：“你曾经教韩信背叛汉国，还有什么冤枉？”

蒯通说：“秦国法度崩乱，山东（函谷关以东）大扰乱，英俊并起。正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当此之时，本事大腿脚快的就能先得。盗跖的狗是要冲着尧叫唤，不是因为尧不仁，狗就是冲着不是自己的主人叫唤。当此之时，臣只知道韩信，不知道陛下。而且，当时天下磨快武器手拿利刃，想要为陛下所为者（即争当皇帝、得天下），多得去了，只是力不能够而已。陛下难道可以尽把他们都烹了吗？”

刘邦听了，为之折服，说：“拉回来，算啦。”

于是竟赦了蒯通之罪，释放了。这个蒯通，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后人，叫蒯越，是刘表手下的重臣。

蒯通嚷嚷各为其主，我没有罪，终于免于受烹，释放回民间。这多少也可见刘邦还是宽大的，虽有媳妇帮着他杀功臣，但是比起后代的杀功臣，亦宽厚的多了。像蒯通这样的“逆党”，在后代王朝，岂有活路？

六 收回梁国的股权怎么操作

随即到了夏天，又一个类似韩信的例子爆发了。

却说梁国定陶城里的梁王彭越，在去年刘邦开始北伐陈豨的时候，向彭越征兵，彭越自己称病不去，而是叫部将去了，刘邦随即从邯郸派使者来责让彭越。彭越的部将扈辄建议彭越干脆起兵造反，彭越不听，继续称病，也没有去邯郸自相向刘邦道歉。

彭越就这么一直在定陶呆着，一直呆到今年的夏天。

彭越有一个太仆，就是管车马什么的，不知什么事惹着了彭越，彭越很生气，要杀他。于是这太仆就化妆逃跑了，到了洛阳，首告梁王彭越要造反。刘邦这时正在洛阳，见了首告信，这又来了一个要造反了，而且彭越去年不亲自将兵来邯郸会战，事后也不过来道歉，那确实有问题。于是刘邦发出使者，到定陶来抓彭越。这次抓捕采取了类似武装警察突然偷袭的方式，彭越还在屋里睡觉呢，浑然不觉，特工人员秘密钻了进来，一把抓了彭越，挟了彭越就跑。居然深入虎穴，以一小股特工人员，把彭越给擒来了。

彭越到了洛阳，刘邦这时候也在这里，命司法部门开始审判，法官于是问到：

“彭越，姓名！”

彭越说：“姓彭名越。”

法官说：“你为何谋反？”

彭越说：“何出此言啊？”

法官说：“有人告发你，你和扈辄合谋要起兵造反。”

彭越说：“啊，这事啊。他确实说过，因为当时我没有亲自去邯郸，被陛下责让，于是我心怀恐惧，于是他劝我起兵。但是我没有起兵，我根本没听他的。”

法官说：“所以，好，我记下了，你的反形已具。”

彭越大惊，说：“我没听他的，怎么反形已具，反形在哪里啊？”

法官说：“你后来可杀了扈辄？”

彭越说：“没有。”

“对啊，他劝你造反，你却没有杀他，作为人臣，这难道不是反形已具？！好了，也不用多审了，押下去吧。”

于是把彭越押入牢中，上报给刘邦，说：“彭越反形已具，按律应该大辟，罪夷三族。”

刘邦随后看了报告，觉得彭越也是有功的，于是下诏：“今彭越造反，但怜其有功，特赦其死罪，论：废去其王号，夺国，废为庶民，判处徙居蜀中青衣县。”

于是，彭越一家老小，就跟着彭越，穿着老百姓的衣裳，悲悲切切地从洛阳出发，往西去，进了函谷关，预备再西去一段后，再南下，去四川，青衣县那里都是羌人，叫青衣羌，等于是蛮荒之地。结果入函谷关向西走到陕西华县的时候，迎面就遇到了吕后。

吕后这时候是从长安出来，要去洛阳见老公刘邦，结果半道遇到彭越了，吕后问：“前面这一帮老百姓，给士兵们押着，是怎么回事啊？”

打听了一番，原来是彭越谋反，被发配四川去呢。

吕后连忙把彭越叫来。那彭越来了，一见吕后，当即就哭了，呜呜地说到：“我真的没有罪啊，陛下叫干什么，我都干了，去年只是病了，没有亲自将兵去邯郸罢了。现在人家诬告我，说我谋反。好在陛下皇恩浩荡，赦我为庶民，去蜀中居住。不过，我去了那个地方，那里太荒远，我是活不了多久啊。能不能皇后可怜我，请跟皇上说说好话，换我到老家昌邑去当庶民啊？”

昌邑，就是山东金乡地区。吕后想了想，说：“好，我这就答应你。你跟我一起回洛阳吧，我跟皇上讲。”

彭越感激不禁，一家老小听说不去蜀中了，也欢喜得好像死而复生。

一行人到了洛阳，吕后见到刘邦，于是说到：“我路上遇到彭王了，听说是迁徙往蜀中。彭王这人是个壮士，如今去了那里，那是你给自己找后患啊。不如趁现在就杀了他。我所以就叫着他一起来了。”

刘邦素来知道自己这媳妇刚毅，没想到今天竟刚毅如此，想想老婆的话，也是对的，彭越这么厉害的人物，到了蜀中，难免又反。而自己已经六十一岁了（一年后死），未来彭越再反，就没人能压得住他了，于是刘邦点点头，就叫吕后去办吧。

吕后为什么这么积极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韩非子说，一般的国君夫人都希望自己的老公——国君早死，因为国君早死，就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自己的儿子就能顺利当太子接班，所以，吕后也希望刘邦早死。不但希望刘邦早死，刘邦的头号三大功臣，也需要早死，否则，这都会危害到自己懦弱的儿子——刘盈。所以，吕雉志在灭韩信、彭越，比刘邦还积极。这俩人，实际也都是吕后杀的。

于是吕后就命令彭越的一个门客，叫他上告彭越。于是这门客就又写信上告了，说：“故梁王彭越，这次被迁徙去蜀中的路上，跟我们一帮门客旧臣，又在路上密谋造反，详情如何如何。”

上告信交到廷尉这里，廷尉研究了一下，于是上报刘邦，说：“彭越遇赦，不知改过，反倒再次谋划造反，这样的罪，应该灭三族。”

刘邦看了，想了想，说：“可以。”

于是在报告上画了个圈。

这一个圈，就把彭越一家人给圈住了，父族、母族和妻子孩子一族，全部处死，彭越则被处以“醢”刑。醢就是杀死后，再剁成肉酱。

醢是当时的一种食物。就是把家畜杀死之后，把骨肉细细剁作饺子馅，再闷起来经过百日发酵，这种食品就是“醢”。一般拿猪肉做，这里拿人肉做。于是，彭越在洛阳就被“醢”了。随后刘邦命人，把彭越先生做成的“醢”，分装成几个罐子，给天下所有的诸侯王送去看。

曾经帮着刘邦在中原东部地区，扛着火箭筒，不断给项羽的后方及其补给线制造麻烦，一度夺得魏地数十城，又襄助刘邦进行垓下会战，汉初三大战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之第三的彭老二先生，就这样以细肉末的形式，去跟自己从前的武将同僚们，进行告别的会面了。诸侯王们见了他的肉醢，无不振恐，面无人色。

要说杀人，哪个皇帝没杀过人？但是，采取这样虐杀的方式就不好了。不过虐杀在古代似乎不可避免。春秋战国的时候，经常把一些罪大恶极的人车裂了，比如对造反的南宫长万，以及商鞅、吴起、苏秦、嫪毐、荆轲什么的，都被车裂了，或者肢解了。车裂肢解后的碎肉块，用车子送到各地，给各地头面的人物或者民众看，起到威吓的作用。刘邦在醢了彭越以后，把他

的肉酱，传送给全国诸侯去看，这都是在进行一种宣传教育活动。即便崇祯，也曾经把几个无辜的名将，给凌迟了，或者剁成肉酱，送到边境前线，轮着给各营各寨的将领们传看，看完还得写观赏心得。这大约都是政治的需要，虐杀可以以儆效尤，多少带点儿为政治服务的意思，而不单单可视为统治者心性出了问题吧。

“醢”了彭越以后，随后刘邦立自己第五第六个儿子刘恢、刘友分别为梁王和淮阳王，分享了从前彭越的梁国地盘。刘邦一共有八个儿子，现在就剩俩儿子还没被封王了，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哪个诸侯王要被灭，给这俩儿子腾出地盘来。

各方诸侯都获得了教育（借助彭越的“醢”这个教具），洛阳市的老百姓也在享受着教育，借助的是彭越的脑袋。彭越的身子做成肉酱，分送各诸侯国了，而其脑袋，则被砍下来，一直挂在洛阳农贸市场的高杆子上，给民众当教具。

刘邦还下诏了：“谁要敢来收彭越的脑袋，就抓起来治罪。”那是要他的脑袋，一直挂着，直到风干被鸟叼了去当窝，才结束其教育民众的作用。

彭越有个少时的好朋友，现在也是梁国的大夫，大名栾布，前不久被彭越派出出使齐国，还不知道这事呢。回到梁国以后，听说梁王被抓去了，连忙追到洛阳，见彭越已经没了body，就一个脑袋在杆子上挂着呢。

于是栾布买了些酒肉，到彭越的脑袋下面，跪了下来，向彭越的脑袋进行述职报告，把这次出使齐国的任务完成情况说了，然后摆上酒肉，点起香，向彭越的脑袋哭祭一番。

旁边的市场卫卒看到了，就过来，说：“你都弄完了吗？”

栾布说：“弄完了。”

“那好，你来跟我们走一趟，现在该处理你了。”

于是抓了栾布，并且上报刘邦。刘邦很生气，把栾布叫来，骂道：“你要跟彭越一起造反吗？我已经下诏了，不许人收他的脑袋，你却在下面祭他哭他，你跟彭越是一起造反，事实确凿。赶紧，把他烹了！”

旁边，已经一口大镬都烧好热水了，里边放着葱姜佐料——最近洛阳的大师傅是辛苦了——从前项羽烹过说他“沐猴而冠”的人，田横烹过酈食其，现在刘邦也来一场了。武士把栾布抱起来，举到大镬旁边，就要往里扔，栾布喊道：“我有一句话，说完再死！”

刘邦说：“你说什么，说吧。”

武士把栾布放下，栾布转向刘邦说到：“从前，陛下曾经大败于彭城，又败于荥阳、成皋之间，但是项王终于不能西去，是因为彭王活动在魏地（中原东部，以开封为中心，含陈留等列城），与汉国合纵以苦窘楚军。当此之时，彭越若是与楚国结盟，则汉破，若是与汉结盟，则楚破。而后垓下之会战，没有彭王来，则项羽不得死。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得到封国，也是要传给自己的子孙万代（意思是不想反）。如今陛下一次征兵于梁国，彭王因病没有亲自去，陛下就疑他造反，而他又没有反形，于是就以小人之说，治罪判案诛灭之，我恐怕功臣从此都要人人自危。如今彭王已死，臣也生不如死，我这就去被烹好啦！”

说完，就瞅两边武士，叫他们抬自己。

刘邦听了，也不由得惭愧，心想，既然彭越确实不是造反，那这人也不是造反了，于是说到：“好了，赦栾布无罪，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以后不要再说了。”

栾布于是也不爬锅了，走了回来。刘邦随后下令，拜栾布为都尉。后来栾布官至燕国相国。

如果说，当年韩信开辟的是北方第二战场，英布开辟的是南方战场，那彭越开辟的就是项羽身后的东方战场，而且从时间上讲，他和英布的行动更早，从东方和南方牵制了项羽，使得项羽不能攻破刘邦的中原荥阳、成皋防线。而正是这两人和刘邦对项羽主力的牵制，使得韩信可以随后从容向北方用兵，击破魏赵齐等杂牌诸侯，尽得北方之地，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大包围。总之这三人都都是刘邦得天下的最大的功臣，也是汉初七个大王（全是异姓王）的为首三个，但也是刘邦占定天下以后，再削平群雄的首要对象。

在这个削平的过程中，吕后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直接杀了韩信，怂恿杀了彭越。吕后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自己的太子刘盈年弱，怕未来刘

盈继位后，无从控制这些强悍的地方诸侯。如果不是吕后极力推动，刘邦或许会容这些这三人苟延残喘一下。

第四章

高歌大风

一 英布的倔强

公元前196年是很悲惨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韩信和彭越相继被灭，然而惨剧还并没有结束。

秋天七月，彭越被醢了的肉，香香地装成肉罐头，分送给各地诸侯们看，已经送到淮南国来了。此时，地处淮河以南的安徽、江西大部地区的淮南王英布，正在跟人打猎。当时，淮北、淮南的野兽还非常多，都泛滥成灾了（陈胜也在淮北叫吴广学狐狸叫，可见野兽是不少）。

这时候的七月，按当时的中国日历，已经是秋天了，野兽正肥，于是英布出来打猎。英布正在旌旗猎猎地追野兽呢，就见远处跑来一列车骑，上边是汉皇天使的旗号。英布心中大惊，这皇上突然派人来干什么？今年年初春天，淮阴侯韩信因为谋反，而在长安被诛灭三族，身自具五刑，英布知道了这个消息，已经暗中恐惧。按照冥冥中的天意，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这时忽然有天使的队伍前来，英布连忙放下野兽，对左右人喊：“二队三队，摆开遭遇战阵形！”

于是一干人，握着打野兽的叉子和家伙，朝着天使的队伍过去了。那使者待英布的队伍走近，也按住自己的人马，喝到：“前面的，可是英王吗？请过来受天子之赐。”

英布闻讯，下了马，带着左右保镖，朝着天使就过来了，互相施礼已毕，就听天使说：“淮南王先生，我是奉天子之命，前来给你送好东西来了。过来接。”

英布紧张地往前走了几步，就见天使着人递给他了一个泡菜罐子。英布一边接，一边就听天使说：“故梁王彭越，因为谋反，经过司法审判，已经六月份时被醢了，夷灭三族，现在彭越就在这个罐子里，不过准确地说，他的一部分在这个罐子里，其他的，各由天使分赐列王诸侯了。英王官最大，赐给你的也最丰。请看看吧。”

英布吓了一跳——怎么，彭越赶在我前面，加了个塞，被陛下给灭了
吗？英布接来罐子，把密封口打开，就见里边黄乎乎、褐乎乎、香喷喷、臭
哄哄一坛子好肉酱。英布吓得大惊，魂飞魄散。那天使见了英布的样子，不
禁呵呵一笑：“好啊，英王，速速收了，回去写表，把受赐感想好好写写。
我们这还要赶路，不必多送了。”

英布说：“天．．．天．．．天，天使，还请到敝城休息一下啊。”

天使说：“不必了，我任务已经完成，后面还有两坛子要送，我自去荆
王那里。记着写感想啊。再见。”

说完，一挥鞭子，队伍从草地上绕了个圈子，望东而去。

英布抱着坛子，愣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说：“诸部曲，我宣布，打猎活
动结束。都回城各自休息，没我命令，不得肆意妄行。”

英布回到都城六安（安徽合肥附近，这里也是英布的老家，安徽的淮河
是横行的，所以叫淮南，而江苏省内的淮河是东北上的，所以有淮东），然
后英布就把自己的一干心腹人叫来了，英布说：“今天的事你们也都看见
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小心，你等各自奉我命令，各带自己的亲兵部卒，往北
方边境集结，具体就在淮水南岸暗中布置。现在形势很乱，不得不小心留
意。另外，在东方跟荆王交界的地方，西方跟长沙王交境的地分，也要集结
一部分兵力，一旦有警，立刻报给我知。”

众心腹领令，也不敢多问，赶紧带着人马，暗中朝北面和东西面去了。

英布心慌意乱，自在自己的寝宫卧下思考不提。

却说英布有一个幸姬，就是经常被临幸的美姬，特别喜欢占小便宜。是
个小家子气的人。这一天，这幸姬也病了，于是派人问英布说：“英王，我
的那个不太好，我得出去看病，某某医生是个当代扁鹊，我今天得去那里看
看。”

这样的事，换了贾宝玉时代，就把医生叫到自己家来好了，而且还得隔
着帷帐子看，但是大约当时的妇女还不是很封建吧，于是英布就答应叫她去
医生家看病。

这病看起来还满费时间，疗程比较长，美姬一连去了好几次。这医生家对门，住着英布下面一个大夫名叫“贲赫”。贲赫先生一看，大王的姨太太来住院了，我得过去看望和巴结啊。

于是贲先生带着厚礼高级宝贝，到“医院”去了，见了幸姬，把礼物放下，慰问一番。幸姬很高兴，病也立刻不难受了，当即命医生准备些酒菜，招待贲大夫，一起吃一顿。

贲大夫吃完饭，点头哈腰地走了。

幸姬不久也就看完了病，结束了疗程，满载而归地从“医院”回来了。这一天，幸姬陪着忧心忡忡的英布吃饭，幸姬吃着吃着，觉得人家送了礼，不能白送啊，得帮着他升官啊，于是对英布说：“英王，贲赫大夫这人，是个宽厚长者，应该提拔提拔，当个上大夫什么的啊。”

英布是个聪明的人，当即疑惑了，于是英布脸色一变，把酒杯往桌上一敦，扭着满是黑字的脑门，对幸姬说：“这就奇怪了，那贲赫是个好人，我怎么不知道，偏偏你个总居深宫的，如何知道？”

幸姬一愣，编不出话来，只好实话实说：“是这样，妾前些天偶沾微恙，就去医生家里看病了啊。贲赫大夫刚好也去了。于是聊了几句，感觉这人满好的。”

英布说：“聊了几句，就能知道？”

幸姬吓坏了，忙说：“也不，也不，还喝了酒吃了顿饭，所以聊了半天，还是满了解的。”

英布放下筷子，哼了一声，转身就奔卧室去了。

幸姬吓得不知所措，英布在屋里醋意顿生，我这姨太太，难怪天天跑去看病呢，保不齐是和那鬼大夫，在医生家天天浪漫呢。这里偷了人，回来还劝我给他的奸夫加官进爵。

英布越想越怒，随后见到贲赫就瞪眼。

贲赫也明白了，心怀恐惧，从此上朝，就称病不敢去了。

英布见贲赫突然也病了，心中更是大怒，就琢磨着要把贲赫抓来。

那贲赫在家，想想不是好事，干脆逃跑吧。于是收拾了细软，撒腿就往西北方方向的长安跑。英布这一天准备把贲赫抓来问问，派出武士出去了。不太久，武士回来，说：“那贲赫已经不见了，想是亡命逃跑了。”

英布连连跺脚，命令赶紧去追。结果追了一道，追出国界，还是没追上。

贲赫跑到长安，心想，在淮南国花钱没升了官，到这儿我得升官，总之不能白花钱，升官的理由，还得让英布出。于是上书皇帝，说英布谋反，请皇帝趁他还未动作，赶紧出兵诛杀他吧。

刘邦这段时间正生病呢，整天躺着，见了上书，颇是吃惊，连忙把萧何叫来，对萧何说：“相国，这里有淮南国的一个大夫上书，言说英布谋反已露端倪，说英布私下召集部队，在三面边境秘密集结，窥伺邻国动静。叫我趁着他尚未发兵，赶紧诛之。”

萧何听了，说：“我看英布不会如此。想来是仇家诬陷。您得调查研究，先把这个大夫，抓起来下狱，看看是不是妄言污主。同时您再派人，到英布那里看看风声，瞧瞧他到底有无反意。”

这里萧何就奇怪了，前者有人告说韩信谋反，他就立刻和吕后一起动手，把韩信抓起来了，现在却实事求是了，还要调查研究一下，以免诬赖了好人。难道萧何是憎韩信而爱英布，或者是韩信的谋反，事实俱在，萧何觉得是真的谋反？

刘邦听了，也说好，于是把贲赫下狱，派出几批使者，跑去淮南国，去偷着瞧瞧英布。

就见那使者来了，跟英布谈完话，然后就总找机会，在食堂啊，在六安公园啊，到处活动，总找机会揪着英布手下的官员们谈话，问问英布最近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的举动和言语。

一连几批使者都是如此。

英布见了，知道了，心说，一定是贲赫这个狗东西，跑去长安，诬陷告我了，而皇帝已经怀疑我了，跑来调查取证了。

于是英布召集文武部将，商议大事。英布说：“现在的风声是越来越不好了，已经有个不肖之子出去告我了，皇上也来屡屡调查按验。这不是辩解不辩解的事情了，形势已经没有转机了。现在的形势是，燕王臧荼被废国，张敖也被废了，韩王信也败死了，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今年刚刚都被杀了，当初封的七个大王，就剩我一个了。对，还有一个我的老丈人吴芮。很显然，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

相国朱建连忙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造反啊。皇上不过派了几个使者，过来了解下工作，您是不是过于敏感了啊。而且您想造反也并不能自保啊。要说造反，五年前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该造反。到了现在，我国人民刚刚脱离了数年不断的兵灾苦战，过上了安定生活，没几年，您又要打仗，老百姓能跟着干吗？大王还是安心静气，等待皇上的英明裁断，相信不会出什么的。世上本无事，都是人自扰之啊。”

大臣梁父侯说：“这个说的不是道理，是老百姓重要，还是大王的社稷重要。百姓的任务，不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吗？皇上这么做，不但是要夺大王的社稷，也是夺我们全淮南功臣诸将的尺寸之地啊。而且大王说的很有道理，可谓高瞻远瞩，现在天下十个大王，就英王和长沙王，还是异姓的了，其他都被诛杀换成皇上的儿子弟兄了。这些人有什么功，又有什么保国安民的本事，这不专是皇帝以天下为私吗？单凭这一点，老百姓也会跟着我们伐这个无道之君的。所以，以我之见，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来反抗，这是大王领导我们，唯一能自保的办法了。”

梁父侯说完，诸将也颇有人纷纷附和，英布想了想，觉得梁父侯说得有道理，于是英布鼓舞诸将说：“如今的情况，咱们可以做个对比分析。如今皇上已经老了，一辈子没享福，现在他也不愿意带兵打仗了。如果我们起兵，他一定不会来。如果他派诸将来，诸将我唯一怕的，就是韩信和彭越，现在这两个人都死了，余者不过周勃、灌婴之属（灌婴作为骑将，还是很厉害的），皆不足畏。当此之时，我们发兵而起，占据淮河上下，诸位都封侯升爵，进可以徐图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各位有这样的机会不干，却坐而待毙，真非英杰也。”

于是诸将踊跃，群情激昂，一起议定造反。

英布遂灭了贲赫全族，然后发兵，向东攻击淮河下游以南（以东，淮东）的荆王刘贾。刘贾是刘邦的族人，曾经配合英布在淮南地区战斗，是刘邦族人中最相对有功的，他的这个淮东的荆国，是分韩信的楚国为二，其

中淮东（淮河下游为东北向流动，所以叫淮东）给他，以苏州为都城；淮河以北（中下游以北），给了刘邦的四弟刘交，是为楚国，以彭城为都城，地辖江苏北部和部分安徽北部地区，并且进入中原东南部地区。

荆王刘贾看见西边英布带着大兵，从淮河以南的淮南国，朝东向自己的淮东（淮河下游之东南）杀来了，赶紧组织战斗，一边飞使向长安朝廷报告求救。

刘邦这时候，还在病着呢，而且病情在加剧，听说英布反了，刘邦心灰意懒，就卧在自己的寝宫里，任凭荆王刘贾去和英布鏖战，自己只是一天天地病着。刘邦下令：“群臣谁也不许进来，叫看门的给我把好了。气死我了，疼死我了。”

刘邦在寝宫里一卧十好几天，太尉周勃及车骑将军颖阴侯灌婴这两个官最大的朝廷武将以及下面的群臣，都听了旨令，不敢进来，也不知刘邦在里边干吗呢。于是朝廷对前方战事，全部无动于衷。

舞阳侯樊哙这时候急了，挺着大胡子，自恃和刘邦又是连襟，对大臣们喊：“现在天下事情急成这样，你们都不敢进去，枉为臣子，你们都跟着我来。”于是樊哙走在前面，众臣跟在后面，樊哙到了长乐宫门，一胳膊撞开大门，那守门的刚要拦挡，一看这个情势，哪敢上来。樊哙乍着胳膊，领着群臣，就往刘邦的寝宫里走。进去之后，就见装修华美的大卧室里边，刘邦正在一角的大床上卧着呢，总平躺着也难受，容易头昏，所以刘邦上半身翘起来——叫一个胖宦官，软软乎乎的，仰躺在床上，自己拿他的肚子当大枕头，把脑袋和上半身仰在这宦官上边，闭目养神地哼哼呢。

刘邦见了樊哙等群臣，吓了一跳，以为大家要造反。樊哙等人连忙跪下，樊哙见了刘邦这时的病容，也不由得心酸，于是都流下了泪水，樊哙哭着说到：“从前陛下与臣等起于沛县，取定天下，陛下何其壮也。如今天下已定，陛下又何其惫也。而且，陛下如今病得这么重，群臣恐惧，您又不跟我们见面说事，是要跟一个宦官在一起？则陛下独忘了从前赵高的事吗（赵高隔绝群臣，暗杀了秦二世）？”

刘邦一听，把自己这个因老因病厌战厌事的状态立刻一扫而光了，重新又恢复了活下去的壮气，当即于是笑了，缓缓从床上蹭下来，给太监扶着，坐在旁边的书案后面，刘邦说道：

“你说的甚是，我自当努力。唉呀，现在外面的形式怎么样啦？”

周勃忙上前禀报：“如今，英布的淮南军非常凶悍，荆王刘贾已经败走，荆王生死不明，英布已经占了荆国，整个淮河南线全是英布的地盘了。”

刘邦说：“要想克英布，非得我御驾亲征，但是我这样子，实在是去不了了。嗯，那就让太子去吧，太子去跟我去一样，我命令，周勃等众将随太子东去，邀击英布，具体事宜，你们布划，随时把报告写给我看。这样行了吧，你们先退出。”

樊哙等众臣，于是施礼连忙退出，这算是得了圣旨了，赶紧谋划兴兵击英布的事。

大家都在抓紧地忙活着，皇后吕后听说皇帝叫太子带诸将亲征，也满高兴，心说这回太子能立点功，未来不至于受这般白眼狼的诸将群臣的气了。

不料，却有四个人看出了这样做的严重危机，当即奔走运动，试图修改刘邦的决策。

二 张良与外戚固好

众所周知，刘如意，是刘邦和定陶美女戚姬合作生产的，按岁数排名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第三，刘邦在几年前公元前199年把刘如意封为赵王后，但是想拿刘如意取代二儿子太子刘盈（老大刘肥现为齐王，庶出）的心思，却一直没有减。最近到了今年，刘邦见自己越来越老，身体又病着，就又闹哄起来了，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意思是要换赵王如意上去当太子。群臣有听见了的，都装聋作哑。

吕后急的不行，有人就对她说：“从前皇上就要废立太子，赖着群臣多反对，方才一时作罢，让刘如意当了赵王，算是明确了太子的地位。如今皇上又旧调重提了，现在大臣劝谏，皇上都听不进去了。太子危矣。我看，只有留侯张良，素来为皇上出谋划策，皇上对他言听计从，这事要张良出面，皇上必然能信用他的话。”

于是吕后就派自己的二哥吕释之，去找张良。

张良自从入长安后，就一直在家养病，杜门不出，整天辟谷导引，想着当神仙或者脱离险恶的群臣争斗。

吕释之见了张良，说道：“您过去一直帮皇上出谋划策，现在皇上要废立太子，您不能不管啊，总在这里养病，您不觉得失职吗？”

张良说：“皇上要用自己爱的三子，取代太子，这是皇上自己的家事啊，我这样的人，就是有一百个，也帮不上什么啊？”

吕释之说：“那不行，你必须给我出办法，否则，你也别想着好。你不献个计策，怕你以后吃不了兜着走。”

吕释之又说了些狠话，强逼张良。

张良没办法了，也害怕了，说：“我确实难以劝说他什么啊。这样吧，我倒有个计策。如今天下不听皇上话的，皇上叫来当官，他们敢不听的，只有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有德的长者，大名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和角里先生，都是闻名关中的人物，但是皇上对人动不动就骂，他们都不喜欢，于是逃匿在山中，不肯为汉家之臣。但是皇上很佩服这四个高人。如果能让太子不吝嗇金玉璧帛（这四个人也是爱财的，只是不爱受骂），去派人把他们请来。然后太子让这四人跟着自己，皇上哪天若是看到了，一定佩服太子，这样，皇上就会慎重了。”

于是吕释之回去，向吕后报告完毕，当即派人拿着太子的信，带着厚礼，千求万乞地把这四个人给从山中弄来了。这吕后，也是个有很多爱的人，他有个面首，姓名不祥，封为建成侯，于是这四个人，就在建成侯那里住下了，当作门客。

时间过了不久，如今，太子被刘邦选为主将，要带兵亲自去东征英布。这四个人就议论开了，互相说到：“皇上这个举动很不厚道啊。太子出去打仗，古来只有太子申生一人，结果他的结局怎样，那是被老晋献公给杀了。太子出去打仗危险倒是一说，更主要的，是说明人君没想把他当太子啊。太子是干什么的，就是祭祀时候帮帮老爹，吃饭时候，替老爹先尝尝，是等着接社稷的班的，所谓的冢子。打仗乃是大臣的事，这里让太子出去当将，这是胡来啊，表明没把他当冢子啊。我们出山来，是受了太子的聘请的，这事咱不能不管啊。”

于是四个人去找建成侯，对这个老师哥说：“侯爷啊，现在太子将兵不是好事啊。太子带兵出去，立了功的话，那怎么赏他呢，他已经是太子了，没法再往上加爵，反倒有人趁机挑拨，说他恃功无赏而怨望，要谋反夺位，那就麻烦了。如果太子无功，皇上就可以以此为理由，说他败军丧将而来，需要惩罚，于是夺了他的太子位，那不就全完蛋了吗？那么太子能不能打赢呢？肯定不能，这些诸将，都是天下梟将，除了皇上谁能控制得了他们，他们跟着太子去，一定不肯听话出力，这就犹如绵羊带了老狼去打仗，肯定会大败而归。这样，太子肯定要被治罪，位子就没了。最近，我们听说，戚姬日夜陪着皇上就寝，总抱着自己的孩子赵王如意，皇上对她说：‘你放心吧，我终究不会让那个不小肖子，位子压在我这个可爱的儿子之上。’这话都传出来了，所以皇上如今又要废太子，那想法是分外明确了。您得赶紧采取措施啊。”

建成侯吓了一跳，忙说：“我，我有什么办法啊？”

四人说：“您这样赶紧告诉吕后，叫吕后找机会对皇上哭，就这么哭着说，说：英布，乃是天下猛将，善于用兵，如今诸将都是陛下的故旧功臣，却让太子带领他们去，那无益于绵羊领着狼去出征。英布听说了这个，肯定大喜，就不是在东边打楚国什么的了，而是鸣鼓而向西来了。所以，要想镇住英布，必须陛下亲自出征，虽然是在闹病，就卧在车里指挥，也不用指挥，只要陛下亲自出去，诸将都得用命。陛下虽然辛苦，但是替我们全家人和社稷而自强努力一下，也是值得啊。就这么说，或许有效果。”

于是那建成侯当即连夜跑去找吕后。看大门的都知道这是吕后的情人，自不拦挡，建成侯见了吕后，把话一说。吕后本来还高兴呢，以为儿子抢到了兵权，听了建成侯传达的分析，方才大惊，立刻骂道：“这个老不死的，想用这招害我儿子啊，让我儿子败军丧众地回来，好治罪他。好，我这就去哭。”

但是吕后半夜是见不到刘邦的，于是，就随后找机会，见了刘邦，哇哇就哭，边哭，边把那四人的话讲说出来：“太子领着诸将，如虎狼一般，太子怎么调动得了他们啊。去打难免会输。倘若太子将军失败，英布东来，您到底还得自将兵去抵挡，到时候兵临城下，中原沦丧，您再打，也难以奏效了。呜~呜~”

刘邦本没有如那四人所料的，要创造一个给太子丧兵从而被治罪的机会（但是这四人所料也不错，如果太子真打败了，再加上戚姬一催，刘邦少不

得会趁机处罚太子），刘邦派太子去，主要是因为自己病且厌战，原也没想太多，如今见了吕后这么哭，又这么分析，觉得也对，于是骂道：“我就知道这个该死的儿子办不了事，好吧，你爸爸我自己去一趟吧。”于是宣布太子不用去了，自己卧病亲去。

刘邦素来不喜欢太子刘盈，因为觉得太子性格各方面不像自己，而刘如意像。

吕后方才暗中大喜。

刘邦遂告知诸将，择日御驾亲征。

三 为什么散地是死地

刘邦决定御驾亲征之后，却说太仆夏侯婴有一个门客，是从前楚国的令尹，姓薛，叫薛先生，夏侯婴聊天问他：“如今英布造反，你们怎么看这事啊？”

薛先生说：“英布这人啊，固然会反的。”

夏侯婴说：“为什么啊？皇上裂地封他为王，南面而坐，成为万乘之君，他为什么反啊？”

薛先生说：“年初杀了韩信，年中杀了彭越，他们和英布，这三人都是同功一体之人，英布自然疑惑灾祸会上自己的身，所以就造反了啊。”

夏侯婴点点头，觉得这人有才，于是跑去找刘邦，说：“臣有一个门客，很有计谋，可以叫来给您参谋一下。”

刘邦应允。于是薛先生来了，刘邦问他：“听汝阴侯说你很有智谋，你对他说了什么啊，又想对我说什么啊？”

薛先生说：“英布造反不足奇怪。如果英布出于上计而行，则函谷关以东将非陛下所有也；如果他出中计，则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如果他行下计，则陛下可以安枕而卧。呵呵。”

刘邦一听，好牛的人啊，忙完：“此话怎讲？上计是什么？”

薛先生说：“英布向东取了淮东的荆国（淮河下游南岸到长江下游南岸，以苏州为都城），再向北取了楚国（淮北，即江苏北部，以彭城为都城，荆楚二国是分韩信的故楚国而得的，分给了刘邦的亲戚和四弟），再北并齐鲁，然后传檄而定赵燕，然后固其所得地盘，则函谷关以东，非陛下所有了。”

刘邦问：“那中计呢？”

薛先生说：“他东取荆国，向北再取了楚国，然后向西奔赴中原，并韩（以洛阳为中心，原战国韩国，河南省中西部）取魏（以开封为中心，原战国魏国，河南省东部），据有敖仓之粟，塞住成皋之口（豫西走廊东口要塞，从前刘邦项羽长期鏖战之处），则您与他的胜败之数，尚未可知也。”

刘邦说：“那，他的下计是什么？”

薛先生说：“他向东取荆国，然后向西取下蔡（在淮河北岸边，今安徽中部凤台），然后向南结好南越国（广西广东），自己跑去长沙国（湖南省东部）定都，则陛下可以高枕而卧也。”

刘邦忙问：“那，英布会行那个计策？”

薛先生说：“行下计。”

“为什么不行上计中计而走下计。”

薛先生说：“英布本是个骊山的罪犯，自己努力而当上了万乘之主，都是为了他自己考虑，不替百姓和他子孙万世考虑，所以他必行下计。”

刘邦称善，于是当即封给薛先生一千户食邑。这一句话值一百户。

薛先生的意思，如果英布北并楚国（淮北），继而夺取齐鲁，乃至胁迫北方燕赵，这种打法，显然是为了争天下，因为全占外线，有外线就能得天下，而得天下有什么用呢，可以让自己的子孙万世都当皇上，让子孙也享福，所以英布会夺取这些外线重地，从战略上形成对关中的绝对优势，以便争当皇上，保万世子孙之福和百姓之安。从军事上讲，外线更重要，当初刘邦也是以韩信取得北方外线。如果行此上计，这是英布有大志。如果行中计，在取得淮东荆国，又夺取淮北楚国之后，向西夺取中原，堵住中原要害，和刘邦搏战，但是没有身后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赵为基地，这样则是

不利的中线作战，与刘邦胜负参半，表明没有长远的夺天下、传子孙、安百姓之志，不过是一时的相持之计，可以让自己主动一段时间，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享福，但是子孙未来还要和刘邦的后代打，或许打输了。而行下计，夺取东边的荆国，然后向西在淮河北岸的下蔡驻守作为防御，又转往西边的长沙国（湖南东部）发展，则更是无志于天下，不过是抱残守缺于南方，不越淮河一线半步，这样不进取的战略，表示了无争天下之心，只是让自己余下的半生能够舒坦，但是下辈子，到了子孙一代，难免就会被汉朝大兵压来而收复淮南之地，子孙和百姓都要跟着倒霉，是最不替子孙和百姓考虑的，最无大志的。英布若这样无大志，只求安保自己的后半生，固然刘邦可以高枕而卧了。总之，从对方的进攻路线上，可以推测其战略意图并且评价这种战略选择的高低优劣。

薛先生给出了打江山的正确打法。而当初项羽行的是中计，在中原火并，而不知取齐、赵、燕这些外线。

刘邦赏了薛先生一千户封邑，然后又看看自己的前六个儿子都当王了，就把自己的第七个儿子，刘长，立为淮南王（取替英布），然后亲自出征，带着诸将，出离长安向东而去。群臣留守的都跑到灞桥之上送行。张良正病着呢（是真病了），也勉强起来，到了灞桥，给刘邦送行。

但见刘邦已经非常苍老，在车里病病歪歪的，两个病人遂互相说话，张良说：“楚军（指淮南军）彪悍，陛下此去，最好不要亲自与英布争锋。”

刘邦一听，很感动，张良还是爱我的啊，担心着我的危险啊。于是说到：“这个我知道了，我就这么呆着，自有诸将奋力。”

张良又说：“您走了之后，关中之兵，也需要有人管起来。依我之见，不如让太子为将军，督领关中所有之兵。”（关中确实会有留守的兵的，韩信要调动宫内的奴隶徒役，造反，如何杀得过这些关中兵，说其有这种造反之谋，甚奇也。）

于是刘邦看张良这么爱自己，就当即答应，任命太子为将军，将关中之兵。于是太子刘盈就又得到了赶紧趁机在关中兵中建设人脉。吕后知道了这个消息，不晓得又是多么高兴。

于是刘邦大军浩浩荡荡开拔出函谷关，又汇集了中原洛阳和梁国地区的诸军，以及赵国南下之军，总计二十多万，往东开去。

却说英布这里，英布自有淮南国四个郡的兵力，淮南国位于淮河上中游的南面，地括安徽中南部和江西大部。此时，英布已经向东攻击，杀入淮河下游的淮东的荆国（辖地为淮河以南到长江下游的苏州一带）。荆王刘贾战败，仓皇逃跑，被追兵杀死。

英布于是尽劫淮东的荆国之兵，渡淮北击楚国。楚王刘交是刘邦的四弟，地盘是淮河中下游的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也是从韩信的楚国分出去的）。刘交连忙遣将发兵在淮河北岸不远的洪泽湖沿线布置了三个军团迎击，以为互相犄角相救。领头的指挥官得意洋洋，有人就来进谏说：“将军，英布这人善于用兵，士兵都怕他。而且，咱这属于散地（自己的地盘叫散地，老百姓都是本地盘的人，一打仗，就开溜跑回家，兵就散了），如今又分兵为三，如果英布战败我们一军，其它两军必然散败逃走，您就没兵啦，还怎么犄角相救啊。”

将官不听，于是英布渡淮而来，战败其一军，其他两军果跑（这一战例，后来被司马懿参考），英布于是朝西北而上，行军近二百公里，抵达今安徽北部蕲县地区，这里再北上五十公里就是楚王刘交的都城彭城（徐州）了。

显然，到目前未止，英布并没有行薛先生的下计。因为如果从淮河南岸西去，占长沙国（吴芮的），则是下策，说明英布只想依托淮河，不敢越淮北上，然而现在英布北上逼近了楚国的都城彭城，已经属于薛先生上策、中策提到的北上取楚国，如果随后再继续北上，并齐鲁，就是上策，随后西去，赴中原，就是中策。

但是，英布没有机会给自己展现自己是上策还是中策了，因为在蕲县这里，他遇到了刘邦数十万大军的迎截，其中，还有齐王刘肥的相国曹参，也自领十二万齐军，前来助战。此时已是深秋，刘邦大军在这里的庸城野外构筑壁垒，刘邦站在壁垒上，往下一看，但见城外英布的大军已经展开阵势。英布的布阵，一如从前项羽的军阵，刘邦看了，且惧且恶之。心想，这将是场恶战。

这里是一大片平原，对于战车骑兵多的汉军有利，对于步兵多、车骑兵少的淮南兵不利。如果英布前期能够加快攻略速度，急速攻到荥阳成皋这些险峻山地，以西攻豫西走廊，这样就可以化解自己车骑兵少的缺点，因为山地作战，是适合步兵的。

这时候，英布跨着马，望壁垒下涌来了，刘邦望见，于是遥喊到：“英布，你自有淮南国，我也没说要治罪你，你何苦造反啊？”

英布驻马，望上大喊：“哈哈，就是要当皇帝啊！”

刘邦听了，心说怎么跟薛先生谈的全不一样，这一千户得要回来。于是刘邦从城上把英布一顿大骂，宣布：“你等着，我这就出垒，率诸将跟你好好会战一场。”

刘邦于是命大军出垒会战。这场战斗，直杀得天昏地暗，刘邦也亲自冲上去了，结果一只流箭，正射中刘邦，刘邦赶紧被保镖保着，退回垒去，诸将继续指挥战斗。英布毕竟不得民心，手下很多兵士还是从荆国劫来的，看见皇帝大军和诸侯军来了，而且人多势众，多不愿给英布卖命，英布一场大战，遂被战败。

英布带着败兵，望原路，朝着淮河又退回来了，渡过淮河，一路数次停下来，和追击而至的汉军交战，皆不利，最后英布被杀的，就剩一百多人了。他于是和这一百多人，向南逃过长江而去。

这英布实在丧气。刘邦虽然高兴，但是自己也负伤了，令部将率军追击英布，自己则还军回朝。

萧水曰：

从前，英布见到刘邦时，刘邦一边洗脚一边接见，气得英布要自杀，但是看到刘邦给他的宫室待遇，就满心欢喜了。刘邦通过分封和物质好处，调动了人才们。但是，物质激励不是万能的。听凭使用物质激励，也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就是以利结人，多怨。

从英布的角度来讲，自己得到的利益，是不是公平，并不仅仅和自己的付出来对比。他还会跟别人对比，又跟自己的欲望对比。即便原本是公平的、满意的交易，也会变得不满意。比如刘邦把齐国封给了儿子刘肥，刘肥什么都没做，但拿个这一块好地，英布跟他一比，就不满意了。如果和自己的欲望相比，淮南国最初还算称心，但慢慢也不能叫人满足了，于是，心情也差了起来。这时候他能做的，就是尽量怠工，减少付出。

对于给出物质利益的一方，也会越想越不满意。人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特别是在判断价值的时候，这是物质激励失效的原因。

从前，这种不满，在有外部威胁时，就被压制住了。现在项羽大王已经不存在了，没了外部压力，合伙人之间只剩下相互不满。

物质激励有效，是在有外部压力的时候，当没了外部压力，物质激励的不足之处，就凸显出来。不过，因为人对公平的判断是非理性的，通过有技巧的沟通，比如类似“朝三暮四”那种游戏，可以让人一时转而满意的。

四 谁使他想唱大风歌

庸城大战这里，距离彭城（楚王刘交的都城）不远了，过了彭城再往北几十里，就是自己的老家沛县。刘邦觉得自从当皇帝以来，自己还从来没回到过老家。于是回军路上，刘邦就稍稍北上绕道到沛县。沛县父老子弟一看，我们这里出的皇上回来了，一时满城若狂。

刘邦在沛县衙门宫里，摆下了几百桌盛宴，招待沛县父老子弟，都来这里纵酒。光喝酒没意思，刘邦又挑选了一百二十个本地男孩女孩，事先排练，练好了几个歌。等到大家喝酒喝到酣畅半醉的时候，主持人就说：“下面，请我们的皇帝陛下，亲自领唱《大风歌》！”

于是，掌声雷动，刘邦亲自走到乐器旁边，这乐器是个筑，样子像个小提琴，但是这不是拉的，是放桌上，拿东西敲的。刘邦亲自敲起来，同时唱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时已是深秋十月，古人唱歌，转腔换字之间没有疙瘩，仿佛一贯珠子，所以刘邦唱的，非常喑鸣持续绵长，再加上歌词中的凄凉壮伟，这种曲调和刘邦的声响，足以让人唏嘘感叹。而那一百二十个少年男女，都在一旁列队和刘邦的歌声相和，声遏行云。

群众都跟着歌声，一起起舞。刘邦于是也扔下棍子，仰袖起舞，边舞边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众人皆知我此时的荣耀，有谁知道暴露十年东征北战的辛劳艰险。即便当了皇上，也一直在征战中度过。

刘邦唱罢舞罢，主持人喊：“下面请领导讲话！”

刘邦于是接过话筒，对群众喊道：“父老故旧，乡亲子弟们，俗话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定都关中，但是万岁之后，我的魂魄，犹会思念沛县。

所以，我宣布，免除沛县一切徭役，世代免除！”徭役就是为政府免费干活，每年多长时间。

众人父老子弟一起欢呼！

接下来几天，刘邦和自己的沛县故人父兄男女以及那俩卖酒给他不要钱的酒肆老板娘，日日乐饮欢畅，说些从前的旧事而欢笑。一连十余日。光这么喝也不够尽兴，还看百戏，就是各种杂技表演。

刘邦这么乐饮了十几天，终于要走了。父兄子弟都极力挽留，刘邦说：“我们的军队人多，你们在这里供应，那实在是供应不起了。”于是刘邦带军离去。

沛县全县之人都跑到西门外，献出酒肉礼物给刘邦送行。大家都拦着刘邦，一遍遍地不让走。刘邦无奈，只得留下，在城门外又张宴留饮三日。

最后一天，刘邦真的要走了，从酒席宴的长棚里站起来，沛县的父兄呼啦跪倒一大片，带头的就连连顿首。那带头的说：“我们沛县幸运得已经被永远免除徭役了，但是，丰邑还没有（丰邑属于沛县），唯望陛下垂怜之。”

刘邦说：“丰邑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最不能忘了。我只是因为他们跟着壅齿，曾经反叛不让我进去啊。”

父兄磕头固请，于是刘邦说：“那好，丰邑也免除徭役，一如沛县。”

这沛县里边，还有一个侯，就是沛侯，大名刘濞，是刘邦的二哥刘老二（刘仲，故代王，现已被削爵为侯）的儿子，是个悍将，这次庸城大战，他也跟着冲锋陷阵了。这次刘邦的族人刘贾作为荆王被英布杀了，荆国无王，于是刘邦这次在沛县呆着，就把刘濞给封为了吴王。荆国位处淮东，直到长江下游，以苏州为都城，这次再封，扩大了荆国的地盘，掩有更以南的越国的地盘，所以号之为吴王。

刘邦把印符给刘濞送去了，但是还不曾见过刘濞，忽然想起来，于是说：“把刘濞叫来，我看看这个王是什么相。”刘邦任用人前，喜好给人看看相。

刘濞来了，刘邦一相看，这家伙脑后长着反骨，刘邦立刻就后悔了，但是已经拜封了，于是没办法了。刘邦原本打算是封自己最小的唯一还没有被封王的儿子——八儿子刘建，但是这孩子太小了，而吴越之地，素来是士民轻悍，爱造反的地方，需要封个壮年的王，于是这才考虑封了这二哥的儿子。但是现在这二哥的儿子又是一脸反相，但是没办法了，刘邦于是叫刘濞过来：“你过来。”

那刘濞过来，刘邦用手拊住他的后背，说：“五十年以后，东南地区有造反者，会不会就是你呢！都是同姓一家，你不要造反啊。”

那刘濞吓得，连连顿首，说：“不敢！不敢！”

这时刘濞也来送行，刘邦把他嘱咐了一番，又瞪了几眼，于是方才与众父老相别，洒泪登程。（后来的七王之乱，就是吴王刘濞带的头，但也只闹了三个月，被周勃的儿子给打下去了。）

刘邦一路往长安回去。这时候，刘邦前面派出的别将，一直追着英布那一百多人的残兵，已经追到了长江以南了。英布的淮南国是从淮河往南到长江（安徽中部南部地区），以及从长江再往南（江西省大部），英布退逃到长江以南，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里再往西就是湖南，湖南东部就是长沙国的地盘。长沙王吴芮是英布的老丈人，这时候已经死了，儿子吴臣继位，这吴臣生怕英布向西跑到自己的辖区里，给自己找麻烦，于是连忙派出特使，往东跑去找到英布，说：

“英王，您被皇上怀疑，如今顿挫在此，鄙大王很欢迎您到我们长沙国来。但是我们长沙国在列国之中最小，到处都是森林和猴子，不足以为您凭借以干大事啊。鄙国的南边，那是南越国，南越国（广东广西和越南大部）国王尉他，是个厉害角色，恃远自治，从秦末就开始了。我们大王的意思，不如让我带着您去南越，把您介绍给南越王，由他帮助您东山再起吧。”

英布于是跟着吴臣的使者，望南而行。走了不太远，到了鄱阳湖边的鄱阳县（在江西省），该吃饭了，英布到路边一个农家，进去跟人家一起吃饭。也不知是这农家的人，看重了英布身上带的宝贝，晓得了他的身份，于是出去找人，还是吴臣使者偷着对这农家人唆使说：“这是皇上购求的英布。”于是，不管怎么样，趁着英布吃饭，外面一群鄱阳县民冲来，竟把英布给杀掉了。从卒几十人，无一幸免。

英布这种南下的策略，已经是逃跑路线，表明了此生无志再夺天下，只是去南海一隅缩着去，至于子孙就更不管了。若能西去长沙，多少还有反攻江北的意图。因为自己逃跑，气馁，他辖区内的鄱阳县民老百姓，也就胆子大了，趁火打劫，消灭了他。一味逃跑，等于出卖了自己。

英布，原本是安徽六安人，从骊山劳教逃跑后，跑到鄱阳湖聚众为盗，现在又死在了鄱阳湖畔，一切归了零。随后，英布也就被安葬在鄱阳县北，现在这个县叫波阳县，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他的坟。

英布被杀的消息，随即传到了正在回国路上的刘邦那里，刘邦心中大喜，感叹了一番。没过两天，又有好消息传来，原来周勃日前将军在北方战斗，和去年秋天造反的陈豨残部追战，陈豨被打着退到了自己的老窝——代国都城蔚县（河北北部），被周勃军攻破，阵斩陈豨。

这个消息也传来，刘邦一看，南北皆定，天下反王韩信、彭越、英布，以及陈豨、韩王信等人皆死，如今天下十个大王，除了吴臣都是我的儿子和弟侄了，刘邦高兴地觉得——我也可以死了。

是啊，在此之前，刘邦怎么可以死呢。而这时，已经是冬天十一月，刘邦征英布时所负的箭伤，终于发作起来，刘邦躺在西去的战车里，但见长河万里，铁马萧萧，群山如簇，他就这样颠簸着往长安奔去。

五 萧何的知其白，守其黑

刘邦的队伍快到长安的时候，就见前面一群老百姓被豪绅领着，把大路占据了，在路上跪着呢。刘邦听说了，心中疑惑，于是派使者前去。就见那几个带头的，头上顶着状纸，一起高呼：“民等有冤，无处申诉，特来向皇帝告御状。”

使者连忙接了状纸（竹板的），给刘邦送过去了，刘邦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帮长安城内老百姓，告相国萧何的，说萧何强买民田和民房，总价值数千万钱，我们房子田地都被他低价强买了去了。请皇上给主持公道。

刘邦看了，不禁一笑。

原来，这次刘邦出去讨英布，旷时小半年，中间又担心起萧何来了，关中那里，虽然太子有兵权，但是萧何有民心，如果萧何捣乱，关中就为萧何所有了。于是刘邦又数次派使者，回到关中，问相国整天都忙什么工作呢。

那萧何还是和从前一样，一如从前帮着刘邦打项羽和去年打陈豨时，善抚百姓，筹备军粮和器械，都给前线刘邦的大军送去，忙着这些事呢。于是就有门客又来对萧何说：“相国啊，你可别这么干了，你眼下离灭族不远了。您现在位为相国，功居第一，以后还能再升官吗？从您治理关中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关中士民都人心归附于你，现在还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呐？皇上如今数次派使者过来了解你的工作，就是怕你倾动关中，您还这么兢兢业业地搞啊？”

萧何吓了一跳，说：“那，那，那倒也是。那我怎么办啊？筹粮的事儿不能不办啊？”

门客说：“谁叫您不筹粮呢。筹粮可以，但是不用对老百姓好啊。您应该对老百姓坏些。”

萧何问：“那怎么坏呢？”

门客说：“您这样，您多强买些民众的田地，能赊就赊，能低价强买就强买，这样让老百姓恨你。您这样自己败坏自己名声，皇上在前敌就安心了。”

于是，萧何就开始强买民田，强购民房，刘邦再有使者过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回去报给刘邦，刘邦心中方才大悦，于是也安心打仗了。

现在刘邦回来，终于看见，使者说的名不虚传，萧何虐待老百姓，后果已经现显出来了，都跑这儿拦道告状了。于是刘邦看完状纸，笑了一下，说：“告诉他们，我自会处置相国，让他们先散开。朕自会替民做主的。”

于是使者告知豪绅父老，群众就高高兴兴地先散了。

随即刘邦继续前行，见有太子及大臣一千人在路边迎谒，刘邦病着，也不多答，径自领着这群人，进了长安。

住下之后，刘邦养病，觉得舒坦了一点之后，外面来报，相国带着从官，前来进谒汇报工作了。刘邦说：“叫他们进来。”

萧何进来，把自己这半年的工作情况一一捡没用的给皇上说了。刘邦说：“这倒都好，不过，还有一些情况你还没汇报呢。这些状纸你看看吧。”

于是，命侍臣把一堆路上告状的竹板，都给萧何搬过去了。萧何打开，简单一看，脸色立刻就红了，都是告自己抢夺民财的。萧何刚要说话，刘邦笑道：“相国真是满会利民的啊！”

这话当然是反话，但是刘邦又是笑着说的，那就是你这么欺负老百姓，干的好啊。你欺负老百姓，总比欺负我和我儿子好啊。

萧何被憋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邦打破了尴尬，说：“你自去向民众谢罪吧。”

刘邦也没有处罚他，叫他自己去善后去罢了。

萧何看皇上没有大怒，于是不知怎么想的，就画蛇添足，大约也是因为皇上刚才说他就是这么利民的，于是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想个利民的主意，于是说到：“臣还有一个建议，就是现在长安地区，土地不多，上林苑（在渭河南，长安旁边）里的空地和废地倒很多，因为打仗多荒废了，不如让民众进去开垦，收获的时候粮食归百姓，留下秸秆不收，给野兽吃就好。”

这上林苑本是秦朝的皇家苑囿，里边很多珍禽野兽。

刘邦听了，本来不怒，现在勃然大怒，立刻叫道：“相国这是受了商人的贿赂，跟我要上林苑的地！啊！——！”

于是刘邦腾地站起来，来回走了两圈，喊道：“传廷尉过来，把相国抓起来，给我好好查他受贿的事！”

于是萧何不由分说，就被上来的廷尉给抓起了膀子，推了下去。看得从官目瞪口呆。这萧何干坏事，刘邦不生气，还笑，要干好事，替老百姓谋生计，立刻把刘邦气个半死，要罗织他罪名，好好治罪！

萧何被推进御用监狱，用桎梏这些木头板子，把他系械起来了。天天审问，问他受了多少贿，为什么替商人向皇上要地。

过了几天，刘邦在宫里呆着，卫尉（禁卫军首领）在旁边侍候着。这卫尉固然是刘邦信任的人，姓王，这时候看刘邦心情不错，就上前说到：“陛下，不知相国有什么大罪，陛下把他关起来，还上了系械，这么重啊。”

刘邦说：“当然罪大了。我听说从前李斯给秦皇帝当相国，有好事，就归于皇帝，有恶事就归于自己。这相国是这么干的吗？现在受了商人的贿赂，替民众跟我要地，他自己自媚于民，所以我得系械他，好好治罪。”那意思就是，给民众地这种好事，应该是我皇上牵头办的，这样善归于了我，现在他牵头说，他把善行抢来归到自己头上，从前李斯是这么干的吗？有这么当相国的吗？还是跟我争民心啊。

姓王的这个卫尉于是说：“按他的职事，有有利于民的事，就向上请示，这也是宰相的职责啊，陛下奈何就怀疑他是受了商人贿赂啊。而且陛下从前跟项羽相距数年，近来又征讨陈豨、英布，相国都替您守关中，他晃晃脚，关中就非陛下所有了。相国当时不趁机占这个利，反倒如今却图商人们几个钱吗？而且，秦的灭亡就是因为秦皇帝不闻其过，而李斯替皇上分过，使得秦皇帝更不知自己的过错，正是害了秦朝灭亡的，何足取法于他呢？陛下何必怀疑相国，把相国看得太浅了呢。”

刘邦脸色不快乐下来，这是被王卫尉批评了，但是刘邦是个比较虚心的人，有错就认错，想想萧何确实也不至于贪污受贿，至于提出把上林苑的空地废地开垦，应该也是为国为民，不是为了跟我抢民心，王卫尉最后一句话说的对，本来萧何是出于公心，我却认为他是出于私心，这不是把萧何看得太浅了吗？

刘邦于是当天就把萧何这个好相国给放出来了。萧何已经岁数颇不小了，也算是老年人了，又素来恭敬，于是光着脚进来谢罪。刘邦也很感叹，说：“相国不要谢罪了。相国替民众请上林苑，我不许，我不过就是个桀纣这样的主子，而相国还是贤相。你没罪，不用谢罪。我故意把相国给关起来系械起来，是要让百姓听闻知道我的过错。”

这里把萧何的成绩和用心充分肯定了，至于最后一句话，意思是说，我有意夹了你，是为了显示我有错，不如你。这有点瞎辩解，给自己关萧何硬找借口，但总体也是道歉。并且似乎也有点怨艾的意思，现在你是大贤人了，我是个桀纣这样的人了。你这回高兴了。

大约也是提示萧何，以后不要把你的贤，弄得压到我的头上了。因为一个皇上，居然说自己是桀纣，你是个关龙逢或者比干那样的人，那也是对大臣的羞辱，你这也太欺负皇上了。

这是表扬，也是怨艾批评你。

萧何告谢，退出，自去做自己的事去了。

刘邦随后，发现自己病的越来越重了。刘邦此次去征英布，本来是带病去的，结果乱战的时候，又被流箭射中，到了回长安的路上，箭伤发作，引发内部感染，于是病情一直拖到现在，渐渐越来越重。

刘邦的病越重，就对身后的事越发着急。他还是希望让自己的三儿子刘如意当太子。从前数次都要把太子废了，总是碍于朝臣反对，刘邦因此也犹豫，只能先放下。现在刘邦想想，觉得不能犹豫了，现在病成这样，再不立三小子当太子，我就没有机会了。

于是刘邦暗暗把主意打定了，就找心腹大臣，说这个事，消息也就走露出去。太子刘盈的老师——太傅叔孙通，听到这个消息，赶忙跑来见刘邦，说：“陛下，听说您又有更置太子之议。从前秦皇帝因为不早定下扶苏，于是赵高得以伪立了胡亥，以至于宗祀灭绝，这时陛下所亲眼看见的。如今天子又仁又孝，天下皆知，吕后跟陛下同甘共苦，岂可相背。陛下非要废太子，我请先伏诛死掉，以颈血污地！”

说完，抻着脖子就要往哪里撞。

刘邦忙说：“罢了罢了，我是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天下都跟着晃，您怎么为这么大的事儿开玩笑呢。”

刘邦说：“好好，我听先生你的。不开玩笑了。”

刘邦假装敷衍完了叔孙通，仍然琢磨着改易太子。这事得琢磨，吕后现在已经有一定势力，不是简单发一个诏书就可以的。这一天，刘邦的病舒服了一点，又赶上一个节庆的日子，于是宫里摆下酒宴，与一些重要的大臣吃饭，太子刘盈也来了。就见刘盈身后，跟着四个老保镖，各个都是八十多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觉得很怪异。于是问太子：“那谁啊，这些人是谁啊。”

四个人见问，于是立刻走向前，各报姓名，原来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起的都是仙风鹤骨的不是人的人名。刘邦大惊，说：“我征辟你们几位数年，一个都不来，都跑山里去了，如今怎么跟着我儿子上班了？”

四人说：“陛下轻慢士人，善于骂街，我等义不受辱，所以逃藏起来。我们闻说太子为人仁义孝顺，恭敬爱士，天下之人无不伸着脖子要为太子死，所以我等就来追随太子了。”

刘邦愣了一下，最后悻悻地说：“嗯，那烦劳你们好好地调护太子。”

四人于是给刘邦上寿祝酒，随即趁着跟太子一起离去。刘邦一直目送着这四人，然后，就叫戚姬出来。但见戚姬长得冰肌玉骨，虽然岁数不是很小，但是容颜娇嫩，惹人怜惜，刘邦指着那还在庭院里走着的四个人，对戚姬说：“我本是想换了太子，但是这四个人辅佐着他，羽翼已成，难以动他了。吕后真的要成你的主子了。”太子若当了皇帝，吕后主后宫，自然就是戚姬的主子。

戚姬当即就哭了，她除了这招也没有别的办法。刘邦说：“你，给我跳起楚舞，我来唱楚歌。”

于是戚姬起舞，刘邦陪唱，但听刘邦唱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照着这个模式，一连唱了四段，戚姬舞罢，唏嘘流泪，刘邦也站起来，独自离开。于是宴会也就结束。刘邦从此，竟断了废立太子的心思，据说都是张良这次请了这四个人来的功劳。

第五章

命乃在天

一 创造悬衡以保存自己

刘邦正这么病着，随即又发现了另一场反叛案。

却说燕王卢绾，本是刘邦的同邑同里的自幼伙伴，被刘邦安排在燕国做大王，接从前臧荼的班，王河北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都城蓟城，就在北京南郊。当时的北京还不存在，蓟城是个大城。

在去年秋天代国陈豨开始造反以后，代国位于燕国北部，燕王卢绾当然也责无旁贷地参与了共征陈豨的战争，向西进攻陈豨，帮着刘邦一起打。战斗一直打到去年冬天后时，陈豨数次战败，看看自己实在不行了，准备派部将去出使匈奴，求救。

卢绾也料到了这一点，于是找来部将张胜，说：“现在我们已经处于上风，但是如果匈奴参战的话，战争就要拖延下去了，你这就出使匈奴，对冒顿讲，说陈豨已经元气大破，垂临灭亡，叫匈奴看清形势，不要扶这个要塌了的房子了。”

张胜领命，备了厚礼就去匈奴那里。结果到了匈奴，匈奴这里有一个故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荼自从造反战败而降，他儿子却有志气，跑在了匈奴这里当客座将军呢。此人名叫臧衍（可见臧家是个满有学问的家族，起名字都是满不常见的字，比刘老二什么的强多了）。

臧衍听说张胜来了，就跑去求见，张胜听了门官汇报，就说：“这个臧衍，是反王的儿子，我怎么能跟他见面，被人知道了，还不说我勾结反叛。你出去，就说我不在。”

侍者出门，说：“我们主子说了，您是反王的儿子，不要再来了，我们主子也不会见你。走吧走吧。”

臧衍一笑，说：“今天，我就有一句话，事关你们主子的生死，不如叫我就说这一句，又有何妨？。”

使者把这话传进去了，张胜想想，说：“那好，就叫他进来说说。”

于是臧衍进来，见了张胜，说：“张先生是来说匈奴不要参战帮助陈王的吗？”

张胜说：“是啊，你想把我怎么样？”

臧衍说：“只是想告诉你，你的职业恐怕也拖不了多久就要断绝了。”

“什么意思啊。”

臧衍说：“是这样，据我所知，燕王卢王之所以看重你，以你为重臣，是因为你跟匈奴打交道是专家，匈奴人很给你面子。但是燕国之所以这么多年还长存，是因为诸侯多叛，皇帝和诸侯兵连不绝，所以燕国得到保存。现在您替燕王说服匈奴不要助陈王，则陈王拖不了多久了，陈王必灭，陈王一灭，接下来就轮到燕国了。燕国一灭，你的职业也就到头了。当下之计，你何不说服燕王不要对陈王赶尽杀绝，并且让燕王和匈奴连横。这样，陈王一直存在着，你们燕国也就存在着，未来燕国遭受皇帝的攻击，也有匈奴给你们撑腰相救。您这个匈奴外交专家，也一辈子不会失业。”

张胜听了，脑子转来转去，终于觉得这个主意自己最赚，于是当谒见冒顿的时候，就改了词儿了，说到：“单于大王，其实我国地近边鄙，不结好单于，不能安定北方。所以，我谨代表燕王出使，希望与你们讲和。”

冒顿说：“讲和好啊，但是，现在你们和汉将周勃一起，对代王陈豨穷追猛打，我必须参战，帮助陈豨。既然参战，也就不能跟你们讲和了，请你回去把这话说一下吧。”

张胜说：“其实鄙燕王也没有跟代王陈豨穷追死打的念头，只是迫于汉皇帝的诏令，不得不参战。不如大王跟我们讲和还是讲和，大王帮代王陈豨出兵也照旧出兵，大王的精兵在战场上也朝着我们燕军攻击，打败我们燕军几次，我们也就得了理由，无法继续追战代王陈豨。这样，代王也好，鄙国也好，大王也好，我们就三方面和合与共，可得长久。”

冒顿一听，觉得这样最好。于是当即派出匈奴兵，南下进入河北西北部（代地），帮着陈豨向燕王卢绾的军队组织大反击。卢绾的军兵将卒被打得头晕脑胀，丢盔弃甲，卢绾闻得了消息，心想，叫张胜出去说匈奴不要来参战，结果还是来参战了，而且打我军打得这么狠，这么准，那一定是张胜勾

结了匈奴打我军啊。于是卢绾当即给当时战场上的总指挥刘邦写信，说：“报告皇帝陛下，我的臣子张胜，勾结匈奴，请陛下批准我将之处斩，夷灭其三族。”

刘邦批准的诏书和张胜一起到了燕国都城了，卢绾看了诏书，当即把张胜捆上，说：“好你个卖国求荣的，现在皇上已经批准族灭了你了。”

张胜说：“我有一言，请大王屏退左右，我说完再死，也不枉做了屈死鬼。”

卢绾犹豫了一下，就说：“你们都退下。”

于是，左右和武士退下。张胜说：“这次匈奴兵击我们燕军，确实是我调教的。但是，我这正是为了救大王啊。如果，我们继续攻击陈豨这些惊弓之鸟，陈豨一亡，北方的异姓王里边，就剩您一个了。您也看到了，去年，张敖因为什么一点事儿，被夺了国，今年，代王陈豨也被逼反了。现在，一旦陈豨也被解决了，那就剩您卢王一个人了。所以，我让匈奴攻击我们，我们战败，给了陈豨喘息机会。然后，我们和匈奴、陈豨三方面达成相互妥协，表面上在战场上互相攻战，但私下和合，这样，只要陈豨不亡，您就可以长王于北方了。而且，一旦未来皇帝对您用急的，您也有匈奴以为靠山。您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卢绾想了想，终于一拍书案，连忙喊人：“都进来吧。”

众人进来了，卢绾说：“孤已经审判完了，张胜已经解释清楚，这事原来不是张胜出卖我军情报，出卖情报的另有他人。我这就写书禀明皇上，奸细另有他人。”

于是张胜就被放了，卢绾又重新写表一封，说张胜出使，原是尽心奉命的，这次奸细，不是张胜，是另外一个人某某，我请族灭了他好了。

刘邦随即回令照允。

于是卢绾杀了一个倒霉蛋的全家，然后照旧把张胜留下，给自己当外交官，通过张胜，处处和匈奴暗中合作，左右战场形势。同时，卢绾派一个人，大名范齐的，又偷着跑到陈豨那里，留下和陈豨共进共退。每当燕王卢绾配合刘邦向陈豨用兵的时候，就叫陈豨事前赶忙转移，这样东跑西跑，玩寇不攻，保着陈豨一直活着。

到了今年年初春天，刘邦留下周勃继续和陈豨的残部战斗，自己则返回长安（听取关于韩信谋反的事的汇报去了，随即又杀了谋反的彭越，随即又在秋天东攻英布）。这一年的时间，由于有卢绾在这里暗中保护，所以陈豨一直拖着不死，直到了今年十月入冬，刘邦战破英布之后，周勃方才在十一月追斩了陈豨。

刘邦回到了长安，自己的病加重。不久，转过年来，到了下一年公元前195年的一月了，就发现了卢绾的这些阴谋动作。

发现的过程是通过审俘虏。这时，陈豨败死，部将好多也都被抓起来了，押到了长安，听候发落。审判过程中，有的部将就谋求立功，有一个就当堂汇报说了：

“法官大人，这个算不算立功啊，我们从前在陈豨指挥所的时候，有一个燕国的人，大名范齐，是燕王卢王下面的人，在我们指挥所里，常跑来帮着陈豨做参谋。燕王和周勃大军的行动，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旧主陈豨，能够从容布兵，趋利避害，拖了一年才被剿灭。这是我亲眼所见。”

法官一听，这是大事啊。于是连忙奏报皇上刘邦。刘邦听说了，心中大怒，这个卢绾，我是多么信任他，平白无故，叫他当了燕王，如今竟然有这样暗通贼寇、玩寇自重的事儿？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别人诬陷他，于是叫来辟阳侯审食其，说：“你速取我的节，把卢王叫来，好好问问是何缘故。”

这审食其，是吕后的另一个“二爷”，从前刘邦出去反秦，吕后在家，家里的门客审食其先生，就当了吕后的性伴侣，现在也被封了侯了。于是审食其奉命，带着人跑去了燕国蓟城。见了卢绾，说：“皇上有事要跟您面谈，赶紧收拾收拾明天跟我走吧。”

卢绾听了，吓得脸色发白。当天晚上，赶紧找来心腹人商量，卢绾说：“如今不是刘氏而当王的，就剩我一个卢王了。去年春天，韩信被族灭了，夏天，彭越被醢了，这都是吕后的计策，冬天，英布也被诛杀了。如今皇上病了，朝政都让吕后管（难怪这次派来的是审食其，也是吕后的人）。吕后的个妇人，专门想找机会罗织杀掉异姓王和大功臣。我这要去长安，没事也得给她弄出事来。”——可见，从卢绾的角度来看，刘邦对功臣倒也无所谓，吕后更是变本加厉，总要把刘邦的支柱都给拆了，好给他们吕家未来上台，除去障碍。从前刘邦抓了彭越，只是消职为民，流放四川，并没有杀的

意思，是吕后硬劝着杀了。同样可以类比韩信，刘邦多年也未必要杀韩信，只是吕后先斩后奏地办了。

于是卢绾说：“我还是装病吧，不能去。去是死路一条，我今天晚上就开始病。”

于是第二天，卢绾不出来了，审食其拎着节，来回溜达，卢绾就是不出来，审食其心说：“我不能这么回去交差啊。我们皇后的意思，我最明白，得是把皇帝信用的人，都杀了。这个卢绾，是皇帝的发小，最宠爱的，也不能留。我得好好搜集搜集证据。”

于是，审食其把卢绾下面的大臣，挨个叫进小黑屋里谈话。审食其一会儿拍桌子，一会儿瞪眼睛，这些人，心理防线就崩溃了，有卢绾的心腹人就说：“这个，这个，最近卢王确实有些言行，前两天，晚上对我们说，如今皇上病了，朝政都是吕后管，吕后专门要罗织罪名，诛杀异姓王和大功臣，所以，他说他不敢去京城，去了也是死，他决定装病呢。”

审食其都记录下来，觉得收集证据也差不多了，于是持着节，打道回京城。

二 我命在天才是高级的养生术

二月，审食其回到长安，把情况向刘邦一汇报，又把文书递了上来，刘邦更加愤怒。这时候，法官又来报告了，说：“前者降将中有匈奴人，昨日也审判出来了，说卢王的部下张胜，多次替卢王出使匈奴，暗通冒顿单于，建立攻守同盟，佯攻陈豨，而以匈奴作为靠山。”

刘邦听罢，说：“看来事实确凿了，卢绾果真反矣！快把樊哙召来。”

于是刘邦任命樊哙，将兵北上攻击燕国。同时刘邦想了想，自己的八个儿子里边，就最小的老八，还不是王呢，于是封老八刘建为燕王。从此彻底结束了七个异姓王存在的历史局面（除了一个长沙国的吴臣，地盘小，而且乖，没有出意外）。

樊哙领命，组织好大军，一共二十万，在二月份出发了。燕王卢绾见状，也就举兵正式反叛了。于是樊哙一直向北攻到蓟城以南，沿途收复燕国十八县，在蓟城以南战败卢绾的相国。

这时候，却又有那和樊哙作对的人，跑去对刘邦说话了，这人说到：“陛下，樊哙最近表现有问题，他一直跟吕后一氏结党，他还放出话说：现在皇上就要不行了，等皇上一死，他就要起兵，尽灭戚姬和赵王如意一千人。这事千真万确，我都亲耳听到了。您想，樊哙娶的，是皇后的妹妹，他跟皇后一家结党，原也是有道理的。”

刘邦闻言大怒，叫道：“樊哙看见我病了，就盼着我死？！我非——！”说完，刘邦就仰在床上呼呼喘气。

刘邦想了想，怎么干掉这可恶的樊哙呢。樊哙手上有数万大军，逼急了樊哙，也一起跟着卢绾造反了。于是刘邦说：“把护军中尉叫来。”

不多久，护军中尉陈平跑来了，刘邦把樊哙盼着自己死的话，对陈平说了，问陈平拿主意。

陈平说：“樊哙这样确实可恶。如今不能大举派兵前去缉拿樊哙，因为一是他手上有兵，二是吕氏必然人心不稳，几个吕家的侯，手上也兵力甚强。”

刘邦说：“那怎么办呢？如何切了樊哙的脑袋来？”

陈平想了想，说：“不如我和太尉走一趟，到了樊哙军中，当即斩了樊哙，就省了万马千军了。”

于是刘邦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当即喊来太尉周勃。刘邦在床上口述了圣旨，说：“命陈平持节，改太尉周勃为燕相国，二人同到樊哙军中，以周勃代樊哙为将，同时立斩樊哙。”

圣旨写完，交给陈平。于是二人乘车，带着少数跟从，望北就跑去了。

跑到半道上，陈平对周勃说：“老周啊，皇帝叫我出主意，如何斩樊哙，我就出了这主意。其实，咱是不能斩樊哙的。樊哙是皇上的故人，功劳又多，皇上不过是一时愤怒，未来也许会后悔。而且樊哙乃是吕后的妹妹的丈夫，咱杀了他，吕后不能容我们啊。”

周勃是个粗质少文的木讷的人，说：“咦，你说的我倒没想这么多。那怎么办？这事都怨你，没事把我牵扯进来。”

陈平说：“那不怪我，谁让你以前老在皇上面前说我盗嫂受金什么的了。呵呵，开玩笑。其实，我的想法是，不如只抓了樊哙，带他回京城来，听候皇上发落。这样，或许皇上不生气了，不斩樊哙了，吕后也就不恨你我了。”

于是俩人议定，乘车直奔蓟城以南樊哙的大军驻所。快到了大军处，俩人不该再近前了，于是找了个小邑住下来，陈平派了个人，拿着自己的节，到樊哙军中，宣称：“陛下有旨意到，命樊哙过来在某邑受诏。”

樊哙不知什么事，问：“诏书什么内容啊，给我看。”

使者说：“诏书现在护军中尉陈平手中，你随我过来，接诏。”

樊哙傻乎乎地，就离开大军，到了陈平所住的小邑，见到陈平，旁边还立着周勃。陈平说：“跪下。皇上诏书曰：‘命陈平持节，改太尉周勃为燕相国，二人同到樊哙军中，以周勃代樊哙为将，同时立斩樊哙。’武士拿下！”

樊哙大惊失色，想挣扎又不敢挣扎，当即被武士捆成了粽子。陈平说：“樊哙将军啊，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俩冒着违抗圣旨的危险，先不杀你，只是委屈你，拿桎梏夹起来，你坐我后面的车，回京城你跟皇上解释吧。你且等在这里，我和周相国去一趟你的军中，我就回来。”

于是陈平持节和周勃去了樊哙大军之中，又宣读诏书，以周勃代樊哙为将，且为燕相国。随后陈平回来，自押了樊哙，乘车往长安回头走。

那周勃是个厉害角色，当即统了樊哙的大兵，向北攻破蓟城。卢绾见到城破，于是带着一家老小和还没跑的部分臣子，带着数千骑兵，向后大撤退，北撤到长城沿线。周勃也不去追，趁机去略定燕国五郡的各个县，合计七十多个县。

卢绾呆在长城，对手下人说：“各位，现在你们不要各自逃散。我们还是有机会的。眼下皇上是病着，吕后主事，吕后非要罗织罪名，杀我们这些异姓诸王和大功臣。我们等着皇上病好了，重新主国家大事了，我自去京城解释，相信我好好说一说，陛下会谅解我们的了。这范齐和张胜，都是背着我私下行动，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们卖国通敌，不是我卖国通敌，我最多是治下属不严，这样解释就行。你们信我的吧，不要闹，也不用逃跑，更不要想着杀了我立功。”

于是，几千人就在长城脚下，望着天空等着刘邦病好。

可是刘邦的病却一直不好，到了下一月，三月，刘邦已经病的不行了，都是箭伤启的衅，细菌引发五脏内腑都跟着闹，再加上年老，抵抗力低，原本外伤，变成了内伤。这一天，吕后赶紧找了个良医，给带到宫殿里来了。刘邦在床上卧着，医生查看了病情，刘邦就问他：“我的病还能治吗？”

那医生害怕，想对病人家属说实际情况，而转对刘邦谄媚说：“能治能治。”

刘邦听了，勃然大怒，对着他谩骂：“我以布衣而提三尺剑取天下，能有今天，岂不是天命吗？我的命乃在天，就是扁鹊也帮不了我什么！”

于是刘邦一歪身子，不治了，把后背对给大夫。刘邦消了消气，说：“快让他走吧，赐给他五十斤金子。”

这刘邦虽然生气，倒也不蛮不讲理，于是医生什么都没干，拿了五十斤金子，又乐又怕地走了。

刘邦不肯治病，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也畏惧天命，这比秦始皇一心要当神仙，搞得利令智昏，要能正确估量自己多了。这也体现了刘邦的虚心，不自大、自狂，从前能成功，就是因为虚心听从哪怕门监、戍卒的建议，能清醒地掂量出自己的份量，而重视客观形势和社会自然规律。他生和死这样的大事上，他都不会为欲望所牵，而受别人忽悠。可以说，他在社会斗争的经历中锻炼成了客观主义理念，尊重他所谓的“天”的客观规律，而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从前秦始皇则笃信人是第一位的，人有无限的能力，可以让社会规律乃至生老病死都服从个人意愿，而实际上人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人本身也受制于客观物质规律。

医生走后，吕后就过来，对刘邦说：“您说不治了，就不治了。但是陛下如果一旦百年之后，萧相国又死后，谁能代替萧相国呢？”

刘邦说：“曹参可以。”

那吕后，本来是希望刘邦说一两个我们吕家的人，见说是曹参，于是不罢休，又问：“那如果曹参又过世了呢？”

刘邦说：“王陵可以。”

王陵也是沛县人，于是刘邦说：“但是王陵有点憨，陈平可以帮他。陈平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任。可以让周勃当太尉。”相国、太尉、御史大夫，都是三公了，最大的官。

吕后又问：“那再往后呢？”

刘邦说：“再往后，也就不是你能所知道的了。”

是啊，再往后的事情，谁能预见呢。

三 遇事拖：陈平怎么在领导交接期转向的

随即到了四月，刘邦因为不治病，那病情也就迅猛发展，于是二十五号这一天，刘邦魂飞死去。

一代布衣英杰，终身总是做正确决定，虽然自己不够聪明，但是能听从张良、陈平、韩信等诸多一流英才和群臣的意见，连最后临死前数月，还是听从了大家意见，不废太子改立自己喜爱的小捣蛋刘如意为太子，从而依旧是正确决定，大度英豪刘邦，彻底作别了我们的历史。

刘邦起自汉中，用四年的时间，平定诸侯。相比于后来的曹操，他用时更短。但是他的名气后来却没有曹操大。

刘邦自己在荥阳担任了最危险的任务，和项羽顶牛三年，虽然不能把项羽顶退，但他在中原以北的北方和南方，形成强有力两只钳子，分别是韩信和英布将领，在项羽身后又放了一只英雄彭越，所以刘邦的成功就在两个词：坚持与分享。

四百年后的曹操，他下面的大将，有张辽、于禁、张郃、徐晃，但都不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领袖，于是曹操只能自己每次以军事主将的身份南征北战、东讨西杀，所以战争时间就拖了两代人，曹操的戏份也就更多，故事更多，于是名气更大。曹操的格局要小于刘邦，像是刘备、吕布、马腾、马超父子，都是来投奔过曹操的，曹操如果能很好地笼住和任用他们，可以加快战争进程，但是他没做到，这些人都自疑，不敢跟着他，反倒成为他的敌人，于是他就敌人很多，征讨连年，到死也没打完。相对来讲，刘邦宽大，聚拢的人比曹操多。

随着刘邦的死去，看见的却将是一场惨剧序幕被拉开。刘邦在长乐宫驾崩，周围只有少数人知道，吕后被惶惶地叫来了。吕后跟自己的面首——审食其先生（被封为辟阳侯）赶紧商量，俩人互相说：“皇上的这些功臣诸将，跟皇上原本都是编户齐民，现在北面向皇上称臣了，心中却常悻悻。这帮悍将，对皇上尚且如此，未来太子继位，那更是难保啊。非得把他们都杀了不可，不然天下不安。”

前面已经杀了韩信、彭越，逼跑了卢绾，但是还不够，余下的周勃、灌婴、夏侯婴、酈商、陈平这帮侯，都得杀。特别是陈平这个坏小子，鼓动皇上去追杀樊哙，更不是好人。

俩人就这么开始计划，一连四天，也秘不发丧。

这个消息走漏出去，有人告诉了曲周侯酈商。酈商也是功勋卓著的，在十八功臣中排位第六，最近的战陈豨、讨英布中，依旧战功甚伟，现居右丞相之职，现在周勃、灌婴、陈平、樊哙这些功臣还都在外地呢，关中地区就他功最大了，于是他连忙去找审食其，说：“老审啊，我怎么听说皇帝已经死了，一连四日都没有发丧，还听说有人要尽诛诸将功臣。这样的话，天下就乱了。如今，灌婴将数十万大军守荥阳（灌婴跟随刘邦东讨英布之后，随即就将大军留守中原中心的荥阳，以镇东方），周勃将二十万众在燕国，听说要尽诛诸将，他们必然连兵以向关中，长安城里的列侯也都得反，这样打起来，咱们汉朝就亡啦！”

审食其赶紧跑去找吕后，把话一学，吕后想想也没办法了，于是放弃了诛杀诸将功臣的密谋，而改出来，布告天下，说：“皇帝二十五号驾崩了，明日就发丧，下月十七日会葬，太子随即继位。”

这消息随即向东西南北中国广泛的十三个诸侯王，六十多个郡，一千多个县传去，消息所到，百姓含泣，老兵悲哀。刘姓各诸侯王和异姓的长沙王，赶紧从各个放下奔长安来吊唁。长安城里的群臣列侯，赶紧也著丧服往宫里跑，到灵柩前吊唁。

消息也传到了长城脚下，卢绾听说，皇上终于没病好，现在是吕氏的天下了，自己绝无活路了，于是哀叹一声，带着几千人，越过长城，向北跑去匈奴冒顿那里。匈奴对这个亡国之君也不怎么高看，经常欺负卢绾，抢他的东西抢他的人，卢绾常思南归中国，但是没有办法，一年后即死去。

陈平正押着樊哙，走在回长安的路上，也听说了消息，陈平脑子快，心说，我得快跑，去晚了，樊哙的媳妇就得害我了。因为樊哙的媳妇是吕后的妹妹，自己替刘邦出主意，为刘邦出使去杀（或者捉）樊哙，必然气着吕妹妹，吕妹妹跟姐姐一说，姐姐现在又是天下的老大，自己就等着完蛋了。于是，陈平赶紧行动，他叫樊哙坐这个囚车，继续慢慢走，自己改坐传车——就是官方大道上的官用特快马车，送信和载运特使的，一路飞跑，进了长安。

这时候，刘邦正在长乐宫的灵堂里停灵呢。陈平扑上前去，哭泣甚哀，然后，对着刘邦的棺材，就开始汇报工作：“陛下啊，陛下前者派我和周勃，北上去接樊哙将军的兵权，并且命我等，至樊哙军中，立刻诛杀樊哙。但我是想了，樊将军不过是一时受人诬告，陛下一时恼怒，故有此念，如何能为陛下杀樊将军呢。于是，我和周勃就抗旨不尊，只是把樊将军解除兵权，系械载回长安，等待陛下处置。哇~~~！为臣不尊诏书，罪该万死，本待听陛下治罪，何意陛下竟突然弃臣等而去啊！哇~~！”说完，就拿爪子，使劲抓刘邦的棺材。

刘邦在棺材里边，如果还有一部分意识，一定烦躁得不行，心说，我都死了，还拿我当道具蒙事儿呢？

吕后在旁边一听陈平的这些哭述，心说，哦，这倒要感谢陈平了，不然，我这妹夫，脑袋早掉了。

于是吕后也非常怜惜陈平，命人扶起陈平，说道：“先生已经很累啦，出去休息吧。”

陈平心想，我不能出去，出去见不到吕后和太子，别人一害我，我都没机会辩解了。于是死活不肯走，非要就在宫中呆着，住在宫里，帮着料理死去的皇上的后事。吕后说：“那好吧，你就先担任郎中令，在宫里办公，同时给太子做老师，帮教太子。”

陈平领命，当即在宫中住下办事，整天和吕后、太子一般人绕腾。

不久，樊哙也坐着囚车回来了，见到吕后，吕后当即赦其无罪，恢复侯爵，樊哙回到家里，把情况跟老婆一说，说自己是怎么被陈平、周勃给抓了，过程云云。这樊哙的老婆，就是吕后的妹妹吕嫪，是个脾气很大的小毒物，当即气得不行，立刻跑到宫里，找吕后讲话，说道：“皇上日前要杀樊

将军，都是陈平给他出谋划策，拿着诏书，要到军中杀我老公。这个人坏到这个地步，怎么还在宫里绕呢，求姐姐赶紧处死了他吧！”

吕后一笑，这时对陈平印象很好，知道陈平乃是暗中维护樊哙，于是也不理妹妹，只敷衍过去，陈平终于逃过一劫。如果不早来对着刘邦的灵柩解释，恐怕不等到长安，就被使者拿着诏书，半道把他宰了。

五月十七号，刘邦被葬在长陵，被谥号尊为高皇帝，太子刘盈旋即继位，是为汉孝惠帝，时年十七岁，以萧何为相国。周勃、灌婴、樊哙、夏侯婴、酈商等人以列侯身份照旧事奉汉孝惠帝。

风高草长，刘邦是个普通的人，又是个不平凡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和你我都一样。

吕后这时候想起张良来了，自己的儿子能当皇帝，全是张良的所助啊，于是很感德于张良，就跑去找张良。张良还在辟谷呢。如今他准备把辟谷进入高级收关阶段，他前不久在刘邦死前，已经对外宣称：“我本是家族世代为韩国之相，等到韩国灭亡，我不爱家中的万斤黄金，以组织人为韩王报仇，刺杀强秦，天下震动。如今靠着三寸之舌，为皇帝之师，封万户，位列侯，这是布衣能到的极致啊，于我张良足矣。我从此要弃掉人间之事，跟随赤松子去游于凡界之外了。”

那意思是，要当神仙去了。于是张良进入辟谷高级阶段，什么都不吃，导引轻身。身子越来越轻，随后就要飘起来了。

这时候吕后跑来了，见到张良，一看已经不是人色了。心说这哪是轻身当仙啊，分明是要死啊。于是吕后端着饭，非得强迫张良吃。张良摇着脑袋。吕后说：“人生一世间，你何苦自苦如此呢？”

张良没办法，于是只好开口，听话吃起了饭。

由于吕后这么一捣乱，张良终于没有轻身当了神仙，又吃饭活了八年，随后死去。这八年之间，无张良的新的故事。

该报恩的报完了，接下来就该报仇了，吕后开始对戚姬等人，挥起了毒爪。

四

吕后最怨恨的就是戚姬和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从前一直跟我儿子争太子位，现在吕后已经是后宫之主了，一国的皇母，国家的事由汉惠帝（吕后的儿子刘盈）管着，宫里的事自然吕后管着。于是吕后下令：“把戚姬关入永巷，让她当奴隶干活去。”

永巷这个地方，是皇宫里宫女们的宿舍区，戚姬一样宝贝东西不能带走，自己背着个铺盖，好像被撵出大观园的晴雯一样，去了这个皇宫里的城乡结合部。比晴雯更惨的是，她还遭受了奴化的处理工作。当时的奴隶或者家奴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就是把头发都剪去，留下两额和脑前的（叫髡发），然后脖子上带上铁项圈，从前孟舒等赵王张敖的门客就是这个打扮。戚姬也就被打扮成了这样，吹气如蓝、体自生香的她，变作了奴隶，从事舂米的工作，工作时间极长，朝五晚九。戚姬从来没受过这样的非人劳动，她的腰本来很细，擅长翘袖折腰之楚舞——就是弯着腰的同时还能翘着玉臂挥舞长袖，现在却是弯着腰挥舞舂米的大杵头。

戚姬恍惚回首，从前在华美宫室里和刘邦一起宴饮起舞的日子仿佛隔世，她如何不能感慨，其怅然的程度，已经接近了去农田里庸耕而恨得不行嚷嚷“苟富贵，莫相忘”的陈胜了。戚姬又是擅长唱歌的，于是把感想发挥得和陈胜一样有文采，她边啣着粮食，边唱到：

“我的儿子当王，其母亲却当奴，终日舂这米从早到天黑，常与死神为伍。相隔三千里，能派谁去告诉你啊？”

于是女工头就听见了，把歌词记牢了，汇报给了吕后。吕后大怒：“这还是要靠着她的儿子来翻身啊！”

于是吕后派出使者，叫赵王如意来长安送死。赵相国周昌是五六年前被刘邦预留一手派到赵国去保着小主子的，周昌为人梗直激烈，要对自己的职责负责，对使者嚷嚷：“高皇帝把赵王嘱托给了我，赵王现在年少（十三岁），而且我听说太后怨着戚夫人，这是要召来赵王把她们一起杀了，所以我不敢放赵王走。而且他也病着呢，想去也去不了！”

吕后听了回报，心说这个周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当初他也是保着太子力主不能改嗣的啊。于是派使者又去，使者前后跑了三次，周昌就是不放

人。吕后大怒，说：“那好，把周昌叫来，我找他有公干。”

使者又跑去了，周昌说：“不是说了，赵王病着呢。”

使者说：“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叫你来了，宣你进朝。”

周昌说：“叫我进朝干什么？”

使者说：“这是工作安排，你来了就知道了。”

周昌明白了，只得把刘如意叫来，好好嘱咐一番，然后望了刘如意一眼，就自己奔长安去了，留着刘如意呆在邯郸，等着未来的死神来收。

周昌到了长安，谒见吕后，吕后怒骂道：“你不知道我很死了姓戚的这一家子了吗？当初说了我多少坏话！你不放赵王来，你是怎么搞的！”

周昌没办法，人又结巴，被吕后训斥了一顿，自回家里休息。

这时候，天使就又跑到邯郸来了，对十三岁的刘如意说：“刘王啊，太后还是想你呢，你妈也想你呢，赶快随我来吧。”

刘如意岁数小，面对大人的世界，就好比羔羊一样了，只好咕嘟着嘴，跑了三千里路，到长安来了。那汉惠帝刘盈听说三弟来了，这个刘盈跟扶苏一样仁慈，觉得对弟弟好，也是一种慈和仁啊，他素来知道老妈跟戚氏一家子过不去，生怕老妈要害三弟，于是亲自到城外东边十几里的霸上，自去迎接赵王如意。

十六岁的刘盈见到十三岁的刘如意，互相施礼毕了，小哥俩就一前一后坐着车，共同进到未央宫里，整天吃饭睡觉小哥俩都在一起。自从登基以来，刘盈就搬到新修建的未央宫里居住办公了，而吕后还住在和刘邦曾住过的东边的长乐宫里。吕后在长乐宫里，看见儿子和那戚家的孩子，形影不离，自己投鼠忌器，无法下手，只得忍着慢慢寻找机会。

这一年就日移月落地到了年底十二月了。这一天早上，汉惠帝起来去打高尔夫球。当时没有高尔夫球，就是打猎。冬天也是打猎的好时候，因为草都没有了，野兽缺乏隐蔽物，而且冬季人可吃的东西也少，得补充点蛋白质，所以古来君王都有冬狩的习惯。刘盈没有跑出太远，就到练习场打一会儿猎。刘盈站在射棚下，有教练给他指导。当时的一般士人和贵族，都要练

习射箭的。射箭有要求，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握虎尾，掌心如握鸡蛋，拉弓要拉到前边只露出箭头，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教练说：双臂要舒展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一杯水。右手不能只拿一只箭，要右手手指夹住四枝箭，一枝射完了上另一枝，不用松手就连续射出。射出的箭要求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因为那里没有甲冑。

刘盈说：“这真很麻烦啊。”

教练说：“这还不算什么呢，真打猎或者打仗的时候，您不是站在地面，而是奔驰颠簸的战车上。比这还不容易啊！”

刘盈把姿势摆好了，旁边高尔夫助理叫工作人员把几只蹿来蹦去的野鸡在练习场里赶来赶去，刘盈举弓搭箭，连连射出，刺溜溜地射了一会儿。正这么玩呢，刘盈身边的间谍，就急忙跑去东宫（长乐宫）那里告密去了：

“太后，皇上出去练习场玩儿去了，赵王岁数小，贪觉，还在那边睡觉呢。”

吕后觉得机不可失，连忙说：“有新泡的鸩酒吗？去里拿来，赶紧过去，给他用！快着点！”

鸩酒这东西，是生化武器，是鸩鸟的羽毛浸过的酒，但是作为生物毒性剂，保质期很短，过一宿就失效。仆人连忙端着酒瓶子，望未央宫跑去了。进去之后，直奔刘盈的卧室，刘如意还在那儿呼呼呢。仆人说：“起来了！起来了！喝牛奶了！”

刘如意半坐起来，揉揉眼睛，说：“我不喝，等着跟二哥哥一起吃。”

仆人说：“不用等了，皇上今天不回来了，传话叫你先吃。快吃，快喝这牛奶。”

刘如意执意不肯，仆人一使眼色，旁边俩从官过来，捋起袖子，揪住刘如意的脑袋和脖子，掰开嘴，硬给刘如意灌下去了。

刘如意连哭再闹，喝罢使劲蹦达，在床上地上乱跑乱踹，又跑往墙上去摸宝剑，仆人一千人吓得都跑出屋去。刘如意刚要拖着宝剑往外追，就觉得肚子里不舒服，随意一张口，一股黑血冒了出来。刘如意当即觉得五脏俱裂，肠子和胃撕痛，当即滚在地上，抱着肚子叫唤。

仆人们在外面拦着人，那刘如意翻滚煎熬痛叫了小半个时辰，终于解脱在这个寒冬凄凉的室地上了。

不一会儿，天色大亮，刘盈带着野鸡，从练习场回来了，见到仆人，仆人们各个都躲着跑。连忙跑回屋里，见刘如意已经面色发黑，四窍流血，地上一滩血污，扑上去一看，已经没了人气了。

汉惠帝跺脚大哭，但是丝毫没有用。

汉惠帝从此呆在自己的未央宫，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像这宫殿，孤苦而无穷无尽。一种不能补偿的东西，被更多的不能补偿所包围。

吕后随即就把刘邦的第六个儿子——淮阳王刘友（分的从前彭越的梁国）徙去赵国当赵王，而把淮阳国改成了郡。

这一年也就这样，在一个孩子的无名的死去中，沉默地过去了。到了下一年，公元194年，那边戚姬那里，又继续在永巷劳动着，一直到了夏天。已经劳动了一年整了。夏天的一切正蓬勃抖擞，不过对戚姬来讲却残日不多。她已经知道了儿子惨死，在她看来，与其毫无希望地继续活下去，不如爽快地死掉，更能保存一朵花的盛放的姿态。但是，吕后似乎觉得让她爽快地死掉，也是太便宜她了。这一天，吕后命人捆住戚姬，把她按在板子上，对她进行了砍去手足、挖去眼睛、灼烧的铁锥捅穿耳朵，又灌下哑药的处理。戚姬疼得浑身痉挛，口中啊啊嚎叫。四边的宫女的仆人都吓得惊骇奔走，没人还看得了这个场面，听得她的惨叫悲鸣。似乎已经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了。

过了几天，汉惠帝早晨起来，那边传话来了，说母亲的宫里新养了一头特殊的猪，叫作人彘，特别有意思，是个大怪物，叫惠帝过来看看新鲜。

惠帝问：“是什么东西啊？”

仆人说：“陛下看看就知道了，好多贵戚都去看了，这东西保不了多久，陛下还是抓紧看看吧。”

惠帝是个大孩子，对新鲜事物也充满好奇，于是连忙坐了辇，望长乐宫去了。到了宫女的居住和工作区，问：“那东西在哪儿啊？”

仆人说：“在厕所里，已经好几天了。”

惠帝到了厕所，捂着鼻子，攀着栅栏，望里看，就见一个破衣半赤裸的东西，瘫卧在茅坑的石板上，周围苍蝇和蛆虫在粪上和它的身上，四处乱飞满爬，就见这个东西光着脑袋，似乎还残着些湿淋淋的头发，脸好像跟人脸一样，但是上面两个黑洞洞的大洞，嘴一张一张的，似乎在呻吟又发不出声音。再仔细一看，明明有类似人的腿和臂，但是没有手和脚。

汉惠帝很奇怪，说：“这分明是个人嘛！是犯了什么错，谁管他叫人彘？”

仆人都闭嘴，不说。

汉惠帝又问，仆方才苦笑了一下，说：“陛下，这个不是别人啊，这是从前的戚夫人啊。”

汉惠帝脑子嗡地一下，一句话说不出来了，等能发出声音来了，却是发出一声嚎啕大哭。汉惠帝像个孩子似的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惊得厕内的苍蝇和那人都一起舞动或者蠕动。仆人吓得束手无措，连忙劝解，汉惠帝挣扎乱叫。嘴里边也说不出话来了，那个身段娇媚，顾盼间艳色四散的戚夫人，现在正落得对面厕内如此下场。汉惠帝被仆人们挽着抬上车，回到自己的住宫，就病了。这场病病得非常厉害，简直对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巨大打击。汉惠帝一病居然一年多。

等汉惠帝能起床了，精神也慢慢略有恢复了，才派人对对老妈吕太后汇报请示说：“这个事情，真不是人所能干的。我作为太后您的儿子，终不能治天下。”意思是，您干了这种不是人能干的東西，我作为您这非人的物种的儿子，也没有脸面恬不知耻地治天下，面对百姓给他们当主子了。那意思是，请求让我别管国家的事了，您愿意，就您管着吧。

吕后听了传话，气得乱哼哼。

不管吕后怎么嚷嚷，刘盈就是不干皇帝这差事了，整天和妇人美女泡在一起，日夜饮酒淫乐，自我麻醉。

吕后的杀戮和虐杀，虽然满不仁道，但大汉朝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浮显危机，相反，它继续表现得歌舞升平。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其中包括后来吕后单独听政的八年，这段时间，国民经济获得大的复苏和发展。汉惠帝当政时是整天喝酒泡妞不管事，吕后后来当政时盯着的也都是宫里的事和家族子弟富贵当王当侯的事，对天下大事则放手什么都不管，于是实行的是

休息无为之术，君臣安静，皇宫里的这俩人物很少干预外面的大千世界，于是天下晏然。

第六章

天下女主

一

汉惠帝的第二年，公元前194年，也就是戚姬在厕所里，死去的那个夏天之后——插一句地说，故赵相国周昌知道了自己所托保的小主子和主子他妈的惨死，从此谢病不朝，三年后死——这时，是十月了，按照汉初的日历制度，秋天十月是一年的开始，所以诸王要到京城来朝拜，齐王刘肥——刘盈的大哥，刘邦的庶出的大儿子（其母姓曹，是从前刘邦的“外妇”，就是没明确关系的情人），也跑来朝拜了，带着自己的相国下面的官——内史。

刘肥这一天和刘盈、吕后一千人搞家庭聚会，刘盈这人很谦逊好客，教大哥刘肥上座，互相之间，也没有君臣的束缚，就是家人的随便礼仪相待。刘肥这人胖乎乎的，见识也广，跟刘盈聊自己的齐国的事。

旁边吕后见了，鼻子都气歪了，你个二奶生的什么玩意儿，算是哪家的大哥，在这皇上面前充老大呢。我倒要你知道知道，僭越皇上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朝着仆人一使眼色。仆人就明白了，取来两大杯鸩酒来。

仆人就两杯鸩酒，一杯放在齐王刘肥前面，一杯放在惠帝刘盈前面了，司席官说：“请齐王起来给太后祝酒上寿。”

刘肥连忙站起来，端起一大杯子。那刘盈看了，却是晓得其中的蹊跷，怎么无缘无故单独从外面拿酒来啊，不用问，一定是我妈又预备的毒酒。于是连忙也站起来，取了面前这另一杯酒，说：“我也一同给太后上寿。”

那吕后见了，方才大为恐惧，心说，这孩子要也喝了，我不就绝了后了吗？想拦着又没理由，于是连忙站起来，走过来说：“好好！”然后一伸手，就把刘盈手上的那杯毒酒给拨拉翻了。

那刘肥和刘盈都吓了一跳，刘肥毕竟岁数大点，见识略广，于是心中怀疑，这他妈怎么把儿子手中的酒打翻了啊。这俩酒不是一起拿来的吗？心中

由疑转惧，当即突然一摸脑袋，又一捂肚子，弯着腰，说：“哎呀，不行了，好晕，我要出去吐。”说完，放下杯子就往外走。

仆人连忙指着：“卫生间朝这边。”

刘肥连忙奔过去，进去假吐了一会儿，他的侍从也追过去了。刘肥对待从说：“你回去告诉太后，我喝多了，醉了难受了，不能请辞了，我先回去了。另外，你完了好好打听一下，刚才那两杯酒有什么问题。”

刘肥说罢，惊慌失措地就跑回了自己的官邸（诸侯王在长安自有官邸，预备进京后住）。在官邸里心情忐忑呆了一会儿，跟班的侍从也跑来了，脸色苍白，对刘肥说：“大王，这个可不好啊，我偷着问了，那两杯酒，都是鸩酒啊！大王。”

刘肥听了，连忙把内史叫进来，说：“先生，这回不行了，太后刚才要毒我。我现在怎么办？我得赶紧跑啊。”

内史说：“大王不能跑啊，长安虽然没有城墙，但是跑出去长安，跑不出函谷关啊。您这么一跑，太后更得了口实，派兵追查下去，您就没命啦。”

刘肥说：“那怎么办，我不能坐以待毙吧，下次还得喝酒啊。”

内史说：“让我想想。”

内史在屋子里转了三圈，然后停下，说：“太后只有皇上和长公主（嫁给了已废的张敖）两个孩子，现在皇上自然是富贵无极了，但是长公主只有几个城的食邑。大王您有齐国七十余城，要这么多，也是太多了。不如大王让出一个郡，把它献给长公主，做公主的汤沐邑（食邑，字面的意思就是出洗澡水的费用的地方），那太后必然心喜，则大王必然无忧矣。”

于是刘肥第二天就找汉惠帝刘盈来请示，要求把自己的城阳郡割让出来，给长公主做汤沐邑。刘盈把事情跟吕后一说，吕后乐了，也不想毒死齐王刘肥了。心说刘肥虽然大咧咧的，倒是对我们家真好啊。这天下的十几个王，有谁肯把自己的地盘拿出来给我们家的吗？齐王刘肥做到了，很优秀啊。于是吕后从要杀他，一下子变成了爱死他了，当即应允，并且亲自移驾要到齐王的官邸里来喝酒。

那刘肥连忙命厨子大摆盛宴，刘盈和吕后一千人都来了，刘肥说：“前日在陛下府里叨扰赐宴，今日特还席，请太后和陛下辱驾临门。”

于是一行人坐下，刘盈非要让刘肥坐上座，刘肥吓得死活不敢，仿佛那不是个上座，是个杀猪台，趴在地上非让皇上上座高位。一行人坐定，张乐巡酒，刘肥招待得极端小心虔诚，众人大乐。最后，刘肥说：“太后，下臣这次离开敝邑，在京城受教已久，不敢贪恋这里的安逸，还是想着早点回去，做些职分内的事情。恳请太后允许下臣即日辞去。”

吕后说：“这个，当然是应该的。按理说，你们骨肉之亲，两三年难得一见，不过国家的事，总不能耽误了。那你择日就走吧。”

刘肥偷着大喜，于是一帮人尽欢而散。随即刘肥就收拾了东西，把官邸里的好东西也都卷上，临走看了一眼，说道：“我这辈子，再也不来这里了！她要是叫我来，我就称病，敢催我，我就宁可反了！也不来了！”

刘肥遂高高兴兴光荣回国。真如脱网就渊一般。回来之后，愤愤地把在京城遭遇，对相国曹参讲了。曹参安慰一番，也就自去办自己的事。

其实曹参也没什么事可办，他七八年前先是给当时的齐王韩信当相国，后来韩信徙去了楚国，刘邦把长子刘肥派到了这里当王，他继续当齐相国。刘肥岁数还小，对于国家管不了什么，曹参又没有治国经验，于是把齐国的名牌儒生召来了好几百个，挨个问治国之策。这帮人说什么的都有，曹参本来还明白，越听越不明白了。于是曹参还是定不下国策。后来听说胶西郡（高密为郡治）有个盖老先生，是诸子百家中的道家人物，擅长黄老之术，于是连忙花大价钱请来。

所谓黄老之术，就是黄帝、老子这一帮人的思想。黄帝太早远，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出现了，所以他说的话，我们就一句也不知道了，把他拉来给“黄老之术”相冠名，不过是为了拉个老字号招牌。老子倒是说了很多话，相对主要的就是“无为而治”。当然这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国君不要乱为和繁为，要清虚因循，因势利导。

老子的“无为而治”大约是基于当时春秋时代卿大夫家族势力普遍开始加强而威胁君权的社会背景而提出，教给国君的。面临这种局面，孔子的办法是积极有为，也就是用“仁”“礼”驯服这些卿大夫贵族，但实际没有效果。老子的无为而治，清虚因循，少管为妙，少乱管意味着减少政府干预。

少管不等于不管，他是主张顺着道去管，当然道是什么，老子没有说清楚，只是说道法自然，大约就是顺着自然之道不要乱弄，不要不讲理地乱弄吧。清虚因循，因道而行，少管，客观上讲就是减少政府干预，有利于中层豪强的发展。而中层如果发展起来可以代理着管理民众，那么国家倒也省事，社会也似乎太平。

盖老先生给曹参讲的也是这样的道理，他说：“治国之道，最看重的就是清静，清静而民自定。”

曹参一听，完全服气。于是曹参激动坏了，把自己的办公正堂给腾出来了，让盖老先生住在里边，自己在厢房办公，一切依用清静的治国之术。在齐国至今工作了九年，齐国安定，民心集附，人民皆称这个不怎么办公的相国为贤相。

正堂是真正办公的地方，结果里边住了个只会看《易经》的老头子，厢房里又是个不怎么管事的曹参，于是，自然清静无事，百姓也自己好好生长，虽然不会出现革命性的进步，但也不会出现颠覆性的祸乱。

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下一年，公元前193年，七月份夏天的时候，天气大旱，老相国萧何，就战战兢兢，在长安终于死掉，不需要再战战兢兢生怕被主子猜忌担心了。

临死的时候，萧何躺在病床上，汉惠帝跑来慰问。惠帝问：“不知相国身后，谁能接替您？”

萧何说：“知臣莫如君。”意思是这个由您来定。萧何这样讲，大约是为了不僭越，不敢夺天子之权。

汉惠帝想了想，说：“曹参行不行啊？”

萧何说：“陛下得之矣。我死了也无恨了。”

于是，过了不久，萧何老相国，就辞世告别了风光无限的汉初时代了。

萧何，本是刀笔吏出身，后位高爵大，声冠群臣，成为功臣排名第一（当然不计入当时的诸侯王，是王以下的汉臣，他第一）。其实萧何战功最小，谋功亦无，但因为刘邦想以文官压住功臣，于是他排在了第一。

萧何和曹参本来在沛县做同僚的时候，俩人关系甚好，但是现在当了相国之后，就像张耳、陈余从刎颈之交由于时代新发展而变成了死对头，萧何和曹参也是互相关系出了嫌隙。但是萧何临死，竟推荐曹参，这也是难能可贵了。不过，曹参本来是战功排名第一（除去韩信等三个王），那轮到他接班当汉相国，也是别无二选的了。

过了不久，圣旨就下来了，召曹参入京城为相国。

于是曹参对自己的接班齐相国说了：“我给你嘱咐一下，司法机构、监狱和农贸市场，就是寄放坏人的地方，你千万不要过去乱扰动。”意思是不要进去抓坏。

接班相国说：“治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吗？”

曹参说：“非也，司法机构监狱和农贸市场（市），就是容存奸人们的地方，你如果去扰动（进去抓贼捕捉、尽数驱赶），奸人还有哪儿可去容身呢？所以我先说这个。”

说完，又简单嘱咐了一点别的，就辞别了盖老先生，带着人，赴京城入职去了。

那些被抓起来审问和关进监狱的人，自然多不是好人，若对他们多考究，苛察太细，势必激起外面坏人们的动荡。而农贸市场（“市”），也是黑社会的渊藪，为什么杀人要去农贸市场（叫弃市）呢，就是为了吓唬这些人。如果也对这里的黑帮们苛察严打，他们就跑出去“市”，到了闾巷街道，满城就得闹得更凶。本来是沉在水底的渣子，就要泛起而混浊了整个池塘。所谓我无为而老百姓自化，我清静而民众自正，曹参奉行的还是黄老之术啊。

曹参的这种作法，自然不是想把社会整个根治，但是就像人体中也有缺陷的基因，社会上也必有扭曲的份子，这本是自然之道，顺之而治就好了，求治甚急，像秦王朝似的，反倒弄得一切事与愿违。在君主制的模式下，在豪强和大官吏享有特权而侵犯他人权益却是合法的背景下，要求治社会更好，使得人人都纯洁而不侵犯他人的权益，也似乎确实没有什么体系可以办得到。既然社会只能停留在这样一个体系状态，不要人为把它变得更乱更坏，把那些坏基因和坏份子，隔离冷冻处理，让它发作得小微一点，并且不要惊动、刺激和扰动它，也就可以了。

曹参到了长安，发现人们已经开始修长安城墙了，已经修了三分之一了，他到了相国府里，开始办公。他的办公很简单，就是萧何从前定下的各种事例，无所变化，一概遵循萧何定的制度。在曹参看来，汉初制度本来简单，那些萧何斟酌参考秦制度而定的制度，本已经够了，完全没有增加的必要。至于修改，改后的也会有缺点，那除了越改越坏以外，并无其它裨益。

曹参做了选人的工作，各诸侯国和各郡里的官吏，他都看了其档案和工作汇报资料，那些为人宽厚，讷于文辞，谨厚长者，都给提拔起来，当了各诸侯国的相国府的长史。而那些写文章和判案和办事，文辞刻深（积极分子）、务求自己的名声（是个能精明干事的名声）的，就都给罢了官。总之，还是不让他们折腾。此外，曹参除了日夜饮酒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了。

官员士大夫以及曹参的门客，见新相国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举措也不搞，就找曹参来串门，趁机想劝曹参两句。曹参就摆出酒来对付他们，而且全是高度数的醇酒。这人喝两口，酒性尚未发作，想说两句，曹参看出来了，立刻就接着灌，劝他接着喝，直到酩酊大醉，最后一句这方面的话也没来得及说，就被曹参送了出去。这样的事，在曹参是常事。

曹参的相府后院有个游乐的园子，园子再后面围墙外面就是吏们的宿舍。这些吏们，也不正经，整天在宿舍里喝酒还大呼小叫。曹参的副官觉得这样不合适，就这一天请曹参到后园的池亭来游玩。

刚溜达了不远，就听不远处的围墙外面，一帮官吏在醉歌狂呼。曹参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上班时间有人还在乱叫？”

副官连忙说：“对啦，就是这个问题啊，都是咱相府的吏们，不好好工作，在这里赌钱喝酒狂歌滥舞呢？您这就派人过去，都拘了来，按法处理吧。”

曹参说：“这个不用。你们给我也拿酒来。”

于是曹参在亭子里，也摆下酒宴，和自己的跟班们一起喝起来了，边喝边歌边叫唤，跟院子后面吏的宿舍里那帮人的叫唤狂歌，相互应合。把个副官鼻子都气歪了。

曹参的相国府里的公务员和自家的家眷仆从们，如果有谁犯了规矩的，细小的过错——比如类似大观园里的司棋跟表哥私通了，互相赠送绣了裸体

画的荷包了，曹参都把这些事掩匿盖藏起来，也不管。于是，合府上下，终究无事——没有弄出“抄检大观园”把晴雯逼死把芳官等人都发送到尼姑庵或者把金钏逼得跳井那样的事。

曹参的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溺爱，他既不溺爱，也不苛求，就像对待赤子，顺应自然之道，就自有花开花落的生长，如同天地之对万物，不言，而万物并没有变成地狱。所谓政治清明，就是既不惹事乱搞事，也不同流合污推波助澜。这里，曹参有自己的美。他和庄子的美相呼应，他也大约是老子的第一个知己。

一个武将，杀人如麻，身被七十余创，晚年取得这样的政治模式和理念，确实是令人诧异的事情。这里也见出曹参的宽大和谦虚。

却说曹参有个儿子，名叫曹窋，是郎中令下面的中大夫，中大夫和郎，都是郎中令下面的属官，在皇宫里工作，经常在皇上身边。汉惠帝这一天就对他说：“相国来了以后，从来不处理政务，是不是嫌我年少，轻视我啊。你回去之后，找机会问问他，就说：‘高皇帝刚刚弃群臣而去，现今皇帝又富于春秋（岁数小），您当相国，却整天喝酒，什么事也不去建议，也不给皇上想想办法，这怎么管天下啊？’你就这么说，不要说是我说的。”

曹窋放假的时候就回来了，找机会对曹参说了：“老爸，如今高皇帝刚刚弃群臣而去，皇帝又富于春秋，您当相国，却听说您是整天喝酒，什么事也不去向皇上建议，也不请示去做点什么事，给皇上想想办法，这怎么管天下啊？我就不懂了！”

曹参勃然大怒，立刻喊来管家，曹参命把曹窋按在地上，狠狠地抽了二百鞭子。

过了几天，到了上朝的日子（不是天天上朝），曹参也去了。汉惠帝问他：“我看见曹窋回来，一瘸一拐地，是被你家法打了？其实，那是我派他过去，谏说您几句的。”

曹参听了，忠君爱上的礼仪还是要讲的，这皇上是批评自己了，自己打了皇上派的人，骂了皇上所发表的意见，这是有罪了。曹参当即免官谢罪，说道：“臣有罪。但陛下自忖您的圣武何如高皇帝？”

汉惠帝说：“那自然安敢和我爸爸比啊？”

曹参又说：“那陛下看来，我和萧何相比，谁更贤能？”

汉惠帝说：“您似乎不及于他。”惠帝心说：您整天喝酒，比他差远了。为了照顾对方面子，没这么说。

曹参说：“陛下所言甚对。那么，高皇帝和萧何共同治定天下，法令既然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而治，我等守职，遵照其法令而不相失，不亦可乎？”

汉惠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称善说道：“您讲的甚善。请您下去休息吧。”

呵呵，也没别的话了，您也不会有什么合理化建议和请示，让您下去休息就正对了。

三年之后，老曹由于喝酒过多，岁数也大，就自行死去了，归于大化了。百姓皆歌颂他唱到：“萧何为法，平直明确，如同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还不是什么都不干，还是守着不偏离）。乘其清静，民以宁一。”曹参的休息无为，天下俱称美之。

一个人，有了这么大功绩，能不干点什么，比能干点什么，其实更难得啊。克制自己不做，比任凭志欲乱做，在一个居于高官显位有着绝对权力的人那里，更是难得的啊。

曹参的侯国（侯也是有封国的，就是自己所食之城）和侯爵一直传了五代，最后在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怀疑自己的太子，就跟太子拉起枪杆子互相打，最后打死了太子，曹参的五世孙因为和太子并党，被连坐而死，封国去除。

总之，如今是一段可以安歇和优美的时光。朝廷里都这样和闲无事，民间也就自然地恢复发展。

二

到了下一年，192年的春天，冒顿单于写信来了。当此之时，匈奴日渐强大，所以冒顿写来的信也嗓门很大很放肆。吕后打开信，见写道：“我是个孤闷的国君，生于草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地，数次到了边塞，愿游于贵

地。陛下也是一个人独自生活，我也孤闷独居，这样两个国主都不快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以易其所无。”

意思是，你这寡妇，嫁给我这个鳏夫吧。

吕后看后，大发雷霆：“什么意思啊，这是调戏我吗！我堂堂一国太后，被人这样说了，我算什么了！来人，召集诸将会议！”

相国曹参等文臣武将都来了，济济一堂，吕后说：“冒顿出言放肆，在来信中说道，他是个孤闷的人，我也是寡居，要和我交易两相欢娱。我堂堂大汉，受此奇辱，我要倾举国之力，好好报其此辱！”

诸将面面相觑，时为上将军的樊哙更是个好战份子，也喜欢讨好吕后，于是出班说道：“当下之计，只能以强制强，以恶制恶，我愿意请十万之兵，横行略定匈奴！”

说完，白胡子乍乍地都倒竖起来。

其他诸将明知实际打不过匈奴，但是为了讨好吕后，都说道：“上将军所言，甚有道理，甚是可行。”反正打仗是拿别人家的儿子去拼命，拼得一国残破了，与我家何干。

季布是项羽的旧将，靠着夏侯婴向刘邦求情而被赦免了罪，现在已经升为中郎将，却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于是出班厉声说道：“樊哙可斩也！”

众人听了都吓了一跳，吕后在上面忙问：“什么意思啊，樊哙犯了什么罪啊？”

季布抗生说到：“从前高皇帝将三十余万之众，北讨匈奴，尚且困于平城，当时追随高皇帝，樊哙也在军中将兵，不能为高皇帝解围，如今樊哙怎么就能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之中了？这是当面欺君啊。这是妄言啊。况且，秦朝从前就是跟匈奴乱打，于是陈胜等人遂起。现在人们哼哼之声未绝（战斗受伤的），伤者还趴着在床上不能自理，而樊哙却面谀，想要摇动天下！”

樊哙弄了个大红脸，脸红胡子白，说道：“我是忠君爱国，到底是君重要还是国重要，如今陛下受了谩辱，臣子岂能不去死事。”

季布和缓了一点，说：“夷狄你也知道，那就是禽兽，禽兽的话何必算是话，他夸你几句，那也不足以喜，他骂你几句那也不足以怒。有什么谩辱不谩辱的，他说你好说你坏，有什么利害关系。对你何伤啊？”

吕后在上面听了，一时无语，大殿上非常清静。旁边殿上群臣都各个脸色振恐，心想吕后会不会马上就把季布踢进监狱去啊。过了片刻，吕后缓缓说道：“季布所言，甚善。樊哙之言，非今所宜。但是也是忠君之心，问斩也就不必了。那么，就不说打匈奴了。大谒者张泽。”

皇宫大谒者（传达室主任）张泽忙跑上来，吕后说：“你照我的意思，起草一封回书给他，说要的谦逊一些，给我看后你就送去。退朝。”

于是张泽和吕后一起研究，写了这样一封回信给冒顿：“单于没有忘记敝邑（敝邑是春秋时代诸侯的自谦称），赐给我们以书信，敝邑很恐惧。私下我细想一下，我已经年老齿衰，发齿堕落，走路也不利索了，不足以自污于单于眼前。敝邑也没有别的罪，想来单于能够赦免我们这次（求婚不答应的罪）。我这里私下有御车两辆，驷马两套，奉献给单于以为座驾吧。”

冒顿听翻译官给念了这信，又看见了两辆进口车，心情好了很多，于是就写信派使者到汉朝廷道歉，说：“我未尝闻得汉之礼仪，陛下希望能够赦免我（前番妄言的罪）。”也不知这是真的假的，总之，就道歉了。汉皇室随即又选派了一个宗室的女儿，嫁给冒顿送过去。

不管怎么样，吕后的忍让，和慈禧太后的向英美等八国同时宣战，到底哪个是爱国呢？显然我们认为吕后是爱国，慈禧是误国误民。

当年，随即又办了一桩婚事。冬天的时候，皇上汉惠帝也快二十，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了，也就是娶皇后。这样的职位，是个肥缺，吕后想了半天，给了谁也舍不得给，最后咬一咬牙，决定把女儿长公主和女婿宣平侯张敖生的不到十岁的女儿张嫣，还不怎么太会撒娇说话呢，许配给汉惠帝。

汉惠帝有气不敢撒，把这个妹妹的女儿给娶来了。因为是自己的外甥女，汉惠帝也怕生出个怪物来，所以，就根本不跟他圆房。而是跟后宫其他美人们，忙着研究生孩子。

时间梭梭而过，随后两三年无事，到了第三年，公元189年，曹参病死，于是把曹参的相国分为右丞相、左丞相两个官，（按照刘邦遗嘱）以王陵接任为右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绛侯周勃为太尉，同年，留侯张良去

世，齐王刘肥去世，舞阳侯上将军樊哙去世，儿子们遂各自袭爵顶替，一代英雄人物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到了下一年，公元前188年，当皇帝七年的汉惠帝刘盈，也不想当了，毅然死掉了。天下举丧。

刘盈是个满有天性情的年轻人，他居住在未央宫的时候，需要有事常去长乐宫的吕后那里请示或者问安，像他这样的人物出行，不能让老百姓看见。一般帝王出行，都要清街，就是让人躲在家里。可是老清街，也扰民，影响老百姓上农贸市场买小菜。于是刘盈就命修筑复道，就是空中的走的廊桥阁道，从未央宫连到东边的长乐宫，这样在里边走（上飞机）既安全，又不扰民。

结果复道修建的时候，就跟另一条道交叉碰撞上了。这条道是地面上的，是从城外汉高祖刘邦的长陵通到城内刘邦的祠堂，每月初一人们要把刘邦的衣冠从长陵的祭殿里请出来，搬到城内祠堂（叫高庙）念道一番。复道就从这条道路上方通过了，于是太常（九卿之一，管宗庙仪法的）叔孙通就跑来给汉惠帝刘盈提意见了：“陛下，您怎么自己弄复道，高祖的衣冠每月要从那条道上过，到高庙里出游一番。您弄了这条道，不就让后世子孙从高祖的脑袋上走了吗？这哪行啊？”

刘盈一下子大惧，说：“哎呀这是不好，赶紧把这复道拆了。”

叔孙通说：“人主是不能犯错误的，您这次修复道，百姓都看见了，再一拆，不就表示自己是犯错误了吗？”

刘盈说：“那怎么办啊？”

叔孙通说：“不如您在渭北（长安在渭南，咸阳在渭北，是老城，长安是新修建的城）再给高祖修个高庙。这样，他的衣冠就不用从您复道下面走了。这样，多给高祖修座祠庙，也是人子之孝啊。”

刘盈连忙下令又给刘邦修了一个祠庙。长安城的建筑和规划，就这么慢慢复杂起来了。

八月，刘盈的灵柩在众臣的拥护下，由吕后带队，朝城外发丧开拔过去了。城外的陵墓已经修好了。普通人和官吏的坟是挖一个大坑，把棺材放进去，盖上土，修成坟头，但是对于帝王，却要使用墓道。棺材是从这墓道的

门里推进去，推到坟里的穴堂里，然后，送灵柩的人出来就行了。而坟是早已经修好了。这个墓道门一定要保护好，要隐蔽起来，使得未来的盗墓者找不到这个入口。

站在墓道门口，这是跟死人的最后相别的，按理说大家都应该哭一场。于是文武诸将和吕后就都大哭起来。可是吕后虽然哭的雷声大，雨点却下不来，没有眼泪。于是，当时只有十五岁的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仔细看了看吕后，然后对旁边的左丞相陈平说：“陈总，您看太后为什么不哭啊？太后就惠帝这么一个儿子，如今年纪轻轻死了，如何会不哭呢？”

陈平说：“人老了，泪腺不发达，光嚎，不哭，这也是有的。哇~~陛下啊，你死得好早啊哇！”

辟疆说：“陈总，您别哭了。我看是这样子的，皇上的儿子们现在都年幼，未来接班，是个幼主；太后呢，又怕着你们这帮旧臣功臣，所以她心中忐忑，如何哭得下来啊。她怕着你们，你们如何又得安生啊，如何不会像淮阴侯那样遭祸啊？”

陈平说：“是啊，是这个道理，心里害怕，还能哭出什么啊？那我们怎么办啊？你这么一说，我也哭不下去了。哇~~”

辟疆说：“您不如去请示，叫吕台、吕产（是吕后的大哥吕泽（在从前领兵打仗颇有功，已死）的俩儿子）去分领南军和北军（这是长安城南北的两只卫戍部队）。叫其他吕家的子弟，也都入未央宫管事。这样，太后就放心了，不担心你们会攻她这个妇人和弱子了，她安心了，你们也就幸而脱祸了。”

陈平想了想，说：“这个主意好。我这就跟太后说。”

陈平跟吕后说了之后，吕后立刻心里高兴了，也安心地悲哀地哭起来了。

对于陈平的这个作法，应该还是肯定的。因为旧臣诸将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力量匹敌，如果赶走吕氏，接下来功勋诸将就会走马灯一样抢着上去当权臣或者当皇帝，互相谁都不服，类似三国那样的动荡就会起来了。陈平代表功勋功臣群体，对吕后妥协，对于维持皇权稳定，是有益的。

接下来，吕后开始琢磨谁接班当皇帝的事，惠帝的皇后即吕后的长公主的女儿张嫣由于个人努力不够，没能生出孩子来（当然也是惠帝不肯协助她）。于是，惠帝跟后宫美人生下的一个儿子，被定为接班人，当了皇上，是为少帝。也不过几岁。惠帝一共生了七个儿子，平均一年生一个，这个少帝当是最大的。

因为少帝的岁数太小，吕后遂临朝称制，政由吕后出。

三

吕后临朝称制，随后大赦天下，把三族罪、妖言处斩之令，都给废除了。以后不会再株连三族了。

吕后觉得自己的姓吕的几个子弟，也应该当王，于是准备封他们。这事不是小事，固然要和高官们商量。于是吕后把群臣中最大的将和相召来了，那就是右丞相王陵（右比左大）、左丞相曲逆侯陈平和太尉绛侯周勃三人叫来了，吕后说：“吕台、吕产这两人，人品都不错，其父亲也是立过功的，又是当今皇上的贵戚，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当王，你们觉得呢？”

听见吕后有走向吕家专制的意思，脾气很冲的王陵不干了，王陵当即说道：“从前，高皇帝临驾崩前不久，曾经和诸大臣王侯杀白马而盟，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如今要把吕家子侄封为王，这不合当初高皇帝的约定啊。”

吕后立刻不悦了，她的眼睛像一双银海，抖动着重要淹死人的光。吕后又扭着这样的眼睛，问旁边的陈平和周勃，陈、周二人都说：“从前高皇帝平定天下，就把自己的子弟封为了王，如今太后称制（皇上称制），把自己的本姓子弟封为王，也无所不可的。”

吕后乐了，二比一，参议院投票通过自己的提案了。

王陵等人从宫中退出以后，临上车，老头子王陵对陈平周勃二人说：“当初，跟高皇帝歃血，说不许非刘姓的为王，你们俩不都在吗？现在高皇帝死了，太后作为女主，想把吕氏为王，你们都阿谀她的意思，未来如何面目见高皇帝于地下？”

陈平、周勃俩人嘴硬，说：“你放心，如今当朝面折争论，我们不如你。未来能保全社稷，安定刘氏，您也不如我等。”

王陵也没法回答他俩，愤愤上车去了。

过了俩月，吕后就把王陵的官给废了，废也没有理由，就把他给提拔了，提拔到给皇上当老师去。这是什么实权都没有了。王陵明白了，于是气得要命，心想我也没什么文化，当什么老师啊，于是上表：“臣已经老了（比刘邦岁数还大，刘邦曾把他当大哥待，沛县人），病都来了，我请求退休。”于是诏允王陵辞职回家。王陵回到家里，杜门不出，七年后死。

于是吕后就顺序提拔陈平为右丞相，把自己喜欢的面首审“辟阳侯”食其拜为左丞相，接替原来陈平的左丞相的官。这个审食其，也是沛县人，是当初刘邦家里的门客。刘邦在彭城大败之后，刘邦老家被楚军抄了，吕后、刘太公都给抓去了（唯独刘盈、长公主走脱），门客审食其就跟着一起当了俘虏。在楚军营中被关押的好几年时间里，审食其就负责照顾伺候吕后的生活。后来吕后、太公得到释放，审食其也就加入汉军中，参与攻击项羽的大决战，因功封为辟阳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审食其就被吕后爱慕上了，当了自己的私生活性伴侣。现在吕后叫他做了左丞相，平时就住在宫里，朝廷百官的大事，都他直接决断，成了真的宰相。

右丞相陈平虽然官大，但他是在宫外的丞相府办事，看见百官从来不到这里送文件，于是只好整天喝酒，研究妇女工作，跟当初的曹参一模一样。这时候，死去的樊哙的媳妇吕嫪还恨着陈平从前帮着刘邦谋划去燕国军阵前捉了老公樊哙，非要报这个仇呢，于是几次三番跑去长乐宫找吕后，说：“姐姐啊，那个陈平现在当丞相，整天什么事都不干，天天喝酒享乐，浪费国家的钱粮，整天跟妇女做游戏。这还是个人吗？姐姐还留着他干吗？”

消息就传到陈平那里了，陈平知道之后，下面的人劝他赶紧解散每天晚上的妇女糜烂派对，好好做管理国家的工作，陈平一笑，反倒说：“这个妇女派对，规模必须加大。”

于是喝酒糜烂派对，搞得更加如火如荼。

吕后听说以后，心中大喜，心想：“陈平胸无大志，这是好事啊！他什么都不干，专管女人的事，才让我那位老审，多管管男人的事啊。”

这一天，陈平跑到长乐宫找吕后汇报工作，吕嫪正好也在，吕后就当着吕嫪的面，对陈平说：“丞相的工作做的很好，我都知道啦。俗话说：‘小孩妇女的嘴是不能听的’，以后你只看对我怎么样罢了，不要怕吕嫪谗言说你啊。呵呵。”

吕嫪气得一个倒栽。

知其雄，守其雌，这是道家的道理，陈平其实少时就喜欢黄帝、老子之术，所以这么做是自然而然。如今谁是雄，女主吕后就是雄，大家资格谁也不如她，现在闹起来，结局是两败俱伤。把吕后替换掉，其他的各位功臣就只能打成一锅粥。既然是君主制，那还得给君主权力。

就这样，时间拖到了第二年公元前187年的四月，吕后立诸吕为王侯的草案也绸缪妥当了，于是这一天群臣上朝，陈平、周勃、酈商、夏侯婴、灌婴等一班大臣，按照吕后私下的指示，一齐出班上奏，说：“太后的长兄吕泽，带兵佐助高皇帝以定天下，被封为周吕侯，其实按其功劳，足当封王，如今吕泽已经亡故，我们为了追纪其功，应该追封他为悼武王。”

吕泽当初攻下下邑并且屯守，接住从彭城败逃来的刘邦，他有自己的部队，战功肯定是有的。

吕后略想了想，说道：“这个建议很好，我同意。封故周吕侯吕泽为悼武王。”

陈平等人接着说：“如今既然悼武王已经亡故，他的长子吕台，是个孝顺贤能的人，没有什么过错，应该袭其父亲的王爵，建议封为吕王，次子吕产，建议封为洧侯。”

吕后说：“这个建议也很对，我同意。命令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洧侯。”

于是划出齐国的济南郡作为吕国，封给吕产，定都在菏泽。

陈平等人又说：“太后的次兄建成侯吕释之，自从去世以后，他的长子因为有罪，被废掉了所继承的侯爵。但是，吕释之也是有功的（曾经奉汉王刘邦命保卫沛县和丰邑的刘邦家下），不应该忘记他的功劳，建议把他的二儿子吕种，封为沛侯，其三儿子吕禄，封为胡陵侯。”

吕后说：“这个建议也没什么问题，我同意。封吕种为沛侯，封国在沛县，吕禄为胡陵侯，封国于胡陵（山东鱼台）。”

吕后就这俩哥哥，没别的哥哥了，陈平等入又说：“太后的妹妹吕嬃女士，也是个久经考验的女政治家，樊哙将军，从前也是功勋甚巨，建议把他们的儿子吕平，封为扶柳侯。”

吕后都当即批准。就这样，吕氏一门，一王四侯了。

到了十一月，吕王吕台在济南那个地方，不知怎么搞的，一不小心死了，儿子吕嘉接班为吕王。但是这吕嘉年少轻狂，吕后觉得他不可指望和依赖，于是随后又废了他，立吕台的弟弟洸侯吕产，接吕台的班，为吕王，王于吕国。

吕产当了吕王，从此诸吕开始用事，接下来两三年无话，到了吕后执政第四年，公元184年，吕后又封妹妹吕嬃为临光侯（中国古代女人被封侯，自吕嬃始），吕嬃的另一个儿子吕他，为俞侯，又封吕后的侄子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氏羽毛甚盛了。

四

此时，当朝皇上一——从前汉惠帝的儿子少帝，已经长大到十岁出头了。这是一个不知道谁是自己妈的孩子。

从前，汉惠帝刘盈的皇后是妹妹长公主的女儿张嫣，算是刘盈的外甥女，因此刘盈也不去临幸她。看见刘盈不来临幸自己，皇后张女士就自己假装怀孕了，每天把个枕头垫在肚子上，在宫里走来走去。这惠帝刘盈整天忙着和后宫其他美人喝酒睡觉，中间就有一个美人怀孕了。皇后就把那个美人控制起来，待其生下小孩之后，皇后就把自己的枕头一扔，躺在床上，把这孩子让人抱来，说是自己生出来的小孩。然后把这后宫美人杀了。

整个事情刘盈也不知道。如今这个小孩已经被吕后立为皇帝了，现在十岁出头，整天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打听出来，自己原来是后宫美人的儿子，而妈早已经被入杀了。

这小孩脾气大极了，非常爱自己没见过面的妈，亲妈没享一天荣华富贵就横死被杀了，亡妈之痛，切肤透骨，使他咬牙切齿。他说：“太后（张

嫣）居然杀了我的妈妈把我夺为她的儿子，好，我现在还小，等我大了，我一定要报仇！”

吕后听说了，于是命人把小皇帝关入永巷（就是从前关戚姬的地方），小孩在里边整天捶门，大哭大闹。吕后对外宣布，说：“皇帝如今得病了，不能见人。你们谁也不能去打搅。”

过了一个月，吕后把群臣都召集来，说：“现在，皇上的病还是治不好。凡为天子，罩着民众就像天，载着民众就像地。皇上心情愉快，以安定百姓，百姓高高兴兴，来事奉天子，这样上下欢快交通，天下就大治了。但是皇上现在久病不好，乃至昏惑（满嘴胡话），没法跟百姓交流了。我想了想，还是换个人替代他吧。”

群臣一听，只有应允的份。

于是，吕后下令就把这个小皇帝废了，吩咐人给永巷断水断饮食，于是那小皇帝就被幽闭而死了。

这是堂堂汉惠帝刘盈的第一个儿子，就这样死了。当初刘盈一共跟后宫美人生了七个，吕后遂取其中第四个名叫刘义，立为新的小皇帝，并改名叫刘弘。这位小皇帝自然不能治事，吕后照旧称制治天下。

吕后治天下，依旧采取朴实去雕饰的办法，当时的法令甚朴素简单，当时的法网很疏，法网的空格大的可以漏掉吞舟之鱼，但是吏治反倒淳厚，不至于为奸作歹，百姓也都安定。当时的酷吏只有一个，叫作侯封，整天刻凌宗室，污辱功臣。但仅此一人而已。古人认为，法网太密，反倒使得吏民的奸诈随之而起，升级到极致，使皇上和百姓互相离心离德，搞得国家士气不振了。刚才吕后的讲话里，也提到了上下欢快交通，这确实也是个务本的长久之计，吕后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有见识的。她就按照这个思路，来称制治天下。

不过，也有不按吕后的思路治天下的人，就是分管外交的官员，他们上奏，请求关闭和南越国的关市，不许卖给他们铁器。这一下子就把南越王赵陀气着了，怒道：“从前高皇帝立了我，当南越王，允许我们互相买卖通商，现在吕后听信谗言，关了我们的市场，把我们当蛮夷，那我就造反吧。”

于是就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向北攻击长沙国，残败数县而去。吕后连忙派兵前去讨伐，结果半道大热天，士兵就受不了广东地区的高温了，大相得病，爬不过岭南的群山，在这里连年累月地用兵，不敢收兵回去，也一直毫无战功，只有非战斗减员的数字。

这个南越王赵陀，当初本是秦朝的南海郡的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的县令，他本是赵国真定人（石家庄附近地区），跑这儿当县官来了。有一天，南海郡的郡尉（分管军事的郡级第二把手）要死了，觉得赵陀是个人物，就把他叫到番禺（南海郡的郡治，今广州），说：“我是快要死了，如今，天下大乱，陈胜等人正在作乱，项羽、刘邦等诸郡的豪杰都兴兵聚众地，虎争天下，中国全乱了。但是咱们南海这里不能乱，我死了，你就接我的班。把这里好好看定了。”

说完，郡尉任嚣就死了，于是赵陀接了班，当了郡尉，发兵守戍要隘，以免中原的兵跑到这里抢地盘，然后找了个借口，说郡守犯了罪，杀了郡守，派自己的党羽当了新郡守。等到秦朝破灭，刘项开始相争的时候，赵陀就带着南海兵，向西打去，一路攻下桂林郡（广西东部）和象郡（广西西部和越南大部），占据了整个大陆的最南沿，自立为南越王。

到了公元196年，也就是刘邦在位第六年，刘邦去世的前两年，处理完韩信、彭越谋反案之后，刘邦想安定南疆，于是派出使节，跑去南越国找赵陀通好，希望他不要作乱。

刘邦找来陆贾，说：“我这里刻了个南越王印，你给赵陀送过去，算是他跟汉国两相通好，不要发兵相害。”

陆贾能言善辩，拎着大印南下而去了。

这算是出远门，五岭逶迤，中间瘴气毒蛇也多，陆贾一行披荆斩棘、风餐露宿，一路颠簸跋涉到了广州（番禺），通禀进去，那南越王赵陀命陆贾进见。

这赵陀原是赵国真定人。陆贾进去一看，见这赵陀梳着个麻花朝天辫子（椎髻，这是越人的标志），俩腿朝前叉着，箕踞地坐着等着接见陆贾呢。陆贾一下子就怒了，站立在堂上，说道：“足下本是中原人，如今足下却反其天性，弃掉中原的衣冠，而要以区区的南越国跟天子抗衡，你的大祸就要及身啦！从前的西楚霸王项羽，诸侯都听他的，可谓至强，然而汉王起于巴

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于是诛灭项羽。五年之间，天下平定，履登皇位，这不单是人力，也是天意啊。如今汉天子听说你从前不跟着他诛灭暴逆之项羽，所以打算移兵而南下攻你，只是天子怜惜百姓最近一直劳苦，所以暂且休息，派我授给你王印，与你通好。你应该出城郊迎，北面称臣，却不料你靠着这个区区南越国，倔强如此。倘若汉天子闻知，就挖烧了你的祖坟，夷灭你的亲族，然后派一个偏将，率十万之众以临你的南越国，则你的身边的人必然杀了你而降汉，这真如反覆手掌一样容易耳！”

赵陀听了，两股发抖，腾地跳起来，连忙向陆贾谢罪施礼，说：“我，我，我久居蛮夷之中，就忘了中原的礼仪，太不应该了，您可千万别介意啊。”

于是招待陆贾坐下，接风宴请。席上，喝的差不多了，赵陀就很有好奇心地问他：“您看看啊，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更贤能？”

陆贾想了想说：“大王似乎贤一点。”

赵陀又说：“那我跟皇帝谁更贤呢？”

陆贾说：“皇帝建的是五帝三王之业，有人众以亿数，地方万里，居天下膏腴之地，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这是自天地开辟以来都未有过的事。而大王不过数十万人口，都是蛮夷，崎岖在山海之间，只相当汉朝的一个郡，大王如何可以相比于汉？”

赵陀被他的直率语言逗笑了，说：“哈哈，我只是最初没有在中原起家，所以就如今王于此地。如果当初我在中原，如何就会不如汉？”

于是赵陀很喜欢陆贾，留下陆贾跟自己对饮数月，陆贾整天给他讲中原的新鲜事，赵陀乐得说：“越国这里没有什么人值得跟我交流的，您如今来了，令我日闻其所未闻。”于是，赏赐陆贾一千斤金子和价值一千斤金子的珍宝。最终择了个良辰美景，赵陀拜受了南越王印，自称臣，接受刘邦的要求，互相不打仗，通好往来。

陆贾回去之后，刘邦大喜，加官为太中大夫。

这个陆贾，平时跟刘邦说话，经常咬文嚼字，说话中引用诗书。刘邦引不过他，也搞不明白，就骂说：“你爸爸我居马上得天下，哪用得着啰嗦这些诗书。”

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理之吗？”

刘邦没话了，面有惭色，说：“那你给我补补课，把那些书上说的，古今治国成败的道理，简单地给我写一下。”

于是陆贾就写了一本《新语》，里边都是鲜活简单的小故事，分十二篇讲了为政的十二个要点，比如要明诫、辩惑、思务、无为什么的，每写完一篇，就献给刘邦，刘邦就看得啧啧称善，左右的侍臣都呼万岁。

如今，十年多过去了，由于外交官惹了南越王赵陀，于是赵陀造反，吕后发兵南去征讨，战事胶着没有成绩，吕后急了，干脆把赵陀在真定老家的宗族都杀了，祖坟也剜了，赵陀作为回报，干脆在广州乘坐黄屋左纛的天子车，称制，与汉朝相侔。汉朝一直制不了赵陀，直到七十年之后，汉武帝派名将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发兵南下，攻破番禺（广州），抓了赵陀的后人，这才平定这一地区，分设为九郡，如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等郡。

两年后，公元前181年，吕后执政第七年，赵国那边又出事了。赵国本是刘如意为王，被灌了鸩酒死了之后，以刘邦的第六个儿子淮阳王刘友（淮阳王是夺了彭越的梁国后一分为二而成淮阳国和梁国）徙为赵王，在邯郸生活和治国。这刘友也二十出头了，吕后也给他找了媳妇。吕后觉得王后这样的肥缺不能给别人，就把吕氏宗族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赵王刘友当媳妇。

这媳妇长得不怎么样，刘友不爱她。作为一个高级的人物，刘友当然还有几个姬妾。刘友的王后看刘友爱的是全是其他美姬，于是气得要命，裹着行李就跑回了娘家——长安。到了长安，她发誓要报复，但是刘友也没有什么罪状，于是只好编造罪状，于是跑去对吕后说：“我那老公，最近光说听不得的话。他说，吕氏怎么能够为王呢？等太后百年之后，我必然发兵打那个吕王（即吕产，吕后的大哥二儿子）！”

吕后一听，怕的就是这个，大怒，就找了个借口，把赵王刘友召到长安来了。刘友到了长安城里自己修有的府邸，吕后也不见他，而是派兵把他的府给围上了。围了一阵，刘友就没饭吃了。跟着他一起跑来的群臣，就偷着跳墙给他弄饭吃，卫兵捕到，当即下狱。刘友于是越来越饿，他是一个很有文学素养的人，于是做歌唱到：“老吕家的用事兮我们老刘家的完蛋了，她胁迫我这个王兮强把闺女嫁给了我。我媳妇是醋罐子兮诬陷我要造反，媳妇进谗言兮皇上却不醒悟。我要自杀兮让苍天断断案，可惜我后悔啊没有早自

裁。作为一个大王兮我被饿死了谁人怜惜我啊？吕氏不讲理啊我以后托天报仇吧！”

刘友唱罢，人生的秋意如何愤懑，于是过了十几天，他就竟饿死了，被用老百姓的规格在城外草草下葬了。

天还真给他来报仇了。恰好，过了没几天，就发生了日食，大白天的天都黑了。

天子也不是吃白饭的，他有责任，最主要就是确保风调雨顺、祈求天时的和美、伺候上天高兴，可是现在上天不高兴了，太阳被啃掉了一块。在当时人的理念中，日食是上天对人君品德不正的一种指责和警告。吕后在大地上看了这日食，心中不乐，对左右说：“这是对着我来的，唉！”

意思是上天对他饿死赵王刘友的事提出了警告。

于是，吕后把刘邦的第五个儿子梁王刘恢（梁国是分给了彭越的梁国为二而得到的其另一），也给迁徙到赵国，去当赵王。把吕王吕产的闺女，嫁给他当王后了。这个赵王后为了避免前赵王后的覆辙，每天就把刘恢看的紧紧的。刘恢生活非常苦闷，每天度日如年。这一天，刘恢看见一个宫中美姬，负责擦桌子和掌灯的，长得如火如荼，眼光如水流动，对着刘恢目挑心招。刘恢知道自己不能跟她好，但是实在忍不住，就偷着跟着美姬make love起来。几次之后，就被赵王后的眼线发现了，赵王后也不客气，随即找了杯毒酒，逼着这个美人眨着眼睛喝下去了。当即杯碎身亡。

却说这刘恢到了赵国，就觉得赵国这里非常不吉利，赵王如意、赵王友先后都以赵王而死了，赵王刘恢心怀不乐。吕后又把吕王吕产的闺女，嫁给他当王后了。这个赵王后为了避免前赵王后的覆辙，每天就把刘恢看的紧紧的。刘恢生活非常苦闷，每天度日如年。这一天，刘恢看见一个宫中美姬，负责擦桌子和掌灯的，长得如火如荼，眼光如水流动，对着刘恢目挑心招。刘恢知道自己不能跟她好，但是实在忍不住，就偷着跟着美姬make love起来。几次之后，就被赵王后的眼线发现了，赵王后也不客气，随即找了杯毒酒，逼着这个美人眨着眼睛喝下去了。当即杯碎身亡。

刘恢知道以后，痛不欲生，也写了四首楚歌，但是他自己不善于唱，就叫乐队的人排演了给他唱。随后，刘恢为了自己的美人，心碎绝望，就悲而自杀了。

吕后听说以后，觉得这刘恢为了一个妇女，就把社稷都不要了，这算是失职犯罪，于是不许刘恢的儿子接班，废了他的宗嗣。

这样，吕氏前后杀掉三赵王。

吕后想了想，赵国是个北方重国，接下来谁去当赵王呢？他在众吕中盘算了一下，就是二哥的三儿子吕禄，现封为胡陵侯，年岁也大，是个能办事的人，于是属意于让吕禄当赵王（现在的吕王吕产，是大哥的三儿子）。但是这事儿需要大臣来发动，作为提案报上来，她好批准。可是大臣们傻傻的，一时想不到这一点，那谁来发动此事呢。这时，一个叫田子春的流浪汉，晃晃荡荡到长安城来了。

五

田子春，是齐国一个念书人，贫家出身的清寒子弟，可是想通过念书而当官当时又没有科举制这样的渠道，就出来交游，在长安城晃荡，结果直落得身无一文，这一天，就干脆去找营陵侯刘泽。这刘泽也是刘邦的一个本姓同宗亲戚，具体是什么亲戚不知道，是个老头子，因为立有战功，当上侯了，目前还是朝廷的大将军，这一天他听说门外有个儒生求见，自说能叫他当王。

刘泽好奇，就叫进来。

不一会儿，田子春进来了，作了个揖，刘泽问他：“你说可以让我当王，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要妄言欺我。”

田子春说：“我当然可以办到。我在长安这里，听众人传说，您阔大而好客，喜欢贤士，我就拜访您来了。您若信任我，我运作一番，就能让您裂地称王。”

刘泽问：“你怎么运作？”

田子春说：“这个不能讲，就看您信不信我了。您要是不信，我当即告辞，您要是信，我肝脑涂地以报。”

刘泽哑口无言，只好转而跟田子春聊别的，聊了聊，发现这人确实见解不俗，知识也广，口才也利，于是就决定信了。于是刘泽咬着牙，命人拿出二百斤金子，说：“田先生，这点钱就当您的运作费，请你费费心，您说使我当王，我信，您就照着您的计划办吧。”

田子春也不客气，叫仆人把金子捧着，告辞出去。随即，田子春拿钱租了个大房子，里边装修得非常阔气，然后修书一封，请吕后宠信的大谒者张泽来家中做客。

张泽是个宦官，所谓大谒者就是皇宫传达室主任，听说有个富豪请他，礼品甚厚，心想去吃顿饭就能挣到礼品，倒也是好事。于是跑来了。就见田子春备下的帷帐宴席甚盛，用的餐具礼器，都是招待诸侯的规格，桌子上摆着高级漆器。这些漆器、青铜礼器的高级精美物件，不是一般的庶民百姓能有的。张泽看了大惊，心说，我也不是诸侯啊，这摆出宴请诸侯的规格来招待我，是什么意思啊？俩人举杯换盏，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田子春就说：“你们先退下，我跟张公有话说。”

仆人退下，田子春就说：“我看长安城里诸侯的府第，有一百多家（刘邦封了143个侯），但都是高皇帝时候的功臣。如今吕氏本来帮着高皇帝得天下，功劳甚大，同时又有身居重位的太后这个亲人。太后岁数大了，有封诸吕为王的心思已久。但是目前只有吕产一人为吕王，其他都只是些侯。如今，赵国之王位又空出来了，我想她必愿意封吕禄为赵王，但是她又怕大臣们不肯（吕禄的爹是吕后的二兄吕释之）。如今您最受太后宠信，大臣也尊敬您，您何不讽喻大臣去上奏，请封吕禄为赵王。这样，太后必然感谢您，封你万户侯。所以，我今天就先以诸侯之礼请的你啊。你觉得我这个主意不好吗？”

张泽一听，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

于是张泽就跑到陈平、周勃、酈商、夏侯婴、灌婴这些大臣诸侯的家里，讽喻他们，上奏请立吕后的次兄之三子吕禄为王。陈平、周勃本来是顺着吕后的，当即照允。却说，那汉初最靠前的十八功臣中班次排名前六的，分别是萧何（已死）、曹参（已死）、张敖（去年病死了）、周勃、樊噲（已死）、酈商，就剩周勃、酈商活着了。曲周侯酈商目前一直闹病，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只以列侯身份辅佐皇帝和吕后，听了张泽的话，也照允。汝阴侯夏侯婴排名第八，担任太仆，颖阴侯灌婴排名第九，也都照允。于是一起上朝的时候奏请，说道：“如今诸侯之中，胡陵侯吕禄位次第一，我等请以其为赵王。”

吕后心说好奇怪啊，你们这么快就想到我的心里来了，于是高高兴兴地批准说道：“既然是这样，现在确实没有赵王，只能从侯里边提拔了，那就准奏，以胡陵侯吕禄为赵王，即刻生效。”

吕后高高兴兴退了朝，一打听，知道是大谒者张宦官张泽，讽喻这些大臣做的这个提议，吕后甚德张泽，于是封之为建陵侯，赐给他一千斤金子。张泽拿出五百斤金子，要转赠给田子春。田子春作了个揖，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这个就不用了，那是您的功劳，我不敢掠美。不过，吕禄做了王，大臣们其实不是很服啊。其中谁最不服呢，营陵侯刘泽，是刘姓的宗亲，现为大将军，本以为自己可以提拔为赵王，如此所以心中怏怏。这样下去，可是不好。不如您再去找太后说，分出十几个县给他，叫他称王。这样，他得了王位，高高兴兴去外地赴任，吕禄、吕产这些王，也就踏实了。”

张泽听得有道理，当即又进宫，对吕后讲到：“如今吕禄封为赵王，但是大将军营陵侯刘泽，原本也是盯着这王位的，心中不免怨望，而且他的刘姓里边岁数最大的。不如封他去远东当王，以慰其心。”

吕后现在岁数很大了，一时糊涂，就答应了，说：“这倒也是，不能光封些姓吕的，那就叫齐王那里割出一个琅琊郡，封刘泽为琅琊王吧，到海边住着去吧。”

于是，刘泽已经得了封王诏书和信符，田子春也进门来向他道喜。刘泽大为感激，说道：“当初先生教我，说运作叫我当王，先生果然不食其言，我该如何感谢你啊。”

田子春说：“先不要说感谢，现在，太后随时都会反悔，你得赶紧出发。越快越好。”

于是一帮人打马飞奔，直出了函谷关。果然不久，吕后就后悔了，平白为什么又多封一个姓刘的啊，于是派使者来追刘泽。但是已经追之不及。

使者回来以后，吕后也就无奈，不能自食其言，姑且也就叫刘泽做琅琊王吧。

这时候，刘邦最小的儿子老八刘建，被封为燕王的，接替从前的燕王卢绾，在燕国闹病死了。因为岁数小，只跟后宫美人生了一个儿子，吕后命人把这儿子杀了，说是燕王刘建没有儿子，所以不能传国，断了其封国，以大哥吕泽的长子吕台（从前封为吕王不久后病死传吕王爵给弟弟吕产）的儿子吕通，为燕王，即刻赴国。

于是，诸吕之中，现在就有吕王吕产（吕后长兄吕泽之次子）、赵王吕禄（吕后次兄吕释之的三儿子）和燕王吕通三个王了。这三个王中的吕产、吕禄平时都呆在都城，国家大事都是他俩说了算，而吕通则在燕国。这种情况，就气着了一人，这人大名刘章，现为朱虚侯。

六

从前，齐王刘肥被封为山东的齐国，有列成七十多，是个强王。刘肥前些年就死掉了，长子刘襄继位，接着当王。刘襄的弟弟刘章，被封为朱虚侯，到京城上班，给皇宫里边当宿卫郎官。

这朱虚侯刘章现年已二十岁，人长得虎虎生风，有力气，娶了吕禄的闺女当媳妇。朱虚侯看“三吕王”中的吕王吕产（是一个人）和赵王吕禄俩人在京城用事，我们这些刘家的都靠边站，像我这样的高皇帝的孙子，只能扛着个戟当郎官，心中气得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这一天，吕后跟众吕家人在宫里宴饮，吕产、吕禄等人也都来了，朱虚侯作为郎官，在旁边帮忙跑腿。吕后朝他望了一眼，说：“刘章啊，别忙活了，你力气大，模样也吓人，我们喝酒，你负责当监酒官。”

刘章说：“好啊，我来监酒。不过，我爸爸是打过仗的，我是军将之种，我请以军法来行酒。”

吕后说：“好啊，就按你说的办。”

于是大家开始行酒唱歌，甚是热闹，刘章说：“我给你们来段舞吧，助助兴。”

于是，当初跳了一段搞难度的舞蹈。

吕后说：“不错，跳得挺好。”

刘章说：“我唱歌也行。”

吕后说：“那好啊，你就再唱一个吧。”

刘章说：“那我唱个耕田歌。”

吕后笑了，吕后素来喜欢刘章，把他当自己的儿子养，就笑说：“你爸爸倒是种过地。你是生下来就当了王子的，哪知道什么种田啊。”

刘章说：“我知道啊，我来给您唱吧。”

吕后说：“那就唱，看你怎么种田。”

于是刘章唱到：“深耕密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吕后听完，默然无语。按理说，这种捋虎须的话，说出来就是找死，但是吕后比较喜欢刘章，也就不以为忤，没说什么了。

接着，继续喝酒作诗唱歌什么的，喝着喝着诸吕之中有一个人就喝醉了，诗也做得驴唇不对马嘴，于是罚他喝酒。这家伙端起酒杯，又放下，然后穿上鞋，低头就跑。逃席而去。刘章急了，瞪着眼就追出去。追到院子里，这人刚要被扶着上车，刘章拔出宝剑，一剑将其捅死。然后收了剑，大摇大摆回了宴会厅。

进去之后，刘章报说：“刚才有一人逃席，我谨已经按巡酒之法斩之。”

吕后左右的人和诸吕皆大惊失色，心说这为了喝酒至于杀人吗，而且杀我们的宗人。但是，吕后已经答应他按军法监酒了，那也说不出来理由来治罪刘章。吕后也没心思喝酒了，说：“嗯，喝的已经够了，就到这里吧，都散了吧。”

于是仆人都扶着大家，散了酒席。

这件事情之后，诸吕包括吕产、吕禄两个王，皆惧怕朱虚侯刘章，而大臣们则多来依附刘章，两大阵营正在形成，动乱正在潜滋暗长。

转到下一年，公元前180年，吕后执政第八年，春天三月，吕后到郊外去搞祭祀，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路过长安城东的轺道亭，吕后下车来，在路边这个亭障休息。吕后脱下鞋，把脚踩在鞋上，又接过手绢，擦了一下脸。然后，她望着周围的桃花，桃花粉嘟嘟的，十分养眼。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松下听琴，月下听箫，享受这民间轻松朴实的生活啊。

正这么望着呢，忽然一只黑狗一样的东西，不知从哪里跳出来，正撞在吕后的后腋上，还咬了一口。等吕后一惊叫，这个黑东西又疏忽不见了。仆人连忙过来，给解开衣服袖子，就见腋下已经红肿起来了。众人连忙扶着吕后，上车回奔城中长乐宫。

回来之后，按理说，这就是被疯狗咬了，应该注射狂犬病疫苗。吕后没有狂犬疫苗，只能借助占卜来解决这疾病的问题。于是占卜了一下，这个神职人员也不是什么好人，占卜检测报告说：“这是从前的故赵王如意在作祟。”

这对吕后的精神打击固然是巨大的。也就是说，死掉的三赵王里边第一个戚姬夫人生的赵王如意，如今在吕后体内作祟呢。

针对这种作祟病症，办法就是请巫医了，于是巫医来了，对着吕后的胳膊窝，又是念咒又是祈祷又是恐吓，叫赵王如意的鬼魂从吕后的体内出来。赵王如意虽然是个小孩，但是功力却不弱，几个大法师在外面拿着吸铁石等各种法器，要把他弄出来，他就是死死勾在里边不出来。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七月，吕后被胳膊里的赵王如意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吕后终于不行了。

吕后命诸吕和大臣们来听自己的遗言。于是，小皇帝刘弘，守在她的床头。还有黑压压一堆大臣，跪坐在一旁。吕后气喘微微地说道：“今天你们都来，我怕是不行了，我宣布，任命吕王吕产为相国，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另外，京城以南的南军（京南卫戍部队）由吕产掌管。京北的北军，交给赵王吕禄掌管。”

吕产是吕后的长兄的次子，吕禄是吕后的次兄的三儿子，现为赵王。

众人领命。吕王吕产又说：“太后，现在皇上岁数也大了，我是当皇上的老师，但皇上未来娶亲娶谁，还需要太后定夺啊。”

吕后想想说道：“那就让赵王吕禄的女儿，配给皇上做皇后。”

吕禄谢恩。吕后随即说道：“你们都出去吧，吕产、吕禄留下。”

众人走后，吕后对他二人说：“相国啊，大将军啊，现在你俩就是朝廷的将相，一个南军，一个北军，我是把什么基础都给你们打好了。为什么这么预备呢？从前，高皇帝定天下，跟大臣歃血盟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

共击之。’如今你俩和吕通为王，大臣们多心中不平，我死了以后，皇帝又年少，就恐怕大臣们要作乱。所以你们一定要引兵守住皇宫，不要出去给我送葬。你们走了，皇上就被他们抢去了，那就为人所制了。”

俩人听说了，都记牢了下来，又劝慰吕后一番，然后悄悄退出。过了几天，中国古代第一位女执政官，干的坏事并不算多（不过是杀了三个赵王和一个戚夫人，还有韩信一家和彭越一家，还有一个小皇帝），以刚毅但是治天下又循理朴拙因势利导而闪亮登场的吕后，撒开两手，肿着胳膊，离开了麦浪如画、河山如梦的汉初江山，去地下找他老公团聚和汇报工作去了。

吕后发丧，和刘邦合葬于长陵。相国吕王产和上将军赵王禄，分别引了自己的南军北军中的精锐，跑到皇宫内外来戍守，手中握着皇上，于是丧事妥当地办完了，同时吕后遗诏，命赐各地诸侯王各自一千斤金子，大臣诸侯各按等级赐金，同时大赦天下。于是很多犯罪份子们都乐呵呵地从监狱和劳动场所回来了。她的丧事也成了臣民们的喜事。

该怎么评价吕后，总得来讲她是直率而且用能力的，至于杀人，但也没有扩大化，中国的女主里边，她算是温和的。不似武则天和慈禧太后那样野心勃勃。这个曾经带着刘盈、长公主俩孩子在丰邑种地，被相人相看认为未来大富大贵的人，走完了她本分和执着和敬业的一生。

随即到了八月，长安城中，却溅出了血光一片。

第七章

自知者明的陈平和周勃

一

吕后死后次月，八月的时候，刘姓就要造反了，齐王刘襄打算杀了现在的皇帝而自立为帝。这个事情史书上写的比较曲折。

史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当此之时，诸吕（也就是吕产和吕禄）都执政擅权，聚集自己的兵以威胁大臣，欲作乱（意思就是想要造反，杀掉当今皇上，自己吕氏当皇上）。

朱虚侯刘章，闻得消息，心想，我从前一贯跟诸吕过不去，当监酒官还杀了个吕，他们要是作乱当了皇帝了，那首先就是要斩了我。于是刘章急了，派人跑回齐国，告诉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刘肥的儿子），说诸吕要作乱，请你起兵，杀了诸吕，然后你当皇上。

这不就是不讲理了吗？你们杀了诸吕，那也是应该现在的皇上刘弘继续当皇上。怎么能让你老哥刘襄当皇上呢。

齐王刘襄是个有大志的人，喜欢当皇帝，赶忙和一帮心腹密谋，准备发兵。结果消息走露，齐国相国召平，却是朝廷派来的——这种相国，多是中央派的，用意是专门看着王，给王掣肘的。齐相国召平听说齐王要发兵，心说这不是造反吗？没有朝廷命令，谁让你们发兵，你们有什么权力调动军队。于是带着自己的警卫军就把王宫给围上了。

刘襄在里边，一看自己发兵不成，反倒被相国围了，大慌忙。他的心腹中尉魏勃在自己家里，看见王宫被围，于是赶紧从家里跑到宫门外面，骗召平说：“这次大王要发兵，确实没有朝廷指令。相国您把大王围住了，这个做得对。我是个带兵的，将官出身，我替你领着这些警卫军，替你在这儿围大王吧。您赶紧去安排人向朝廷汇报。”

召平不知魏勃是齐王的死党，当即就允许了，把指挥刀交给魏勃，自己回相府。结果没过一会儿，魏勃带着他的兵，杀到他的相府外了，把相府给

围起来了。召平一看没着了，气得乱骂，冲又冲不出去，为了避免受辱，只好抹脖子自杀了。

于是齐王刘襄就以魏勃为将军，尽发齐国境内之兵，准备向西进攻。

刘襄发兵之前，想到，那琅琊郡本来是我们齐国的，被吕后给割了出去，封给了营陵侯刘泽，做了琅琊王，我得先把属于我的琅琊郡抢回来。于是，他就叫郎中令祝午，拿着自己的信，出使琅琊国。琅琊国刘泽接待了祝午，说：“你们国内这是干什么啊，为什么动刀动枪的啊？”

祝午说：“吕氏阴谋作乱，我们大王发兵向西要诛杀他们。我这次来，是齐王嘱咐我，我们齐王年少，也不懂打仗，您老是个宿将，我们齐王愿意把举国之兵委托给您，由您领着西向去平关中之乱。”

刘泽一听，诸吕要作乱了，就信了，于是昼驰夜奔，不两日就跑到了齐国。到了之后，傻眼了，齐王刘襄当即把他扣留了，逼着他写了命令，叫祝午带着，祝午跑到琅琊国，把琅琊国的兵全给调来了，统归齐王指挥。

刘泽被软禁起来，受了欺骗，回不了国了，兵也没了，等他找回了理智，就跑去又骗齐王刘襄，说：“您爸爸齐王（刘肥）本是高皇帝的长子，这样算来，您是高皇帝的长孙，您应当当皇上。但是，您要当皇帝，朝中大臣们会是什么反应，却还难说。我在刘姓宗族里，岁数最大，我去劝劝大臣们，叫他们奉您为帝。您把我留在这儿也没有用，不如让我进朝廷，去劝大臣。”

齐王刘襄就答应了，给刘泽备了车，叫他向关中走去。刘泽赶奔关中，一时无话。

齐王刘襄见刘泽走了，就准备发兵，并写出檄文，发给各地的诸侯王们，解释自己的义举：

“从前高皇帝平定天下，我爹被封到了齐国，随后传给了我。惠帝驾崩以后，吕后用事，她岁数大了，就听信诸吕的话，擅自废掉少帝而更立他人。又杀三赵王，灭掉梁国（第三个赵王刘恢的故封国）、赵国、燕国，而把其国封给三个诸吕为王，又把我们齐国给分成了四块儿（分出了吕国、琅琊国和城阳国，分别给了吕台（现归皇帝刘义的弟弟）、刘泽和鲁元公主）。忠臣进谏，但是皇上都惑乱不听。如今吕后驾崩，而皇上富有春秋（年轻），不能治理天下，于是诸吕擅自给自己加官，聚集兵力，劫持朝中

列侯忠臣，矫诏以令天下，社稷宗庙都要倾危了。寡人这就率兵入长安去诛杀诸吕！”

从后面的情节来看，说诸吕劫持忠臣列侯，是无稽可查的。诸吕这时候并没有作乱，也没有劫持什么人。

长安这里，相国吕产（吕王）和上将军赵王吕禄等人闻讯，连忙商议对策。众人商议了半天，终于商议出了个愚蠢的决策。汉初十八名功臣的前九名是：萧何第一，曹参第二，张敖第三，周勃第四，樊哙第五，酈商第六，奚涓第七，夏侯婴第八，灌婴第九，这里边，就剩周勃、酈商、夏侯婴、灌婴还活着呢，周勃不能派，他本是太尉，但正因为是太尉，所以才跟诸吕有矛盾，自从吕产、吕禄分将了南北军，太尉周勃连军门都不许进去，成了光杆太尉，肚子里正一肚子气，酈商一直病着，夏侯婴虽然人老实但本事不够大，那就派灌婴吧。灌婴当初参加起义时就年少，现在也还是壮年，于是任命汝阴侯灌婴这个从前卖布的，为大将军，将军出函谷关，去迎战齐王刘襄。

灌婴素来是将骑兵，是汉初有名的猛将，现在是最大牌的猛将了，他带军开到中原的荥阳，这个从前刘邦项羽多年拉锯战的地方，老战场了，很熟悉。灌婴到了荥阳，就召集手下人商量，灌婴说：“现在二吕将了京城的南北军，欲危害刘氏而自立，我如今打败了齐国，就是反倒帮助吕氏，这个怎么能行呢？”

于是灌婴屯兵不前，另派使者跑到齐国那里，宣布和齐王连和，等着吕氏作乱了，咱们一起发兵到长安诛吕氏。齐王刘襄听说，也就把大兵屯结在齐国西境，暂时不动，等着吕氏那边“作乱”。

吕产、吕禄那边到底要不要作乱，这就是历史要对他们拭目以待的了。史书上继承了前边一贯的说法，是这样讲的：吕产、吕禄还是要作乱了，但是城内怕着周勃和朱虚侯刘章等人，外面怕着齐国的大兵，于是犹豫未决。

大致的意思是，二吕还是没有作乱，但是他们还是想作乱，等着时机成熟了就乱。这就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他俩想着要作乱，这种想着的事儿，谁知道呢？齐王以这种想着的事儿为口实，发兵西向，那到底算是他作乱还是二吕作乱呢？

刘氏和二吕相争，功臣们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灌婴已经表明要和刘氏齐王联合，而京城这里，太尉周勃和右丞相陈平，也开始磨刀霍霍对准二吕。功臣和刘姓明显站在一起，向诸吕发难，这也是从前吕后抬高诸吕，摒弃功臣和刘姓的必然结果吧。

但吕后当初不这么做，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周勃这一天就找陈平去了，共同谋划。

二

太尉周勃和右丞相陈平，自从吕后称制以后，一直是顺着吕后而自保，但是俩人不免还是靠边站，陈平只能整天喝酒以及跟美女玩，政事交给左丞相审食其和二吕去管。周勃则成了光杆太尉。

从前吕后活着，这些功臣只能听命，现在吕后死了，二人要翻身了。他们这种翻身，一方面是为了匡扶刘姓社稷，一方面也是为了各人重新获得权力。

周勃找到陈平，周勃说：“咱们这些老人儿，现在得开始活动了。不然的话，诸吕当道，我们永远就是这么闲呆着。”

陈平说：“是啊，据我所知，曲周侯酈商的儿子酈寄，跟上将军吕禄的关系最好。我想，我们就劫持了酈商，叫他让自己的儿子去诓吕禄，叫吕禄交出北军兵权，还给太尉你。这样，什么事都好办了。”

于是，俩人就把曲周侯酈商给绑架了，逼着酈商叫自己的儿子去诓吕禄。酈商是班次排名第六的功臣，老大不小地还被绑架了，只好叫自己的儿子去给周勃帮忙。

于是，他儿子酈寄，就按周勃、陈平交待的，跑去骗吕禄。酈寄去了，见到赵王上将军吕禄，然后就说：“老吕啊，从前，高皇帝和吕后共同定了天下，刘姓立为王的有九个，吕氏立为王是你们三个，都是通过大臣们商议，事已布告天下，诸侯皆以为合宜。如今太后驾崩，皇上年少，你佩带赵王印，不赶紧回赵国去守国，却当上将军，带着北军留在这里，被大臣和诸侯们怀疑你要作乱。依我说，你何不把上将军印归还，把北军交给太尉。然后你让梁王（吕产）也把相国印归还，然后你俩都回各自的封国去。这样，

齐国之兵必然解散，大臣们也得安心，不乱怀疑你们要作乱什么的了。这样，您高枕无忧，安享千里之王，这是万世之利啊。”

吕禄觉得他说的很对，于是就打算把上将军印还给国家，把北军也给了周勃，然后自己去赵国当王当富家翁去。

从这个事情来看，吕产、吕禄哪有要作乱自立的意思。

于是吕禄当即去找吕产，还有其他老吕家的诸吕，都叫来，一起商量这个巨大的事。

诸吕听了，有人说这么办好，弃兵回国去，有人说这么办不好。众说纷纭，犹豫未决。

这也不像个“欲作乱”的样子，若是早在齐王动兵之前就欲作乱了，古往今来也没有这么不坚定的作乱。若说是齐王的大军使得他们现在不敢发动从前预谋的作乱了，但是从前预谋的时候，难道想不到刘姓诸侯会起兵反他们吗？若起兵一反，立刻就不敢干了，那当初会这样预谋要作乱吗？

我看，多数都是欲加之罪，不过是二吕权势大，刘姓和功臣感到受到威胁，于是声言他们要作乱，而发起了进攻。

吕禄定不下来，就想起吕家最大的家长了，那就是吕后的妹妹临光侯吕嫪。吕禄于是带着几个吕，跑到吕嫪家里，说：“二姑啊，现在齐王起兵嚷着要杀掉咱们诸吕，大臣们也都不安，我看，现在的办法，我不如辞了上将军印，把兵给了太尉，然后我回我的赵国当王去好了。他们也就息兵了。”

吕嫪听了，勃然大怒，喊道：“你当将军的却要弃了自己军，吕家从此没地方活了！”

说完，光着脚就奔到后室，把自己一辈子攒的珠玉珍宝，一股脑地都给兜出来了，往堂下一抛，喊道：“这些东西留着还有什么用！不用再替别人守着了！哇呀呀！”

意思是，迟早都是别人的东西，现在就扔了吧。

丫鬟仆人吓得也不敢过去捡。吕嬃连连跺脚，以头撞墙，吕禄一看二姑的更年期犯了，吓得一缩脖子，带着几个吕，连滚再爬地跑了。

虽然有二姑通过身体语言大责罚自己，吕禄还是犹豫着打算避祸逃回赵国去。（作为王，确实应该待在自己的王国里治理地面，但是诸侯王同时被任命为朝廷的大将军和相国，也不是没有历史先例，比如西周时代的郑桓公就既是诸侯王，又是周天子朝廷的司徒。）

过了些天，到了九月，这一天，曹参的儿子曹窋，本来是郎中令下面的中大夫，现在被提拔为御史大夫了，跑去相国吕王吕产那里，向吕产汇报工作。正谈着呢，外面门官禀报：“郎中令贾寿大人从齐国回来了，现在门外求见。”

原来，这贾寿，是郎中令，负责皇宫内部大事，因为齐王造反，出使齐国去看个究竟。现在回来了。吕产忙说：“曹小弟，你先在休息室等一下，我见完贾大人，再跟你谈。”

于是，曹窋就去了隔壁。不一会儿贾寿进来了，见到吕产，就大着嗓门数落吕产，说：“吕王你不早回国去，现在想再去，还来的及吗？”

吕产忙问此话是什么意思。贾寿就把自己了解到的，荥阳前线的灌婴，已经和齐王军队合纵，要杀入长安诛杀诸吕，都告诉了吕产。吕产急了，问：“那我怎么办啊？”

从这个对话中看，上月吕禄和诸吕讨论要回封国去，贾寿也是持这个赞同意见的，认为二吕回了国，诸侯军队就没了杀入函谷关的理由，现在时间耽误了，灌婴和齐王联合，有意杀向西来，再回国也来不及了。这不能说明二吕此前有没有谋反的意思，只能说明一些有限的技术问题，即贾寿原本赞成吕产退避回国，以退来求化解危急，但是现在形势紧张，退已经没用了，要进了。

贾寿说：“你现在，赶紧进皇宫去。”

吕产连忙收拾准备。把曹窋叫出来，说：“我还有事，改日再谈。你先回去吧。”

那曹窋已经在休息室里，把二人的谈话都偷听到了，巴不得赶紧走。于是施礼告辞出去。出去就坐上马车，直奔太尉周勃的家。这曹窋也是功臣的

子弟，自然向着功臣党。曹窋见了周勃，把偷听到的话，对周勃讲了。

周勃问：“他要去皇宫，这是什么意思啊？”

曹窋说：“这不意思很明白吗？贾寿是看见灌婴和齐王合纵，他们就也不说回王国了，而是狗急跳墙了，要到皇宫去，掳了皇上，然后抓住南北军，举长安之兵和调动关中之兵，下诏书，命令各地诸侯，一起往荥阳去截杀灌婴和征讨齐王啊。贾寿是劝他们正式作乱啊。”

周勃说：“那可如何是好，我这就奔皇宫去。”

曹窋说：“您去没有用。您什么兵都没有，去了也是送死。您当下之计，是赶紧夺了北军。襄平侯纪通现在掌管符节，你可以叫他来，让他持节带着你进北军。”

周勃当即答应，派人去喊纪通来。不一会儿，纪通来了。这纪通的爸爸纪成，也是功臣，战争期间战死了，所以刘邦封了他这儿子当侯。周勃于是跳上纪通的车，纪通持着节，冲出城外，奔北面的北军的军门去了。

到了军门外，军兵拦住，不许车子进去。纪通就喊：“皇上的节在此，我是符节令，皇上命我持节宣告：以太尉周勃接管上将军吕禄所领之北军。”

军兵张皇失措，还是不敢放进去。

周勃就派人去喊酈寄帮忙。酈寄闻命，就按周勃交待的，赶紧跑去赵王吕禄的家里，登堂急对吕禄说：“你还在犹豫呢吗？皇上已经下令派太尉接管北军了，又命你赶紧回赵国。你赶紧把将印拿来，给我，我送给太尉，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酈寄说的全是瞎话，完全是假传圣旨。

吕禄深信酈寄不会欺骗自己，那么，皇上已经命我下岗了，我赶紧听皇上话回国还能不惹事，能保住王位。

于是吕禄不犹豫了，当即从腰里解下上将军印，交给酈寄，酈寄带着这个宝贝，急急忙忙跑了。酈寄算是把吕禄害惨了，随后天下有成语说“酈寄

卖交”。如果不是酈寄一再劝吕禄交出兵权，二吕据长安和关中，或许可以抵挡灌婴和齐王。

酈寄带着上将军印和兵符，跑到北军军门，周勃还在这儿堵车呢，见到酈寄来了，就见酈寄举着印符大喊：“赵王已将上将军印授予太尉，接管北军，还不开门！”

军尉一看，上将军印都送来了，还有持节在此，那是没错了，于是打开军门。周勃的车和酈寄的车就开进来了。

进门之后，周勃驾车在各个军帐前对出来列队的军士们巡行喊道：“有为了刘氏的，就左袒，想保着吕氏的，就右袒。”

右袒，就是露出右边肩膀，军兵们全都左袒。周勃于是掌握北军。但是京城南边还有南军，南军是吕王吕产掌管，周勃也不敢带兵出来，只想保住北军，等着未来跟吕产的南军拉杆子对战。

因为要跟南军对战，所以他刚才才问军卒，是保着刘氏，还是保着吕氏。

三

与此同时，御史大夫曹窋又已坐着马车，跑到右丞相陈平家里了，把自己偷听到的话和周勃的动向，对陈平讲了。

陈平说：“你赶快找朱虚侯刘章，带着他去北军帮太尉的忙。”

于是，曹窋急急忙忙跑到刘章家里，叫上刘章，奔城外北军去了。到了军营里，见周勃已经掌握了北军，放下了一口气。

周勃说：“也不知吕产到皇宫那里怎样了，曹小弟，你快去宫里，告诉卫尉（皇宫卫队长官），不许放吕产进殿门！”

曹窋领命又急忙奔回城里，直奔未央宫。这时候，吕产还没到皇宫呢。这吕产实在脚慢，曹窋都东西南北跑了好几个来回了，吕产还没走到皇宫呢。曹窋跑进皇宫，见到卫尉，说：“我命令你，不许相国吕产进入殿门。”

卫尉没有他官大，只好听命。

这时候，吕产还不知道吕禄已经让出了北军了，如果知道，他就应该加紧奔入皇宫抢皇上，或者急奔南军来拥军自保。吕产大摇大摆终于坐着车子和贾寿一起来了，进了皇宫的大门，到了廷中，再往上走，准备登殿上殿，就见卫尉列禁卫军车马之阵拦住，问：“相国今来做什么？”

吕产说：“我上殿要见皇上。”

卫尉说：“可有皇上召唤。皇上今天有安排，不能接见相国。”

吕产没办法，也不知道北军已经到了周勃手中，所以也不知道来硬的，硬带着自己的人冲上殿抓皇上（控制皇上，以令诸侯群臣）。

吕产在廷中来回徘徊，和卫尉反复磨叽。曹窋见吕产这么磨下去，迟早卫尉顶不住，得放他上殿，于是赶紧催动马车，又出了宫门，奔出北城门，来到北军营中，对太尉周勃说：“吕产在皇宫里了，虽然卫尉拦住，但是保不齐就要见到皇上了。如果皇上一下诏，就什么都完了。”

周勃说：“朱虚侯，我这就给你一千兵（多了不能给，还得守着北军大营，跟南军准备决战呢），你进皇宫，去诛杀吕产。”

朱虚侯刘章当即领了一千兵，出营进城就来了。刘章领着一千兵进了未央宫门，就见吕产还在廷上徘徊（廷就是皇宫进门后的大院子），跟卫尉磨叽呢。

“好哇！”刘章大喊一声，抽出宝剑，“相国无故硬闯殿门，意欲作乱，都给我抄家伙！今天不要命啦！保卫皇上，诛杀吕产！”

一千北军兵听到了，赶紧鼓噪攻入未央宫门，进来之后，列成阵形就冲，非常职业。吕产一看这场面，也急了，自己带的兵丁家卒，也把藏在衣服里面的长短家伙抽出来了，列出简单的阵形，向前迎战。宫廷卫尉也不知道帮着谁好。刘章的一千北军兵和吕产的私属部队就火并起来，吕产虽然人少，但是战斗力不弱，硬相支撑。这时候，天上突然刮起大风，这强风一吹，吕产的部卒就保持不住阵形了。而朱虚侯刘章这边的北军，都是训练有素，阵形不乱，把吕产的私属部队杀得大败。吕产部卒败出庭院，往各个宫室甬道乱跑。

那吕产也顾自逃命，直跑到郎中令的办公室去了。贾寿领着他，跑进自己的办公室——郎中府，把门锁上，说：“你赶紧藏厕所里，我在这里抵挡他们。”

不一会儿，追兵来到，破门攻入，一戟刺死贾寿。然后到处找吕产。终于在厕所里发现了，于是，堂堂战功之臣吕泽的二儿子，吕王兼相国吕产，就这么在造反不造反中，乱七八糟地被士兵就地斩杀了。他的纷乱的思想就跟他纷乱的遗体一样，被士兵拖着，弄给了朱虚侯看。

这时候，皇上在宫里早听见了，也不敢出来。直到双方打完了，一问，说是朱虚侯那边打赢了，皇上连忙派出谒者（门官），出来向朱虚侯道劳苦。他也不知道朱虚侯是劳苦在哪里，吕产又是错误在哪里。总之，自己的老舅舅死了，被刘姓堂兄一辈的杀死了。

这是妈妈帮和爸爸帮之间的战斗。在他看来，大约就是这样的。但他哪里知道，自己因为跟妈妈帮靠的太近了，爸爸帮战胜了，未来还有自己的活命吗？

朱虚侯赶忙又骑马，跑回北军，进了营，把吕产的人头举给周勃一看。周勃大喜过望，立刻给刘章拜跪在地，对他说：“我所患的，就是这吕产，现在吕产已经诛死了，南军也无首了，天下定矣！”

刘章连忙拉周勃起来，说：“这不过是太尉布置我去进宫，如何这样施礼折杀我啊。”

于是周勃发出北军各部，到京城里边，分处捕杀诸吕的男男女女，不论是封侯了的，还是没封侯的，不论长幼男女都杀。一时吕氏全杀光了。

那赵王吕禄——这次事变的败家者，自以为交了将印，就没事了，正准备东西回赵国呢，忽见自己从前领导的北军士卒杀来，不由分说，捆了他。捆到周勃、陈平面前。

周勃说：“你们诸吕谋欲作乱，要不是皇上及早发觉，命我夺了你的兵权，天下危矣。命令，推出去，斩了！”

吕禄还要辩解，哪容分说，遂被送到农贸市场，就给斩了，以及自己的一家老小。

临光侯吕嬃女士，虽然是女的，也被捉住了，竟被笞杀了。不知为什么不给她来个痛快的，要这么活活打死。

周勃又派人，去燕国，斩杀了燕王吕通。

不过，左丞相审食其，因为跟大辩士陆贾关系不错，陆贾替他计周全，就什么事儿也没有，既没有死，也没有罢官。

吕氏彻底灰飞烟灭。吕氏也是在平定天下中有功的，但是历史却给了他们这样的结局。吕氏从兴起，到旺盛，到毁灭，不过十数年的时间，世事轮回，什么都有个正弦曲线、兴衰更迭啊。

四

诸吕被杀光了的时候，琅琊王刘泽，也磨磨蹭蹭地从齐国，被齐国人送着，赶到朝廷了——他本是来朝廷，要说服大臣奉齐王刘襄为帝的，现在一来，形势大变，不过，他来了，还是赶上了一次重要的讨论。

陈平、周勃（得先说陈平，因为他的官比太尉大）等诸功臣和大臣们开始开会。周勃、陈平、朱虚侯刘章等人，无缘无故杀了诸吕乃至吕嬃，这往不好听里讲，至少在当时皇上眼中，属于周勃等人造反。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解决皇上的问题。周勃等诸大臣于是互相说道：“从前的少帝（那个嚷嚷要给老妈报仇被吕后幽闭而死的小孩）以及当今的皇帝（刘弘），还有当今皇帝的几个弟弟，其实都不是惠帝的真儿子。是吕后从外边挑了些小孩，杀了他们的妈妈，拿到宫里养着，让惠帝认他们当儿子。吕后立他们为皇帝，以及诸吕为王，是为了加强吕氏。现在我们已经夷灭了诸吕，还让诸吕所立的这假刘姓皇帝（老四）留着，等他长大了，我们这一班人，就全得灭族了。不如看看刘姓诸王里边，挑个最贤的，立为皇上。”

这一番话，只能证明周勃等人是要造反。这皇上刘弘及其弟弟，全是刘盈的正经儿子，只不过是刘盈和后宫美人生的，虽然算是庶出，但是在没有嫡生儿子的情况下，固然该当皇帝的。诸臣硬说他们是刘盈的假儿子，本不是老刘家的，不过是要给杀皇上找一个借口罢了。杀了诸吕，又杀皇上，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呢？

于是，很多大臣都说：“从前的齐王刘肥，是高皇帝的长子（但是庶出，次子刘盈是嫡生），所以现在的齐王刘襄，乃是高皇帝的长孙，按这个资格，应该立他当皇上。”

琅琊王刘泽，本来是骗齐王刘襄，说是来京城劝说大臣立他为帝的，心里却是把诈骗了自己的刘襄恨的鼓鼓的，于是当即说道：“这个不行。吕氏就是因为作为外家（外戚）凶恶，而几乎败坏了社稷，危害我们功臣。这个齐王刘襄，我是知道，他的妈妈家姓驺，其中有个驺钧，那是个恶人（比二吕还坏）。若是立了齐王，那就又来了一个吕氏。”

旁边也有大臣附和。于是，立齐王为帝的提案，就被刷下去了。

有人又说：“立淮南王吧（这是刘邦的第七个儿子，也是庶出的，平灭英布之后，替英布当了淮南王）。”

众人又反驳：“这淮南王岁数太小，而且他妈家也不是好人。”——这是得了外家恐惧症了。

那淮南王果然后来在汉文帝时期造反，这里倒是说对了。

最后有人说：“现在的代王，是高皇帝现存的儿子们里边，岁数最大的。（代王刘恒，排名老四，仅次于第二的刘盈、第三的刘如意，最早代国国王是刘老二（刘仲），刘邦的二哥，被匈奴打跑了之后因弃国逃跑之罪被削爵为侯，刘邦改立三儿子刘如意当代王，以陈豨为代相国，随后赵王张敖“谋反”，被夺国，于是徙代王刘如意为赵王，代国就空着没王了，后来代相国陈豨造反被刘邦剿灭，于是置四儿子刘恒去代国当了代王。）而且代王为人仁孝宽厚，他的妈妈家薄氏（从前魏豹的美姬，算命者说她能生天子的）为人谨良。现在立这位高皇帝儿子中岁数最大的，固然道理上说的通，而且他以仁孝闻于天下，这样最便宜。”所谓最便宜，就是对我们方便。这代王是个老实人，就不会欺负我们功臣，而由着我们功臣欺负他了。

这代王刘恒确实仁孝，还上了《二十四孝》的光荣榜，叫作“亲尝汤药”：他妈妈薄氏曾经病了三年，他就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各种中草药汤，非得亲自尝了，才给妈妈喝。怕烫着嘴或者苦着。

于是众人议定，立代王做皇帝，于是派人北上代国（在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都城本为河北北部蔚县，但封刘恒时改为山西的晋阳），召代王来当皇上。

众人又问：“那现在齐王那边怎么办？”

周勃说：“齐王不能当皇上了，那就该干吗干吗吧。叫他赶紧撤兵，回都城好好当王去。从前扣的他的济川国（旧吕国）、琅琊国、城阳国这些地方，说好未来禀报了新皇上，都还给他。他也就够了。”

琅琊王刘泽当即沉不住气了，说：“琅琊国也给他，那我怎么办？”

陈平在旁边替周勃圆场说：“现在，燕王吕通不是死了吗？未来禀报新皇上，叫刘王你去燕国就好了。”

周勃瞅了一眼陈平，说：“对，就是这意思。”

刘泽一想，燕国虽然地方有点冷，但是地盘大多了，地域几乎一直扩到快朝鲜了。于是也就不说话了。

这时候，朱虚侯刘章听了，却有话说了，他当初派人喊自己的老哥齐王刘襄发兵杀向京城杀诸吕自立当皇上，就是为了自己也能当个王，他现在也要类刘泽，于是说道：“那，赵王吕禄也死了，他的赵国给谁呢？赵国还没王呢。我是杀死吕产的，各位领导可别忘了。”

周勃、陈平等大臣一看，朱虚侯确实功劳大，周勃还曾经给朱虚侯下拜呢，于是说道：“那未来我们禀告新皇上，叫你做赵王。”

朱虚侯大喜，又说：“那现在吕产的吕国也没有王了，吕产是被我杀了，我弟弟东牟侯刘兴居一直帮着我策划诛杀诸吕，他也有功啊。我觉得他也应该封王，吕国就闲着呢。”这个吕国就是梁国，吕产从前被封为吕王（是割的山东的济南郡为吕国），后梁王刘恢被迁去做赵王，于是迁吕王吕产到梁国做王，改梁国为吕国，他也照旧名吕王，而原山东济南郡的吕国，则给了小皇帝刘弘的一个弟弟，改其名为济川国，以之为济川王。刘章现在说的是梁国这个吕国，要封给自己的弟弟。

大臣没办法，只得答应，因为如果不答应，朱虚侯刘章就有可能蹿动他哥哥刘襄，照旧举兵往京城杀来，给新的皇帝捣乱。

朱虚侯这才彻底大喜。

周勃说：“好，既然你的问题都解决了，我这就命令你，去齐国，把我们已经尽杀了诸吕的好消息，报给你哥哥齐王刘襄知道，叫他罢兵，不要再陈兵国境了。这没问题吧。”

朱虚侯说：“没问题，保证说服他不动弹了，完全撤兵。”

那朱虚侯见自己和弟弟都能当王，也就不非得让大哥齐王刘襄来当皇帝了，于是应允。于是，吕产、吕禄、吕通三王一死，他们的封国就被琅琊王刘泽、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给协议瓜分了。按理说，周勃和曹窋、陈平的功劳也甚大，但是早就有刘邦说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他们就不得当王，只能求未来有些赏赐，就够好了。所以，刘章、刘兴居捷足先登。

于是朱虚侯刘章亲自跑往齐国去了，见到大哥，说了情况，诸吕已死，刘襄既失去了杀进朝的理由，也少了能杀进朝的概率，见弟弟也极力劝自己不要去，于是也就罢兵，将所陈大兵，遣回齐国各郡县。

天下遂转危为安。诸臣同意把刘襄家族的刘章、刘兴居封为赵王、梁王，以此安稳齐王刘襄，否则天下也许又会向刘项相争那样大乱起来——代王刘恒一支和齐王刘襄一支，一个说自己是高皇帝最老的儿子，一个说自己是最大的孙子，互相引兵在中原鏖战它几年。朱虚侯能说动刘襄退兵，也算是颇有功劳了。当然他肯这么办，也是因为周勃等人承诺他为王。

这时候灌婴在荥阳，也得到消息了，知道诸吕被尽数杀死，齐军又罢兵。他听说齐国中尉魏勃，是这次教唆齐王造反的，并且任齐王的大将军——史书上用的造反一词，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没有中央命令就举兵向中央进攻，当时皇上也还活着，朝廷也没闹出什么事，他这种以诸吕为口实的进攻，不是造反是什么呢。于是灌婴派出使者，到了齐国，叫魏勃到荥阳来接受审问。

魏勃没办法，就来了，他也是这次齐军的领队大将军。灌婴问他：“朝廷没有诏令叫你们动兵，你劝齐王私下兴兵，你可知罪？”

魏勃噤了一下，说：“这就倘若家里失火，岂有闲暇先禀告了老爹大人，然后再去救火？”

那意思是，我们私下动兵，因为诸吕要作乱，来不及了，不得不采取单边自行行动，没法请示皇上。说完，就再说不出话来了。灌婴就见这个魏

勃，两个大腿使劲不停地哆嗦，嘴也打颤，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了。要是没有旁边刑事警察扶着，他就要倒下去了。

灌婴熟视之，看了半天，笑了，说道：“人都说魏勃勇，真是瞎说，不过是个庸人，何能为也！哈哈。”

魏勃因为把灌婴逗笑了，灌婴也不必非要杀他了，于是只是罢了他的官了事。那魏勃固然是个勇将，但是当着汝阴侯灌婴，还是不觉得两股战战，口不能言。这不是魏勃怕死，而是灌婴威风凛凛，豪气慑人啊。

这魏勃的父亲很有才艺，善于弹琴，因此得到秦始皇接见，给秦始皇弹了一段时间琴，因此算是知名于民间。在魏勃年少的时候，去求见当时的齐相国曹参，但是他家很穷——老爸弹琴的收入，大约因为战乱，都烟消云散了吧——没有钱请人介绍自己以便让曹参接见。于是魏勃就经常凌晨起来，抱着个扫帚，到曹参的一个门客的家门外，给他扫门外的地。这门客很奇怪，以为发生了不明飞行物降落的事情，怎么每天早上起来，院门外就被人打扫了呢。于是就半夜起来拿着望远镜趴墙头上观察，这天半夜，就把扫帚星下凡的魏勃给抓住了。

魏勃连忙解释：“我是叫魏勃，我想求见相国先生，但是没人给我引见。所以我为先生扫地，希望靠着您能得到接见。”

门客很感动，就把这个外星动物介绍给曹参，见到了曹参。曹参叫他也当门客，后来提拔当了曹参的驾驶员。这个领导的小车司机，就有很多机会跟领导说话，说了几次，曹参觉得这人很有本事，于是推荐给刘肥，就当了刘肥的内史。内史属于两千石的大官，郡守也是两千石。当时的汉初诸侯王，权力都很大，可以自行任命两千石及以下的官员，除了相国他不能任命以外，其他跟战国的诸侯王一样的权力。

等到刘襄的时候，魏勃做中尉，治事，实际权力比齐相国还大。记得从前楚王韩信回到淮阴，把那个从前给他胯下之辱的少年，也是拜为了中尉。这里魏勃也是中尉，可见中尉是个大官了。韩信亦豪能也！

魏勃当时在齐王刘襄要发兵的时候，帮着刘襄杀了齐相国召平，那也是杀朝廷命官，随后被刘襄任命为西进的大将军，此时被灌婴审判一翻，吓得要死，灌婴也终于没杀他，把他罢了官，算是当了齐王刘襄的替罪羊。随即灌婴将兵回朝。

五

灌婴回到朝廷，问当朝大臣现在的情况，大家说已经派出使者，到代国请代王来当皇帝了。

却说代国这里，地处北方（燕国以西北），与匈奴接壤，人民彪悍，民风刚硬，乃是天下劲兵之处。代王刘恒如今二十三岁，正在代国想着人生的意义，忽然外面谒者来报，说：“有朝廷右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联合派出的使者，在外面求见。”

刘恒一皱眉，心说：“燕王吕通据说刚刚被太尉派人诛杀了，据说京城的诸吕也被诛杀殆尽，他们来找我这是什么意思啊？”于是说道：“让他到殿上等候。”

不一会儿，刘恒也出到殿上，见到使者，使者施礼，代王问：“此来有何见教啊。”

使者说：“我受右丞相和太尉及众大臣所遣，特来禀报大王，如今，诸吕谋乱，右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以及朱虚侯刘章，已经诛杀诸吕王侯，并且齐王已经退兵。丞相和太尉与诸大臣议，以为当今皇帝非刘氏之子，乃诸吕所置，不当窃居天下，所以，特有共议，在此信中，请大王御览。”

使者交上书信，郎中令接了，转呈刘恒。刘恒看罢，有点发蒙，好像手机短信上得到消息说自己中了五百万大奖。于是定了定神，说道：“你且下去休息。我随后召你。”

那使者下去。刘恒忙把信给左右大臣和郎中令都传看了。众人有的惊呼万岁，有的则摇头嘟囔，立刻殿上人声鼎沸，一点秩序都没有了。

刘恒说：“一个个地说，丞相和太尉叫我去当皇帝，你们都什么意见，一个个说。”

郎中令张武等几个人——郎中令是负责分管大内王宫的，自然地位不低，都说：“我们认为这事不能接。太尉、丞相这些朝廷大臣，都是高皇帝时候的大将，整天带兵，带兵的人就多谋诈，所以他们的本意不止如此（意思是，他们本意是要自己当皇帝的），只是怕着高皇帝和吕后的威名而已，所以表面谦让叫您去当皇帝。如今，他们已经尽诛了诸吕，京城喋血

（血多的可以踩），大王去了，亦被他们所害。这只是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他们要害了大王，然后自己才安心当皇帝。”

总的意思，群臣中要择个人自己当皇帝。那诸功臣能斩诸吕，为何不能斩诸刘。张武的担心也是人之常情。在他们看来，现在就是京城的功臣武将造反了，谁往哪里跑，谁是找死。

张武说罢，群臣各个点头。

这时候，中尉宋昌走前一步发言（又是中尉，可见在诸侯王国里，中尉不小），宋昌说道：“群臣的所议皆不对！我有三条理由，第一，当时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能当皇帝的以万数，但是最后终于履上天子位的，是刘氏，天下绝望，功臣诸将如何还想着要自当皇上。第二，高皇帝封的刘姓诸王，地盘犬牙交错，遍及关东，有这些同宗相辅，刘姓可谓盘石之宗，天下皆服刘姓之强，功臣诸将就是有自当皇帝的意思，他敢吗？第三，汉兴以来，除去秦国苛政，简约法令，施布恩德，百姓人人自安，不会跟着哪个他姓之人再乱。以吕太后之严，以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但是太尉持节一入北军，一呼战士皆左袒，以为刘姓，遂灭诸吕，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就算大臣想变乱，百姓不肯为其效力，这些人就能办成？如今内有朱虚侯这样的人为您的亲戚，外有齐、吴、楚、淮南、琅琊等同宗强国威逼，高皇帝的儿子现在只有大王和淮南王，大王又年长，仁义贤孝闻于天下，所以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要迎立大王，有什么可疑的呢？”

刘恒听了，还是犹豫未决，于是回去找自己的老妈薄太后商量。

那薄太后，就是从前魏王豹的美姬，称为薄姬，算命的说她能生出天子，魏豹就高兴了，于是叛离刘邦，跑回西魏国。随后，韩信声东击西渡过黄河，杀入西魏国（山西地区），掳了魏王豹和薄姬等人，灭了魏国。薄姬被送到成皋刘邦的宫室里的织室（纺织作坊）从事劳役工作，魏王豹则被送到荥阳，继续为将，帮着刘邦守城，刘邦弃城逃跑，叫周苛、韩王信等人守城，周苛怕魏豹再造反，就先杀了魏豹。魏豹死后，刘邦有一次去织室玩儿（这妇女多），见到薄姬，觉得有姿色，就把他提拔到自己的后宫去了。但是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刘邦一次也没有去临幸过薄姬。这可见刘邦的漂亮妇女太多了，点了薄姬这个菜，却没时间吃。

过了一年多，刘邦和两个美姬一个叫管夫人，一个叫赵子儿的，在成皋宫台上宴乐。这管夫人和赵子儿，从前跟薄姬都是少年时候的好朋友，当初

薄姬对她俩说了：“未来咱们谁先富贵了，一定不要忘了别人。”

这俩美女于是这时候就笑话起薄姬来了。刘邦问：“你俩说什么，我没听懂。”

管、赵二人说：“是这样，大王，从前薄姬跟我们三人互相许诺，说谁先富贵了，不要忘记别人。可是现在您看，您跟我俩都好上了，她就是不行，大王看不上，我们也没办法，只怪她命不好了。呵呵，所以好笑啊。”

刘邦听了，心中惨然，可怜薄姬，于是当晚就召薄姬来，临幸了一下，薄姬就怀孕了。

但是自此之后，薄姬很少再见刘邦。

薄姬是个有心计的人，自己生了男孩，就低调存在，别再去刘邦跟前争宠。随后也是如此，所以吕后最终没拿他们怎么样。

刘恒这时候跟老妈薄太后商量，结果还是没主意。

这事需要占卜。于是内史烧了一块上好的乌龟壳，结果裂出一个大的横线。照书上一查，卜辞是：“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

就是说，像夏启那样，风光无限。

刘恒历史学的一般，说：“我已经是王了，这里又还说当什么王？”

内史也很尴尬，只好生硬地说：“所谓王者，就是天子。”

占卜是从商朝、周朝发展过来的，商、周最大的就是王，下面的诸侯只是公、侯。皇帝这个词是秦始皇创造的，从某种程度来讲，商、周的王，就等于皇帝，都是凌驾在诸侯之上的。现在刘恒觉得王不算大，但占卜的书上的王，却是最大，基本跟皇帝平级。相对早的《春秋》一书中，称周王多为天王。战国时代成书的《左传》中已有了“天子”这个词，指的也是周王，当然不排除这是被汉朝人修改过的。总之，占卜的卜辞里肯定是找不到皇帝这个词，内史也只能这么说了。

既然占卜算是吉的，于是刘恒派自己老妈的弟弟薄昭跟着使者进京城，去见太尉周勃，经过了解，薄昭回来，说，这是很可靠了。

刘恒这才高兴了，对宋昌也喜欢上了，于是提拔宋昌当自己的参乘。

刘恒、宋昌坐着车，后面郎中令张武、薄昭等六人也乘车跟着，一行人南下望长安去了。到了长安郊外的渭桥，右丞相陈平、左丞相审食其、太尉周勃、御史大夫曹窋、大将军灌婴、酈商、夏侯婴、朱虚侯等诸大臣列侯，都已经闻讯在渭桥迎接。见车马过来，群臣就下拜称臣。

代王刘恒下车，向这些将相下拜。太尉周勃站起来，向前说道：“臣愿请间言。”意思是，让跟班的人都退下，我跟你私下说说。

宋昌等人偏不退下，宋昌说：“太尉所言要是公事，就在这里公开说；若是私事，王者不听私事。”

周勃一下子被憋的没话了，他大概是本想要跟代王刘恒讲讲条件，未来你当皇上了，得先干的几件事，比如说，你得表态认定我们杀诸吕不算造反，此外，还有几个需要封王的。周勃于是跪下来，举上天子玉玺。

刘恒却不要，说：“到代王邸再议吧。”

这是因为，当皇帝，得先让三次，就是拒绝三次，实在不行，再接受。当时刘邦也是那样的。这是礼仪。于是一帮人进城，到了代王在京城修的代王邸。诸侯王在京城都有府邸，进京办事时住，列侯也自有府邸。进去之后，就开始三让了。总之要说些客套话。丞相陈平为首的群臣都再次下拜，说：“刘弘等，都不是惠帝的儿子，不当奉宗庙。我们和高皇帝长兄次兄（已死）的两位夫人，还有琅琊王（刘姓最年长的刘泽）、宗室、大臣、列侯和两千石的郡守们，都商议了，大王是高皇帝年岁最大的儿子，宜为高皇帝的后嗣，愿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刘恒说：“奉高帝宗庙，这是大事。寡人不佞，不足以相称。愿请与楚王商议，寡人不敢当。”

楚王就是刘邦的四弟刘交，当初分了韩信的楚国为二，其中一个楚国给了他，目前是刘邦家族辈分最高的。

群臣都伏地坚持要求，刘恒就向西推让三次，向南又推让两次。右丞相陈平等人都说：“臣等都商议了，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合适，就是天下诸侯万民也都这么觉得。臣等为社稷考虑，不敢忽视。愿大王幸而听臣等的意见。臣谨奉天子玉玺拜上。”

刘恒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没有比寡人更合宜的了，拿寡人不敢辞。”于是，接下玉玺，宣任为汉天子。

但这里是代王邸，皇宫那里还挂着一位皇帝呢，虽然岁数小。

朱虚侯刘章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经过他大哥争取，大臣们已经许诺叫他当王（得从前吕产的梁国），他也得立些功才行，于是刘兴居说：“诛吕氏，臣没有参与立功，我请求跟着太仆腾公一起去清宫。”清宫就是皇上去哪儿住着，得派人先去住的宫里清静宫室，那就是收拾打扫，而这里是去收拾小皇帝刘弘。太仆腾公，就是功臣排名第八的太仆夏侯婴（位列于第九的灌婴之前，封滕侯），是管皇帝车马的，皇帝出行，那得做三十六乘车子的法驾，这东西也在未央宫呢，固然需要他去取来，然后载着新皇帝进皇宫。

于是汉皇帝刘恒，同意命他俩去清宫。

俩人带着人，进了未央宫，见到小皇帝刘弘，俩人上前说道：“足下不是刘氏的儿子，不当做皇帝。”

于是挥手叫左右的持戟郎中们都放下兵器离开。有几个人不肯走，谒者张泽就上前解释谕告，这几个也只好走掉。夏侯婴于是叫来舆车载上小皇帝出去。小皇帝刘弘问：“是要让我去哪儿安顿住下啊？”夏侯婴说：“出到少府去住吧。”于是车子把小皇帝拉到少府去住下了。

于是，小皇帝就去少府住下了。说：“您跟我一起上车吧，走，咱们一起走。”

夏侯婴和刘兴居等人看小皇帝坐车走了，于是命叫搬出天子法驾，一千人就去了代王官邸。

这时候已是黄昏了，天子刘恒当即坐法驾，后面跟着群臣，一起坐车，开向了未央宫。到了未央宫大门，就见宫门口十个持戟的谒者，横眉怒目拦住：“天子在此，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刘恒于是叫太尉周勃过去交涉，周勃上去说明情况，这帮人也就抛下兵器，自走开了。

刘恒进了宫里，休息整理了一下，起草诏书，到了夜里，就拜代国中尉宋昌为宫廷卫尉，兼统带南军北军，以代国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行领宫

殿。然后刘恒自坐在前殿，当夜下达诏书：“从前诸吕用事擅权，想谋划大逆，危害刘氏宗庙，靠着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杀了他们，都伏其罪了。朕初即位，大赦天下，赐民众各长一爵，女子每百户赐牛一头酒诗石（女子不得爵位，所以给牛酒），民众聚饮五日（平时是不许聚饮的）。”

当夜，有司们带着兵，到了少府，把行李卷刚摆平了，趴在上面睡觉的废少帝刘弘，径直斩杀了。其他几部，分别跑到少帝的三个弟弟——已经被吕后封为了王了——各自在长安的王邸里，将之逐个斩杀。

当初刘盈（汉惠帝）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老二老三是封了王以后病死，老大当皇帝就被吕后幽杀，老四是少帝如今被废杀，五六七也都被杀了。古来的皇上，没有比刘盈更惨更倒霉的了。他们终于是被自己的叔叔杀了——刘恒还是出演了一个叔叔夺侄子江山的旧戏，吕后防了半天刘姓的叔叔大爷们，多立舅舅们为王，但最终还是没防住。

于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正式登上皇帝位，是为大汉文帝，时为公元前180年十月。汉文帝遂以琅琊王刘泽，为燕王，把从前吕后所割的齐国的城阳郡（给了吕后的闺女鲁元公主作汤沐邑的）、琅琊郡（刘泽的琅琊国）、济南郡（初为吕国，后改名济川国，封给刚刚被杀的少帝的一个弟弟）三地还给齐王刘襄。汉文帝同时又把从前吕后杀的三赵王中的最后一个赵王（刘邦的老五儿子刘恢，因为媳妇杀了自己爱的美人，就自杀了，于是废国，以当时的吕禄为赵王）的儿子，继立为赵王。

这样一封赵王，事情就变得敏感了。本来，迎刘恒入京当皇上前，大臣们曾商议，许诺叫朱虚侯刘章当赵王（得赵王吕禄的封国），刘章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当梁王（故吕产的梁国），但是汉文帝如今听说了朱虚侯刘章当初曾经喊自己的老哥齐王刘襄带兵来长安诛诸吕自立当皇帝，就不愿意了。

刘恒心想，这俩保着别人当皇帝，这怎么能行。于是，就不愿封刘章和刘兴居为王了。

朱虚侯帮着一番“诛吕”，只轮得别人去当了皇帝，自己依旧是个小小朱虚侯，弟弟还是个小小的东牟侯（弟弟就是去清宫的，刘兴居），未免心中很不平衡。

朱虚侯心想，大哥白撤兵了。诸臣的话也没有兑现，当然这不能怨诸臣，诸臣扭不过皇上，所以他就怨皇上。随即次年时，汉文帝又封自己的三

个儿子为王，其中一个儿子为梁王（正是刘兴居盯着的），俩人眼睛更蓝了。汉文帝割出齐国的城阳郡，封给朱虚侯刘章，以之为城阳王，割出齐国的济北郡，给刘章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封之为济北王。

但是这个迟来的补偿还是没有挽回他哥俩的恨意，因为城阳郡一个郡总是比赵国小得多，济北郡也比梁国也小得多，而且挖的都是自己大哥本家的地盘，于是俩人都心中快快。过了一年，刘章就病死了（不知是不是气的），而济北王刘兴居则干脆同年趁着灌婴和皇帝北上迎战南下的匈奴的空挡，举兵造反，被汉军击败而自杀。

总之这个参与杀诸吕的刘章，和清宫赶走小皇上的刘兴居，最后都没得好。其实他俩满不应该生气，大哥和故代王刘恒是竞争对手，他俩怎么指望能得到刘恒的重封呢。

当朱虚侯刘章选择让大哥退兵的时候，就等于选择了自己和弟弟不得封王。

齐王刘襄把大兵撤掉，也就失去了自己当皇帝的机会。但朱虚侯刘章的儿孙还是得以世袭了城阳国。后来，朱虚侯刘章不知怎么搞得，因为诛诸吕有功，在当地特别受崇拜，城阳国的老百姓就给他立祠庙，其他山东省各郡就转相仿效，到了后汉末期的时候，北面的济南国立的他的祠最多，有六百多所，当时曹操来济南国为相，看人们在那里祭祀的时候非常奢靡，导致老百姓都穷了，于是曹操把这些祠屋都给拆了，禁绝淫祀。

且说今年这时候，汉文帝刘恒觉得周勃分兵诛诸吕，扶自己当皇帝，功劳最大，陈平也看出来了，于是就上书要求退休。汉文帝看了奏章，大是奇怪，于是召来陈平，说：“您老现在也不老啊，怎么病了啊？我好奇怪啊，莫非我做错了什么？”

陈平说：“不是啊，从前战争时期，太尉周勃的功劳，是不如我的。如今，诛杀诸吕，臣的功劳，则不如周勃。臣愿意以右丞相让给周勃，所以臣请求退休。”

陈平本是右丞相，周勃是太尉。汉文帝想了想，就说：“那好，就升太尉周勃为右丞相，您转为左丞相。如此可好，你也不要退休了。”

陈平答应下来。

右丞相高于左丞相。而原来的左丞审食其则刚刚被汉文帝罢免了，只当一个辟阳侯。

于是，宣诏以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然后升大将军灌婴为太尉。

陈平让位给周勃是明智的，因为周勃功大，封赏的话又不能当王（他非刘姓），那就给他升官吧。周勃现在是太尉，再升官就是丞相了。但是自己是右丞相，审食其是左丞相，周勃上升的空间却被自己压着，自己不让出来，周勃不得封赏，自己则危矣。而且皇上不封赏周勃，皇上也对不起周勃，何必置皇上于不仁义呢。陈平之让位，该是一个明智的美谈。

汉文帝同时下诏，因为周勃诛吕立帝有功，加封一万户食邑，赐黄金五千斤（这怎么花啊），加封左丞相陈平、太尉灌婴各自三千户，赐金各二千斤。朱虚侯刘章、符节令纪通（持节送周勃入北军的）、东牟侯刘兴居，各自益封两千户，赐金一千斤。

同年，那个“酈寄卖交”的酈寄的爸爸曲周侯酈商，就病死了。

这样，当初侯爵中的十八功臣，排名前十的，萧何第一，曹参第二，张敖第三，周勃第四，樊哙第五，酈商第六，奚涓第七，夏侯婴第八，灌婴第九，傅宽第十，就剩周勃和灌婴、夏侯婴还活着了。周勃、灌婴这俩位列三公，也就是从前韩信羞与之等列的这两个人了。

这周勃身为右丞相，诸臣中的老大了，如今功劳第一，位次排名第一，于是恃功自大，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沾沾自喜，每次上朝的时候，咳嗽声音特大。下朝出门的时候，举趾洋洋自得，但是汉文帝特尊敬他。每次周勃上朝，汉文帝都对他特恭敬，每次周勃下朝，汉文帝都目送着他，看着他走出去远了，汉文帝才敢把身体放松下来，把胳膊腿儿上的礼仪，松懈下来，这才敢离开主席台，下去休息。

他下面有个中郎叫袁盎的，这时候就看着不满意了，心说你周勃把我们皇上欺负得这样，你走了他才敢下主席台，你也太厉害，太缺德了。于是这一天，袁盎（因为是中郎，在宫中执勤上班）就私下劝汉文帝说：“从前吕后的时候，诸吕掌权，擅自封吕氏为王，周勃当时是太尉，主掌兵权，却不能匡正。吕后驾崩了，大臣一起叛衅诸吕，太尉主掌军队，不过是适逢其

会，于是也就立了功，但这又有什么呢。现在他有骄主之色，陛下却谦让，这样君臣都失了礼，我看不应该啊，陛下不应该这样啊。”

于是周勃再上朝的时候，一咳嗽，汉文帝就使劲咳嗽，比周勃嗓门还大，周勃出班说点什么，汉文帝就义正严词，脸上根本不露什么谦敬之情，而是给周勃臭脸看，跟周勃说得公事公办。那周勃见了，皇上越来越厉害，自己只好越来越畏惧。很快就不敢咳嗽了。

这一天，汉文帝故意问右丞相周勃，这实在是个刁难的问题，就跟问天上有多少星星似的，汉文帝问：“丞相，如今天下一年判的案子，有多少桩啊？具体数目字多少？”

周勃哪知道这个，就是司法部长也未必就知道啊。周勃张口结舌，后背就觉得热了，想咳嗽又不敢，于是低头告谢说：“抱歉啊，臣不知道。”

汉文帝又问：“那天下一年收入和支出的钱谷是多少啊？数目字如何？”

周勃更不知道了，当即脸就大红了，汗全出来了，后背衣裳就沾上了，当着众大臣，脸红得愧不能对，答不出话来，连臣不知道，都不能说出口了。

汉文帝乐了，于是乘着余勇可贾，决定顺便也打击一下陈平，于是转头，问那边的左丞相陈平：“那陈丞相，如今天下判狱多少，钱谷出入多少？”

陈平说：“这事儿有专人管。”

汉文帝说：“什么专人管啊？”

陈平心说，您真不应该找茬找到我头上啊，到时候您自取其辱，就不好了，于是说：“陛下问判狱的数量，这个有廷尉管着。陛下问钱谷数目字，这个有治粟内史管着。”

汉文帝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还是找理，说道：“既然这事都各有主管管着，那你等丞相，都还管什么事啊？”

这话带有批评的意味了，陈平作为臣子，当然得告罪，于是陈平当即也告谢说：“我等管臣子之事。陛下不知我等其实弩下（智商二百五），叫我等待罪于宰相之位（位为宰相，但是我们没这本事，所以说待罪，等着不胜任而有罪）。所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得合其时宜，外镇四夷，内亲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此乃我等所管之事。”

汉文帝乐了，转不快为欢喜。于是又说了点别的，议完事散朝。那汉文帝也不等周勃出去，就自己顾自站起来，离了主席台。

周勃出去之后，满面大惭，看见陈平，就说：“你怎不以前教教我怎么对答皇上？”

陈平笑了，说：“您居其位，不知其任邪？而且，要是陛下问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你也要勉强对答吗？”

周勃回去之后，一看皇上老跟自己过不去，而且自己治国的才能，通过这次殿上陈对，那是明显去陈平远矣。自己是个粗质少文的人，弄这个真是费劲啊。但是周勃确实粗糙，这时候还不知道功成身退急流勇退，还接着随后几天又去上朝去了。于是，他下面一个门客，就跑来说他：“丞相啊，您现在得总结一下了。您杀了诸吕，立了当今皇帝，威震天下，身受厚赏，处尊位，得皇上之宠，但是物极必反啊，时间久了，灾祸就要跑到你身上来了。”

周勃一听，明白，是这个道理啊，心说，我就别在这儿捣乱让皇上又烦又怕我了。于是过了没几天，就给陛下打辞职报告，说：“陛下，我因为微功，受陛下抬爱，位居臣冠，甚是感激啊，但是，我病了，老胳膊老腿儿了，到处出问题，我请把右丞相印归还给朝廷，我要求退休回家了。请陛下万相批准啊。”

汉文帝一看，也就批准了。

于是，右丞相周勃当了一个多月的丞相，就下岗了。周勃高高兴兴，认为自己再不会如白起或者淮阴侯那样罹祸了，回家抱孙子去了。回哪个家啊？他老家在沛县，但是他作为侯的封国在山西绛县，按照侯退休后的规矩，就回了绛县封国呆着去了。于是陈平兼左右丞相为一，单称丞相。

到了下一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第二年，丞相陈平先生，不知是因为公务操劳，还是自己寿数已到，就径直薨去了（诸侯死叫薨）。

陈平死后，出于面子和资格的考虑，汉文帝叫周勃从家里再出来，接茬当丞相。当了才十个月，到了下一年，新脱颖而出的年轻文官贾谊先生，就开始跟这帮老干部对着干，提议叫丞相周勃、太尉灌婴这帮老干部，都回自己的侯国去——那就是都别在朝廷呆着了，自然也就是下岗了。于是这把周勃气坏了，周勃、灌婴等人连忙反击，告诉汉文帝这个嘴上没毛的洛阳来的年轻坏小子，想赶走我们，他好专权擅政。汉文帝就听信了，怀疑贾谊是急于发展为了私心而要驱逐老干部们。

于是汉文帝下旨，叫贾谊贬到长沙国（从前长沙王吴芮子孙的封国，现在异姓王就他一个了）当年轻的长沙王的老师去了。

贾谊虽然走了，但是贾谊提出的让老干部们别在朝廷捣乱，回老家养老去，这个建议汉文帝还是觉得好。就让丞相周勃做老干部代表，带头回自己的侯国去。于是周勃就和其他一百多个封侯的功臣们，都卷着行李卷，作别自己在长安城战斗过的侯官邸，去了各自的封国。周勃也就又被收回了丞相印。

但是太尉灌婴没有去自己的封国，因为这时匈奴甚强，大汉即便不去招惹，也经常遭受匈奴马队刮地梳房地来扫荡。于是叫太尉灌婴升任为丞相，同年灌婴就率骑兵八万战退匈奴，次年随即病死在丞相任上。

却说周勃回到自己的封国絳县后，到了次年，也就是灌婴病死的这一年，就出事了。周勃呆在絳县，絳县（在山西）所属的河东郡郡守就下来巡行各县，周勃生怕自己像韩信似的，被郡守给武装捉了去，抓到朝廷，问自己一个矫诏闯北军军门，擅杀诸吕的罪名，把自己给斩了。于是每次郡守来巡行的时候，周勃就命令全家老少，自己武装起来，身贯盔甲，拿着武器，等着郡守来拜访。

这事儿随后就被人给上报给朝廷了。汉文帝大怒，心说，叫你回老家，你还舞刀弄棒的，而且有人上书说你要谋反。于是，把周勃抓到长安，下狱审问。周勃这才知道监狱真是人间地狱，狱吏哪管你是从前的将军丞相，照旧把他当奴隶刑徒污辱殴打。周勃赶紧花了一千斤金子贿赂狱吏。狱吏这才不侮辱他了，还教给他，偷着告诉他说：“你可以让公主给你作证，证明你没反。”这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先生，娶了汉文帝的闺女（公主），可以让公主作证，说周家无反意。周勃明白了，赶紧被审讯的时候，汇报，说：

“我没有反意啊，可以请公主作证。”周勃这几年，为了怕汉文帝治自己，

一直大力拉拢汉文帝的舅舅薄昭，把自己的益封的一万户封邑和得赐的五千斤金子，都给了薄昭。

薄昭这时候看周勃被关起来了，形势很严峻，于是跑去向太后薄太后赶紧陈词，请其救之，薄太后也觉得周勃不应该会想造反。这一天，汉文帝进来给薄太后请安，薄太后一看见汉文帝，大怒，顺手抄起旁边的“冒絮”

（一种头巾），照着汉文帝就砸过去了。汉文帝慌忙跪下，薄太后怒道：

“打死你这个该死的！从前，周勃掌握着皇帝玉玺，身握北军军权，当时他不造反，现在却要靠着区区小绛县要造反吗！啊！你脑子怎么长的，是脑子有问题还是耳朵有问题，听别人谗言！”

汉文帝吓坏了，他这时候已经看到廷尉奏上来的审判结果，说周勃自辨无罪，还说公主可以作证，于是汉文帝这个大孝顺的儿子，赶紧向老妈谢罪，说：“这个，这个，这我只是查查，现在已经查出来，没问题了，已经让廷尉准备把他放出来了。”

于是，汉文帝赶紧命人持节放周勃出来。

汉文帝这人，虽然貌似文质柔弱，但他喜欢申不害之学。法家是讲法术势，申不害属于其中讲“术”的，对于陈平、周勃等等这些大功臣，又是扶立他当皇帝的，同时还是权臣，怎好意思用法啊。于是他就对他们用术，汉文帝能最后赶跑这些人，不知是用了哪些“术”。术就是让对方听话，还有苦说不出。这次，把周勃关在监狱里吓唬一通，估计也算是一种“术”吧。驾驭臣子之术。年纪轻轻，却能赶跑这些老功臣，那是用“术”了。

周勃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叹道：“我曾经将百万之军，现在方才知道狱吏那才是最贵的啊！”

汉文帝这人，虽然貌似文质柔弱，但他喜欢申不害之学。法家是讲法术势，申不害属于其中讲“术”的，对于陈平、周勃等等这些大功臣，又是扶立他当皇帝的，同时还是权臣，怎好意思用法啊。于是他就对他们用术，汉文帝能最后赶跑这些人，不知是用了哪些“术”。术就是让对方听话，还有苦说不出。这次，把周勃关在监狱里吓唬一通，估计也算是一种“术”吧。驾驭臣子之术。年纪轻轻，却能赶跑这些老功臣，那是用“术”了。

周勃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叹道：“我曾经将百万之军，现在方才知道狱吏那才是最贵的啊！”

堂堂太尉都对一个狱吏都怕成这样，可见当时的监狱是何种情况。

周勃于是回到绛县，颐养天年，六年后老死。周勃的长子周胜之继承其侯爵及侯国，他还有一个儿子叫周亚夫。而功臣排名第八的太仆夏侯婴，则在周勃死的两年亦病故。

汉初功臣诸侯，从韩信到彭越到英布乃至到张良、陈平、灌婴、夏侯婴、周勃，乃至其他数十百个列侯，他们最终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消归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八章

汉文帝

张释之的故事

汉文帝非常节俭，一般的富人家里的女性，不但衣裳领子都弄上蕾丝了，鞋子上都弄上了，全身都是蕾丝，但是文帝的窦皇后，就领子上一点蕾丝，穿得都不如人家的仆妾啊。为了省布，卧室的帐子，都不让有绣花。汉文帝穿黑色的普通的绋，不算什么高档细丝，很粗的。在位二十年，所有的宫室、苑囿、狗马、服饰，与二十年前相比，环比一样没有增加，都是用高祖和惠帝剩下来的。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

有一次，文帝想造一处露台，就是个小露台嘛，富人家里都有。叫工匠给做了个报价，需要一百斤金子。文帝说：“百金，那就是中产之家十家的家产了，我住在先帝这么大的宫室里，已经很羞愧了，何必还要再多个台子。”于是，竟然就不修了。

汉文帝修自己的陵墓霸陵，用的都是陶器瓦器，金银铜锡都不用，连坟头都不要，就为了省，不麻烦群众。

他屡屡下诏书，劝老百姓种地。对于老年人，种不了地了，就多次下诏叫赐给他们酒肉。不想只求自己的大名，就跟匈奴选择和亲，这样百姓少些负担。

张释之是堵阳人，是汉文帝宫里的郎官，后又做了谒者。一次上朝结束，张释之就对文帝说：“关于国家大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想法。”文帝叫他讲。张释之就讲了一些大道理，文帝不爱听，可能也忙着要去禁中，就说：“卑之，毋甚高论。”

意思是让他说的低点，别说太虚太大的道理，说有操作性的。

张释之就捡简单有趣的说，讲秦朝怎么就败亡了，项羽怎么打不过高祖刘邦，刘邦怎么就能把社稷稳住。都是具体的事儿，文帝听的很乐，都不急着下班了。

文帝一高兴，觉得他讲得好，就让他当了谒者仆射。这是七十个谒者的负责人。

有一次，文帝大驾出游，去上林苑玩儿，文帝登上虎圈，问上林尉：“这上林苑，总计多少老虎、豹子、大象、犀牛啊？”

上林尉是管着上林苑的，一下子就傻了，文帝问了他十遍，他左右乱看，他的属官也没有一个能出来说两句的。文帝有点不高兴，心说你们整天就赌钱了吧。这时候，管着虎圈的啬夫上前一步，替上林尉回答，把各种动物都多少个，都说了。想让文帝知道他对答如流，显摆显摆。

文帝听了，高兴了，说：“当啬夫（主任），不应该像这人这样吗？你这个尉官，纯粹是无赖！”当即命令，叫虎圈啬夫上去当上林尉。

张释之就说：“陛下，您觉得从前绛侯周勃是个怎样的人？”

文帝说：“他啊，倒是个长者。厚道啊。”

张释之说：“那张相如呢？”张相如领兵打过匈奴，文帝说：“嗯，也是个厚道人，长者。”

张释之就说：“周勃、张相如，号称长者，可是这俩人说国家的事的时候，都慢慢吞吞好像说不出口似的，哪像刚才那个虎圈啬夫，喋喋利口，给话捷响。陛下，从前秦朝就是好用刀笔吏，实际上都见风使舵，没有衷情实心。所以，秦朝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不到两代就亡了。如今陛下因为这个啬夫有口辩，就破格超迁他，恐怕天下随风追慕，都争着练口辩，而无实在的东西。风气受上面的影响，变化快着呢，陛下举措不可不慎重啊。”

文帝听了，说：“这个讲的好。那就不拜那个啬夫了。不过，上林尉，该处罚还是得处罚。”

文帝回去路上，叫张释之上车陪着，一路聊了半天秦朝的弊病。等下车的时候，就升他做了公车令。

公车令是卫尉下面的官，管着宫里的车马交通，巡逻递达。一次，太子跟梁王坐车进宫来了，合坐一个车，到了司马门应该下车，然后步行进去。结果这俩贵人，坐车进去了。张释之立刻跑着追，把二人给叫下车，带到门

口去了。随后张释之上奏，弹劾太子不下司马门，不敬。汉文帝赞许他这种做法，又提拔他当了中郎将。

有一次，文帝出行，去考察自己的坟地，到了霸陵，看了还比较满意。文帝对群臣说：“这回好了，我看陵墓是拿石头板子做棺槨，里边才是木头的，石板缝都用丝絮和胶漆给封紧了，以后谁想弄开害我也害不了了。”

两边的人都说：“是啊，陛下这回安全了。”

张释之听了就不高兴了，上前一步，说：“如果那棺槨里有值钱的，让人起欲念的东西，就是把山封锢了做棺槨，人还是能钻个缝进去。如果没有值钱的，就是没有石板，又有何担忧？”

文帝一贯喜欢俭朴，听了之后很高兴，于是，又让张释之做了廷尉，这是九卿之一了。

刘长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第三年，他到北边去打匈奴，结果在白登山被匈奴围上了，差点回不来了，最后陈平使了计策，他得以脱身了。刘邦回来的路上，经过赵国。赵国的王本是张耳，刚刚死了，他的儿子张敖就当上了赵王。

赵王张敖就赶紧接待。张敖宫里有美人，招待吃完饭，美人又去伺候刘邦睡觉。一不小心，就怀孕了。怀的就是淮南王刘长。

刘邦这人啊，因为岁数大，脾气也大，辈分也高，张王接待他的时候，亲自像下人一样端酒端菜给他，他呼来喝去，好像骂孙子一样。张王倒没什么，这人厚道，张王的相——贯高、赵午就看不惯了，心说这么污辱我们大王，凭什么啊。这俩就对张王说：不如杀了皇上。张王不答应啊，把拳头咬在嘴里，都咬出血了，说绝对不可以。贯高、赵午也只好罢休。

等刘邦走了，张王这才发现美人怀孕了，于是也不敢再让她住自己宫里的，专门在外面筑了个宫，叫她住着。结果第二年，高祖又出去北边，打叛逃匈奴的人去了。回来的时候，又路过赵国邯郸，张王的那两个相——贯高、赵午暗中布置了人，在县旅馆，要刺杀高祖。结果，就没刺成。

很快，消息走漏。刘邦大怒，派人把张王还有贯高都给抓去。对贯高、赵午拷打了一个月，打了数千下，身上被打得刺的削的，没地方下刀子了，

这贯高是个义士，死活咬定：这事就是我的主谋，跟张王没关。

刘邦听说了，也特别佩服，于是把张王放了，废为侯。

这次张王和群臣被关进监狱，张王的那个美人，就是被刘邦临幸了的，也给关押起来了。她跟狱吏讲，说自己怀了皇上的小孩。狱吏报上去了，刘邦正为了张敖谋反的事生气，也没顾上这事儿。这美人的弟弟叫赵兼，跟审食其关系挺好。审食其是个小白脸，是吕后的相好的，高祖打天下那些年，吕后在家，就是审食其凑伴跟他过日子。于是，赵弟弟找审食其，叫他跟吕后说，叫吕后劝劝高祖，把那孕妇饶了。

吕后妒性很大，听说是刘邦在外面跟人怀的孩子，更不管救了。审食其见吕后不肯，就也不敢多说。这时候，赵美人还在关押着呢，就把孩子生下来了。赵美人也是个刚烈的，看看没救了，就自杀了。于是就剩这么个孩子。等这案子平了，狱吏把孩子的事情报给刘邦，刘邦才后悔了。于是，叫吕后养着这孩子，起名刘长，就是我爸爸了。

三年后，九江王英布造反。刘邦亲自征讨，把英布击败，追着给杀了。九江国就废了。刘邦就想趁机把自己的儿子封成王。于是刘长虽然是三岁小孩，但刘邦可怜啊，就把他封为淮南王。地盘就是英布原来的九江国，改名叫淮南国。整个淮河以南，直过长江，都是淮南国。

淮南王刘长脾气刚猛，人营养也好，生的体魄高大，力能扛鼎，从小又是没妈的，性子就很爆炸。后来吕后一死，汉文帝继位了，刘长十八岁了，在淮南国好几次犯事，文帝都不计较。

文帝第三年，刘长去长安，跟文帝一起打猎，同乘一车，也不见外，就喊文帝大哥。打猎以后，他就袖子里藏了个大铁锤，去找辟阳侯审食其。审食其从前一味地巴结吕后，吕后还叫他做了丞相，是吕家的死党。刘长二话不说，一锤子就把审食其给凿死了。

刘长脱光了膀子，在阙下请罪。汉文帝责问。

刘长说：“从前赵国那案子，我妈不该受连坐。当时审食其完全能说服的了吕后，可他不说不说，导致我妈妈死了，这是他的第一个罪。后来，我三哥刘如意封到赵国，吕后要杀如意，审食其也不争劝，这是第二个罪。然后，吕后把诸吕兄弟都封成了王，要危害刘姓江山，审食其是丞相，也不去争劝，这是第三个罪。我是替天下诛杀这个贼，也为老妈报仇，特来请罪。”

文帝听了，觉得他自小没妈，也是可怜啊。于是就赦免了他，回来继续当王。

刘长回国以后，看皇上都不敢把他怎么样，于是出门巡行，就按照天子的标准，国内法令也改了，不按汉朝廷的。有时候上书，说话也不怎么低三下气。文帝就叫舅舅薄昭，写信教训刘长，说他刚直而勇，犯了八个大错，再不改，就是危亡之路，叫他上书谢罪。

又过了三年，刘长跟一帮死士，密谋杀向长安去，又往南联系闽越的人。结果这几个很笨，也不知怎么走露消息了。汉文帝就派人来了，要抓那几个谋反的人。刘长把这几个人藏起来，然后琢磨了一下，都杀了灭口了。跟汉吏说，没见你们说的那几个人。于是，汉吏就把刘长抓了，给拉到长安去了。

廷尉审问之后，报上去，说刘长杀了那几个人，犯了“不轨”的罪，论弃市。

汉文帝答复说：“朕不忍心法办于王，列侯和九卿再议。”列侯和九卿四十多人又议了一遍，上报还是说：应该杀了。汉文帝回复：“赦去死罪，废掉王位。”于是，有司又上奏，判处发配蜀郡，县里给盖屋子，一日三餐，供给柴禾盐菜褥子。

大臣袁盎劝谏，对汉文帝说：“陛下过去一直对淮南王宠着，也不给他派严厉的相、太傅来管教他，导致他现在犯了错误了。而且，淮南王这人性子刚，突然摧折他，就怕他半路一怒，心火冒出来，闹了病，病死怎么办啊。这样，陛下就有杀弟弟之名，不好啊。”

文帝就说：“我只是叫他受受罪，知道改，以后就叫他回来，恢复当王，至少当个侯。”

于是就没听。刘长坐着笼子车，沿途各个县传送。走出一站，刘长就跟班说：“谁说我是勇者啊。我就是因为太勇了，没人敢劝我，落到今天。”于是，送的饭菜都不吃。就饿死了。

可是，县令们都怕担责任，就把刘长往下一个县送。走了一个县又一个县，到了陕西西边的雍城，那县令还算懂人情，把车子打开了，报说刘长已经死了。

汉文帝闻讯，哭说：“我没听你的，终于把淮南王没了。”

袁盎劝：“淮南王这人是没法弄了的，陛下自宽吧。”

汉文帝又问：“怎么办啊？”

袁盎就说：“这事可以怪丞相和御史，把丞相和御史杀了，可以谢天下。”

于是，把沿途送刘长的那几个县令，都杀了，因为他们没有开封，否则还能劝劝刘长吃饭呢。

刘长的几个儿子才七八岁，汉文帝就把他们都封成侯了。随后，老百姓还是有点不服气啊，就作歌，唱：“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意思是东西少，也能凑合作衣裳，可是兄弟俩人，却过不到一块。

汉文帝听到了，说：“天下以为我是贪淮南王的地方，才杀了他吗？从前尧和舜都曾经流放骨肉，周公还把三哥管叔、五弟蔡叔杀了，天下都还说他们是圣人。怎么这么说我啊。”

于是就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了刘长的儿子刘安做淮南王，俩弟弟是衡山王和庐江王。以此证明汉文帝并不是想贪淮南国的地。

淮南王刘安收了很多门客，有会写文章的，有爱搞科学的，包括炼丹，想长生不死，据说因此发明了豆腐。门客写了几十卷的《淮南子》，体现的是清静无为的道家治国理念。

贾谊的故事

贾宜是洛阳人，十八岁的时候，能背诵《诗经》，写文章郡里边第一。河南郡的郡守把他叫去，做了嘉宾。此后，府里的文章，都是贾谊写。后来，郡守提拔到朝廷当了廷尉，向汉文帝推荐贾谊，说他年少，但是古代诸子百家都通，很有才。于是，汉文帝就叫贾谊来长安，做了博士。

当时博士十几个，贾谊才二十出头，每次文帝下诏，叫就什么事议论分析一下，这些老先生们还没在古书里找到对应的东西来想，贾谊就开始发言了。文帝叫其他博士发言，他们都不说了，说贾谊说的，正是他们想说又觉

得说不明白的。于是文帝觉得贾谊有特异秀才。当时国家也缺人，所以不到一年，就把他升到太中大夫。

贾谊就提议做了一些法令变革，还叫列侯都回自己的封地去，把舞台留给新时代的新人。文帝很高兴，打算提拔贾谊做三公九卿级别的官，但是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敖、御史大夫冯敬，这些武夫和老干部，都跑去文帝那说坏话：“贾谊年少，学问刚起步，就想专权，把老干部都赶走，把本来挺有章法的事情，都给搞乱了。”于是，文帝就叫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去了。这算是贬到外地了。

贾谊一想去长沙国，那里又热又潮湿，瘴疠也多，觉得自己也活不长了。从前屈原也是流放这地方啊。贾谊过了湘江，还去吊看了屈原的庙，睹物生情，就写了首《吊屈原赋》。主要意思就是，说屈原当时不必那么想不开，非得跳河，既然楚王不贤，你可以选择别国的君主去辅佐啊，何必眷恋楚国那个臭水坑。遇上小人，就该离开，不必忧愁。总之，应该超然远引，不必跟朝中小人纠缠，而是另外去开辟一番事业。更不应该死。

这话是说屈原，又何尝不是说给流落在外的自己听的呢？

贾谊在长沙国呆到第三年的时候，看见一只猫头鹰，飞进他的窗口。猫头鹰是个恶鸟，意味着他要倒霉，贾谊一想，自己可能真的活不长了。他就又做了首《猫头鹰赋》，说自己要游于物之外，保全身命和精神健康，超于物外，把生死看成一样，荣辱没有区别。

过了一年，文帝又想贾谊了，很想跟他再交流交流，于是把他又调回来了。汉文帝在刚郊祭回来，正坐在宣室里，接见了贾谊。汉文帝因为刚祭祀了，脑子里想着鬼神的事，于是就问贾谊鬼神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是怎么个本末。贾谊就跟他讲鬼神的所以然，一直讲到半夜。听的文帝不知不觉，膝盖前移。

第二天，汉文帝对别人说：“好久不见贾生了，我自以为已经超过他了，如今还是不及他。”

汉文帝有四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刘胜，喜爱诗书，文帝是最喜欢他。文帝把他封为梁王，于是叫贾谊去做梁王胜的太傅，贾谊就去了梁国。

梁国比长沙好多了，又是皇帝亲儿子的封国，在中原东部。贾谊到了睢阳，教育梁王，平时针对国家大事，写了不少上疏，谈他的想法，有的能采

用的，文帝就采用了。当时正赶上淮南王刘长谋反，虽然被处罚，但是贾谊看诸侯势大乖戾，这个情况得早点抓。就写了个《治安策》，给皇上送去了。内容是：

现在国家形势，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可以为它流鼻涕的，有两件，可以为它使劲叹气的，有六件，其它背理伤道的，就说不完了。我先说说可以哭的吧。要知道，诸侯封国坚固，就会跟中央互相猜疑，中央打下边诸侯，下边诸侯遭殃，中央也整天担忧自己，所以封出诸侯国不是个好办法。现在，皇上的亲弟弟淮南王仗着自己的封国而谋反，皇上又派自己的侄子吴王刘濞去打他，如今吴国刘濞这里又有人首告说吴王要谋反了。都闹成了这样。

《黄帝》说：“太阳正中的时候就一定要晒被子，手里正拿着刀的时候就该趁机砍。”如今您现在按照这个原则，则应该动手，把封国都瓦解了，如果还拖着不办，未来骨肉相残——封国多是皇帝宗亲，就不好了。从前，淮阴侯韩信在楚国为王，英布在淮南为王，彭越被封为梁王，韩王信是韩国的王，张敖是赵国的王，卢绾是燕王，假如您当时是天子，您能安全得了吗？肯定不能。当时，汉高祖刘邦当了天子以后，把膏腴之地都封给功臣以为王侯，大的有百多城，比如齐国，小的有三四十县，他的恩德深厚啊。但是随后七年之间，诸王造反者发生九起。当时高祖刘邦一年安生日子也没过成，想来您处在那个位置上也弄不了。

有人说，这些都是异姓王，换了骨肉同姓王就好了。其实也不能。后来虽然换成同姓的了，但是这种王，跟您皇帝相比，名义上为臣，但是心中自认为与陛下都是布衣兄弟，估计他们没有不想着也当天子的。他们擅自赐人以爵，赦免死罪犯，更有甚者乘坐黄盖车，不听汉朝中央法令，不光淮南王是这样。遇上这种不听话的，您召他来京城，他来吗？就算他来了，你敢处理他吗？你处理一个亲戚，天下诸侯，都是亲戚，就群起而闹了。您身边的臣子有像冯敬那样的人，刚张开嘴告发了淮南王，刚说完，就被他们派来的刺客给捅了刀子。陛下虽然贤能，又怎么处理啊。现在同姓之王有了造反的意思，已经有了征兆，比如这次淮南王，贤明皇帝如您而不做应对，未来的皇帝——我是指未来的笨的皇帝，他又将怎么办啊？

屠牛专家屠牛坦先生，一个早上能肢解十二条牛，而刀锋不钝，原因就是所切割的地方都是纹理和缝隙，但是遇上大胯骨，也还是用大斧子凿。所谓仁义，就是君主的刀锋，权势法制，就是君主的大斧子。现在诸侯王都是大胯骨，您不用大斧子，而用刀子，臣以为不折就缺。

臣观察了前代事迹，大约总结就是强者先反，楚王韩信占有楚国最强，就最先反，韩王信背后倚靠着胡人，于是接着反，贯敖是在赵国，于是又反，陈豨的兵精，于是又反，彭越在梁国，于是接下来反，英布在淮南，于是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王只有二万多户，只相当于侯，最弱，又在偏僻，所以一直没反——这些都是从前高祖刘邦时候的事情，知道吧。所以啊，要想让现在的诸侯都不反，就得让他们跟长沙王一样。所以办法就是，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具体就是，这些齐、楚、赵、梁、燕各国诸侯，让其老王把自己的子孙按照阶级分其王国的地，封给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长子，直到该国的地不够分了为止。这样一搞，诸王的子孙都想着各王一块地，就不敢造反了，也无力造反了。

天下的形势，如果小腿比腰还粗，这人就没法走路，如果指头比大腿还粗，这人就没法屈指，整个身子全动弹不了了。现在失去机会不抓紧弄，必成痼疾，以后就是遇上扁鹊也治不了了。诸侯王享有大权大势大地以制天子，这就是您的病啊，我怎能不为之痛哭呢？

贾谊觉得文帝的儿子的封国，反倒应该加强，于是又上书要文帝把淮南王这个作乱分子的王国，都增给梁王。

文帝同意，于是梁国增加了四十多个县。这么做，可以加强梁国，以防备东南方的吴王刘濞。后来，果然是起了作用。

贾谊认为，随着汉家的发展，就该开始削弱乃至铲除分封，加强天子的集权，否则天子受制于他们，这就是天子的病。

后来，齐王刘则死了，文帝想起贾谊的上疏《治安策》来了，觉得有理，要“众建诸侯以少其力”，于是，把齐国分成六个国，封给了刘则的六个儿子，大的还叫齐王，其他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客观上削弱了齐国。

梁王还是小孩，很喜欢念书，常就梁国的大事咨询贾谊。可是，小梁王一次出去骑马，结果从奔马身上掉下来了，当场给踩死了。

贾谊是做老师的，完全没尽到责任，把皇帝最爱的孩子给弄死了。贾谊时年三十三岁，于是随后一年多，天天哭。汉文帝把二儿子刘武，又送到梁国，封为梁孝王。贾谊自责，最后就这样哭着死了。

邓通的故事

邓通是蜀郡人，做郎官。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怎么也飞不上天。突然有个郎官，戴着黄帽子，从下面推了他几下，他就飞上去了。醒了以后，就在未央宫的水池里找这人。这些郎官里，戴黄帽子的是管划船的。他在池中渐台上东瞅西瞅，居然黄帽子的拨船郎里，有个人就跟梦中的很像。一问，就是这邓通，跟他一聊，很是开心。从此，我俩就好上了。汉文帝几年中，赏给邓通的钱有几个亿。

汉文帝有一次叫一个相面的专家，给邓通相相面，结果他看了，说：“邓通虽然很幸福，但是最终命不好，会贫饿而死。”

汉文帝很难过，说：“能不能叫他富贵，全在我，怎么叫他饿死呢？”于是，就把蜀郡严道县的一个铜山，承包给邓通了，可以叫人在那里采铜自己铸钱。这样，看谁还能饿死他。

汉文帝病了，下边长了痈，邓通就给他吮痈，文帝轻松了好些，但还是情绪低落，问：“人病了，就脆弱，希望有人关心自己。天下除了你，谁能最关心我啊？”

邓通说：“我是不敢当啊，应该是太子最爱您。”

不一会，太子也来看望文帝了。文帝就想试试他，叫也给自己吮痈。太子刚吃完饭，不太肯，闭着眼，脸上很是为难。最后虽然吮了，但出去就吐了。

太子后来听说邓通吮脓吮得津津有味，就惭愧了。

申屠嘉是魏国大梁人，以弓弩手的身份参加刘邦的义军，到汉朝建立后，他担任淮阳郡守。张苍做汉朝丞相十几年，懂得法律，但利用职权，收取贿赂，任人当官，被汉文帝罢免。申屠嘉继任丞相。

申屠嘉廉洁不受贿赂，嫉恶如仇。汉文帝宠爱邓通，赏钱累计巨万，还包给他一个铜山，自己铸钱。一次上朝，邓通坐在申屠嘉的上首。申屠嘉对汉文帝说：“陛下爱幸臣，可以叫他富贵，但是朝廷上的礼仪，不能不严肃。”

文帝明白了，赶紧说：“你不要再说，我回头私下处理。”

申屠嘉气没撒出来，回了相府，就叫人拿他的命令，去邓通的家里叫邓通来，想杀掉邓通。

邓通吓坏了，不敢来，跑去宫里找文帝。文帝说：“丞相叫你，你不能不奉命去啊。你就去，然后我派人再叫你，把你招回来就行。”

邓通就战战兢兢到了丞相府，一来就磕头，把冠也去了，磕得脑袋都该流血了。申屠嘉根本不搭理他，等他磕了半天，就数落说：“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是我们一帮人打下来的，你一个小弄臣，在这么庄重的地方上瞎做戏，是对高皇帝大不敬。按照汉律，大不敬该什么罪？”下面人就说：“当斩。”申屠嘉当即大喊：“给我来人，把这小子拖出去，今天就斩！”

邓通吓坏了，使劲磕头，脑袋上都是血了。

这时候，汉文帝估计申屠嘉已经撒气差不多了，就派人带着节，来向申屠嘉拼命道歉，说：“陛下说了，这是他的一个弄臣而已，丞相就饶他一命吧。”

申屠嘉这才算放邓通出去。邓通回去，见到文帝，哭着就说：“丞相今日几乎杀了臣！”

汉文帝在四十七岁时就驾崩了，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很讨厌邓通，因为邓通给他老爸吮痂，态度和蔼胜过了他这亲儿子。于是，暗恨邓通。文帝一死，景帝就把邓通的上大夫的官给免了，回家当了庶人。随即，下面有懂事的，就跑来揭发控告邓通偷着跑到境外采矿铸钱。把邓通抓起来，审问一番，还真颇有这样的事。于是，罚没邓通全部家产，并课以高额罚金。邓通光身一人，还欠了法院几个亿的钱。

法院天天找邓通追债。好在文帝的大闺女——长公主照顾邓通，时常送钱周济他。可是，长公主送来的钱，立刻就被官吏追缴没收了。邓通弄得俩手空空，连脑袋上的簪子，因为是有价值的金属，都被官吏给拔下来没收了。于是，长公主只好又送他衣服，不能送钱了。最后邓通手上一个钱也没有，寄住在朋友家，终于死了。

第九章

汉景帝

袁盎

袁盎，是汉文帝的郎官，为人耿直，正义感强，就跟一些小人过不去，宦官赵同就总是想害他。他的侄子袁种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跟赵同故意当众打架，当众辱他，这样，他以后再说你坏话，也没效果了。”

袁盎看这办法行，于是有一次，文帝出行，赵同跟他同车，袁盎就上去了，拉着车说：“能跟天子共车的，得是天下英豪，汉朝虽然乏人，怎么轮到你这个刀锯的余人上来了！”

汉文帝听了就乐了，叫赵同下去。赵同当场丢了大脸，气得都哭了。随后，赵同再说我坏话，汉文帝都觉得不过是那次坐车的事惹了赵同，所以赵同说我什么，他也不信了。

有一次，汉文帝一家子去上林苑玩，皇后、慎夫人都跟着去了。他们在禁中的时候，常一个席子坐着。这回在园子里要吃饭，郎署长摆好席子，袁盎就上去，拉着慎夫人到后面一排席子上坐。慎夫人气坏了，就是不肯坐。汉文帝也生气了，站起来，转身就要走。

袁盎过去就对汉文帝讲：“臣听说，尊卑是要有秩序的，慎夫人是妾，皇后是主，妾怎么能跟主一起坐呢。陛下要是喜欢她，就多赏她钱，但是秩序不能没了啊。而且，陛下这样对待慎夫人，反倒是害了她。陛下忘了从前的人彘了吗？人彘，就是从前刘邦宠爱戚夫人，把吕后气坏了，后来她把戚夫人给砍掉胳膊腿，放在厕所里，叫作人彘啊。”

袁盎这么一说，汉文帝这才转变过来，过去做慎夫人的工作，叫她到第二排就座了。慎夫人随后也特感谢袁盎，私下赐给我五十斤黄金。

袁盎这人爱讲规矩，知大体。但是因为多次直谏，汉文帝一生气，就把他调到外边去了，给吴王刘濞当相。

诸侯国内除了大王，最大的就是相了。但是那也分谁，刘濞是个霸王脾气，他是刘邦的侄子，跟汉文帝是同辈，骄横的很。吴王刘濞骄狂的不行，那地方人也多是奸人。袁盎代表朝廷去了，如果公事公办，揭出他的私奸罪恶，他轻的是上书朝廷诬告，重的就直接找人拿着利剑刺杀了。以前去那儿的相，没一个有好结果的。

袁盎到了那儿，就整天喝酒，偶尔说说，劝吴王安分守己。这就够了。多喝酒，少办事，也许能保住性命。于是吴王可喜欢他了，袁盎休假回去，临走吴王送给他好多贵礼。

但袁盎最看不惯的就是晁错。每次聚会见到他，袁盎在，晁错准走。晁错在，袁盎准走。俩人互相谁也不搭理谁。

晁错于是找了个机会，指使人弹劾袁盎，说袁盎回长安探亲，受了吴王的礼物。于是，汉文帝就把袁盎废为庶人了。

公元前157年7月4，汉文帝驾崩了，在位二十三年，太子刘启继位，这是汉景帝。

汉景帝二年，任用晁错，晁错喜欢变更祖宗法令，想侵削诸侯，汉景帝很支持，但是丞相申屠嘉不认同晁错。晁错的内史府修在刘邦的庙的内外墙之间，大门朝东，每次出去要走好远，很不方便。晁错就在刘邦庙的南外墙上又凿了个门，出去就近便多了。申屠嘉知道后，就要到汉景帝那里控告晁错。

晁错的的门客消息灵通，赶紧跑来报告晁错，晁错选择先告状，当天夜里，跑到景帝宫里，承认错误。第二天，申屠嘉上朝，奏请说：“内史晁错擅自把太上皇的墙垣拆了凿门，罪大恶极，应该以大不敬论死。”

汉景帝已经接受晁错的自我批评和道歉了，于是对申屠嘉说：“晁错凿的不是真墙，是庙外面的墙垣，所以他的官员都住那儿。而且，事先我也批准他凿了。晁错没有罪。丞相可以说别的事了。”

申屠嘉撞了个大红脸，半天说不出话来。下朝以后，他对别人说：“晁错这小子，我悔不昨天就先斩了他，然后今天再汇报。结果被他抢了先，被这儿子所卖了。”

申屠嘉回到家就想不开，人也老了，当时就吐了血，抢救到半夜就死了。

晁错的削平策

晁错是个胖子，整个人威正方严，连人都看上去像是方的。他能够博取汉景帝（汉文帝的儿子刘启）的喜欢，首先靠着的是有学问。

晁错的学问，是凭着真才实学来的。他老家是河南颍川郡的，少年时就读书找出路。附近的河南轵县有个张恢先生，是个大学问家，晁错就花钱到他那儿去学了，跟他学申商刑名之学。就是申不害、商鞅开创的法家学说，很有用的。

当时，汉文帝下诏，叫地方官察举些人才，推荐到朝廷作官。当时没有科举制，而是察举。晁错就被给送来长安了，到了九卿的太常这里，做了掌故这个官。

以前有一本《尚书》讲的都是治国的学问，可惜到了汉初，没有了，因为天下战乱嘛。就听说齐国有个伏生，九十多岁了，他手上有《尚书》。文帝下令，叫太常派个人到伏生家里去学。太常就派晁错去了。

晁错到了一看，这书上都是战国古文，一个字也不认识。于是跟老伏生学。这老伏生还有口音，全靠他闺女给当翻译。晁错在他们家学了几个月，都翻译成现代文写下来了，一共二十九篇，带回了太常。

晁错给皇上汇报了一下，说这书很好。汉文帝也很重视儿子的教育，想让儿子接触文化人。于是，就叫晁错做了太子家令，伺候太子。太子宫里所有日常事情，晁错管。

晁错经常跟太子闲聊，讲讲控制诸侯的事。太子很喜欢晁错，觉得晁错这些想法很好：“我老爸不敢用，我敢。像你说的控制诸侯什么的，等未来有一天我继位了，我就搞。”

“看来，还是年轻人脑子进步啊，老派的人不行啊。”晁错忍不住说。

官员们对晁错很不满意。说晁错要变更法令，说晁错极端刻薄。其中袁盎就对晁错不满意，晁错也就对原因不满意了。“这些人，都是迂腐的很。

袁盎就知道说大话，还慷慨自诩，其实都是在老礼法里打圈，还自鸣得意，自矜有名，实际不懂得进取。”晁错认为。

晁错从前就学法家，法家的东西根本不在于法令，在于有一种进取精神，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过时，都能根据情况琢磨新办法。从前法家奖励耕战。袁盎这帮人，自我标榜有道义，却对国家无益于大事。

晁错经常给太子出主意，在他家里号称智囊。后来太子做了皇帝，就是景帝，于是叫晁错做了内史。这回不搞学问了，这是个很大的官了，管理长安内外军民事务，等于京兆尹。帝。接下来啊，皇上就让陶青做了丞相，提拔晁错做了御史大夫，专管纠察百官。晁错是很认真负责的，晁错上去之后，就把袁盎就给纠察出来了。

晁错去告袁盎的状：“袁盎曾经收受吴王贿赂。这些诸侯，本来就是捣乱的，不利于皇上，也无益于天下，可是袁盎呢，在吴王那儿当相，整天喝酒，苟且纵容吴王。这些人满脑子都是老道德观念，不知道慈母弄出败家子，严父造就英才。我主张削弱诸侯，难道这不是仁义吗？袁盎那种虚名仁义，为害万代，我才是利国利民哪。他当相期间，不替朝廷着想，跟吴王暗通一气，还收受吴王财货。这不是政府官员渎职受贿吗？”

汉景帝赞同，于是把袁盎废为平民。

汉景帝觉得晁错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国家要进步，不能没晁错这样的人。虽然过去打仗，现在休养元气，但是也得讲进步的事啊。

袁盎跟晁错的分歧，主要是袁盎的爸爸是盗贼，他没晁错有学问。袁盎脾气又大，喜欢做出慷慨激昂的样子。在晁错看来，他因为没学问，就附会着乱说，还引得人们都对他点头。晁错所以就看不上他，只要他在屋子里，晁错去了，当场就走。袁盎要是看晁错在哪屋子里，也不想进取。

晁错的多数主张，特别是削诸侯的地盘，从前文帝都不敢办。晁错最想说的，就是要控制诸侯王。于是给皇上写了个上表：

“从前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他自己的儿子都还小，就封了好几个兄弟子侄当王。比如把他的庶弟刘交封做了楚王，有四十多个城，把他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封为吴王，有七十多个城，还有高祖自己庶出的儿子刘肥，做齐王，有七十多个城。这三个非嫡亲的王，占了天下一半。而且跟当今皇上血亲也远点。

吴王刘濞是最不老实，开铜山铸钱，又煮海盐，用的都是郡国逃跑去那儿的犯人，收藏奸人，总想着谋反，抢文帝和景帝这一支高祖的亲儿子的江山社稷。应该削减他的诸侯国土。如今是削了他的国，他会造反，不削，也一样会反。现在削，他反的早，祸害还小。不削，他以后反，祸害更大。晁错这上表送上去了，景帝很赞同。于是晁错就派人检查，果然得了证据。从前薄太后，就是文帝的妈去世的时候，吴王在吴国也给她服丧，结果服丧的时候不老老实实的，在服舍里跟人发生性关系，这是不大敬，依律，当斩。”

于是下诏，赦免刘濞的死罪，但是也要惩罚，就削掉了吴国的一个东海郡，改归国家。此外赵王刘遂，是高祖的孙子，也有罪，也削了一个郡。这表示一视同仁。胶西王刘卬，是齐王刘肥的儿子，偷着卖爵位，有罪，削六个县。

结果诸侯就闹腾起来了，不光这三，还有别的各家，都吵吵嚷嚷要吃晁错的肉。天下汹汹，闹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晁错的爸爸都受不了了。于是，晁爸爸就从老家颍川郡跑来了。

晁爸爸是个老脑筋，质问晁错：“皇上刚继位，你当了这么大的官，不好好管理天下，却侵削诸侯，离间人家皇亲骨肉，人家都要吃你的肉了，怎么回事！”

“是啊，是有这事。”晁错说，“我就是要这么干，不然，皇上的地位就不尊，皇位还属于不属于高祖的这一枝子孙，就说不好了。非削不可。”

晁爸爸说：“你这么弄，高祖刘姓这一枝倒是安了，咱们晁姓却要完蛋了。你要害死我老头子了。”

晁错就不说话。我是公而忘私。

可是晁爸爸走了之后，就想不开。回老家之后，就弄了点毒药吃了，吃了之后，老人家就没了。

晁错也想不明白，这不是人老就糊涂了吗。他死前跟晁错妈说：“我不忍看见大祸落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就先走一步了。”

事情很严重。晁错爸爸死后才十几天，吴王刘濞纠合了从前的齐王刘肥的儿子们，即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弟兄四个，还有楚王、赵

王，整个七家诸侯，一起造反了，举兵往中原来，山东更是一片闹腾。

晁错感觉忙着帮着汉景帝调兵遣将布置。

晁错心想，那个袁盎，还得继续处理他。这家伙收受吴王刘濞的财货，以前极力对汉景帝说吴王不会造反，现在吴王确实反了，这袁盎替吴王维护，谎报下情，应该治罪。而且，当初吴王有反谋，他应该是知道的，甚至商量过的，他都不报。

晁错就对下属说：“应该把袁盎他抓来审审。”

袁盎这时候已经废为平民了。

晁错下面的丞史却说：“如果当初吴王没反的时候，抓他来审问，还有用。现在吴王都反了，抓袁盎来，还有什么用。而且袁盎也不至于当时跟吴王有这密谋。吴王也不至于告诉他这个朝廷派来的人啊。”

晁错听听呢，也是，而且现在太忙，先不管了，但以后有了证据，绝不能放过这小子。没想到，这一耽搁，却出了反转。

袁盎的绝地反击

袁盎从前去吴国作相，晁错就举报说他收了吴王贿赂，所以把袁盎废为庶民了。袁盎这个人，一贯仗义，朋友也多。于是，这一天，有朋友来来找他，说：“这次吴王等七国造反了，御史大夫晁盖想借机再找你的麻烦。要追责你。”

袁盎吓坏了。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赶紧找人。他认识窦婴，这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侄子。

窦婴对于晁错吵吵着削诸侯国土，就不乐意，于是说：“我能帮你什么呢？”

“我现在是个平民了啊，没有皇帝叫，怎么进的了朝，我想当面对皇帝说。得有诏书。”

窦婴于是去了皇宫，见到汉景帝，说：“现在吴王作乱，袁盎从前在吴国作相，晓得吴国的虚实，不如叫袁盎来问问怎么办。”

汉景帝就想起袁盎来了，下诏叫他来朝上谈。

袁盎去了，就见汉景帝正在寝殿的案子前，跟晁错一起摆弄小木头块呢，要派周亚夫、窦婴等人为将，去讨那叛军。

汉景帝见袁盎进来，说：“你曾经在吴国做事，这次反军的大将军是吴王下面的田禄伯，此人到底会不会打仗啊？你可知道？”

袁盎说：“不用管他会不会打仗，国家必能破贼。”

汉景帝说：“吴国开山铸钱，煮海为盐，国家豪富，以诱天下豪杰，下面能人极多，他是六十二岁了，白头起事，若没有必胜把握，怎么会干？”

袁盎说：“吴国有铜盐之利，那是真的，但是诱来的哪有什么豪杰。如果是豪杰，都知道正义，必用正义辅导吴王，怎么会叫他造反呢。所以他诱来的都是无赖子弟，亡命之徒，所以反了，不足为恃。”

晁错本来一直用大眼瞪着袁盎，见袁盎这么说，说吴国易破，他也高兴了，对汉景帝说：“袁盎分析的很好啊，皇上。”

汉景帝又问袁盎：“那，破敌之计当如何？”

袁盎说：“这个，很秘密，需要叫左右人下去，单独谈。”

于是汉景帝命左右服务者都下去，就剩晁错和袁盎了。袁盎又说：“我想的计策，大臣也不能知道。”

汉景帝就说：“晁大夫也下去吧。”

这一下子晁错就急了，脸色发青，站起来，盯着袁盎，满脸恨意，要吃人的样子。晁错后悔透了，这袁盎肯定有鬼主意。没有早对袁盎下手。

晁错舍不得也没办法，下去东厢房了。袁盎就对汉景帝说：“吴王发出的檄文，讲从前高祖皇帝的子孙都各自有封国，如今贼臣晁错却擅自责备诸侯，削夺诸侯国土。所以他们造反，是以此为名义，打算杀了晁错，恢复被割去的土地，也就罢兵了。如今只要斩了晁错，发使者赦免七国，还给所割的郡县，则可以兵不血刃，就平息这场动乱。”

袁盎说完之后，汉景帝脸色一变。

这有什么办法，不是他晁错死，就是袁盎死。袁盎脾气跟自己的盗贼爸爸一样，是个有胆有血气的人。汉景帝听了袁盎的话，就不言语了，站起来，走了半天，沉思良久，叹了会儿气。袁盎看这是有戏了。果然汉景帝说：“有什么办法啊？不能私爱一人，以此来谢天下吧。”就同意了。

汉景帝也是个很敢干的人。要知道，汉景帝从小长在宫里，处处被人宠着，脾气是很任性的。从前吴王刘濞的太子到长安来，跟汉景帝——当时汉景帝还是太子，一起下棋，因为争棋子，口角起来，汉景帝抡起棋盘，就把吴太子给打死了。现在吴王造反也有这个旧怨所致。汉景帝不是文弱的人，而是火辣辣什么都敢干的。

袁盎对汉景帝说：“我能想出的办法就是这个了，请明上好好考虑考虑。”

汉景帝说，不用考虑了，于是拜袁盎为太常，去找吴王讲和去。然后汉景帝出来，对晁错说：“你先回去吧。”

次日，汉景帝派中尉去找晁错，把他诳上车，说去见皇上。结果没去皇宫，直接去了菜市场。

人们就看见，一队马车轰隆隆开进市场了，晁错穿着朝服，立着第二辆车上。人山人海，早把那车子围住了。中尉大人喊：“今奉有皇帝诏书，御史大夫晁错，诬陷诸侯，离间骨肉，致使七国受怨，无可告诉，惶惶不定，骚动天下。朕一时蒙于小人佞说，致使天下不安，今论斩晁错，以谢诸侯，令即退兵。准备！——”

那晁错还笑：“哈哈哈哈哈，今乃为袁盎小儿所卖！我虽冤死，大汉必安，千年之后，其有知我·····”然后就没声了，人群一阵惊呼。他果真完蛋了。

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如果对不仁的人憎恨得很深，很过分，也会引发社会的乱。”不管这个立场对不对，但这个描述是成立的。

吴王刘濞和袁盎就算是个不仁的人吧，晁错对他们就是“疾之已甚”，处罚了一次还不够，已经废为平民了，还要处死。这一下子，就把别人逼到墙角去了。所以袁盎也就采取辣手。所以说，君子不为已甚，不“重怒”——不二次伤害。

所谓困兽犹斗，苛刻诸侯王或者相呢？把人逼入绝地，从自我保全之术来讲，是不明智的。

看到晁错死了，袁盎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安了下来。袁盎也不怕未来被人报复，先把现在的难关过了再说。袁盎跟黑道的人熟，洛阳城有个大侠，叫剧孟，那人没官没职，但是一呼百应，袁盎到时候跟这样的人多走走关系，遇上个急事，可以走投他的。到了他家，除了汉景帝要杀袁盎，别人谁也别想走近半步。

袁盎的谈判

袁盎马上就治装出行，去吴国，因为汉景帝要他去找吴王刘濞交涉谈判。这时候，吴王等七国的军队，已经从东方杀奔中原来来了。

袁盎坐上车，带着随从，一大队车马，去找吴王刘濞。车队一路东行，进了中原，经过洛阳，往东又两百公里，到了商丘，这是河南最东部了。袁盎对随从们说：“如今吴王刘濞的造反军，已经打到大梁了，袁盎们就不走了，下车休息下。”

不一会，就见一座雄城突兀在大地之上，城下有铺天盖地的旗帜和车马。走到一处军营，插着吴国旗帜，在辕门等了会儿，就听一些吵杂的声音，又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

袁盎的车第一个开进去了。后面的车跟着。随后，吴王的部将过来，把袁盎们带到一处营围，进去之后，叫入营帐呆着。一直到黄昏，都没有人理，外面都是军兵。等了许久，就有一个官员进来，带着袁盎去见吴王。

按照礼仪，袁盎是皇帝的使者，刘濞见到他时，需要下拜。袁盎怕出现尴尬，就对官员说：“你先告诉吴王，待会他要下拜。”

官员进去，对刘濞说了。刘濞笑了，说：“我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我还拜什么拜？”

官员出来，委婉地对袁盎说了。袁盎听了，于是也不肯进去。

于是，袁盎对官员说：“麻烦你告诉吴王，我这次来，是奉命告诉他。现在皇帝已经把离间骨肉的晁错杀了，以谢诸侯，请吴王理解，然后就此退兵。”

刘濞在里边听了，说：“我们吴国，本来活得挺好。可是那个贼人晁错，撺掇着要削我们的国土，硬是削了我们一个郡。好在他已经被杀了。但是，大兵既动，没有回路，未来我就要当皇帝了，这只能怪景帝自己了，不是我不仁，实在也是他不仁之极。”

刘濞又对官员说：“你出去把这话告诉他。另外还告诉他，现在我起兵了，让他做我的大将。”

官员把这话告诉袁盎。袁盎不肯。自己的家人都在长安呢，怎么能投敌啊。官员说，那我们吴王的意思，就请你先回去休息。于是送袁盎回住处。

接着，刘濞叫来校尉，说：“你带着人，准备好，今夜就杀光他们。”

于是，校尉带着几百军兵过来围困住他们。袁盎被困在营里出不来。

这个带头的校尉，是以前袁盎给吴王当相时，袁盎的下属。袁盎有一个小妾，长得很好，这人就胆大包天，偷着搞了他的小妾。袁盎当时是知道的，但假装不知道，因为在吴国这里，最好别惹事，吴王是太凶霸霸的了。

袁盎就对这校尉，一如既往地好。后来有人对他讲：“你私通袁大人小妾的事，袁大人其实知道了。”这校尉就吓坏了，卷了行李就跑了。袁盎就亲自骑马去追，把他追了回来，还把自己的小妾给他了。从此这人就特别感谢袁盎。

没想到，这次吴王派来围袁盎的，就是这个校尉。

于是半夜，这校尉就钻进来了，找到袁盎说：“吴王已经要杀你了，赶紧跑。”

“我凭什么跑啊，”袁盎说，“我是汉朝使者，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校尉说：“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你的小妾某某还记得吗？”校尉说。

“哦，这我就想起来了。”袁盎当即心潮澎湃，想当初，那么好的一个小妾，被这坏蛋给糟蹋了。不过，我这个人仗义疏财，成人之美，小妾也是

财，不要了。我有大侠风范啊。

“您当初待我这么好，”校尉说，“我得了消息，不得不冒死来告诉你。我已经把那些军兵灌醉了，你赶紧走。”

然后校尉就用刀捅开帐子，捅了个窟窿，带着袁盎，从那些醉酒了的军中偷着钻出去。走了七八里，快天亮，正遇上梁国兵。袁盎一举手上的节，说我是大汉使者，这才骑上马，一起去大梁。

梁国的都城就是大梁。梁王是汉景帝的弟弟刘武。就见梁王的宫殿涂金雕漆，恢宏壮丽，几乎跟长安的未央宫有一比。这梁王一贯要跟天子比。袁盎见到梁王，一起谈了跟吴王打仗的事，然后安全地返回了长安。

晁错对景帝确实是忠心耿耿，可是汉景帝用不着他了，就把他杀了，皇帝也是想法很多变的。

得到报告，自己杀了晁错，但吴王不肯退兵。汉景帝想想，也后悔杀晁错了。

吴王刘濞

当初，高祖打天下，英布是功臣，封为淮南王，但是作乱，被高祖杀败，人也死了。于是，高祖就叫自己的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做吴王，把英布从前的地盘封给了他。那是刘濞二十岁。

吴国，有三郡五十一城，是诸侯中最大的，而且特别富，豫章郡有铜山。刘濞招了天下的游民来炼铜铸钱，又煮盐，所以，他不需要向百姓收税，百姓都爱吴王。因为这里富有，天下豪杰都来投奔，各个忠于吴王。

当初，景帝还做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太子去长安，拜见他。景帝就跟刘濞儿子喝酒，一起下棋。刘濞儿子的脾气随刘濞，觉得除了老爹，就他大，到了长安，不知道很多人都比他大。于是下棋的时候，就跟景帝争起棋路来了。景帝当时还是太子，因为刘濞儿子冲他嚷嚷了几句，景帝就要玩命了，拎起棋盘，硬照着刘濞儿子砸过去了。正砸在太阳穴上，当即刘濞的太子就死了。

刘濞的儿子就被装棺材，送回来了。刘濞当即就急了，说：“死哪儿就埋哪儿，送回来干吗，都是同宗的，就埋长安。”于是就让他们给送回长安

去了。刘濞儿子就送回去了，在长安外边埋了。但是文帝就生气了，嫌刘濞叫送回来，是跟他抬杠。

刘濞看汉文帝生气了，于是也不想见他，再也不去长安，说自己病了。汉文帝就屡屡派使者来，还赐给刘濞手杖，说刘濞老了，不用去朝廷每年朝见。这算还不错，没想到，现在景帝继位刚两年，就削刘濞的地。“老夫就是没有皇帝与我的杀子之仇，也不能把国家这样一天天给削没了。”

吴王素来爱民，不收赋税，老百姓虽然已经安定了，不想跟着他造反打仗，但是为了报效他，也为了出去抢东西，所以千里迢迢还是杀到中原了。同时，其它六国诸侯也响应刘濞，总共精兵百万，渡过长江淮河，直取中原大梁。如果拔了大梁，指日西去，入函谷关，长安就是以刘濞为主人了。

刘濞二十岁时，曾经跟着刘邦参加过打造反的英布的。作为戎马出身的人，他觉得相比之下，景帝知道什么，经历过什么。

“他派来的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纨绔子弟。还有窦婴，靠着她姑姑当文帝的皇后当的官，这两个人，带兵出来迎我，能打得过老夫吗？他们见过打仗死人吗？”刘濞对诸将说。

其实，上策是不打大梁，转而西去。桓将军建议说：“请大王沿途不要进攻城池，直去到洛阳，占了那儿的敖仓，这样就主动了。”

因为吴军是南方人，南方马少，步兵多，步兵利于在山地打，洛阳一直往西到函谷关，都是山地，只要吴军占了这一地带，就谁也奈何不了他了，诸侯都得听他命令了。

而汉军多年跟匈奴备战，马也多，适合平地作战，洛阳以东的大梁，以及巨野，都是一马平川，汉军调度和组织很方便，进攻也快，吴国的步兵肯定打不过汉军的车骑兵。在大梁到巨野这一段平地作战，吴军没有必胜把握。

但是这桓将军却没有什么人缘。吴王就拿他这主意问其它的将军，其它的都是老将，老家伙胆子小，不敢一下子跃到洛阳所在的中原西部。如果东部的梁、齐等地城池还没有占得，他们去了洛阳山地，后路一旦被切断，这帮老家伙就怕回不来了。

只有桓将军年轻，敢去，老家伙不敢去，就纷纷劝吴王不要听。

刘濞觉得这么平步向前推，一个城一个城地打好。虽然是安全了，但是平地上也没优势了。

如今，到了大梁以东的巨野，周亚夫前来迎战。刘濞的部将田禄伯又建议，分出五万兵，从武关往长安打过去。“我们不打函谷关，而打武关，这样就可以把汉的布署全打乱了，汉皇帝肯定要急死了，非把周亚夫调回长安去，那么，梁国这里就全得失守了。”

这个主意也很好，可惜，吴王老了，身边信任的人也都是跟他长期交好的，都是老家伙，不敢分兵取武关。如果单独去了，失败了，责任算谁的？还是跟在吴王这里，好赖责任都由吴王顶着。

周亚夫的退敌之术

周勃，跟着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最后垓下大战，周勃还带了主力会战。汉朝建国以后，周勃就封成了绛侯。周勃从丞相的位子退下来之后，长子周胜之就袭做了绛侯。可是周胜之的媳妇是个火爆脾气。她是文帝的闺女，是公主。公主脾气大多不好，总跟周胜之吵吵。

周胜之一次跟她打架，一生气，愤怒之余，一着急，气没处撒，就杀了个人，杀了个旁的人。

结果文帝知道了，生气了，就把周胜之的侯爵给废了，也就是说，他的食邑绛城的民户不再给他家交钱粮了。

随后，文帝觉得周勃是有功的，自己能当上皇帝，都是靠了周勃啊。于是文帝派人打听，看看其弟兄中还有谁不错。最后就觉得周亚夫这人挺好，懂事，就叫他接着当侯了。周家差点被废了。

周亚夫早就知道自己要当侯。有个算命的老太太，叫许妇，这老太太，算命的本事天下知名。周亚夫请她给算一下。许妇说：“过三年，你就能当侯。再过八年，就能当将相，秉持国政。”

周亚夫很高兴。不过，这许妇说他再过九年，就要饿死。因为他脸上有条纹路，直插到嘴，是饿死纹。

“这也奇怪了，”周亚夫笑说，“像我这样的人家，怎么死都有可能，但怎么会是饿死呢？”

果然，她算得很准。如今吴王等七国造反了，景帝想起这些功臣子弟了，叫周亚夫做太尉，这是三公之一了。

其实，功臣子弟很多，叫周亚夫当大将，也是从前文帝的意思。以前汉文帝的时候，有一次匈奴来犯，周亚夫、刘礼、徐厉等将军，在长安外围屯扎守卫。文帝一天来犒劳军队，到了刘和徐的军营，直接开着车就进去了，速度特快。然后到了周亚夫的营围。

周亚夫是屯在细柳营。汉景帝的前部骑兵到了，就见辕门口，两排将吏披挂整齐，弯弓搭箭，手持兵器，堵住了不让进。骑兵赶紧停下，喊：“皇帝来了，快开门迎接。”

守门的就喊：“不管，军中就听将军的，不管天子说什么。”

骑兵这帮人没办法。不一会，汉景帝的车到了，门军还是弯弓搭箭，不许进。汉文帝只好派人拿着节，下诏说是来劳军。外边报给周亚夫。周亚夫这才在里边出来开门。

汉文帝往里走，周亚夫下面的将官就对他的车骑说：“将军有令，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文帝都没办法了，按辔慢慢地走。到了营房，周亚夫披挂出去，作揖说：“军中着甲不能下拜，我请以军礼相见。”

汉文帝都愣了，在车上本能地行礼。派人过来说：“皇帝敬来劳军。”

等仪式完了。汉文帝带着人走了，门之后，下面人都吓坏了。汉文帝直叹息，说：“这个，这真是将军啊。前面那两个军营，简直跟儿戏一样，匈奴偷袭，一下子就得抓了那俩。”文帝这次对周亚夫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驾崩前，他就嘱咐景帝：“未来有军国大事，一定得叫周亚夫做大将。”所以啊，现在就派了周亚夫去前敌。

周亚夫带兵出发，经过洛阳，就派人去召剧孟来。剧孟是个大侠，为人仗义，帮人排忧解难，在江湖上很有面子，追随者很多。剧孟就带着跟班来了。周亚夫大喜，说：“吴王干大事，却不知道来招纳剧孟，我知道吴王无能为也了。”这话一传出去，剧孟当即名闻天下。

到了巨野，扎下营垒，很快，吴军来了。这批吴军虽然不是刘濞亲自指挥的，但也非常生猛，而且人数也比自己多。汉军仓猝迎战，水平有限。敌军就像是上驷，我们也就是下驷。下驷怎么能胜过上驷呢？

周亚夫觉得，叫吴王这上驷猛跑几圈，他就累啦，就成中驷啦，再跑几圈，就成下驷了，再跑几圈，就比下驷还下了，然后，我这下驷就跟他赛，我不就赢了吗？他现在不正在大梁那里大吗？等他打上仨月，攻城累得要死，我再过去跟他打，看看谁还能打。如果三个月，梁王不支，被攻破城，那就坏了。但是应该不至于。梁王是皇帝的亲兄弟，而且汉景帝还说要传位给他，他一定玩命守城。大梁城高且大，城内物资粮食甚多，支撑三个月没问题。而且，我在东边这里，一直发兵南下，断吴王在泗水到淮河的粮道，迟早吴军在那里跑不动，就得撤退了。

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这时候死守大梁，这是他的封国的都城。吴王二十多万，号称百万，从江南杀过来了。梁王的大军在棘壁堵截，结果一战，汉军死了几万人。梁王又从大梁派出六个将军，引兵拒战，结果又被打败了两部，剩下的都逃回大梁了。

吴兵向前，把大梁围上了，几乎每天都集中攻城，梁王已经支撑了一个月。多次派人去周亚夫那儿求救，结果就是不来。周亚夫跟梁王的使者解释：“我的计划是，叫梁王先跟吴国人打，等把吴国人打得累得不行了，我再过来打吴国人。”

梁王一听，明白了，是想让我们当牺牲品，他坐享其成啊。梁王忙着布置守卫，一边就派人找汉景帝告状：“我的使者每天往巨野那儿跑，周亚夫就是不救。我现在形势这么惨，他也不过来。”

汉景帝于是下了诏书，命周亚夫出去救。周亚夫就是抗旨不尊。“只要对国家好，我也不怕梁王恨我。”

梁王又去找窦婴求救。

原来，窦婴是景帝的妈窦太后的侄子。景帝看看宗室里边就窦婴还凑合，就叫他做大将军，也发兵去迎战，屯扎在荥阳。这时赵国也反了。赵王前一阵偷着卖官爵，被晁错削了六个县，所以也反了。窦婴兵不多，主力都在周亚夫那里。

梁王的使者频频跑到荥阳，找窦婴。窦婴统大军是在荥阳，说：“我是后备军，给赵国战场张势的，我不能换地方。”

周亚夫这边，还有一个部将，就是李广。李广也是从汉文帝时期，就当将官，曾经防御匈奴入侵。景帝是知道他能打仗，所以叫他当骑兵郎将，

跟着周亚夫来巨野。

巨野的壁垒外面，也有部分吴军来攻。李广射箭是一流的，李广就出去厮杀，连连射倒吴兵两个排，对方都吓坏了，撒腿往后跑。李广一骑马独自往前冲，砍了对方的大旗，才回来。很振奋士气啊。

梁王的使者天天来这边催着发救兵，周亚夫还是不肯。这梁王使者就拉周亚夫下边的人，听说李广厉害，就刻了将军的印，许给黄金，叫李广带着自己的人，去大梁那边。李广就见钱眼开了，把将军印收下了。这事叫周亚夫知道了，气得我在军帐里跳脚骂，这梁王挖我的墙角，我回去绝不给李广请功。

战争过程真的很难熬。吴王的主力在大梁那里围打了三个月，终于还是攻不进城去，梁王派出了韩安国和张羽两个将军，还主动出击，把吴军一部分战败了几次。吴王就觉得梁国是个硬骨头，不想啃了，但是跃过梁国，去洛阳、荥阳那里，又怕梁兵断他的后路，于是就往东来了，想把周亚夫灭掉了，然后跟东边胶西王等三家反王汇合。

吴王已经打累了，他转来攻巨野。周亚夫还是不出战，就在壁垒里呆着。他派轻骑兵南下，跑到南边淮河，断吴军的粮道。汉的地盘包括北方，北方马多，来回骚扰，吴军的粮食越来越少。吴王刘濞也着急了，天天来壁垒挑战。我就是不出去。

一天夜里，汉军炸营了，因为老不打，又怕着外面的吴兵，再加上奸细捣乱，营里边就全乱了，当兵的喊着互相杀，眼看要闹崩了。乱兵一通乱杀，直冲到周亚夫的帐外，想把主将趁机杀了。

周亚夫正睡觉呢，勤务兵赶紧跑进来报告：“将军感觉逃吧。”

“闭嘴。”然后，周亚夫就接着在床上躺着，一直躺着。

他就躺着，有时候翻个身，等翻到第三次的时候，外面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士兵该睡觉，又回去睡觉去了。

“这帮人冲到我营帐，”周亚夫事后解释说，“我要是带着人出去也打，他们知道带着兵器冲来，那是死罪，肯定只能跟我对着了。到时候我怎么打得过他们。我就躺着。你也知道，这些当兵的，都怕当官的。我不出

来，第一是安定军心，第二是不刺激他们，所以就没事了。他们也就跑了。”

当大官的，就得沉得住气。周亚夫在巨野这里，都沉气沉了三个月了。

吴国兵挑战不得，干脆就进攻。进攻壁垒也是不容易的啊，一天夜里，就集中朝东南角杀来。周亚夫得到报告，就叫军人都去西北角防守。果然，吴国兵的精锐，随后都是杀到西北角来了，汉军在上面一通猛射，这帮人死了一地，只得退回去了。

“吴军是佯攻东南角，实际要攻西北角，被我识破了。”周亚夫说，“你想，夜里来进攻壁垒，哪有嚷嚷着来的，既然夜里偷袭，还不闭着嘴来。这帮人喊着往东南角跑，肯定是疑兵嘛。”

接着，因为粮道被我们断了，吴军终于没粮了，军中好些人都饿死了，于是开始溃散。周亚夫全军这才出壁垒追杀，把吴兵杀得流血满地。吴王带着几千精壮，弃军逃跑，剩下的吴兵一看大王跑了，不是死就是降。刘濞一直跑到大南边海边。汉军追去的人收买当地土著，趁着吴王出来给士兵训话，上去就把他杀了。

山东地区的三个王，跟着吴王造反的，也战败投降，被汉景帝都赐死。周亚夫凯旋可以回兵，汉景帝升他为丞相。周亚夫给诸将请赏，除了李广，都有赏。

李广是朝廷命的骑兵郎官，梁王是诸侯，朝廷命官，怎么能私自接受诸侯王的私封呢？他这错误严重了。

于是，朝廷都说周亚夫的谋划是正确的，梁王觉得很没面子，恨死他了。于是，梁王天天去他妈窦太后那儿，说周亚夫的坏话。

栗姬

汉景帝的长子叫刘荣，是栗姬生的，被立为太子。汉景帝的姐姐是长公主刘嫖，她有个女儿叫阿娇。长公主为了女儿阿娇的婚事可是操了心，她想把阿娇嫁给刘荣，这样未来刘荣继位了，自家跟着享福。

但是刘荣的妈栗姬不乐意，因为长公主总给汉景帝后宫里介绍美人，弄得这些美人比她还受宠。栗姬就怨着长公主，所以拒绝这门亲事。

长公主就转而瞄准刘彻，想把阿娇嫁给刘彻。刘彻是汉景帝和王夫人生出的。王夫人聪明，心眼也多，就巴不得地答应了。从前，有一天，王夫人带着刘彻来长公主家作客，长公主就把刘彻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说：

“来，你看我这宫里这么多女的，你想娶谁啊？”刘彻才六七岁，长公主指着旁边的美女挨个问他，他都说不要。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的闺女问：

“阿娇好不好？”刘彻说：“好啊！我要是娶阿娇姐姐当媳妇，就当用金屋子把她藏起来。”长公主很高兴。此时真的把闺女阿娇嫁给刘彻了。

长公主把闺女嫁给刘彻了，当然希望王夫人生的刘彻能当太子。于是长公主就整天到景帝面前，搬弄是非，说栗姬多么不像话，而王夫人生的刘彻多懂事。

长公主说：“栗姬跟你的夫人姬妾们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就偷着叫仆人在后面，隔着帷幕，朝着这些姬妾诅咒，装神弄鬼地，咒这些人早死。”

栗姬是比较妒嫉，长公主这么说，景帝就信了，于是开始怨恨栗姬。景帝有一次闹病了，觉得自己要死，其实没那么严重，景帝心情不好，就对栗姬说：“我要是不行了，这十几个孩子，还有这帮姬妾们，你都得善待他们阿。”

栗姬恨着这帮姬妾，心里不愿意，于是嘴上就是不答应。景帝生气，在床上骂栗姬，栗姬更来气了，就骂景帝是老狗。

景帝越来越嫌栗姬。长公主又天天跑来说王夫人生的刘彻长的好，人聪明，景帝也觉得这孩子不错。刘彻的妈妈王夫人，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当太子。她知道栗姬跟皇上打架了，皇上正对栗姬有气，于是偏故意派人请示皇上，要立栗姬当皇后，说：“人都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现在栗姬生的刘荣年岁最长，已经立为太子了，他妈妈栗姬，按理也应该当皇后。请陛下立她为皇后吧。”

景帝当即大怒，认为是栗姬教人来说的，说：“这事儿用你管？你有什么资格讲！”于是下令把这人杀了。又下令，把太子刘荣废了，去江陵当临江王去。然后改叫王夫人生的刘彻做了太子。

栗姬这回惨了，想找景帝说理，或者求情，景帝根本不见她。过了几个月，栗姬又急又气又悲哀，就伤心闹病而死了。

栗姬的儿子刘荣，去了江陵，在那儿当王，修宫殿的时候，占了一块儿宗庙的外墙。这事儿就被揭发出去了，于是朝廷派使者，把他给带回来了，到了长安的中尉府，案问这件事情。

当时刘荣临走的时候，在江陵北门外祭祀路神，然后上车，刚一坐上去，车轴都断了。江陵的父老都哭了，偷着说：“我们的王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刘荣到了中尉府，赶上这中尉名叫郅都，是个酷吏。他审问临江王刘荣。刘荣请求要一份纸笔，把修宫占庙的事给解释一下，想直接奏给皇上，向父亲求情。这郅都就不给他纸笔，不许越级上诉。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曾经参与平定吴王叛乱，知道这事儿了，偷着给刘荣送了纸笔。刘荣就给皇上写了一封道歉信，然后刘荣也不想活了，自杀了。

刘荣被下葬以后，据说燕子都叼着泥土给他的坟添土，老百姓都很哀怜她。窦太后知道了，更把郅都很得不行，终于给郅都弄了个罪过，要杀他。景帝不肯，说：“郅都是忠臣啊。”太后说：“他是忠臣，临江王难道就偏不是忠臣吗？”于是还是杀了。

旧太子刘荣死了，刘彻已是太子，他妈妈王夫人也提拔当了皇后。栗姬母子的失败，主要是栗姬脾气有点倔，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跟长公主斗气，就输掉了儿子的前程。而王夫人心计多，她知道顺应长公主，竟然叫自己儿子因此改变了命运。

周亚夫入狱

从前，许负曾经预言，说周亚夫未来将是饿死。周亚夫是不是饿死，都是命，谁能改了自己的命啊。

其实他改不了的是自己的脾气，周亚夫跟他爸爸周勃一样，脾气是很直的，有话直说，我也改不了，以后能怎么样，就看造化了。

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当初率领主力讨伐吴王的叛军，窦婴驻在中原的荥阳，没怎么打仗，周亚夫在山东巨野，战败了吴王，功劳大。回来之后，汉景帝就他做了丞相。但是周亚夫确实傲气，总觉得自己对，说话那口气，不容人商量似的。当时，汉景帝想把栗太子给废了。也就是栗姬的儿子刘荣。他觉得这家人太霸道，肯定不配继承天下。

丞相周亚夫就反复跑来，跟汉景帝争，力保太子。最后还是把太子废了。汉景帝从此就有点嫌弃周亚夫。他支持栗太子，不支持刘彻。不跟我一条心啊。

梁王来长安，几次来见汉景帝，说当时迎战吴王时，周亚夫拥兵观望，就是不救，此外还有种种事情，周亚夫的不对。汉景帝觉得梁王讲得很有道理。

不久，匈奴王徐卢等五个人跑到长安来了，请求归降，汉景帝很高兴，想把他们封为侯，这样别人好更愿意来投降。周亚夫不同意，说：“这些人背叛自己的主子，陛下封赏他们，那还怎么惩戒那些人臣而不守臣节的。”

汉景帝立刻不想再听了：“丞相说的没道理，就按我说的来。”于是把这五个都封了。周亚夫觉得没面子了，算是被汉景帝批评了，于是称病回家，不当丞相了。汉景帝觉得这样也好。

不久，景帝在宫里招待人吃饭，把周亚夫也叫来了，给他了一大块整肉，没切开，也故意没放筷子。周亚夫坐下来了，一看，心里就不高兴了，对服务员说：“把筷子拿来。”汉景帝就看着他，笑着说：“这还不够让你满意是吗？呵。”

周亚夫听皇上这么说，这算是批评了，当即摘了冠，向皇上谢罪。等汉景帝吃完起来，他也就快走着离席而去了。汉景帝目送着观察了一会，说：“这个人怏怏的，不是未来少主下面能听话的臣子。”

汉景帝觉得，未来汉景帝儿子刘彻当了皇帝，这人不会好好当臣子的。不久，周亚夫的儿子通过什么渠道，买了尚方用的甲盾五百副，可以当随葬品用的。这都是专门的公官造的，供给皇家用的。周亚夫的儿子雇人往家里搬这些东西，还不给劳务费。搬东西的劳力们生气了，就去告他，盗买天子用的器物。

这事儿跟周亚夫有牵连，有司奏了上来，汉景帝叫官吏查查他。官吏就跑去周亚夫家，责问是怎么回事，周亚夫一句话不说。

汉景帝听说了，很生气：“这样的人我是不用了。”于是下诏，把周亚夫下廷尉审问。

廷尉于是开始审问：“周亚夫，你是想造反吗？买甲盾干什么！”

周亚夫说：“我买的是葬器，怎么是造反。”

“你不反于地上，也要反于地下。”

廷尉使劲逼问，周亚夫受不了了。当时，被逮捕的时候，周亚夫就想自杀，因为受辱是不光彩的事，叫人觉得贪生怕死不好。他老婆劝住了他。

到了廷尉，周亚夫还是不想活了，于是绝食五天，终于吐血死了。

汉景帝知道了，也苦笑了一下，这个人，反正我是不想用他了。如果他老实点，我何必跟他过不去，这么不老实，未来怎么办。

周亚夫作为功勋贵家之后，继续给皇上卖命，结果也不过如此。在汉景帝看来，皇权是不容分割的，周亚夫不乖，就是对皇权不敬。

当初，算命的许妇说周亚夫要饿死，果然就这样饿死了。汉景帝又觉得，周勃毕竟是上一辈的知名大臣，如果给人家弄得绝了后，自己也没法像历史交代，也不能被人指指点点啊。于是，就另选了一个周勃的儿子，立为侯。毕竟人言可畏，对绛侯周勃这样的历史人物，咱何必跟他过不去，叫自己的英名受累呢。

梁王为什么刺杀一介匹夫

汉文帝的媳妇姓窦，生下汉景帝和刘武。

窦太后不是功勋贵人家的子女——按理说，嫁给皇上，只能是这种人家。但是窦太后出身那个苦啊，饭都吃不上，她哥都被卖了，她也沒辦法，就到了宫里当宫女，那时候还是吕后的时候。吕后就又派她们到诸侯王的宫里去接着当宫女。

汉文帝刘恒，那时候还是诸侯王，在代国做王。就把窦氏派到代国去了。窦氏当时不愿去，嫌那儿离家远，哭着就去了。到了以后，刘恒就爱上她了。于是生下刘启、刘武弟兄两人，还有个大姐，叫嫫公主。

后来吕后死了，诸吕也都被杀光了，代王刘恒被周勃那帮大臣接到长安去，当了皇帝，就是汉文帝。汉文帝一死，刘启继位，做了汉景帝。

窦氏也就升级为窦太后。她的二儿子刘武，当然也就要封王，做了梁王。

梁王特别孝顺，对母亲窦太后极好，太后每次病了，他都饿着，所以太后很喜欢她。“妈妈从小就可怜，现在眼睛又盲了。”一次梁王去长安，窦太后高兴坏了，大哥景帝招待吃饭。

吃的时候，景帝一高兴，就说：“弟弟啊，我现在年纪虽然不大，但是未来万年之后，我想不把位子传给太子，而传给弟弟你啊。”

梁王当时高兴坏了，连忙起来，到席子外面，下拜说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窦太后在旁边听了，开心得眼睛都放光了，说：“老大这么做，这才是懂得孝啊。”

可是这时候，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正好在旁边，立刻过来，磕头，说：“咱们大汉朝，历来的规矩是传给儿子，哪有传弟弟的，这不是把高祖的规矩给坏了吗？”

景帝听了，就不说话了。窦太后听了，气得只哆嗦，但是一时也没法说什么。

“这个侄子，真是多管闲事儿。”窦太后一生气，以后就不见窦婴了，窦婴也没趣儿，就把官辞了。结果没过俩月，吴王刘濞这帮人造反了。景帝就任命窦婴当大将军，周亚夫当太尉，分别带兵去东方迎敌。

终于打败了吴王等七国，梁王的功劳很大，都是他在那儿顶着，使吴军没能冲破，才有了战略性的胜利。于是汉景帝赏了梁王没数的东西，赐给他可以用天子旌旗，一出行跟着一千辆车、一万骑兵，搞了个东苑，三百多里大，宫殿修得那叫豪华。

不久，景帝又把自己的栗太子废了，因为他妈妈栗姬不乖，当然也有姐姐嫪公主的谗言。梁王一看，觉得有戏了，于是又来朝廷，看望窦太后。窦太后干脆就对景帝挑明了，说：“商朝从前是亲亲，周朝是尊尊，其实差不多。以后你万年了，让老二接班吧。”

景帝本能地就答应下来。

出来之后，汉景帝就问身边的大臣，我妈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袁盎这时候正在身边，他和十几个大臣就答说：“太后是想让你立梁王当太子。商朝的习惯是亲亲，就是对亲戚好，所以商王一般是把位子传给弟

弟。周朝是讲尊尊，就是尊重皇上，不看重亲戚。所以，二者不同。但太后硬说商和周都差不多，其实是想让陛下按商朝的路子来。”

袁盎曾经去前线，出使吴王那里，也挺危险，这时候回来，继续当官。

景帝心里其实也不乐意传位：“那你们去和太后说，我不好说。”

于是，袁盎等人，就去见太后，劝太后放弃这打算——亲亲和尊尊不一样。众人说道，哥哥传弟弟这种制度，本身不合理。“太后，如果皇上把位子传给梁王，那未来梁王死了，再传给谁？”

窦太后说：“那应该感谢景帝，就再传回给景帝的儿子。”

“可是，如果梁王的儿子不甘心呢，跟景帝的儿子打起来呢？”

太后想了半天，终于明白这意思了。太后还是个明事理的人，于是叫来梁王，说这事不行啊。叫梁王回国，踏踏实实接着当王去了。

可是，袁盎的倒霉也就从这开始了。

待了一段时间，袁盎闹病了，干脆辞官回家了。主要是经过晁错那个事，他对作官也怕了。现在又惹了梁王，心里更是没底，不如回家猫着。

袁盎辞官回家以后，景帝一些国家大事，拿不准，还派使者跑他家里来问。袁盎从此就过返璞归真的生活，每天跟俗人一起，斗鸡走狗什么的。洛阳城的大侠剧孟，路过袁盎家。袁盎好好招待了他一顿，送了他很多东西。

他跟剧孟来往，主要是未来有点什么事，赶紧求他，剧孟一定会帮我。天下人伸着脖子都指望的，就是剧孟。

现在怕的就是梁王跟我为难。作为窦太后的二儿子，梁王最得窦太后宠爱了，这样的特权阶级杀了人，谁能管得了？

梁王回去之后，恨死了袁盎等十几个大臣。梁王收了很多门客，其中有叫公孙诡、羊胜的，就撺掇他。于是，梁王派了刺客，就来杀袁盎了。另外十几个大臣，凡是那天劝太后的，都要杀。

第一批刺客来了。这人一到关中，就到处打听袁盎这人怎么样。关中都交口称赞袁盎。这天，刺客就到了袁盎家，对袁盎说：“袁大人，我是受

梁王重金差遣，过来以剑刺你的，我一路打听，都说你这人虽然学问不怎么样，但是正直慷慨，名声甚好，还出使吴国，九死一生，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啊。所以啊，我不忍心刺你了。不过你得小心着，后面还有十几拨过来刺你的呢。此外还有刺那帮大臣的。我走了，您抓紧吧。”

好在我这人名声在外啊。我就喜欢个名声，希望人们夸我正派。人活着，不就是图个名声吗？不过这刺客走了，袁盎也就着急了。如果要跑，我大小也是个将军，虽然是离位了，去投奔一个豪侠，是不是有点失身份啊。如果是十几拨人来杀我，怕是剧孟也顶不住啊。梁王一国之君，跟我为难，我能怎么样啊？

我只能看自己的命了。命里该着了，也没办法。袁盎听说，长安有个梧生，算命特别灵，于是去找他算算，看看是命中这次该死不该死。知道了，哪怕是要死，也就心安了，省着天天心神不宁。

于是，袁盎离开家安陵县，去附近的长安，找梧生问卦。回来的路上，仆人问：“大人，的怎么样啊，吉还是不吉啊。”袁盎就是不肯说。

车队到了安陵的城外，正准备进城门，就见后面一只马队过来，那领头的高喊：“前面是袁将军吗？”袁盎站在车上，回头看了一下，说：“是我！怎么样！”那人的马已经到了近旁，仔细看了一下，说：“是就对了！”说完，抽出宝剑，一剑朝着袁盎捅来。

仆人连忙躲闪，于是那宝剑直插进了袁盎的胸腔。这刺客往回拉剑，袁盎手握住了剑身，死死攥紧，也不知要死的人为什么那么大力气。刺客拔剑拔不动，仆人举起车上一个木棒子，照着刺客的马屁股使劲敲了一棍。旁人也高呼大喊。刺客松了手，一行马队掉头就跑，旋即不见了踪影。

袁盎倒在车上，仆人把他扶起来看，就见他嘴里汩汩地冒着热血。最后，袁盎冒着泡说：“你现在知道梧生对我说的是什么了吧。”说完，头一歪，就死掉了。

车子停在路边，不知所措。不太久，安陵官府的人就跑来了，几个狱吏把现场勘察一番，又把宝剑从袁盎的胸里拔出来。一个狱吏说：“这剑是刚刚磨过啊，可以到长安城里挨个问问，看哪个铁匠铺新给人磨过剑。”

于是，官府的人，在长安整走了一天，终于问到一家，说昨天是给人磨过这剑，一问是什么人，说是梁国那边来的人。于是官府赶紧快马一路去

追，最终是没追上。

随后，有消息，其余十几个当初和袁盎一起劝太后不要立梁王当继承人的大臣，都纷纷被人刺死了。

案件很快报到了景帝那里，多种证据显然都指向了梁王。景帝气坏了，嚷嚷着要给袁盎等人伸张正义。天天发出使者，到梁国调查审问。窦太后也知道这事了，一看这回老二是凶多吉少了，急着满嘴长泡，饭也不吃了，日夜哭泣。景帝只是安慰，但是同时命令加紧侦破案件。

韩安国劝孝

当初，梁王在打吴军胜利后，就把大梁扩修了，足有七十里之大，这已经是东方明珠了。他也更胆大了，一次梁王用天子旌旗，出猎的时候，千车万骑跟随，这都是天子出行的规格。汉景帝听说后，心里很不高兴。窦太后见汉景帝不高兴了，就把梁国使者叫来，给骂了一通，把梁王狠狠批评了一番。

韩安国也是梁国使者，就对太后说：“梁王对太后这么孝，作为臣子这么忠，怎么太后却不醒悟呢？前者吴王等七国造反，只有梁王奋力抵抗，处境最艰难。梁王想着您在长安，而诸侯造反，说到这个，就哭的眼泪汪汪的，为了保卫你们，他亲自将兵杀退吴兵。”

韩国安说到这，一激动，就哭了：“梁王现在出则称跸，入就称警，旗子车马是天子赐给的，驱驰在国中，是为了夸耀诸侯，叫天下都知道太后和皇帝爱他。如今我们使者来，就被太后责让。梁王很害怕，日夜啼哭思念，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为什么他这么孝顺，又这么忠，太后却不体恤呢？”

太后本来是爱梁王，只是看景帝生气，太后也有些生气。听韩安国说完，一下子就高兴了，叫他把这话给皇帝也去说一下。汉景帝听了，也就不怪罪了。

太后很感谢，赐给韩安国好多金子。

韩安国回来后，也没升官，反倒因为出了点事，给下监狱了。那个狱吏老田很坏，在里边没少揍他。韩安国说：“死灰就不能复燃吗？您也别太这么着了。”

老田说：“燃了，我就再尿泡尿把它浇灭了。哈哈。”

不久，朝廷听说梁国内史空缺了，汉景帝和太后觉得韩安国人不错，就派人拜他为内史。一问，我在监狱里呢，赶紧放出来了。

内史，相当于郡守了，狱吏老田吓坏了，赶紧逃跑。韩安国下令：“老田不回来，我灭他全家。”老田只好回来了，光着膀子请罪。韩安国笑了一下，还是把他饶了。

梁王一直想当太子，等着汉景帝未来传位给他，袁盎等人就劝说太后，太后就不让梁王当太子了。梁王回来，很郁闷，公孙和羊这俩门客，就来劝梁王，这俩小人，就使劲怂恿梁王杀了袁盎他们。

这公孙和羊，也是为了自己立功当官，就撺掇梁王杀了袁盎。他俩根本不想想，出了事，要梁王担责任啊。于是他俩顺着梁王的欲望，就这么劝。梁王答应了。派出十几拨刺客，把袁盎杀了。

于是，汉朝也派来十几拨使者，过来调查，在国内通缉公孙诡和羊胜。但是抓不着。

这俩跑在梁王的府里，梁王还护着这俩呢。韩安国就对梁王说：“我们办事不利，抓不着公孙和羊，导致大王被朝廷使者呵斥。我办事不利，请大王赐我死。”

“这不能怪你，何必要死呢？”梁王说。

“大王觉得自己和皇帝的关系，比起从前高祖刘邦和太上皇的关系，还有现在临江王和汉景帝的关系，如何啊？”

“当然不如。”梁王说。

韩安国就又使出老招，哭了，说：“太上皇是刘邦的老爸，但是刘邦说是自己提剑打下的天下，就不让太上皇管事，太上皇也就只能呆着。临江王本是栗皇后的正宗儿子，皇上的太子，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废了，又被逼得自杀了。这说明什么，治理天下，终究不会以私废公。”

这么哭着一说，梁王就明白一些了，沉吟着不说话。

“皇上不会因私废公的。”韩安国接着说，“虽然您被太后宠爱，但是您听信那俩小人的邪说，去杀了朝廷命官，这是犯罪啊。皇上念着太后的面子，不忍直接处理你。太后天天在宫里哭啊，希望大王能改过。但是大王还把那俩小子给藏在宫里。试问，如果未来太后驾崩了，谁还能罩得住你啊。”

这回梁王害怕了，也明白了，亲戚也顶不上多大用了，于是也哭了。当即就把那俩小子要交出去。这俩也知道没活路了，干脆都自杀了。

汉景帝又派田叔过来调查公孙和羊这俩的事。田叔查了一遍，口供都直指梁王。梁王是逃不开干系了。估计轻的也得废为平民。但是田叔带着审判记录，回到长安，刚到郊外霸上，一把火把审判文书都给烧了。然后报告景帝：“审判了，事情确实是梁王指使的。但是我们已经把文书都烧了，没证据了。”

景帝一愣：“怎么烧了。”田叔说：“希望陛下不要查这个事了，如果有了证据，但是不杀梁王，那就是汉法不能得行了。但如果杀了，太后从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您也就要跟着伤心了。所以，就烧了。我们的结论是：梁王不知道这事儿，都是公孙和羊私下干的。”

汉景帝想来想去，觉得田叔说的对，于是还给他升官。太后一听这结果，本来天天吃不下饭，当即爬起来，猛吃饭，乐了。

这田叔，为什么帮着梁王呢？

这事儿都是皇帝自家的事儿，真要治罪梁王，太后一急，有个三长两短，皇帝的孝道不就亏了吗。田叔这是知道大体啊。自古在亲情之间，最好别乱掺和。掺和地话，也是劝和不劝离。袁盎、晁错其实都有离间骨肉的嫌疑，结果自己都不落好。

汉景帝的气消了点，但是心里还是怨着梁王。不久，梁王就又要去长安。快到了的时候，门客茅兰就出了个主意：“皇上对您还有气，不如吓唬他一下。”于是，梁王就离开队伍，只带着俩人，偷着进了长安，住到大姐刘嫖家里。

这时候，汉朝使者来迎接梁王，结果找不着梁王本人。报给皇宫以后，窦太后一听儿子不见了，立刻又不吃饭的了，哭得昏天黑地，对景帝叫唤：“你把我儿子给杀了！”景帝也吓坏了。

太后认为是景帝偷着派刺客，在城外杀了梁王。娘俩到处找，汉景帝也急坏了，也顾不上怨恨梁王了，心说二弟真死了，我妈非要我命不可。正这时候，梁王光着膀子，带着斧子，跑到宫门口跪着请罪。太后和景帝听说了，这才大喜。娘俩赶紧跑到宫门，抱着梁王，一家人痛哭。这算是把这事情过去了，一家人相好如旧。

汉景帝是饶了梁王，一家人相见抱头痛哭。但是，以前景帝常跟梁王常同车出行，此后也再不同车了。心里多少还是怨着梁王。

梁王其实很有文化修养的，养了很多文学青年，有枚乘、邹阳、庄忌，公孙诡和羊胜这俩也是，经常在园子里一起喝酒做大赋，写的东西里边都是我们不认识的字。这个梁园文学社知名天下。不过，这些文学青年也净没好人，公孙和羊这俩，文章写的是好，人却坏极了。

但是景帝不爱看赋。有一次梁王带着这帮文学青年来长安，景帝下面有个郎官，叫司马相如，写文章，写大赋，景帝不爱看。司马相如就找这帮文学青年去了，当即臭味相投，跟着这帮人，一起来了梁国。相如就写了个《子虚之赋》，梁王很喜欢。

后来，梁王死去了，景帝把梁国分成五个，封梁王的五个儿子为王。这么弄，等于是把梁国给虚弱了。这其实比晁错的办法好。

窦太后还很高兴，因为梁王的儿子们都当王了，她就高兴了。梁王的儿子们也都高兴。梁王这一辈子活得也挺好了，又立了武功，战败了七国，文学方面还养了一帮吃白饭的，文武全才了。

要么太后怎么喜欢他呢。

第十章

汉武帝

汉武帝和窦太后的博弈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下诏，叫郡县举荐贤良方正和能直言极谏的人，汉武帝对举上来的人，亲自出题考问。询问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一百多人参与了回答。广川人董仲舒对汉武帝出的题目，逐一回答，汉武帝觉得答得好。于是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王的相。会稽郡人庄助也回答贤良方正类提问，被汉武帝任命为中大夫。

汉武帝喜欢儒学，于是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武安侯田蚡做太尉，王臧做郎中令。窦婴、田蚡也都喜欢儒学，他们推荐了赵绾做御史大夫。赵绾建议设立明堂，用于汉武帝接见诸侯朝拜，这是按儒学的礼制搞的。赵绾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申公。汉武帝派人带着玉璧和帛，用安车驷马接来了申公。见面之后，汉武帝问申公治理国家的办法。申公就是以前受曹参邀请来齐国做官的那个，是道家信徒，这时候已经八十岁了，他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就量力而行罢了。”

汉武帝喜欢文辞华丽的，听了申公的话，就沉默了，不太喜欢。但是既然已经招来了，就拜为太中大夫，住在鲁邸。汉武帝和他们商议设立明堂、天子巡狩、改日历、改服色（朝服等的颜色）等事情。

汉武帝年少继位，太皇太后窦太后（景帝的妈）作为汉武帝的奶奶，实际控制朝政。窦太后喜欢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不喜欢儒术。赵绾等人都是替汉武帝搞儒术治国的，赵绾跟汉武帝说，以后大臣不要向东宫窦太后汇报了。窦太后知道后，大怒说：“这是又要出来一个新垣平吗？”意思是又出来一个忽悠皇帝的骗子。于是，私下找赵绾、王臧的犯法不轨的事情（比如受贿之类），来跟汉武帝说，责备汉武帝。汉武帝只得废掉立明堂等所有按儒家思路搞的事情。把赵绾、王臧下到监狱。二人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都免官，申公也给送回去了。

汉武帝这次小小的改革，就这么失败了。道家思想主张清静顺应，对于儒家大张旗鼓搞礼乐建设，不认同。汉武帝搞的明堂、改服色、改日历、巡

狩，这些儒家的规划，虽然迂阔，但是有加强皇威，加强中央集权的意思。而窦太后喜欢的黄老之术，则出于清静的原则，给诸侯王和各地更大自主性。这也是汉朝既有的传统模式，深受诸侯王拥护。

淮南王刘安也喜欢黄老之术，这也符合他诸侯王的自身利益。窦太后喜欢黄老之术，因为也喜欢刘安。刘安向她献上《淮南子》，这是刘安组织宾客们写的。《淮南子》一书的宗旨，可以借助其中的后羿不死药的故事来说明。书中讲了后羿的不死药被嫦娥偷走的故事，其实它想说的意思，在接下来写的：“不死药被偷走，后羿怅然若失，后边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不知不死药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向人借火不如自己弄个打火机（燧），指望去河边汲水，不如凿井。”

它想说的是，为政要务本。本弄好了，树梢就好了。而本是什么，书中提到，就是不要搞自作聪明、放松肢体，弃聪明而反太素，大通混冥，解意释神，漠然好像没有魂魄，使得万物各回到其根。

又说“人主，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在汉武帝看来，黄老之术讲国君要虚无、不做事，实际是放弃权力。你叫我“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非宁静无以致远”。我老是不言和宁静，由着你们这些诸侯独断专行去啊！

其实，务本是什么，根本说不清，叫皇帝只务本，实际就是让他少管下面的事。刘安倡导这个，汉武帝自然反感他（后杀之）。

同样，《淮南子》首次讲了女娲补天的故事，但重点不在于补天，而是接下来说的：女娲为人们立了这么大的功，但是她作为帝王却藏匿起来，再也不出现，人们都不知道她，好像自己从来没这功劳似的。意思也是汉高祖补天创立汉朝，随后就应该别管，让我们诸侯自在。

能不把汉武帝鼻子气歪吗？

当然，这种思潮也只有汉初有，因为人们还不习惯帝制。他们可谓是严重的联邦主义者，总想逃逸和奔月。

窦太后喜欢黄老之术，喜欢看老子的书，无为而治什么的。不喜欢搞礼仪建设，因为老子说了，越是教化，老百姓越是虚伪，所以要返璞归真才好。以前汉景帝的时候，清河王的太傅叫辕固生，是个儒家份子，专门研究《诗经》的，当了景帝的博士。有一次在景帝面前，跟别人争论商汤、周武

王革命，算不算弑君。别人说这是弑君，辕固生就说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之人来杀桀纣，不是弑君。别人说商汤、周武王本来是臣子，杀了君主，就像把鞋放在脑袋顶上去了，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就说：“如果这样讲，那高祖取代秦朝做了天子，也不对了？”景帝一看，连忙说：“议论就到这里吧，以后不要谈汤武革命的事了，弄得我爷爷都被牵扯进去了。”

辕固生作为儒生，就强调君臣等级，即便周武王伐纣，也不符合君臣秩序，所以他也批判。这样，按照儒家思想，君主地位就无限崇高起来。汉武帝喜欢儒家，就在于它可以帮着加强皇位的地位，加强中央集权。

后来，窦太后叫来辕固生，向他请教，说：“《老子》中有些东西我看不懂，你给解释一下啊？”辕固生说：“这是家人言耳。”

意思是，这是老大妈、老大爷看的俗东西，不值得研究。

窦太后一看他这么说老子的书，就气坏了，说：“那哪找你们这些城旦的高级书去？”城旦就是罪犯，派去做苦役的，等于是骂辕固生呢。太后就让辕固生到野兽的圈里，去跟野猪搏斗去。

窦太后是故意害他，叫他跟野猪打打，表演下给我老太太看。辕固生是个老书生，哪里打得过啊。不过这种表演，是要用武器的。景帝知道太后是生气了，要弄死老辕，给武器的时候，就给了把上好的长矛。老辕进去之后，那野猪就扑上来了，老辕胡乱一捅，正捅在野猪心脏上，野猪嗷嗷了几声，就死了。太后看野猪死了，老辕没事儿，也没办法了，就算了。从此，人们更不怎么讲儒家的东西了。

魏其侯、武安侯的故事

窦太后是汉景帝的妈，窦太后有个侄子就是窦婴，算是外戚。当初七国叛乱，窦婴也是和周亚夫一起讨吴王刘濞的，担任大将军，驻兵在荥阳，胜利回来之后，被封成魏其侯，富贵之极。天下的游士，都争着去当他的门客。

汉景帝的夫人是王夫人。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太子刘彻继位。这就是汉武帝。汉景帝的王夫人，也就升级成了王太后。窦太后升级为太皇太后，也就汉武帝的奶奶。

汉武帝的妈妈王夫人的弟弟田蚡，人长得很丑，最初是个郎官。当初，他每次见魏其侯窦婴，都像儿子似的跪着伺候他。

如今，王夫人成太后了，田蚡靠着姐姐的关系，就成了新的外戚。于是田蚡也就不再奉承魏其侯了。

过了五年，窦太后驾崩。魏其侯窦婴作为窦太后的侄子，是老外戚，随着窦太后死，他也就失势了。新的外戚，也是汉武帝的妈妈王夫人的弟弟田蚡，则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田蚡和姐姐王太后不同姓，因为他们妈妈改嫁过。

窦婴作为老外戚，失势了，他的那些门客，都是势利之徒，于是都跑去了田蚡那里。魏其侯窦婴也只能自认倒霉。他心里牢骚不少，只跟灌夫来往。

当初，灌夫跟着周亚夫在巨野抵挡吴王的叛军，他爸爸灌孟在战斗中牺牲。周亚夫叫灌夫把父亲送丧回长安，灌夫不肯，喊：“我非杀几个吴国将军，取人头给我爸爸报仇！”于是披挂整齐，举着大戟，花钱从军队里募了两个要命了，开开壁垒门就出去了。

灌夫十几个人，血战好一阵，杀死吴军数十个，然后就往回跑。他的仆人全死在外边了，带的两个敢死兵，也死了一个。灌夫一个人，带着一个兵，骑马杀了回来。进了壁垒，就从马上掉下来了，解开盔甲一看，身上没好地方了，大伤有十几处。养了好几天，这才醒过来。灌夫因此名闻天下。

汉武帝继位后，提拔灌夫当了太仆，又派出到燕国当相。灌夫在燕国也犯事儿，把官丢了，就回长安住着。

灌夫为人刚直，但是爱喝酒，说话难听。有贵人家比他势力大的，他就不肯加礼，非要凌驾别人。遇上士人比他混得惨的，越是贫贱，他越是对对方恭敬，跟对方平礼以待。当众的场合，经常褒奖后生，所以，有些人也说他好话。

灌夫又喜欢任侠，说到做到，交往的都是豪猾人物。他家里资产数千万，也不知怎么来的，每天食客上百人。田园池子，宗族部曲，在他老家颍川占了一大片地。颍川小孩都作歌唱说：“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虽然有钱，但是没了官，于是家里门客也跑了一些。魏其侯窦婴也失势了，于是两人交好。两人整天在一起，互相推重，好比父子一样。

一次，灌夫遇到田蚡，田蚡说：“我正想跟你去看看魏其侯呢，吃个饭。”

灌夫来了热情，说：“那太好了。我这就叫魏其侯准备，明早请您。”

田蚡本来是故意只是客气一下，于是也就答应了。

魏其侯一家赶紧准备，又是卖肉又是洒扫，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等，到了中午田蚡也没来。灌夫着急了，驾车跑去，田蚡还没有起床。灌夫问：“丞相说今早来，魏其侯夫妇俩就等着呢，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田蚡本心没想去，这时候只好道歉，说：“不好意思，我昨天喝多了，就把这事儿忘了。”于是，田蚡就上车过去。一路上，田蚡车走得也不快，灌夫越来越生气。

到了喝酒的时候，喝到热闹时，灌夫就起来跳舞，拉田蚡一起跳。田蚡不爱跳舞，就是不起来。灌夫只得坐下了，随后一边喝酒，一边说些话挖苦田蚡。田蚡假装没在意。魏其侯赶紧说灌夫喝多了，拉他下去。田蚡一直喝到半夜，这才从窦家回来。

田蚡曾经叫下面的人籍福跟魏其侯说，把魏其侯在城南的一块田，便宜点送给田蚡。魏其侯就怨望了，说：“老夫虽然被抛弃了，丞相虽然很贵，但是可以仗恃抢我的田吗？”于是不给。灌夫也在旁边跟着抱怨。籍福怕把关系搞坏，就没把这些话传给田蚡。

这次喝酒之后，田蚡知道了这事，于是生气，说：“魏其侯以前犯过事，杀了人，我替他周全，叫他活了。我照顾他，他怎么舍不得那么一块地给我。我不敢再跟他要田了，就当没这个人！灌夫又算什么东西，跟里边瞎掺合！”也从此恨了这二人。

田蚡就对汉武帝说，灌夫在颍川的宗族特横，老百姓受罪，还做歌谣骂他，应该查一查。汉武帝说：“这点小事是你丞相份内的事啊，不用跟我说。”

田蚡就去查。灌夫也急了，就搜了好些田蚡受贿的事情，还说淮南王刘安来长安的时候，田蚡接受了淮南王的金子。灌夫要揭发田蚡，田蚡有点着急。

当初，汉武帝继位不久，淮南王刘安来京城，田蚡去迎接，就对刘安说：“如今汉武帝年轻，还没有太子，大王您最贤能，又是高祖的孙子，一旦汉武帝晏驾，到时候不是您接班，还能是谁啊？”淮南王高兴了，就给了田蚡好些金子。

灌夫针对这件事，要告田蚡。

随后，俩家的门客来回说合，于是田蚡跟灌夫和解了。

可是不久，田蚡要娶媳妇，王太后也下诏，叫宗室、列侯都来出席道贺。魏其侯、灌夫也一起去了。喝酒到了酣畅的时候，田蚡端着杯子，挨个敬酒，官员们都离开席子，俯伏着举杯。等魏其侯也敬酒时，除了他那些老朋友是离开席子，其他的人就在席子上长跪起来而已。

灌夫一看，就不乐意了，到他也起来行酒时，行到田蚡时，给田蚡倒酒，田蚡说：“半杯就行，半杯就行。”灌夫不乐意了，就笑着说：“将军是贵人，倒满嘛！”田蚡不肯，闹腾半天。

然后，又到了临汝侯灌贤那儿。灌贤是灌婴是孙子。灌夫的老爸本来是给灌婴当门客的。灌夫就觉得自己辈分大，而且临汝侯灌贤正跟旁座的程不识耳语，没有离开席子来接酒。灌夫无处发作，就倚老卖老，骂灌贤。旁边列侯一看要打架，都假装上厕所跑了。魏其侯也起来了要走，拉着灌夫一起下去了。

田蚡一看，好好一个结婚的喜宴，给灌夫借酒闹成了这样，人都跑了，就说：“都是我骄纵灌夫所致！”于是派骑兵在门口拦住灌夫，把灌夫捆起来，放侧房里，下令：“今日召宗室列侯会宴，是奉了诏，灌夫使酒骂座，是对皇上大不敬，抓起来。”然后，追究他老家那些事，把各支的亲戚都抓起来了，上报汉武帝，说应该判死罪。

魏其侯害怕了，觉得是他叫了灌夫来，对不起灌夫，就花钱叫门客来说田蚡，但是都不管用。

魏其侯的夫人劝魏其侯：“灌夫得罪了丞相，跟太后家作对，是没法救了，你就别尝试了。”魏其侯说：“我的侯爵，是我得的，我自扔了，也无所恨。我终究不能让灌夫独死，我独活。”于是，他偷着找汉武帝，说灌夫不过是醉饱之后胡闹了两下，不足以就杀头。汉武帝说是。汉武帝又说：“就上朝辩论商议一下。”

于是上朝商议。魏其侯说了灌夫很多好话。田蚡则讲灌夫一贯横恣，罪逆不道。魏其侯说不过田蚡，于是就转而说田蚡如何不好。

田蚡说：“现在天下太平，我是有点奢侈，因为我是宗室肺腑，我奢侈也不过就是爱音乐狗马美女田宅，平时一起玩的就是倡优什么的。可是魏其侯和灌夫，这俩日夜召聚天下豪杰壮士议论，肚子里诽谤，盼着天下有变，他就干大事。”

汉武帝就问大臣们意见，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从前身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是天下壮士，没有大的恶，只是争杯酒之间，不足杀掉，魏其侯说的是。丞相说灌夫跟奸猾的人交通，侵害小民，家资巨万，横恣颍川，凌辱宗室，侵犯骨肉，这是所谓‘小腿比大腿粗，没法走路了’，丞相这么说，也是对的。只有皇上裁决了。”

汲黯赞成魏其侯，内史郑当时平时假装正直，这时候也赞同魏其侯，后来又不敢坚持了。其他大臣，都不敢发言，说没有观点。

汉武帝是赞同魏其侯的，对田蚡有意见，不太看得上田蚡，觉得田蚡小题大做。但是汉武帝见到太后，把情况一汇报，王太后就生气了，不吃饭了，说：“我如今还活着，这些人就欺负我弟弟，以后我死了，他们不都成了鱼肉了嘛！”

汉武帝赶紧道歉，说：“魏其侯和丞相，两人都是外家，所以在朝廷上辩论一下。否则，如果不是因为魏其侯是窦太后的侄子，早就杀了。”

田蚡退朝出来，见到韩安国，就骂说：“老秃翁，叫你说话，你怎么首鼠两端，什么两个人都对！”

韩安国说：“您这样就错了。魏其侯毁你，你不应该跟他对着来，你应该免冠谢罪，把相印也掏出来，说自己确实受贿了，不配当丞相，请求回家。这样，汉武帝必然就看得上你，也不会废了你。你在那儿那么争，还说魏其侯要谋反什么的，这么胡说，难怪汉武帝会看不上你。”

田蚡一听，说的有道理，只好谢罪：“当时我太着急了，没法了。唉。”

汉武帝听了太后的话，只好按老妈的意思来，就叫御史盘问魏其侯，说魏其侯讲的灌夫的事，不符合事实，属于欺骗，要追究责任。于是把魏其侯也抓了起来。

过了俩月，灌夫的罪审清楚了，灌夫全家被正法。魏其侯听说灌夫全家死了，立刻气血添胸，当即半身不遂。魏其侯就不吃饭了，只想死。后来，听说汉武帝没有杀他的意思，于是又开始吃饭。

田蚡着急了，派人对汉武帝讲：“以前栗景帝要废了太子，立你当太子，当时魏其侯和周亚夫都劝阻。魏其侯跟您不一条心啊。”汉武帝就不犹豫了，终于下令弃市，于是魏其侯也被斩了。

随后，田蚡精神失常，总是梦见魏其侯和灌夫的鬼魂，备受惊吓，于是就病死了。

窦婴、田蚡，都是继诸吕之后，汉朝的又一拨外戚，虽然他们之间互相争，但要说专揽朝政，狐假虎威，那还没到后代外戚那么严重。主要是汉景帝、汉武帝都年富力强，不至于被妈妈的这些哥们弟兄所制。如果遇上小皇帝，这些外戚就拿捏皇上了。

陈阿娇和卫子夫

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叫陈阿娇。阿娇是贵人出身，是景帝的姐姐刘嫖公主的女儿。武帝当初去见嫖公主家，见到阿娇，说如果得了阿娇为媳妇，就当以金屋藏了她。

嫖公主为了女儿阿娇的婚事可是操了心了，她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但刘荣的妈妈栗姬看不上她。而汉武帝的妈王夫人谦虚有脑子，答应愿意娶。嫖公主于是跟景帝说栗姬的坏话，终于废了栗姬这娘俩，把王夫人和刘彻这一对组合换上来了。刘彻成了太子，现在成了皇帝。

嫖公主这么做，就是为了攀上皇帝。

陈阿娇当了皇后之后，却没能完成母亲使命，变得特别骄纵和妒嫉，武帝于是越来越不喜欢她。而且她总生不出孩子来，就花钱请医生，花了九千

多万，还是怀不上孕。武帝越来越不爱理她。嫫公主就生气了。

于是，王太后对武帝说：“儿啊，你刚刚继位，大臣们也不服你，你又要搞明堂、礼仪什么的，窦太后已经生你气了。现在你又忤逆了嫫公主，这是窦太后的闺女啊，这样你非倒霉不可。妇人的性子，就是喜欢改主意。到时候改了主意，窦太后把你废了就坏了。你得小心啊。”于是武帝稍微假装对陈阿娇和嫫公主好些。

结果没多久，汉武帝又遇上了卫子夫。

卫子夫的妈妈是平阳侯曹寿的小妾卫女士，出身比陈阿娇低贱得多。曹寿是曹参的后代。卫女士跟一个叫郑季的仆人私下里相好，就生下了卫子夫，此外还有个弟弟，叫卫青。卫女士还生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跟郑季偷着生的，还是跟曹寿生的——实际上，可能这些都是跟曹寿生的，但是曹寿怕媳妇，不敢承认，就说是她跟别人生的。

总之卫子夫是出身卑微，她在曹寿家就跟仆人差不多，平时工作就是唱歌。家里有个歌舞班子，卫子夫主唱，主人要听曲的时候，她们就上去唱。

有一次，武帝到霸上搞祭祀，回来的路上，就到曹寿家休息。曹寿的夫人平阳公主是武帝的姐姐。武帝一来，平阳公主接待。一边吃饭，一边就找些美女给他看。武帝最喜欢的就是女人了。

平阳公主从民间弄了十几个绝色美女，打扮好了，在旁边侍候武帝。但是武帝都看不上，爱搭不理的。喝完酒，歌舞队就上来的。卫子夫是主唱的，往哪儿一站，虽然离得远，武帝还是看见她了，然后就一直看。等她一唱，武帝摇头晃脑的。这时候，武帝岁数不大，二十出头，然后武帝要去上厕所，对平阳公主说：“叫那个人过来伺候我去更衣一下。”

卫子夫就跟着他进了厕所，进去之后，武帝忍不住了，抱着就跟她那个了。

完事之后，武帝要带卫子夫去皇宫，把平阳公主乐坏了，心想她丈夫曹寿的这个不起眼的小妾生的野闺女，现在一下子攀上皇帝了。平阳公主拉着卫子夫的手说：“去吧，到了那儿努力吃饭，努力啊。等你富贵了，别忘了我们啊。”

贵人家最喜欢给皇上送闺女了。

卫子夫到了宫里，使命跟当初的阿娇一样。结果过了一年，武帝也再没找她那个。可能他的女朋友太多了。后来，武帝命令，好久没被临幸的后宫美女，都送出宫去，回家呆着去吧。然后，武帝挨个看这些美女，看哪个不好，就撵走。等卫子夫上去了，卫子夫就哭了，说：“您也不理我了，不用看了，请让我走吧，我想走。”

卫子夫这么一哭，武帝就心软了，而且可能她哭得特好看。武帝当天，就跟她又那个了。结果卫子夫就怀孕了。武帝还一直没有孩子，卫子夫给生出了第一个，起名刘据。武帝乐坏了，把卫子夫的弟弟卫青，还有其他几个都封了官。皇帝对她越来越爱，于是她一气生了四个孩子。

自从卫子夫受宠，皇后陈阿娇气得简直要拿脑袋撞墙，要跳井要上吊，寻死了好几次。这时候窦太后已经死了，没人还在乎她妈妈嫖公主什么的了。她这么寻死觅活，武帝更生气了。因为武帝不喜欢妒嫉的女人。谁敢妨碍武帝找女人，他就跟谁急。陈阿娇就想了个办法，找些巫婆，在宫里偷着诅咒卫子夫。结果这事被武帝发现了。武帝决心已下，就把陈阿娇废了，去长门宫住着去。把卫子夫立为了皇后，卫子夫的儿子刘据，就当太子。

这真是好，小老百姓战胜了贵族。

阿娇的妈妈嫖公主急了，多次跑去责问平阳公主：“当初没有我帮忙，他当不上皇帝，这才没多久，就把我闺女给扔了，他也太忘本了！”平阳公主就说：“谁让她不生儿子啊，所以废了啊。”

陈阿娇此后一直到死都在长门宫住着，武帝再也不来看她。陈阿娇知道有个书生叫司马相如的，就花了一百斤金子，请司马相如给她写了一篇《长门赋》，说自己如何思念和寂寞什么的。献给了武帝。

结果武帝看了，倒是挺喜欢那赋，但还是不搭理陈阿娇。

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当了大将军，卫家一门五侯。不过，卫子夫毕竟生了四个孩子，虽然岁数不怎么大，但几年之后，也有点魅力削减。武帝于是也不怎么在意她了，又跟一个赵夫人好上了，生了个儿子，也封为王。结果赵夫人福气差，过不久死了，武帝又爱上了李夫人，又生了个儿子。李夫人死了，他又爱上尹婕妤等人了。总之，他每天晚上都得有女人。

卫子夫觉得，我该得到的也都得到了，我也不能像陈阿娇那么妒嫉，我就这样享福当皇后就行了。

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归根结底是女人的。女人学会不嫉妒，就跟男人懂得以妾妇之道事奉长官一样，都能成功啊。栗姬和陈阿娇，就是失败的典型，卫子夫是成功的榜样啊。

张汤的故事

张汤的父亲是长安的县丞。张汤最初做小吏，巴结周阳侯。当时周阳侯犯了事，关在监狱里，他利用工作机会，就接触他，使劲照顾他。等周阳侯的官司了了，出来之后就感谢张汤，把他介绍给各个贵人。于是张汤做了候补的侍御史。他善于揣摩领导意思。这时候，汉武帝不喜欢皇后陈阿娇了。

因为陈阿娇脾气不好，又十几年生不出孩子，汉武帝改喜欢了卫子夫，陈阿娇就大吵大闹，几次寻死，汉武帝很生气。陈阿娇又用女巫咒汉武帝和子夫，被人告发了。汉武帝叫张汤参与审办这案子。张汤就使劲追查，抓杀了很多。陈皇后也被废了，打入冷宫——长门宫。这事因为办得合了汉武帝的心意，于是张汤被升做太中大夫。

汉武帝叫张汤修订法律，他就把条文改得毛骨悚然，深文周纳，从而把官吏们都给拘束住，动辄得咎。张汤把法律改为，官员知别人有违规行径，但是没有揭发，就跟这人同罪处理。于是官员只好互相监察，互相告发。总之，他把法律改得更加严苛。但是汉武帝很高兴，叫他当了廷尉，也是九卿之一了。

张汤迎合汉武帝的心意，替汉武帝卖力气，所以升官。他当了廷尉，办案子都看汉武帝的眼色。汇报案件时，如果他的建议合汉武帝的心思，他就立刻执行，并且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证据。如果汇报的意思，和汉武帝的心思相反，他就立刻告谢，还特别会说，说：“我下面的官吏某某，也是这个意思，跟您说的一样，但是我没听取他的，都是我傻啊，弄成这样。”这么一说，汉武帝也就不生气了，不怪罪他了。

他揣测汉武帝要惩办的人，就叫给下面善于整人的法官去办，使劲罗织罪名，如果感觉是汉武帝想宽放的人，就叫厚道的法官去审。所以汉武帝喜欢他。

汉武帝打匈奴，花钱很多，国库都空虚了，张汤等人就顺着汉武帝的心思，搞盐铁国家专卖，又鼓励民众揭发豪强，从而抄豪强的家产，张汤善于舞文弄法，总能歪曲法律，把富家大户给定罪。汉武帝越来越喜欢。每次上

朝，谈论怎么给国家弄钱，张汤就说个没完，一直说到天黑。汉武帝听得都忘了吃饭。他把各种找钱的办法都想出来了，包括建议发行大额面值的货币，搞得通货膨胀，从而给政府弄来钱。于是，汉武帝整天听他的，上朝的时候，丞相成了摆设。

有一次，匈奴派人请求和亲，大家商议。博士狄山主张接受，并且指责汉武帝打仗，把国家都打穷了。汉武帝挺别扭，就让张汤发言。张汤立刻就骂狄山是腐儒之言。狄山是个很愣的学者，立刻攻击张汤，说他办淮南王等诸侯谋反的案子，用深苛的律文害这些诸侯，是离间皇亲骨肉，使得其他诸侯不能自安，张汤是诈忠。

汉武帝听到这儿，就生气了，说：“假如我叫你去管一个郡，你能使匈奴不入犯吗？”狄山哪有治理才能，于是说：“不能。”汉武帝说：“那只管一个县呢？”狄山说也不能。汉武帝说：“那去一个障亭呢？”狄山觉得硬顶下去可能被送进监狱，只好说：“能。”于是汉武帝叫他去一个山地障亭当官。过了一个多月，匈奴蹿进来，砍了狄山的脑袋而去。从此，群臣都怕了，再没敢跟张汤对着干的了。

平时张汤特别低调，对自己家族约束很严，自己生活作风也特别严格，对那些后进的小官、穷的官吏，都特别照顾，于是大家说他好话。对于贵人公卿，他特别会巴结，定时去拜访他们，不避寒暑，表现得特恭敬。所以公卿也说他好话。

李文跟张汤有怨仇，他做了御史中丞，就利用工作方便，从文件中搜罗寻找张汤办事中的过错。张汤就派自己的属官鲁谒居，揭发检举李文的罪状，然后判李文死刑。汉武帝还问到这事：“怎么有人会告发李文呢？”张汤就敷衍说：“可能是跟他有私仇的人吧。”张汤这么干属于利用职权，打击报复，于是赵王检举他这个事，说：“张汤官这么大，他的属下鲁谒居病了，张汤过去探望，还亲自给鲁谒居按摩脚。这一定是俩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私下合作。”

赵王之所以检举张汤，是因为赵国铁矿多，但张汤主张盐铁国营，抢了赵国利益，赵王几次上书争取，张汤都给驳回去了，所以他恨张汤。

既然赵王上书揭发，汉武帝自然得查，就派人把鲁谒居和他弟弟都抓了，进行审问。张汤这一天还来监狱里看，暗中想救他们，但是他表面要装的公正，就不看鲁的弟弟。鲁的弟弟误解了，以为张汤不肯帮忙。于是一生

气，就上书揭发，说张汤确实串通鲁谒居而害死了李文。汉武帝看了这个，半信半疑。

正审着的时候，丞相府长史朱买臣知道这事了。朱买臣跟张汤关系不好，就想把张汤搬到。他抓了几个张汤的党友，获得口供：“张汤跟皇上谈打仗和理财的事时，就先告诉我们，我们于是先趁机买进，囤积起来，然后利用政策形势，高价卖出，于是发了财，然后和张汤分钱。”

朱买臣把这口供报给汉武帝。汉武帝立刻喊来张汤，说：“我想做什么，商人就知道了，就囤积货物发财，这好像是有人把我的计划给泄露出去了。”张汤没有承认，反倒假装惊讶，说：“这应该会有，但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汉武帝听了，不太高兴。

随即，审问鲁谒居、李文的結果也报上来了，说是张汤串通鲁谒居，诬告杀死了李文。汉武帝把这俩事一结合，觉得张汤对自己是欺诈、不忠，于是派人迫使张汤自杀。

张汤一死，抄检他的家产，发现价值不过五百金，都是武帝赐给他的，别的就没什么。张汤临死又上书，揭发朱买臣，说朱买臣诬告他。

于是，汉武帝把朱买臣也处死了。

笔者按：张汤一味顺从汉武帝，因此得到了宠信和提拔。但汉武帝最后处死张汤，不是因为张汤私下里有利用职权干坏事，而是因为觉得张汤不忠于自己，欺骗自己，貌似忠而实际利用自己。领导固然不喜欢自己被人利用，被人欺骗。在汉武帝看来，张汤干坏事倒是次要的。

在当时的体系下，攻击一个人干坏事，并不能扳倒一个人，攻击一个人不忠于领导，欺骗领导，才能扳倒他。

张汤肯定是有欺骗汉武帝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确实是狂妄了。

朱买臣的故事

朱买臣是平民出身，老家会稽郡的吴国，他很穷，但是喜欢读书，各种古书都爱读，《春秋》《尚书》越念越有滋味。

因为实在没饭吃了，他就去山上砍柴，挑到市场卖，这样凑合着活上几天。他一边挑着柴禾，一边还在背书。他媳妇也在后面背着柴禾，跟着他，看他一边走，一边大声背书，她实在是受不了了，说：“你别背了，都穷成这样了，还显摆你有学问呢？”

朱买臣不理她，照样背，干脆还唱起来了——特别开心。他媳妇几次喊他闭嘴，他就是不听，反倒唱的声音更大了。引得两边的人都看他。他媳妇觉得这实在是太丢脸了：“穷还这么大嗓门，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

朱买臣就乐了，说：“你知道吗，等我五十岁的时候，我就能大富大贵了。现在我都四十多了，你跟着我苦了这么多年，马上就到头了，你再忍两年吧。”

她呸了一下：“像你这么不争气的，早晚是饿死在马路上，还说什么富贵。不要再骗我了。我已经被你骗了半辈子了。”

她死活要走，朱买臣也不难为她，就答应了。从此离了婚。随后她又找了个夫家。有一次，她跟着丈夫上坟，看见朱买臣了，他当时正饿着呢，俩人还喊他过去，给他了一些饭吃。

朱买臣五十岁那年，就当兵了。也不是正经的兵，当时郡的官吏去京城汇报考核的事，要找些跟班，他就作为兵卒跟着去了长安。他们住在会稽郡驻京的房子里，他想试一下，就写了上书，讲天下治理的实务，到皇宫那里送了上去。作为百姓，主动上书，是符合政策的，不过，能得到回复的却不多。他的上书送上去，等了很久，也没人搭理他。就继续住在那儿。可是，自己带的粮食已经没了，就每天跟杂役军卒蹭饭吃，然后厚脸皮地借住在那里。这时候，会稽郡人严助正被汉武帝倚重，看见了他的上书，虽然不认识他，但觉得写得不错，又是同郡的老乡，就向武帝推荐。汉武帝召见他了。

朱买臣跟汉武帝见面，就开始谈文学，谈《楚辞》，谈《春秋》，谈的很妙，武帝特别开心，于是让他当会稽郡守。

朱买臣于是怀里装着他的印绶，去了会稽郡的驻京院落。会稽郡的考核汇报官正跟大伙在屋里喝酒，朱买臣进去，这官根本不瞅他。朱买臣直接进里边的屋子，保安在里边吃饭。他坐下一起吃。快吃饱了，保安就见他腰下垂着的印的绶带。保安很奇怪，过来摸这绶，一拉，把腰囊里的印拉出来

了，说：“你这什么印啊——会稽太守章？”那人吓得要命，赶紧跑出去，对考核官说：“怎么，你们一起来的那个老兵，当了会稽郡守？”众人不信，保安说：“不信你进来看看啊！”

考核官不搭理，下面的跟班有两个进来了，想笑话他一通，要看印。

朱买臣递给他们。俩人看完，直跑了出去，到外面喊：“朱先生真的当了太守啦！是太守的印啊！”外面就跟炸了窝一样。最后一帮人互相推着，在院子里边都排好了跪着。有人进来，请他接受拜谒。朱买臣这才慢慢站起来，缓缓走出屋子。这帮人看了一眼，赶紧一起磕头。

随后，奔会稽去了。会稽郡大小官吏听说太守来了，派老百姓洒扫道路，带着几百辆车来迎接他。朱买臣往下面一看，他的前妻，和她的后夫，正在官员布置下洒扫道路呢。朱买臣让后面的车载上他俩，来了太守府。到了之后，叫他俩在园子里住下。前妻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知道了以后就精神崩溃了，过了一个月，就上吊死了。

朱买臣给那丈夫一点钱，叫把她下葬了。随后，朱买臣叫来老家的故人，一起喝酒，其中所有曾经对他好过的，加倍报答。

随后，朱买臣带着郡兵，把东越平了。回来之后，升官当了主爵都尉，这是九卿一级的。干了几年，做了丞相府长史，这是宰相府最大的官。

张汤本是个小官，见到朱买臣就毕恭毕敬地。后来，张汤通过努力窜上来了，升成了御史大夫，态度也傲慢了，朱买臣恨死了张汤。

朱买臣最后斗败了张汤，汉武帝把张汤处死，但是张汤又揭发朱买臣，于是汉武帝一并把朱买臣也杀了。

平民出身的官员如张汤、朱买臣，能够很快升官，体现了汉武帝时期的官僚系统还不是很固化，这是因为汉武帝如果听凭官僚系统自我行动，就无法斗豪强地主，所以要破格用人。张汤参与搞盐铁专卖，制定告发豪富户的法律，简单说都是“斗地主”。既有的官僚系统都是从豪富阶层孵化出来的，固然不会出这样的人物。这是他们能平步青云的原因吧。

卫青、霍去病的故事

卫青跟他姐姐卫子夫，都是平阳侯家里的下人。俩人都是平阳侯家的小妾生的，地位不高。卫子夫当唱歌的，卫青当骑马的马夫，平阳公主出去，卫青就跟着当保镖。不料卫子夫被汉武帝挑中了，去了宫里还生了小孩。

卫青凭证姐姐受宠，于是也得到了汉武帝的垂青。此前，汉朝总是跟匈奴和亲，匈奴也时不时入塞来骚扰，汉武帝觉得自己很厉害，不能再委曲求全了，于是就叫卫青做车骑将军，从东面的上谷郡出兵；太仆公孙贺，从云中（内蒙古中部）出兵；卫尉李广一直是守皇宫的，因为懂得打仗，也带兵从山西北部的雁门郡出兵。公孙敖从河北北部的代郡出兵。各自都领着一万骑兵，从东西千多里的战线上，往北猛杀，一直冲到了龙城（蒙古国境内）。

卫青一路远上，跑了两千多里，斩杀了几百人。公孙敖自己被杀了七千人。

下一年，汉武帝叫卫青带着三万骑兵，从李广战败的雁门关这里出去，再次去杀匈奴。这次人多，杀了数千匈奴，得胜回来。

这个时候，匈奴主要在河北北部的代郡、渔阳郡和辽西郡骚扰，西边的河套地区比较薄弱，是匈奴别部白羊王和娄烦王的地盘。

于是下一年，汉武帝就让卫青带兵直接向北杀到了高阙（位于黄河河套顶部内蒙古地区），然后往南略定河套地区，赶走了白羊王和娄烦王，抓了数千胡人，牲口数十万。汉武帝于是把河套地区重新设为朔方郡和五原郡，在黄河河套顶上的外边筑了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

匈奴作为报复，接下来两年，在河北北部的代郡，山西北部雁门郡，多次攻掠，也抢走了几千人。于是下一年，卫青又带了三万骑兵，下面还有卫尉孙建做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做强弩将军，公孙贺做骑将军，李蔡做轻车将军，一起从朔方郡出去北上，总计十万大军，北上近千里，朝着匈奴右贤王的老窝——王庭杀去了。

匈奴单于的地盘在中间，西边是他下面的右贤王的地盘，东边是左贤王的地盘。右贤王丢了他河套的地盘，没想到汉军会远征直奔他的老窝王庭。卫青大军远上千里，在半夜奔袭到王庭。右贤王正喝酒喝多了，在帐里睡觉呢，汉军呼杀攻来，右贤王猝不及防，只好带着小妾和数百骑兵，突围逃跑。

卫青派校尉郭成等人追赶右贤王数百里，没有追上，但是俘虏了一万多人，还有偏王十几个，牲口数十万。

汉武帝高兴，封卫青为大将军。

下一年，卫青又出朔方，杀到了河套西北角的定襄（呼和浩特地区）。卫青全军还是十万多骑兵，出了定襄，向北连杀再砍，合计斩俘一万多。匈奴的右部算是被击垮了。不过，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一共带了三千多人，被匈奴一只主力给围上了，整整打了一天，三千多人几乎死光，苏建一个人骑马跑回来了，赵信则干脆投降了匈奴。

这次出征，卫青的侄子霍去病也跟着去了。霍去病是卫青另一个姐姐卫少儿的儿子。霍去病这年十八岁，跟着大军出征，单独带着八百骑兵，离开大军奔走数百里，斩获了二千多了，回来之后，汉武帝特别喜欢他，封他为冠军侯，食邑一千六百户。

这时卫青食邑有万户。这次回军后，皇上赏给卫青一千斤金子。但是，卫青的姐姐——卫皇后已经不受宠了，汉武帝改喜欢王夫人。有人就对卫青说：“你功劳不算太大，但是封为了侯，食邑万户，三个孩子还没断奶呢就也都封了侯了，这主要是因为您是皇后的弟弟啊。但是现在皇帝更宠爱王夫人了，可是王夫人的宗族还不怎么富贵。您应该跟王夫人好好搞搞关系。”

卫青就分出了五百斤金子，给了王夫人。汉武帝知道了，很高兴，还把劝卫青的这人也封了官。

这时候，汉军已经在陕西、山西以正北的方向，打击了匈奴。过了三年，皇帝叫霍去病带着一万多骑兵，独自往西去，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一千里，斩杀了八千多匈奴。到了夏天，霍去病又出去了，这回过了贺兰山，向西到了祁连山，斩首三万多级。汉武帝给霍去病增加食邑五千户，霍去病做了骠骑将军。

匈奴单于责怪浑邪王，说他管着西边，结果被霍去病打死了四万人。匈奴单于想把浑邪王叫来，杀了正法。浑邪王不敢去，干脆派人到汉朝要求投降。汉武帝就叫霍去病带着兵去迎接他们。霍去病过了黄河向西，在甘肃地区遇到浑邪王的军众了。浑邪王下面的匈奴兵多不愿意投降，纷纷往西跑。霍去病就紧急前驱，追上去，斩杀了八千多。然后带着浑邪王剩下的几万

兵，一起回了长安。这样，整个西部就全安定了。算是断了匈奴的右臂。汉武帝后来就陆续在西边设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

过了两年，汉武帝打算向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所部进行正面进攻。卫青做大将军，霍去病还是骠骑将军，各自带五万骑兵，步兵数十万出征。卫青从正北面，出定襄（呼和浩特），往北走了一千来里，遇到了匈奴单于——伊稚斜单于带着一万多骑兵，于是当即会战。这时候刮起大风，砂石扑面，卫青用五千骑兵在正面打，左右两翼向前包抄。这时候已是黄昏，单于看汉军人多，生怕被包围，就独自逃跑。汉军追了一宿，没追上，但是斩杀了上万匈奴，不过自己牺牲的人也不少。

这次会战，卫青叫下面的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从东边另走一条路也来，结果这俩迷路了，等卫青打胜了回来，才遇上二人。

卫青就派长史前去责怪李广和赵食。结果李广这些年不顺利，看其他诸将十几个都封侯了，他还没得封侯，这次又迟到，他也不想活了，干脆自杀了。赵食被带回长安，最后治罪被废为平民。

这次，单于被迫得跑了几百里，匈奴人十几天都找不到他，下面的偏王就自立做单于了，后来单于收敛了部兵，偏王才自去了封号。

这次，骠骑将军霍去病是从东面的代郡北上，同时进攻匈奴左贤王。霍去病往北一直打了一千多里，斩杀的人比卫青多，一直向北跑到狼居胥山（蒙古国的乌兰巴托）。

霍去病跑的远，因为汉武帝偏爱他，把骑兵步兵中敢深入远战的都划归了他。霍去病把左贤王打得大败，抓到偏王三个，斩俘大小官员八十多，斩俘匈奴兵七万多人。卫青是斩俘了一万九。然后霍去病封了狼居胥山，就是在那儿搞了个祭天仪式。

回来之后，皇帝又给霍去病加封了五千多户食邑，下面的诸将得封侯的也不少。但是这次，汉武帝没有给卫青加封什么，下面的诸将也没一个得到封侯的。

这时因此卫青没能歼灭匈奴单于主力，而汉武帝本来就喜欢霍去病。汉武帝令骠骑将军和大将军卫青算是同级。

霍去病胆子大，敢于闯，有一次汉武帝找人教他学《孙子兵法》，他说：“只要了解些方略就行了，不用学古代的兵法。”

还有一次汉武帝要给霍去病修个房子，霍去病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从前霍去病给汉武帝当侍中，善于骑射，汉武帝本来就喜欢他，此后是越来越喜欢。这次出军回来后，卫青一天不如一天，霍去病一日贵似一日。卫青的门客故人，都跑去追随霍去病了。

霍去病从小就跟着进宫过上了好日子，不像卫青年青时候还给人当仆人，所以他对士卒百姓这些穷人没什么感觉。每次出兵，皇上给他本人预备了几十大车的吃喝给养，回来的时候，车里吃剩下的大鱼大肉都放臭了扔了，但是士卒有的则饿着肚子。打到塞外时，士卒有时候就没粮吃，有的饿着站不起来，但是他却让士兵给他修足球场，他带着几个人在里边踢球玩。

卫青和气善良，对人也退让，对汉武帝也顺从，但是此时天下人没谁在乎他了。

这次与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大交锋，汉军是大胜，但是伤亡也很大。卫青、霍去病两军出塞的时候，总计有十四万匹战马，回来的时候，就剩两三万匹了。国家消耗也很大，因为马少了，此后十几年，就没力气打匈奴了。

后来，汉武帝又派人出去打了两次——那时候卫青已经不参与了，结果都打败了。主要是国家元气消耗太大，而且汉武帝要向西越过已经控制的酒泉，和向北越过定襄，往更深处打，于是失败。但是汉军还是把西边和大漠以南，给控制住了。随后汉武帝就未再发动与匈奴的战争。

在这次战败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后三年，霍去病就死了，才二十四岁。汉武帝很伤心，派大军给他送葬，从长安一路排到茂陵。霍去病的儿子也小，也被封侯了，但是没几年就早夭了，因为再没儿子了，于是侯国也就取消了。匈奴伊稚斜单于过了几年也死了。

李广的故事

李广，是陇西成纪人，在汉文帝、汉景帝时就担任边塞将官，到了汉武帝时，已经是名将了。

汉武帝以卫青为车骑将军，从河北北部的上谷郡出兵，太仆公孙贺从内蒙古的云中出兵，李广带兵从山西北部雁门郡出兵，公孙敖从河北北部代郡出兵，东西方向四路并进，各自一万骑兵，因为是第一次进攻匈奴，打得也不怎么好，都没有战绩，公孙敖还损失了七千人。

李广战斗中，被匈奴人俘虏了。他被匈奴人两匹马夹着的担架抬着——因为他受伤了，往回走。半路他突然跳起，抢了匹马跑了，追上自己的残军，回了雁门关。于是汉武帝把他废为平民。

李广在家里就呆了几年，有一次他半夜带着个跟班，骑马从别处喝酒回来，经过霸陵的亭。亭长是霸陵县尉，喝醉了，就盘问李广，还把李广呵斥一顿。半夜的行人都要盘问的。李广就说：“我是以前做将军的。”县尉说：“就是现在的将军也不许半夜溜达，何况你这过去的。”于是不让他通过，把李广扣在亭下，待了一宿。李广气坏了。不久，匈奴又在辽西郡杀掠边境吏民，武帝就想起李广来了，起用他做右北平郡郡守，到那里去抵御。

李广就跟上级请示，要求带着霸陵县尉一起去，于是就和县尉一起去了右北平。到了以后，一到军中，立刻把这个县尉斩了。

匈奴人都很怕李广，说：“这是汉朝的飞将军啊。”于是好几年不敢再骚扰右北平。据说，李广在右北平一带打猎，看见一个大石头，以为是老虎，于是奋力射去，那箭头竟然没入了石中。然后他又射，却怎么也射不进去了。

有一次老虎竟然扑到他身上来了，把他咬伤了，但是李广还是弯弓射死了这虎。

李广带兵，特别义气，得到什么赏赐，就分给下属，他吃的喝的，都跟士兵一样。到他死的时候，家里面什么存款都没有。

李广个子很高，胳膊好似猿猴，所以善于射箭。别人跟他学，都学不到他那水平。李广带兵出去，如果粮食不够了什么的，挖出水井来，不等着士兵全都喝饱了，他不会喝，不等士卒都吃饱了，他不会吃。他对士卒也特松，不怎么苛求，平时也不点名，于是士兵都乐意为他效命。

过了不久，卫青带着十万多骑兵，出定襄（呼和浩特），向北接着打右贤王部，斩俘了一万多人。卫青的侄子霍去病，也第一次跟着出军，带着八百骑兵，奔走数百里，斩杀二千多。李广被朝廷命为后将军，也跟着出兵

了，但是他排在后面，就没斩杀什么，于是回来，十来个诸将都被封侯了，公孙敖也封侯了，但是李广没功，就没得封侯。

过了两年，霍去病又向西过了贺兰山，打到祁连山，打匈奴右部的浑邪王。朝廷叫李广从东边的右北平也带着四千骑兵北上，牵制左贤王。结果李广北行了几百里，被匈奴的左贤王四万多骑兵给围上了。

李广的四千骑兵被左贤王的四万骑兵围上了，军卒都吓坏了，李广就叫自己的儿子李敢主动冲锋。李敢带着几十个骑兵，从匈奴骑兵群里从左到右杀穿了一圈，然后回来，说：“这些胡人好对付。”这样，军卒方才安心了。

李广于是结成圆阵，都兵器朝外，这时候匈奴兵开始进攻，而且非常猛烈，箭射的好像下雨一样，汉军死了两千多，箭也要射光了。李广就亲自用大黄弓射击对方将官，射杀数个，匈奴才稍稍退去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士卒都吓得面无人色了，但是李广还是意气自如，接着号令指挥。这一次，军中全服了李广的勇敢了。

第二天，李广奋力再战，这时候，张骞的一万骑兵也赶来了，匈奴也就撤去了。李广有斩杀之功，但是自己损失也不小，正负抵消，所以还是没有赏，不得封侯。

李广一直没得封侯，他就说：“自从汉朝开始打匈奴，从文帝开始，我没有不参与的，但是我的同僚，甚至我的下属校尉，本事还不及中等人，因为军功被封侯的，都有数十个了。我也没有不积极啊，但是一户封邑没得到，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命中不该封侯吗？”李广的堂弟李蔡，人才只在中下，名气比李广差远了，但是都封了侯。张骞也封为博望侯了。

又过了两年，卫青和霍去病共同出击，各自带五万骑兵，步兵数十万，北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主力。李广也多次上书要求跟着卫青去，皇上觉得李广老了，不准，拖了很久终于同意了，叫李广做前将军。

卫青探知了匈奴单于的位置后，就自带精兵北上去打，叫李广和右将军赵食从东边一条道北上汇合。但是这条道迂远，沿途水草也少，不利于行军。李广就去找卫青，说：“我是前将军，应该在前面，大将军却叫我从东边走。而且我自结发以来，一直跟匈奴打仗，如今才终于遇到了匈奴单于，我愿意在前，跟单于拼死。”

卫青受了皇上暗中的吩咐，觉得李广老了，命数也不好，不要在前面，免得吃败仗。公孙敖是卫青自少的朋友，所以卫青希望给公孙敖立功封侯的机会，就叫公孙敖跟着自己去，不肯叫李广去。

李广回去以后，还是想打前锋，反复派人去跟卫青讲。卫青就是不从，下了书面命令：“李广速去东军部。”李广没办法了，也不去跟卫青辞别，就带着兵去和右将军赵食合在一起，作为东路北上。

结果，他们半路上因为向导逃跑了，于是迷了路，等卫青和匈奴单于打完了，回来的路上，才相互遇到。卫青很不高兴，因为李广来晚了，他就没能抓住匈奴单于。卫青派长史给李广、赵食送来粮酒，算是慰问，同时问李广他俩是怎么迷路的，以便上报给皇帝。

李广没有来得及说话，卫青就又派长史催着责问李广的属官，叫他来大将军处接受讯问。李广说：“各校尉没有罪，是我自己迷了路，我自去大将军处对质。”

于是就去了大将军营帐，到了帐外，李广就对部将说：“我从结发以来，跟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如今有幸跟着大将军与匈奴单于接兵，机会多么难得，但是大将军却又叫我改从迂远的道路侧面前进，我又迷了道，这岂非天意啊。而且，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终不能再对着刀笔之吏去对质什么！”

于是，他就拔出刀，刎颈自杀了。

这次大会战，李广的儿子李敢，是跟着霍去病在东边北上，打左贤王。李敢夺了左贤王的旗帜战鼓，斩首颇多，于是回来也被封侯了。有二百户食邑。但是他为父亲的死很伤心，于是没多久，李敢就找了个机会，把大将军卫青给揍了一顿，打伤了他。卫青厚道，没有上报这事。不久，李敢跟着汉武帝去打猎，霍去病也去了。霍去病是卫青的侄子，要给卫青出气，于是在甘泉宫外，把李敢射死了。武帝宠爱霍去病，就说李敢是被鹿撞死了，属于意外，不去追究。过了一年多，霍去病也病死了。

笔者按：李广能力强，却得不到封侯，这说明能力和成功的关联性有限。这也说明评价体系有时候是片面的，它以人的成绩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能力。李广自认为能力比那些将军强多了，可是那些人都被封侯，自己却没有。但是，论起斩获的数量，那些人确实够封侯的，而李广有时候胜，

有时候败。如果运气不好，遇到强敌，确实就会败。所以，终究做不出大的业绩来。

如果按能力评价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能力不好衡量。而结果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包括运气。但是结果容易衡量。所以，社会总是以结果看人，这确实会失掉人才。只有贤明的领导，才能从能力角度看人，而只把常规的表现当做参考。

任安、田仁这样的小官之路

任安，家在河南荥阳，因为家没钱，任安就打零工，给富户家赶车。赶着马车，带富户到长安做生意。到了之后，这才看见了文明的大城市。任安就不想回老家去了。于是，开启了在长安西漂二十年的生活，指导最后被送进监狱。

一开始就是找事做，想去政府里做个小吏，可是同样的西漂太多，任安想当个编外警察什么的，也找不到机会。后来听说，长安西边有个武功县，是个山区小县，秦岭底下的，任安觉得那儿能人少，去做做事，也许容易有点成绩。于是任安去了武功，终于托人，当了一个求盗，也就警察。

一开始是当临时工，当时有个警察闹病，一时缺人，任安就临时上去替他干几天。因为抓住机会，拼命努力，亭长觉得任安不错，就留下来了。后来转正了，几年之后，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干，就当上了亭长。

武功县人一起进山打猎，任安作为派出所长，也带着人去了，加强安保啊。大家分猎物时，麋鹿、野鸡、兔子一大堆，还逮了一个秦岭大熊猫，老百姓就叫任安给大家主持分。任安就按照年龄老弱和功劳大小给大家分，打猎时年轻出力多的，岁数大的，体健的，瘦弱的，根据这些参数合理分配。最后大家都夸任安，说：“没有不满意的，任少卿能分出个好赖道理，真公平啊。”

第二天又来打猎，一早上，几百人都来了，任安看了一眼，说：“某某为什么没来？”老百姓都佩服得很，说任安眼力真尖啊，几百人里一下子就看出少了谁。

任安当警察多年，见人过目不忘。他在武功县好好干啊，就升上去当了三老。就是乡的主管干部了。

后来大家又推举任安当了县长，治理老百姓。随后，武帝到任安们这儿出游打猎，要任安们提供露营的帐子。要的太多了，一时没凑上。皇上一生气，就把任安的官给免了。任安没处去，就去了京城，到大将军卫青家里当门客，等于是又回到老百姓了。不过，能在卫将军家里当差，也是有前途的，关键你得熬着。

门客里边，还有一个叫田安的，跟任安也成了好朋友，这是个官宦子弟来的。

田仁的爸爸虽然是做官的，但是死了以后，家里没什么钱，田仁就沦落得和任安一样，跑来当门客了。因为没钱，没法给大管家送礼，大管家就给田仁来安排了最差的工作，具体就是养马，而且是养那爱咬人的马。

一次，俩人在一张床上睡觉，探讨人生，田仁说：“大管家真是不知人啊，像我这样的勇士，却薄待我。”任安说：“卫将军尚且不知人，何况他的管家。”

一次，任安们跟着卫将军去平阳公主家里做客，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家里。平阳公主叫任他们俩和自己家的骑奴同坐一张席子吃。俩人气坏了，就拔刀割断席子，单独坐着。公主家的人都瞪着他俩，但是看他们的模样，也不敢骂他们。

后来皇帝下诏书，叫卫将军从门客中选几个人，到宫里边做郎。这算是照顾卫青。当郎，是走上仕途的不错的机会。卫青就在门客里边选了些家里有钱的，能自己预备鞍马佩玉宝剑的——当郎的这套服装佩饰，需要自带。打算把这帮人报上去。

少府赵禹来家里做客，卫青把这些候选人都叫来，请他过目一下，给把把关。赵禹挨个面试他们，发现十几个人里，没有一个能办事，有智谋的。赵禹说：“这些富家子弟，都没有本事，简直就是木偶穿着锦绣，您送这样的人，多丢面子啊。”于是赵禹把所有一百多门客都叫来了，挨个谈，最后说：“唯有田仁、任安这俩，还不错，其他都不行。”于是，就把他俩送去了。

到了武帝那里，武帝问他俩有什么本事。田仁说：“要说提着战鼓立于军门，使士兵将官乐死斗战，我不如任安。”任安说：“要说判断案情，定出是非，考察官吏，使百姓无怨言，我不如田仁。”武帝听任安俩互相这么

说，就大笑。说：“好啊！”就叫任安做了北军的护军，叫田仁监护边境田谷。

任安俩这样互相夸，确实是很好的应聘技巧。

不管怎么样，随后任安做了禁军中的北军护军，整个北军归任安管。田仁做了丞相司直，负责纠察百官。他当即就弹劾了三个郡守，都是贪污奸邪的，三人都下狱论死，由此威震天下。

本来挺好，但是很快祸从天降，把这两个小鱼小虾，都一起卷入了谷底。这都是巫蛊搞的。

巫蛊

巫蛊，是这几年时兴起来的恐怖东西，但又是捕风捉影的。最早是发生在公孙贺身上。公孙贺跟着卫青，颇有战功，也封了侯，还做了丞相，他儿子敬声却不争气，当官挪用公款，贪污了一千九百万钱，于是被拿下，投入监狱。

公孙贺就说：“我愿捉到朱安世，以此赎我儿子从监狱出来。”

原来，有个阳陵来的大侠，叫朱安世，一贯横自杀人，藐视官府，官府也抓不到。汉武帝是个讲实用的人，就答应了。公孙贺到黑社会反复打听，还真抓到了朱安世。

朱安世是京城大侠，被抓进监狱，就笑了，说：“丞相这回全家要完蛋了。他跟我过不去，我给你供出些材料，就是南山之竹都写不完。”于是从狱中上书，说公孙敬声不但贪污，还跟阳石公主私通，就是武帝的女儿啊，还叫巫师在祭坛上诅咒皇上死，并且在去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对着那木偶诅咒，要皇上快死。

汉武帝看了上书，大怒，这时候他已经66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长生不老，到处祈祷还未必有效呢，却有人帮他反着祈祷，当即气坏了。派人去查，查的非常狠，酷刑逼供，公孙贺父子熬不过，都死在狱中了，全家族灭。

朱安世说敬声跟阳石公主私通，也使劲查，最后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被杀。这两都是皇后卫子夫和武帝生的女儿。

当初，卫子夫只是平阳公主家里一个领唱的，宴席上被武帝看中了，当场去厕所临幸，随后拉回皇宫。当时的皇后阿娇慢慢失宠，被打发去了长门宫居住，卫子夫就当了皇后。但是到如今，快五十年过去了，卫皇后年老色衰，武帝早就不理她了，宠幸另外好几个年轻美女。所以，两个公主因为跟敬声有牵连，参与用木偶诅咒汉武帝，卫皇后也保不住她俩。

卫青是卫皇后的弟弟，卫青的一个家人也受到牵连，被诛杀。这一下子，就使得卫皇后一家势力，大伤元气，而太子刘据也变得分外恐惧，因为他也是卫皇后生的，这时候38岁。这时候，一个叫江充的人，又来找太子的麻烦了。

这些木偶诅咒人的事，正常人是信的。但是武帝继位五十年了，人也六十六了，脑子不太正常，总怀疑左右的人埋下木偶诅咒他死。时也确实有些木偶，是一些女巫往来于宫中，教美女们如何消灾避祸，就在屋子里埋下木偶人，对着祭祀，说可以避祸。美女之间互相吃醋，急了的时候，就互相告发，说对方埋了木偶诅咒汉武帝，一查，果然有木偶。这样的事此前就发生过，受牵连杀了好几百人。

江充是个邯郸的无赖，在赵王宫里当门客，因为他妹妹长得好，嫁给了赵国太子，他就跟着进了宫。这个人一贯是贵人的克星，赵国太子怀疑他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向赵王告密，就派人抓他。他独自跑了，赵太子一生气，把江充爹妈弟兄都抓住杀了。

江充跑到了长安，恨极了太子，就到皇宫门上书，说赵国太子和他的亲妹妹通奸，还结交国内黑社会，抢劫民财。

汉武帝一看，就派人抓来赵太子，审问之后，认为要判死罪。最后，还是放了，但是废掉了太子。赵王本是武帝的同父异母哥哥，期间上书为太子辩白，说这个在逃犯为了报复，血口喷人，讲得话哪值得信。但是汉武帝没有接受。

不管怎么样，这江充也就认识汉武帝了。和一般的小人不一样，一般的小人都是獐头鼠目，这江充却身材高大，容貌甚壮，武帝第一次见到他，就印象很好，还对左右夸奖他，说：“燕赵本来就多奇士。”意思是他了不起，跟他一谈，说了说社会政事，武帝还挺满意。

江充有心计，非得要求穿着自己日常衣服来见汉武帝，于是那天他穿着很薄的绉纱的襌衣，袍子下摆是曲裾，还弄了两块三角的布垂在身后两侧的开缝处，好像燕尾一样，头上戴着步摇冠，用飞鸟的长毛做冠缨，看上去颇有神气，也给他加了分。

江充还主动要求出使匈奴，汉武帝问他去了怎么谈，他说相机行事，事先不好计划。去了一趟，回来就当上了绣衣使者，专门督办京城地区的盗贼，还兼查谁过于奢侈超于规制了的。贵戚近臣有车马超越了本分标准的，他当即给抓起来，说要充军。吓得这些人连忙去皇帝那里磕头恳请，说愿意献出钱来赎罪，请求不充军。汉武帝答应了，于是一下子收了几千万的钱。汉武帝觉得江充这人忠正，执法不阿，很满意。

有一次，一个公主在驰道中行车，一般来讲，是皇帝才能在驰道上走，于是江充看见了，当即上前呵斥。公主说，太后下过诏书，准许我走驰道。江充还不饶，说：“那就公主本人可以走驰道，随从的车骑都不可以。”硬把车马都没收了。

结果，一次，太子刘据的派的家人去甘泉宫见皇帝，驾车走在了驰道上，被江充逮住了，当场扣押。太子听说了，派人向江充道歉，请求原谅。江充还是不饶，如实上报汉武帝。武帝很高兴，说：“当臣子的，就得这么严格执法。”

江充惹了太子之后，心想：“皇上岁数大了，保不齐哪天要死，未来太子继位，就会报复我。得想办法，怎么搬到太子。”

当时正是公孙贺父子因为木偶巫蛊的事被查，掉了脑袋，连带卫皇后的俩闺女和卫青的儿子都被杀。江充就想趁着正闹巫蛊，把太子也给揪进来。而且他觉得卫皇后的闺女都被杀了，太子也是卫皇后生的，地位也未必就牢靠。

于是，趁着公孙贺父子的事，江充也带着人，在城里到处挖木偶，查巫蛊的事。只要挖出来，不管是真的，还是他陷害埋进去的，当即就抓起来，拿着烙铁上酷刑，不招供就往死里打。老百姓只要互相诬说，越来越多的人被牵连进来，前后因此被杀的，有数万人。

江充觉得在城里搞不过瘾，就禀告汉武帝，说宫里边也有巫蛊气，要到宫里查。

于是跑到宫里边，先查那些被冷落的夫人的宫，随后查到卫皇后的宫，挖得到处是坑，把床和座位都毁了，挖下面的地。最后就干脆跑到了太子宫里挖，一挖，当然，果然就挖出个木偶来。如获至宝，立刻跑去要报告。

这当然不是太子埋的，是江充栽赃陷害。太子急了，当时汉武帝在城外的甘泉宫避暑呢。太子赶紧叫来老师石德，问怎么办好。石德生怕这事报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会不会杀太子不知道，但肯定会杀我这太子的老师，我是没教育好啊。

于是石老师就鼓动太子造反，先下手，把江充杀了。他觉得，如果太子能胜利，自己就有活路。事情紧急，太子一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太子派出使者和门客，冲到江充的府里，抓了江充。当夜，太子派门客去到未央宫，见到妈妈卫子夫，陈说情况，得到卫子夫允许后，就把宫中的马车开了出来。

太子带着射手，又去武库取了兵器，武装起来。又调发长乐宫的宿卫队。第二天一早，把江充捆到军众前面，太子亲自拎着宝剑，上去斩杀。太子骂道：“你这个赵国的贼虏，害了你们赵王父子还不够吗？又来乱我们父子！”说完，一剑下去，砍掉江充人头。

然后太子刘据带着队伍，就冲去了丞相府。丞相公孙贺刚因为巫蛊被杀了，现在在岗的是新的丞相刘屈氂，刘屈氂吓得弃了官印逃跑。丞相府的长史也跑出了城，向甘泉宫的汉武帝汇报。武帝问：“丞相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发兵？”

长史说：“丞相觉得这事要调查清楚，先要保密，所以没有发兵。”

武帝大怒：“事实如此清楚，还保密什么，丞相没有周公之风啊。从前管叔蔡叔造反，是周公的弟弟，周公就诛杀了他俩，不是吗？”

于是武帝下诏：“谁能斩杀反贼，自有奖赏。把城门关上，造反的一个也不许放出来。”

于是武帝把郊区近县的兵调来。这时候丞相刘屈氂也跑来甘泉宫了，汉武帝叫他带着这些县兵，杀入城里平叛。

太子在城里，觉得自己的兵少，就释放了各官府中的囚徒，发放武库的兵器，叫老师石德等人为将，带领这些人。太子又坐车带着人，去到北军的营门，叫任安出来。任安是监护北军的，北军归他管。

任安不晓得外面具体情况到底怎样，就出了营门，来见太子。太子说：“江充谋反，已经被杀了，我就把符节给你，你拿着进去，调一些精兵出来给我。我带着去讨伐江充的余党。这些奸臣，见汉武帝在甘泉宫闹病，就想作乱呢！”

任安本能地接过节：“好，我这就进去调兵。”

进去之后，心想：“调兵是大事，太子的节是有效力，但到底是谁造反也不清楚。”于是，命令士兵关上大门，都不许出去。

太子在外面喊了一通，也没办法，只好带着兵就走掉。这时候，丞相刘屈氂带的各县兵杀进城来了，太子带着兵，又驱赶城内四个农贸市场的人，说江充等奸臣叛乱，大伙去平乱啊。

然后，这一群兵民往前走，正遇上丞相的兵。双方就在城里杀了起来。丞相说太子是叛乱，太子说丞相是叛乱，双方就互相打。太子的兵少，加上农贸市场的人有数万，但市人战斗力不行。双方合战了五天，互相杀死数万人，血流到沟里。

而外面来增援的丞相的部队越来越多。最后太子战败，带着残兵就往南门跑。

守南门的正好是田仁。田仁已经奉命把城门关上了，但是看见太子跑来，觉得毕竟是太子，真要把太子关在城里，被乱兵杀死怎么办。于是打开城门，放太子一行人跑了。

汉武帝在甘泉宫听说了，田仁放太子跑了，当即大怒，把田仁抓起来。

北军的任安拿了节，进了门后，就关门不出。武帝理解：“任安这是表面应付太子，实际拒绝发兵。”所以，没有怪罪任安。

倒霉的是，任安下面一个小吏，曾经犯事，被任安打了一顿。这时候，这家伙就偷着上书，说任安接受了太子的节，还要把精兵给太子，等等。总之，是进行了诬陷。

武帝看了这上书，大怒：“任安当时关上门，只是坐观成败，看哪方面赢了就支持谁，并不是不肯附和太子。这人有不忠之心。”于是，任安也抓进监狱。

其实，坐观成败，也说不通，太子败了，任安也没有去追杀。太子是汉武帝骨肉，任安怎么好讨伐他呢？

太子刘据跑出了城，往东藏到湖县。他藏在一处人家里。这家人很穷，只好卖鞋子，来招待太子。湖县里有个太子的老朋友，却有钱，于是太子派人去叫他。结果消息走漏，地方官就知道了。官吏们立刻来围堵太子。太子被堵在屋里，自觉无路可逃，就上吊自杀了。

官吏们冲进去，那家主拿着菜刀搏斗，被杀。太子的两个儿子，也都遇害。这时已经是太子跑出城的第二十天了。这期间，汉武帝把太子的门客全杀了，当时跟着太子的士兵，都流放去了敦煌，并且屯兵把手长安四门，怕太子杀来捣乱。

汉武帝一直非常愤怒，太子逃出城的当天，汉武帝就派人去到未央宫，宣布废掉了太子的妈，也就是卫皇后，皇后卫子夫被迫自杀。

又过了些天，汉武帝开始有些后悔，觉得是江充调拨陷害。但是汉武帝也不肯认错，也没有惩治江充的家族人。

任安这一天在监狱里，就见狱吏进来，说：“任安大人，诏书已经下了，我给你念一下：故护北军使者任安，接受太子之节，心怀二心，论即日腰斩。故司直田仁，放纵太子出城，同为叛乱，论即日腰斩。”

任安愣了。狱吏打破了沉默，说：“现在跟我们一起走吧。”

任安缓缓地站起来：“看来皇上还没有从怒气中醒来。”

于是，跟着狱吏，朝着门口走去，同时听到隔壁打开牢门的声音。

同时排到农贸市场的，还有太子的门客，其中参与此事的，就带着全家老小，等待着被族杀。

当太子铤而走险，发动军队要诛杀所谓的作乱者时，大约他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理智地看问题了。

过了半年，新的丞相车千秋上书，陈说太子之冤。武帝这时候也后悔了。于是，宣布将江充全家族灭，在湖县去捕捉太子的那些官吏全家族灭——这些人本来刚刚被升官奖励。但是死去的人已不能复活，包括那些糊里糊涂死去的人，而对巫蛊的继续深挖，也并没有停止。又两年后，汉武帝也终于驾崩了。

卫子夫当初以一个歌女的身份，成为的皇后，家族盛大，出了卫青这样的大将军，又生了太子。可是，一朝之间，被汉武帝灭光了。

太子刘据一共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随着他在湖县人家中遇害，另外两个没走掉的，战败当天就遇害了。但太子还有一个孙子，才生出几个月，起名刘病己，也被抓进监狱，母亲则也被杀了。这个孤儿，就在监狱里一直住着。

李广利

汉武帝继卫子夫之后，又相继喜欢的人中有李夫人。李夫人是倡女出身，能歌善舞。李夫人的哥哥是李延年，也是能尝能跳的。有一次，李延年给皇上跳舞，唱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了，就感兴趣了，说：“世上真有这样的佳人吗？”李延年说：“有啊，我妹妹就是。比我唱的还好看。”于是，赶紧把李妹妹找来，一看，真是妙丽善舞。汉武帝立刻就跟她那个了，生了个男孩。就是昌邑王刘髡。

当然，李夫人命也不好，年纪轻轻，就病死了。汉武帝很想念，画出她的图片，挂在甘泉宫，偶尔就看一下。当时，李夫人病得要行的时候，汉武帝亲自来看他。夫人蒙着被，说：“妾病了很久，容貌都坏了，不能给你看了。我就把孩子和我哥哥，托给你吧。”汉武帝说：“你拉开被，让我看一下，再说。”

“女人容貌没有修饰，不能见汉皇上，我这个样子，不能给汉武帝看。”李夫人说。

武帝说：“你让我看一下，再说别的。”李夫人死活就是不肯。武帝越来越生气，最后一句话不说，起身走了。

随后，别人就奇怪，干吗夫人不让汉武帝看一下。李夫人说：“为了能把哥哥托给汉皇上，所以我不能给他看啊。我被皇上爱，全靠人好看。皇上能眷恋我，也是想着我平生容貌而已。如果看了，见我这模样了，一定要吐。未来还说什么托付我哥哥给他，更不要想了。”

不久，夫人死了。汉武帝当时虽然生气，但还是很怀恋夫人。于是叫李夫人的俩哥哥都当了官，其中一个就是李广利。

接着，汉武帝关注西域大宛。大宛那地方，在西边很远，那儿的人也种田，种稻子麦子，还有葡萄酒，而且有善马，那马流出红色的汗，是汗血宝马。大宛离长安，往西得有一万里。大宛的使者来过长安这里，给武帝献上了几个大鸟蛋，还有会魔术的人。

汉武帝看了，觉得很有意思，非常高兴。汉武帝热衷于巡狩封禅什么的，出游到外面，都带着这些外国人，经过大都市，就带着他们进去看，向他们显示汉的富厚。随手就给他们赏赐，显得我们特有钱。还搞大型角斗戏，拿出各种珍奇怪物，宴请他们，还搞酒池肉林，叫他们去看各个仓库府藏，看我的好东西有多多。就是让他们服气，知道汉朝广大，吓唬他们。所以外国人也都爱来。不过，大宛离汉太远了，也并不肯当我们的藩国。

汉朝使者也有去大宛的，其中有轻率少年人，回来就撺掇武帝：“大宛的马特别好，都在贰师城——这是大宛的一个城里藏着，不肯叫我们使者看见。”

汉武帝就动心了，于是又花钱，叫壮士使者，带着一千斤金子和一匹金马，去大宛，要求换几匹汗血宝马来。到了之后，大宛王和贵人们一商量：“汉国离咱们远，中间隔着沙漠，走北面的路，会遭遇匈奴，走南面的路则缺少水草，一路没东西吃。以前汉朝派来几百使者，到这儿的时候，都因为缺粮，饿死了一半人。所以，他们怎么可能把大军派来。而且，我们贰师城的宝马，怎么能轻易给外人呢？”于是，就不肯给。

汉的使者也就怒了，张嘴就骂人家，还把自己带的金马给砸了，然后掉头就走。大宛贵人就生气了：“这是轻视我们啊，不拿我们当回事了。”于是派人追杀去，把汉使都杀了。

武帝听说以后，也大怒，他下面的人也骗他，说：“大宛的兵弱，汉兵用不了三千人，用强弩一射，就能攻破它了。”汉武帝就信了，于是叫李广

利当将军，给他起名贰师将军，因为大宛有这贰师城啊，去打大宛。

这时候卫青、霍去病都已经死了，就叫自己的李夫人——新的外戚李广利去。汉武帝给了李广利六千骑兵，又从郡国召了几万恶少年，跟着去。这些恶少年，都是黑社会的，留在地面上也是害虫，就去西征吧。

于是他们就出发了。往西经过罗布泊，大沙漠，都是咸水湖，根本没有生物。沿途的小国都紧闭城门，不提供吃的。李广利就带兵打他们，能打下来，就抢到些东西吃，打上几天，攻不下来，就饿着肚子继续往前走。到了郁成的时候，离大宛不远了，李广利的那六千骑兵和几万恶少年，就剩几千人了，而且都饥饿疲惫。

于是打郁成，郁成抵抗得很凶，汉军又被杀伤甚多。李广利跟左右一商量，说连郁成都打不下来，就被去大宛出丑了。于是，带着兵就往回走。来去用了两年时间，回来的时候，人就剩十分之一了。到了敦煌，派人来长安汇报情况，都非常艰难，路远，没东西吃，所以我们回来了。

汉武帝怒了，派兵堵住玉门关，不许他们进来，说：“进来一个，斩杀之！”李广利没办法，就在敦煌待下来了。

大臣说不要跟大宛打了，专心对付匈奴吧。但是汉武帝说，不打败大宛，被外国笑话，西方各国也会恶待汉使，而且宝马也弄不来了。

其实大宛不是什么强国，带几万人去打，完全超过的大宛的抵御能力。只是路不好走罢了。

于是，又凑了六万多人向西出塞，这回来的都是囚徒大盗，还有恶少年，以及部分边塞骑兵，总计六万。此外还有背粮食器物的服务人员若干万。马三万匹，牛十万，驴子骆驼上万，还有大量强弓硬弩。为了准备这个，天下骚动。

于是，敦煌那边，李广利接到这些补助，就又出发了。这回因为人多，到了沿途小国，就都不敢抵抗了，都开门提供饭食。只是到了轮台，轮台国仗着比较大，不肯迎纳，于是打了好几天，给轮台来了个屠城。然后一直向西到了大宛，一路倒比较顺利，没有什么抵抗——因为轮台的下场他们也看到了。李广利想打郁成城，但是又怕打上一些天，大宛那边趁机行动，于是越过郁成不打，直接去打大宛。

到了大宛，就把河水给堵了，让城里没水喝。然后就围住城，开始攻，攻了四十多天。

大宛城有个缺点，就是他们的习俗是城里没有水井，从城外河流里引水到城里。于是李广利把引水的沟渠给堵了，其实也不是堵了，而是给它改道，流到别的地方去。原来的水道就干了。他们就在这干的水道里，顺着它，把它挖宽挖深，一直挖通到城里，然后从地道冲进去打。

大宛人赶紧堵杀，进去的人又被杀了出来，双方就这么打，反复攻城，四十多天。

大宛的贵人就着急了，互相商议，说这回汉军来打，都是因为大王不肯给马，如果杀了大王，给他们马，汉军就会退去了。于是，就作乱，把大宛王杀了。这时候，汉军已经攻破外城墙了，大宛人都走奔内城，然后拿着大宛王的人头，来汉军中求和：“我们愿意给马，随便你们挑。如果不答应讲和，我们就把马全杀了，决一死战。”

当时，康居国的救兵也过来了，只是因为看汉军人多，不敢上前。而且，李广利听说，城中新得几个汉人，这些人在教大宛人怎么挖井呢，如果挖成了井，并且城中的粮食很多，那就不易攻入了。也怕康居的兵从后面夹击。于是同意讲和。

大宛人就把马都放出来了，还送来酒肉饭食，供应汉军。两个相马的忙起来了，挑出了善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三千匹，然后在大宛贵人里边选了一个人当大王，随后就撤兵了。终究其实也并没有进到内城。

当时来的时候，因为人多，不能都走一条道，那样路上不够吃的。于是分兵几路而去的，其中校尉王申生的一千多人，途径郁成，郁成照旧不给他们吃的，于是他们就攻城。郁成人看他们人少，于是冲出来，把王申生的兵给杀了个精光。李广利听说了，派都尉上官桀带兵去攻郁成。终于郁成是投降了，杀了郁成王。

李广利大军，于是慢慢向东，又回到了国内。回来的时候，就剩一万多人了，马也就剩一千多匹了。本来去的时候，是六万人以上。其实打仗的时候死人不多，主要是将官们都贪，不爱惜士卒，侵害士卒，不管他们死活，于是饥疲而死的好几万。

但是汉武帝觉得万里远征，将吏们也不容易，就不追究这个了。武帝给回来的人大加奖赏，其中一千多人都封了官。那些囚徒大盗和逃亡人员出身的，不给奖赏，但是免去原罪。又拿了四万钱赏赐士卒。这次打仗，一来一去，就是四年。

李广利也封了侯。

又过了两年，汉武帝觉得，十几年没跟匈奴打了，前不久又发生过摩擦，两万多人没回来，于是就叫李广利带三万兵，西出酒泉，到天山去打匈奴右贤王。

李广利这次是先胜后败，起初斩杀了一万首级，回来的时候，被匈奴人追上来包围，汉军死伤甚重。这次出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也去了，另走北路，结果被匈奴单于十倍兵力围攻，李陵也只好投降了。

过了几年，匈奴人又杀来了，直杀到幽州上谷郡，于是汉武帝就叫李广利，带着七万大兵出五原去打匈奴，还派商丘成带两万人出西河，另一路是四万骑兵出酒泉。

临走的时候，丞相刘屈氂给李广利饯行，李广利就说：“去年，太子因为作乱，已经死了，现在缺个太子啊。我妹妹生的昌邑王，是个好孩子，你作为丞相，不如抓时间给皇上说下，叫他当太子。未来他继位了，你养老就都无忧了。”

刘屈氂跟李广利关系挺好，就答应下来。

李广利走了以后，没多久刘屈氂就被抓了。有个少府的官，叫郭种，这小子一贯跟李广利过不去，可能听到了李广利跟丞相说立昌邑王的事，并且现在汉武帝还在到处督察巫蛊，他就上书告李广利们，说李广利和丞相曾经一起诅咒皇上死，好叫昌邑王当皇上。

汉武帝这时候最怕的就是死，一看这上书，气得要命，当即就把丞相刘屈氂杀了，把李广利的妻子儿女也都抓了。

李广利带着七万人出征后，半路击破了匈奴五千骑兵，听说了国内老婆孩子被抓进监狱了。“怎么办？是收兵回去，还是怎样？”

“将军，为了赎罪，必须进一步深入，取得大的斩获。如果打不胜呢，也要深入，这样方便直接投降匈奴。”诸将说。

于是继续进军，到了蒙古的色楞格河，派部将过河，与匈奴右贤王两万骑兵交战，战斗一日，斩杀匈奴甚多。这时候，匈奴单于知道汉军深入，已经疲倦，于是带着五万骑兵，来前后夹击李广利。汉军大乱，李广利只得率众投降。他这七万人，算是全军覆没。

汉武帝听说了，心想，这没错，他一直咒我死，现在畏罪投降是必然的。于是下令，族灭李广利全家。

李广利待在匈奴这里，单于非常敬重，把闺女还嫁给了他。单于对李广利的尊崇胜过卫律。卫律嫉恨李广利受宠。卫律是胡人，但自小生长在汉朝长安，后因为犯事逃到匈奴，深受单于信爱，地位相当于单于的“宰相”。

一次单于的妈妈闹病，卫律就叫女巫说：“老单于在天之灵生气了，说你们从前祭祀时，总是说捉到李广利来杀了祭祀我，怎么现在还不祭祀。所以，单于妈就被老单于降下病了。”单于一听，就把李广利捆了起来，要推到祭坛上。

李广利大骂了半天卫律，最后，被用于祭了老单于。

李陵的故事

李广的大儿子是李当户，李当户的儿子是李陵。

李陵也参加对匈奴的战争。

卫青、霍去病都去世后，汉武帝派李广利为将，往西去打，过了酒泉，一直打到祁连山，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匈奴右部。李广利带着三万骑兵，从酒泉西去，把匈奴右贤王再次给打败了，斩杀了一万多人。结果回来路上，被大量匈奴兵给围上了，汉军死了一半多。

这次战役，李陵带着五千步兵和少量骑兵也出征了，他是往北走，行了一千多里，到蒙古阿尔泰山以北，朝着匈奴单于本部去，目的是牵制匈奴本部，使他们不能向西增援李广利所攻击的右贤王。所以，他和李广利之间，互相离的是很远的。不过，李陵的这五千兵，虽然多是步兵，但都是丹阳郡

的楚国山越人，是李陵此前亲自教习训练出来的。这些山越本是半蛮人，李陵又善射，教他们射击。

李陵北去，听说李广利打败右贤王，开始回师了，他也就回师南来。结果匈奴且鞮侯单于带着五万兵，追来把李陵的五千人围上了。李陵率军奋战，士兵箭都射光了，死者过半，但也杀伤匈奴一万多人。李陵且战且退，连斗八日，一直撤到边塞以北一百里，就要入塞了。

这期间，李陵士卒中了箭伤的，挨了三支箭的，呆在车上，挨了两只箭的，负责赶车，挨了一只箭的，继续拎着武器战斗，一度退到了一处湖泊的芦苇中。匈奴人从上风放火，李陵就也放火自救。向南退到一处山下，单于在山顶，派自己的儿子率领骑兵猛冲汉军，李陵步军就在树木丛中战斗，使得敌骑没有用武之地，斩杀数千人，然后用强弩朝单于连射。

这时候，李陵离边塞已经不远了，单于见李陵勇猛，士卒精悍，就想收兵不追了，他说：“这是汉朝的精兵啊，我们打又打不败他们，日夜引着我往南来，靠近边塞，是不是附近有伏兵啊？”

单于下面的君长们就说：“您作为单于，亲自带着数万骑兵打他数千人，却不能灭掉他们，汉朝会轻视咱们。现在山路还有四五十里，我们奋力继续打，如果打到平地还打不败他们，再回军不迟。”

于是，又挥军打。汉军也情况危急了，于是双方一日合战数十回，又杀伤了匈奴两千多人。单于说：“我看还是算了吧，回去吧。”刚好，汉军一个军侯被上级责罚，受了辱，生气了，临阵跑到匈奴这里投降，说：“李陵军其实没有后援，而且箭都要射光了，就剩将军麾下的亲兵和校尉韩延年各自八百人还有战斗力，作为前锋，打着黄、白旗帜。只要你们集中精骑来射他们两部，必能破之。”这个投降的，名叫管敢。

单于乐了，立刻集中攻击这两部，大喊：“李陵、韩延年，赶快投降。”李陵军在山谷中，匈奴在山上，四面射击，还堵住了前路，箭如雨下。汉军继续向南突围，这一天，五十万只箭都射光了。于是车也不要了，还剩三千多人，就把车轮子卸下来，当盾牌举着，拿着大刀，爬入峡谷。单于军在后面追，有的在高处往下扔石头，汉军死得不少。没法突围。到了黄昏，李陵独自出营，叹息说：“兵败了，有死而已。”于是把旌旗都砍了，把珍宝都埋了，又叹息说：“只要再能有几十只箭，足以脱身。现在已经没

有兵可以再打了，要是等到明天天亮，只能坐等挨抓了。你们现在就作鸟兽散，还总能有一些跑掉，回去报给天子吧。”

于是，半夜，分给士卒每人两升干粮，一片冰，说好逃到哪儿再碰头。然后李陵和韩延年上马，各自带着十几个壮士，开始出逃。匈奴几千骑兵在后面追他们。韩延年战死，李陵一看，数千人追我们十几个，于是说：“我没有脸面再见陛下了。”于是下马投降。而军士也都按命令在做鸟兽散，满山乱跑，最后居然逃入边塞的，有四百人。

单于也很佩服李陵，而且素来闻知李广一家的声名，就善待李陵，还把闺女嫁给李陵。汉武帝一听李陵没死，投降匈奴了，气得要命，就召问陈步乐。当初，李陵率军北上到阿尔泰山，派陈步乐回去汇报。

陈步乐把李陵的进展情况报告皇帝，把李陵夸赞一番。这时候，武帝叫陈步乐来了，大加责让。陈步乐被骂的回家自杀。随即武帝问群臣怎么看这件事，群臣都按照老习惯，把责任都推给李陵，说都是李陵的罪。武帝又问司马迁。

司马迁就说：“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抑敌数万之兵（意思是，把敌人大量主力给拦截牵制住了，方便了李广利）。打得匈奴救死扶伤不暇，于是悉出所有能拉弓的民众过来围攻他。他转斗千里，箭尽路穷，士兵举着空弩，冒着白刃，向北争着赴死，李陵能得兵士死力，虽古之名将亦不能过也。如今他虽然投降匈奴，但观其心意，还是要找机会以报汉家的。而且他所杀伤的匈奴，功劳也足以布告天下了。”

这本是好话，想安慰下汉武帝，使得他能宽心些，不为了这事沮丧和生气。可是汉武帝却不这么理解，当即蹦起来了，认为司马迁是迷惑圣上，想要贬低主将李广利，而为李陵游说，于是叫人把司马迁抓到监狱去了。

汉武帝觉得，司马迁美化李陵，就是丑化主将李广利，好像李陵打了败仗了不起，李广利败却活该。李广利是他喜欢的李夫人的哥哥，群臣不敢说李广利的败责，都踩估李陵。

司马迁被下了监狱，被狱吏折磨一番，吓得要死的心都有了。最后报上来，说要定腐刑。这是可以花钱赎罪的，但是司马迁家里穷，没钱赎罪，他认识的人又不广，没有一个能替他向皇上解释解释的。于是，终于就批下来了，按所报执行。司马迁就被处以宫刑。

官员们都觉得司马迁罪行不轻，不能自救以免，不如干脆自杀死了。但是司马迁没有死，因为他过去所立的志向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看他所死的目的是什么。他想把五帝三王以来，人类的历史给写一下，为了这个，就不能死。所以，虽然遭了那样的耻辱的刑罚，司马迁还是继续活着。

汉武帝终于下令，把李陵全家给族灭了。李陵在匈奴，本来还有暗中报效的心思，这回也没有理由再回来了。

过了很久之后，武帝多少有点后悔，觉得李陵没有得到后援，有些遗憾，他说：“当时李陵出塞，我是想命令强弩校尉路博德带兵出去迎接他的，结果这个老东西狡诈，找了借口没去。”那意思是，如果能有后援派出，李陵不至于败得这么厉害。这虽然不是原谅李陵，但也看到了一点他失败的客观原因。于是下诏去慰劳那些逃回来的李陵士兵——本来这些人是当逃兵对待的。

李陵就一直老死在了匈奴中。过了几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大军北征，这回是出河套，正北攻击匈奴单于本部，结果李广利七万大军全军覆没，李广利没办法，干脆也投降匈奴了。汉武帝这回是没面子极了，杀了李广利全家。这也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最后一次大战。

败了就是败了，找什么理由都没有用；投降就是要灭族，怎么解释也没有用。这是官僚体系的僵化性所在。司马迁似乎是感到这种僵化的不合理，但是以汉武帝为首的体系，并不理睬和接受。汉朝已经是个大帝国，所以靠的是成套的体系。而当初刘邦创业的时候，败将、犯人（如韩信）乃至背叛了自己的人（如魏豹）还可以再任用，这是出于因地制宜的变通。

苏武

跟李陵对打的匈奴单于，就是且鞮侯单于。他是在天汉元年（公元前97年）新接班继位的。当时，新立不稳，怕汉朝趁机再打他，就主动把从前扣押的使者退还了。汉武帝当时很高兴，就叫苏武做中郎将，把扣押的匈奴使者也还回去。

苏武到了以后，有个叫虞常的，因为打仗被捉，就投降在匈奴那里了。虞常就偷着去找苏武的副手常胜，俩人原本是好朋友。虞常说：“听说汉武

帝一直痛恨卫律，我想把卫律暗杀了。我现在还在汉朝，汉武帝一定会赏赐我妈。如何？”张胜这人糊涂，就答应了。

卫律是胡人，但是在长安长大，因为犯事跑到了匈奴，常帮着匈奴害汉朝，所以汉武帝痛恨他。张胜就答应了。虞常回去做准备，联络了七十多个人。结果他的人有一个退缩了，半夜跑去单于那里告密了。单于就捉了虞常，虞常就交待了，说这事跟张胜一起商量过。

单于叫卫律喊苏武过来。苏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张胜这才告诉苏武。苏武气坏了：“你这事也不告诉我，你就自己决定啊。”

苏武只好跟着卫律，去见单于。到了之后，单于倒没有要杀苏武的意思，他们事先内部商量了，说如果苏武投降，就能让汉武帝没面子。单于就要苏武投降，投降就不杀。

苏武不会说匈奴话，副官常惠会说，就给苏武翻译。苏武说：“我不能投降，否则还有何面目再回大汉！”说完，苏武拉出佩刀，照着自己胸口就猛刺两下。第一下很有力气，但是没刺死，第二下瞄得比较准，但是没力气了，然后苏武就往地上倒。

单于也吓了一跳，因为常惠还没翻译给他们呢。那卫律反应快，身手也快，窜上来抱住苏武。苏武就躺他怀里了——苏武是很不愿意躺他怀里的，可是苏武的俩副官奔，没伸手，苏武只好躺敌人怀里了。卫律喊人赶紧骑马去叫医生。

医生来了，叫恶在地上凿了个坑，烧着柴禾，然后弄成柴灰小火，把苏武放在上面，让苏武在上面躺着。

匈奴就是这么治病。然后医生用脚在上面踩苏武的后背，苏武脸朝下趴着，这样把苏武胸腔里的血给踩出来，免得他弄个肺气肿。苏武当时已经气绝了，过了半天时间，这才有了气。

常惠就哭了，哭着把苏武抬回住处了。张胜则被匈奴抓了。这事本来只牵扯到张胜嘛。单于也很佩服苏武，给来了那么一下子，不怕死，我就佩服这个，于是就没打算杀苏武。苏武抬回去以后，单于还天天派人来问伤。

苏武当时是真的想死，后来苏武想想，既然人家费这么大力气把我弄活了，再来一刀，实在辜负人的好心。

后来，卫律又把苏武叫去了。这回把虞常也拉出来了——就是谋刺卫律的。他们把虞常按跪下，一个匈奴贵人上来，拔剑，一剑把虞常的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然后卫律又走到张胜旁边，说：“投降就免，否则就杀。”就要砍张胜。

张胜终于是挺不住了，磕头说：“愿降，愿降。”

苏武在旁边叹口气。

卫律乐了，然后就走苏武旁边来了。苏武知道，他们这是搞假斩首，先杀一个，吓唬我。卫律就对苏武说：“你的副官谋反，你要连坐。”苏武说：“我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连坐？”卫律一下子说不出来了。其实他不知道，有亲属连坐，还有职务连坐。苏武这可以算职务连坐。

卫律说不出来，就把剑放苏武脖子上了，苏武是一动不动。当然苏武身体也比较虚，想动也动不了。卫律说：“老苏，我来投匈奴之后，蒙得大恩，赐号称王，我自己的部队好几万，马驴满山，富贵如此，你也是看到了的。你只要今日投降，明天就能像我这样了。否则，尸体埋在乱石堆，谁还知道你。”

苏武也不说话。

卫律又说：“你投降，咱俩结为兄弟，你不听我的，以后再想见我，就没机会了。”

当时单于也不在场，苏武忍不住了，就骂卫律：“没机会就没机会。单于信任你，叫你断这案子，你却不用心公正，你这么整，非要调拨皇帝和单于对立，不就是想让他们继续互相打，你好从中接着捞好处吗？我劝你啊，三年前，大宛也是杀了汉朝使者，贰师将军李广利不远万里去讨杀了大宛王，脑袋现在挂在长安了。你敢杀我，你们匈奴也一样。”

这时候，李广利、李陵还没有死，还没和匈奴交战。

卫律是个聪明人，现在正是两方面讲和，杀了苏武，他也不愿意惹这样的事。于是，卫律去对单于说：“苏武真的是不想投降，要不就算了。”

可是且鞮侯单于听了，逆反心理上来了，更想叫苏武投降，非得叫苏武投降不可。不然他觉得自己输了面子。

卫律又回来了，先是放了张胜，准备折磨苏武，逼着苏武投降。他把苏武放在一个地窖里边，也没有暖气，也不给吃的，也不给水。就这么饿着他。这时候就下雪了，雪花从门缝掉下来，苏武就捧着雪水喝。饿得不行，就见地上有块地毯，是毡子的，动物皮做的，苏武就揪了上面的毛，就着雪水，一起吃。

这么关了好几天，卫律带着人进来再看，苏武还没有死。这帮匈奴人迷信，觉得苏武有神力。

且鞮侯看苏武还不投降，就把让苏武骑着马，把苏武送到贝加尔湖边上去了——这是匈奴的最北边的，根本不见一个人。他们把苏武留那儿，说：“你也不用跑，跑也走不出去。你就在这放羊吧。给你留的都是公羊，等公羊挤出奶来了，就让你回来。”然后他们就走了。

原来使者团里有些人，还跟着苏武。不过常惠他们跟苏武分开了，被放在别的地方隔绝去了。

苏武在贝加尔湖边，就一直呆了十几年。头五六年是最艰难的，到处看不见一个人，到了冬天更冷的要命。不过夏天和秋天的时候，那景色是美极了。苏武每天就放羊，还拿着那个节，就是出使时候一直带着的，从早到晚，操持生活，跟个牧民没有什么区别。节上面的牦牛尾的毛，日复一日，都脱落了，其实就剩一个棍子了。随后，单于的弟弟於靬王到这边来打猎。苏武懂点技术，帮着矫正弓弩——汉朝的弩的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於靬王很高兴，在这遥远的地方遇到苏武这个活人，觉得很有感情。就送给苏武衣服粮食。临走，又给了苏武一个匈奴女子当媳妇，还留下了一些人伺候。

可是，他回去后，不久就死了，於靬王的人，也没心思在苏武这里呆着了，就都跑了。苏武这里照旧还是些旧人，中间有的也就病死，叫野兽咬死，反正一年比一年人少。当然，人口也有增加，苏武娶的这个匈奴媳妇，不久就给苏武生了一个孩子，是闺女。结果到了冬天，丁零人跑来了，把苏武的牛羊都抢走了，苏武一下子又穷了，日子又很难了。

如果不是太冷，一个人在那儿呆着，倒也自在。反正就跟原始人生活一样，也没有书看。不过，苏武觉得还是比回匈奴那里好，至少不会受他们污辱。就这么着，一共十几年。最后武帝也驾崩了，昭帝继位了，匈奴打算和汉和亲。既然要和亲，汉朝又派来使者，还问到苏武，想把苏武带回去。匈奴人就骗他们，说苏武已经死了。

苏武的副官常惠，当时在别的地方，说服了看守他的人，一起去见汉使。说了苏武的情况：苏武也活着呢，在贝加尔湖呢。“你们务必救我们回去。”他对使者说。

使者说：“这难办啊，单于说你们都已经死了。”常惠说：“你这样对单于讲：汉朝皇上去上林苑打猎，抓到一只大雁，大雁脚上系着一封帛书，是苏武写的，说自己被流放到贝加尔湖，还活着呢，希望皇上遣使要苏武们回来。”

使者大喜，第二天就去见单于，当面谴责单于，说苏武明明活着。把常惠教的话一说。单于特别惊讶，最后单于只好道歉，说：“苏武确实没死，那我就接他回来。”

于是，单于派人来接苏武。苏武当时那个匈奴媳妇刚又怀孕了，刚生了个孩子，是男孩，正吃奶呢。但是也没办法了，苏武们就去到单于那里。当初的单于，早已经死了，是他的儿子接班当了单于，就是狐鹿姑单于，但他三年前也死了。现在，是狐鹿姑的儿子壶衍鞬单于在位。卫律这时候也没死呢——不过他过了两年就死了。

卫律这时候是希望和亲的，也希望把苏武送回去。这主要是因为狐鹿姑单于临死时，是想传给弟弟，因为他儿子岁数小。但卫律还是立了狐鹿姑的儿子，就是这壶衍鞬。所以，狐鹿姑的弟弟怨恨，要打壶衍鞬和卫律他们。总之卫律就想跟汉和亲，免得他的主子孤立。他们见到苏武，客气了一番，终于说送苏武回去了。

这时候，苏武当初带的人，投降的投降，死的死，连常惠在内，就剩九个了。苏武那刚生的儿子没法带，匈奴人也不希望带，所以就留下了。苏武也很难受啊，跟匈奴媳妇还有孩子们，分别了。终于回到汉朝，回到长安了。

苏武回来以后，先是去拜谒了武帝的庙，向武帝的在天之灵汇报了工作，昭帝也给苏武加了官。认识苏武的，都说：“苏将军头发胡子都白了，当初走的时候，还是年轻人呢。”常惠他们也被升了官。苏武也终于与孩子相见了。

回来后，问题就是，苏武发现自己在汉朝的儿子，总跟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粘糊在一起。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桀这两个都是辅政的，斗得水

火不容。上官桀还有他儿子，就到处宣言，说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降，回来才当个典属国，而霍光的私人杨敞，什么功劳没有，却当了搜粟都尉，霍光专权谋私，处政不公。总之，把苏武给牵连进来了。

苏武告诉儿子，离上官家远点，结果儿子只是骂霍光，不肯听。“唉，想想，还是在贝加尔湖跟牛羊在一起的时候，省心啊。”

苏武回来后有钱了，皇上奖励了他二百万钱。按当时政策，有赎罪的办法。五十万钱可以赎死罪一次，二百万可以免死四次了。后来，霍光把上官桀一家子都杀了。廷尉就汇报，说苏武儿子跟上官桀的儿子相好，应该也是参与谋反了。苏武跟上官桀是老朋友，他们攻击大将军的时候，还摆出苏武，说给苏武的官小了。廷尉建议，逮捕苏武。

霍光觉得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回来被抓了，不太像话，就把这条给压下了。只是把苏武儿子给抓起来杀了。不过，苏武的官还是给免了。

苏武于是又一个人活着了，跟在贝加尔时一样。平常就拿出那个节看看，当时出使带的。现在毛都掉光了。每次有客人来，苏武就给他们展览一下。以后还不知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汉武帝大兴事功，确实给人苏武这样的平民，以显示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后代只能读书，要活分多了。只要有胆量，在大汉就可以改命，虽然这命，总是比较苦的。

金日磾

匈奴单于下面的休屠王，也类似汉朝的诸侯王，有自己的地盘和部落。当初，霍去病进休屠王，把休屠王的祭天金人给抢去了，献给汉武帝。随后，他又攻祁连山，斩杀不少休屠人。

当时休屠王是屯驻在甘肃武威。单于一看他连败两次，就追究他责任，想杀了他。休屠王和隔壁的昆邪王（在张掖郡），一起商量，想干脆投降汉国算了。不过，休屠王又后悔了，不想投降了。昆邪王就杀了休屠王，兼并了他的人，一起总计四万多人，去投降了霍去病。

昆邪王被封了侯，休屠王因为是不想投降的，所以家属没有得到优待。休屠王的太子金日磾，和自己的妈妈一起发落到皇宫里，给汉武帝养马，那时候金日磾十四岁。

有一次，武帝过来检阅马匹，马夫们都牵着马，在殿前展示。金日磾和几十个人，牵着马从殿下走。大家听说皇帝来了，都偷着斜着眼看，就金日磾专心工作，而且觉得偷看皇帝不礼貌，就直着眼朝前走。

汉武帝看到了，因为他个子高，模样也特严肃，养的马也特别好，就把他叫上去，问叫什么。

金日磾说了。汉武帝很喜欢，当天就给他升了官，当马监，又升官做了驸马都尉，就是掌管皇帝的车驾。因为办事特仔细，武帝很高兴，每次出行，就叫他当车上保镖，总之对他好的很。还给我赐姓金，说：“从前你爸爸的祭天金人送到我这儿来了，你就改姓金吧。”

伺候皇上，金日磾是特别谨慎的。和他一起伺候皇上的，还有一个霍光。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做了奉车都尉，每次出行也是陪着，平时在左右侍立。霍光每次走路上下台阶，站什么地方，都是有专门的位置的，仔细得很。每次他都脚踩什么位置，一尺一寸也不差。陪了二十多年，从来没犯过错误。

霍光跟金日磾一样，长得也挺精神。俩人都是从十几岁陪着皇上，前后二十多年了。不过，要说注意懂规矩，霍光还是比不上金日磾。

有时候皇上不要了的宫女，就给金日磾送来了，叫伺候他。金日磾是很规矩的，对于这样的女子，从来不跟她发生那个。

金日磾有俩孩子，小的时候，特可爱，经常就在皇上跟前，逗皇上玩，有一次还从后面去搂皇上脖子。金日磾当时正在前面，立刻就瞪孩子。孩子就吓哭了，汉武帝问孩子怎么哭了，孩子说：“我爸爸瞪我。”

武帝就对金日磾说：“干吗瞪我儿子啊。”

后来这孩子大了，其中老大有一次不懂规矩，在殿下跟宫女闹着玩，正好被金日磾看见了。金日磾气坏了，这是学着要淫乱的势头啊，这样下去怎么行，于是他就，把自己这大小子给杀了。

喊饿对后来看不着他的大儿子，问怎么回事。金日磾说了。皇上当即大怒，我只好解释。汉武帝最后还哭了。总之，谁让这孩子不懂规矩的。

江充陷害太子，最后被汉武帝灭族。侍中也是陪侍皇上的，有个侍中叫马何罗，跟江充是好朋友，就打算给江充报仇，暗杀武帝。

金日磾就直觉这小子用心不善，于是暗中观察他。每次马何罗一来，他就紧紧盯着。马何罗也感觉到了，于是好久都没有下手。

一天早上，汉武帝还没起来，马何罗从外面进来。金日磾正去厕所，突然心跳不正常，就赶紧回来了。这时，马和罗从东厢上来了，袖子里藏着刀，正看见金日磾，脸色就变了，立刻就往内室冲。

结果马和罗撞在琴上，人摔倒，金日磾因此追上，把他抱住，使劲大喊。拔刀也过来了，又怕砍着金日磾。于是就金日磾和他搏斗，最后揪着他脖子，把他摔到堂下去。

这就是忠心耿耿的大内侍卫金日磾。

汉武帝临终的奇葩安排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的很厉害。奉车都尉霍光和金日磾等人，在旁边侍候。这时候还没有太子，实在是不太好。霍光就一边哭，一边说：“假如皇上有所不讳，谁当嗣子啊。”汉武帝躺在床上，说：“立最小的儿子啊，就是刘弗陵。大的那几个，燕王、广陵王，都可恶。”

刘弗陵虽然才八岁，但个子特别高，特别壮，人也很聪明。从前汉武帝就常说“他像我”，很喜欢他。他妈妈是赵婕妤，河间国的老家。当初武帝巡狩经过河间，望气的科学家，说这里的气很特别，有奇女子。于是皇上就派人找，把她找来了。皇上很喜欢他，随后就生下弗陵了。

汉武帝前一阵儿，也想好了，叫弗陵做太子。一天，也不因为什么事，他就呵责赵婕妤，赵婕妤赶紧跪下磕头。皇上喊：“给拉出去，送掖庭监狱！”夫人也吓坏了，被拉了出去，还回头看皇上。皇上说：“看什么看，赶紧走，你活不了了！”

没多久，就下令，把她赐死了。过了几天，武帝闲坐，就问身边的：“外边对于夫人的死，都说些什么吗？”霍光等人就如实说：“外面人讲，既立她的儿子，为什么却杀了母亲。”

汉武帝顿了一下，说：“是啊。你们这些蠢人，是不懂这个的。古代国家为什么乱，都是因为主少、母壮。女主独自住着，骄横任性，还淫乱随意，谁都管不了她。你们不知道吕后的事吗？就是这样。所以不得不先去掉她了。”

他怕新的皇上岁数小，她作为太后，年轻，给国家捣乱，于是就这样了，把他赐死了。赵婕妤是很可怜的。

刘弗陵才八岁，妈也没了，那总得有人照看他啊。这时候，武帝接着说：“你就辅佐少主，就像周公辅佐周成王。”霍光赶紧磕头，说自己干不了，说：“我不如金日磾。让金日磾辅佐吧。”

汉武帝就看金日磾。金日磾赶紧说：“我是外国人，我辅佐，不合适啊。”

汉武帝就说：“那霍光做大将军，金日磾做车骑将军，一起辅佐。”其实，汉武帝此前已经在琢磨谁辅佐少主合适了，觉得霍光稳重谨慎，所以选了他。

还有上官桀，也做辅佐。上官桀也是汉武帝身边的，汉武帝出行，照顾得特好，后来当了未央宫的马厩主管。有一次汉武帝病了，等病好以后，一看，好多马都瘦了，汉武帝大怒：“你们是觉得我活不了了，再看不到马了！”立刻就要把上官桀抓起来。

上官桀赶紧磕头，说：“听说您病了，我就日夜忧惧，没心思管马了，于是马瘦了。”说完就哭了。

汉武帝很惊奇，从此留意他，跟他越来越亲近了，让他做了太仆。这级别比我和霍光都高。于是，汉武帝也让他辅政，但是排在霍光和金日磾后面。

此外还有桑弘羊，他一直给汉武帝理财的，当时打仗费用都是靠他筹集，也让他辅政，排第四。于是这四个，一起在床下磕头，受诏辅政。

第二天，汉武帝就驾崩了，太子继承尊号，就是昭帝。四个辅政的，霍光排第一。因为昭帝小，还只能念书，具体国事，全都霍光说了算。金日磾身体很不好，上次跟马何罗打斗一场，更不行了，过了一两年就死了。

新的皇帝虽然才八岁，但很孝顺，刚继位几个月，就追尊他妈妈为皇太后，还派了两万人给她修了陵墓。中国历史上强悍的汉武帝一朝，就此结束。

第十一章

汉昭帝

桑弘羊

汉昭帝继位，汉武帝留给他的四个辅政大臣，霍光等三个都是宫廷内侍，属于领导的高级服务员。只有桑弘羊算是大臣。他此前做了几十年的大司农，儒家也是辅政四个大臣之一。

从前武帝三四十年，长期对外打仗，打仗就要花钱，所以桑弘羊就帮武帝解决钱的问题，搞了盐铁专卖。简单说，就是煮盐、卖盐，炼铁、制铁器、卖铁器，民间都不许干了，由官府来组办经营，大司农在各地设的机构直接经营。又搞了酒榷，就是酒的酿造销售，也是由大司农的各下属机构专营，不许老百姓。人们吃的盐，家里用的铁器和农具，还有酒，谁离得开啊，生产和卖这个，得钱多了。

汉昭帝把桑弘羊升为御史大夫，但大司农一直是他管的部门，他当然想用自己的人来接管。大将军霍光则叫杨敞去当了大司农，显然是抢桑弘羊的地盘。

大将军霍光一直是在宫里照顾皇上出行陪侍，对治国什么的，只知道个大概。杜延年就总全大将军说，得减轻民众负担，也不要打仗了。既然不打仗，那也就没有必要搞盐铁专卖了，所以他就建议大将军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商议盐铁的事，最后顺乎民意，把这政策给停了。

大将军觉得是这个道理，于是就开了这个盐铁大会。其实，盐铁从官营改成允许民众搞，也并不等于就惠民什么的了，其实钱也不会跑到贫民那里，得利的还是奸商豪强。只是大家从感觉上，会觉得放开让民众做，是国家搞了德政，国家不与民争利。

关于这个“与民争利”，桑弘羊在这次会议上说了半天，利可以生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但霍光、杜延年只是想借着这个会议，压一下桑弘羊。会上替他们出马的，是一些不懂经济学的儒生，从道德方面不停地质问，说些虚的没用的东西。

所以最后辩论结果，就出来了，顺从民众，不搞政府官营了，酒的专营是取消了，铁的专营，在关内地区取消，关外保持。至于盐，还是继续官营。总之，放开了一部分。其实不打仗了，也就不需要那么多钱，可以放掉一些官营。至于搞成自由民营，是不是经济就更好，平民更得益，其实也难说。

总之，这次桑弘羊被气得够呛。以前武帝战争过度，桑弘羊为国家兴利，给支撑过去了，所以还要用桑弘羊的这套“兴利”的办法，现在霍光不让搞了，桑弘羊跟大将军的关系，也越来越差了。

桑弘羊也有私心的，国家搞这些，我就有权力，我的子弟都可以到处安插，没了这个，我们就寂寞了。这几年，桑弘羊总是自认为给国家赚了钱，下面的子弟应该得到奖励，就多次找大将军，请求给子弟们弄个官。但是霍光都没答应，所以桑弘羊心里怨恨越来越多。

桑弘羊就跟左将军上官桀越来越粘糊，一起反对大将军。这次开完会，他跟大将军更是彻底决裂了。桑弘羊就跟上官桀，就一起策划了个事，害大将军。

上官桀和霍光，俩人原本关系挺好的，原本都是在宫中，陪侍武帝的。上官桀是做未央宫马厩主管，霍光当初是奉车都尉，也是管皇上出行的车驾。俩人都是伺候武帝三十年，互相还结了亲，霍光的闺女，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俩人开始闹意见，其实还是争权。最一开始就是给皇帝——昭帝找皇后的事。

霍光和闺女和上官桀的儿子，生了个闺女，岁数也挺小，不过皇上现在也才十四。上官桀就提议，把这闺女——算是他孙女，嫁给皇上。因为这闺女的妈，是霍光的女儿，所以如果嫁给皇帝，当了皇后，霍光算是皇后的外公。

但是呢，上官桀却是皇后的爷爷。爷爷自然比姥爷更亲。皇后毕竟是姓上官。所以，霍光就不同意，不同意嫁给皇帝。

霍光是辅政的第一名，每天在宫里住着，处理国家政事。金日磾是辅政第二名，但是已经死了。上官桀是辅政大臣第三名，桑弘羊是第四。上官桀当然希望自己的权力大点，所以就非要把孙女嫁给皇上。他看霍光不愿意，就去找皇上的大姐——长公主，也就是武帝的大闺女啊。桑弘羊跟长公主关

系挺好，最后长公主做主，还是把他孙女嫁给了皇上，当了皇后。上官桀一下子乐了，地位也高了。为了感谢长公主，就准备给长公主帮点忙。长公主这人私生活不太检点，长期跟一个小白脸暗中乱搞，长公主也想奖励这这小白脸。

于是，上官桀就去找霍光，希望封这小白脸为侯，他说：“按照国家惯例，娶了公主的，都自动封侯，那把这个丁先生也封成侯吧。”

霍光正怨长公主给自己捣乱呢，当然就不答应，说：“娶了公主，是封侯，但他那是私通，不能封。”上官桀没辙。于是说：“不封侯，封个光禄大夫也行。”霍光这个人性格比较严厉，还是没答应。上官桀就越来越怨霍光了。

他跟桑弘羊一样，都是想封人当官，霍光不答应。上官桀几次要官，没要下来，他也觉得很没面子，而且现在他是皇后的爷爷，有皇后撑腰，更想压过霍光去。

桑弘羊跟上官桀就开始互相连结，还有长公主，一起想搬到霍光的办法。这还得找外援，就想起燕王旦来了。燕王是武帝的二儿子，在旧太子刘据以为巫蛊事件死了以后，武帝没有立二儿子燕王旦当太子，而是叫最小的儿子继位，做了现在的皇帝，所以燕王旦一直很怨恨。于是桑弘羊们就内外联合起来了，燕王从燕国派来的使者，接连不断跑来跟商议。

这回盐铁会议后，桑弘羊气坏了，更不想等了，上官桀就给燕王旦写信，把搜罗的霍光的罪过，告诉燕王。于是燕王就给昭帝上书，说霍光执政以来，结连朋党，横行霸道，任用恶吏，废法而立私人之威。具体来讲，苏武今年刚从匈奴回来了，被拘留了二十年不降，可是霍光只给了他一个典属国的官，而大将军霍光的长史杨敞，没有功劳，却当了大司农。还有，霍光去检阅考核羽林郎，去的路上，用传辒戒严清道，这是天子才能有的规格。此外，又偷着调人，增加他将军府的校尉。霍光专权自恣，恐怕会生出非常之事，桑弘羊燕王希望能来宫中，监察他，以防不测。

意思是想来京城，替代霍光。

于是，燕王旦的这上书就叫人拿着，送来了。他们趁着霍光不在宫中办事的时候，上书人把这信送到了宫门。上官桀专门在宫里等着，收到这信，

立刻命人给皇上送去亲自看。希望皇上批准，然后他就立刻执行，逮捕霍光。

可是昭帝在里边看了信，却迟迟不肯批示。上官桀等了半天，自己又不好亲自出面催，只好先回去了。

第二天，霍光就知道这事了，于是来见昭帝，立刻免冠谢罪。昭帝说：“你为什么免冠啊？”霍光说：“因为听说燕王上书控告桑弘羊。”昭帝就说：“这信是有诈啊，你没有罪。”

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是诈的？”

昭帝说：“你上次去考核羽林郎，到现在不到十天时间，燕王在燕国，路这么远，怎么能知道这事。所以是诈。至于你增加了校尉，桑弘羊想，如果你要作乱，也用不着什么校尉。”

旁边的尚书和侍郎们一听，无不惊讶。没想到昭帝才十四，这么明智。于是，昭帝就派人去叫那上书的人，果然，上书的人也跑了，不见了。昭帝就催办捉拿这个人。上官桀害怕了，对昭帝说：“这是小事，抓不到也就算了”。

汉昭帝不听，非要抓。

随后，上官桀的党友，再来皇帝跟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全都不信了，还说：“大将军是忠臣，是先帝留给桑弘羊的，谁敢诽谤！”这回好了，上官桀等人也不敢再说了。

燕王和上官桀，看昭帝不替他们做主，准备鱼死网破，发动政变。计划是：长公主设宴，请霍光来喝酒，酒宴上直接杀掉霍光。大司农的稻田使者燕仓得到这消息，把上官桀、燕王等人的密谋告诉霍光。霍光当即叫丞相府发出官吏士兵，冲进上官家，斩了上官桀，抓了上官桀的儿子，当即全家都被灭族。长公主也被迫自杀，他的小白脸一家被族灭。

随即汉使拿着诏书，去到燕国，要燕王自杀。燕王旦只好自杀，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工具，就拿自己的王印的绶带，把自己勒死了。他的夫人和姬妾，二十几个都跟着自杀了。一时之间，大将军霍光的敌对分子，都死光了。

上官桀跟桑弘羊互相好，于是桑弘羊全家也被抓了，被族灭。堂堂辅政大臣，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赚钱的事，如今竟死在霍光的手里。

昌邑王刘贺的皇帝一日游

汉昭帝刘弗陵年纪轻轻，在位十四年，就得病死掉了。一时之间，皇位继承人的事情又成了头疼和敏感的事情。大将军霍光和公卿一起商议，谁来当新的皇上。因为昭帝年轻，没有儿子，大家只好商议在武帝的儿孙中选。

武帝个六个儿子中，现在唯一活着的是广陵王刘胥，大臣们都说选刘胥。但是霍光不愿意，因为刘胥性子比较刚，年纪也大，霍光怕刘胥来了，自己驾驭不了他，闹不好还被刘胥杀了。于是就从孙子辈里选了昌邑王刘贺——因为他才19岁，而且听说没有什么不良的地方。

实际上，霍光搞错了，昌邑王可是很不良的。刘贺的爸爸刘髡，是汉武帝的李夫人生出的。刘髡死得早，儿子刘贺继续做昌邑王，封国在山东昌邑县。昌邑王才十几岁，太贪玩，爱打猎，没有节度，他下面的中尉，说：

“古代军队一天才走三十里，可是大王您去方与，不半天就跑了二百里，百姓都耽误了农作，忙着给你修筑道路。我觉得，老百姓是不能频繁改变他们的生活的。而且，大王不好读书，贰喜欢游玩，坐着马车，驰骋不止，嘴都喊号喊得干燥了，手牵着马缰绳都疲劳了，身子在车上冒着雾露，白天冒着尘埃，被大太阳烤着，冬天被冷风卷着，这样也不是全寿命之道啊。您应该在屋子里呆着，前面的名师，后面是劝诵者，念些古代的好书，学习圣人的风范，这样发愤忘食地念书，美名就出来了，身体也累不着，能活得像青松那么长，岂不比整天打猎好？”

昌邑王看了，也不听，但是知道是为了他好，于是下令，奖给王吉牛肉五百斤。

这个王吉，以前当学生的时候，特别正经，在长安都是有名的。当时，他在长安留学，带着媳妇，租住的院子东边隔壁有颗大枣树，枣树都垂到他院子里了。王吉的媳妇觉得老公念书缺乏维生素，就摘了几个枣子，洗了给他吃。王吉问哪儿买的，她说从隔壁枣树上摘的。王吉听了，就不乐意了。第二天，就把这媳妇给休了。

你怎么能平白摘人家的枣子呢，这不是偷吗？君子的媳妇怎么能偷呢？后来，隔壁家听说这事了，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打算把那枣树给砍了，免

得未来他再休掉谁。邻里们都一起出面，劝他们不要砍树，又一起来找王吉，反复请求他把媳妇接回来。

最后，王吉觉得对大家的教育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也就不固执了。于是，枣树得以没砍，他也把媳妇接回来了。

王吉有个好朋友，叫贡禹，我们俩取舍相同，志向一致，假如王吉去哪儿当官，去事奉谁，贡禹就会也去。所以人们说“王吉在位，贡公弹冠”。就是弹冠相庆啊。后来人们把这词给领会错了，好像是王吉照顾裙带朋友似的。

把贡禹也给拉到政府似的。

如今每天在工地上累死累活地干，饭也吃不饱，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没想到在长安沦落成这样。

王吉因为有文化，就在举贤良的时候，被选到昌邑王那里，做了中尉。

昌邑王下面还有一个郎中令龚遂，也经常引经据典地劝告我们大王。经常当面就指摘大王的过错，甚至到了这个地步：大王被说得捂着耳朵转身就走，说：“郎中令善于丑人。”叫人难看。

还有一次，大王跟人游戏吃喝，给这帮人的赏赐无度，龚遂就又进来了，哭着跪着一路膝行，大王说：“你哭什么？”他说：“我是痛心于社稷要危险了。大王知道胶西王为什么灭亡吗，因为我听说，他下面有个善于阿谀的人叫侯得，胶西王喜欢听他奉承，于是经常睡觉都一起，最后被带坏了，以至于灭亡。现在大王亲近这群小人，渐渐被他们的邪恶所染，存亡之机，不可不慎阿。我建议选一些懂经术有行义的人，跟您一起生活起居，每天念《诗》、《书》，学习礼仪，这样才有益呢。”昌邑王竟答应了，龚遂就选了十个人陪着大王。没几天，大王把这些人都赶跑了。

现在汉昭帝驾崩了，霍光就请来昌邑王当皇帝。昌邑王下面的人都不敢对朝廷说真话，所以对于大王不学好，朝廷一直没有耳闻。

霍光就派大鸿胪来迎接昌邑王去朝里当皇帝。昌邑王听说了，乐坏了，当天中午就起行。王吉连忙写了上书，告诫大王：“大王到了朝廷，就什么都不要说，日夜就是哭泣悲哀就可以了，给昭帝办丧事嘛，就哭就行。朝里

的事情，都不要管，叫大将军霍光管，您就垂衣拱手当皇帝就好，这样才能长久。”

昌邑王当天中午备好行李车马就出发了，到了晚上，就到了山东定陶，半天时间跑了一百三十里。他的侍从跟班，马都累得跑死了，相望于道路。他到了济阳，听说当地长鸣鸡好，就跟人家要，路上又买积竹杖，都是土特产。又让大管家用装衣服的车子，偷着把美女装在里边，到了湖县，汉朝使者就来了，责让昌邑王的国相，说大王为什么车里装着女人。

现在的昭帝驾崩，他又是来继位的，应该哭，怎么能临幸女人呢？昌邑王就说，没那回事。郎中令龚遂就劝：“大王，既然汉使都知道了，您怎么能舍不得一个管家，导致影响您名声呢？还是把管家给他们吧。”于是把管家交出去了，给汉使抓了起来——谁让他给大王弄女人呢。

随后这一天清早，一行人到了长安城门，龚遂说：“按照礼仪，现在咱们看见国都了，应该开始哭了。”昌邑王说：“我喉咙疼，不能哭，一哭嗓子就坏了。”于是不哭。到了内城门，龚遂叫他哭，他还是不哭。到了未央宫的东阙门，这才下车，面对宫殿，哭了起来，算是按礼仪办了。

随后，霍光等人就立昌邑王为皇帝了，把昭帝也安葬了。可是昌邑王当皇帝后，就搞淫乱的事情。以前的旧官属下，也叫来长安来，封官加爵，超出常规。龚遂就对原来的国相说：“大王当了天子，日益骄溢，哭的也不够到位，每天就是跟近臣吃喝作乐，斗虎豹，驾着车，驱驰东西，都是悖道的事。您是皇上的旧臣，您得极力去谏争。不然出了事，您责任就大了。”

这样过了二十几天，大将军霍光也知道皇上整天就是吃喝玩乐了，心里边就忧闷，问他亲信的大司农田延年，说：“没想到请来的皇帝却是这么不正经的，如果他未来为非作歹，没准不分好赖，对我们也下手啊。”

“您要是真觉得此人不行，就把他换了，跟太后说一下，不就行了吗？”田延年说。

“这样的事，古代有这样的例子吗？”霍光说。

田延年是霍光一路提拔的，做河东郡守时，诛杀豪情，当地的坏人都怕得很，所以这是一个很干脆的人，他说：“这样的例子古代有啊，伊尹当时做商朝的宰相，但是商王太甲不学好，他就废了太甲，而后人称其为忠。如果您也这么做，您就是汉朝的伊尹啊。”

伊尹是古代有名的贤臣，既然田延年这么说，霍光也就不犹豫了，于是当即去找太后，太后是她外孙女，自然就答应了。

于是，霍光把丞相、御史、将军、列侯，群臣吧，都召集到未央宫，霍光说：“昌邑王来当皇帝以后，整天行为昏乱，我担心他危害社稷，你们觉得该怎么办？”

群臣都惊愕，谁也不敢说话。

田延年走上前，按剑厉声说道：“先帝把幼儿托付给大将军你，是因为你能忠心辅佐好汉室。现在群臣鼎沸，社稷将倾，如果汉家因此绝了祀，将军你就是死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吗？今日商议的事，一刻不能耽搁。群臣谁拖在后面答应的，我请以剑斩之！”

一句话，把霍光和群臣都吓得心直跳。这田延年是当酷吏出来了，整治坏人毫不手软，所以练成的声色俱厉。他这话，一开头表面上是责备霍光，说霍光没把事情弄好，但随后就转到群臣了，谁现在不表态，帮着霍光把事情纠正过来，我就跟谁急。

霍光也被他的言辞震得心咚咚跳，连忙道歉告谢，说：“大司农责备我霍光，责备的是啊。天下人汹汹不安，我应该负首要责任。”

听霍光这么一说，群臣也都磕头了，说：“百姓的命运就在大将军，这时候唯大将军下令吧。”

于是就这么决定下来了。要把昌邑王废了。霍光把皇太后请到宫里，叫皇帝和群臣来朝拜。皇帝也来了，进去之后，门就关上了，他的臣子则给拦在了外面。

皇帝很惊讶，问霍光：“这是什么意思？”

霍光就跪下，说：“有太后下诏，把他们都抓起来。”

于是，叫车骑将军张安世带着羽林兵，把我们昌邑王从前的群臣二百多人，都给抓起来，送到了监狱。霍光派人守着昌邑王，说：“小心点啊，别让他自杀。他死了，我就有了杀主的恶名了。”

昌邑王这时候还不明白呢，对左右看着他的人说：“我的旧臣们都犯了什么罪，怎么大将军把他们都抓了呢？”

不一会，太后出来了。太后穿着珠襦，华丽的盛服，坐在武帐中，傍边侍者几百人都手持兵器。群臣按班次上殿，皇帝在最前面。太后叫皇帝上前听诏书。于是皇帝上前，霍光等人也上前，说：“臣等有一份奏书，请尚书令给读一下。”

太后说可。于是，尚书令就读起来了：“昭帝早弃天下，没有子嗣，所以臣等商议，叫昌邑王接班。按照礼：为人后者为人子。昌邑王既然接替昭帝的位子，那就也等于是昭帝的儿子。但是他来了之后，给昭帝服丧，期间没有悲哀的心思，违背礼仪。他来的路上，应该吃素，但是不吃素，还召了女子载在衣车里，晚上住宿就叫了进去。”

他接受皇帝的玉玺时，回到住处，打开玉玺，然后也不再封好。随后他把昌邑国内的原来的从官二百多人都给叫来了，这些人常跟他住在禁中游戏。还游戏写出命令：“皇帝问候侍中君卿，派中御府令取出黄金一千斤赐给你，叫你娶十个媳妇。”如此嘻逗，不知守丧期间应该悲哀。昭帝的灵柩还停在前殿，他就取来乐府的乐器，自己叫跟来的乐人，在后宫击鼓奏乐，搞倡优表演。刚刚送葬回来，就又击钟磬，又召来乐工，从辇道到牢首，一路鼓吹歌舞，演奏音乐。又调发长安的厨子给准备三太牢的祭礼，在阁中祭祀完先帝，然后就跟从官，把祭品都给吃了。坐着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在北宫，弄猪斗虎。调用皇太后的小马车，叫官奴上去坐着，在掖庭游戏。和先帝的宫女蒙等人，在后宫淫乱，说谁敢泄露出去，就立刻腰斩。

念到这儿，皇太后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从武帐内说：“停！作为人臣和先帝之子，竟敢悖乱如此啊！”一句话吓得昌邑王从席子上起来，趴在地上，想谢罪又不敢说话。这时候，尚书令接着念：

“把诸侯王和列侯的印绶取来，给自己的郎官和奴仆佩戴。把节上的黄牦给换成了红的。把御府里的金钱刀剑玉器丝帛给调出来，赏赐给陪着他一起游戏的人。跟从官和官奴夜里喝酒，喝的大醉。叫太官给他端上皇帝日常的饮食，食监说丧期没有完不能吃日常的饮食，他就叫太官赶紧给端上来，不要跟食监说。太官不敢听他的，他就叫从官出去买鸡和猪。

总之，自从他继位以来，二十七天时间，犯的错误总共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臣等认为，宗庙比皇帝重要，陛下不可以承天命，奉宗庙，应该废掉。

皇太后在武帐内听完，就说：“可。”

于是霍光就过来了。昌邑王也伶牙俐齿，就说：“我听说，天子如果有争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失天下。”

霍光说：“皇太后诏命废掉，安得再称天子！”

于是上前，捉住我们皇帝的手——这时候只能又改回去叫昌邑王了，把他腰间的玉玺给解下来了，交给太后，然后扶着昌邑王下殿。

出了金马门，群臣也都随着送出来了。昌邑王这时候也清醒了，也心灰意冷了，就趴下，拜了一下，说：“我愚蠢，担任不了汉朝的事。”于是上车，霍光把他送出宫住着。

随后太后下诏，叫昌邑王回昌邑国去，赐给他汤沐邑二千户。他的以前的群臣，都算犯了罪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好好教育辅佐他，导致大王陷于罪恶。所有从官二百多人，都送到农贸市场杀了。

大家去法场的时候，有人也豁出去了，在市场中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意思是当初应该干掉霍光。不管怎么样，喊也是白喊，于是全都被杀了。

王吉和龚遂，前后一直是劝昌邑王，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审问之后，独把这两人饶了。但是死罪能免，活罪难饶，就把我头发都剃了，派做城旦，去干苦活了。

当时审问的时候，问到昌邑王的老师王式，说：“你为什么劝谏你们大王。”王式说：“我给他讲诗经三百零五篇，每天都教他。其中讲到孝子的诗篇，就反复叫他背诵，讲到危亡无道的国君的诗篇，就哭着给他摆道理。我就是拿这三百零五篇进谏的，怎么能说我没有写谏书呢？”

于是，把王式也饶了，定了个减死罪一等。

昌邑王回去以后，每天就当缩头乌龟，也给他降了爵，改为海昏侯，就继续过日子罢了。其实昌邑王吃吃喝喝，爱玩乐，年轻人都这样，从前武帝也未必比他强。昌邑王本质并不坏。当时，如果他反抗，就是不给印绶。霍光把他的从官都给堵在外面时，他也不再进去见太后，而是跑回自己的宫里，派人斩了霍光，这样反抗不行吗？

其实，不行。虽然说皇帝最大，但太后是汉昭帝的媳妇，她才是皇权的象征。昌邑王刘贺，是诸侯王调过来的，算是太后和昭帝的继子。太后补人这个儿子了，他也就没有当皇帝的资格了。

皇帝和皇权的象征，不完全是一回事，特别是在汉朝，太后作为原皇帝的嫡妻，在原皇帝死后，又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嫡妻才是皇权的象征。这也是汉朝太后，都非常有权的原因。

如今，海昏侯刘贺的墓还被挖出来了，里面有成堆的钱。皇室贵族的富贵，都是建立在小百姓挣命地活着的基础上的。

刘病己的民间起伏

从前被杀的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己，可是个坎坷的人。当时，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因为巫蛊的事被江充追击，被迫在湖县老百姓家里自杀。太子刘据自杀后，因为他算是造反，他的夫人和几个儿子，也同时被杀掉了。但是他的长子及其夫人，虽然被杀了，却刚刚生了个小孩。小孩才几个月，官员们经过禀告，最后没有杀这小孩，但也给关进了监狱。这个小孩就是刘病己。

监狱长官丙吉看见一个小孩给送进来蹲监狱了，一问说的太子的孙子，丙吉人厚道，就叫给找个干燥的单间的屋子，把孩子放进去。又派人选了两个老实的女囚犯，正好有奶的，给孩子喂奶，照顾这孩子。

丙吉私下经常给送去衣食。毕竟这是太子的孙子，小孩有什么罪啊。这样过了四年，汉武帝闹病要死了。那些负责给他求长生的科学家，就仰观天象，说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气，这是导致您闹病的原因。

就是说，这监狱里边有能人，这人会当天子。汉武帝就下令，把各监狱里的犯人，不论罪行轻重，全给杀了。皇宫的谒者令亲自就到郡邸狱来了，说要都杀了。当时正是夜里，丙吉一听，立刻就关着门，不给开门，说：

“皇上在曾孙在这里，别的犯人无辜的，尚且不应该死，何况是皇上的亲曾孙呢！”双方就隔着门互相理论，一直对峙到天亮。谒者令气得要命，只好又回皇宫，向武帝告状。武帝听了谒者令转述的话，想了想，也醒悟了，就说算了。并且下令，把这个监狱的人都放了，皇曾孙也放了。

在这四五年住监狱期间，小皇孙刘病己几次病得要死，靠着丙吉派人照顾，才没死掉。这时候，放出来了，按武帝专门下的命令，把小孩刘病己送

到皇宫的掖庭去养着。掖庭这里是宫女的宿舍区，也是宫中劳务人员干活的地方。掖庭的负责人掖庭令张贺，曾经给太子刘据做属官，所以对小皇孙照顾的很好，自己掏钱供他念书。到十几岁，还给他说了媳妇。这掖庭里专门有个处决犯错误的宫女的地方，叫暴室，暴室负责人叫许广汉，就娶了许广汉的闺女。

随后，刘病己就跟着许广汉家过日子，也念书，但是很贪玩。还特别喜欢学游侠，整天斗鸡走狗，在胡同里跟一帮少年一起装侠客。这倒对民间社会上的各种底细都很精通了。因为在民间混，所以特别精，老百姓、官吏们那些好的、污浊的事，他都知道。还跑到郊外各个陵去玩，四面都跑遍了，有一次跑到莲勺县的大盐池里玩，人掉进去了，困在泥里，那大盐池十几里宽，陷在里边一天多最后才出来。

后来丙吉从监狱长的位子升官，逐渐作了大将军府的长史，给霍光当官，很受霍光信任。霍光把昌邑王给废了，就商议再立一个天子。丙吉就过来推荐刘病己。

霍光考虑了一下，觉得既然这个刘病己知道分寸，而且是在民间，没什么封国的靠山，又是太子的曾孙，条件也适合，于是跑去请示太后。太后当然应允。于是派宗正刘德到刘病己的住处，宣布了这个消息。刘病己听了，真是做梦想不到的福分。于是被安排着，洗沐之后，穿上好的衣裳，坐车进了宗正府。待了两天，进到未央宫，见皇太后。

随后，霍光带领群臣，搞了仪式，给刘病己配上玉玺印绶，正式当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

丙吉也立功了，当即升官，做了太子太傅，几个月后，当了御史大夫。随后，汉宣帝叫丙吉去找当初给他喂奶的两个女囚徒，结果俩人都已经死了，子孙还在，就都给予厚赏。

后来丙吉就做了丞相。丙吉本是狱吏出身，自己学的《诗》、《礼》，大致明白个意思。所以当丞相，为人宽大，喜欢礼让。下属有犯罪的、不称职的，他也不搞撤职处理，就叫对方长期休假罢了。丙吉的马车司机，喜欢闲荡，坐着丙吉车子出去，喝多了，就吐在车上，把地毯都弄脏了。下面官吏邀请辞退这人，丙吉也没计较。

有一次，丙吉出行，赶上有人在马路上群殴，死伤者横在道上，丙吉看见了，问也不问，继续往前走。到了前面，看见有人在追牛，牛喘着，吐着舌头，丙吉就停住车，问：“你追这牛几里了？”下面的掾吏很奇怪，觉得丞相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管，有的人还因此讥讽丙吉。

丙吉就说：“老百姓互相私斗杀人，这有长安令、京兆尹职责该管着，我只是负责考核这些官员业绩怎么样，进行赏罚罢了。宰相不亲自做小事。现在是春天，不应该太热，而这牛喘着，是因为太热，这就是时气失节了。如果时气失当，那就要伤害到百姓了。三公就是要调和阴阳，所以我去问。”

掾吏们这才服了，知道丙吉知大体。

第十二章

汉宣帝

田延年

田延年，曾经当过河东郡守，处理当地豪强是毫不留情的，随后去当了大司农，也深得霍光将军信任。当时，昭帝二十岁出头，就驾崩了，霍光请来昌邑王刘贺当皇帝。结果又不合适，就想废了他，征求田延年意见，田延年当即赞的。

但是，废立皇帝，这是大事，就怕群臣理解不了啊，于是当时开会，田延年第一个奔上前，手按宝剑，把霍光批评一通，说：“先帝把少主托付给大将军，算是把天下都托付给你了，因为认为你是贤人，能安定刘氏。现在群下鼎沸，社稷要完蛋，一旦汉家因为这个不称职的皇帝而断了祭祀，将军就是死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所以，今天商议的，不能耽搁，谁敢不同意，田延年请以剑斩之。”

这一下子把群臣吓坏了，这话虽然是说霍光，但对群臣也是同样的要求。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不是谁讲的最有道理，就最能说服大家，而是谁气势最强，最能让人群情振奋，至于他说的什么，怎么论说的，倒不重要。

既然田延年都急了，于是百官都叩首，都同意废掉昌邑王了。所以，废得很顺利。

随后，汉武帝的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己，从民间被叫来了，当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

宣帝继位，给大家升官，田延年因为帮着决断废掉昌邑王的事，也是有功的，就封侯了。

结果，田延年被两个小老百姓给斗倒了。之前，昌邑王刚来，给昭帝发丧。因为昭帝死的仓促，办丧事的用具准备不足。茂陵是皇陵区，当地两个富人，一个是姓焦，一个姓贾，这俩就花了数千万的钱，购买囤积了大量木炭和苇席，这些都是修造陵墓要用的。这俩是等着政府出钱来买，他们好卖个好价钱。

田延年就上奏：“这两个商人，事先把办丧事的不祥的东西给收购屯着，希望政府遇上急用，他们好卖大价钱，这不是民臣该干的事，请求都把它们没收了。”霍光就批了，把他俩的东西没收了。

这俩商人，随后就恨了田延年，出钱搜求田延年的过错。结果还真被他俩给找到了。前不久，田延年做大司马的时候，给皇帝预先修陵墓，雇了老百姓的牛车三万辆，用于运输施工材料。每一车给老百姓一千个钱。田延年的账簿上，写成雇一辆是三千个钱。算下来，就多向国家要了六千万。这俩就说田延年盗取了其中一半的收入。

然后他两家就去告发。这事发到丞相府审理。丞相上奏，说田延年监守自盗三千万，有罪。奏表报到霍光那里，霍光就叫来田延年，说帮他疏通这个事，同时问田延年到底有没有这多报账的事。

“我本是出自大将军门下，”田延年说，“如今封了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霍光说：“没事就好，那就让他们去查查这事，我就不压下了。”

田延年确实是多报账了——田延年也没办法啊。但是田延年也是个有脸面的人，霍光问他，他好意思说自己贪污了吗？

而霍光说我不压下了，那等于是要继续走司法程序。随后，太仆杜延年去找大将军霍光，替田延年说情，说：“所谓以功覆过。从前废掉昌邑王的时候，要不是田延年当时一通嚷嚷，大事才成。这是有功的啊，可以抵过。不如让朝廷拿出三千万，替他还上这个帐，从而可以从轻发落。”

霍光就说：“诚然，这人确实是个勇士。当时他大发议论时，振动朝廷。”说着，霍光就自己捂着心口，说，“弄得我到现在还落了个心悸的病呢，想起来，心跳就加快。那么，你就去找他，叫他先去监狱里，等着公议。”

霍光的意思是可以从轻发落，由朝廷替田延年还三千万，但也得走个程序，需要田延年去监狱。

官吏来了，告诉田延年，去监狱等着。

田延年送走官吏，就一直拎着刀，想去还是不去。他在屋子里一直呆了好几天，想是自我了断，还是去监狱受审。虽然能从轻发落，但是叫老百姓都指着笑话，吐唾沫，我有何面目进去啊。到底是进去受辱，还是死了算了。

田延年从前在河东郡，没少处决犯法的豪强，如今弄成身败名裂，为众人所笑。

有时他想还是活着吧，三千万也不是太多，未来还是可以做个贤臣。可是，名声坏了，那还能改变啊。田延年也是要养家的，多报了些钱，最后被下民抓了把柄。当时田延年处罚这两个富户，也是为国家着想啊。这些豪强，谁惹得起他们。当官的，实际都干不过这些豪强。田延年也是拥立皇上，有功勋地位的人，结果被这些小人所害。

廷尉的使者来了，在敲鼓，叫田延年出去。田延年看了看刀，决定了，还是不要受辱。把刀在脖子上一抹，就这一下，就可以了。于是，引刀自杀了。霍光没有极力庇护田延年，可能他对这个心腹，也不算特爱。

汉宣帝和霍光的恩怨

刘病己当了皇帝，也就是汉宣帝。他刚一继位，大将军霍光就想还政，把权力交回给汉宣帝。

汉宣帝刚从民间来，人也年轻，当然谦让不许。平时汉宣帝对霍光极端恭敬谨慎——他也是怕着昌邑王的前车之鉴了，谁知道昌邑王被废，是因为吃吃喝喝不检点，还是因为违逆了霍光所以被废了。总之，汉宣帝坚决要求把权位委任给霍光，又给霍光增加了一万七千户食邑。所以国事还是霍光说了算。

可是，大将军霍光连宣帝的家事都管。

宣帝刚继位时，霍光的夫人霍氏，一直想让自己的闺女成君当宣帝的皇后。但宣帝在民间时已经有夫人了，就是许夫人，于是宣帝没有答应，还是叫许夫人当了皇后。霍光前后秉持朝政二十年，宣帝从前在民间的时候，就知道他权势大的很，昭帝只是虚位皇帝而已，所以宣帝心里对他一直是有看法的。

不过呢，宣帝对霍光是极其恭敬，什么事情都是霍光定，人们先向霍光汇报，霍光定了，跟宣帝说一声而已。每次朝见，宣帝都霍光极其谦虚客气，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晚辈那样。

宣帝刚继位时候，坐着车去拜谒祖庙，霍光也上了他的车，在车上陪乘，宣帝紧张得很，大气都不敢乱出，如同芒刺在背，等他下去了，换成张安世当陪乘，这才算喘口气，安然下来。他是怕得很，生怕被废了。

这次立皇后的事，宣帝没有听他的。霍光对此倒没有怎样，但是他夫人霍氏，却一直耿耿于怀。

不久，宣帝的许皇后怀孕了。当时的女医官淳于衍，跟霍家原本认识，关系挺好，是霍家介绍来宫里照顾皇后的。一天，淳于衍去拜访霍氏，霍氏听说皇后怀孕了，就对淳于衍说：“你要是帮我办成事，我一定重重感谢你。”

医官说：“夫人这么讲，我怎敢不尽力。”

“现在皇后要生产了，”霍氏说，“生孩子对女人来讲是鬼门关，九死一生，如果你给她下些毒药，把她弄死了，我闺女就能当皇后了，到时候我的富贵，跟你共享。”——你说这女人的心有多毒。

这个霍氏本来是霍光的小妾，因为正妻死了，她被提拔当了正妻。那医官就说：“这事办不到啊，皇后吃药，都是有人先尝的，怎么能投毒呢？”霍氏说：“这是你们医生的本事，你们总会有办法的。现在大将军统领天下，谁敢说别的，出了事也能护着你。你就去办吧。”

医生淳于衍想了会，就答应了。

于是进宫之后，就捣了些附子——这是一种中药，其实有毒。等宣帝的皇后刚刚生出了孩子，自己还在床上躺着， she就把附子掺和在大药丸里，端上来了，给皇后喝。皇后喝完过了一会，说：“我头沉沉的，药里边不会是有毒吧。”她说：“没有啊。”

皇后随后就更加烦懣，五脏翻腾，不一会，就死了。这医官也就跑出去了，向霍氏汇报情况，为了掩人耳目，霍氏也没有赏赐她什么。

随后，有人就上书，说这些医官不负责任，应该都抓起来问问。于是，把医官们都给抓起来了，进行严厉审问。霍氏一看淳于衍被抓了，生怕她招供，没办法，很着急，这才去对霍光讲。把这事全告诉霍光了。

霍光吓得要命，想把他媳妇给举报了，又舍不得，犹豫半天，最后决定帮着他媳妇。不久，审问医官的文书报上来了，霍光就在上面批示，把淳于衍给放了。随后霍氏顺便提议，叫闺女成君当宣帝的皇后，霍光就同意了。于是，这个杀人犯生的闺女，就当宣帝的皇后！唉！

霍光的行为也是欺君的同谋了。这事汉宣帝一直不知道。直到过了一年，霍光病死了，关于这事的一些消息，才略略透露出来，宣帝也就知道了。但宣帝也不方便去审查这个，因为霍家的姻亲党羽遍布朝廷和军队。宣帝就先把一些霍家的人给抽调走。

首先，霍光的女婿范明友是未央宫卫尉，直接负责皇宫安全，有这样的人呆在宣帝这里，宣帝能睡得着觉吗？宣帝就把他调走，去当了光禄勋。

霍光二女婿中郎将羽林监任胜，管着羽林军，也是握有兵权的，宣帝把他派出去外地当了郡守。过了几个月，又把霍光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给派去了蜀郡——这不能一起弄，中间隔了几个月。

霍光的一个孙女婿中郎将王汉给调去了武威，都是远的地方。随后，长乐宫卫尉邓广汉，是霍光大女婿，被调去了少府。还有个女婿叫赵平的，也是统领京城的屯兵的，也把他的印绶给收了。随后统领骑兵、羽林军和皇宫卫兵的各级将官，也都环成了宣帝丈人家的子弟。这样，在皇宫里，汉宣帝才算安全些。

霍光是派了一堆女婿包围着汉宣帝啊。

很快，霍光病死了。汉宣帝对霍光算是备尽礼敬，即便霍光死的时候，宣帝怀着高兴的心情，也给了霍光莫大的荣耀。宣帝是亲自坐车到他家问病，看着他的病体，然后都哭了。还当即封霍光的儿子霍禹当了右将军。

到了霍光出葬的时候，宣帝和皇太后亲自到丧葬现场。给霍光定的葬礼规格，完全是按照天子的标准，赐给赐金钱、缗絮、绣被一百领，衣服五十卷，璧珠玕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这都是皇帝的棺材的标准。棺材外面还有枫木的外臧椁十五具。

用温辂车载着霍光的遗体，使用黄屋左纛的车盖和羽毛大旗，这是天子规格。用和北军五校士兵作为仪仗，一直送到茂陵。随后征发三河郡的士兵挖坟坑盖上，建起祠堂，安置三百家守护。随后下诏天下，表彰他的功德。

这本来已经很荣耀了。但霍光那媳妇霍氏还不知足，霍光死后，把霍光的陵墓给扩建得更加奢华，修了三道门阙，筑起神道，把祠堂等建筑给装饰得极其奢华，用空中架设的阁道从祠堂一直通到永巷，派婢女在那里住着守护。至于家里面，更是大修宫室，造了天子标准的辇车，车上的坐垫靠手都是画绣，涂着黄金，车轮用皮子和丝绵包着，由侍女挽着五彩的丝绳拉着这车，载着她在府第内游戏。

至于霍氏的儿子霍禹，还有霍光哥哥的孙子霍山，也是缮治府第，整天到外面跑马游戏。该来朝见皇帝的时候，霍云经常不去，自己带着人进山打猎，而是派个苍头奴仆过来上朝，算是替他露个面，也没人敢说他。

汉宣帝发飙

霍光死后，汉宣帝叫御史大夫魏相做了给事中。因为魏相不是霍家的心腹，霍家就怨恨了魏相。一天在路上，这两家的家奴开车就争起了路。霍家家奴一直冲到御史府，要踢御史大门。魏相下面的御史出去叩头告谢，这帮人才离去。

这时候，霍光的族孙霍山录尚书台事务，管着尚书台。汉宣帝就下令吏民上书，可以密封着送给我，不用送尚书台。群臣也可以直接来找我。霍家见了，于是开始厌恨宣帝。

然后，汉宣帝把霍光的儿子霍禹撤掉了军权，只当大司马的虚职。霍禹心里明白，皇帝是在削弱我们霍家，于是就故意不来上班，说病了。

霍家旧吏任宣过去问病，霍禹说：“我哪有什么病，就是天子当初能当皇上，都是我家将军立了他。现在将军坟墓未干，他就把我们家的人都赶到外地，只任用他丈人家的，把我的印绶也夺了，太让人不能理解了！”

任宣劝他：“当初，霍光大将军的时代怎么还能指望继续呢。当初大将军秉持国政，生杀在手，廷尉李种、王平，少府徐仁，这都是大官，因为违逆大将军，就被下狱处死。乐成出身小家，因为大将军喜欢他，就升为九卿。百官都去事奉冯子都、王子方这两个霍家的大管家，而把丞相根本当做

无物。现在已经变了，许家是皇上的骨肉之亲，皇上开始用他们，也是自然啊。您因此怨恨，愚以为不可。”

经这么一说，霍禹这才没话，于是又去上班。

宣帝又把霍家的另外一些女婿，也调走了。霍氏和霍禹、霍山这帮人，看到宣帝在削弱霍家势力，于是他们开始互相愁叹报怨。从前霍光用法严酷，宣帝就都给改了。于是，一次，霍家人互相商议，霍山说：“如今皇上听信丞相，把从前大将军时候的法令都给变了。皇上还把公家的田地分给贫民，都是宣扬大将军的过失。另外，远近的儒生都是饥寒交迫的人，喜欢妄言瞎说，从前大将军很仇视这种人，但是如今陛下喜欢跟这些儒生交谈，儒生们直接上书谈事，往往说我们家权势大，对我们进行胡乱非议。有的就上书说从大将军时候主弱臣强，专权，如今其子孙掌政，亲族骄恣，恐怕对国家有危险。这种上书都是胡说八道，我收到了，就给扔了。但是这些上书者也狡猾了，都密封上书，皇上叫中书令直接取去，不过尚书台，这是越来越不信任我了。”

“有这情况，你怎么不早说，”霍氏和霍禹等人听了，吃了一惊，“看来皇上把咱们的女婿们都撵走，原因就在于此了。你怎么不早说啊，皇上已经不信任我们了。”

霍云的舅舅李竟有个朋友叫张赦，就来劝霍家：“现在丞相魏相用事，皇上都是听丞相的，可以叫太夫人去找太后，叫太后下令先诛杀了丞相，至于废掉皇上，也在太后一句话。”太后本是霍光的外孙女，他们想用太后的这层关系，对丞相和汉宣帝动手。

张赦的话，就传了出去，被人揭发出来了。于是汉宣帝叫人把张赦抓了。

霍家就更紧张了，互相说：“皇上已经露出凶相了，而且以前还有许皇后死的事，恐怕皇上终究要动手，我们不如先发制人。”于是这帮人就开始密谋，打算叫太后召丞相来，然后叫他家的女婿，奉太后诏书，杀了丞相魏相，然后废了皇帝。

这事就泄露出来了，消息被一个叫张章的人得知了。张章就去告诉了期门官董忠。董忠告诉了左曹官杨恽，杨恽报给了侍中金安上一——金日磾的儿子。

子。金安上告诉了汉宣帝。汉宣帝忙把杨恽叫来核实。金安上又建议禁止霍家的人进入禁中，以免他们挟持太后。

汉宣帝这算是得了罪证，霍家想搞政变，联络太后杀丞相，废了我。宣帝当机立断，发兵去捕他们。霍山、霍云倒是痛快，就在家自杀了。霍氏、霍禹一帮男女弟兄都被抓起来了，都送到农贸市场杀了。其中给霍禹来了个腰斩，别的人是砍脑袋。这霍禹是霍光的儿子，属于首恶。

跟霍家相勾连的家族，里里外外，查来查去，一共诛灭了数千家。霍家这个盘踞朝廷的恶势力，终于被彻底拔光了。

霍家奢侈，当权日久，结怨就多，这是他家自找的。而那些揭发霍氏阴谋的，也受封得奖励了。

霍光本是辅政的功勋，最后家族落得这样。他家富贵已极，当初霍光做陪乘，令汉宣帝紧张得芒刺在背，就注定了有今天，可惜霍氏不知收敛。霍光靠着给汉武帝当内侍起来的，自己受教育不多，他的家人也一样，不明白什么叫作功成身退或者急流勇退了。

赵广汉

从前，霍光当政时，倒是曾经多次下诏，对贫民和灾民慰问存恤。汉宣帝则把官府垄断经营的盐价下调，以照顾民生。在治理官员方面，汉宣帝完全的法家思想，赏罚考核很严格的，五天就让大官们汇报一次重要事项的进程，抓得很紧，自丞相以下，谁也不敢怠慢。干的好就赏，差就罚，各级官员，谁也不敢苟且。

在刑罚方面，从汉武帝时候就开始刑罚严苛，不公平，比如武帝的绣衣使者暴胜之巡视时，上奏杀掉两千石以下的吏民，以及连坐的，大的郡就达一万多人。但是这个局面到了霍光时，没有扭转过来，甚至弄得更乱。法令条文越来越多，律令总计三百多章，砍头的有四百多条，一千八百多种事例，参照可判死罪的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种案例。并且互相还不一致，奸猾的官吏就趁机舞文弄法，想叫谁活就往活的律文上靠，想叫谁死就比照处死的案例。

官吏路温舒就上书详细讲了当今刑罚不公的混乱现象，说现在审案子的官吏都用法深刻，总是想叫人死，屈打成招更是司空见惯，形势很严重。

汉宣帝看了之后，很是赞赏，给路温舒升了官。然后派出到各郡核查案件的官员。又专门设了廷尉平这个官，级别六百石，叫黄霸等宽厚公正的人担任，专门监管各地断案是否公正。

每年秋天报上来死刑复核的，经过黄霸等人审查，汉宣帝也经常亲自过去听案子。这么加强约束后，相对公正了很多。

当时，那些关在监狱的人，还没定罪或者定罪后的，被拷打而死的，情况也常有。宣帝下诏，叫各郡县每年把监狱中笞掠打死或病死的人数名字都报上来，御史对他们考察，排名在前面的和后面，相应处罚。总之，刑罚的严肃公平方面，宣帝是加强了治理，这是霍光没做到的。

汉宣帝下面的官吏，就出来一些善于执法办案的人。比如赵广汉。赵广汉是河间郡人。他先是在颍川当太守。颍川的大姓非常横暴随意，下面的宾客犯法抢劫，此前的郡守都不敢管。赵广汉去了之后，当即杀了两个大姓的首恶，郡中人都很害怕。当地的大姓豪强，互相还结成婚姻，和官吏们一起结成朋党。这种情况当然对郡守是不利的，于是赵广汉就想办法离间他们。

他就找到其中几个愿意配合的大姓，叫他揭发谁，然后拿着证据，处置被揭发的人，处罚完了，又故意把证人泄露出去，从而叫他们互相怨恨。又设一个举报的匣子，有人来举报，就偷着把上面的落款姓名给改了，改成某个大姓的名字，这样使得他跟别家结仇。最后强宗大族家家之间成了仇敌，奸党这才散落。他们之间互相告发，于是不能抱团了。

就这样，赵广汉才把郡里给治理清静。并且豪强互相告，他就因此得到情报，哪里干坏事，哪里出了盗贼，他都能及时掌握，布置捉拿，一抓一个准。所以他的情报工作大获成功。赵广汉也威名远传，连匈奴人都知道。

于是赵广汉就做了京兆尹，管理京城的治安。赵广汉的情报工作已经登峰造极，城内都有哪些盗贼，哪些违法乱纪的侠客，根基和老窝在哪里，官吏受贿哪怕只有几个钱的情况，他全都知道。有一次，城里有几个少年，在一个空屋子里商量出去绑票，话还没说完，赵广汉派来的官吏就过来捉了。有个富人叫苏回，被两个人劫持了，没一会儿，赵广汉就到了这两人的家门口，站在门外，说：“赵广汉过来有请两位，不要杀人质，乖乖出来投降，我善待你们，也许遇上大赦，还能解脱。”

俩人惊愕，又闻知赵广汉大名，只得出来投降。

赵广汉有一次把湖都亭长写信叫来，半路上，亭长遇上郡界亭长，郡界亭长跟他开玩笑说：“到了府上，替我问候赵太守啊。”随后这亭长来了，跟赵广汉相见，说完公事，赵广汉就说：“郡界亭长叫你代为问候我，怎么不问候啊。”亭长惊讶得很，赶紧磕头道歉。

赵广汉这种探微知奸，故事很多。他又请求给巡逻的官吏涨工资，待遇提高到一百石，否则太穷的话，难免就会勒索百姓。于是，官吏们也都比较自重，不敢枉法乱搞了。于是，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民都赞不绝口。一些长老都说，自从汉朝以来，治理京兆的地方官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

赵广汉因为有成绩，胆子就越来越大。后来，大将军霍光死了，赵广汉感觉皇上是想对霍家动手，于是有一天，他就带着将吏，冲进霍光的儿子霍禹的家里，借口说是检查有没有私酿酒的——酒和铁是国家专营的嘛，然后在家里一顿乱砸，把罐子都敲碎了，把大门也砍了，然后扬长而去。

霍光的女儿当时还是皇后，立刻向皇上哭告。汉宣帝把赵广汉叫来，问了问，也就算了。其实汉宣帝当时是乐意赵广汉这么干的。赵广汉这么做，其实是替皇上出气，也等于是向皇上表忠心。

因为这次闹了一场，赵广汉胆子就更大了，从此就不回避贵人，贵戚大臣有问题，赵广汉也敢上去治罪。而且，赵广汉下面的人多是年轻后生，急于求成，都是愣头青，但赵广汉因此终于倒霉了。

赵广汉有个门客，在赵广汉们长安城卖私酒，被丞相下面的官吏给赶走了。这门客怀疑，是一个叫苏贤的人给告的密。于是赵广汉就替他出气，叫长安县丞抓了苏贤，进行审问，叫尉史故意控告苏贤本是霸上的骑士，不去那服兵役，属于违反军法。以此审问苏贤。苏贤的爸爸就上书，告赵广汉。这事被朝廷调查，最后查出来，属于诬告苏贤。于是，那个尉史被腰斩，赵广汉也被降一级使用。

赵广汉怀疑是自己的一个同乡叫荣畜的，教苏贤父子来告我的。于是，就找了个借口，把荣畜给抓了，用别的什么法律，说他有罪，把他杀了。但是这事，又被人知道了，又给告了上去。

汉宣帝就让丞相来调查这个事。事情查的很急。赵广汉就又要去搜集情报，派人到丞相府门口当保安，趁机调查丞相有没有不法的事情。他就想抓住丞相的把柄，这样要挟丞相，丞相就不敢深究他杀荣畜的事了。

结果探听了一下，听说丞相有个丫鬟，因为犯了错，自己上吊死了。赵广汉就怀疑这是丞相夫人出于嫉妒，杀了这丫鬟。虽然杀的是丫鬟，但杀人也是犯法啊。于是赵广汉就派人去找丞相，暗示说这个事，意思是叫丞相屈服，别调查我的事了。但是丞相也很倔，反倒调查的更厉害了。

赵广汉就急了，于是带着士兵冲入丞相府，把丞相夫人叫来，叫她跪下，审问这个事，然后带走了十几个丫鬟，回去调查，是不是丞相夫人杀了丫鬟。

丞相魏相就急了，上书给汉宣帝，说自己媳妇真的不曾杀丫鬟，而赵广汉杀了无辜的荣畜，是想胁迫我，希望陛下好好查一下，到底谁是谁非。

汉宣帝派廷尉再调查这个事，最后查的结果是，丫鬟是犯了错误，挨了鞭子打，然后出了府，在外面死的，赵广汉所说的不属实。

丞相的属官司直，名叫萧望之，于是就弹劾赵广汉，说他摧辱国家大臣，属于悖逆无道。

宣帝听了这汇报，就觉得赵广汉是可恶。于是下令把他抓起来。最后论定赵广汉是杀了无辜的荣畜，又判案不实，诬告苏贤违反军法。两方面的罪合起来，论定要腰斩。

老百姓听说了，都觉得赵广汉是不对，但是他这么死了，也太可惜了，赵广汉们长安城再找不到这么好的京兆尹了，所以几万人，跑到宫门来给赵广汉求情。

但是，赵广汉还是被绑到农贸市场了。人群都炸了。赵广汉被挤在人群里，前面有个领头的老者，一边哭，一边对维持秩序的官吏喊说：“赵君清正廉明，威震豪强，不能杀他啊。虽然他犯罪了，但赵广汉活着对国家也没用，赵广汉请代赵京兆死，让他活着，可以照顾赵广汉们下民啊。”

那官吏听了，也是满脸无奈，只是叫唤，叫众人都后退。虽然他们替赵广汉求活，但是没有用啊。

赵广汉心中五味杂陈。我长期跟犯罪分子打交道，时间久了，也就染得自己很有黑社会老大的派头，为了一个门客，不惜用诬告和胁迫的手段，来给门客出气，最后激化矛盾，终于败给了丞相。当初调拨大姓之间互相结

仇，虽然目的是好的，但手段用的久了，习以为常，不知不觉，自己也就做了不合法的事情。

当然，人们都愿意相信，丞相夫人确实是杀了丫鬟，只是官方不支持赵广汉的判断罢了。

于是，被腰斩，把赵广汉切成两半，上身和下身分开。场面非常恐怖。

赵充国

羌人，生活在陇西的甘肃地区，原本在春秋战国时叫西戎，分成很多品种，包括义渠，后来一直也不算听话。在汉武帝时，他们配合匈奴来进犯，武帝发出十万大军，把他们打败，挪到西边一点居住。

最近，羌人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渡过湟水北上，目的是向匈奴靠拢，然后联合进攻汉朝。羌人中最大的部落先零人召集其他二百多部落的头领，把从前的怨仇都讲开了，互相交换人质，宣布和好。赵充国就对宣帝说：“这不是好兆头。以前羌人分散，各部落之间互相仇杀，所以好控制。现在他们相互讲和，团结一起，那就是要联合造反啊。估计等秋天马肥的时候，就会向动手了。”

于是经过商量，派义渠安国去羌人那里探查情况。

义渠安国去了，到了之后，就召集先零羌人的三十多个头领，突然袭击，把他们都杀了，又攻杀了一千多羌人。于是，羌人各部就正式造反，进攻陇西的郡县，杀了好几个县令。义渠安国带着三千兵，打不过他们，大败而回。

皇上就选人带兵出征，问谁去合适。赵充国：“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汉宣帝觉得赵充国是在边地作战经验丰富，但是七十多了，有点老。赵充国坚持说可以。汉宣帝就答应了，又问要带多少人。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等我到前敌查看情况，这才能说清楚。”又说：“羌人这种小丑，灭掉他们不需要多久，陛下把事情交给老臣，不用担心。”

汉宣帝就笑了，说：“是啊。”

于是赵充国带着人去了，人不多，就一万。到了黄河——也就是“几”字形黄河最西边那一条，由南向北走向的。汉军要渡过黄河，但是羌人都在

对岸堵着，就怕羌人趁着汉军渡河，从中间击断汉军。于是采取梯次渡河的办法。先派了三校部队，偷着在夜里渡河过去，趁敌人没发觉，赶紧在对岸把营垒修起来，第二天天亮，余下的大军再渡河。这样，有对面营垒作为滩头阵地，汉军过河有了落脚点，不至于被敌人打乱。这样才顺利过了河。

过河后，羌人就派来一百多骑兵，来附近溜达。赵充国知道这是引诱赵充国们出兵的，但是赵充国们人少啊，赵充国就禁止军众出去打。随后，羌人多次来挑战，赵充国就是固垒不打。一直守着不动。

赵充国从抓的俘虏那里了解到，羌人的头领们互相意见不一致，总是互相指责对方，有的说：“你们非要造反，现在天子派赵充国来了，这人善于用兵，这回好了，我们想打又打不成，以后都不知死在哪里。”

这说明他们意见不统一，于是赵充国就决定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当时领头造反的是势力最大的先零人，而罕羌和开羌是跟着造反的。赵充国于是就拉拢罕羌和开羌，把他们的俘虏放回去，还宣言叫他们杀先零的头目。都给了价码，杀了什么级别的，就给多少钱。杀了对方的老小，则对方的家产都归你。

但是汉宣帝看赵充国老不打，就急了，于是从国内调了六万大军，以及陇西几个郡的郡兵，开始朝这边赶来。其中，酒泉郡的郡守辛武贤，极力主张打，他给汉宣帝奏表，说：“我们这些兵都是在北面防御匈奴的，如果调去打羌人，拖得时间长了，匈奴就会乘虚而入。而且再等下去，到了冬天，我们怕冷，就不方便打了。”总之要求速战，并且建议先打离他近的罕羌和开羌。

汉宣帝觉得有理，于是写信问赵充国的意见。

赵充国回信说：“辛武贤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去打羌人，羌人就会退到山林里，他根本抓不到他们。我建议，先零的领头的，罕和开羌都是被劫持而造反的。应该饶恕罕和开羌，就打先零，打败先零，罕和开羌受到震动，就会投降。我们安抚他们，这样西方才能安定。”

汉宣帝和大臣研究后，又下了诏书，说军队开支很大，长期待在外面拖不起，虽然你的意见有道理，谁都希望能这样不战而胜，但是这么拖着，国家的财力消耗太大。总之，催赵充国出兵。

赵充国就反复写信回去，说打罕和开羌，反倒使得他们更加投奔和追随先零羌，而且打的话，也未必打得过，反倒使得先零人有理由胁迫更多的小部落追随他。

就这样，赵充国硬是坚持着拖了几个月，最后按他的策划，开始去打先零人。先零人因为很久寻战不得，这时候都懈怠了，看汉军来了，就弃掉辎重，渡过湟水后撤。汉军去追，但赵充国叫士兵尽量走慢点。

如果追得太急，羌人反倒会停下来，掉过头来决战，到时候我们可能就打不过他们。所以赵充国慢慢追，也就没斩杀到多少人，只是抓杀了五百多。但是捡到的牛羊有十多万，车子四千多辆。这次算是取得胜利，而且汉军路过罕和开羌的地盘，特意不侵杀他们。于是，陆续就有一万多罕和开羌的人投降。

赵充国想继续这么耗下去，就会有更多投降的，但是皇上下诏了，又催赵充国再打。赵充国儿子也跑来劝赵充国，说：“如果奉命去打，就是打败了，国家受了损失，您责任也不过就那么大了。但是你总不听皇上的，皇上直接派使者抓了你，就要命了。”

赵充国斥责儿子，说光想着自己，不考虑国家大计。于是又上书，跟皇上讲不能打，说了十二条理由。汉宣帝来信，提出这么干的弊端，问赵充国怎么解决。赵充国就又写信去。这样来回辩论。

看了赵充国的信，大臣们起先不同意赵充国的意见，后来则越来越多变得同意了。汉宣帝只好由着他。

赵充国就叫士兵屯田，在这里耗着，一直又耗了半年多。其实，屯田也是有危险的。这期间，汉宣帝怕汉军屯田，士兵分散，被羌人攻击，就派辛武贤和另外两军进攻羌人，合计斩首了四千多颗。这期间，又有五千多人来投降赵充国这里。

最后赵充国算了下，羌人军队合计五万人，已经有三万人投降了，又前后被斩杀了七千多，剩下的不多了。于是，赵充国就停止屯田，凯旋而归了。

等于说赵充国也没打仗，主要是种地。这才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虽然辛武贤斩首比赵充国多，但根本上是赵充国把敌人拖得势穷力困，羌人才完蛋的。

赵充国回来后不久，又有一些羌人部落杀了先零的大头目，带着四千多人来投降。于是国家设了金城属国，来安置这些投降的羌人。大臣们推举辛武贤的弟弟辛汤来管着这些投降的羌人，赵充国反对，说辛汤莽撞，不合适。

结果，辛汤果然虐待羌人，羌人又造反了。最后还是镇压下去了。

赵充国有时候也想，是不是换成辛武贤的硬打的办法，结果也会挺好，但这没法假设。不过呢，国家确实是耗费很大，大司农库里的钱都用光了，又开始用少府的钱。因为赵充国拖的时间长，军队花钱就多，所以耗费大。但花钱总比送命强，赵充国的胜利是必胜，十全把握，比硬打的胜负参半强啊。

赵充国不贪图眼前的斩首多少的功劳，跟那种当官求赏赐的人，不一样。其实，赵充国马上就要申请退休了，他的腿病和痢疾在前敌就开始折磨他。但宁肯这样，也不采取所谓的“速战速决”的办法。《孙子兵法》说速战速决好，那只是基于成本低的考虑，而速战速决的问题就是，它不可能真正使敌人削弱。赵充国作为经验丰富的将军，并不在意那些文化人写的所谓兵法。

韩延寿

汉朝把长安和外围大片地区分成三部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这也是最难治的地方。汉宣帝任命韩延寿来治理。

韩延寿现实在颍川做郡守，那里豪强很多，是从前赵广汉治理过的地方。赵广汉当时的做法，就是调拨这些豪强，令他们家与家之间互相揭发，从而互相都成了仇人，这倒好管控了。赵广汉以为这样做是很聪明，可是，互相揭发控告，把民风就给弄坏了，百姓之间互相都有很多仇怨。他这种路子，收效一时，贻害永久，社会风俗就不好了。

社会是必须和谐，才能长久，单崇法令，把各家拆散，都成了一盘散沙，还互相仇斗，这样郡守确实好管了，但是也导致民俗浇薄。韩延寿最初是在郡里做文学吏的，他喜欢儒家，儒家圣人讲道德伦理之教，使得民德归厚。重法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模式和途径的民德教化。赵广汉就是单靠惩罚而回刑罚，反倒把民风教坏了。

于是，韩延寿就想把赵广汉的路子给改过来。教老百姓学礼让。他把郡中的长老一个个都叫来，亲自跟他们谈，问百姓的疾苦，对他们讲要和睦相爱，消除积怨。这些人都会被感动了，说回去可以这么办。

于是，韩延寿就给他们定下婚丧嫁娶的礼仪，按照古礼，不能超越。叫学校的官员和儒生们，带着皮帽子，各处去教大家这些礼仪。百姓都遵照着干。于是，人都懂礼了，那些卖丧葬的木偶、陶车马的商人，只好把货都扔了——因为这不合丧葬的古礼。大家懂了礼，日常行动知道有节，民风才会好呢。

韩延寿干了几年，就转去了东郡。随后朝廷叫黄霸来颍川。黄霸照着韩延寿的路子做，终于颍川大治。

黄霸选出一个老实善良的官吏，到处宣讲，叫各乡的长官都养出鸡猪，用于接济那些贫穷无助的人。然后也是搞教化，设出父老当老师，在民间教大家不要为奸，劝大家努力耕桑，节用钱财，种树养牲畜。遇上鳏寡孤独死了无人安葬的，黄霸就安排给埋了。同时他情报工作也做的很好，告诉乡里面的官吏，给这人安葬，葬在哪里有地方，哪里有大树可以做棺材，哪个亭的猪可以当祭品。官吏过去一看，都跟他说的一样。于是都佩服黄霸聪明能察。

吏民也不知道黄霸怎么做到的，都说他是神明。于是坏人都不敢留在这儿了——跑去别的郡发展了。

总之，就是先教化而后诛罚，把教化放在第一位。于是，黄霸很得吏民之心，户口一年年增加，考核时候，评为天下第一。

韩延寿则侧重是用礼仪。不论是在颍川，还是后来的东郡，他到了之后，都是聘用贤士，以礼相待，多征集大家意见，允许提不同意见。对于民众里边，谁爹妈死了，儿子们之间就互相推让遗产的，他就提拔表彰这样的人。那些孝顺父母，尊重大哥的，也表彰。修建一些学宫，春秋两季让大家在里边搞乡射礼，准备出钟鼓管弦乐器班子，非常豪华，大家依次射箭，互相升降揖让，这就熏陶了大家的性情，也明白了尊卑长幼的秩序。而且这样宏大的仪式，很多人聚在一起搞，就增加了集体意识，有了社区归属感，会把社会的道德观念作为共识来接受。

韩延寿还定时搞讲武大会。这种讲武，是各地的惯例，每年十月份要搞，设斧钺旌旗，搞军事演习，组织民众现场练习射击驾驶。平常要修治城郭或者收税，都事先宣传动员好，定好日子，到时间吏民都跑来大会。

韩延寿又设了正长、伍长，做表率教大家孝悌，不许收容奸人。遇上什么情况，官吏就能知道，所以奸人不敢入界。一开始，他搞得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很繁琐，很累人，但此后官吏不需要劳力整天追捕犯罪，民众也少了被责打的困苦，于是吏民都觉得好了。

这一套改变风俗的模式，得有一群官吏给帮忙。于是韩延寿对官吏很好，给他们赏赐很多，跟他们相约不许骗我。有人背后欺骗了韩延寿，他也不惩罚，就严格地自我惩罚，说：“肯定是我对不起他，导致他这样。”

韩延寿就这样深刻自我责备，官吏听说了，都内心懊悔。有一个县尉甚至羞愧地，干脆自杀了。还有个属掾割脖子自杀，人们救得及时，得以不死。

韩延寿治理东郡时，令行禁止，犯人数量锐减，也考核是天下第一。

后来，韩延寿就调到左冯翊来了，因为这是京畿地区，跟京兆尹一样，都是很难治理的郡。

韩延寿到了左冯翊一年多，却不肯下到县里巡视。下面人几次劝：“应该下去巡查啊，看看民俗，考核下各县长官治理情况。”

韩延寿说：“各县都有贤能的先零，督邮也能善恶分明——督邮是负责各地巡视的，我出去走，恐怕帮不上什么，还增加县的负担。”他是很务实的，不搞虚的。属下还劝，说：“现在正是春天，还是出去下吧，去劝民耕种。”

韩延寿不得以，就去了。到了高陵县，就有老百姓是堂兄弟两家，过来为了争田打官司，拦着诉讼，在车前互相告，说田应该是他的。

韩延寿大为忧伤，对他们说：“我侥幸来当郡守，给郡里做表率，但是不能宣明教化，使得百姓骨肉之间还互相诉讼，既伤了民俗风化，又使得本地长官、啬夫、三老受到耻辱，责任在于我，我应该先退下。”

于是就坐车走了，说今天病了不能办事了，改去到传舍里住下，闭门思过，不出来了。于是一下子整个县人都慌了。县令、县丞和啬夫三老都不知所措，自己把自己捆了，在衙门里待罪。那诉讼的两家的宗族长辈都互相责怪，埋怨这告状的俩兄弟。俩兄弟都身自懊悔，自己脱光了膀子，把头发割了，到传舍来谢罪，说愿意把田地让给对方，终身不敢再争了。

韩延寿在里边听了，这才高兴了，开开门，请他们进来相见。酒肉招待，跟他们一起吃，一边教育他们，叫他们回去把我的话转告乡民。

郡中闻知这个事情，互相转告，都互相勉励，于是民风融洽，不敢犯事。随后，韩延寿恩信传遍二十四县，没有人再闹腾着打官司了。

左冯翊这个地方，本来萧望之做郡守。萧望之被汉宣帝提拔，去做了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职，专门纠察弹劾百官的。萧望之当了御史大夫，就有人告诉他，说韩延寿此前在东郡的时候，把官钱一千多万私自发放了。萧望之就去找丞相丙吉，要调查这事。丙吉厚道，说这事情到现在中间有过大赦，不需要再查问了。

但萧望之还是派人去东郡查。韩延寿听说了，很来气，你治理地方没什么本事，揪人的过错倒是没完没了。于是韩延寿就在左冯翊也揪萧望之在此上任时候的事，查出他下面是仓库官，把官钱一百多万给私自发放了。所谓私自发放，就是把公款拿出去，作为放债生利用。这在各地长官，是公开而且合法的事情，但是在内地的郡，比如三辅这里，就是贪污行为。

于是，韩延寿就抓了那仓库官，审问拷打，仓库官交代，说是萧望之让干的。韩延寿就上奏，弹劾萧望之。

萧望之也就上表，说自己作为御史大夫，查韩延寿是职责所在，而韩延寿却想用这办法胁迫我。当初，在霍光死后，萧望之就多次上表跟汉宣帝说，臣子势力不能太大，意思是要削弱霍氏。就这样，萧望之得到了汉宣帝信任，才提拔了他。并且留意培养萧望之。

于是，汉宣帝看了萧望之的奏表，就认为韩延寿这人不正。于是下令两边都查。最后查来查去，说萧望之跟那仓库官之间没牵连，而萧望之派人到东郡，却查出韩延寿的几样过错。

具体就是，在东郡检阅骑士时，韩延寿就制作和装饰兵车，画着龙虎朱诀，韩延寿当时在现场穿黄绢方领的衣服。其实这是儒生穿的，有什么错！

说韩延寿驾四马，后面举着幢棨，就是仪仗旗子和带黑红色繒衣的戟，树立羽盖，旁边有鼓车和歌车——用来奏乐的。有功曹驾车开道，都是驾四马，载着棨戟，左右骑兵护卫，五骑一排，司马和千夫长手持旗幢在旁边。乐队预先进入射击的屋子，望见韩延寿来了，就开始唱。韩延寿坐下来之后，骑吏拿着戟在台阶下站岗，骑兵带着箭袋站在后面。叫骑兵和兵车四面列阵，叫他们披挂甲冑拿着弩，坐在马上。阅示过程中，又叫骑士在表演百戏的车上演杂技。

韩延寿是喜欢搞盛大的活动，萧望之就弹劾，说这是僭越了规定的级别，不道。又说韩延寿用官家的铜，在月蚀的时候制作刀剑，这是仿效尚方的作法——就是给皇家造件的部门。还有就是拿官家钱，雇人给我自己干活。还有修治装饰兵车甲冑，花了三百多万。

随后，这事下给公卿讨论，公卿都说韩延寿从前就无状，又诬告典法大臣，也就是萧望之啊，想给自己避罪，这是狡猾不道。汉宣帝看了，也就厌恶，于是判决，论弃市。

只有中郎将杨惲上书替韩延寿说话，但是不管用。

韩延寿辛辛苦苦治理百姓，这时候都不算数了。韩延寿的三个儿子，都是郎官，韩延寿就告诉他们，终身都不要再作官了，这么干真是没意思。

于是，韩延寿被送去杀头，几千吏民自发相送。老少都扶着他的车轮，争相给献上酒肉。韩延寿来者不拒，谁献酒都喝，喝了一石多了，我说：“辛苦你们大家走了这么远的路了，我死也无恨了。”

萧望之这个人，是个儒家官员，只是弄个虚名而已，自己治理地方没什么本事，但是用虚的东西要求别人，那却是圣人一样的标准。

盖宽饶

汉宣帝一直主张赏罚分明，司法公正。不过，虽然这么要求，他自己有时候出于偏执和赌气，还是把罪不该死的大臣给杀了。盖宽饶就是这个情况。

盖宽饶是很有个性的，做卫尉的司马。卫尉很骄横，按理说司马也不是很小的官，但是司马见到他，就必须下跪。他还经常支使盖宽饶给他私人跑

腿，比如出去给他买东西。盖宽饶很来气，自己大小也是个官员，不能干仆人的事啊。

于是，有一次卫尉又叫他出去买东西，盖宽饶就跑到尚书台去请假公出。尚书问公出干什么，盖宽饶说出去给卫尉买东西吃。尚书就生气了，跑去责问卫尉，把卫尉批评了一顿。从此，卫尉不敢乱指使人了。而且按规矩，司马这样的官见到卫尉不用下跪，从此也不再下跪了。

汉宣帝叫盖宽饶做了司隶校尉。这是挺大的官，主要职责是监察百官。盖宽饶是特别刚直，纠察官员的过错，无所回避，不管对方是多大的官，是不是皇亲国戚。于是，整个京城，官员们都不敢犯禁，秩序井然。

盖宽饶对什么贵戚，都不巴结，一切按规矩来，一丝不苟。有一次，皇帝的岳父许老爷新盖了房子，从丞相以下百官都过去庆贺，但是盖宽饶就是不去。许老爷派人请他，他这才来了，入了座。许老爷亲自给他斟酒，说：“盖君是来晚了。”盖宽饶就说：“不要给我多倒啊，我乃是酒狂。”

丞相听到了，就开玩笑说：“你啊，醒的时候就说狂，何必是喝多了以后呢？”这话倒是说出盖宽饶性格了。总之盖宽饶有点不合群，不从流俗。旁人看了盖宽饶，不敢拿眼睛直视。于是大伙就喝酒。喝到热闹的时候，长信宫的少府檀长卿，就起来跳舞。但是他也不好好跳，为了惹热闹，就跳着学猴子和狗斗的样子，非常像，一座之人都看了大笑。

盖宽饶看了就不高兴了，觉得你少府也是不小的官，这么多大官在座的场合，蹦着学猴子和狗的样子，有失体统啊。于是他就仰头大叹了口气，然后对皇上岳父许老爷说：“你这房子，确实很美啊。但是富贵没有恒常的，忽然之间就换了人了。这就好像旅馆，人来人去。我见得多了。只有谨慎才能持久啊，君侯岂可不自戒呢。”

一句话，说得许老爷挺尴尬。然后盖宽饶就借口离席而去了。回去之后，就上奏，弹劾长信宫少府檀长卿身为九卿，却在宴席上学猴子跳舞，属于失礼，不敬。汉宣帝看了，觉得弹劾得有道理，就要治罪檀长卿，许老爷感觉代为道歉，说自己组织宴会没弄好，自己有过错。汉宣帝过了很久，这才原谅了他们。

盖宽饶就是这么刚直，眼里不揉沙子，心思都在于奉公为国。而且他特别廉洁，家里比较穷，全靠工资。他工资每月也就几千钱，其中一半都给到

下面的吏民，这些人替他当耳目，搜集吏民间的各种情报。他身为司隶校尉，儿子却步行服兵役，自己走着到北方边境服役。

盖宽饶最喜欢搜罗人的罪过。所以，大官和贵戚各个都怨他。惹了这些人不算，有时候还喜欢批评讥刺时政，批评皇帝。汉宣帝心里难免不快，于是就不给升官。盖宽饶觉得自己有能力又廉洁，报效国家，反倒不如凡庸的人获得晋升，心里有怨气，就更给皇上提意见。

汉宣帝这些年，对刑法越来越重视，并且信任中尚书宦官，算是开了用宦官的头。盖宽饶就又上书，说：“如果圣人之道日渐荒废，儒术没有流行，而以受了宫刑的人当周公和召公，以法律当作诗书。从前三代之王，把家业传给儿子，官位传给贤能的人，好像四季的运行，大功告成者就要退离位子，不称职就不要呆在这个岗位上。”

汉宣帝看了，就生气了，说盖宽饶这里是想让我把位子禅让给他，说我不称职，应该退位。属于大逆不道。于是把盖宽饶抓起来。盖宽饶不愿意受辱，就在皇宫门前，拔出佩刀，干脆自己抹了脖子。盖宽饶只是上书提意见，就这样了。

东海孝妇

东海郡有一个年轻的寡妇，对婆婆特孝顺。因为还年轻，也没孩子，连婆婆都劝她改嫁算了。但她因为婆婆有病，就非要照顾婆婆，不肯改嫁。她对婆婆是特别的孝顺，照顾生病的婆婆很多年。婆婆就对邻居说：“我因为有病，连累媳妇伺候我，实在是太辛苦了，为了我这个老婆子，连累年轻人，真是不值得。”于是，她婆婆于心不忍，干脆上吊自杀了。

可是，她婆婆却有个闺女，不是好人，非跑到官里，告这媳妇，说这小寡妇毒死了自己的妈。官吏就把寡妇抓起来，寡妇说自己没有害婆婆，于是官吏用刑，屈打成招，寡妇只得说自己是杀了婆婆。于是，案子就要报上去。

一个姓于的司法佐吏，知道这个案子，就去找太守，据理力争，说这寡妇照顾婆婆十几年，远近都知道她是孝顺，必不至于杀自己的婆婆，这案子不能这么报。郡守不听，非得判死刑。于佐吏就拿着那审判材料，在府堂上哭。郡守还是不听。

于佐吏干脆辞职走了。随后，郡守还是把这寡妇杀了。

这地方官也太任性了。随后，郡里边就大旱，一连旱了三年。新的郡守来了，奇怪为什么大旱，于佐吏就又来了，说：“从前这里有一个孝妇，没有杀什么婆婆，但是前任太守非得判她死罪，现在连旱三年，可能就是这个冤情导致的。”

太守听了，就杀牛祭祀，亲自到这孝妇的坟上祭拜。当即天上就下了大雨，当年就得了好收成。于佐吏也因此就更受郡里人敬重。

这个于佐吏有个儿子，叫于定国，从小跟着爸爸学法律，然后当了狱吏，一步步做上来，最后被汉宣帝任命为廷尉。

于定国执法最讲求公正，尽量哀怜穷人，证据不够充分，尽量从轻处理。所以于定国当廷尉，老百姓都说，天下无冤。

总得来讲，这时刑罚比从前武帝时要公正恰当多了，但汉宣帝治理国家还是喜欢偏用刑罚。还有一个叫杨恽的，也因为怨望汉宣帝，就被杀了。太子刘奭这时候快二十岁了，人特别宽柔，看见盖宽饶、杨恽这样的人被杀了，就想劝劝皇上。有一次，太子就对汉宣帝说：“您用刑罚太深，应该多用用儒生。”

汉宣帝立刻就生气了，瞪眼斥责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为什么要纯用德教，靠道德教化。而且这些俗儒不通时宜，喜欢是古非今，像盖宽饶这样的，导致人们眩于他的虚词，不知道该信什么，哪值得任用！”

然后皇上又叹了口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他觉得太子念儒家书太多了，把人都学傻了。又过分柔弱。所以就打算废了太子，换成张婕妤生的儿子，因为这孩子聪明，喜欢研究法令，像自己。

但是，太子是他和许皇后在民间的时候生的，许皇后又被霍光媳妇害死了，汉宣帝记着许皇后的情义，终究没有改换太子。

儒家迂腐，引经据典起来不依不饶，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实际志大才疏，做出的决策不一定多高明。汉宣帝说的“以霸王道杂之”，就是法家求强的霸道和儒家的王道学说，杂合着来，但根本还要依靠刑法的管教约束。

因为汉宣帝这么做，所以汉朝恢复了中兴，把匈奴和西羌都打败了，民生和吏治都大为改善。

杨恽

司马迁的女儿，生下杨恽。杨恽以才能著称，在朝廷里很有名气，属于年轻俊杰。当时，霍光的媳妇看到自家被削弱，就打算发动政变，废掉宣帝。杨恽得到这消息，赶紧报告给金安上，后者又告诉了汉宣帝。于是，平灭了霍家。杨恽因此被奖励，封了侯，做了中郎将。

中郎将管着皇宫里的郎。各郡县举来的孝廉，还有大官子弟，都来当郎，考察锻炼之后，就可以出外作官。这些郎，就由中郎将管着。平时需要在皇宫呆着，负责宫里的站岗和陪侍皇帝的工作，这也算是对他们的考察和培养。

但是郎们喜欢花钱给长官，这样外出做事，期间也算成当郎的履历。一些富家子弟做了郎的，就这样花钱从宫里跑出去，天天在外面玩，长期旷工。还有富家的郎，花钱就可以外派去做肥缺的官。大家转相效仿，贿赂流行。杨恽很正直的，就把这种陋习给取消了。这些郎有罪过的，当即取消资格，品行好，能力强的，最终推荐出去做郡守这样的大官。

因为干出了成效，杨恽被提拔又做了光禄勋。

杨恽仗义疏财，他爸爸死时，留了五百万的遗产。杨恽封侯以后，把家产都分给了宗族。他妈没什么家当，但后妈留下了数百万，他给分给了，给了后妈的弟兄。后来杨恽又得到一千万，也全施舍分给了人。杨恽在宫中做事，一直是廉洁无私。

杨恽也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看不起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水平高，品行高，总看不上别人。同级的人有惹了他的，他就想办法报复，因此，怨恨他的人就不少，其中包括太仆戴长乐。

戴长乐是汉宣帝从前在民间时候的伙伴，宣帝继位后，就提拔戴长乐当了太仆。杨恽看不上他，他也对杨恽翻白眼。有一次，戴长乐代表皇帝去宗庙里边演习祭祀的流程礼仪，先演练一下，回来之后，他就得意洋洋，对人就讲：“我是当面受皇上诏书，在宗庙里就扮演皇上的副角色，把礼仪走了一遍，秭侯亲自给我驾车。”秭侯就是金日磾的儿子。

汉宣帝听说了，这属于非礼，于是把戴长乐送到廷尉监狱里去了。

戴长乐在监狱里边，因为跟杨恽关系冷恶，就怀疑是杨恽举报的他。于是就上书告杨恽。但杨恽公正廉明，找不出什么罪过，就说他发表过错误言论。当初，高昌侯的车马惊了，闯入了宫的侧门。杨恽就对富平侯讲：“从前也有车撞了宫门，把门槛撞坏了，马也死了，于是昭帝就驾崩了。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这是天命啊。”——好像他说宣帝也要死似的。

还有一次，杨恽看西阁上画的那些古代人像，指着桀纣的画像对别人说：“天子经过这儿来看，一一问这俩人的过错，就可以学到东西了。”意思是，不拿尧舜的图说皇帝，拿桀纣说，这也不对。杨恽听到匈奴单于被下面人杀了，就发表评论说：“这个是不肖之主啊，大臣给他好的主意他不用，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从前秦朝时就任用那些小臣，诛杀忠良，所以灭亡。假如能够亲信大臣，那就能延续到今天了。古代和现今，是一丘之貉啊。”说杨恽这是诽谤当朝，把当朝说得跟秦朝一样。

这杨恽，确实有司马迁的性格。

于是，汉宣帝就把杨恽送到廷尉去了。考虑到他爸爸杨敞曾经是宰相，于是不忍杀掉，最后宽大处理，把杨恽免为庶人了。

杨恽回家之后，也没心思再当官了，就自己修治产业，挣些钱，盖了房子，自娱自乐。过了一年多，他的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写来信，说：“大臣被废掉了，应该闭门思过，不应该再修治产业，接待宾客，受这些人称誉。”

杨恽其实对自己的沦落，是心里不服的，于是看了他的信，就来气，于是回信。就是这信，把他给搞死了。

信是这么写的：我杨恽才能朽坏，行为污秽，有幸靠着先人的余业而当上了官，但是终究不胜任，遭遇了祸害，被废退了。足下来信，教导甚殷勤，只是情况你并不很知道，轻率地听了俗人们的毁誉。我还是跟你说说我的意思吧。

我们家正盛的时候，乘朱轮车的（二千石以上的官）就有十人，位列为卿，爵位通侯，总领监察百官，参与政事。当此之时，我不能有所建树发明，又不能与群聊同心用力，已经遭到窃位素餐的指责很久啦。我又贪图爵禄，不肯自己下岗，终于遭遇事变，被人说我，身自幽禁，妻子好小也跟着

塞满了监狱。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活不了了，谁料到还是保住了脑袋，于是回老家来守着先人的丘墓。这是圣恩不可揣量啊。一般君子游于道学，就乐得狠，小人能保住身躯，也就乐得够呛了。我私下想，我的过错很大，行为已经亏坏，我就长为农夫一辈子直接到死吧。所以我就率领妻子孩子，戮力耕田置桑，灌园治产业，以给国家交税。不料这还又遭到了讥议。

人情所不能自止的，圣人也不去禁止，所以皇上乃至爹，如果死了，哭一段时间也就行了。我得罪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意思是，我也该舒展一下了，不再哭丧着脸思过了）。所以，因田家种地很苦，于是年底腊月过年，我就烹羊烤羔，酿一斗酒犒劳一下自己。我们家本是秦人，能为秦歌，我媳妇是赵地之女，善于鼓瑟，奴婢之中有善歌者数人，于是酒后耳热，我仰天击缶，而呜呜地呼唱起来了。唱的是：“在南山种地，土地芜秽不治。种了一顷豆，豆粒子都掉了，就剩下豆荚子。人生行乐罢了，等着富贵哪还有时？”这时候，我就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确实是荒淫无度，也不知道这样是不应该了。

幸好我还有些存的钱，就贩卖贵贱，追逐十分之一之利润。这种商人的事，是污辱的脏东西，但是我亲自干这个。走在下坡路上的人，是众毁所归，大家毁谤的对象，不冷也会打哆嗦。那些很了解我的人，尚且随风也跟着说我，哪还有什么称誉（你说我召宾客，获得称誉）。董仲舒不说了吗：“卿大夫，求的是仁义，庶人，求的是财利。”是啊，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已经是庶民了，您怎么还能以卿大夫的路子来责我呢？——说我大臣被废，应该在家思过，不治产业宾客，不求名誉，这是对卿大夫的要求。

你工作的西河那个地方，从前是魏文侯的旧地，有段干木、田子方的遗风，都是有气节气概，知道何时该留何时该去。现在您去安定作官了，安定这里在山谷之间，是戎狄的旧土，子弟多贪鄙。难道是习俗改变了人？现在才明白了您的志向。（您的志向，就是人贪鄙，都恋着官位，生怕丢掉，还要求别人思过什么，求可怜什么的。）现在正是大汉兴隆之际，愿您勉力——求自己升官。不要再多谈了！

这封信，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好像说反话。但这信，是明明白白背叛了官僚系统的价值观，不要跟他们走一条路了。要说严重的地方，硬找也能有，比如他唱的那个歌：“在南山种地，土地芜秽不治。种了一顷豆，豆粒子都掉了，就剩下豆荚子。人生行乐罢了，等着富贵哪还有时？”

别人就可以说这是讽刺皇上的。汉宣帝就是在南山种地，结果把地弄得乱七八糟，朝上的百官——就是豆子，其中的豆粒好东西都被排挤出去了，就剩下了豆荚子还在朝里挂着呢。

不久，就闹了日食，一个皇宫养马的小官，叫成的，就上书揭发杨恽，说杨恽回家呆着以后骄奢，不知道悔过，现在闹出了日食，就是此人导致的。于是，又把杨恽抓来了，进行审问。还把他写给孙会宗的信搜了出来。

这信送到了汉宣帝那里。汉宣帝看了，很生气。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廷尉拟罪：是大逆不道，判处腰斩。老婆孩子流放边疆。

杨恽临死，一定心想：我也是惹了的人多，众人都和我作对，我只是更恨这人间了。

张敞

颍川太守黄霸治理地方，在考核中排名天下第一，被调去京城做京兆尹，可是处理不了京城治安，几个月就给送回颍川去了。汉宣帝又叫张敞做京兆尹，负责长安的治安。

张敞到了任上，一番打听，就知道这些盗贼的大头目们，都很有钱，平时生活居住都特别温厚，跟绅士一样，出门就带着童子，骑着马，闾巷邻居都说这是长者。这些黑社会的大佬，自己都伪装得特别好。于是张敞把他们几个给叫来，严厉责问，把罪证都亮出来了。这些人害怕了，张敞说：“你们把小偷都给我交出来，我就饶了你们这些偷长。”

偷长，就是小偷的长官。这些偷长害怕，都答应了。回去之后，这些偷长召集小偷们喝酒。趁着小偷们喝醉了，就偷着把他们的衣服染上赭色，这是最醒目的。张敞派出的官吏就在巷子门口守着，等小偷们出来，于是衣服带赭色的，当即逮捕。一天就抓了几百个。抓来之后，严刑拷打，每个人又供出好些，多的供出了一百多个。于是挨个抓，全都处置了。于是长安市再也不用响警笛了，市场上没有偷盗的了。汉宣帝看张敞这么快把事情搞定，很高兴，当即嘉奖。

历来人们不愿意来长安当京兆尹，以往来这里干得久的，不过两三年，短的就几个月，很容易失败，毁伤自己的名声，最后被治罪。以往赵广汉在这里负责，捕盗贼是很有一套，其次就是张敞。

张敞跟其他的官僚不一样，他不爱装腔作势，不爱摆架子。人们说他没汉官威仪，还因此弹劾他。具体情节就是，有时候张敞下了朝，坐着马车回去，经过章台街，官员到这里必须下车。张敞就下车，叫驾驶员接着赶着马走，自己在旁边溜达，拿便面当扇子，扇马的屁股。

用扇子赶马屁股。这也没什么啊。张敞也算是不小的官了，走在马车下，拿扇子赶马，好像是个马夫，给老百姓看见，觉得这不成体统。弹劾的人还说，更有甚的，张敞在家的时候，起来了，就给媳妇画眉，于是京城里的人就都传说，张敞画的眉可妩媚了。负责司法的官，就把这个也报上去了，弹劾张敞失仪。

汉宣帝叫来张敞，问有没有这事，给媳妇画眉毛。张敞说：“臣听说，闺房之内，夫妇之间私下的，有比画眉毛还严重的呢。”

汉宣帝就笑了，也就搁置不问了。

给媳妇画眉毛，也能成罪状吗？按儒家的礼，夫妻应该相敬如宾，控制住自己的情欲，如果这都控制不住，能当好干部吗？控制得住自己吗？在外面，在家里，都得一本正经的，不然怎么当民之父母啊。

不过呢，张敞吃亏就在这方面，因为没有威仪，给媳妇画眉，张敞本来跟于定国、萧望之这两人平级，结果他俩现在都升上去了，张敞还终究不过是个郡守级的。汉宣帝觉得张敞太随意，不像个公卿的样子，所以就一直也没提拔张敞。

杨恽被判处了腰斩。张敞跟杨恽是很好的朋友，朝廷公卿就上奏，说张敞是杨恽的党友，不宜再干下去了，应该跟其他几个朋友一样，都免官。报上去之后，其他的朋友，就都免了，但是汉宣帝爱张敞有才能，把京城治理得不错，就一直压着，没批复叫他下岗。

但是人们都知道，公卿想奏免张敞。张敞下面有个抓贼的属吏，叫絮舜，张敞这一天叫他出去调查一个案子，结果他觉得张敞马上就要下岗了，不肯再给干活了，就直接跑家里歇着去了。别人就劝他，他就回答，说：“我给他出力已经很多了，现在他不过是五日京兆而已，还能再检查张敞什么工作？”

这话传到张敞这儿，张敞就生气了。

“五日京兆”，就是说张敞干不了五天了，就要下岗了。张敞听说了，就把这个絮舜抓起来。当时还是冬月，还差几天就到月底。冬月是专门处决犯人的，到了春天就不可以了。于是张敞叫人昼夜审他，给他找够了判死罪的罪状，终于凑够了。于是判了死刑，拉出去到农贸市场杀。

张敞还派主簿传话给他，说：“五日京兆，最后怎么样？你现在还想活吗？”然后就杀了。

张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所以张敞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恨欲。总之这人被张敞杀了，看谁还敢小看我！

这絮舜家的人就拉着絮舜的尸体，拦着使者告状。汉宣帝本来可以下令当即抓张敞，但是他觉得张敞这罪过也不算大，希望张敞能逃掉，爱惜张敞有才干。于是，汉宣帝就找出从前公卿上奏说要罢免张敞的奏章，批示了，把张敞削职为民。

按规矩，收到这通知，就要到宫门口，把印绶交上去。张敞就去了，交完以后，张敞也明白皇帝的意思了，不等人来抓，就转身亡命逃跑了。

张敞跑回老家藏着去了。随后过了几个月，因为张敞不干了，京城官吏就又松懈了，连连出了几个案子，警笛动不动就响，冀州那里更出了大贼。

汉宣帝又想起张敞来了，于是派出使者，来张敞家找。使者一进门，张敞的媳妇孩子都吓得要命，躲在屋子里就哭，心想这回完蛋了。张敞就笑了：“我是个逃亡的老百姓，如果抓我，郡里的官吏就足以，何必是天子的使者呢？天子的使者来，是要给我封官了。”

家属不信。使者进来，说明来意，大家才如同做梦一样。

于是张敞又回长安了。先上书请罪，说：“絮舜听说我被弹劾，要免官，就回家躺着去了。他这是背恩忘义，我素来对他很好。他这么干，也损害风俗，使人情变薄。我觉得他不像话，就枉法杀了他。特地请罪，死而无恨。”

汉宣帝叫来张敞，宽恕了他，叫他去做冀州刺史，到那里抓大贼。到了一查，有些大贼就窝藏在广川王的家里，这是诸侯王。张敞于是带着军队，数百辆车，把王宫围了，冲进去搜捕，最后抓到，把人头挂在王宫大门，然后上表弹劾广川王。

汉宣帝不忍对骨肉行法，就饶了广川王的死罪，只是削减了他的封户。

张敞在冀州干了一年多，把叛乱的盗贼给平定了。不过，犯罪分子也报复，把张敞的二儿子给刺杀了。

张敞可谓是个奇葩的传奇官员。他也知道自己被了轻佻之名，给媳妇画眉毛，觉得自己再升上去是不可能了。本来觉得凭自己的本事，也可以列为名臣的。不过，比起韩延寿、杨惲，也算是有惊无险，也知足啦。

汉宣帝用的这些地方官，主要还是用刑罚和律令，虽然有韩延寿、黄霸之类的儒术教化，但并非主流，他对于地方官和朝臣，也是用刑罚来管控，即便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年、杨惲、张敞这样的大官，也都面临着随时被处罚的危险。这是汉宣帝能成为一代明君的原因啊。

解忧公主

乌孙过，在汉朝西边八千多里，就是伊犁河流域，从前武帝的时候，乌孙国跟汉朝关系不错，当然匈奴也就因此也给乌孙压力。当时乌孙国内部分成两派争权，其中一派就向外求助于汉朝，汉武帝就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细君带着豪华的车马器物，几百人伺候着，去到了乌孙。但是他跟乌孙王是分开住的，自己专门盖了宫室，一年也就一两次跟乌孙王见个面，吃个饭，喝喝酒，顺便赏赐乌孙王左右的贵人。

当时乌孙王年老，语言也不通，公主瞅着他，心里也悲愁，还自己作个歌唱。吾家嫁我今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意思就是就是吃不习惯，想回家啊。总之，就跟我一样，细君只是生活条件好些，但日子是无聊孤单的很。

乌孙王年老，想叫自己的孙子娶了细君，就是改嫁给他孙子。细君不乐意，就上书对武帝讲，武帝觉得得听从人家的习俗，要求她答应。于是细君就嫁给乌孙王的孙子岑陬。随后岑陬当了乌孙王，跟细君还生了个闺女。

细君随后就死去了。乌孙王岑陬又对武帝写信请求再娶一个。武帝就把楚王的孙子，解忧公主，嫁给他了。不久，乌孙王岑陬死了，位子传给了侄子，按照他们的传统，这侄子又娶了解忧公主，这回生了五个孩子。

汉宣帝继位后，解忧公主就给宣帝写了信，说匈奴发兵劫持了车师国，打算一起进攻乌孙，请求汉兵援救我们。宣帝和霍光于是大发汉军，分五路进攻匈奴。这次是命令关东所有的轻锐士卒，全都出征。

以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带领四万多骑兵，出西河；以度辽将军范明友的三万多骑兵，出西边的张掖郡；前将军韩增的三万多骑兵，出山西的大同向北；后将军赵充国的三万多骑，西出酒泉；田顺做虎牙将军，带着三万多骑兵，向北出五原。总计十五万骑兵，要求各自出塞攻击二千多里。乌孙王也配合进攻。

这次汉朝出兵人数太多了，历年未有的规模，匈奴经过从前跟武帝的多年战争，本来就实力下滑，这次听说汉军这么多来了，于是只得带着牲畜人口往远处跑。因为匈奴人跑了，所以各路大军斩获不多。虽然各自都追出两千里，但每一路军斩首不过几百颗人头。反倒是乌孙王的队伍，斩首了三万多级，抓了牛羊七十多万只。

这次匈奴向远处遁走，一路跋涉转移，路上病累死掉很多人，牲畜在转移途中更是死了无数。所以，这一战之后，匈奴彻底衰败，同时也就怨上了乌孙。

于是，很快，匈奴单于带着一万多骑兵来打乌孙，抓了很多老弱，结果往回走的时候，正遇上大雪，一天之内，雪就深到了一丈多，他的兵都冻死了，回去的不足十分之一。

一看匈奴这样倒霉，于是乌孙和丁零人、乌桓人，一起进攻匈奴，杀死数万匈奴，杀掉的牛羊更多。随后匈奴人又饿死很多，总之，民众死掉总计十分之三，牲畜死掉一半。匈奴彻底虚弱了。随后汉军分三路小规模进攻匈奴，抓了几千匈奴人回来。匈奴人也不敢报复，随后两边还是小规模战斗，但匈奴总想着和亲了。

原以为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的，但今天似乎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解忧公主继续在西域的乌孙安家立命，这里的男女喜欢唱歌跳舞。听她们唱，看她们跳，话也不敢多说，怕青春悸动的火花被无意中吹灭，春天里的人不敢叫喊。

呼韩邪单于

壶衍鞬单于带着一万多骑兵去报复乌孙人，虽然抓到不少老弱，回来时候赶上大雪。雪一天之内下得一丈多深，兵士几乎都冻死了。以往天冷，我们可以南下，但是因为汉朝边塞难以突破，所以匈奴这次就活活挨冻了。

随后丁零人乘机攻匈奴北面，乌桓攻其东面，乌孙从西门打来，匈奴死掉数万。加上饿死了，人口损失三分之一，牲畜少了一般。随后，匈奴跟汉朝之间，就不再打了，两边边境也几乎无事。汉宣帝干脆把守卫边塞的戍卒撤掉了许多。

壶衍鞬单于经过这几番败丧，于是就死了，他的弟弟虚闾权渠就当单于。

虚闾权渠当单于后，新娶了阼氏，而没有娶壶衍鞬单于的颛渠阼氏。这主要是因为颛渠阼氏岁数大了，不够好看。但是，按照匈奴的传统，哥哥死了，弟弟应该娶了嫂子。虚闾权渠没有娶嫂子，等于是遗弃了她，所以的颛渠阼氏非常怨恨。

虚闾权渠看汉朝许多边塞都撤掉了，心中高兴，就想带兵去偷袭。于是带了几万骑兵以打猎为名，靠近边塞。结果有三个骑兵叛变投降汉朝了。汉宣帝得到消息，赶紧动员，有了准备，虚闾权渠就只好撤去了。

虚闾权渠的命一样不好，当年又闹了饥荒，饿死了一半的人。虚闾权渠又带着十几万人，靠近边塞，以打猎为掩护，打算再次进攻。汉宣帝派赵充国带着四万多兵，在边境内戒备。这样过了一个月，虚闾权渠闹病了，吐血，于是只好收兵回去。回去之后，就死了。

虚闾权渠临死的时候，本来想叫儿子呼韩邪接班。但是，老单于的颛渠阼氏被他遗弃了，就恨着他。阼氏还跟右贤王私通，于是她和右贤王一起合谋，抢先立了右贤王当单于。

右贤王屠耆堂，当了单于。这就是握衍胸鞬单于。此人非常凶恶，上来之后，就把虚闾权渠爸的老部下，都杀了。呼韩邪看自己性命危险，就出逃，跑到他媳妇的爸爸的乌禅幕国去了。这是个国，在西域，臣服于匈奴。

随后，单于暴虐，喜欢杀人，下面的人都战战兢兢。单于的太子还有左贤王，又多次向单于说匈奴左部地区贵人们的坏话，左地贵人姑夕王就害怕了。

姑夕王于是跟左地贵人一起，把呼韩邪立为单于。这就是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单于，带着左地的四五万兵，向西进攻握衍胸鞬单于。握衍胸鞬单于就向自己的弟弟右贤王要援兵，但是右贤王不给，说他凶残，喜欢杀宗族贵人，我跟你分开地盘过。握衍胸鞬单于就怨恨加羞愧，干脆自杀了。握衍胸鞬单于一死，他直属的民众，就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

不过，右贤王的地盘还是归右贤王管，是握衍胸鞬单于的亲弟弟。

这是，看匈奴内乱，大臣就多建议汉宣帝趁机发兵来打。唯独御史大夫萧望之持反对意见，说：

“从前春秋时代，晋国的卿范宣子带兵进攻齐国，听说齐国国君死掉了办丧事，于是就引兵回来了。君子于是都称赞范宣子，因为他不趁着别人办丧事而入侵。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进兵，也是乘乱而幸灾乐祸。匈奴人一定奔走远遁，我们士兵劳累一番而无功。我们应该派人吊问自杀的握衍胸鞬单于，然后救他们的灾患，这样四夷听说了，才崇敬我们中国人的仁义，这样匈奴才会称臣服从，这才是最盛大的德行呢。”

汉宣帝听了他的意见，也就没有出兵。

不过，萧望之说的，都是政治正确的废话。

握衍胸鞬单于自杀死了，他弟弟右贤王还在右地盘踞着。右贤王立了一个新的贵人当单于，叫屠耆单于，然后带着数万兵主动进攻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战败，逃到东地。屠耆单于和右贤王占了中部的单于庭，派了两万兵向东防御呼韩邪。随后，西边来的呼揭王和别人一起谗害右贤王，说右贤王自己想当单于。屠耆单于生气了，就杀了右贤王，杀完后后悔了，于是把献谗言的也杀了。

呼揭王献完谗言，干脆也自立为单于，叫呼揭单于。还有个右奥鞬王，本来是被屠耆单于派到东边防御呼韩邪的，看到这么多人当了单于，他干脆也宣布独立，自立为单于，就是车犁单于。他下面的副手，一起防御呼韩邪的乌藉都尉，也学着当了单于，自立为乌藉单于。

这样就有五个单于了。

屠耆单于怒了，向东攻打车犁和乌藉，这俩败走，逃王西边，去投奔呼揭单于。三个单于合兵一处，总计四万兵。三个单于觉得都当单于也不合适，呼揭和乌藉就去掉单于名号，只让车犁当单于，他俩辅佐车犁单于。屠耆单于于是又发兵四万亲自带着，去打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败走，屠耆单于就占了车犁的地盘。

这时候，呼韩邪单于趁机从东边去打屠耆单于的地盘，杀了对方一万多人。屠耆单于赶紧从西边回来，带了六万多人，跟呼韩邪的四万多人打起来了。这场战斗非常惨烈，是匈奴人自己打自己少有的一场，最后呼韩邪单于打赢了，屠耆单于不愿意被捉到，就自杀了。

这时候，除了呼韩邪，就剩俩单于了——车犁单于和乌藉单于。他俩逃在西边，刚被屠耆单于杀败，车犁单于就气馁了，过来向呼韩邪投降。但是乌藉单于不肯投降。他本来已经去掉单于号，单奉车犁做单于，这时候，李陵的儿子又支持他重新当单于，还叫乌藉单于，又跟呼韩邪打，最后被呼韩邪捉住杀了。

这样，呼韩邪才回到了中部的单于庭，但是一番征战，我也就剩几万了。人们因为打仗饥饿，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这时候，单于没有了，可是呼韩邪的哥哥又来捣乱。他哥哥名叫呼屠吾斯，是个莽汉，本来做左贤王，这时候也自立为单于了，大号郅支单于。他又收纳了一些屠杀耆单于的旧部，从东边杀奔单于庭。郅支单于因为一直没打仗，休养的好，于是呼韩邪抵挡不住，打败了，只好跑。郅支单于就占了他弟弟呼韩邪的单于庭。

呼韩邪在逃跑的路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最后选择向南投奔汉朝，于是向南带着人，去到汉朝边塞，派儿子出使汉朝，押在那里当人质，希望投奔汉朝。

汉宣帝派韩昌带着两千骑兵，沿途接应。呼韩邪一路南下，进到了长安附近，约定在城外的甘泉宫朝见。呼韩邪第一次到内地来，看到这么多田园、陵阙，汉朝确实壮大啊。

汉宣帝这些年又增修了一些土木宫殿，甚是豪华。商议之后，说呼韩邪可以用藩国之礼拜见，级别在汉诸侯王之上，拜见时候需要下跪，但自称臣，而不需要称名。

于是，呼韩邪在甘泉宫这样拜见了汉宣帝。俩人相谈甚欢。汉宣帝当场赐给他黄金玺绶、玉的剑和佩刀，冠带衣裳、弓一张，箭四只，柴戟十个，安车一辆、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绾絮八千匹。

随后，呼韩邪单于去了长安。他也很想去那里看看啊。呼韩邪单于在长安玩够了，于是带着人返回北方。呼韩邪单于带着自己的人，没有往更北走，而是经过汉宣帝同意，就住在边塞光禄塞下，在包头附近。

假如他大哥郅支单于过来打他，他可以迅速躲到城里去。汉宣帝又派了近两万骑兵屯扎在光禄塞，作为对呼韩邪的军事支援。随后又转运粮食，前后三万多斛。呼韩邪吃得又饱又美。

呼韩邪单于的大哥郅支单于，看呼韩邪跑去投降汉朝了，觉得他也回不来了，就带着自己的人，向西杀去，向平定匈奴右地。到了右地，听说呼韩邪得到汉朝支持，他考虑了一下，就不回去了。留在右地。但是，又觉得自己平定不了右地的各部匈奴，于是就又向西，去乌孙国。想和乌孙人联手并力。

结果乌孙人还是愿意跟汉朝好，就派出八千骑兵去迎接郅支单于，实际是想捉了他。郅支单于将对方击败。

随及，郅支单于向西打破坚昆，然后以此为根据地，跟乌孙人作战。打了两三年，这时候，西边更远的康居国发来使者，邀请郅支单于前来。这康居一贯跟乌孙为敌，想跟郅支单于合作。

郅支单于大喜，带着自己的人就向西出发了。结果，中道遇上大大寒天，人马颇死，到了康居，只有三千人了。随后，就呆在那里，跟乌孙拉拉扯扯地打。

呼韩邪单于看大哥跑到遥远的西边去了，遇上从边塞北进，回到了原来的单于庭地区。后来，呼韩邪又娶了王昭君，于是，接下来六十多年，匈奴和汉朝之间如同盟友，边境地区人口兴旺，再无烽火。

就在呼韩邪单于离开长安后的下一年，公元前48年，汉宣帝就驾崩了，喜欢儒学的宽柔的太子刘奭继位，就是汉元帝。

第十三章

汉元帝 汉成帝

陈汤

公元前48年，在位二十六年的汉宣帝去世，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

汉宣帝时，设有西域都护，监护西域三十六国，对乌孙、大宛这些西域西部的大国也进行督察，府地就设在轮台。汉宣帝派甘延寿做了西域都护。

甘延寿是甘肃庆阳人，年轻时候去羽林军当兵，体育特别好，投石跳远都是记录保持者，能够跳过羽林的亭楼。

山东昌邑人陈汤，比甘延寿的文学程度高，写的文章很好，但是家里穷，经常借钱不还，郡里人都看不上他。后来，他去了长安，认识了富平侯，跟他交往，写点东西，富平侯很赏识。汉元帝叫公卿列侯推举茂才，富平侯就推荐了陈汤。可是刚好，陈汤的爸爸在老家死了，他也不想回去，司隶校尉就弹劾他，还牵扯到富平侯，罚削掉他二百食邑民户。陈汤则干脆被送往监狱。按儒家的意思，不孝是大罪。

陈汤出狱后，又被举荐做了郎。做郎合格可以当官，陈汤很想到边塞去，经过多次要求，被派做了副校尉，跟着甘延寿一起到了西域都护府，具体就在轮台。

陈汤喜欢军事谋略，每次路过城邑山川，都登高四望，看看哪里适合行军布置。陈汤和甘延寿到了西域。

这时候，呼韩邪单于的哥哥郅支单于，就住在西域西部的康居国，跟康居王合作，但康居王也都怕着他，附近的乌孙、大宛也被他威胁或攻击，可谓称霸于远方。

陈汤和甘延寿就互相商量，说：“现在郅支单于跑到了西域以西，郅支威名远扬，现在联合康居王，欺凌乌孙、大宛两国，想把这两国给臣服了。如果他控制了这两个大国，然后北击伊犁，西取安息国，南击月氏国（阿富汗北部），不出数年，西域诸国就危险了，全得被他征服了。而且，郅支单于剽悍善战，多次打胜，总之是西域大患。所以我们得先对他下手。”

“可是离得太远了，”甘延寿说：“从轮台到康居，三千多里，如果从边塞敦煌的阳关算起，就更远了。从阳关到我们这里，还是三千里呢。从前只有汉武帝时

候贰师将军李广利带着大兵打过一次大宛，那从长安出发，都是万里行军了，而康居还在大宛的西北。当时李广利是朝廷发了六万大军，还不算服务人员，牛马数万头。”

陈汤说：“郅支单于虽然离得远，但是他们蛮夷不善于修城，兵器也不如我们汉朝更锋利，如果我们征发这里的屯田将士，结合乌孙的兵马，直奔他的城下，那么他要跑则没处去，守又守不住，我们的千载之功就可以一朝而成了。”

甘延寿觉得好，就说：“那我们就上表朝廷，请示一下。”

陈汤说：“朝廷公卿肯定不会批准，这些人我领教过，都是凡人，这样的大事，他们看不出利害所在，所以不能请示，我们就自己去。”

甘延寿说：“那不是犯法吗，调动大军，我们怎么能擅自行动呢。不行，不行。”

陈汤劝了他好多次，他就是不答应。随后，赶上甘延寿病了，陈汤就矫诏——假写了皇帝诏书，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西域大小国家调兵，一共调了十五国，但都是小国。在都护府所在地轮台以东的吐鲁番的很多屯田士卒，也给调来了。四面的军队来了，总计四万多人，步骑兵都有，有汉人有胡人，都在城外安扎。甘延寿这才知道了。他吓得从床上就蹦起来，立刻喊陈汤。陈汤来了之后，甘延寿大骂，让他赶紧把人退回去。陈汤一按宝剑，瞪眼叱叫：“大军已经集合了！竖子敢扰乱军心吗！我把你军法从事！”

甘延寿被镇住了，而且人已经都调来了，说违法，俩人已经违法了。甘延寿只好答应，于是划分组织这些军队。然后就在当天，军队就出发了，正是秋天时候。

大军分成六校，其中三校走南道，向西一千多里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直奔大宛——位于在康居东南。另外三校走北道，从轮台以西八百里的温宿国集结后出发，向西奔乌孙，穿越乌孙，进入康居。他们走了近三千里，到了乌孙境内，正赶上康居王派出的数千骑兵，在乌孙的赤谷城抢掠呢，杀了乌孙一千多人，抓了很多牲畜。康居兵尾随着汉军，突然出现，抢了汉军后面的辎重。陈汤当即发出胡兵，朝康居军猛击，杀了四百多人，解救出几百乌孙老百姓，还给了乌孙王。至于抢来的牛羊，就没给乌孙人了，而是自己留着路上吃。



汉军穿越乌孙西部的千里无人区，到了康居（塔什干）。进入康居王国境内，陈汤命令不许扰民，沿途找来当地贵人，对他们连吓唬再安慰，叫他们配合，跟他们歃血盟誓。这样迅速向西，直接到了单于城东六十里，扎下大营。当晚，抓来一个康居国的贵人，审问之后，了解了城内的虚实。这是郅支单于自己修的一个城，当时调动康居的民夫修建，每天发出五百人，修了两年才成。

第二天，拔营起行，距离郅支单于城三十里扎营。郅支这时候也知道了，大为惊讶，就派人过来问，你们来这儿干什么。陈汤说是迎接郅支单于去汉朝住着。

第二天，汉军又拔营起行，到离城三里的河边扎营。这里已经可以看见城了，郅支单于的城上立着五彩的旗帜，数百人在上面披甲守卫，城下又有数百骑兵来回奔驰。一百多步兵在城门口列着鱼鳞阵。城上的人就对汉军喊：“你们过来打啊！”然后，城下的骑兵，蜂拥朝汉军营垒冲来。汉军垒上的士兵，都端着弩，上好了箭，朝他们指着。骑兵冲上来，没办法，闹哄了一会儿，又退去了。匈奴人很会用骑兵骚扰，使汉军阵势凌乱，所以汉军修了营垒，这样主动很多。然后陈汤发出一部分将官士兵出营垒，朝着城门口的步兵和骑兵猛射。这些步骑兵受不了了，就退进城里。

陈汤传令击鼓攻城，从四面围攻，冲到城下，按分化好的，各有分工，有挖壕沟的，有塞城门的，前面的士兵举着盾牌，掩护戟兵和弩兵在后面朝城上射击。城中还修了一个高楼，高出城围，守军在里边居高临下朝汉军射箭。汉军也上射这楼上的守军。汉朝制作的箭非常锋利，比匈奴人打磨得更好。汉军人数也多，乱箭齐发，楼里的人坚持不住了，纷纷跑下楼。

郅支单于这个城是土城，但是城外还有两层木制城围，匈奴人就在两层木结构高墙之间，自木栅后面向汉军射击，颇杀伤了很多。于是到了下午，汉军开始用火，找来柴薪，堆在下面，烧他的木城。

这样打到夜里，城里有数百骑兵突然冲出来了，想突围，被汉军迎面堵住，又是一通乱射，把这帮人给射回去了。

汉军的弩箭确实利害。郅支单于听说汉军来了，就开始怀疑康居王，觉得康居王可能是背叛了他，召汉军来的，康居王当内应。随后又听说乌孙也发兵跟着来了。所以他觉得，康居和乌孙都已经对他不善，如果弃城出走，去别的地方也不安全。本来他在汉军到达城下之前，已经带着人出城了，准备逃走，但是这样想了想，就又回城里去了，打算坚守。郅支单于觉得汉军远来疲惫，后勤粮草也有限，攻城必然不能持久，只要坚守，等汉军无可奈何散去了，他也就没事了。于是他没跑，而是守城跟汉军打。

这是郅支单于犯的致命错误，他应该跑，发挥匈奴的特长。这时候是夜里，郅支单于亲自上阵了，在城中的那高楼上指挥，他的阼氏和夫人好几十个，也弯弓在上面射。汉军从木城外，箭射的远，一只箭就射中单于的鼻子了。郅支单于的夫人也死了十几个。于是单于就下楼，骑马交战。过了夜半时分，两层木城终于被汉军烧攻穿了，两层之间的敌兵，都退到了土城里，在城顶上乱喊。

汉军开始攻城之后，康居王就过来救郅支了，带着一万多骑兵，分成十几个地点集结，四面环绕着这城，在汉军身后。于是夜里，康居王的骑兵数次冲击汉军的营垒和攻城部队，但是都被打退。到了天亮，木城四面火起，汉军战士们都乐了，一起鼓噪大呼，从四面登城，战鼓之声惊天动地。匈奴兵受不了这阵势，纷纷往后退。汉军趁机从四面举着盾牌，登入土城中。郅支单于带着男女几百人逃入宫内。汉军在外面放火烧宫，将士争先杀进去。单于受伤，当场死掉。军侯杜勋高高兴兴砍得了单于的脑袋。陈汤下令，谁抢到东西，就算谁自己的。

这场大战，总计斩杀单于的阼氏、太子、名王及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个首级，生擒一百四十五人，收降一千多人。陈汤把降俘的这些，全都送给了西域诸国联军的十五个大王。

次年公元前35年春天，郅支的人头被甘延寿、陈汤派人送到长安。甘延寿和陈汤还写来上书，汇报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出发的时候，已经给朝廷写信了，说自己矫诏发兵，自我弹劾。这时候上书汇报战果，说郅支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现在我们陷阵克敌，已经斩了他。陈汤的文笔很好，于是由他来写。最后陈汤说：“我们把人头随信一起送去，建议把郅支人头悬在长安的蛮夷邸各馆间，以示万里，以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蛮夷邸是蛮夷各国包括西域各国在长安的使者落脚居住的馆邸。这样就可以吓唬各藩国的人。

陈汤的上书到了长安，丞相匡衡是个腐儒，看了之后，却上奏说：“按照《月令》，春天应该‘埋骨’，所以不宜把他脑袋悬挂起来。”车骑将军等人则引用《春秋》说孔子夏天也杀过人，说明可以脑袋和身子分家的，即便不是冬天。应该悬挂十天，然后埋起来。最后汉元帝支持了车骑将军的意见。

于是，甘延寿、陈汤万里振旅，朝长安而回，其中西域诸国的军队，就半途遣回了各国。元帝很高兴，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关内侯，各自有食邑三百户，赐给黄金一百斤，同时把这事向上帝和祖宗汇报，大赦天下。当然，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都说他俩伪造诏书，擅自兴师，不杀就很幸运了，不应该封侯，但元帝最终没有听他们的。

陈汤在康居的时候，胳膊得了风湿病，很严重。当时正是冬天。但他觉得，这次远诛郅支单于，雪国家之耻，威行国外，威震白蛮，武畅西海，虽然得了风湿，也值得了。此后汉朝的使者再出使外蛮的时候，无不说陈汤诛杀郅支的事情，用来吓唬他们，以扬汉国之盛。

这次远讨绝域，建功立业，成为了一个传奇。

汉朝人的质朴、决绝、勇敢、强毅，在这个儒家成分并不多的年代里，散发着耀眼的明光，透露两千年，直射今天。我不知道汉朝人有没有梦想，但汉朝的许多东西，却足以成为今天我们的部分梦想。其人，其事，这种力量和豪情，正是汉民族旭日初升的阳刚巨浪。

萧望之

汉元帝继位后，史高、萧望之、周堪都是汉宣帝诏命的辅政大臣。史高领尚书事务（负责领导尚书台工作，尚书台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萧望之和周堪是副职。

萧望之是名儒，和周堪都是汉元帝的老师，因为原本就有感情，所以元帝信任他，数次请来吃饭，谈国家治乱之道。萧望之又提拔了懂儒学的刘更生做给事中，还有侍中金敞，四个人一起谋议，劝元帝学习古代模式，很多地方想进行匡正，汉元帝很赞赏。而史高只是充位而已，虽然级别高，却闲着。于是，史高跟萧望之互相产生了裂痕。

中书令弘恭、中书仆射（副职）石显，在汉宣帝时就负责文件起草。中书台是汉宣帝的内官，由宦官充任，帮着皇帝处理事务的，所以日渐重要。而尚书台是外

朝机构，负责全国行政的。汉元帝继位后，身体多病，觉得石显干得久了，作为宦官又没有外面的党友，业务精专，可以信任，于是把政事委托给他。事无小大，由石显来回报给元帝决定。石显于是贵幸倾朝，百官都敬怕他。

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猜测君主的心，自己心中深不可测，靠着诡辩，来中伤别人，跟他有点仇的，都被他用法令套住，给处理了。他还跟史高互为表里，议论的时候经常不按萧望之的意见。

萧望之担忧这种局面，就上书说：“中书是国家枢机，应该以通达公正的人来做。汉武帝在后宫游宴，所以用了宦官，但这不是古制。应该罢免中书宦官，来符合远离受刑之人的古制。”因此，他和史高、弘恭、石显更大大对立起来。

萧望之多次推荐名儒做谏官，谏官郑朋想追附萧望之，就上书陈说史高派门客去郡国捞取贿赂，以及侍中许章和史高的家人弟子的罪过。萧望之一开始接触郑朋，善待他，后来了解到这是个钻营小人，于是不再跟他联系。郑朋就怒了，投奔许章、史高，说自己当初上奏说的史高、许章的事，都是周堪、刘更生（萧望之推荐的人）教我的，否则我怎么知道。

于是，弘恭、石显叫郑朋告萧望之等人，说他想阴谋罢免史高、许章。弘恭、石显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成朋党，互相推举，几次诬陷告大臣，想专权。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下到廷尉。”

汉元帝不明白下到廷尉就是下建议，以为是去接受廷尉问问而已呢。于是批准。等知道萧望之、周堪是被下了廷尉监狱了，大惊，连忙责备弘恭、石显，叫把萧望之放出来。史高就对汉元帝说：“你刚继位，还没有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把自己的老师给下狱了，应该就此判决一下。”意思是，如果放出来，就表示自己干了错事，叫天下人笑话。不如顺势判决一下，至少说明下狱是没错的。

于是汉元帝下诏：“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我八年，没有别的罪过。现在事情久远，不容易记清楚说明白了，赦免萧望之的罪，收回他的将军、光禄勋印绶。周堪、刘更生都免为庶人。”

等于是罢免了他们。

夏，四月，立皇子刘骥为皇太子。郑朋推荐太原太守张敞做皇太子的老师。汉元帝询问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能吏（有能力的官吏），胜任治理烦乱的事，但是材轻，非师傅之器。元帝派使者征张敞，想叫他做左冯翊，赶上张敞病死了。

几个月后，元帝又赐给萧望之六百食邑，担任给事中，以表示照顾。

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又上书，替萧望之的事辩驳伸冤。事情下给有司处理，有司研究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的事明白，没有申诉，而教儿子上书，还引用亡辜之诗，这失去大臣的体统，不敬，请逮捕。”

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爱面子，肯定不愿意受辱，就对元帝说：“萧望之以前的时幸而没有治罪他，还赐给他爵邑，他不悔过服罪，还深怀怨望，教儿子上书，把过错归给皇上。他自认为是师父，肯定终究不肯服气，只有叫他去牢狱里受屈一下，才能改过来。”意思是去监狱里吓唬他一下，他能老实。

元帝说：“萧太傅脾气刚，怎么肯进监狱。”

石显说：“人命是大事，而他犯的只是说话方面的小罪，所以不用担心他这个，他不至于。”

于是，下令逮捕萧望之。

萧望之见到官吏，一听说进监狱，觉得是污辱，于是自杀了。

元帝听说了，大惊，拊手说：“我早就怀疑他不肯去监狱，果然把我的贤老师给杀了！”于是哭泣，哀动左右。召来石显批评，石显等人谢罪。良久才饶了他们。随后，元帝追念萧望之，每年派人祭司他的坟，直到自己去世。

《易经》大师京房

东郡人京房擅长《易京》，他跟焦延寿学的《易京》。延寿常说：“学会了我的道，导致自己死的，就是京房啊。”焦延寿擅长灾变，分六十卦，进行占卜，以刮风、下雨、天寒、天热这些现象作为验证，和自己的解读对照，都有验证。

京房尤其擅长这个，他通过举孝廉做了郎，屡次上疏言灾异，得到验证。汉元帝很满意，数次召见京房问事情。京房说：“古带帝王通过评价功劳来选拔贤者，这样则万化成，瑞应显著，后世靠毁誉来选取人，于是功业废而引来灾异。应该下令叫百官各试其功，可灾异可以停止。”（可以看得出来，他借助《易京》占卜和解读灾异，都是与人事结合起来，比如出现日食这种灾异，就说是因为什么政事出了问题，那些修改之后，灾异就没了，或者少了。这里，京房则干脆说，用绩效考核的办法宣布人才，灾异就会消失，靠着赞美和诋毁，听这些东西，觉得人的选和退，灾异就会来。这是儒家借助灾异玄幻，来推行自己的观念。而《易经》作为儒家经典，就充当这种工具。实际上，《易经》是不可能预测什么的，京房只是玩这个变戏法罢了。而所谓灾异，除了日食，什么洪水、海啸、火灾、大旱，都是。于是遇上这些情况，都可以借助占卜和《易经》，给出人事的意见，目的是消除灾异。）

于是汉元帝下诏，叫京房去做。京房就拿出一套考功课吏法（也就是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卿们都反对，嫌麻烦。汉元帝有意。正赶上刺史们来了，汉元帝叫京房对刺史们讲这个。刺史们也不赞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最初说不可，后来则赞同。

这时，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的朋友五鹿充宗做尚书令，俩人掌权用事。京房一次陪着汉元帝宴饮，就问皇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败？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

汉元帝说：“国君不明，于是任用的也是巧佞之人。”

京房说：“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不觉寤而更求贤人呢？”

汉元帝说：“这样的昏君，都觉得自己的臣子是贤的。假如能觉悟，也不至于亡国了。”

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笑话这两人，但是他们还是任用竖刁、赵高，结果出了乱子。怎么没有因为周幽王、周厉王来推测，从而觉寤呢？”

汉元帝说：“只有有道者才能借鉴过去而指导将来啊。”

京房说：“《春秋》一书，记录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来给后代国君们看。现在陛下继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录的灾异，全都有了。陛下觉得现在是太平，还是乱呢？”

汉元帝说：“乱极了，没法说了。”

京房说：“那现今任用的是什么人呢？”

汉元帝说：“但是，感觉这些灾异比古代还好些，而且觉得不在于这些人。”（那就是对灾异和人事关联，他不是很信。）

京房说：“那么前世的国君君，也是这么想的。我恐怕以后的人看现在，犹如今人看前人。”

汉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为乱者（即奸人）是谁呢？”

京房说：“明主应该自己知道。”

汉元帝时候：“不知道啊。假如知道，那还用他什么？”

京房说：“就是皇上最信任，在帷幄之中一起谋议，进退天下的士人的。”

京房指的是石显，汉元帝而已知道，说：“我已经明白了。”

但是，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罢免石显。

评：京房没有指出石显的具体错误，而只是用灾异来论说当今用的应该就是小人。那稍微有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话。汉元帝已经说了，现代的灾异，比过去还好些。也就是，历代对比灾异数量的统计数字，是拿不出来的，没法证明当今灾异极多，必有赵高那样的小人。而且，灾异与人事的关联，即便古人迷信，汉元帝也不至于百分百相信。

西周、春秋的人确实喜欢占卜，遇上大小事情都要占卜来决策。但，实际上，远古的国君借助占卜，来使自己的决策更有信服力，只是把占卜当做夹持决策的背书，聪明的国君都知道这一点。而到了汉朝，不至于还那么迷信占卜。何况，占卜不验（预测得不对），这种情况刚刚在周堪免职那事情上就出现过，汉元帝未必多么相信对灾异的占卜和解读。

汉元帝叫京房报上来自己的弟子懂考功课吏的，京房就推荐了几个，希望他们做刺史（作为学派，他也是有团体利益的），来试用一下。石显、五鹿充宗都恨京房，建议汉元帝叫他去外地做郡守，去那里试搞一下绩效考核。

京房知道大臣们反对他，不愿意去，就上书说：“我走以后，怕被用事者（掌握的人）蒙蔽，导致事情做不成。我希望年度可以来当面见皇帝。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这是上大夫覆阳而皇上怀疑他。到了己卯、庚辰这时候，一定有人拦着我，不叫我来见的。”（他用某卦，来推测出一定有人拦着我不让见，这显然是骗人的了。京房用《易京》算卦应该是没有科学性的。）

结果，皇帝派人告诉他，不许来见。京房更加恐惧。

去的路上，他又给汉元帝上书：“我以前六月时说《遁卦》但是不效（验证无效，没有应验），占卜的法说的是：‘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到了七月，涌水出来了。我弟子姚平说我其实算对了，水已经涌出来了，道人要驱逐而死了，说我要死了。我说不是。我出去做郡守，希望陛下不要叫我正符合涌水之异的预言，被姚平所笑。”（用占卜涌水的事来预测自己要死，希望陛下不要让我死，这种占卜和预测显然也是他瞎说的了。）

京房到了陕，又上书说复上封事曰：“我做刺史，就应该能见面奏事，但议者（用事者，指石显）说：做刺史的话，恐太守跟他不同心，不如做太守。”这就是想隔绝我。陛下听了他的，这是蒙气不解、太阳无色的原因。我走的稍远，太阳侵

色就更严重了。希望陛下不要不让我回来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这里说的内容，完全是胡诌了，天空颜色和他被奸臣隔绝怎么能联系得上呢。可见《易经》算卦，是不可信的。）

一个月后，京房最终被拉回来下了监狱。当初，淮阳王的舅舅张博，品行不好，总跟淮阳王要钱，要帮着淮阳王办成可以进京朝见的机会。张博跟着京房学，还把女儿嫁给了京房。京房每次见皇上，回来就把跟皇上说的话告诉张博。张博叫京房替淮阳王写请求入京的奏章，京房写了，还把草稿给淮阳王看，作为凭证。石显知道了这些事，告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诋误诸侯王。于是都下狱，处死，妻子徙边。郑弘因为与京房关系好，被免为庶人。

评：京房与诸侯王交通，帮诸侯王做事，这确实是大忌，已经是犯法了。

石显知道自己擅权专柄，怕皇帝一旦派人做耳目来刺探他，于是有时就假装诚信，搞一个验证。他一次接元帝命令，出去办事，他就说：“我怕回来太晚宫门关了，我请求说你下诏叫给我开门。”元帝答应。当夜他回来很晚，说皇上诏令给开门，然后进来了。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告石显假传诏书开宫门。

元帝看了，就笑了，还把上书给石显看。石显就哭着对元帝说了一通自己是忠贞，而别人嫉妒都想诬陷他的话。

元帝于是哀怜他，再不怀疑，还给与厚赏，赏赐累计一万万。当初，石显害死萧望之，众人议论纷纷，他怕天下学士说他坏话。就提拔贡禹，还对待贡禹特别礼敬，搞好关系。于是人们都改称赞他了，说他不会妒忌和害死萧望之了。石显善于变诈以自免，获得皇帝信任，都是这样的。

公元前33年，在位15年的汉元帝死去了。没了汉元帝，石显就失去了依赖，于是丞相匡衡好御史就上奏石显的罪恶，石显的党羽牢梁、陈顺也免官。石显和家人被迁徙回老家，石显忧闷不肯吃饭，半路死去。

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丞相匡衡知道石显专权擅势，大作威福，不及时上报，而是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没有大臣辅政之义。匡衡举奏石显，不说自己的不忠的罪，而反倒张扬先帝任用坏人，说‘百官畏之，甚于主上’，这话说的卑君尊臣，不合适，失大臣体统。”

御史匡衡害怕，免冠谢罪，上交丞相、侯印绶。汉成帝就把他降职为高陵县令。

两年后，匡衡又因为多拿了封邑四百顷地，以及他的下属贪污了十金以上，于是被免为庶人。

匡衡就这么不体面地告别了官场。

好色之徒汉成帝

公元前33年，春天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见，他自说愿意当汉的女婿以加强亲近。汉元帝就把后宫的良家子宫女王嫱字昭君赐给了他。呼韩邪高兴，就上书说愿意保卫汉朝边境，希望汉朝撤掉边塞军队，以休息民众。

汉元帝下臣子讨论，臣子都说可以。郎中侯则主张“安不忘危”，反对撤掉。于是回绝了呼韩邪。

单于把王昭君封为宁胡阼氏，她生下一男，叫伊屠智牙师，做了右日逐王。

同年，汉元帝死去了，皇太子刘骥刚成年，继位，这就是汉成帝。

汉成帝把自己的母亲王政君的哥哥王凤封为大司马、大将军，这明显是开始依靠外戚，而不再依靠宦官如石显。

汉成帝又把几个舅舅都封为了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而封，所以社会上管他们叫“五侯”。太后的母亲李氏曾经改嫁给苟宾，又生了苟参。太后王政君就又比照田蚡的旧例，想把苟参也封为侯。汉成帝说：“当时封田蚡就不对。”于是没有封，叫苟参做了侍中、水衡都尉。

太后王政君可谓是贪得无厌了。她是来自民间，被送到宫里，做陪侍汉元帝的宫女，被临幸后做了皇后。

汉成帝从前做太子时，就以好色著称。杜钦劝大将军王凤说，你是辅政的，应该趁着皇帝刚登基，就定下九女之制，选择有教养的家庭，选来淑女，不一定要有声色才技，立下这方面的规矩。人在少时要戒色。

王凤把这话对太后王政君说了，太后说以前没有这规矩，而王凤也不会定新规矩，于是就按以前的旧标准来。等于是没管。

王氏的五侯争着比赛奢侈。成都侯王商曾经得病，想避暑，就跟皇上借用明光宫。后来又穿凿长安城墙，把外面的河水引到家宅中的，以便池塘里可以行船，船上立起羽盖，周围张起帷幕，在上面卧着桨唱歌。汉成帝去王商家，看到他穿城墙引水，生气了。但是没有说什么。

后来，汉成帝微行，经过曲阳侯王音的家宅，见园子里有土山、渐台，修得就象白虎殿。于是汉成帝怒，责备车骑将军王音。王商、王根兄弟就想自己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然后向太后谢罪。

汉成帝听说了，大怒，叫人去调查王商等人奢侈僭越等不轨行为。又叫人送信给王音说：“你们外家为什么要自己刺字、割鼻子？这样到太后跟前，叫慈母伤心，以乱国家吗？我现在要处理你们，你叫他们在家里等着。”于是，车骑将军王音坐着草垫子请罪，王商、王立、王都背着斧自请罪，过了很久才罢休。汉成帝只是想吓唬他们一下，实际没有要杀他们的意思。

汉成帝发出的，也只是无能者的嘶吼。

公元前29年，春天，正月，亳出现四块陨石，肥累出现两块陨石。这又是灾异。

于是，汉成帝召集公卿举荐的能直言之士，在白虎殿对策，问这个天象是怎么回事。

谷永想拍马屁，于是说：“我建议，陛下应该像天那样平等地施恩，使所有的妾人人都有机会。应该从外面纳来能生孩子的女子，不管美丑，不管识字不，不论年纪。能让微贱的人生下皇子，这才是福。广泛地在民间找宫女，以便生出孩子，安慰太后的愁闷。”

汉成帝很高兴，于是提拔谷永为光禄大夫。

谷永知道皇帝好色，于是投其所好，推波助澜，讨得皇帝喜欢。他大约从陨石分散掉在两个地方，推论出上天的意思是要汉成帝广采民女。

汉成帝又开始微行，就是私下到民间去游玩。他带着期门郎或奴仆十几个人，或者乘坐小船，或者骑马，出入农贸市场、居住区和郊野，远的时候去到附近的县，玩斗鸡走马。对外就自称是富平侯家的人。

在这种民间乱逛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歌舞演员，名叫赵飞燕。舞跳得好，身轻如燕。汉成帝喜欢的不行，把她拉回了宫里。

最开始的时候，汉成帝喜欢许皇后和班婕妤。有一次汉成帝想和班婕妤一起坐车，班婕妤推辞说：“贤圣之君身边侍着的都是名臣，只有末代昏君才和女色待在一起。我要是一起坐车，不就像他们了吗？”汉成帝觉得她说的好，于是停止。太后听说了，高兴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班婕妤推荐侍女李平给汉成帝，得到宠幸，后者也做了婕妤，赐姓卫。后来，汉成帝微行，去了阳阿主家，喜欢上了那里的歌舞者赵飞燕，把赵飞燕召入宫中，大为宠幸。赵飞燕有个妹妹，也被招进来，姿貌尤其美丽，左右的人看见了，都啧啧嗟赏。博士淳方成，站在汉成帝身后，则吐了口唾沫说：“这是祸水啊。”

赵飞燕和妹妹都做了婕妤，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婕妤都失宠了。于是赵飞燕诬告许皇后和班婕妤在后宫诅咒自己，还骂皇上。冬天，十一月，甲寅，废掉许皇后，叫她去昭台宫居住。亲属都撵回老家。

又审问班婕妤，班婕妤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个人修善事还未必能得到福，干坏事还能指望什么呢？如果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坏人讲的瞎话，如果鬼神无知，那跟他说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不曾诅咒过。”（诅咒就是跟鬼神讲谁谁谁不对，要他死。那么如果鬼神有知，对方是瞎说，鬼神也不会信，不会使那人死。所以诅咒是没用的，我也不会搞诅咒。）

汉成帝听了，绝对说的挺好，就赦免了他，赐给一百斤黄金。班婕妤怕赵飞燕姐妹害她，就改去了太后的长信宫居住。

这里说的樊姬，是春秋时代的楚庄王夫人，樊姬看丈夫耽于射猎，怕他荒废政事，也怕他出危险，就改吃素食，不要庄王出去弄兽肉。庄王很感动，立她为夫人。当时，楚庄王老跟令尹子沈在朝堂上谈论国事，一谈就到大半夜，夫人问他都谈什么了，庄王想了想，似乎也没谈出个什么。（天天开会，可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楚夫人说：“我主持后宫，积极到郑卫之地，去发掘国外美女，引进到后宫，从来不吃醋。而令尹为政这么多年，从来没推荐过一个贤能的人，大王说他称职吗？”

庄王把媳妇的话给令尹一学舌，令尹吓得直冒汗，赶紧推荐了在海边陪着老妈过苦日子的孙叔敖。

接着，汉成帝就想立婕妤赵飞燕为皇后。太后（王政君）嫌她出身低微，不同意。太后的姐姐的儿子淳于长是侍中，多次劝太后，过了一年多，太后才答应。于是叫赵飞燕当了皇后。

谏大夫刘辅上书，说汉成帝放任自己的情欲，叫卑贱之女，去母仪天下，这是不畏天，是错的，必然有祸。汉成帝于是把刘辅下狱。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师丹、太中大夫谷永就上书给刘辅求情，于是汉成帝没有杀刘辅，而是处以减死罪一等，罚他去做鬼薪（劳改犯）。

赵飞燕当了皇后后，汉成帝对她的宠爱稍稍减少了，而极其宠爱她妹妹。叫她妹妹做了昭仪，住在昭阳舍。院子都是涂的红色，殿上髹漆都用铜沓，涂上黄金。

用白玉做台阶，壁带用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来装饰。这是后宫中从来没有的。赵飞燕住在别馆，经常和侍郎、宫奴私通。赵昭仪就对汉成帝说：“我姐姐性子刚，加入被人诬陷，就会自杀。”然后就哭。汉成帝信了。后来有汇报赵飞燕跟人通奸的，汉成帝就杀了他。因此赵飞燕公开淫乱，也没人敢说。但是仍然生不出孩子。

赵飞燕也是过于贪婪了，自己享受荣华还不够，非要生出个皇子，从而富贵无极才好。

王莽的虚伪

当初，太后王政君有弟兄八个，其中五个被封侯，哥哥王凤还做了大将军，权力很大。王政有个弟弟叫王曼。王曼早死，于是没有封侯。王曼的寡妇养在东宫，他的儿子王莽没赶上同样待遇。他的同辈堂兄弟都是将军、五侯之子，生活侈靡，互相竞争车马声色。王莽于是折节做恭俭的样子，勤身博学，穿的衣服跟儒生似的，事奉母亲和自己的嫂子，抚养哥哥的遗孤，行为谨慎。又对外交接俊才，对内事奉各个叔叔，曲意礼敬他们。

大将军王凤得病，王莽伺候，亲自尝药，头发都乱了，脸也脏兮兮的，一连几个月不解衣服。王凤临死，就拜托太后和汉成帝多照看王莽。于是，汉成帝叫王莽做了黄门郎，升射声校尉。后来，他叔叔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的封邑民户分出若干，封给了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都是当世知名的人，也都替王莽说好话。于是汉成帝觉得王莽不错。就封王莽为新都侯，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王莽官爵大了，反而更加恭敬，节操更谦虚，散出车马、衣裘施给宾客（就是门客），自己家没剩下什么。他收留资助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特别多。于是，当官的就都推荐他，游走的宾客（门客）都替他宣传，他的声誉日渐高起来，超过他的叔叔们了。王莽曾经私下买了个侍婢，结果堂兄弟们知道了，王莽于是改口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女子适合生孩子，就给他买的。”当天就把婢女送给了朱博。王莽就这样善于藏匿自己的真实本性而求得名气。

公元前11年，王凤、王商都先后死去了，于是封五侯中的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主掌朝政。王根也是太后王政君的弟弟。

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太后是不同意的。于是，卫尉淳于长去求太后，才帮着把赵飞燕立为皇后。于是汉成帝感谢他，封淳于长为关内侯。

汉成帝宠爱淳于长，于是，淳于长比公卿还尊贵，对外结交诸侯、郡守，收受财货巨万，还生活淫乱，还勾连汉成帝以及废掉的许皇后（被赵飞燕替代），收受

许皇后的贿赂，建议汉成帝把她立为“左皇后”。

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心里觉得淳于长受称帝宠爱对自己不利，就趁着大司马王根得病的时候，去伺候王根，趁机说：“淳于长见你生病，就高兴了，想取代你。”王根大怒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与太后讲”？王莽说：“未经你批准，不敢讲啊。”王根说：“你赶紧去东宫！”

王莽于是去东宫求见太后，说了淳于长怎么不好。太后王政君也生气了，叫他跟皇帝说一下。于是王莽跟汉成帝讲了。于是汉成帝下令免了淳于长官职。跟淳于长结好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以及刺史以上的官员，二十多人，也被免官。

汉成帝因为王莽能首先告发淳于长这个大奸，称赞他忠直。王根因为病了，就推荐王莽代替自己。于是，封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王莽一下子成为三公之一。

淳于长受宠，就是因为他帮着赵飞燕，而废掉了许皇后，现在他为了收取许皇后贿赂，就又帮着许皇后。这一下子碰触了汉成帝的底线。而王莽也抓住了这个把柄，从而“立功”了。

王莽随后想邀取名誉，就聘用了一些贤良的人来做自己的属官，这样自然会得到士人们的赞赏。王莽把皇帝给他的赏赐都用来招待士人。自己更加简朴。他妈妈病了，公卿来他家问候，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衣服都不曳地，穿着布的蔽膝。公卿以为这是仆人，一问知道是夫人，都惊讶。他就这样伪装和修饰自己的名声。

王莽邀取名誉的办法，就是赔钱赚吆喝，给士人们撒钱，于是这些基层的士人自然都说他好，他在民间的口碑就高起来了。至于对于贵人，像王根这样的，则照顾伺候病情，获取他们的信任。

也正是凭着这些名誉，叔叔王根和太后王政君才觉得他好，让他当了大司马。而他父亲早死，原本和叔叔各家相比，基础最差的。

汉成帝的断袖之癖

王莽当了大司马，第二年，公元前七年，汉成帝却出事了。

汉成帝素来身体好，没有病。当时，楚思王刘衍、梁王刘立来朝见，次日要走，汉成帝就住在白虎殿，又要拜左将军孔光做丞相，已经刻了侯印，书赞。夜里都正常，清晨，穿裤袜要起来，就衣服掉落，不能说话，昼漏（计时器）过了十刻就死了。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飞燕的妹妹昭仪赵合德。

皇太后下诏叫大司马王莽和御史、丞相、廷尉审问，调查皇帝起居发病的过程。赵合德禁不起审问，只好自杀了。

接下来，就要选下一任皇帝。当初，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还有个傅昭仪。王政君生下汉成帝，傅昭仪生下成帝的弟弟刘康。因为汉成帝没有儿子，于是，就把刘康的儿子刘欣接来了，当了皇帝，是为汉哀帝。

刘欣算是过继给了汉成帝。

刘欣是傅昭仪的孙子，于是把傅昭仪尊称为傅太后，生母丁姬称为丁姬。

太皇太后王政君于是叫傅太后、丁姬每十日来一次未央宫，见自己的儿子汉哀帝刘欣。他不希望这俩人跟皇帝关系太近，否则他们的弟兄子侄又成为新的傅氏、丁氏外戚。

一天，汉哀帝在未央宫摆酒，侍者叫傅太后坐在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检查，责备侍者说：“傅太后，是妾，怎么能跟至尊坐一起！”

当初，王政君是元帝皇后，傅太后是元帝的昭仪，那当然是妾了。既然如此，王莽就命令人过来，把傅太后的位子撤去，给傅太后换了个座位。

傅太后听说了，大怒，不肯出席，埋怨王莽。王莽被迫辞职。

这件事上，王莽虽然丢掉了官职，但是应该使得太皇太后王政君（也是他的姑姑）更喜欢他了。

王政君和傅太后，又为了赵飞燕闹起了矛盾。这时，有司上奏，说汉成帝当初和许美人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赵飞燕非常嫉妒，又哭又闹，逼着汉成帝杀死婴儿。于是，汉哀帝下诏，把赵飞燕的家人，都给迁徙去了边境。

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汉哀帝既然过继给了汉成帝，那么，赵飞燕就算是皇太后，他的生母则只能叫丁姬。现在汉哀帝也确实定她为皇太后。王政君就认为，既然赵飞燕有罪，那就应该废掉赵飞燕的皇太后位子。

但是，当初汉哀帝能当上汉成帝的继承人，赵飞燕作为汉成帝的皇后，是帮了忙的——赵飞燕主张把刘欣接来当继承人。傅太后和赵飞燕关系也好。

所以，汉哀帝也多少感谢赵飞燕，于是，就不追究此事了。太皇太后王政君本来就是不同意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的。看傅太后护着赵飞燕，不把她的皇后位子废了，于是，王政君就恨了傅太后。

原本王政君是不恨傅太后的，不然也不会把傅太后的孙子刘欣给弄来当皇上。

傅太后于是更加骄横，她跟王政君说话时，甚至管对方叫“姬”。但是，比较皇上汉哀帝是她的孙子，又哀帝撑腰，王政君也没办法。

于是，丁、傅两家外戚在很快在一二年间发达起来了，很多做了做公卿列侯。

汉哀帝要封傅太后的侄子光禄大夫傅商为侯，尚书仆射郑崇劝谏：“汉成帝从前封了五个舅舅（五侯），于是天变成赤黄，白天昏暗，太阳中出现黑气。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是三公，封他们为侯还有因缘，现在无故封傅商为侯，败坏制度，逆天人之心，对傅氏家族不是好事。我当以死来对此负责。”

说完，郑崇拿起诏书草稿站起来。傅太后见了，大怒，说：“哪有天子却被一个臣子给制住了的！”

于是，汉哀帝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接着，封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这两个都是丁、傅外戚。

董贤是云阳人，长得眉清目秀，于是被汉哀帝宠幸，当了男同性恋伴侣。出来就做一辆车，进屋就陪在左右，得到的赏赐累计巨万。董贤经常跟汉哀帝谁一起。有一次白天躺着，汉哀帝的袖子被董贤压住了。汉哀帝想起来，又不想闹醒董贤，就断袖而起——把袖子剪断了而起来。（“断袖之癖”的来源。）

汉哀帝又下诏，允许董贤的媳妇进攻。把董贤的妹妹招来做了昭仪，排位仅次于皇后。昭仪、董贤、董贤媳妇整天陪着汉哀帝。封董贤的父亲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叫将作大匠给董贤在皇宫北阙下修大宅子，里边有重殿，洞门，修得穷极技巧。又赐给他武库禁兵，上方珍宝。上等的家用东西都在董家，而哀帝自己用的则是副一等的。乃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柩，都赐给了董贤，什么都备齐了。无不备具。又给董贤事先修坟墓，里边有房子，刚柏题凑，周围数里，门阙雄伟。

汉哀帝又封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这时董贤二十二岁。

这可谓是一通“骚操作”了。汉哀帝对自己的男朋友看得比丁明这样的外戚还重了。

这时，汉成帝的外戚王氏家族已经很衰败了，只有王闳还在做中常侍。一次，汉哀帝在麒麟殿摆酒，董贤父子也跟着宴饮。汉哀帝一边喝，一边看着董贤，笑说：“吾要效仿尧禅舜，怎么样？”意思是把皇位禅让给董贤。

王闳就说：“天下乃高皇帝天下，不是陛下的。陛下继承宗庙，应该传给子孙，继承大业为重。天子不能开玩笑。”

汉哀帝默然不悦，两边的人都害怕了。于是叫王闳出去。过了一会，太皇太后王政君替王闳道歉，才把他叫回来。

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了。他奶奶傅太后，也在前两年死了。

这时候，王莽在几年前，因为惹了傅太后，就被免了官。于是王莽杜门自守，不跟外人接触来往。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奴隶，王莽使劲责备他，叫他自杀。他起来的这三年，吏民上书说王莽被罢免冤枉的，有数百起。一次，汉哀帝举荐的贤良方正士周护、宋崇等人，要回答皇上问题，他们在对策中就大加歌颂王莽的功德。

这时候，汉哀帝死了。太皇太后王政君听说皇帝死了，当即去了未央宫，收了皇帝的玺绶。然后太后派人叫来王莽，把兵符都给了王莽。王莽按太后指示，叫尚书弹劾董贤，说他在皇帝病的时候不亲自帮着看病。

然后王莽派人拿着太后诏书，宣读给董贤：“董贤年少，没经过多少事理，做大司马不合众心，收齐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当天，董贤和祁子都自杀了。

所有靠着董贤当上官的，都罢免。董贤父亲、弟弟和家属都迁去合浦。官吏把董家的东西都给拍卖了，合计四十三万万钱。

董贤相好的官吏硃诩买了棺材，收敛董贤的尸体，王莽听说后，找了个别的罪名，把自硃诩杀了。

然后，太皇太后亲自任命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王莽一下子凤凰腾达了。当即把皇太后赵飞燕，迁到北宫居住。王莽向太皇太后请示后，把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汉哀帝的皇后傅氏，都废为平民。当天，两人都只好自杀了。

王莽又把傅氏、丁氏家族的人都免官。

诸多王莽素来不喜欢的人，王莽都找了罪名，把他们罢免。甚至自己王家也不放过。

红阳侯王立，是王政君的亲弟弟，虽然没有当大官，但王莽怕他跟太后说自己什么，就叫人上奏，找了王立的过错，叫他回侯国去。

太后王政君不答应，王莽就说：“现在太后代替幼主统管政事，正是怕人不服。应该向天下显出公正。如果照顾私情而违逆大臣们的意见，那就会闹乱子。先让回去，等安定了再叫来。”太后不得已，叫王立去了侯国。

王莽这一通排除异己的操作，倒是雷厉风行。

于是，阿附顺从王莽的，被提拔，他所厌恨的被诛灭。王莽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管刑罚，平晏管理机要，刘秀负责起草文章，孙建做爪牙。丰子寻、秀子棻、崔发、陈崇因为有才能而被王莽宠幸。

王莽从此把握朝纲。他的上升之路，其实很简单，就是跟对人。他是紧跟着姑姑太后王政君，不惜让自己当炮灰一度很委屈。但不付出，能有收获吗？

接下来是选皇帝。汉哀帝当初继位时，是十七岁，虽然岁数不算大，但也成年了。这就是个教训。汉哀帝带领母亲、祖母一串外戚，把太皇太后王政君挤得很难受，乃至被叫做“老姬”。这次再不敢了。于是选了个九岁的，是中山王刘箕子。刘箕子接班当了皇帝，是为汉平帝。这个自然好控制了。

汉平帝这时候才九岁，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出席朝廷，是名义上的最高执政），大司马王莽秉政，百官都听王莽的。

王莽的虚伪谁信

太后王昭君，又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封户二万八千户。王莽又封了一大批人为侯，对县令给与终身退休金，又给百姓一些福利，这样好让大家念他的好。

郡国出现大旱和蝗虫，尤其是青州（山东省北部）严重，民众流亡。王莽就上书给太后，说自己愿意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来救助贫民。于是公卿都学他，有二百三十人献出田宅，把这些田宅所得的赋税，用于来救贫民。每当发生水旱，王莽就吃素食，他身边的人就报告给太后，太后派人诏命王莽：“听说你吃菜，这是非常忧虑民众啊。你还是按时食肉，爱身为国！”

这也是为了蒙蔽太后，显得自己忠于国家。

王莽还要哄太后。他为了向太后表现自己的能力特别强，超过以前的时代，就暗示单于把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送来，陪侍太后。这样，就显得好像王莽能镇住匈奴似的。为了这个，赏给单于很多财物。这实际是买来的业绩。

王莽下令，民众起名不能是两个字，然后派人暗示单于，让他想慕听从，一定给他厚赏。单于答应了，就上书说：“我有幸当藩臣，感到太平圣制的快乐。我以前名叫囊知牙斯，现在谨改名叫知。”王莽大喜，报告给太后，然后厚赏单于。

作为执政官，就这样弄虚作假，制造业绩呢。

王莽把自己增加封户所收来的租税钱上千万，给太后身边的人。他之前也这样，给太后身边的人累计数千万钱。于是太后身边的人都共同赞誉王莽。王莽又知道太后在深宫中没意思，就让她忙于玩乐而把权力交给自己。于是叫太后四季驾车巡狩四郊，去节俭孤寡贞妇，到了相关的县，就施舍，赐个民众钱和牛酒，年年如此。岁以为常。太后身旁的弄儿（逗太后开心的小厮）病了，住在外边，王莽亲自去探望。他想办法讨太后开心，一直于此。（后代的奸臣讨皇上喜欢他，信任他，也不过如此，就是满足皇上的欲望，伺候好皇上去玩。）

王莽又开始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盖了一万区的房子，又召选天下有异能的人数千。这么做，就是拉拢收买知识分子，于是天下知识分子，都写文章歌颂王莽，制造声势，要求给王莽升官加爵。这跟花钱买流量，没有什么区别。至于王莽的钱，主要来自他的封邑租税。

王莽一面忽悠和讨好太后，一面又从太后这里夺权。

王莽不亲自来，叫公卿给太后上书，说：“以往升到二千石的，还有州部推举的茂材异等的官吏，大多不称职，应该先让他们见安汉公，由安汉公选择。另外，太后岁数大了，不宜亲自管理小的事情。”太后于是下诏，说以后只有封侯的事情问我，其它都安汉公决定。于是王莽的权力和人君一样了。

这时的小皇帝是汉平帝，将来他娶了皇后，又会生出外戚来。王莽怕新外戚夺自己的权，就跟太后说：“以前汉哀帝当了皇帝，就背弃我们给他的恩义，把自己的外家丁、傅氏给封官，扰乱国家。现在已经戒绝这样的事。”

于是，把汉平帝的母亲卫姬、舅舅卫宝、卫玄等人，都赐给爵位，但不能来京城。

王莽长子王宇不赞同王莽把皇帝的母亲卫氏给隔绝在外地封国，怕以后皇帝长大了，报复王莽，自己会跟着遭祸。于是他暗示在中山国呆着的卫氏上书，要求能来京城。王莽收到上书，没有同意。卫后日夜啼泣，想见皇帝的面。王宇和自己的老师吴章和妻兄吕宽商量，觉得王莽是劝不了的，只能用鬼神来吓他。于是王宇派人半夜把血洒在王莽家大门。门吏发觉了，抓到了王宇。

于是，王莽把王宇送到监狱，喝药毒死了。王宇的妻子怀孕，送到监狱以后，等生下孩子再杀她。王莽为了自己升官，连儿子都豁出去了。其实，他这不是大义灭亲，是杀人灭口，怕儿子把他的丑事说出去。

于是，接着这个由头，王莽又把卫氏的亲族都灭了，只剩下卫太后。王宇的老师吴章处以腰斩，尸体砍碎。吴章是当世的名儒，教授的徒弟特别多，有弟子一千多人。王莽都认为他们是恶人党，都应该禁锢不许做官。这些徒弟都赶紧改说自己的老师是别人。（这个吕宽，也是个书呆子，竟能想出血洒大门的馊主意。）

王莽于是借着吕宽的案子，穷追他的党羽，所牵连出来的人都杀了。汉元帝的妹妹敬武长公主素来亲附丁、傅两家，这时又非议王莽，红阳侯王立，比王莽辈分高，平阿侯王仁，性子刚直，都被王莽逼迫自杀了。然后王莽对太后说，武长公主暴病而死了。太后要去参加她的葬礼，王莽使劲拦着，生怕太后明白真相。于是太后没去。

最省事的办法，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于是王莽就上奏，要求给皇帝选皇后。有司就报上来了很多女子的姓名，其中包括不少王氏的女儿。王莽怕他们跟自己的女儿争，就上书说：“我的女儿不参加选秀。”

太后以为他是真心的，就下诏说：“王莽的女儿，是我的外家，不要选她。”于是，庶民、诸儒生、郎吏，每天一千多人到门阙上书，公卿大夫也跑来，说说：“安汉公功绩这么大，为什么独废掉他的女儿不选。希望他女儿能当皇后。”王莽派官员叫公卿和诸儒生不要再说了，而上书的人反而更多了。太后不得已，答应公卿选王莽的女儿。王莽又对太后说：“应该博选众女。”公卿来争，说：“不应该再多选，导致出现两个正统。”王莽这才说：“那就看看我女儿合适不合适吧。”

王莽想得到什么的时候，都是反着来，装出谦让推脱不要的样子，最后做成被迫接受。这样既蒙蔽太后，也蒙蔽民众。给太后留下自己廉洁公正的印象。而这些儒生和官员，都愿意给王莽捧场，可见这些儒家教导出来的人，不是品行低下贪财，就是智力欠缺看不出王莽的虚伪，二者必有其一。

经过这一番操作，太后对王莽印象越来越好，知识分子们也都拼命鼓吹王莽。于是，前后总计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此外还有诸侯王公、列侯、宗室，都叩头说：“应该给王莽增加赏赐。”经过王莽一番露骨的推让，太后下诏，给王莽加九锡礼。

又派出八个使者，到各地区，叫地方官伪造歌谣，对王莽歌功颂德。一共伪造了三万言。这八个人因此都封侯。地方官只有广平国相班穉，不肯上报嘉瑞和歌谣；琅邪太守公孙闾也不肯。于是，公孙闾被诛杀，班穉害怕了，上书谢罪，于是免职。

到汉平帝五年，这时汉平帝岁数大些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妈妈卫后被迫害，给隔在封国，亲戚都给杀了。于是平帝心中怨恨。王莽给汉平帝献上椒酒，酒中放毒，毒死了平帝。

这时候，官员来报，说武功县令疏通井，得到一块白石，上圆下方，上面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从此，各种符命的神迹，就到处都出来了。

太后王政君还有点不肯，因为她这时候才感觉王莽有了野心。但是太保王舜就对太后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了。”意思是，王莽现在势力已经无法控制了。太后心中不愿意，但是力不足以制止，只好同意。于是，下诏，叫王莽摄政，当了“假皇帝”，臣民称呼他为“摄皇帝”。王莽面南背北，跟天子的规格一样。

那也需要一个真皇帝啊。王莽就招来汉宣帝的玄孙刘婴，把他立为皇太子，称他为孺子，时年才两岁。王莽作为摄皇帝，名义上就是保着这个孩子的，对外则说等着孩子长大了，就还位给他，叫这孩子当皇帝。

王莽这么干，当然也有人不干。东郡太守翟义，是宰相翟方进的儿子，出于正义，发兵讨伐王莽，有军队十几万人。结果不出半年，被官军平定。

紧接着，梓潼人哀章在长安念书，品行不好，就制作了一个铜柜，上面写“天帝行玺金匱图”，还有“赤帝玺刘备传予黄帝金策书”。内容是说王莽是真天子。还写了王莽下面的八个大臣，又把自己名字也列上去了。

然后，他把这个铜柜送到刘邦的庙里。官员报给王莽后，王莽就到刘邦庙里，对着这个金柜下拜，表示接受金匱的神意。然后王莽去到未央宫前殿，下书说：“汉高祖的神灵，给了我传国金策的书，我不敢不接受。因为戊辰（二十五日）是吉日，我就登上真天子位，定国号为新。”

王莽即将要当真皇帝，于是又派王舜去跟太皇太后王政君去要传国玉玺。太皇太后大惊，但是也没办法了，骂了王莽一通，还是把玉玺给了。王莽接到玉玺，大悦。准备到日子就正式当皇帝了。

公元9年春天正月，王莽带着公侯卿士，祭拜天地，正式当了皇帝，国号新。王莽策命孺子做定安公，封一万户，地方百里，然后也就不管他了。

王莽又按着金匱上写的八个人来封官，以王舜为太师。其中有六个，是真实的，有两个，王兴、王盛，本来是造金匱的人编的名字，为了好听的。王莽就真在民间找来这两人，一个是卖饼的，一个是看城门的，都封成了将军。同日又封了几百个官。而刘姓做郡守的，都改为谏大夫，没了权力。

随后王莽大搞了一通货币、官职、土地等方面的改革，都非常迂腐，只是在扰乱经济、激化矛盾。

次年，王莽又把匈奴惹了，招致匈奴的连年进攻。王莽就发兵跟匈奴打，又召集天下囚徒、三十万人负责运输。

而惹了匈奴的过程，则很可笑。王莽把匈奴单于的印换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单于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印上没“汉”字，他下面的王下面的旧印上倒有“汉”字，而且“玺”字也没了，改成跟下面人一样的“章”字，显得自己跟下面人一样了。于是心中怨恨，就和新朝之间互相杀了起来。

这对天下的摇动和物质损耗很大，因为匈奴的进犯和抄略，北方边郡几乎都空了。从前呼韩邪以来与汉的六十年安定局面彻底结束。为了对付匈奴，就宣布对天下一切吏民，都按财产三十取一征税。叫令公卿以下到郡县长官都负责提供马，各地按级别定了标准。结果官吏们都把这个转嫁给民众。

他的经济改革，字面上来看目的是为了民众好，但执行起来，官吏和豪强趁机把这变成侵害民众的机会，走了样，导致民众生活日益变坏。

王莽对外对内政策都迂腐荒谬不得人心，于是，在他当皇帝第十年的的时候，天下的盗贼和叛乱已经非常多了。

当时，山东地区分为青州、徐州，青州在北，徐州在南。徐州的琅邪国人樊崇在莒县起兵，有一百多人，然后奔入泰山。泰山地区的群盗一看樊崇勇猛，都来依附，于是达到一万多人。樊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各自起兵，合计数万人，也来投奔樊崇。然后他们在樊崇领导下一起进攻莒县，未能攻下，转而在青州、徐州（也就是山东地区，当时该地区的区划的青州徐州）抢掠。还有徐州东海国人刁子都，也起兵抄掠徐州、兖州。王莽派郡国兵讨伐，但不能战败他们。

樊崇的兵众多了以后，就内部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意思是加强军纪，不骚扰百姓。其中长官叫三老，其次叫从事，再次叫卒史。这时听说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兵来讨伐，樊崇怕自己的兵和王莽的兵分辨不清，就都把眉毛画成红色来区别，于是叫赤眉。这就是赤眉军。前来讨伐的王匡、廉丹合计带着十几万的大军，在经过的地区放纵，骚扰百姓。于是东方人都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朝廷组织的政府军是从外地来的，成本高，效率低，反倒恶化当地情况，制造出更多的动荡因素。因为山东地区的收成不好，王莽又派了很多大夫、谒者，去各地教民众煮草木做成酪来吃，结果这种酪没法吃，更导致了折腾百姓，浪费百姓的时间和力气。

赤眉军之势如烈火不可向尔，王莽所在的长安城，已经隐隐被历史的火光照亮。一座二百年的雄城，化做焦烟的时刻，结束它第一阶段都城使命，已经不远了。而王莽称帝第十四年，公元23年，长安在火光中被攻破，王莽死。这场火光之

后，长安彻底地冷寂了。这一冷，从王莽以后就冷却了六百年。而这长安，它再次成为天下瞩目的中心，要等到六百年后的李氏唐朝。

先秦汉

汉朝四百年
(下)

张守春◎著

著名历史作家、通俗讲史开创者

见解独到地串联洛阳200年的人和事

重现汉朝辉煌,还原帝国衰落

以史明鉴,从历史中读政治博弈,领悟人生智慧

400 Years of Han Dynasty

洛阳二百年

东汉故事

第一章

王莽时期

绿林与赤眉

公元9年，王莽祭拜天地，正式当了皇帝，国号新。王莽对外对内政策都迂腐荒谬不得人心，于是，在他当皇帝第十年的时候，天下的盗贼和叛乱已经非常多了。

当时，山东地区分为青州、徐州，青州在北，徐州在南。徐州的琅邪国人樊崇在莒县起兵，有一百多人，然后奔入泰山。泰山地区的群盗一看樊崇勇猛，都来依附，于是达到一万多人。樊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各自起兵，合计数万人，也来投奔樊崇。然后他们在樊崇领导下一起进攻莒县，未能攻下，转而在青州、徐州（也就是山东地区，当时该地区的区划的青州徐州）抢掠。还有徐州东海国人刁子都，也起兵抄掠徐州、兖州。王莽派郡国兵讨伐，但不能战败他们。

樊崇的兵众多了以后，就内部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意思是加强军纪，不骚扰百姓。其中长官叫三老，其次叫从事，再次叫卒史。这时听说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兵来讨伐，樊崇怕自己的兵和王莽的兵分辨不清，就都把眉毛画成红色来区别，于是叫赤眉。王匡、廉丹合计带着十几万的大军，在经过的地区放纵，骚扰百姓。东方人于是都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朝廷组织的政府军是从外地来的，成本高，效率低，反倒恶化当地情况，制造出更多的动荡因素。因为山东地区的收成不好，王莽又派了很多大夫、谒者，去各地教民众煮草木做成酪来吃，结果这种酪没法吃，更导致了折腾百姓，浪费百姓的时间和力气。

王莽下诏催促和责备更始将军廉丹去进攻赤眉军，说：“现在仓廩尽了，府库空了，你可以打了。你受国家重任，不在战场捐躯，就无法报答和塞责！”廉丹惶恐。他这只中央军确实物质消耗很大。

无盐县的索卢恢等人，也举兵反叛，占领县城。廉丹和太师王匡发兵攻破无盐县，斩首一万多。王莽派人封赏。赤眉军的别校董宪带着几万人在梁

郡，王匡要进攻那里，廉丹觉得刚打完仗，军队需要休息一下。王匡不听，硬要去，廉丹只好跟着。双方在成昌交战，官军战败，王匡带着士兵奔逃。廉丹派人带着自己的印绶给王匡送去了，说：“小儿可以跑，我不可！”于是停下来，战死在沙场。下面的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多人，听说了，就说：“廉公已经死了，我们还跟谁活着！”于是都向敌人冲锋，都战死。

王莽又派章驰来，和太师匡一起并力讨贼。又派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带领十多万兵驻守洛阳。

公元17年，荆州地区又出现了绿林军。当时，荆州（湖北、湖南）饥荒，有的民众只能吃野菜。于是新市人（湖北京山县）王匡、王凤被推为首领，率领几百人起义。一些亡命之徒如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等，都去加入了王匡。王匡等人一起进攻离乡聚，藏在绿林山中，几个月间到了七八千人。同时，全国其它地方类似的民变也不少。

公元21年，地方官荆州牧带着两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王匡等人迎战，大破官军，杀死数千人。这时绿林军已有五万多人，地方州郡已经制不住他们了。

荆州地区的绿林军（在湖北省北部活动），遇到的疾疫，半数人都死了，于是就分散离开。其中王常、成丹带兵去到南郡（湖北省南部江陵地区），成为“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和他们的支系朱鲋、张卬向北去到南阳（河南省南部），叫“新市兵”。都自称将军。

王莽派出司命大将军孙仁去镇守豫州，对付新市兵，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去镇守荆州，对付下江兵。各自只带了官吏一百多人，到所辖的州内招募军队。严尤对陈茂说：“派出我们这些将官，却不给兵符，一定要先请示才能行动，这就跟捆住猎狗的腿而责求他抓猎物一样啊。”

孙仁、严尤这种去当地募兵的办法，对地方带来的骚扰消耗倒小。这大概也是因为绿林军受病疫影响分解为两部之后，没有赤眉军势力大，所以没有派中央大军，而是在地方募兵去镇压。但是王莽喜欢中央管控，不肯授权给一线。这样势必导致军事行动不灵活，丧失战机。

秋天，七月，王匡等人的新市军进攻随县。随县附近平林县人陈牧、廖湛也聚集了一千多人，号称“平林兵”，来响应新市军。这时候，有一股力量又加入到新市军来，这就是刘秀家族。

刘縯刘秀起兵

绿林军的北部分支，由王匡等人带领，称为新市军，进攻随县。随县附近平林人陈牧、廖湛带着一千多人响应，称为“平林兵。这两只军队活动的区域，都属于南阳郡。南阳郡是荆州最北部的一个郡，地含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交接区域。”

从前，汉景帝的第六个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生了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戴侯熊渠，刘买的小儿子刘外没有继承侯爵的权力，就当上了郁林太守。刘外生了巨鹿都尉刘回，刘回生了南顿县令刘钦。刘钦娶了樊重的闺女，生下刘縯（音yǎn）、刘仲、刘秀。这三兄弟因为父亲早死，就跟着叔叔刘良生活，家在舂陵，也属于南阳郡。

刘縯性刚毅，为人慷慨，很懂得大节，对于王莽篡汉愤愤不平，于是也不去忙赚钱的事，而是花光家产去结交天下雄俊。刘秀则勤快，忙着稼穡的事，但也未必直接干，而是经营农田稼穡吧。刘縯经常笑话他。

等南阳这里的新市兵、平林兵起事后，南阳地区的人都待不住了。南阳的郡治是宛城，宛城里一个叫刘通的富商子弟，他也曾经做过官，这一天听说新市、平林都闹出了义军，就对自己的堂弟刘轶说：“现在四方都起事了，汉应该能复兴。要起事的话，得追随刘姓宗室。南阳这里的汉的宗室，只有刘伯升兄弟有爱心，能容人，可以泛爱容众，可以跟他们一起起事。”

原来，李通的爸爸李守是研究星象讖纬是，就是各种神奇的预言书的，因此李守这时候还在长安做了王莽的宗卿师这种神职人员的工作。李守对他说过，有一句讖语“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李通觉得，这句话是应验在自己身上的，基于这个，那就要在本地找个刘姓汉室宗族的人来做带头的，自己跟着。

正好刘秀卖谷子来的宛城，刘通就叫李轶去请他。刘姓也知道李通是个大家子弟，就跟着李轶来了。见面之后，李通跟刘秀拉着手，聊了半天，非常高兴。然后李通才把一些讖语说出来了，说刘姓要复兴，来试探刘秀的意思。

刘秀也听明白了，于是说：“假如真是这样，现在你父亲在长安，那他怎么办啊？”

这就等于答应起兵了，只是担心李通的爸爸会受连累。

李通说：“我已经有安排了。”

于是，也就明着说起义的事了。刘通和刘秀商议，定在立秋官府检阅骑兵那天，劫持骑兵，然后起事。叫刘秀跟刘轶一起回舂陵起兵响应。

刘秀回来，对大哥刘縯说了。刘縯字伯升，他一贯恨着王莽篡位，从前就变卖家产，积极结交豪杰。当即决定和刘通一起起义，反王莽。于是，刘縯把舂陵当地的豪杰（也就是豪强）叫来，提议起兵，说道：“王莽暴虐，到处都是流民，又赶上连年旱灾，四处叛乱的人很多，这种形势，正是灭掉王莽的时机。我也想起义，恢复汉高祖刘邦的江山。”

豪杰们都愿意。于是刘縯和豪杰们派出各自的亲戚、宾客去其它的县联络起兵。刘縯则召集舂陵本家族的子弟起义。他把宗族子弟们叫来，说这个事。

结果，各家子弟一听要造反，都害怕，在堂下交头接耳，纷纷想逃。互相说道：“伯升这么弄，是要害死我们啊！”这时候，就见刘秀穿着绛衣，带着大冠，也出来了，和大家一起商议这事。子弟们颇吃了一惊，然后说：“这老实的人也干这个了。”既然这厚道人都选择做这事了，大家这才稍稍安心。

刘縯和豪杰们，这样一共组织出了七八千子弟，自称“柱天都部”。这时候刘秀二十八岁，他的坐骑是一只牛——因为没有马。

宛城的李通却消息走露，不得已，他只能逃走，家里被连坐杀死六十四人。他爸爸在长安也因此被王莽杀了。李通、李轶则孤身逃跑。

这时候，刘縯已经起事，他派人去找新市兵、平林兵，见到他们的统帅王凤、陈牧，说定双方一起行动。然后，刘縯与新市兵、平林兵一起向西进攻新野县的长聚。在战斗中士兵杀了新野县尉，这才抢了匹马，刘秀不再骑牛，改骑马了。然后又攻破了唐子乡，又叫人去引诱和杀死了湖阳尉。

这时候，在分战利品的时候，军队中分财物不均，士兵都怒了，要杀掉这些姓刘的头领，因为他们拿得多了。刘秀连忙把同宗姓刘的人手上得到的财物都要出来，给了军兵，军人们才高兴起来。于是又攻取了棘阳，这是一个县城。

这时候，李通、李轶带着自己的宾客（类似门客，豪强家族里的依附者），从宛城逃跑出来，听说刘縯弟兄已经起事了，也就跑来棘阳，投奔了刘縯。

这样，刘縯、刘秀这时也就成为了新市兵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

刘縯、刘秀虽然是刘姓分支，但不是近枝，而且他们宗族也比较大，那可以说该家族的每个姓刘的，血统地位都差不多。显然，这其实是很普通了。而且，刘縯不是官吏，而是平民，只不过是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平民。从他们组织子弟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多数人并不是迫于饥寒而起事，而是形势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家又冒险干事业的心。如果干成了，未来就变成上层阶级了。

公元22年十一月，刘縯想进攻宛城，这是个大城。半路到了小长安聚，遭遇了宛城地区的驻军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的军队。前队、属正，这都是王莽起的官民，简直名称都是莫名其妙——王莽改了大量的官职的名字，吏民们都因此晕头涨脑。

结果赶上是个雾天，刘縯的兵、新市兵、平林兵，和甄阜、梁丘赐的官兵大战一场，结果杀得大败。刘秀骑着一匹马逃走，遇上妹妹伯姬，于是让她上马一起跑。再往前，又遇上了姐姐刘元，喊她上马。刘元挥手叫他们走，说：“你们快走吧，别救我了，否则都得死。”

这时候追兵来到，刘秀只得扔下姐姐。姐姐刘元和她三个闺女都死了。刘縯的弟弟刘仲和宗族里边合计几十个人这次都死掉了。

刘縯、刘秀等人带着败兵，退回到棘阳守城，不敢出来了。甄阜、梁丘赐把辎重留在蓝乡，然后带着轻兵十万追来，就近扎营。棘阳城里，新市兵、平林兵因为刚刚战败，又见敌人人多，这时候都想逃走。

刘縯正为此担心，就听说有五千多下江兵来到宜秋。

当初，绿林军的北部分支由王匡等人带领，变成新市兵，而绿林军的南部分支，在荆州的南部的，称为下江兵，由成丹、王常领导。王莽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镇守荆州，对付下江兵。结果下江兵被严尤、陈茂打败，这时候就向北来到宜秋屯扎。下江兵的首领是成丹、王常、张卬。

刘縯、刘秀和李通就跑去下江兵的营垒，跟对方的头领王常相见。王常一看对方是刘姓，就愿意接受刘縯领导。于是王常带着下江北，来到棘阳，和汉军以及新市兵、平林兵汇合，锐气益壮。十二月，他们先是偷袭蓝乡，夺了甄阜的辎重，然后和下江兵一起攻击甄阜、梁丘的营地，一场大战，斩杀二万多人，也阵斩了甄阜、梁丘。之所以能斩杀这么多，是因为甄阜自作聪明地在两条河之间扎营，以便求得背水一战的斗志，为此还把河上的桥拆了。结果，败逃的时候却被河水拦住，于是被斩杀和淹死很多。

这可见，背水作战，既可以是生地也可以是死地，就看临场怎么运用了，以前韩信背水列阵之所以能胜，是因为还有布置的骑兵偷袭了敌人身后，从而鼓舞了水边兵的士气。所以，背水一战是生是死，要配合着其它条件来定。

王莽听说了，大惊，于是花出黄金十万斤的高价悬赏购求刘縯的人头。又叫天下各个乡亭都挂上刘縯的图像，每天早上安排人往他头像上射箭。王莽这人迷信地狠，以为千万人一起诅咒他，就能咒死他。

刘縯能够把势力做大，得到部分下江北的加盟，靠的是个人魅力和刘姓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有刘姓的身份，便于未来成就更大的事，这部分下江北未必愿意归附进来。

次年，公元23年一月，汉兵和下江兵一起进攻南阳郡的郡治宛城。王莽派出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本来是在荆州地区打下江兵的。这时候严尤、陈茂带着兵就来讨伐刘縯等人的义军。刘縯列出军队，和大家一起发下誓言，鼓舞完毕，把自己的积蓄物资都烧了，把做饭的锅也砸了，以示有去无还，然后击鼓朝着严尤、陈茂军冲去。在育阳，双方遭遇，大破王莽军，斩首三千。

严尤、陈茂战败，逃入宛城。于是汉兵和下江北继而围住了宛城。宛城是个大城，是南阳郡的郡治。随及刘縯的兵和下江兵围攻宛城。

昆阳大战

汉军在围攻宛城。因为每天都有百姓来投军的，这时候刘縯的兵以及新市兵、平林兵，已经十多万人，但是没有统一的领袖。诸将就商议，想立一个刘姓的，以便能顺从民心。

平林兵中有一个人是舂陵戴侯的曾孙，叫刘玄，号为更始将军。南阳地区的豪桀以及王常，都想立刘縯为领袖。而新市兵（原本是绿林军的一部分）、平林兵（首领是陈牧、廖湛）的诸将都喜欢放纵乱抢，而刘縯严明又威，刘玄懦弱。于是，新市兵的首领王匡、王凤，和平林兵首领陈牧、廖湛，就一起立了懦弱的刘玄，然后叫来刘縯，告诉他这决定。

刘縯一听，一皱眉，说：“你们像里我们刘姓宗室，心意是对我们很好的。但是我意下还是不太赞同。现在青州徐州的赤眉军，有数十万人，听说南阳这里立了皇帝，就怕他们也立一个啊。这样，必然内斗。现在王莽还在，义军就内斗，那是我们的损失啊。而且，首先自立为皇上的，往往当了炮灰。以前的陈胜、项羽就是。还是只称王就好了。如果赤眉军立的皇上贤能，我们就加入他们。如果立的不好，未来一起打灭王莽，我们再推选更好的。”也许是刘縯觉得自己当皇帝才合适呢，所以找这个客观的理由作为说辞，不过说的也是有道理。

诸将听了，都说有道理。但是将军张卬（áng）粗鲁地狠，拔出宝剑就砍地，说道：“犹犹豫豫地，什么事也干不成，今天这事就得这么定，谁也不许反对。”

于是就都听他的了，刘縯也只得接受。

于是二月，在宛城城外设了坛场，搞了仪式，刘玄当了皇帝，称为更始皇帝。更始皇帝封自己的叔父刘良做国三老，新市军的头领王匡做定国上公，新市军头领王凤做成国上公，新市军将官朱鲋做了大司马。平林兵首领陈牧做了大司空。刘縯则做了大司徒。其余还有九卿将军。

新市兵、平林兵和刘縯的兵，就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但是行动中并没有混合和重新整编。

到了下个月三月，刘縯继续围攻宛城，而派王凤和太常偏将军刘秀等人，一起向北去略地。王凤、刘秀等人，就往北不远到了昆阳（今叶县）、定陵、鄧，三个城都归奔了汉军。

王莽听说严尤、陈茂败了，宛城被围，于是就派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发兵再去。王邑、王寻带着军吏，以巨人“巨毋霸”做垒尉，又驱赶着猛兽虎、豹、犀、象来助威。王邑到了洛阳，各州郡都选了精兵，由州郡长官带

着，总计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从不同地点陆续杀来。路上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王匡、刘秀等诸将见了，于是都收缩退到了昆阳。随后，诸将又担心着自己的家属，都想散掉，回到各自的城池。刘秀说：“现在外寇强大，我们合力抵御，才也许能成功。如果分开，就没有机会了。一旦昆阳失守，各部都得灭掉。现在不同心同力，共举功名，反倒想回去守着妻子财物吗！”

诸将都怒道：“刘将军怎敢这么说！”

刘秀只好笑着，自己站起来。正要出去，侦查的人回来了，说：“大军就要到城北了，军阵数百里，都看不到它后面。”

诸将素来轻视刘秀，现在情况紧急，才说：“那就请刘将军说说怎么办。”刘秀说了自己的想法，诸将都答应了。这时，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叫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守城，夜里自己和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人，骑马出南门，到外面去叫各处的兵来。这时王莽的兵已经有近十万到了城下，刘秀差一点没能出去。

王邑、王寻于是叫大军把昆阳围住。这时候已是五月，刘縯等汉军终于不负众望拔取宛城。宛城里的严尤、陈茂带兵逃出。刘縯和更始皇帝等诸将，进了宛城。

严尤、陈茂带着败兵往北跑到昆阳城外，和王邑大军汇合。严尤劝王邑说：“昆阳虽然小，但是坚固，一时不容易打下来。现在他们那个假皇帝在宛城，我们去打宛城，他一定逃走。宛城一败，昆阳自然也会投降。”

这个主意符合军事规律。如果硬围攻，城里就会坚守，如果松开一下，这个孤城里的人自然都会跑掉。但是王邑不肯听，非要捡昆阳这个软柿子捏。随即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钲鼓之声闻数十里。于是开始攻城。官军使用冲车，弩箭，又挖地道。城里箭下如雨，士兵去打水都只得背着门板。于是，王凤派人出去请求投降。王邑见汉军要投降，偏又不许。严尤说：“兵法云，围城要留缺口，这样使他们得以逃出，让这些败兵去到宛城，从而叫宛城害怕。”王邑又不听。

这时候，刘秀已经到了鄢、定陵，把这里的汉军都调来了。这些诸将临出发，还都舍不得自己的财物，想留下一些兵守着。刘秀说：“等我们打败

敌人，珍宝比这多一万倍。如果失败了，脑袋都没了，还要这财物有什么用！”于是，就把所有的兵都带上出来了。

六月，刘秀带着军队赶来，刘秀自己带着一千多步骑兵做前锋，在距离官军四五里的地方列阵。王寻、王邑也派来几千兵迎战。刘秀先冲了过去，斩首数十级。诸将都笑说：“刘将军平生见到小敌就害怕，现在见到大敌却勇敢，真是可怪啊。你再打一次头阵，我们帮着你。”

刘秀于是又进攻，官军退却，诸将趁势冲上来，斩首数百千级。因为得胜，诸将都胆气更壮，无不以一当百。刘秀于是带着三千敢死队，从西边的河上，冲击官军的中坚。王寻、王邑轻视这些敌人，于是亲自带着一万多人出来列阵，命令各营都不得妄动，独自跟汉军交战。结果交战不利，其它各营军又奉命不敢擅自出来救。王寻、王邑的军阵被打乱，汉兵乘着锐气将其击溃，斩杀王寻。

城中兵也鼓噪而出，中外合势，呼声震动天地。王莽兵大崩溃，奔逃者互相踩踏，伏尸一百多里。正赶上刮起大风，还有雷声，屋瓦都被风吹飞了，接着雨下如注，黄河的洪水也冲来。官军的虎豹都害怕了，士兵被淹死的数万，河水都被堵塞流不动了。

王邑、严尤、陈茂的人，骑马踩着死尸渡水逃去，輜重都被汉军所得。一个月都没搬完，剩下的只能烧了。

这些官军都是来自各郡县，于是士兵们都逃跑回了本地。王邑只带着从长安来的几千人，败逃回了洛阳，然后不敢出来了。

这场大战之后，人们方才感觉官军不是那么可怕。于是，海内豪杰都纷纷响应，都杀了本地长官，自称各种名号的将军，十几天之间，遍于天下。

这次昆阳城外的大战，官军虽然人多，但都是各郡县合并来的，缺乏共同协作作战经验，而汉军已经打过一段时期，经验相对丰富，凝聚力也强。这也是官军失败的原因。

王莽的道路

昆阳大战后，刘秀随后向东，到南阳郡以东的颍川郡循地，所谓循地，也叫略地，就是攻或通过威势收降对方。比如刘秀到了父城，父城不肯归服，于是刘秀就攻城，但是不能攻取。

循地还可以用熟人关系说服对方。对方本来也是对王莽朝廷没有信心的，只是不了解城外的进攻者，特别是刘秀这些进攻者还是外地人——南阳郡的，所以不肯出来归顺。如果有熟人过去给城里的长官讲清楚，那他也会主动开城归服。

这时军中有个俘虏，名叫冯异，是颍川郡本地人。冯异原本是郡里的掾吏，负责监督五个县，但是被汉军俘虏了。冯异就对刘秀说：“如果不杀我，我愿意去劝降。”刘秀答应。冯异就跑去对父城县令苗萌说：“他们的诸将大多暴横，只有刘将军所到之处，不抢掠，我看他言谈举止，不是庸人。”

父城县令当然信冯异的判断，于是开城出降。其它的五个县也投降了。

刘秀于是叫冯异做了自己的主簿（秘书）。

这大约也就是所谓仁者之兵无敌吧。如果义军烧杀抢掠，但各城可能坚守，毕竟谁也不愿意被人跑进城祸害。

这时候，新市兵和平林兵的诸将，看刘縯刘秀兄弟的威名越来越大，就劝更始皇帝杀了他俩。于是，更始皇帝刘玄召集诸侯开会。这时候诸将多在外循地呢，听说皇帝叫，于是都来宛城。

刘縯也来了。到了会上，刘縯上前，拜见更始皇帝。更始皇帝寒暄几句之后，就跟刘縯要宝剑看看，刘縯就把剑给他了。这时，绣衣御史申徒建上前，向更始皇帝献上一块玉玦（示意决断）。可是，更始皇帝却不敢下令动手。

刘縯又收回宝剑，退了下来。坐下之后，旁边他的舅舅樊宏看了，对刘縯说：“他们这是不是有范增的意思？”意思是鸿门宴上范增全项羽杀刘邦。

刘縯不说话。刘縯身边还带着几名部将，其中一个是同宗的刘稷。刘稷勇冠三军，从前他听说新市军、平林军诸将要立更始当皇帝，就不服，说：“本来带头起兵的是刘縯弟兄，这个更始算是哪儿来这么个人。”更始皇帝君臣听说了他这话，于是暗中恨刘稷。

不一会儿，更始皇帝又叫刘稷上去，说要拜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接受，不肯下拜。场面一度尴尬，刘縯连忙把刘稷喊了回来。

会后，刘縯就近在宫外住下。这时候，更始皇帝叫诸将带着一千兵，冲来了，破门而入，当即把刘縯抓住，揪回了皇宫，就要杀了他。刘縯连忙追着跑去宫里，向更始皇帝求情，请他放人。更始皇帝就在李轶、朱鲋劝说下，当场把刘縯也抓了，当天就给杀了，和刘縯一起。

刘秀这时候刚收降了父城，听说了，赶紧从父城跑去宛城，向更始皇帝谢罪。司徒官前来迎接刘秀，刘秀连忙批评自己的过错，而一句也没说昆阳战胜的功劳。随后也不敢给刘縯穿丧，饮食言笑跟平常一样。

更始皇帝见刘秀如此服软，心里也惭愧，就给刘秀升官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刘秀完全可以在父城带着兵分裂而去，但是刘秀主动过来，态度还这么好，更始皇帝也没有理由再处罚他了。反倒封他，以安慰他，也算是表达对刘縯的歉意。

刘縯性子刚直，而新市军的诸将有土匪作风，他们平时和刘縯难免就有冲突，这也是他们想除掉刘縯的部分原因，另外的原因就是刘縯、刘秀这面连连战胜，名气日大，诸侯畏惧嫉妒。

王莽听说王邑的四十万大军败了，于是就把王邑从洛阳调了回来，另派太师王匡去镇守洛阳。更始皇帝派出两只大军：定国上公王匡进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宛城人李通的堂弟），进攻武关。这相当于分两只军队，朝陕西长安方向杀去。这也是地理上的必然：过洛阳经函谷关就可以入陕西，从东南方向的武关也可以。

洛阳是个重城，难以打下。申屠建、李松朝武关的军队则比较顺利。武关是陕西的东南大门，至关重要，通常也难以攻破。这时，武关附近的析县（河南省西部山地）人邓晔的义军，先于申屠建、李松的汉军，杀到武关。武关守将朱萌投降。邓晔于是从武关向西，攻破了湖县。消息传到长安，王莽害怕了，不知怎么办好。

大司空崔发说：“古代遇上大灾，就哭，向天上求救。”王莽于是带着群臣到南郊，仰天大哭，气都哭没了，然后跪下磕头。百姓也都每个早晚聚在一起哭，官府给他们提供粥吃。哭得好的，可以当郎官。于是郎的数量到了五千多人。

王莽任命了九个将军（王莽总是搞古怪的数字，将军也凑九个），都用虎来做称号，带着禁军北军几万人，去迎敌。这时皇宫中还有六十多万斤黄金，王莽舍不得，只赐给军人每人四千钱。军人都怨恨，没有斗志。

于是官军到了华阴地区扼守险要。结果，邓晔带兵北上来到华阴，居然把九虎全都打败。

这时候，更始皇帝派来的申屠建、李松带着的汉兵，也到武关了。但是武关是邓晔的兵在守着，也不给他们开门。于是邓晔回军到武关，打开关门，迎接汉兵。申屠建、李松和邓晔汇合了。李松就带着三千多人，和邓晔一起，向北经过华阴，前进到京师仓（粮仓），展开进攻。但是未能攻下来。

于是，就在京师仓外，邓晔派部将王宪带着五百人向北渡过渭河，进入左冯翊界内。李松则派出韩臣等人，向西到新丰县，打败王莽的波水将军，一直追到到长门宫。

李松、邓晔各自派出了部将后，互相商议，觉得我们在这里攻打京师仓都没有打下，那长安就更难打了。于是李松、邓晔引军退回华阴，屯扎下来，等待更始皇帝的大军来了再说。

谁想到，他们所派出的部将的义军则进展迅速，其中王宪（邓晔部将）带着五百兵，北上过渭水，一路向北打到频阳，沿途地区都迎降。各县的大姓豪族，都起兵，跟着王宪。这些大姓各自都有数千人。王宪和他们打到长安附近，杀到了长安城下。王莽赦免城中囚徒，出城迎敌。结果一出去，就全跑散了。然后这些囚徒还把王莽的妻子的坟和祖坟给挖了。

九月，戊申朔，王宪率领的义军从宣平城门攻了进来，直奔皇宫。王邑、王林等人带兵在北阙下迎敌。双方杀了起来。这时候是黄昏，官府里的人都在逃散。己酉，长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人，聚集了一帮人，把皇宫作室（制造场）的大门给点着了。火势烧到掖庭、承明殿。

王莽躲着火，跑到宣室前殿，火还是追着烧来。王莽又做起了法事，天文郎在前面拿着测星的式，王莽转着席子，跟着斗柄的旋转所指的方位去坐，说：“天把道德生给了我，汉兵能把我怎么样？”

这是引用孔子的话，真是大言不惭，死不改悔了。

次日黎明，群臣扶着王莽从前殿去了渐台，这是水边的台子。王莽想靠着池塘水挡着，从而保命，公卿和随从还有一千多人跟着他。王邑的士兵打了一夜，死伤殆尽，王邑带着儿子跑到了王莽这里。王宪的义军追来，把王莽围了数百重。渐台上的人还在跟义军互相射箭，箭没了，就短兵相接。王邑父子、王巡都战死。王莽跑到屋子里。下午，义军冲上台来。杜吴杀死王莽，公宾斩了王莽的首级，军人都抢分他的尸体，都分成了碎片。互相争夺，互相杀死几十人。公宾随后把王莽的首级送给了王宪。

随后，李松、邓晔从华阴带兵进入长安，申屠建也来了。这帮人却嫉妒王宪，把王宪抓起来杀了，理由是他拿到玉玺却不上交，还有抢夺宫女。于是把王莽的首级送去宛城，悬挂在市里。百姓都过来打它，有的还割了他舌头吃。

王莽在面临义军攻击时，不到一年就败亡了，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可见他的行政和军队系统都非常无能，而民众对他的厌恶已经势如水火。

这时候，汉军的定国上公王匡也攻取了洛阳，抓住了太师王匡、哀章，把他们都斩杀了。

这时候，更始皇帝还在宛城呢，他想定都洛阳，就派刘秀做代理的司隶校尉，去洛阳修建皇宫。随及更始皇帝北上，定都洛阳，然后派使者去天下各郡国巡行，叫他们都投降自己。各地长官大多归降。

更始皇帝派使者去招降山东地区的赤眉军。赤眉军领袖樊崇听说王莽死了，也就认这个更始皇帝，于是把自己的兵留下，只带着二十几个将官，跟着使者来到洛阳。更始皇帝把他们都封为列侯。樊崇一看没给自己具体的郡国官职，就干脆又跑了回去。

更始皇帝背后是新市兵、平林兵，他面对实力很强的赤眉军，却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既没有大力安抚，也没有迫使他们解散，可见刘玄等人的军国能力不强。

而更始皇帝能取得目前的成功，主要是地理优势。南阳郡这个地方，向北一百公里就是洛阳，向西北紧临着武关，过武关西北上穿越山地（秦岭东部山地）就进入关中长安。相比于赤眉军所在的山东地区或者荆州在两湖地区的郡，南阳距离王莽的腹心更近。更始皇帝击败溃烂不堪的王莽，占了空间距离的优势。

第二章

刘秀时期

草创河北

自从大哥刘縯死后，刘秀每次一个人的时候就不吃酒肉，枕席上海留着眼泪痕迹。主簿冯异看出来，上来宽慰他，冯异是当初在父城，帮着刘秀说降五个县的。

当时河北地区还没有控制下来，更始皇帝想选一个大将去徇河北。刘秀和大司徒刘赐拉关系，结好和讨好刘赐。于是，大司徒刘赐向更始皇帝推荐刘秀，说刘秀可以去河北循地。朱鲔等人不赞同，这个朱鲔是新市兵的首领之一，即便低于王匡，现在担任大司马。

由于朱鲔阻挠，更始皇帝也犹豫，但刘赐极力劝说，于是还是叫刘秀做代理大司马，持节北渡黄河，去镇慰州郡。冯异又对刘秀说：“现在更始诸将都纵横暴虐，到处虏掠，百姓失望。如今叫你去河北，应该施行恩德，这样才能获得人心。”

于是刘秀北渡黄河，到了各州郡，就去见地方官，接受对方投降，然后考察官吏，进把坏的罢免，引用知名贤人，除掉王莽的苛政。百姓都很高兴。

这时候，邓禹跑来投奔。邓禹是南阳郡新野县人，十三岁就能背诵《诗经》，去长安学习，跟刘秀是同学，俩人关系不错。如今义军起来了，当地多部首领前后来找邓禹，希望他参与。邓禹等于是面临着选主子的问题，他都拒绝了，听说刘秀这时去了河北，于是自己独身过黄河来投奔。

在邺城，邓禹见到刘秀。刘秀说：“你找我是想当官吗？”邓禹说：“不是。”刘秀说：“那是为什么？”邓禹说：“想想让你威德加于四海，我也能力效力，最后留名于竹帛啊！”

意思是帮着你当皇帝。

刘秀高兴了，于是留下他交谈。邓禹说：“你要想成功，就要延揽英雄，获得民心，这样，得天下没有问题。”这话说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般的儒生都会讲的东西，跟冯异的意思一样。

刘秀于是常叫邓禹跟自己一起睡，商量各种事情。每次任用诸将，多征求邓禹的意见。

刘秀继续北上到了邯郸，与地方官见面后，巨鹿郡宋子县的大姓耿纯，也来邯郸拜访刘秀，见他管理官吏和带兵的法度，与别的将官不同，于是就跟他交结。随及，耿纯离开，自回家乡。

西汉有十几个州，其中在黄河以北主要是冀州和幽州两个州，各自含若干郡国。其中的国的诸侯王的封国，也隶属于州。冀州的郡国中有个赵国，赵国的治城就是邯郸。但是从前的赵王因为是刘氏，已经被王莽废掉。赵王的儿子刘林，还在邯郸。他来见刘秀，出主意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黄河下游是斜着向东北从天津地区入海的，所以河东是山东地区），威胁着我们这里，可以绝开黄河口，淹死他们。他们就过不来了。”

刘秀一贯的做法是不乱杀乱抢，于是对于刘林的这建议，没搭理。刘林心中羞恨。

刘秀也离开邯郸，北上到了真定。结果，邯郸这里，赵王的儿子刘林心中怨恨，就想在本地扶立个新的皇帝，跟更始皇帝派来的刘秀对着干。

邯郸有个算命的人，名叫王郎。从前，长安城中有一个人诈称是从前汉元帝的儿子刘子舆，被王莽杀了。刚好，王郎来见刘林，假说自己是刘子舆。刘林也并不想追究是真是假，总之这个人做招牌很合适。于是同年（公元23年）十二月，刘林等人就在邯郸立王郎做了皇帝。然后派将帅去下面的幽州、冀州各郡县，叫他们听从。于是幽州、冀州各郡县都宣布听从王郎。

这也很好理解，毕竟王郎、刘林是本地人，而刘秀是南边新市军那里过来的人。人们对本地人总是信任度高些。

就这样，邯郸本地势力，以赵王的儿子刘林为基础，搞了个王郎当皇帝，也想争天下。

刘秀这里犯了个错误，他没有重视刘林作为故赵王的儿子的影响力，从而错失了拥有河北地区的机会。在混乱时期，王族贵人的号召力在当地是比

较大的。

次年，公元24年二月，更始皇帝刘玄在别人劝说下，从洛阳出发，去到了长安，定都在长安。毕竟这里是老都城，当地人也都希望皇上定都这里。

刘秀作为更始皇帝的大司马，为了回避王郎的势力范围，就北上到了蓟县（靠近北京）。

幽州上谷郡太守耿况（从前王莽任命的），这时候已经宣布归顺更始皇帝了。他听说刘秀来了，于是就派自己的儿子耿弇，代表自己，来蓟县投奔刘秀。刘秀很高兴。这时候，王郎给州郡下命令悬赏捉拿刘秀，奖励封侯十万户。刘秀与耿弇商量怎么办。“我想回南边去，再西行回长安。”刘秀说。

耿弇说：“南边王郎的兵就要来了，走不通。现在我父亲的上谷郡，还有渔阳郡，因为太守彭宠是你的老乡，都愿意帮着你。带着这两个郡的兵，就能把邯郸打下来。”

上谷郡因为地处偏北，以往跟匈奴打仗，所以那里的士兵比较善战，有骑兵上万人。

但是刘秀手下的人都不肯，只想跑掉。因为整体形势确实是对刘秀很不利的。

这时候，门官突然跑进来，说大事不好。原来，蓟城中有个故广阳王的儿子叫刘接，在蓟城中起兵，响应王郎，他们带兵杀奔刘秀的府中了。刘秀赶紧带着人往外跑，跑到南城门，发现城门已经关了。刘秀带着人攻门，才闯了出去。而耿弇则在混乱中跑散，只好自己北上回上谷郡找父亲。

一路上，刘秀昼夜骑马朝南奔跑，不敢进沿途的城邑，因为往南都是王郎的地盘。刘秀只能在路边休息吃饭。跑到芜蒌亭时，进去休息，天又冷，冯异给他端上豆粥吃。到了饶阳，下面的人都没吃的了。刘秀就想吃霸王餐。他看到路边有一家传舍（旅馆），于是带着人，自称是邯郸王郎派来的使者，进到传舍。传舍里的工作人员正吃饭呢，刘秀的跟班饿坏了，就抢来了饭吃。工作人员怀疑，觉得这不像真的使者，就叫人出去敲鼓，假装喊：“邯郸将军来了。”——邯郸将军，肯定官比邯郸使者大。

刘秀下面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刘秀想出去跑掉，又想这样恐怕被追上。于是就原地坐着，说：“请邯郸将军进来。”过了好久，也没人进来。刘秀吃饱了，才从容地出去，上车而去。然后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脸上都冻破裂了。

到了下曲阳，行迹暴露，于是一群王郎的兵就来追刘秀。刘秀的手下人都害怕了。快到滹沱河时，跟负责河边治安的官吏打听，官吏告诉他们：“河水流得急，也没有船，你们过不去。”

刘秀对功曹王霸说：“要么，你去前面看看，到底能不能过河。”

王霸于是前去，结果一看，确实如地方官吏说的那样。王霸心想：“现在人都惊恐，如果我说过不了河，到时候人都得反叛了，那我们就完蛋了。”于是，回来之后，王霸就假说：“河都结冰了，可以过。”众人都高兴了。刘秀笑说：“那官吏果然是瞎说。”于是继续往前。

等到了河边，河里的冰也刚好结上了。于是从冰上走过去。还剩几个骑兵没过河的时候，冰面就又破裂了。

他们到了南宫县时，又遇上狂风大雨。刘秀躲进路边的空房子，冯异抱来柴禾，邓禹给点火，刘秀对着灶火，烤自己的衣服。冯异做完饭，就把麦饭端上来，大家吃。

到了下博城的西边，刘秀在这些王郎的地盘，也不知往哪里去安全。有一个白衣老头，站在路边，刘秀上去问：“老丈，我是更始皇帝的大司马，现在这一带情况怎么样啊？你老知道吗？”

老丈就指着信都郡的方向，说：“信都郡为长安城守，离这里八十里。你去那里吧。努力！”

当时，河北的郡国都归附王郎了，只有信都太守南阳人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服从王郎。所谓“为长安城守”，意思就是这两个郡，是听长安的更始皇帝的话的，替他守城呢。而刘秀是更始皇帝的部将，听了之后，立刻就带着人，骑马飞奔信都（河北冀州市）。

信都郡守任光，是南阳郡人，跟刘秀是老乡。任光正守着自己的孤城，担心被王郎攻破，见刘秀来了，大喜。然后，把和戎太守邳彤也叫来。众人一起商议怎么办。

刘秀下面的人都说：“还是叫任使君派兵，护送我们刘秀回长安去。”

和戎太守邳彤说：“我手下有四千精兵。以我们两个郡的兵打王郎，有什么打不过的？你们如果走了，我们这里必然更没了信息，那么我们这两个城也守不住了。而且，你走了的话，当兵的知道你没心思管这里，谁肯卖命送你，肯定都逃散了。到时候你路上又不安全了。”

刘秀说道：“是这个道理，那我就留下来，坚持跟王郎斗。努力！”

如果能把河北打下来，刘秀就有了自己的地盘。有了自己的地盘，才能争天下。而且客观地来讲，河北这里的军事力量是比较强的，用于争天下是有希望的。

什么样的人适合当领导。性格太强不合适，比如刘秀的哥哥刘縯，过于强势，下面的人担心他当了皇帝后，就是一个“暴秦”那样的帝王，那自然就不会支持他。温和的人容易得到下属的拥护，比如刘秀南下就是听下属意见，可见他好说话。但是，太没自己的主见了，也不能成事。这里刘秀就是违背下属意见，硬停下在战斗。所以，刚柔适中，才适合当领导。

于是，刘秀和任光等人，带着当地的兵，出去向附近抢地盘，首先到了堂阳地界。这时天色已黑，刘秀叫骑兵们多举些火把，显得人多些。于是，堂阳人看了，害怕，就当即投降。然后又进攻贯县，贯县投降。

附近还有个昌城，当地人刘植召聚了几千兵，占据着昌城，刘植派人迎接刘秀进城，归顺刘秀。巨鹿郡宋子县的大姓耿纯，前不久在邯郸跟刘秀交往，这时候也带着家族人和宾客两千多人，来投奔刘秀。耿纯怕宗族的人怀念故土而跑了，就专门派人，回去把老家房子烧了。

于是刘秀的兵多了些，得以进攻下曲阳，下曲阳投降。这时候，刘秀有几万人的了，就向北进攻中山国的治城真定，真定人王杨有十几万人，本来听王郎的，向刘秀投降。

当初，耿弇在蓟城跟刘秀走散，就跑回北面的上谷郡（郡治昌平），他父亲耿况是上谷郡守，于是上谷郡和隔壁的渔阳郡长官彭宠都发兵来南下，支持刘秀。其中，上谷郡的兵由功曹寇恂、长史景丹和耿弇率领，渔阳郡在并由渔阳郡安乐县令吴汉率领。

有了这两只强劲的北方边郡士兵，刘秀军团的战斗力很快加强，仅仅到了四月，已经平定了冀州南部各郡县，然后汇攻邯郸。二十多天后攻入城去，斩杀了王郎。

刘秀因此拥有了河北地区。更始皇帝刘玄于是封刘秀为萧王。在刘玄看来，刘秀是帮他平定了部分天下啊。刘秀在河北有了自己的地盘，主要是靠当地的官吏和大姓豪强支持。刘秀又随后击败了进入河北的赤眉军和铜马军，乘胜南下攻取了河内郡。

邓禹、冯异与赤眉的战斗

当初，反王莽的时候，有荆州的绿林军，也有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如今，新市兵作为绿林军的北支，已经占了长安，有了更始皇帝。在山地地区的赤眉军领袖樊崇，也不甘示弱，于是带着兵，向西杀入关中。长安的更始皇帝派王匡、成丹、刘均等人，分别带兵去拒当。

就在这时，公元25年六月，己未，刘秀在鄯南即位为皇帝。同时兵分三路进行攻击略地。刘秀自己带兵北上，平定幽州地区的各部义军和盗贼独立势力，派吴汉立足很内郡进攻镇守洛阳的朱鲋，拜邓禹为前将军，分给他两万精兵，向西朝关中挺进。

邓禹向西进入山西省南部（当时是河东郡），围攻安邑（山西夏县），几个月没有打下来。这时候，更始皇帝的大将军樊参带着数万人，前来进攻邓禹的身后。邓禹带兵迎接，在解县南，斩杀樊参。王匡、成丹、刘均又带着十几万人，来进攻邓禹。邓禹首战不利。两天后再战，大破王匡军。随及，邓禹带兵进入陕西省的夏阳（陕西省东缘）。

吴汉等诸将围攻洛阳好几个月，朱鲋一直不投降。廷尉岑彭到城下劝降，朱鲋说：“大司徒刘縯被更始皇帝杀害时，我也是同谋，我又劝更始皇帝不要派刘秀北伐。我跟他有这些仇，所以不敢投降。”

刘秀听说之后，发誓不计较从前。朱鲋方才下城投降。刘秀亲自解开他的绑绳，封他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于是刘秀拥有了洛阳。

赤眉军进到长安地区，首领樊崇和部将就想立一个刘姓的人当皇帝，这才名正言顺。

从前，赤眉军沿途抓了式侯刘萌的三个儿子：刘恭、刘茂、刘盆子，留在军中。刘恭是个文化人，这时不在军中，刘茂和刘盆子在，他俩跟着右校卒史刘侠卿，主管放牛的事。樊崇在军中找到七十多个刘姓的皇族近亲后人，其中刘茂、刘盆子和刘孝是最近支的亲属。于是就当众设了三个筒，其中一个里边写着“上将军”，叫他们三个抓阄。刘盆子最小，结果他抓到了。刘盆子才十五岁，看见诸将都向他下拜，吓得要哭。

于是刘盆子当了皇帝，下面都按樊崇的意思封了官。但是刘盆子虽然是皇帝，早晚见到原来的上级刘侠卿还是下拜，有时还要出去跟牧童玩。刘侠卿瞪眼，才止住他不去。樊崇等人也再不来拜见。

对于赤眉军来讲，立一个皇帝，在政治上还是有利的。刘盆子岁数小，也才比刘玄更好控制。但缺点是，一旦樊崇牺牲了，刘盆子难以控制局面。

九月，赤眉军杀入长安。更始皇帝投降，然后被杀死。新市兵当初所立的这个皇帝，终于败亡。这主要是新市兵诸将在获取胜利后，军纪一直不好，而且互相内斗。

邓禹这时进入了陕西，但是见赤眉军和刘盆子已经占了长安，觉得自己没有实力去打长安，就北上到枸邑屯扎（陕西省北部），随后去卢掠定陕西北部地区。

刘秀看邓禹在关中打仗很保守，就下诏说，你要抓紧进攻。邓禹还是选择北上，而不敢进攻赤眉军。次年二月，赤眉军在长安一直打杀抢掠，这时候长安城的粮食吃光了，于是赤眉军把城里的珍宝都收走，纵火烧了宫室、街巷，肆意杀掠。长安城中都空不见人了。于是，樊城带着赤眉军向西，号称一百万，沿途掠夺城邑，进入安定郡、北地郡（陕西、宁夏结合部）。

邓禹于是就带兵向南进了长安。赤眉军向西，想进入陇西，走到走到阳城时，遇到大雪，士兵多被冻死。于是，赤眉军又返回长安。邓禹被赤眉军战败，败出长安。赤眉军又进入了长安城。

邓禹带兵退到高陵，士兵饥饿，从前关中地区投奔他的各股势力都逃走了。刘秀于是下诏叫邓禹回来，以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接替邓禹。

这时已是十二月，长安外围的三辅地区出现大饥荒，人相食，城郭都空了，白骨蔽野。赤眉军因为虏掠不到粮食，于是就离开关中，向东方回去，预备回到山东。这时候，赤眉军还有二十多万，于是他们向东而来。

刘秀派来的征西大将军冯异，正在西来的路上，在华阴遇到这赤眉的主力。于是双方对战六十多天，冯异战败赤眉军的一部，收降五千多人。这时候，邓禹带着残兵，也立刻关中地区，往东面回来，正遇到冯异。

邓禹觉得没面子，就跟冯异说，要和这里的赤眉军继续打。冯异说：“我跟他们打了六十天了，虽然多次小胜，但是他们的人还多。现在不能打，应该放他们过去。等皇上在渑池堵住他们，我再在这里攻击其后身，那么一举可胜。”

邓禹不听，坚持要打。于是，大战一天，赤眉军假装被揍。邓禹军就抢赤眉军丢下的车子上的军粮。赤眉军趁机转身杀来，邓禹军备杀得溃乱。冯异过来救，赤眉军才稍稍后撤。

冯异说不要再打了。邓禹依旧还要打。结果又战，被赤眉杀得大败，死伤三千多人。邓禹的兵几乎死降殆尽，自己只带着二十四名骑兵逃去了附近的宜阳。然后，就上交出印绶，向刘秀谢罪。刘秀照顾这老同学，免了他大司徒的官，保持了他的侯爵，几个月后又任命他为右将军。

此后邓禹在平定各地敌对势力中，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参与，只是做了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的监护岗位，后者击败一部敌人而已。后来也就这么耗着，继续做官罢了。虽然被刘秀定为开国功臣，但打仗的本事很一般。至于出谋划策，他早期对刘秀说的你要善待民众以得民心这种话，也只是正确的废话。后人把他和张良、刘伯温相比，那只是演义罢了。

冯异则在华阴继续和赤眉军对峙。等刘秀带兵也到了宜阳后，冯异开始出战，和赤眉军约定好战日，从早上厮杀到黄昏。赤眉军也累了。冯异埋伏了一万人，改穿赤眉军的衣服。这时候，冯异撒出这些人。这些生力军杀出，衣服还和赤眉相混，赤眉军无法互相识别，于是惊乱崩溃。冯异追杀，一战收降对方八万人。

剩下的十几万赤眉军，向东跑去宜阳。刘秀带着六军，已经到了宜阳，列阵以待。赤眉军一见刘秀兵这么多，只好投降。赤眉军领袖樊崇派刘恭去请求投降。刘恭问刘秀：“刘盆子原因带着百万之众投降陛下，不知陛下怎么对待他？”

刘秀说：“待他以不死耳！”

于是刘盆子带着樊崇等诸将群臣投降。上缴的兵器堆积得跟熊耳山都平齐了。

于是，刘秀叫樊崇等人去洛阳住着。后来樊崇、逢安造反，被诛杀。刘秀对刘盆子倒没有为难，叫他做了赵王的郎中，后来赐给他一块地，可以吃一辈子税收。

刘盆子作为一个傀儡皇帝，刘秀没有杀他，已经是非常宽大了。至于樊崇的作乱，到底是真的，还只是刘秀杀他的借口，那就说不清了。

赤眉军体现出的特点，是政治进取性不足，只顾一时安乐快活，所以一直像流寇一样。比如，刘秀能在河北建立基地，但赤眉军本来起自山东，在山东却没有根据地。

另一个差别是赤眉军将官的素质层次偏低。而刘秀这边，以冯异为例，他本来是南阳郡的郡掾监管五个县的，也就是说出身官吏。将官素质较高，社会治理意识和管理能力较强，所以对占领区和军队的治理较好。这是赤眉军也做不到的。

冯异随后西进，去到关中，平定了这里的诸将散部。

至此，天下除了一些局域性自立势力，大体都平定了。公元37年，吴汉又带兵平定了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至此天下平定。

冯异平定关中，随后就治理关中，前后三年了。于是有人就上书，说冯异要在关中自立为王。刘秀把上书给冯异看。冯异非常恐惧，上书道歉。刘秀小诏说：“将军对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刘秀的这一操作，只是为了震慑冯异。

刘秀和几个臣子的日常小事

刘秀当皇帝后，一次南巡回老家，到了汝南郡的南顿县，和当地父老一起酒宴聚会。当初就赏赐了官吏和百姓，有豁免南顿县人的田租。父老趁着他高兴，就上前磕头，又提出要求说：“从前陛下的爸爸在我们县长期住过，陛下对我们这里恩赐很多了啊，但能不能再免除我们十年的徭役。”

徭役就是给政府白干活，是百姓们最怕的。刘秀说：“天下神器，我老是担心自己胜任不了，就是干一天看一天，哪敢想十年这么远啊？”意思是，我能当几年皇上，还保不准呢。

父老说：“陛下就是小气，舍不得给，怎么说得这么谦虚？”

刘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既然这样高兴了，于是就答应了，还多批了一年。

刘秀没有自大，说自己的皇位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正是有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才能做事敬业，从而成功。

刘秀一次下诏，把几位处士（也就是隐士）叫到洛阳来，分别是太原人周党、会稽人严光等人。周党进见刘秀，伏下身子，而不磕头，说自己不想当官。有司上前说他不敬，应该治罪。刘秀说：“自古的明王圣主，都必然有不肯来宾的士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官职，也是各有其志。赐给他帛四十匹，让他去吧。”

严光是刘秀的同学，被叫来之后，拜他为谏议大夫，也不肯接受。严光回去之后，在富春山中耕钓，直到老死在家。

被征的处士中还有一个王良，他后来历任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王良当官的时候很恭俭，盖的都是布的被子，使用陶器的器皿，家属也不到公家的官舍里入住。后来因为得病而回家去了。过了一年，又被征来做官。他半路走到荥阳，病得厉害，不能再走，于是去找到自己的友人家。友人不肯见他，说：“没有什么忠言奇谋而取得高的官位，怎么这么来来往往不嫌麻烦啊！”于是不让他进来。王良惭愧，后来朝廷再叫也不去了，直到最后死在家里。

做官也是要有行政经验的磨炼做基础，这些隐士没有什么经验，当官也未必就能做得好。所以也不知道他们不来当官，是因为高洁，还是自己觉得也不擅长。不管怎么样，选官也是应该考察和考核的，不能因为是隐士就平白任用。

刘秀叫太中大夫宋弘担任大司空。宋弘计推荐沛国人桓谭做议郎、给事中。桓谭是个知识分子。刘秀叫桓谭弹琴，桓谭弹得非常快，声音繁，节奏快，刘秀很喜欢。宋弘听说了，不高兴，就把桓谭批评了一顿。

后来，一次大会群臣，刘秀又叫桓谭给弹琴。结果桓谭看见宋弘在座，就害怕了，弹得就效果很失正常水准了。刘秀奇怪，问怎么回事。宋弘就站起来，免冠谢罪说：“我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正引导君主，结果导致朝廷只是沉迷于爱听郑声（指郑国的靡靡之音），这是我的罪过。”

刘秀立刻严肃起来，向宋弘道歉。

按宋弘的意思，大臣就应该关注政事和教化，而不是做艺人的事情。不过，像桓谭这种书生，也未必有行政能力。

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刚刚当了寡妇，刘秀就问她，朝臣谁不错，看她的心意。公主说：“宋弘的威容德器，群臣都比不了。”刘秀说：“你等我给你想办法。”后来，刘秀叫来宋弘，叫公主坐在屏风后面。于是刘秀对宋弘说：“老百姓谚语说：贵易交，富易妻——贵了就换朋友，富了就换老婆。这是人之常情吧？”

宋弘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刘秀就转头对公主说：“事不谐矣！”——没戏了。

宋弘可谓是直而不曲的大臣啊。他看重的是原则教条，而不在乎利益得失。糟糠之妻倒不是说他媳妇长得像糠一样，而是在吃糟糠的贫贱时代的妻子。

刘秀喜欢图讖，图讖就是阴阳五行、预言占卜这种书。他和大臣郑兴商议郊祀的礼仪，说：“我想用图讖来验算使用什么礼仪，你觉得怎么样？”郑性说：“我不看图讖。”刘秀生气，说：“你不看图讖，是反对它是吗？”郑兴害怕了，连忙说：“我只是有些书没看过，比如图讖。没看过，不等于反对。”刘秀这才缓和下来。

刘秀去章陵老家，置酒作乐。宗室诸母（老年女性长辈）因为喝酒高兴，就说：“文叔少时谨信，不善于跟人打交道，只是直柔而已，现在都当了皇帝。”刘秀听了，大笑说：“我治天下，也就是以柔道来办。”

刘秀的意思是，避免采取过于残酷的手段，而是在平静中逐渐解决问题。这可以避免国家出现意外动荡，是相对稳妥的做法。但因为不够雷厉风行，也势必遗留很多待解决的官僚治理和豪强管控的问题。对于刘秀来讲，

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保住皇位是第一位的，其它都是第二位的。所以他宁可选择柔道。

总体来讲，刘秀宽厚但也精明，爱人但也有小算盘。总之，是个不错的领导，至少下面人不好糊弄他。

刘秀手下的官员与贵戚之间的故事

刘秀叫桓荣做议郎，教太子刘庄经学。刘秀有一次去太学，叫博士们在面前进行经学辩论。其中桓荣在争辩讨论的时候，常常向对手礼让，而不是用伶牙俐齿战胜别人。这一点是其他儒者做不到的。刘秀对他进行赏赐。然后刘秀叫儒生们一起唱雅歌，击磬，到了晚上才结束。

刘秀叫左中郎将钟兴给皇太子和宗室贵族们讲《春秋》，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钟兴推辞，说自己没有功劳。刘秀说：“教太子和诸王侯，岂不是大功？”钟兴说：“我是跟少府丁恭学的。”于是就封了丁恭，但钟兴还是坚持推辞掉了对自己的封赏。

由上可见，刘秀还是很重视教育的。而钟兴很会做人，叫刘秀奖励自己的老师，这样既避免别人嫉妒自己，也实际上未来可以得到少府的照顾，自己并不吃亏。拿着国君给的赏赐送人情，也是不错的选择。

董宣做洛阳县令（洛阳虽然是都城，但级别跟县一样）。湖阳公主的仆人在大白天杀了人，但是藏在公主家，官吏们不敢去抓（像这公主，也就是刘秀的姐姐，就算是贵戚，属于特权阶级，他们常破坏行政秩序）。等公主出行的时候，这个仆人坐在公主车上。董宣于是拦住车子，拿着刀在地上写画，高声陈说公主的过失。然后喝令那仆人下来，当场给杀了。

湖阳公主去告状，刘秀大怒，叫来董宣，准备用棒子打死他。董宣叩头说：“让我说一句话再死不吃。”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而放纵奴仆杀人，这样怎么治天下？我不用打，我请自杀。”然后用头去撞柱子，流血满面。刘秀叫小黄门（宦官）拉着他，叫他给刘秀磕头道歉。

董宣不肯。两边人使劲按着他脑袋，他就两手支着地，终究不肯低头。随后，湖阳公主对刘秀说：“文叔当百姓的时候，家里收藏逃亡分子，官吏不敢登门。现在当了天子，威风还不能叫一个县令听话吗？”刘秀笑说：

“天子和百姓可不一样。”于是赦免董宣，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因此，董宣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惧。

刘秀说天下跟百姓可不一样，就是天子更得忍着受气。百姓可以钻法律漏洞，而天子需要率先垂范，所以还不如百姓能来的自在。越是高级的人物，越要忍辱纳谏。如果刘秀为了撒气而处理这个县令，会导致比较严重的消极后果，这是负面影响比较大的，刘秀需要承受的损失较大。而普通百姓还没有他这样大的后顾之忧。所以越是高级别的人，越不能由着性子来，而必须把自己受到的污辱，硬吞到肚子里忍着。

不在意所受的辱，就是能控制自己的虚荣心。贪婪和虚荣，都是有害于成为领导的。

刘姓的宗亲赵孝公刘良要病死了，刘秀来看望。当初，怀县的大姓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人，怀县县令赵熹严格追查，这两个孙子都只好自杀了，又抓了李子春。京师的贵戚（即皇室包括皇后的远近亲戚）都给李子春求情，前后几十人。县令赵终熹不听。刘良临死的时候，向刘秀求情，说：“我跟李子春是好朋友，现在他犯罪了，怀县令要杀之他，我想给他求一条活命。”刘秀说：“官吏奉法办事，不能枉法。”现在，刘良死了，刘秀追念，就把李子春放了。

这里，刘秀也在尽量克制自己的贵亲戚们的权势，而力图与国法公平之间取得平衡。贵戚和庶民，到底地位能不能一样平等。

其实，庶民之间也不完全平等。这里说的怀县的“大姓”，也就是豪强的意思。这样的豪强，居然跟皇亲国戚都有关系，地方官想法办他都很难，这正是东汉豪强势大，破坏社会秩序的案例。这些豪强，应该是在西汉时代就积累下来的，王莽想一度搞“王田”制度，也是为了压制豪强，但很快失败了。而刘秀也不断向豪强屈服。

京兆掾第五伦负责管理长安的市场，做事公平，市场里面没有耍奸的。他每次读诏书，就叹息说：“这是圣主啊，见一次就能决定大事。”同事笑话他说：“你连将相都说服不了，还能说动皇帝？”第五伦说：“我没有遇到知己，道不同而已。”后来，第五伦被举为孝廉，又做了淮阳王的医工长。

第五伦跟着淮阳王进京，得以见到刘秀。刘秀问他对政事的意见，他答得很好。刘秀大悦，第二天又叫来谈了一天。刘秀问说：“听说你当官吏的时候，打过媳妇的父亲，也不去堂兄家吃饭，有这事吗？”第五伦说：“我娶过三次媳妇，媳妇都没有父亲。我小时候遇到饥荒，所以不敢轻易去别人家吃饭。都是别人觉得我傻，就这样瞎说我的。”刘秀大笑。于是拜他为会稽郡郡守。为政清廉，百姓爱戴。

这里，第五伦跟刘秀谈话，除了要谈得有水平，还得有意思，叫刘秀能笑，于是得到破格提拔。也就是说，最好还要提供情绪价值。

第五伦奉公尽节，议论事情心直口快。有人问他：“你有过私吗？”他说：“曾经有人给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要，但三公每次选官的时候，我心里就不能忘了这人。但也最终没用用他。像这样，可以说是无私了吧。”

刘秀每天早上上朝，到了日头偏斜才下班，然后又经常叫公卿、郎将来一起谈论经学，到了夜里很晚才睡。皇太子劝他多休息，刘秀说：“我自己觉得干这个很快乐，不觉得疲倦。”他在平定天下后，就退掉功臣而进用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所以能恢复国家，获得太平。

刘秀在位27年，在62岁时去世，是整个东汉寿命最长也在位最久的皇帝了。

马援的故事

马援年少的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就去了北地郡（甘肃耀县）种田放牧。他经常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来牲畜有了数千头，谷子数万斛。马援于是感慨说：“人发家致富，是为了能够施舍照顾别人，否则就是守财奴！”于是把家产都分给了亲朋故旧。后来他投奔了刘秀。

羌人发生叛乱，马援在陇西带兵，将羌人击败。

当时的交趾州，就是现在的越南。公元40年，交趾州的菴冷县的女子征侧，非常雄武，被地方官抓起来处罚。征侧心中怨恨，于是和自己的妹妹征贰造反，占据了六十五个城。交趾的刺史和个郡守只能守在自己城里。

刘秀派马援出征。马援顺着海岸线向交趾挺进，沿着山地开道一千多里，到了浪泊，跟交趾地区叛乱的征侧交战，把对方杀得大败，一直追到禁谷，叛乱军溃散。

马援在交趾平叛，斩杀了征侧、征贰姐妹。

马援从交趾回来，孟冀来迎接他。马援说：“现在匈奴、乌桓还在北边扰乱，我想请求去征他们。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如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而死呢！”孟冀曰：“是啊，作为烈士就当如此啊！”

公元48年，荆州武陵郡（在湖南省西部）的五溪蛮进犯临沅县。刘秀派李嵩、马成去讨伐，结果失败。马援请令出征，刘秀觉得他老，没答应。马援说：“臣尚能被甲上马。”刘秀叫他试一下。马援就坐在鞍子上左顾右盼，以表示自己还可用。刘秀笑说：“矍铄啊，这个老翁！”于是叫马遂带着马武、耿舒等人 and 四万军队，进攻五溪蛮。马援对朋友杜愔说：“我深厚厚恩，年纪也大了，就怕不能为国家而死，现在如愿了，可以安心瞑目了。我只是怕一些高官的子弟跟着出征，不好调动。这是怕这个。”

马援的大军来到临乡，打败蛮兵，斩获二千多人。

马援进讨武陵蛮，到了下隼，有两条道可以走：从壶头走，路近但是河流凶险，走从充则安然但是远。耿舒建议走从充道，马援觉得时间长费粮，就要走壶头，认为这样扼住要害咽喉，敌人一定自败。

两人把不同意见上报刘秀，刘秀说按马援的意见办。结果马援到了壶头，敌军占领高处险要，水又湍急，船划不上去。正赶上夏天暑热，很多士兵得病而死，马援也病了。

耿舒、耿弇就上书，说马援的建议路线是错的，导致现在受了损失。刘秀于是派梁松前去代替马援。梁松刚好跟马援有仇，从前他去拜见生病的马援，在床下磕头后，马援却不答礼。别人说，梁松是皇上的女婿，你怎么不客气下啊。马援说，我是他爸爸的朋友，他虽然亲贵，也不能失了辈分大小啊。

梁松到了前敌之后，马援则病死了。梁松于是诬陷马援。另外，以前马援打交趾，经常吃薏苡，以防止疫病，有人就又诬陷马援回军时拉了一车珍

宝。刘秀大怒，收了马援的侯印。马援的家人不敢把马援埋葬在祖坟，只在城西葬了。以前的老朋友，都不敢出席葬礼。

随后，马援家属和友人朱勃上书，替马援伸冤，刘秀方才稍稍平息了怒气。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马援的官位还不是很显赫，但还是遭到了小人的嫉恨。只要机会一来，这些人就蜂拥而上了。尽管马援平时很注意不要惹人，但还是制止不了。所以，古人贵急流勇退，在事业和官位的高峰，就及早退下去，否则难免都是以摔倒了做结局。

谒者宗均也负责领导军队，在马援死后，他采取招降好封官的方式，平定了五溪蛮的叛乱。

当初，马援哥哥的女婿王磐，是平阿侯的儿子。王磐很富，做游侠，在江淮之间有名，后来到京师，和一些贵戚相好。马援对姐姐的儿子曹训说：“王氏，是王莽宗亲的家族，已经被废掉了，王磐应该在家里躲着，结果还来京城游荡。他任性做事，有时候惹了人，以后一定会倒霉。”后来一年多，王磐遭事情死了。他儿子王肃有出入王侯家，跟他们游玩。当时法网还稀疏，王姓在京城，还很高调，招来游士门客。马援就对吕种说：“这些人老交结宾客，国家一定会处理的。你们小心点。”

如今，有人上书说王肃等犯了罪的家庭子弟，还跟王家的人交往，就怕闹出事来。而更始皇帝的儿子刘鲤受沛王宠爱，他怨恨刘盆子，就结交刺客，杀了刘恭（刘盆子的哥哥）。刘秀大怒，于是把沛王下狱，关了三天。然后下来各地捕捉王家的宾客，互相牵扯，杀了上千人。吕种也被牵连而死，临死叹说：“马将军诚神人也！”

马援了解刘秀，知道刘秀表面宽仁，实际也是敢动杀机的。王莽的远近亲族这么放肆，刘秀能不处置吗？只是王莽家族的人错判了刘秀。

刘秀、刘庄的皇后们

当初，刘秀在河北地区得到信都郡人的支持，开始跟邯郸的王郎对战，夺得了真定县之后，就娶了一门亲。郭昌是当地的一个大姓，田宅财产数百万，娶的媳妇是真定王的闺女。等于是土豪和诸侯王家结合。这样生了个郭氏。刘秀就娶了这郭氏，目的当地是通过结亲，得到当地人的支持。不然，人家总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来害本地的。

这样，刘秀也成了河北人的女婿，在河北占地盘名正言顺一些了。但是刘秀跟郭氏的政治婚姻并不幸福，刘秀继位后过了十几年，俩人就互相打架，甚至互相吵。于是刘秀终于废了郭皇后。

南阳郡新野县有个叫阴丽华，是个美女。当初，刘秀还是个平民时，一次去新野，听当地人说阴丽华漂亮，于是心里想慕得不行。然后他又去长安读书，看见执金吾（九卿之一）出来了，车骑甚盛。刘秀于是由衷地感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样就树立了人生的最高目标。

在更始元年，刘玄当了皇帝，刘秀也封了官，住在宛城。刘秀就把阴丽华娶来了，这时候她才十九岁。作为义军将官，有兵有势，想娶美女，谁也拦不住。阴丽华到刘秀这里，时间上比郭皇后还早一年呢。随后刘秀北上去了河北，而叫阴丽华还是回新野娘家住着去。

刘秀得到洛阳后，当了皇帝，身边带着新娶的郭氏，同时派人去新野，把阴丽华也接来了。这俩到底谁当皇后合适，刘秀就对阴丽华说：“你脾气比她好，你当皇后吧。”

阴丽华说：“郭老师已经给你生了孩子了，当然应该叫她当。”

刘秀一再劝她，她就是推让，按理说，先来后到，她是先来的，但阴丽华特别知书达理，先人后己，不与人争，性格柔和。刘秀赞不绝口，最后让郭氏当了皇后。

四年后，渔阳郡守彭宠本来是派骑兵支持刘秀得河北的主力干将，吴汉就是他的下属。但是吴汉等人都升上去了，他没升，就气氛了，干脆在渔阳郡造反。刘秀亲征。作为领导，进军队打仗，没有美女陪着，影响战斗力，于是带着阴丽华出征了。半路上，阴丽华给刘秀生了个孩子，起名刘庄。

回来后不久，因为是战乱年代，阴丽华的老妈和弟弟，被地方上的强盗给绑票杀了。刘秀听说，非常伤感。但是人死不能复活，就下诏把阴丽华还活着的一个弟弟阴就封为侯。这样算是有了固定食税来源，可以世袭了。

刘秀也知道从前王莽就是外戚出身的，所以对于自己的皇后外戚，当然就很提防。要不是阴家家门不幸，阴弟弟也还不容易当侯呢？但是官职上，则不给什么大官。

阴丽华是后妈生的，同母弟弟叫阴兴，跟前妈生的阴识也有矛盾。阴兴这人有把子力气，自从阴丽华来当了贵人后，刘秀就叫阴兴当自己的跟班和保镖。每次跟着刘秀进出，阴兴就举着一个大遮阳伞（类似卖饮料的小摊上的那种），给刘秀罩着，遮风挡雨。

去外地的话，刘秀当然就住在外地的哪处房子，阴兴负责先进去整理，跟保洁阿姨一起弄得特别干净，做好清宫工作，然后再举着遮阳伞，送刘秀进来。刘秀对这小舅子办事很满意。但是阴兴也不利用能接近领导的机会，就帮自己的朋友要官。他可以给朋友点钱，但不替这些人到刘秀面前张口。自己的家宅，也很穷酸，只够遮风挡雨而已。

这样干了几年，刘秀就要封他为关内侯，把印绶给他摆出来了。阴兴反复说不要：“我也没有冲锋陷阵的战功，但是一家人好几个都被赏了爵位，叫天下人嫉妒，这已经是水盈则溢了。我受陛下还有阴贵人的恩泽，已经很沾光了，不能再加了。”

刘秀看他这样，也就不就勉强了。

出来之后，他姐阴丽华就说：“二啊，你咋不要官呢？咋这傻耶？”

阴兴说：“大姐啊，你咋不读书呢。书上不是说了嘛，亢龙有悔。咱太兴盛了，就完蛋了。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咱外戚家就怕的是不知足。老跟别人家比赛奢侈，叫人看了就笑话啊。”

阴丽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也跟着学，尽量降低格调。家族里亲戚多，阴丽华一个也不替他们要官。

阴丽华知道低调，平时也不收集什么珍玩，尽量俭朴，没啥嗜好，不喜欢笑谑。刘秀看阴家弟妹都懂得低调，也就反倒后代，于是阴家受封“一门四侯”，但官职不高。阴兴干到了卫尉，是九卿之一，但权力也就是皇宫宿卫禁卫军的指挥权，毕竟刘秀是希望有可靠的人保护自己。后来大司马吴汉死了，刘秀叫阴兴接班，阴兴死活不干。刘秀其实可能对这个也是犹豫的，于是也就不勉强了。

刘秀还把从前吕后的牌位从太庙搬了出来，理由是“吕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这其实也是给外家看，你们不要猖狂，不要学王莽。

刘秀的太子刘庄，娶了马援的女儿。刘庄继位后，就是汉明帝，马援闺女也当了皇后。汉明帝追念刘秀时代的中兴功臣，于是在南宫的云台上面，画了二十八将的壁画，第一个是邓禹（其实作战能力不行），其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鐔、冯异、王霸、硃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增加了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计三十二人。马援因为是皇后的父亲，出于避嫌，反倒没有画他。

说是这么说，其实只是不想叫马氏外戚有权。明帝干脆又下令说：“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跑来要给弟弟搞个官，明帝也只是赐给外甥一千万钱，但是不给官。

对于外戚，除了控制权力，还要加强思想教育，于是汉明帝就给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子弟，设立了学校，叫他们“四姓小侯”。设置五经的经师，选有名的人来授课。这样学习之后，懂得事理了，不至于撒泼乱闹，借助权势无王法，或者贪婪而私受别人好处。

汉明帝死后，他儿子汉章帝继位，这已经是刘秀的孙子了。汉章帝性格宽仁，重感情，打算封舅舅们（也就是马太后的哥哥们）为侯，马太后不允许，她以外戚王莽为鉴，表示反对。汉章帝只好暂停。

可以说马太后是深明大义，而不在乎本家族的私家利益。

于是东汉初期，就没有外戚势力。因为京城中没有这些贵戚，所以那些请托、走后门的事就少了。这是刘秀父子和阴氏、马氏一家，都相互默契的结果。直到汉章帝死后，章帝的窦皇后变成了窦太后，新皇帝和帝只有十岁，于是窦太后说了算，开始把弟兄外戚封为了大将军，也就是窦宪，于是外戚正式走入东汉高层。

第三章

汉明帝刘庄时期

班超首出西域

西域诸国，在从前西汉时是受汉控制的，但自从王莽以来中原战乱，西域就跟汉断绝了联系，而跟匈奴好，守匈奴节制。汉明帝时（刘秀的儿子刘庄），打算重新控制西域，这样就能断掉匈奴右臂。

从前窦融是割据在河西五郡，后投奔刘秀，所以也算开国功臣。窦固是窦融的侄子，因此也了解西部，他建议明帝说：“出兵白山（新疆天山）的话，匈奴一定发兵来救那里，应该同时在东方也出兵，从而牵制匈奴。”汉明帝同意。

于是公元73年春天，汉明帝分兵四路，向北、向西全面进攻，针对的都是匈奴，取得的战果不大，但各部遇到的匈奴都主动退避，可见匈奴的力量已经较弱。其中向西的一路，窦固带兵向西到达天山，进攻北匈奴的呼衍王，斩首一千多，一直追到蒲类海，夺取伊吾卢（伊吾），留下士兵在伊吾卢城屯田。

这次出征，窦固下面有个假司马叫班超，在战斗中很是能打，窦固比较欣赏他。

这班超，是关中的扶风平陵人，他爸爸班彪做过县令，业余喜欢历史，忙着续写《史记》。他哥哥班固做了校书郎，在父亲的遗稿基础上写成了《汉书》。因为家里穷，班超就在哥哥的介绍下，当了临时工，负责抄书。

一天，他抄得太累了，就投笔叹说：“大丈夫没有别的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求得封侯，怎么能整天干这个呢？”

左右的临时工都笑。班超说：“你们这些小子安知壮士之志！”后来他在哥哥介绍下，转正了，做了兰台令史，还是舞文弄墨的事。结果他又犯事了，这个官也丢了。于是这次出征，跟着窦固的军队去了。

回来之后，窦固对班超印象不错，就叫他和从事郭恂出使西域。班超一行人去了。到了善阼善国，善阼善王对他很礼遇，但随后又怠慢了。班超对众人说：“这一定是匈奴的使者来了，善阼善王犹豫不决，所以怠慢我们了。”

于是，班超假装对接待官员说：“匈奴使者来好几天了，现在哪里？”接待官员一慌，说：“他们来三天了，离这里三十里。”班超就把接待官员给关在屋里，召集手下三十六人，吓唬他们说善阼善王要把我们交给匈奴人，到时候我们就没命了。于是手下人都说愿意听他指挥。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就是趁着夜里纵火进攻，他们不知道我们多少人，一定振恐，那就可以杀灭这些匈奴。”

手下人说：“我们得跟从事郭恂商议一下这事。”班超怒道：“吉凶就取决于今天。从事是个文官俗吏，他胆子小，一定会泄露消息。”众人于是答应。当天夜里，他们跑去了匈奴人的营地。正赶上大风，班超分配人带着兵弩，埋伏在营门口。然后派人顺风纵火，又有几个人在前后鼓噪。匈奴人惊乱。班超格杀了三人，下面的人也斩杀了匈奴使者和随从三十多人。其余一百多人都被烧死。

次日，把人头交给善阼善王看，于是一国震怖。善阼善于答应臣服汉，并送儿子为人质。

班超回来后，窦固听了，大喜。随即又要派人去西域，汉明帝说：“像班超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用，还另外找别人？就叫班超做军司马，以便继续立功。”

班超又去出使于寘，但是不想增加人手，还是带着原来的三十六人，他说：“于寘是大国，又远，就是带着几百人，也没有用。如果遇上意外情况，多了反倒是累赘。”这时，于寘在西域的南道称雄，匈奴派人监护它。

班超到了于寘，于寘王广德对他们不礼遇。于寘的风俗是信巫术，巫师对于寘王说：“神生气了，问你什么要跟汉好。汉朝使者有一匹好马，你赶紧取来祭祀我。”

于寘王广德就派相国来跟班超要马。班超就叫巫师自己来。不久，巫师来了，班超当即斩了他，然后把相国打了几百鞭子，把巫师的脑袋送给于寘王。同时把于寘王责备一番。

于寘王知道班超曾经在善阼善国诛杀匈奴使者，非常害怕，当即也杀了匈奴使者，而向汉臣服。于是，西域诸国就都派儿子来洛阳，西域跟汉断绝了六十五年，到这时又恢复通好了。班超，是班彪的儿子。

班超用强力的方式，促使西域背离匈奴，而归附于汉，正是这种自信促使西域相信汉能庇护他们。而此前的军队远征，则创造了相应的有利于汉的大形势。基于这种背景，班超再加以推动，就促成了西域回归。西域在汉与匈奴之间犹豫不决，但他们肯定是想服从于强者，这是人之常情。所以，选择使者不一定是脾气好而能言善辩的。脾气好，善于交际，能言善辩，但是软弱，对方会更怀疑汉的实力。而展示出强势，可以使他们停止犹豫不决。这次选用班超，就是很正确的选择。

后来班超又长期带兵，经营西域诸国，加上汉的支持包括军事支持，终于花了几十年时间，使得西域再次归复了汉。

汉明帝的工作作风

汉明帝性格猜疑，喜欢派耳目去侦查大臣那些暗中的事情。别人跟他说什么，他就可能信，所以公卿大臣多次被人诋毁，他身边的近臣包括尚书，甚至被捆起来。他曾经因为什么事生了尚书台的郎药崧的气，就拿着手杖撞他。药崧跑到床底下。汉明帝气坏了，喊：“郎出来！”宋崧就说：“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没听说人君，自己撞郎。”汉明帝才饶了他。

作为国君，监查的手段固然也是必要的。汉明帝带有法家色彩，对待官吏比较苛刻。

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下面是各曹尚书，再下面的尚书郎。尚书令宋均平时办事，都很合汉明帝的心意。一次，宋均就把文书册子中一些有疑的事情删剪掉。因为尚书台是内朝官，就在宫里办事，于是汉明帝看到了——或者是别人告诉他了。汉明帝大怒，以为宋均这是有奸（偷着删改文件，那不是作弊是什么），派人过去，把尚书郎都捆起来拷打审问。各尚书因为害怕，都叩头谢罪。宋均却厉声说：“忠臣按义来办事，没有二心。我要是怕威严就失了公正，就是死了，也不那样。”

宦官小黄门在旁边听了，回去报给汉明帝。汉明帝觉得宋均这是问心无愧，没有歪心，于是把人都放了，又升宋均做了司隶校尉。

这个例子也说明，国君严格细致，下面人不敢做奸了，但也不敢在职权范围内自己动脑子，搞些有弹性有创新的事了。一切就照章办事好了。这是严急的领导所导致的弊病。

刘秀继位后，就把功臣们都发落去了各自的侯国，除了其中两三个人，都不参与国政，所以功臣们几乎没有什么势力。至于诸侯王，都是刘秀的儿子，自然刘秀也不怕他们。

汉明帝接班，因为功臣们一直没势力，他自然也不怕，但诸侯王则是他的弟兄，这些人成了他的眼中钉。倘若有诸侯王造反，收集天下英雄，还是很可以给我构成威胁的。

首先是广陵王刘荆。公元66年，刘荆对看相的人说：“我长得像先帝，先帝三十岁当了皇帝，我也三十了，可以起兵吗？”看相的就举报了这件事。刘荆恐惧，自己住进了监狱。汉明帝开恩，不处罚他。但是刘荆又叫人祭祀、诅咒皇帝。樊儵就奏请诛杀刘荆。

广陵王刘荆是汉明帝的弟弟，所以汉明帝不想处罚他。樊儵就说：“天下是高帝（刘秀）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陛下有恻隐之心，但是我们得执行法令。”汉明帝叹息着表示赞同。

于是，广陵王刘荆自杀，封国取消。

楚王刘英是刘秀的第三个儿子（刘庄是第四个），母亲为许美人。他在封国闲着没事，对这时候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非常着迷。于是，就吸纳很多方术士——当时还没有专职的和尚。方士就做了金龟、玉鹤，上面刻上符瑞的文字，给了楚王。至于弄这个的目的，是要造反还是拿好东西给楚王看，单纯是这帮人讨好他而已，就说不清了。但明确的是，诸侯王拥有金龟玉鹤，是违法了礼制的。

有人就举报楚王这是想造反。于是，汉明帝废掉楚王刘英，时间是公元70年。

司徒刘延被指控为包庇楚王刘英而被迫自杀。楚王刘英被迁往丹杨郡，自杀。但是，事情没有结束。汉明帝就叫继续追查楚王刘英谋反的案子，案件办了好几年。受供词来回牵连，从京城的亲戚到诸侯和州郡豪杰和法官，被处死和流放的几千人，被关押的还有几千人。

楚王刘英还曾经写下天下名士的名单，于是汉明帝按名单抓捕，怀疑都是他的私党。其中吴郡太守尹兴下属官吏五百多人被廷尉抓来拷打。官吏们不胜拷打，死者大半。只有陆续、梁宏、驷勋，备受拷打，肌肉消烂，就是不招供。陆续的母亲从吴郡来洛阳，给陆续做了饭，送进监狱。陆续被拷打但是没有害怕过，看了饭却哭了起来。监狱官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母亲来了，却不能相见，所以悲伤。”问：“你怎么知道？”陆续说：“我母亲切肉从来都必须都是方的，切葱都是一寸长的（强迫症母亲），所以知道是她来了。”

监狱官汇报上去，汉明帝觉得他孝顺，于是赦免陆兴等人，但还是禁锢终身不许做官了。

楚王刘英喜欢佛教，却阴谋造反。有人说这是因为佛教不强调君臣大义和父父子子，而是淡漠世事，所以难免如此。

陆续很有孝心，而《孝经》是汉明帝推崇的经典，东汉也强调孝，所以汉明帝赦免了他。

汉明帝严治楚王一案，也使得刘姓宗亲的地位更加跌落，这也就给未来外戚被重用，开辟了空间。外戚毕竟不姓刘，想篡位难一些。

因为这个案子，汉明帝非常愤怒，于是审判官们都害怕，是凡牵连进来的人，一改都抓起来。侍御史寒朗和三公府一起审这些人。他感觉被牵连的人多数是冤枉的，比如楚王下面的颜忠等人，供述说耿建等四个侯，也参与谋反，寒朗就去问耿建等人。耿建等人说，都没见过颜忠。然后，寒朗又问颜忠，耿建长什么样，有啥习惯，颜忠也是错愕答不出来。

寒朗就对上奏给汉明帝，说了这些情况。

汉明帝叫来他问：“耿建既然跟这事无关，颜忠为什么供述他？”

“颜忠自知罪大，就多虚引些别人，希望这样给自己减罪。”

汉明帝说：“既然如此，耿建等四侯无罪，怎么不早上奏，竟然把他们关了这么久？”

寒朗说：“我虽然审查他们没事，但恐海内还有揭发他们的奸行的，所以不敢及时上奏。”

汉明帝立刻骂道：“你这是手持两端，立刻抓下去。”

左右的人就过来拉寒朗。这是要下狱的节奏。汉明帝是个苛察的人，性子也急又严厉。

寒朗说：“让我说一句再死。小臣不敢欺君，是想帮助国家。”

汉明帝问：“谁跟你一起写的奏章？”意思是，要抓他的同犯，一起写着上奏的。汉明帝确实是个心细又严格的人，一点小错都紧揪着。

寒朗说：“我知道上奏这个必然灭族，所以不敢连累别人进来。我就想陛下能觉悟一下。我看那些审判在押者的人，都说他们的妖言恶事是大罪，臣子都应该一起疾恨他们，现在放了他们不如关起来，以后可以没责任。所以拷问一个，连出十个，拷问十个连出百个。另外，公卿上朝，陛下问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叫他们提意见。他们都长跪说道，按旧制，楚王这样的大罪要杀九族，但陛下大恩，才只处理其个人，这是天下大幸。但是等回家之后，嘴里虽然不说，他们都仰望屋顶偷着叹气，没有不知道其中多有冤枉的，只是不敢忤逆陛下。我今天说的这个，死而无悔。”

汉明帝听了，怒气慢慢消了，叫寒朗先出去。

两天后，汉明帝就亲自去监狱审查囚徒，放出了一千多人。随后也多宽赦了相关案犯。

其实，官员们的做法很可以理解。汉明帝脾气急，出一点儿事就要责罚，你要是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给放了，后面被发现肯定要受处罚，那就宁可多抓。如果君主是这样严苛，下面再遇到一个心理偏狠毒的，就会借着严苛的风气来趁机害人，捕风捉影，罗织别人的无心之举当做罪过，而把自己卑劣的心理掩盖起来，君主一时还会赏识他。等发现恶果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很晚了。这也就是严苛的君主，也会被下面人利用，最后自己懊悔。这种善于苛察的官员，抓住君主的一只鸡毛就当令箭，其实比不廉洁的官员造出的恶还多。宋均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古人也认为为政要“矫急去苛”。

第四章

汉章帝刘炆时期

班超远斗千里

汉明帝死后，儿子刘炆继位，这是汉章帝，时年19岁。这时候，西域很多国家已经听从匈奴而不跟汉来往了。班超这时候还带着一千多兵驻在西域，试图再控制西域各国。乌孙国倒还在跟汉来往，班超希望跟乌孙结好，以便进而征服其它国家。汉章帝赞同。汉章帝派李邑护送乌孙的使者回去。李邑走到半路，见龟兹人进攻疏勒，他怕自己卷进去危险，就停下来不去了。因为汉章帝这时候还想经营西域，他干脆就上书给汉章帝，说西域已经没法收复了。顺便又诋毁班超，说他“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

班超听说了，叹息说：“我不是曾参，但是有受到三次谗言，恐怕也要被怀疑了。”这是引用曾参妈妈的故事。从前，曾参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别人对曾参的妈妈说不曾参杀人了，曾妈妈不信。但是前后三拨人跑来说，曾妈妈就信了，只好逃跑。其实，这是传言而已，曾参并没有杀人。这个故事通常想说的是，“我”的品德还到不了曾参的水平，领导对我的信任也达不到曾妈妈对曾参的信任。但曾参被人诬陷，曾妈妈尚且相信，何况品格不如曾参的“我”，如果被人说瞎话，那领导更免会相信。

汉章帝知道班超是忠的，就批评李邑说：“如果班超拥爱妻，抱爱子，那思念回家的一千多兵，怎么还能跟班超同心呢！”于是，下令李邑去班超那样当差。意思是，叫班超管着李邑。

班超就成了李邑的长官。如果换做别人，正可以趁机报复李邑。但是班超没有这么做。他给了李邑一个任务，叫李邑把乌孙国的侍子送去京师。等于是叫李邑趁机离开自己。徐幹对班超说：“李邑诋毁你，想破坏西域的事，你何不留下他，换别人去送侍子呢？”

班超说：“你说的这太浅薄了。正是他诋毁我，所以送他回去。我自我反省没有错，还怕什么别人说？为了报复而留下他，那不是忠臣。”

班超非常坦荡。

他把李邑送回去，就是为了展示自己没有私下，叫皇上别怀疑。

第二年，公元84年，汉章帝又派假司马和恭带着八百兵去增援班超。班超于是调集疏勒、于寔的军队，进攻莎车。莎车花重金贿赂疏勒国王忠，于是疏勒王忠背叛班超，带着军队跑去了乌即城。班超于是立疏勒的府丞做疏勒王，带着所有没有背叛的疏勒兵去进攻原疏勒王忠。到了城下，攻了半年，期间康居王带着兵来帮原疏勒王忠，于是班超不能攻下。班超使用外交手段，派人给月氏王送去金帛，于是月氏王去找康居王疏通，叫他别捣乱了。

康居王也就听了，于是带着疏勒王忠，回了自己康居国。乌即城剩下的兵民投降。

班超自己没有什么兵，全靠着这些附庸国的军队来讨伐不听从的人，这只能靠纵横术了。按照这种模式，其实很难成功。因为汉朝不出兵，就显得自己没有诚意，附庸国怎么会效死奋战呢？不过班超后来通过不懈努力，还是做到了表面的胜利。

疏勒王忠被康居王带回康居，在康居国呆了两年，又从康居王那里借了些兵，又回到损中，派使者向班超诈降。班超识破，就假装答应。疏勒王带着随从来到班超这里，班超把他杀了，然后击败他的军队。西域的南道于是就打通了。

这个疏勒王简直是愚蠢到家了，不知道他诈降跑去班超那里，目的是什么。

总算是收拾了疏勒，于是，班超调集于寔等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进攻莎车国，莎车投降。于是威震西域。

这时候汉章帝去世，儿子汉和帝继位。公元91年，西域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投降了。于是，汉和帝又恢复设置了西域都护，以班超为都护。

公元94年，西域都护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八国军队合计七万多人，进攻焉耆，到了城下，把焉耆王和国尉诱骗来，杀了。然后纵兵抄掠，斩首五千多，抢到民众一万五千人，立了贵族元孟做焉耆王。班超随后留在焉耆，待了半年，慰抚该地。于是，西域五十多国都送人质听从汉朝了。从西域再向西到海滨，四万里外的国家，都有使者与汉联系。

班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因为就在此前，大将军窦宪及其部将两次北伐匈奴，彻底打垮了已经衰弱的匈奴，所以匈奴不能干预西域战事，而西域明白点的国王，也知道该主动向汉投诚。

几年后，班超又派下属的掾吏甘英出使大秦、条支，穷尽了西海，都是前人所不曾去过的地方。了解了这些地方风土，打听了那里的珍怪。到了安息的西界，面临大海，要渡过去。船人对甘英说：“海水太大，遇上合适的风也得三个月才能渡过去，遇上不合适的风，就要两年。以前入海的人都要带三年的粮食。在海中人会思乡得病，经常有死的。”甘英才罢休。

甘英的目的地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甘英因此没有到达那里。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一零二年，班超因为岁数大了，上表请求回来。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班超就死了。

窦太后的故事

汉章帝刘炟是东汉第三任皇帝，是汉明帝的儿子。他的妈妈是马太后（马援的女儿）。公元77年，汉章帝又娶窦勋的女儿窦氏为贵人，这窦氏是开国功臣窦融的曾孙女，有才有貌。汉章帝这时十九岁，对美女哪有抵抗力，于是很宠爱她。

第二年，汉章帝就把窦氏提拔为了皇后。

关中扶风人宋杨，是个平民，但是他的姑姑是马太后的外祖母，算是远亲。马太后听说宋杨的两个闺女不错，于是接来了，当了汉章帝的贵人。公元79年，大宋贵人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刘庆。于是在马太后的要求下，把刘庆立为了太子。

马太后这个做法非常奇怪，因为窦皇后是皇后，她现在没有生出儿子，不等于将来没有。如果刘庆当太子，那大宋贵人就应该改当皇后。可能马太后也是这么想的，毕竟大宋贵人是她的远亲。但是她没来得及办把大宋贵人升为皇后的事，就在两个月后死掉了。

梁统是当初战争年代的一个二级功臣，生有儿子梁竦。梁竦有两个女儿，也当了汉章帝的贵人，就在同一年，其中小梁贵人生了刘肇。

窦皇后此时没有儿子，就叫刘肇当了自己的养子。

三年后，窦皇后开始对大宋贵人发难。大宋贵人从前受马太后宠爱，所以窦皇后就忌恨宋贵人。

窦皇后于是陷害大贵人宋氏。大宋贵人病了，给家人写信：“病思生菟，令家求之。”生菟这种东西，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用于做法，咒人死。窦皇后截留了这封信，有了证据，立刻找汉章帝揭发。于是六月，汉章帝下诏废掉太子刘庆，改以刘肇为太子。并把太子的母亲宋大贵人氏赶到丙舍居住，叫小黄门蔡伦审查这个案子。

大宋贵人和小宋贵人在蔡伦的审判下，最后俩人都饮药自杀了。

蔡伦虽然发明了纸，但是心地并不善良。

刘肇作为窦皇后的养子，这时候做了太子。但是他的生母是小梁贵人。窦皇后当然不希望小梁贵人一家，未来还享受富贵和权力。

刚好，梁竦一听说自己闺女生的刘肇做了太子了，虽然是以养子的方式，但也是值得庆贺的。以后借助太子我们就可以得势了。于是梁竦就在家私下庆贺。窦氏家族的人听说了，就很厌恨梁竦。

窦皇后想独占外戚家族的势力，于是就多次说小梁贵人坏话。汉章帝于是渐渐疏远了小梁贵人。窦氏家族的人就上书，诬陷梁竦。梁竦被下狱，死在狱中。梁竦的妻子和儿子们也受到牵连，被流放新城。大梁贵人、小梁贵人姐妹，也在宫中糊里糊涂地死了。

就这样，窦皇后前后杀四贵人。

后来历史上就逐渐有了这样的习惯：皇后收了谁的孩子做养子，就要迫害死这孩子的生母的。因为她不想让生母家族的子弟，跟自己家族的弟兄们分享权力。这就是“子贵母死”。

马防、马光兄弟都是马太后家族的人，这时候他们资产巨亿，大修房宅，布满街道，常有数百人的食客。马防又养了很多牲畜，向羌、胡征敛税收。汉章帝不喜欢他们这样，多次责备。于是有司上奏，说马防、马光兄弟奢侈，超越了规格。于是，把他们都罢免了。

就这样，马太后派生的马氏外戚也败了。

于是，就剩窦氏一家独秀。

窦皇后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受汉章帝宠爱，另一方面窦家的根基比宋、梁两家都要深一些。宋杨只是平民出身，虽然是马太后的亲戚，但是马太后活着的时候，一直自觉地克制外戚，所以马家外戚势力就不强。马家外戚也就没有多大的声援宋贵人家的能力。

马太后一直遵照刘秀和自己老公汉明帝的扼制外戚的政策，但马家力量不强，反倒不能扼制新兴外戚窦氏。马家的马防、马光兄弟也被罢官了。

窦氏外戚开始富贵起来。窦皇后的哥哥窦宪做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做黄门侍郎，得到的赏赐很多。他们还喜欢收养宾客（门客）。这种收留宾客，其实也是敛财的一种办法，宾客自己或者介绍人来送礼，窦氏就可以找机会给他们弄个官。这些人做官后，也可以成为窦家的爪牙。

窦宪靠着皇后的声势，诸侯王和公主都怕他。窦宪以低价购买沁水公主的田园，公主也不敢拒绝。汉章帝知道了这事，把窦宪责骂了一顿，叫他把田地退给公主。但是也没有把窦宪治罪，只是以后不再重用窦宪。

一般来讲，皇帝年富力强，外戚家族就不可能有多大权势。但是，上天似乎很照顾窦皇后，公元八八年，汉章帝驾崩了，才三十一岁。

汉章帝性格宽仁，喜欢儒学，他和窦皇后的夫妻生涯也就十年出头，就年纪轻轻地死了。也不知这是自然死亡，还是另有隐情。他的早逝，严重影响了东汉的中枢权力模式，从此外戚当政就一发不可停止了。只要外戚当政，他们就会永远选年少的皇帝，这样外戚当政的局面也就难以终止——除非其中一个小皇帝活得特别长。

窦皇后收养的养子刘肇继位，这是汉和帝。汉和帝才十岁，尊母亲窦皇后为皇太后。

因为皇帝岁数小，于是窦太后临朝。这种临朝，也就相当于垂帘听政，只是没有设什么帘子。她的弟兄窦宪、窦笃都担任关键岗位。窦氏外戚因此势力激增。

齐殇王的儿子刘畅进京，来参加汉章帝的葬礼。窦太后数次召见刘畅。窦宪怕刘畅抢了自己的权，于是派人刺杀了刘畅，嫁祸于他弟弟。窦太后怒，派人侦查。最后发现是窦宪干的。太后于是把窦宪关在内宫。

这可以看出，皇后与外戚之间也关系微妙，其实也有互相猜疑的地方，尽管总体是互相依赖借助的。窦宪敢于乱杀王子，也是挑衅窦太后的权力。所以，他被关起来了。

窦宪害怕了，生怕窦太后下诏，把他诛杀了。窦宪就主动请求去打北匈奴来赎罪。于是，十月，窦太后下诏，叫窦宪做了车骑将军，以耿秉为副将，去讨伐北匈奴。

无论如何，尽管刘秀的政策是限制外戚的，但是到了东汉第四任和帝时，外戚当政就开始了。

外戚当政比起皇帝独治，有些缺点，一是容易出现王莽那样的篡位者，二是外戚的不算选拔出来的，而是偶然因素由皇后家族的人充任的，难以刚好就品行、能力俱佳，往往更多是一朝得志就肆意妄为，把天下当做奉己的肥肉。虽然皇帝也可能出现素质不高的，但至少还要想想后代子孙，别弄得自己亡国，外戚则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第五章

汉和帝刘肇时期

导言：汉章帝刘炆作为第三任皇帝，还算是一个独立的皇帝，他有两个重要的儿子，小的是刘肇，大的是刘庆。刘肇和刘庆的儿子刘祐相继做了皇帝，就是汉和帝和汉安帝，这是东汉中期两个重要的皇帝，但是独立性都不强，都出现外戚当政的情况，分别是窦氏和邓氏。

窦宪的故事

其实，在汉明帝刘庄派四路军进攻匈奴时，遇到的匈奴就避退，在汉章帝在位期间，前后有73批北匈奴跑入塞内，请求投降。匈奴已经衰弱，余下的向北远走。窦宪此时打北匈奴，难度是不太大的。

公元89年，汉和帝元年，窦宪、耿秉出朔方的鸡鹿塞，南单于出满夷谷，邓鸿出固阳塞，在涿邪山会师。窦宪派阎盘、耿种、耿种带领南匈奴的精骑一万多，和北单于在稽洛山会战，大破之，单于逃走。汉军在随后的追击战中，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人，俘获甚多，得到牲畜一百多万头。各部小王率众投降，前后八十一部二十多万人。

窦宪、耿秉出塞三千多里，登燕然山，叫班固在石头上刻字记下功勋。然后派人去找北单于，北单于答应向呼韩邪单于那样归附。但他赶来时，汉军已经入塞了。

北匈奴半路已经衰败，窦宪这次幸好得胜，如果出乎意料打败了，则匈奴的问题还会严重起来。

回来之后，窦太后下诏，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于是，窦氏兄弟骄纵，窦景尤其严重，派奴客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抢掠妇女。于是商人都不敢上路，想躲避强盗一样躲他们。司空袁安弹劾窦景擅自调发边境军队，惊扰民众。但奏章都没有得到回复。

在汉朝，三公（司徒、司寇、太尉）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官，而且三公都各自开府，有自己的府掾吏。九卿则分成三组，分别纳入三公府管理。但

是实际上，大将军的权力和地位，更高于三公。大将军也开府，即大将军府。于是大将军窦宪就是朝臣中最大的了。

公元91年，窦宪以为匈奴已经微弱，就想灭了匈奴。二月，他派耿种、任尚带兵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围攻北单于，大破之，俘虏北单于的母亲阏氏、名王以下五千多人，北单于逃走，不知去了哪里。耿种出塞五千多里才回来。这是汉朝北征最远的一次。

耿种击破了北匈奴后，鲜卑人就迁移到北匈奴的地盘。匈奴这时候还有十几万落（落是聚集区的称谓，则人数还要多），他们也就都自号鲜卑。鲜卑因此渐渐强大。

窦宪立了大功，威名益盛，不但在朝臣中有自己的心腹，各地刺史、郡守、县令，也多是他门下的人。这些人争相从百姓身上敛钱，送给窦宪。

这时候，窦氏的父子兄弟都做了卿、校，充满朝廷。汉和帝和大臣们都没有机会接触，只能跟生活在一起的宦官接触。他还偷着叫人跟一个诸侯王借来《外戚传》，研究怎么对付外戚。于是汉和帝和中常侍郑众等人，商定诛杀窦宪。中常侍是宦官的官职名，职责是在禁中陪侍皇上的。

公元92年，六月，庚申日，汉和帝刘肇从日常居住的南宫去到北宫以保护自身安全，然后叫执金吾、五校尉带兵守卫南宫、北宫，关闭城门，派人抓捕了郭举、郭举、邓叠、邓磊这些窦氏私党，处死。派谒者仆射去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叫他和相关死党都去自己的封国。窦宪、窦笃到了封国后，就迫令他们自杀了。

汉和帝这时才十三四岁，却能对窦宪果断下手，也是因为窦太后并不是他的亲妈，相反倒杀害了他生母。因为没有亲情束缚，所以不像战国时的秦昭王那样长期迟疑不定。

随即，窦氏家族的人，以及他的门客靠着而当上官的，都给罢免了。

这时候窦太后还活着呢，但是汉和帝也对窦宪下手了——反正他也并不是自己的亲妈。五年后窦太后死去了，小梁贵人的家人赶紧上书伸冤，说梁家以前被窦太后迫害的事，说应该贬窦太后的尊号，不与先帝合葬。汉和帝考虑了一下，还是把她与汉章帝合葬了。毕竟，窦太后是汉章帝的正妻，名分是无法否定的。

窦氏家族合计十年不到的富贵，就此落下枝头。

从此，汉和帝算是自己掌权了。汉和帝刘肇是小梁贵人生的。于是，他给母家梁氏平反，把当初被流放的梁竦（梁贵人父亲）的家属召回，封梁竦的儿子梁棠、梁雍、梁翟为侯，赏赐以万计，非常宠待。于是，外戚梁氏就又兴盛起来了。

梁氏作为新外戚，就取代了窦氏的老外戚。

宦官郑众这次帮助了汉和帝。汉和帝对他们进行奖励，郑众总是推辞掉大头的，而只接受小的赏赐，于是汉和帝就觉得他这人很好。从此经常跟他议论政事，于是宦官开始用权。

郑众和从前的王莽一样，都是能伪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廉洁的人，从而得到皇上信爱。皇上也是人，如果他贪鄙，皇上也会讨厌他。所以他拒绝掉赏赐，只拿小头，这是心机很深的。

汉和帝这时18岁，也是成年了，所以对于梁氏外戚和宦官并用，互相制衡，也是可以驾御他们的。

袁安的故事

袁安，是汝南郡汝阳县人，他爷爷袁良传习《孟氏易》，因此在西汉末期也当过官。袁安从小也学儒，这算是家传的私学。

袁安“为人严重有威”，被州里敬重。所以他既威严，又有学问。他一开始做县功曹，去上级部门出差，见郡从事。从事就叫袁安给县令稍一封书信去。袁安说：“公事的话，自有邮驿可以送。私人请托，则我这个功曹不该送。”于是拒绝了。从事当场害怕，不敢再要求了。

后来，他不管升官，到了哪里，官吏都“畏而爱之”。他是袁氏的第一辈，而后来的袁绍是第五辈。可见，这样的公族，也是靠着最初的头两辈，勤勉地奋斗来的。

当时是汉明帝的时期，袁安逐步做上了楚郡太守。当时，汉明帝正在严纠楚王刘荆谋反的案子。他到了之后，就先去监狱查办楚王一案，把那些没有证据的人都分条报了上来。这和明帝要严办的精神是完全不符的，于是下

属都叩头阻止他，说：“同情这些造反的人，按法令就同等治罪，不能上报啊。”

袁安说：“如果出了事，我自己承担。”于是分条详细报了上去。汉明帝看了，感悟，于是批准，这样得以放出四百多家。

十年之后，袁安到了朝廷，升为太仆，是九卿之一。当时，北匈奴单于派使者，要求和汉讲和，开边境市场进行交易，汉明帝同意。结果，北匈奴带着牲口牛马来交易的时候，已经长期臣服于汉的南匈奴不高兴了，骑着马过去把一万多头牛马都抢了。地方官上书建议：要求南匈奴把牛马还回去，不然惹了北匈奴，这帮人还会进犯杀掠。

汉章帝叫百官商议，三公九卿都说匈奴贪得无厌，也没有信义，还给了他们牲口，也没有用，反倒我们示弱了，他们就更自夸傲慢，所以不能给。只有袁安主张要讲信用，既然讲和了，就不该说了不算。还给他们牲口，边境之民也才能安定。

司徒桓虞听了，就改变看法，也赞同给。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生气了，郑弘大声说道：“谁说还牲口的，就是不忠。”桓虞当场就叱责他，那边第五伦等人也变色喊了起来。

这是不顾礼仪了，敢当着皇帝吵架，于是司隶校尉当场举奏弹劾。袁安等人赶紧谢罪。章帝说：“事情就是要商议才能有结果，如果都不说话，你好我好，也不算朝廷之福，你们何必深谢？都把冠戴起来吧。”章帝与明帝不同，他性格宽仁。

随后，最终还是按了袁安的意见。次年，袁安就代替第五伦，做了司空，成为三公。

这事也可以从中看出，三公的设置确实可以削弱臣子中的强臣，比如这次三公互相意见不一致，就打起来了，最终裁决只能等着皇上。而袁安作为低一些的九卿之一，敢于跟三公提对立意见，这种敢于表现，才是能升迁的部分前提。

到了汉安帝的时候，窦宪当时北伐匈奴，留守的弟弟卫尉窦笃、执金吾窦景就嚣张了，公然在京城叫自己的宾客抢夺路人财物，窦景又擅自把边郡士兵给调到自己家里当看门护院的。袁安就上书弹劾，但当政的窦太后都不管。

窦宪回来后，又任用自己的私人到各地当官。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就上报，罢免了四十多个二千石级别及关联的人。窦宪非常怨恨袁安，但因为袁安品行出众，他也没有找到什么把柄来害袁安。

窦宪等人打败北匈奴后，北匈奴单于向西走奔乌孙了，塞北原来的地盘就空了，剩下的匈奴余部也没了领头的。窦宪就想把已经投降的北匈奴单于的弟弟阿佟，立为北单于。他的私心目的在于，这样就可以挟匈奴自重了，加强自己的汉朝的权势。

公卿中有十个人都赞同。袁安和任隗则主张，既然北匈奴单于跑了，应该让内徙到塞下的南匈奴回北面那地方，并且督导那里的北匈奴余部，没有理由叫阿佟当北单于，那样为了支持阿佟，还得增加国家费用。

决策一时没有定下来，袁安又专门上奏，说南单于已经归顺四十多年了，陛下应该成就他们的事业（意思是满足他们恢复旧地的愿望），而且这次打北匈奴，南单于是首倡者，参与其中，最后却立一个新投降的北匈奴人，这是对我们已经养了很久的人失信，而给新来不熟的人好处也将最终没结果。不能失信于南单于。而且，这次出兵，乌桓、鲜卑也进攻北单于，现在立了北单于的弟弟，他们也会不高兴。我们每年给南单于一亿九十万钱，而如果给北单于的话，因为路远，费用就更高了。

窦太后看了，又下诏叫公卿商议。袁安就跟窦宪当面争起来了，窦宪性子急横，当场就骂起来了袁安，说刘秀杀了韩歆的事，意思是要杀袁安。袁安终究不屈。

最后，窦宪还是立了北匈奴投降了的一个王为北单于，结果这人后来还是反叛了，跟袁安预测的一样。

客观地来讲，想用立一个单于的方式控制北匈奴的余部，是不现实的。但袁安说叫南匈奴去填充北匈奴的地盘，则也是后患无穷的。实际上，最后北匈奴的地盘，都被鲜卑人接收了，到东汉中后期，鲜卑在东西一万里的北疆，成为最大的威胁。

窦宪的北伐，属于为鲜卑开道。其实当时的情况，北匈奴相对已虚弱，且没有进犯汉朝，说明实力确实很有限了，保留他们和鲜卑相互为制衡状态，是更妥当的。

袁安觉得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次朝会跟大臣们谈论国家事，就喑鸣流涕。于是汉和帝和大臣们都依赖着他。奸臣当道，确实是让人愤懑的。

袁安作为三公，三公可以开府。皇帝直接叫人来做官，叫做征，三公和郡守直接叫人来做官，叫做辟。袁安就辟周荣到本府做官吏。袁安弹劾窦氏的表章，都是周荣写的草稿。窦宪的门客徐璜是太尉府的府掾（给人当门客，也是能当官的途径，他给窦宪当门客或者说叫宾客，目的也是这个）。徐璜于是就替主子恨着周荣，要挟周荣说：“你是袁安的心腹，跟窦氏为敌。窦氏手下的死士、刺客满京城，你小心地等着吧。”

周荣是个文化人，并不屈服，对家人说：“我如果哪一天遇祸了，不用下葬，让我的腐身给朝廷一个警醒吧。”

窦宪居然使用刺客来对付大臣，可见他素质是很低的，而敢于跟他对抗的袁安，是要有多大的勇气。

公元92年春天，司徒袁安死去。而几个月后，窦宪也败了，被汉安帝诛杀。

汉和帝随及把袁安的儿子袁赏招为郎。这也就开启了袁氏下一代的官宦之途。袁氏这样的家族能成为久长的政治家族，肯定是最初第一代兢兢业业，奉公正直而铺下的基础，袁安确实在与窦氏的斗争中表现得是非分明。他曾经就打匈奴的事与窦宪持不同意见，这不论对错，至少是没有阿附窦宪。

袁安的儿子袁敞，在汉和帝时做到了光禄勋，到汉安帝时做到了司空，也成为了三公。这是袁氏的最初两代。

第六章

汉安帝刘祜时期

邓太后的故事

汉和帝娶的皇后，是从前的阴丽华哥哥的阴识的曾孙女，称为阴皇后。阴皇后为人嫉妒，汉和帝对她的喜爱就减少了，于是她多次口出恶言。阴皇后的外祖母邓殊，经常出入后宫，有人说她和皇后一起搞巫蛊的。汉和帝派宦官张慎和尚书陈褒调查，论定是大逆不道。于是，邓殊的两个儿子和皇后的弟弟都被扔进监狱拷打而死。

于是，汉和帝废掉了阴皇后，迁居在桐宫。皇后“以忧死”。（“以忧死”是个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处死了。）皇后的父亲被迫自杀，弟弟等人流放日南的比景县（在越南）。

汉朝皇帝对皇后下毒手的，例子不仅这一处，后来汉灵帝也处死了自己是宋皇后。

邓绥是当初邓禹的孙女，她这时是汉和帝的贵人。于是，汉和帝就提拔她当了皇后。这就是邓皇后。邓皇后为人谦让，各地要献给她东西，都说不要，只是过年时要些纸墨而已。汉和帝也要封邓氏外戚为官，邓皇后总推辞谦让。

邓皇后也是知道，从前窦氏那么有权有势，但是被汉和帝扫荡地空空如也，她怎么敢又搞什么邓氏的外戚呢？于是在汉和帝时期，邓皇后的哥哥邓鹭，不过就是虎贲中郎将。

同样，邓皇后的运气跟窦太后一样好，她当皇帝后仅仅三年，汉和帝就在公元105年驾崩了，仅仅27岁。比他爸爸汉章帝的三十三岁还短寿。

汉章帝活得短，成就了他的媳妇窦氏，如今邓绥也交上了这样的好运。实际上，古代的皇后一般都希望老公早死，这可以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老公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也就意味着不会废了自己换别人。

汉和帝的长子刘胜，有痼疾，其他还有很多皇子，都夭亡了，死的很蹊跷——总之，宫里的事，是神秘莫测的。这些夭亡的皇子，不外乎就是阴皇后或者邓皇后杀的。而其生母，则是诸贵人宫女们。

汉和帝还有个小儿儿子刘隆，才生出来一百多天。邓皇后觉得这个孩子好——听话。于是立他当了皇帝，这就是汉殇帝。邓太后成为皇太后，因为皇帝太小，于是太后临朝。

次年四月，邓皇后叫自己的哥哥虎贲中郎将邓鹭做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邓鹭的弟弟黄门侍郎邓悝为虎贲中郎将，邓弘、等闻都做了侍中。

毕竟，她是一个女子，国家大事巨细很多，接见大小各种官员，对女子还是不太方便，外面总需要有人给他跑腿，比如主持公卿会议什么的，那自然是叫哥哥邓鹭去做。

八月，汉殇帝就死了。于是，邓太后跟他哥哥等鹭、邓悝等人在禁中（后宫）做了决定，叫邓鹭去清河国接来清河王刘庆（汉和帝刘肇的哥哥）的儿子刘祐（12岁），继位当皇帝，这就是汉安帝。邓太后继续临朝执政。

宦官蔡伦，就是发明纸的那个，从前按窦太后的意思，审判和害死了大宋贵人。而宋贵人生的是刘庆，刘庆的儿子刘祐被邓太后立为了皇帝，蔡伦立刻就紧张了。因为汉安帝刘祐会给祖母大宋贵人报仇，那就肯定要收拾蔡伦。

不过，邓太后罩着蔡伦，于是汉安帝也没能把蔡伦怎么样。

实际上，宦官的势力，就是在邓太后和汉安帝这段时期，开始起步发展的。邓太后虽然任用外戚邓鹭，但并不排斥宦官。因为她作为太后，虽然也临朝，但毕竟总是抛头露面不方便，所以更多时候在后宫办理政事。这就需要跟宦官们商议，于是东汉时期，宦官在汉安帝时期，开始发展了。

以前汉朝的制度，侍中、常侍这种在宫中陪侍皇帝的官，既有士人，也有宦官。邓太后改了这制度，用一水的宦官。这样，省中，就叫禁中，也就是皇帝、太后生活办公区，就只有宦官了。

汉安帝作为第五位皇帝，他这一朝，正是东汉国势从上升期，转为下降期的起点。这表现为，在这时期，西域诸国又造反了，不想再听汉朝的了。邓鹭和公卿们商议后认为：“西域阻远，数次背叛，吏士屯田，费用没有停

的时候。”于是六月，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叫汉军在伊吾卢、柳中屯田的都回来。

班超经营了十几年的西域，这时候依旧还是放弃了。其实，当初班超平定西域，主要是借力打力，自己汉军没有多少，这注定是脆弱的。如果西域真的反抗，汉其实没有足够力量制服。

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汉和帝后期，陇西的羌人又叛乱了，其中羌人的迷唐部闹了一场，最终被平定。虽然平定了，但各部投降的羌人分布在安定等郡县居住，都为吏民豪右所徭役（官吏和豪强强迫他们服劳役），这样就积累了仇怨，于汉安帝元年，羌人再次叛乱了。

邓太后就下诏，叫车骑将军邓鹭、征西校尉任尚，带领五营兵（是洛阳地区的禁军）以及各郡兵五万人，屯扎在汉阳郡，以防备叛乱的羌人。

结果，邓鹭去了之后，就叫任尚、司马钧带领诸郡兵，和滇零等数万羌人在平襄会战，结果任尚军大败，死掉八千多人。于是，叛羌大盛，朝廷不能制。

以往，汉朝和匈奴作战，都是和北匈奴打，南匈奴作为呼韩邪单于领导下的一部，已经内居在边郡。并且南匈奴也出兵，跟着汉军一起打匈奴。这时候，南匈奴单于听说羌人叛乱，并且汉朝各地闹了很多地震、大雨之类的灾害，于是胆子大了，就也反叛了。

北匈奴败后，乌桓、鲜卑趁机发展，逐渐填充北匈奴留下的地盘。于是，就在汉安帝元年，雁门郡内的乌桓和鲜卑以及南匈奴骨都侯，合计七千骑兵进犯五原，把五原太守打败。汉军出动，击败南匈奴单于下面的薁鞬日逐王。

这些都标志着东汉开始到了顶点，转而在汉安帝时期国势开始下行，尽管它还不算是严重。

邓鹭的故事

看到西边和北边都不太平，而且陇西的羌人还在叛乱，邓鹭就打算放弃凉州（也就是陇西数郡和河西数郡，叛羌主要在陇西数郡内），这样集中精力对付北边。

公卿都觉得这个主意好。郎中虞诩对太尉张禹说：“这个作法有三个坏处：先帝开拓疆土，现在担心小的费用，就抛弃了，这是第一。丢掉凉州后，关中就成了边塞，则西汉皇帝们的陵园处在了外面，这是第二。谚语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自凉州，士风壮猛，善于打仗。现在羌人之所以不敢侵犯关中而成为心腹之害，是因为凉州在的缘故。凉州百姓冒死和叛羌作战，但在却丢掉他们，一定怨恨。如果他们也跟着反了，席卷而东，那就是姜太公为将，也抵挡不了。那么，函谷以西（即关中）就不是汉的地盘了。”

张禹赞同，于是又召集四府商议，都赞同虞诩的意见。（四府，指三公府和大将军府。）

邓鹭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掉了，就厌恶虞诩，就想害他。刚好朝歌县出现叛乱，杀害长官，连年不能平地，于是派虞诩去当了朝歌县令。没想到虞诩去了，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

人都有荣誉感，邓鹭这人也好面子，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了，就要报复出气。但是最为高级领导，必须能忍受丢面子的事，否则就失去人才了。

但是荣誉感爆棚，就是虚荣，人不能克制虚荣，就会嫉恨别人。这使得自己最终众叛亲离。

司空袁敞，是汉和帝时的袁安的儿子，廉洁刚正，不阿附权贵，于是惹到了外戚邓氏。尚书郎张俊给袁敞的儿子袁俊写信，被仇家看到，上报了。夏天，四月，袁敞论罪被罢免，自杀；张俊等人下狱，准备处死。张俊上书申辩，邓太后改为减死一等的处罚。

不过，邓鹭作为大将军，主管国事，倒也能提拔贤士，任用了何熙、李郃等人，又任命了弘农人杨震。于是，邓鹭收得了一些人们的称赞。

杨震小时候穷但是好学，儒生们都说他是“关西孔子”。后来做官，有一个老朋友给他送礼，他不接受。老朋友说：“半夜也没人知道。”杨震说：“怎么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终究不接受。杨震为官清廉，子孙常只吃蔬菜，步行而不乘车。

接下来，多次派出汉军去陇西，与叛羌作战，汉军屡屡战败受损。最终派任尚、马贤出兵，算是平定了叛羌。其中一万羌人投降，但这些投降的羌人，是个定时炸弹，随后还要闹。陇西数郡的羌乱终于被平定。

虽然被平定，但以后还会闹，起因就在于这一万投降的羌人。

为了平定羌人，前后用兵花费二百四十多亿，府库都空了，边区民众死得更始不可胜数，并州、凉州变得虚耗。

这时候，汉安帝岁数也渐渐大了，郎中杜根就上书说：“皇帝岁数已经大了，应该亲理政事。”邓太后大怒，把杜根装在缣囊中，在殿上把他活活打死。把他用车子送到城外，杜根又苏醒了。太后派人来查看，杜根就诈死，装了三天，眼睛中都长了蛆，然后逃走了。

元121年，邓太后去世。邓太后主政十五年，其中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但是她每次听说民间饥荒，就一夜睡不着，自己减少膳食费来救助。

邓太后实际上在这些年的执政者，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治国是责任心是有的。

这时候，汉安帝刘祜26岁，确实早就应该亲政了。现在邓太后死了，终于可以亲政。他立刻下诏天下，把杜根找到，接了回来。

汉安帝的乳母王圣，还有宦官中黄门李闰、江京，从前也经常对汉安帝说太后坏话，于是汉安帝也恨邓太后。

现在邓太后死了，汉安帝就罢免了邓氏外戚：西平侯邓广宗、叶侯邓广德、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邓甫德，都废为平民。邓广宗、邓忠随及自杀。邓鹭地位最高，没有废掉他的侯爵，而是叫他回封国去，财产没收。随后，邓鹭和儿子绝食而死。邓鹭的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将作大匠邓畅都自杀。

邓氏外戚就这样被一扫而尽。促成这一点的，则是汉安帝身边的乳母和宦官。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此起彼伏，这是第二轮。

现在邓氏已经完蛋了，蔡伦从前审判导致了汉安帝的祖母宋大贵人的死，邓太后也不能再保着他了。蔡伦知道安帝就要杀自己了。于是蔡伦就洗了个澡，自己吃药自杀了。这样，倒免去了受一番刑罚的羞辱。他其实也被封了侯，于是侯国废除。

实际上，他作为宦官，实质却是后党，当外戚后党失势的时候，跟着败丧，也是必然的。

短命的阎氏

汉安帝废掉邓氏外戚，是因为有乳母王圣和宦官帮忙。于是汉安帝下诏给乳母王圣大修宅第。宦官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也勾结，扰乱朝廷。这是邓太后时期开始出现的宦官，已经有点能捣乱了。

太尉杨震看不惯，就这两件事情上书，进行劝谏。汉安帝不听。

宦官樊丰、周广、谢恽更是无所忌惮，居然伪做诏书，调发司农的钱谷、大匠的材木，给自己修家宅、园池、庐观，花费的人力财力无数。杨震再次上书进谏。宦官樊丰等人就恨了杨震，于是诬陷杨震。汉安帝就罢免了杨震。杨震服毒自杀。棺材送回弘农郡老家，郡守按樊丰的意思，把他的棺材停露在路边。路人都为之哭泣。

汉安帝的皇后是阎氏，但是她没生出儿子，而李贵人生了一个，起名刘保。阎皇后怒了，就把李贵人杀了。接下来就想杀这小孩，但是当时邓太后还在，阎皇后也不敢对刘保动手。

等邓太前一死，这时刘保已经被立为了太子。阎皇后就想着搬到太子的办法。刚好，太子刘保才五六岁，得了惊病，就是莫名其妙地惊叫乱哭。按照当时的医学研究成果，治疗的办法就是躲换到另一个地方住。于是，去了汉安帝的乳母王圣的房子里住着。

结果，住在王圣那里，太子刘保的乳母王男、厨监邴吉，就跟王圣因为生活琐事发生摩擦冲突了。王圣恨了太子的乳母。她就找宦官江京、樊丰帮忙，于是她们一起去找汉安帝，说太子乳母和厨监的坏话。

汉安帝当然听自己的乳母的，于是杀了他们。

王圣、江京等人正在高兴，就有人来告诉说，太子听说自己的乳母被杀了，就在住处愁叹。王圣、江京互相说：“以后，太子当了皇帝，非得找咱们算账，咱得先发制人。”

于是，王圣、江京又跑去诬陷太子。阎皇后当然也趁机加入进来。汉安帝于是大怒，不顾群臣反对，废掉了太子刘保。太仆来历闻讯，赶紧跑来。

来历是开国功臣来歙的后代，官职是太仆，上前说道：“按照经传，不到十五岁，不负刑事责任。而且，王男和厨监要干的坏事，太子不知道啊。而且，废立太子是大事，皇上至少考虑一宿再决定啊。”

汉安帝派人赶走他们。当天就宣布废了太子。来历立刻带着光禄勋设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阎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硃伧等十几人，到鸿都门下立着，作证说太子无罪。

汉安帝就派人去撵他们。众人都害怕了，只得走。只有来历就在阙门立着，一连立了几天不肯走。汉安帝大怒，罢免来历。

这些乳母、宦官气量都非常小，就因为跟太子的乳母闹意见，就牵连到太子和大臣受罪。可见他们是没有任何政治素养的卑劣之徒。这件事，阎皇后也是暗中参与害太子的。

当初乳母王圣、宦官樊丰对于汉安帝除去邓氏外戚有贡献，所以得到信任，变得肆无忌惮。

就这样，汉安帝刘祐在邓太后死后亲政，也仅仅干了四年，到了125年，他就暴病身亡了，时年三十二岁。

他的乳母王圣和宦官江京等人享福了四年，这时候也就到头了。

汉安帝一死，他的皇后阎皇后赶紧把自己的哥哥阎显封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俩人商量，立谁当皇帝呢？当然不能立被废了太子刘保。于是，选了汉章帝的孙子刘懿（约十岁）做皇帝。

然后，给汉安帝办丧事。原太子刘保这时11岁，已经被废了，不能上殿给父亲哭丧，就自己哭号不吃饭。内外群臣无不哀之。

这时候的大将军是耿宝，他是汉安帝的母亲的弟弟。阎显就上奏说耿宝和他的党友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乳母）等结党，互作威福，都是大不道。

于是，樊丰、谢恽、周广都处死，家属流放比景县（在越南）。耿宝自杀。王圣母女迁徙去雁门郡。

这样，就把汉安帝的乳母王圣和几个宦官除掉了，从而扩大阎氏的权力空间。可是，没过几个月，到了同年十月，新立的皇帝刘懿病重，眼看要死。

宦官中常侍孙程，很有志向，想立原太子刘保为皇帝。于是他联络了中黄门王康，和长乐太官王国，暗中准备。等刘懿一死。孙程、王康、王国和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宦官，一起去找宦官李闰。李闰是个老宦官，在后宫的宦官群里很有权威，孙程拿着刀胁迫他：“你要把刘保立为皇上，不然我们不答应。”

李闰于是答应了。于是一起把刘保立为皇帝。

刘保登上云台，叫来公卿、百僚，又派虎贲、羽林兵屯守南、北宫门。

阎显这时候在禁中（指皇宫中的皇帝居住区），急得不知怎么办。他和阎皇后也知道皇帝刘懿要死，已经派人去外面又接几个诸侯王的儿子来，想从中选新的皇上。但是，人还没接来。

听到刘保和宦官们政变了，阎显不知所措。小黄门樊登劝他赶紧找太后。于是，跑去太后那里，说明情况。阎太后忙叫来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阎太后命令他们：“抓住刘保，封万户侯。”

冯诗假装答应，出去之后，就跑到军营里不出来。阎显的弟弟卫尉阎景，赶紧从宫中跑回外面自己的官府，带着兵来攻打宫门盛德门。中常侍孙程派尚书郭镇带着守卫皇宫的羽林出战，击杀阎景。

然后，孙程派人进入禁中，从阎太后那里抢了玺绶。刘保有了皇帝玺绶，就去到嘉德殿，正式成为皇帝。这就是汉顺帝，时年十一岁。

汉顺帝派人去抓了阎显、阎晏，随即诛杀。把阎太后送到离宫，阎太后次年就死掉了。

汉顺帝封孙程等十九个宦官为列侯，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九千户，黄龙食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食四千户，魏猛食二千户，苗光食千户。这就是十九侯，另外赐给车马、金银、钱帛。

侯爵是可以世袭给儿子的，但是宦官们没有儿子，汉顺帝就定了个政策，宦官可以收养子。

作为废掉的太子，能通过政变翻身，在汉朝历史上仅此一例。这次刘保政变成功，主要是阎皇后和阎显缺乏警惕。毕竟刘保是最有资格当皇帝的，他们去外面找诸侯王子当皇帝，却不知把宫里这个刘保控制起来。当然，头一次立刘懿的时候，小孩刘保也没闹出什么事来，他们也是大意了，觉得现在也不会有事。

可是他们没想想，立刘懿后，就随及处死了乳母王圣和宦官江京等人，余下的宦官肯定有惊慌失措、狗急跳墙的冲动，这些人就会借助刘保来反攻了。这次政变，也说明了宦官的势力，比以往有了增加。

杨震从前因为跟宦官樊丰等人对着干，被逼服毒自杀，现在樊丰已经被阎氏处死了。于是，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来都皇宫阙门，为杨震喊冤。汉顺帝就下诏把杨震的两个儿子招为郎，赠钱一百万，把杨震改葬。杨家第二代也就进入仕途。作为忠臣，往往得到下一代的平反，并给儿孙留下政治遗产。

第七章

汉顺帝刘保时期

导言：在东汉开头的刘秀、汉明帝、汉章帝三个独立性很强的皇帝之后，接下来是汉和帝和汉安帝，这个独立性有限的皇帝。随后相对重要的就是汉顺帝。继而是汉桓帝、汉灵帝。实际上总体来讲值得一提的是这八个皇帝。相比于汉桓帝、汉灵帝用宦官比较多，汉和帝、汉安帝受外戚影响比较大，汉顺帝的特点是两用外戚梁商和宦官，处于含糊暧昧的状态。这是他的特点。

梁商的故事

公元132年，汉顺帝刘保17岁，又要选皇后了。顺帝想立皇后，于是考虑的候选人有四个贵人，包括一个叫梁妠的。顺帝也不知道立谁。就想通过抓阄的办法，看神意是如何。他叫尚书起草这样的诏书。

尚书仆射胡广就上书说：“看到诏书陛下说立皇后是大事，陛下不敢自专，就通过抽筹策由鬼神来决定，以显示陛下谦虚。但是这种做法，古代典籍和祖宗的做法里都没有。靠着神的占卜，选的不一定贤惠。选皇后，看重的是德，德的水准相同就看岁数。岁数也一样，就由圣上思考后自己决定。这样的诏书一下，四方就看到了，我的职责是提建议，很少焦虑，所以冒昧提了出来。”

作为尚书仆射，他有权对不合理的诏书，给打出去。他的意思是抓阄这种做法没有传统依据，属于巫术。于是顺帝不抓阄了，改主观决断。

以往的各姓外戚，只风光过一次，唯独梁氏是两次。从前，功臣之子梁竦的女儿小梁贵人生下汉和帝刘肇，小梁贵人被窦太后害死，梁竦也处死。等汉和帝长大一些，灭了窦氏（窦宪）后，给梁竦家族平反，封梁竦的几个儿子为侯。其中，梁竦的二儿子梁雍封乘氏侯，食邑五千户。梁雍的儿子梁商袭承乘氏侯的爵位，做了黄门侍郎。

梁雍的女儿梁妠，也嫁给了汉顺帝，是贵人之一。顺帝经常找她行房。梁妠就推辞说：“男人应该多找女人，这样子孙才多，希望陛下云雨均泽，我免去专宠的罪过。”顺帝因此觉得她有德。

既然这么有德了，而且梁氏本来就是外戚家族的，还曾经生出过汉和帝（小梁贵人生的），那就是相对有优先权，于是汉顺帝立梁贵人为皇后。

人的天性是嫉妒，但是梁贵人的话说的那么不嫉妒。这种矫情任算，说明她其实心机很重。

接下来，就把梁皇后的爸爸梁商拜为执金吾。梁氏作为新一茬外戚，又开始生发了。

两年后，汉顺帝又提拔梁商做了大将军。梁商本人也喜欢念书，喜欢儒生，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靠着本事当上的大将军，全是凭闺女的关系来的。于是就相对低调，又为了表现自己能虚心进贤，就提拔了几个知名的士人，把巨览、陈龟辟为大将军府的掾属。

大将军和三公府，可以直接拉人来本府做官，这叫做“辟”。而皇帝直接拉人来做官，叫做征。这就是征辟制梁商又辟李固，后者成为一位名臣。

李固是汉中南郑人，从前的司徒李郃之子。从小就好学，在京城有名。当初，洛阳宣德亭出现地裂，长八十五丈，这属于灾异，又是警告皇帝的政事出了问题。汉顺帝于是叫公卿推举士人，进行对策。问得问题就是：“既然出现灾异，说明政务有问题，你们多提意见，说是当世政务都有什么问题。”

于是，被推举的士人纷纷写了对策。这些士人中有李固、马融、太史令张衡。因为对策写的好，汉顺帝看后，把他们拜为议郎，其中李固的对策评为第一。

结果李固当官没几天，汉顺帝要封自己的乳母宋娥为山阳君，李固上书反对。汉顺帝只好作罢。乳母和宦官就恨了李固，于是叫人诬陷，把李固下狱。很久才被释放。李固于是弃官回了汉中。

国了两年，梁商又把李固辟来，做大将军府的从事中郎。

李固前面惹了宦官，似乎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但这时候又来投奔了外戚，因为梁商这人不算多聪明，大致还宽厚，比如有一次，太尉王龚恨宦官专权，就上书说宦官的罪状。宦官们就诬陷王龚有罪。汉顺帝叫王龚交待罪行。李固就对梁商说：“王公是坚贞的，被人诬陷，你应该救他。”梁商于是去跟汉顺帝说，这事方才过去。

汉顺帝是靠宦官夺得皇位，所以比较亲信宦官。宦官也是有官的，其中的中常侍，平时在禁中陪侍皇帝的，因为总接触皇帝，就能获得宠信和权力，比如就政事和用人向皇帝给建议。而小黄门是负责起草诏书的，也有一定权力。

大将军梁商要想握实权力，也最好能有皇帝身边的宦官呼应他。小黄门曹节比较受顺帝宠，有权力，梁商就派儿子梁冀、梁不疑跟曹节等人交往。其他宦官们见了，憎恨梁商跟自己抢权。于是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人，就诬陷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交结，说他们想废掉皇帝，改立诸侯王的儿子。汉顺帝不信。

显然，梁商应该确实是和曹节以及曹腾、孟贲来往结好。

但是汉顺帝不信中常侍张逵的揭发。于是，张逵等人干脆来硬的，在禁中抓了曹腾、孟贲。汉顺帝大怒，释放了这两人，把张逵等下狱。

宦官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分派，这里张逵和曹节、曹腾就是对立的。这个曹腾，还收了一个养子，是夏侯家族的，收来之后，改成自己姓，叫曹嵩。曹嵩后来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就是曹操。

汉顺帝把张逵等人处死。在审问中，这个事情又牵连到弘农太守张凤、安平国相杨皓，于是也都被处死。随着审问，又蔓延到其他大臣身上。

显然，宦官曹节、曹腾是跟大将军梁商内外交往结好，宦官张逵则跟别的大臣结好。这种宦官和大臣之间结党交好，当然都是双方为了权力和利益的。所以张逵的案子也才牵扯到大臣中。而这些大臣如果被拷打得急了，可能又咬出梁商的罪状，所以梁商就不想再查了。

于是梁商上书说：“《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太多，对天地之间的和气不利。还是不要再麻烦抓捕了。”汉顺帝接受。

总体来讲，汉顺帝驾下，外戚和部分宦官是交好的状态，外戚和另一部分宦官又是斗争的状态。并非二者势若水火，毕竟他们知道合作才能共赢，所以又暗中妥协，避免互相揭发，导致两败俱伤。二者就是这样斗争又勾结的关系。

下一年，140年，南匈奴叛乱。大将军梁商建议，对叛乱的匈奴设出赏格，诱使他们投降。汉顺帝接受。于是右贤王下面的一万三千人陆续投降，其余则继续进犯和抄略。

次年，梁商就病死了，汉顺帝亲自来慰问。于是，任命梁商的儿子梁冀为大将军，梁不疑为河南伊。

梁商作为外戚，表现平平，但还不算是坏人。他这儿子梁冀，则完全是凶横粗野的。

汉顺帝的几个官员故事

汉顺帝相比于从前的和帝、安帝，总得来说独立性较强。下面有外戚梁氏和不同派系的宦官，但大局面还是由顺帝掌握。

梁冀做大将军的次年，142年，汉顺帝派侍中杜乔、周举、周栩、冯羨、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八个人，分别去个州郡巡查，有贪污的，如果是刺史、二千石就上报，墨绶以下即便的就直接抓起来。不等出发，张纲说：

“豺狼当路，安问狐狸！”意思是，要查就查上边大的。于是弹劾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说他们专权贪污，陷害忠良。汇报了他们的不法行为十五条。

上书之后，京城振动。但是梁皇后正受宠，汉顺帝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也不做处理。八个使臣去各地跑了一圈，所弹劾的，大多是梁冀和宦官在地各地的党羽亲戚做了地方官的。但是这事报上来之后，就要不了了之。于是，李固（这时候已经做了大司农）和廷尉吴雄上疏，要求严办这些人。

汉顺帝终于答应了，罢免了被举报的这些刺史郡守，一时朝野称善。李固前后奏免了一百多个官员。

张纲又弹劾梁冀，梁冀恨张纲，就派他去做广陵太守，而广陵的叛贼张婴已经闹了十几年，一直镇压不下去。张纲到了，就坐着一辆车子，直接去到张婴的营门。张婴大惊，把他接见来。张纲说：“前后几任郡守都贪暴，导致你们愤怒而造反。郡守确实有罪，但你们做的也是不义。如果愿意归降，可以给你们爵禄，这是转祸为福的机会啊。”张婴于是带着一万多人投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戏剧化的一幕呢？首先是，东汉地面上一直没有什么叛乱，汉顺帝这时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和案例，但既然是刚开始，说明矛盾还没到特别激化的地步。而一场叛乱，除非能做到改朝换代，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最终不外乎是被剿灭或者投降。叛乱领袖明白这一点，所以并不排斥投降，只要招降者的背景和人品好，使他相信未来不会被秋后算账，乃至还可以保有官爵。张纲只身入敌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所以张婴信任他，觉得向他投降之后，张纲可以兑现承诺。

张纲又提到了地方官确实有罪，导致了民众叛乱。如果一场叛乱，最终能使得地方官知道改善自己的行为，那也就是一定的意义了。一场改朝换代的起义，如果能使新的统治者在治理时怀有敬畏之心，那也就是有价值的，虽然战乱损害了民众的生活。

导致这些叛乱的，肯定与地方官个人的品行能力有关。梁冀和宦官的私人，在地方为官的，如张纲弹劾的，肯定是很有问题。但总体地方官吏，依旧也有好的。

比如这时候的二千石长吏善于政事的，有洛阳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相吴祐。苏章做冀州刺史（刺史是州的长官，下辖郡国），他的老朋友做清河郡太守，但是苏章查出他有违法的行径。于是苏章设酒招待这人，谈的非常快活。清河太守高兴说：“人都是有一天，我独有二个天！”意思是，把苏章也当做天。

苏章曰：“今晚我跟你这老朋友喝酒，是私下感情，明天我作为冀州刺史查办事情，就是公家的事了。”于是就治罪了这个清河太守。于是，整个冀州变得肃然。后来，苏章因为跟权贵豪强斗争，触怒了上面的人，他就被免官。当时天下日敝，民多愁苦，人们日夜称赞苏章，但朝廷终究没再任用他。

苏章作为地方官，在下级眼中是“天”，但是在中枢的大将军、三公或宦官眼中，那啥也不是。你要是送好东西，说讨好的话，我就还支持你。你要想管理好地面，就得跟豪强斗，因为破坏法治和税收公平的就是这些有力量的大姓豪强，治他们是能否使得地面清静的关键。要跟豪强斗争，你就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你要是不肯奉承和满足我，那么豪强过来告你，我就以此为理由，说你没治理好，或者至少能力不行，惹出了这麻烦，我就以此为理由罢免你。

规则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孔子看重把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的人上面，这样天下就治理好了。如果相反，把不正直的人放在上面，那地方官能怎么样呢？即便有清良能干的，也只能边缘化。

而大将军梁商还可以，梁冀则是非常不“正”了。

吴祐是陈留郡人，父亲做过南海太守。他十二岁跟着父亲去上任，他爸爸就弄了写竹简打算写一本经书。吴祐就劝阻，说：“南海在五岭之南，离朝廷太远，这里风俗也固陋，有很多奇怪的迷信和玄怪传说，国家本来就疑心这里。这书要是写成了，就难免出事。从前马援因为薏仁而被诽谤。不能惹上嫌疑啊。”意思是，这种书，一旦里边记录几句当地的妖言或者说了什么莫名其妙的话，朝廷以为你要造反。

父亲就摸着他的脑袋说：“我们姓吴的，世代不乏季子啊。”季子就是季札，我从前春秋吴王的弟弟，善于避祸。

后来吴祐被举孝廉，做了胶东国的相，政事清明，待人仁简，吏民都不忍欺骗他。有个啬夫（低级官吏）叫孙性，偷着向百姓敛钱，买了衣服给自己的父亲。父亲大怒说：“有这样的上级，你怎么忍心欺骗他！”叫他快去自首。孙性惭愧去到府里，拿着衣服自首。吴祐叫左右人退下问他什么原因，孙性说了父亲的话。吴祐说：“你因为亲人的缘故而受了贪污的名，所谓‘观过斯知仁矣。’”叫他回去向父亲告谢，还把衣服赐给了他。

下面一个县的县民叫毋丘长，和老妈一起上街，具体是去农贸市场——当时不是沿街摆摊而是在专门的市。结果市上一个醉汉上去猥亵他妈。毋丘长上去就杀了这个醉汉，然后出逃。县令追捕到了他。吴祐听说了案情，就叫来这个案犯，说：“你看老妈被辱就杀了他，从人情上讲，谁都是忍不了这样的耻辱。虽然你是孝子，但愤怒也要考量后果，孝子行动不能连累父母。现在你白日杀人，饶了你不符合义，杀了又有点似乎不忍心，你说怎么办？”

毋丘长说：“国家有法，我确实犯了法，你虽然可怜我，我也知道着没有办法。”吴祐就问他有老婆孩子吗？他说有媳妇但是没孩子。于是吴祐下令叫县里把他媳妇也抓来。毋丘长的媳妇来了，吴祐就叫解开枷锁，叫他和毋丘长同宿在狱里。这媳妇就怀孕了。

毋丘长临死，非常感动，对母亲哭着说：“我对不起母亲，要死了，可是怎么报答吴君呢？”于是咬掉手指吞下，对妻子说：“如果生了孩子，就起名吴生，说我临死吞手指发誓，叫儿子报答吴府君。”

后来吴祐又做了大将军梁翼的大将军府长史，这算是府里最高的官员。

可以看得出来，汉顺帝时期的吏治，好坏参半，好官和恶官都有，但总的趋势的“天下日敝”，在走下坡路。

第八章

汉冲帝、质帝时期

跋扈将军梁冀和贤相李固

从前，梁商做大将军时，他儿子梁冀做了河南尹（河南郡的长官，河南郡包含洛阳等县）。梁冀喜欢喝酒和游玩，在岗经常做放纵横暴的违法事情。洛阳令吕放把这情况汇报给了梁商。梁商就叫来梁冀，给骂了一顿。梁冀回去之后，就派人刺杀了吕放。然后又怕老爸梁商知道，就叫官府把刺客抓了，杀了刺客及其家族一百多人。这样算是灭了口。

梁冀做大将军，干了三年，公元144年，汉顺帝就驾崩了，也才三十岁。命运又一次照顾梁家，不正的人可以继续趁着皇权出了低落期而安稳地保持自己的权位。汉顺帝一死，皇后就升级为梁太后了，梁冀自然更是权倾朝野了。

太子刘炳即皇帝位，只有二岁。是为汉冲帝。梁皇后尊为皇太后。太后临朝，掌管政事。提拔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太尉李固和大将军梁冀共同录尚书台事务，意思是共同管理行政。

同年十一月，扬州九江郡人徐凤、马勉等叛乱，攻烧城邑。徐凤自称无上将军，马勉自称皇帝，在当涂山中修建营垒，设置年号和百官。

十二月，九江盗贼黄虎等人，进攻合肥。

在汉顺帝末期，扬州地区就已经有了民众叛乱，显然，这时候更加严重了。从叛乱的地理位置看，就是江淮地区的叛乱，它连年未能平息。

到了次年春天，只有两岁的汉冲帝又死了。汉顺帝也没有别的儿子了，梁太后和梁冀就把清河王刘蒜（汉章帝刘炟的玄孙）和渤海王刘鸿（汉章帝的曾孙）的儿子刘缵都叫来京城。两个人都来了，于是梁冀和太后以及群臣，准备从两人中选个合适的当皇帝。

刘标为人严肃，行动都有法度礼数，而且年长，公卿看了，都觉得应该立他为皇帝。但梁冀和梁太后觉得岁数小的好控制，就把八岁的刘缵立为皇

帝，这就是汉质帝。

梁太后叫太尉李固也参与辅政。李固于是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梁太后每每听从，把一些宦官都给罢免赶走了。于是，天下人都期望这时候能转而出现太平。

但是，梁翼猜疑又想专权，就忌恨李固。以前汉顺帝在位时，任命的官员有很多不够格的，李固就奏免了一百多人。这些人怨恨，这时就和梁翼一起诬告李固，要求处罚李固。梁太后看了，没有接受。

梁太后觉得，现在冲帝夭折，又换了个小的质帝，皇室艰难，需要有本事的人帮着，觉得李固有用。于是梁太后就没有接受梁翼等人对李固的诬告。

梁太后这时刚主政，能违逆梁翼，继续任用李固，这是她的可贵之处。

梁太后接着也忙了一些政事。这时候，东南江淮地区的徐州、扬州的民众叛乱，连年没有平息，日益严重，梁太后就征求将帅。三公推荐涿县令滕抚，说他有文武全才。滕抚就带兵进攻叛民，大破之，斩马勉、范容等一千五百多人。接着，庐江郡的盗贼（叛民）又进攻寻阳、盱台。滕抚派司马王章击败了他们。历阳人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把他击败，斩杀华孟等三千八百人，俘虏七百多人。于是东南地区的叛乱都被平定。

梁太后作为汉朝最高权力者，也算是为这次平叛操了心了。期间，因为担心叛军人多，滕抚对付不了，她还商议要拍太尉李固也过去。最终天下恢复了基本的安宁，她也长舒一口气。

平定这次叛乱，梁太后算是给他老公汉顺帝擦了屁股，对国家也是有贡献的。

梁翼则还是忙着跟人结怨。益州下属的永昌太守刘君世，造了个黄金的文蛇，献给大将军梁冀，算是贿赂，半路上被益州刺史种暠抓到，把刘君世逮捕。

梁翼因此很种暠。刚好种暠下面的巴郡有数百人叛乱，种暠平叛不利。梁翼就以此为名逮捕了种暠。太尉李固和梁翼是联手辅政的，于是李固上书给种暠求情，梁太后于是免了种暠的罪，只是处以罢官。

金蛇则被没收，存在大司农。梁冀跟大司农杜乔借这金蛇，说自己看看（其实就是要）。杜乔不给。接着，梁冀的小女儿死了，叫公卿都去参加葬礼，杜乔也肯去。于是梁冀又恨了杜乔。

梁冀作为大将军，可是他看官员，不是谁有能力，而是谁给我送钱（黄金蛇），我就喜欢谁，谁不听我的，我就恨谁。这怎么可以呢？

第二年，九岁的汉质帝年少但是聪慧，一次朝会时候吃饭，他看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于是恨了他。

于是梁冀派人在煮饼中放毒，送给汉质帝吃了。汉质帝肚子疼得很，喊左右人赶紧叫李固来。太尉李固跑进来，忙问：“陛下怎么了？因为什么啊？”质帝说：“我吃了煮饼，肚子就闷得慌，赶紧喝水就能好。”

梁冀正在旁边，说：“不行，喝了会吐。不能喝水。”

说完很快，汉质帝就断气了。李固伏尸号哭。然后把侍者和医生都抓起来，拷问是怎么回事。李固当然明白，这是梁冀干的。梁冀心想，就怕李固揭发我这事，于是对李固更容不下了。

这回又没皇帝了，李固等群臣又想起清河王刘蒜了，觉得刘蒜聪明，而且亲属关系离皇室最近，于是建议立刘蒜。中常侍曹腾（曹操的爷爷）曾经拜访刘蒜，刘蒜不设礼对待他，于是就厌恶刘蒜。曹腾本来就跟梁商、梁冀父子暗中交好，互相作为援手，曹嵩等人就跑去对梁冀说：“清河王严明，如果立了他，而你家经常纵横不法，那你就要遭祸了。不如立蠡吾侯，你可以长保富贵。”

刘志也是从前汉章帝的玄孙。前不久梁冀跟刘志做了亲，说好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志。这亲事已经说好了。也正是基于这个，曹嵩建议梁冀立刘志。这样，未来梁冀又成了刘志的外戚了，双保险。

第二天又上朝开会，梁冀于是就违背众议，要立蠡吾侯刘志为皇帝。梁冀气势汹汹，声色俱厉，公卿都不敢发不同意见了，都说：“那就听大将军的。”太尉李固还是坚持要立刘蒜，于是劝说梁冀。梁冀急了，厉声说：“罢会。”

散会后，李固又写信，继续劝梁冀。李固觉得，自从汉安帝以来，政事就不怎么好，地震和各种灾害也多起来，还一度羌人叛乱，汉朝有走下坡路

的趋势，应该立个明君，关系国家大运。

梁冀更生气了，就跑去找梁太后，要求罢免李固。梁太后以前是保着李固，但现在涉及梁家权力保护，而且叛乱也平定了，似乎不是没了李固不行了，于是就也不想保李固了。于是宣布罢免李固。

于是，刘志当了皇帝，这就是汉桓帝，时年十五岁。梁太后依旧临朝政。

太尉李固被罢免，于是以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太仆袁汤为司空。袁汤，是袁安的孙子。

从前袁安、袁敞两代人都刚直，不附权贵，并因此丢官或被杀，但是到了袁汤，他的生平记录中则没有体现出什么刚直不阿。

梁冀也罢，从前的窦宪也罢，素质都比较差，这跟来投奔这些外戚的人素质也差有关。那些品行能力俱佳的，没有什么违反乱纪的记录的人，凭着正常的程序也能升上去，而只有有问题的人，正途走不通了，于是跑去外戚大将军的家门去交结投靠，借着这个门路当上官。于是，梁冀身边就被这样的劣币围绕着，即便是清醒的人，也要被熏坏了。这也是古代权相门下芜杂的原因。而权相偏爱用这样有问题的人，因为手里拿着这些人的劣迹把柄，未来可以控制住他。

第九章

汉桓帝时期

李固、杜乔冤案

汉桓帝继位（十五岁），因为他本来是诸侯王子，能当上皇帝，那些帮他当了皇帝的人是有功的，于是下诏奖励这些有功的人，给梁冀加封一万三千户封邑，封梁不疑为颍阳侯，梁蒙为西平侯，梁冀的儿子梁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封中常侍刘广等人皆为列侯。

自从李固被罢免后，内外丧气，群臣都侧足而立。

当初，汉桓帝约好了要娶梁冀的妹妹梁氏，那么现在也要完婚。梁冀的妹妹，就嫁给汉桓帝当皇后。按理说他应该知足了，但他非要皇帝用厚礼来迎娶自己的妹妹。杜乔根据旧的规矩，不答应。

当初，杜乔因为金蛇的事惹了梁冀。梁冀还曾经举荐人做尚书，杜乔认为那人有过受贿罪，不答应。于是，杜乔就惹了梁冀。九月，京师地震。按照天人感应，这种灾异又说明政事没做好。于是杜乔就因为这个灾异的出现被罢免了。

因为灾异意味着皇帝或大臣有问题，那只要上书论说一下，是杜乔的问题，罢免他，以后就可以减少灾异了。借助灾异而弹劾乃至罢免谁，是常用的办法。

宦官唐衡、左悺在汉桓帝面前陷害杜乔，说：“陛下从前应该即位，杜乔和李固抗议，觉得你不合适。”汉桓帝于是也怨了他们。

很快，清河国甘陵人刘文、刘鲋谋反，喊出口号是要扶刘蒜当皇帝。这次谋反轻易就被扑灭了，受其牵连，刘蒜被迫自杀。梁冀就叫人诬告，说李固、杜乔也是和谋反者同谋的，要求把他俩抓起来。

梁太后知道杜乔是忠的，不允许抓。于是就把已经下岗的李固抓了起来。李固的门生和赵承等几十人到宫门替李固作证申诉，于是梁太后（顺

帝皇后）下诏赦免李固。

可是，李固出狱的时候，京城的市场和里巷的百姓都喊万岁。当时“万岁”不只专对皇上用的，它只是表示高兴时的欢呼。梁冀知道了，大惊，怕李固的名声超过自己，于是又上奏说李固有罪，应该杀了。

大将军府长史吴祐，就是那个做胶东相时把为母报仇的杀人犯的老婆叫来让他们同宿怀孕的，这时候被梁冀叫来做了本府长史，连忙跑来，跟梁冀力争，不要杀李固。梁冀不听。梁冀怒了，起身走出，去了内室。

旁边的马融是个大儒，卢植、郑玄都是他的学生，马融被梁冀招来做了从事中郎，这时候正拿着毛笔替梁冀写奏章。吴祐是大将军府长史，马融算是他的属官，于是他对说：“李固的罪，就成于你的笔下。李固被杀了，你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之人。”

马融虽然是大儒，国内名气第一，但喜欢追随有势力的人，以前邓鹭在的时候就投奔邓鹭，现在梁冀热，就跟着梁冀。于是照旧把奏章写报上去了。

梁冀则当即就把吴祐罢免。

李固于是下狱，死在狱中。

梁冀又跑去杜乔家，逼他自杀，说：“你早点死，可以保全妻子老小。”意思是，自杀了，我就不找你全家的麻烦。次日，他派人又到杜乔家门口，没听到哭声，知道杜乔没有自杀，于是去跟梁太后说了一下，随即就把杜乔也抓了起来。杜乔死在狱中。

梁冀李固、杜乔暴尸在城北四衢的街头，说：“谁敢来哭，就处罪。”李固弟子郭亮带着斧子和菜板子（这是杀人行刑用的工具，表示自己等着领死），和董班跑到尸身那里哭，在那里守丧。杜乔以前的下属官吏杨匡，也到杜乔那里哭着守护尸丧，守了十二天。太后都赦免了这两个人，没有处罚。杨匡上书，乞求给李、杜二人收尸下葬，太后允许了。

梁冀知道李固、杜乔在天下的名声很高，故意暴尸，就是警告天下人不要跟我作对。但是这么做，只是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愤怒，暴露了他的邪恶，加速他的灭亡。天下人都替李固、杜乔感到冤枉。

梁太后刚立汉质帝的时候，还是支持李固的，任用了李固等忠良，对徐州、扬州的叛乱和北部侵扰，都夙夜忙着处。但也就一年后，在选择质帝继任者的事情上，为了私己利益，在梁冀的引导下，转而做了这迫害忠良的事，这也是为善不终。天下人原本指望只能中兴太平，这时候也只剩失望了。

梁冀和孙寿的守财奴生活

汉桓帝继位两年后，公元150年，梁太后驾崩了。梁太后死去，无疑对外戚梁冀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梁冀不知收敛，反倒得寸进尺。他觉得，太后死了，但皇后还是我家的啊。

汉桓帝毕竟初来乍到，这时候岁数也才十七，于是下诏给大将军梁冀增加一万户封邑，合计前面的共计三万户。封梁冀的媳妇孙寿为襄城君（相当于侯），食阳翟县的租税，每年没收五千万，赐给她赤绂，跟长公主级别一样。

孙寿善于做出妖态来蛊惑梁冀，梁冀特别宠爱她。梁冀的管家奴秦宫，做了太仓令，威权大震，去上任的时候，刺史、二千石都来拜送。梁冀和孙寿的家宅分开，对在街两面，殫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修出广阔的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好像自然景观一样，奇禽驯兽飞走其间。

梁冀、孙寿一起乘着辇车，在宅第内园子里游玩，带着很多倡伎，一路上酣畅地唱歌。有时候连日继夜地恣意娱乐。访客都不让通禀，都得给门官好处才行，门官于是家累千金。又修了很多林苑，在附近的县都有。在河南城西修了兔苑，院墙数十里，里边的兔子，毛上都刻了记号，有人偷着打了，能判死罪。曾经有过西域的胡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发，被处死了十几个人。又在城西修了大宅子，来藏纳犯罪逃亡的人（这些就属于替他杀人的刺客了）。

梁冀还搞来正常良人当做奴婢，达到数千人，管他们叫自卖人。梁冀听孙寿的，把一些梁氏当官的，都免去，表面上是表示本家族谦让，不多占，实际是提升孙氏。于是孙氏家族做了侍中、卿、校、郡守、长吏的有十几个，都是贪污凶淫，各自派私人宾客去外面的县里找富人，给富人搜罗出罪名，下狱拷打，叫他们出钱赎身。出的少的就被处死或流放。

扶风人孙奋，是个吝啬的富人。梁冀把一辆车马给他，从他那里贷款五千万，孙奋只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到郡县里去告，说孙奋的妈是他家的奴婢，偷了十斛白珠、千斤紫金跑了。于是郡县抓了孙奋兄弟，俩人都死在狱中，一亿七千万的财产被没收。梁冀又派宾客（也就是门客，可以理解为是他自己招募和养着替他办事的人）周流四方，远得能跑到塞外，为他搜罗各种奇物。这些人就乘机借着梁冀的势力而横暴，抢人家妻女，役使殴打官吏士卒，所到之处，破坏性很大，被人们怨恨。

可见，梁冀利用自己的权势，行径则跟强盗一样。那么他是大的，民间的豪强乃至官吏，有没有也这样仗势欺人，只是搞得比他动静小些的呢？

《后汉书》说：“秦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豪强），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可见，豪强者们也是在欺凌同胞，如果没有法律，他们简直要把穷人们都变成奴隶和野兽。

这种贫富对立，势必造成地方不公，引发社会矛盾。

一次皇子闹病了，叫去郡县买珍奇的药。梁冀就派宾客拿着自己的书信到京兆，趁机买牛黄。因为说是给皇帝治病用，肯定进价低，这样拿回去可以贩卖赚钱。延笃当时做京兆尹，就逮捕了这宾客，说：“大将军是外家，皇子有病，他应该进献药方，怎么会派宾客跑到千里外来赚钱呢？”说这宾客是假的，于是杀了他。梁冀心惭又不能实说，下面人就顺着他的意思，搜罗了延笃的问题，把他罢免了。

梁冀可谓是贪财到极点了，这点牛黄的钱他也要赚，难怪京兆尹都看不惯他了。

梁冀一门，前后七个侯，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娶了公主的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

梁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外地每年送来的进献，都先送到梁冀的家里，其次才是皇上。当官的和豪民想贿赂求官和找他逃避犯罪惩罚的，多得很，道路相望。宛县令吴树惩罚了本地害人的梁冀的宾客，后来，吴树来见梁冀，被梁冀毒杀。辽东太守侯猛被任命后，没来拜谒梁冀，梁冀就把侯猛找了个罪名给腰斩了。郎中袁著上书指责梁冀，被梁冀笞杀。郝絜、胡武，跟袁著是朋友，曾经向三公府推荐海内高士，而不去跟梁冀说，于是梁冀杀了他们，乃至杀了家人六十多个。梁冀跟汉安帝的嫡母耿贵人的侄子要珍

玩，对方不给，梁翼就杀了他全家十几个人。崔琦写文章劝谏梁翼，梁翼于是杀了他。

因为梁翼专权，汉桓帝就没有权力。到了159年，汉桓帝在位第十三年，已经27岁。汉桓帝和小黄门史唐衡、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等人商议，诛杀梁翼。这几个宦官也是因为跟梁翼争权夺利，所以恨梁翼。

八月，汉桓帝叫具瑗带着宫中的虎贲、羽林、剑戟士一千多人，跟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围住梁翼的家宅，派人进去收了梁翼的大将军印绶。梁翼和妻子孙寿当天都自杀了。梁不疑、梁蒙事先已经死了。于是抓了梁氏、孙氏宗亲，不论长少皆弃市。其相关联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处死数十人。

三公太尉胡广、司徒韩缙、司空孙朗都因为阿附梁翼，减死一等，免为庶人。而原来的三公之一的袁汤，已经在九年前下岗了。梁氏的故吏、宾客被罢黜的有三百多人，朝廷为之一空。

百姓莫不称庆。把梁翼的家产由公家拍卖，合计三十多亿。于是充公，并下令减天下一半税租。把梁翼的苑囿都破掉，以周济穷人生活。

然后赏赐诛杀梁翼的有功之人，把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都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人各一万多户，称为五侯。又封尚书令尹勋等七人皆为亭侯。

梁翼之败，就在于自己的贪婪和虚荣。贪婪使得他肆无忌惮地敛财，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不管有没有能力，都放到各种职位上，替自己钱财抓权，这使得他被汉桓帝和宦官们乃至天下人厌恶。而虚荣，则使得他不能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甚至非要把不顺从自己的人置于死地，忍受不了任何违逆自己的人，这使得他狭隘和凶暴，从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也失去更多的朋友。贪婪和虚荣，是每一拨倒台的外戚的共同特点。而知道收敛、克制和忍辱，这样的外家才能被尊敬并且长久。

贪婪和虚荣的背后，就是人对名和利的不切实际的渴求。梁翼作为外戚，靠的只是家族中的女色而掌权，却不自量力地要抓去巨大的名利，只能葬送自己。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命令，他不自量力的行为，势必和别人大相冲突，总有一天，他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吧。

张奂、段颎、皇甫规三边将

汉桓帝时期，涌现了三位知名的边将，他们的字中都带一个“明”字，又都是凉州人，所以叫凉州三明。

其中张奂，是凉州敦煌郡渊泉人也，他爸爸做过汉阳太守，他因为有文学基础，做了议郎。155年，他被派到凉州的安定属国做都尉。刚刚一到任，南匈奴中的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叛汉，进攻美稷；东羌也相应匈奴。张奂只有二百多兵，闻讯之后，当即带兵出迎。军官都说打不过敌人，叩头劝阻。张奂不听，于是前进到长城屯扎，召集各处士兵，派人去招降东羌。东羌于是跟着张奂一起进攻南匈奴薁鞬，战败之。且渠伯德投降。

羌人赠给张奂二十匹马，八枚金镡。张奂就对着羌人，以酒酹地，说：“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把这些东西都还给羌人。从前的八个都尉都贪财，跟羌人索取，导致羌人为此愁苦。到了张奂，则正身洁己，于是附近羌人悦服，安定属国也就安定了。（所谓属国，类似郡，一般把内部有异族的郡称为属国。）

好的治理，才能防止羌人叛乱，所以边境用人，是很关键的。用一些贪财的地方官，对羌人乱抢乱要，只能触发叛乱。但是，如果选派官员的权力抓在梁冀和宦官手中，就不可能保证边境官员的素质。

如果是内部郡县，官吏素质不高，最多导致一些社会财富的浪费，但是在边郡的官吏素养差，则引发外患，有亡国的危险。实际上，东汉最后出了问题，跟外部羌叛的催化力量有间接关系。边患时间太长，势必就出现军阀——也就是用于抵抗边患的边将。实际上，凉州三明的存在，就已经是军队地方化的军阀状态的趋势了。

可是，选官的时候，偏把一些好的留在内地，不好在才派往边郡，于是这种边患局面就更加严重。

随后张奂转去做使匈奴中郎将，防范匈奴、乌桓和鲜卑，又升度辽将军，这是防匈奴的最高长官。

段颎，是凉州武威郡姑臧县人，从小善长骑射，喜欢当游侠，仗义疏财，后来又改变这种打打杀杀的习气，改念书，做了议郎。

当时，泰山郡的公孙举、东郭窦叛乱，聚众三万人，进攻青、兖、徐三州，破坏郡县。州郡连年进讨，都不能打败他们。于是任命辽东属国都尉段颍（武威郡人）为中郎将，进攻击公孙举、东郭窦，大破之，获首一万级，余下都投降或离散了。于是，封段颍为列侯。

羌人在东汉中期曾经两度长期叛乱，到这时东汉后期再次掀起叛乱。于是，叫段颍做了护羌校尉。159年，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叛乱，进攻陇西郡金城塞，护羌校尉段颍战败了他们，斩首二千，俘获一万多人。

随后，剩下的叛羌又和烧何羌一起进犯，突然逼近段颍的军队。段颍下马大战，斗到日中，刀折矢尽，羌人也后退。段颍边追边战，昼夜相攻，割肉食雪，追了四十多天到积石山，出塞二千多里，斩烧何的大帅，余众投降，这才回来。

161年冬天，先零、沈氏羌又寇乱并州、凉州，段颍带着湟中义从（湟中地区的归化羌人）进军征讨。凉州刺史郭閼贪功，阻挠段颍进军。段颍下面的湟中义从服役久了思乡，就都跑了。郭閼把责任推给段颍。于是段颍被调回来下狱，判处去左校营服役。

接班的胡閼平叛无力，羌人叛乱更加严重。于是又启用皇甫规。皇甫规是安定郡朝那人，从前是抗击羌人的名将，因为上书反对梁冀，被免官十四年，刚刚复出做泰山郡守。于是。汉桓帝就任命皇甫规监领关西兵进讨零吾羌，斩首八百级。

次年三月，沈氏羌进犯张掖、酒泉。皇甫规前去讨伐，但军中发生疫情，十分之三四的士兵都死了。皇甫规亲之巡视将士，三军感悦。叛羌中的东羌于是投降。

之前，安定太守孙俊收取贿赂，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杀了很多投降的羌人，凉州刺史郭閼、汉阳太守赵熹都老了不能干事，但是都倚恃权贵，不遵法度。皇甫规到了之后，把他们都罢免或诛杀了。羌人闻之，都高兴了，而且十几年前皇甫规本来在羌人地区就有威信，于是十几万羌人来投降。

皇甫规在凉州待到冬天，被召回朝里。本来论功应该封赏他，但是中常侍徐璜、左悺向他索要钱，皇甫规不给。于是宦官诬陷他，皇甫规被下狱，

判决结果也是去左校干劳役去。这时公卿和太学生求情，才把他释放，然后罢免。

这时候，段颍还在洛阳被判劳改呢，已经一年多了。于是，西州吏民到宫门为段颍喊冤，又赶上羌人在皇甫规走后再次叛乱，次年163年，羌叛更加严重，凉州几乎丧掉，于是这年冬天，才又任命段颍为护羌校尉。

段颍来之后，有三千多落（落是居住单位）羌人投降，当煎、勒姐羌依旧对抗。段颍带着一万多人击破之，斩杀其首领，斩获四千多人。

次年，段颍再次进攻勒姐羌，斩首四百多，收降二千多人。然后在湟中地区进攻当煎，结果段颍战败，被围困了三天，用计策在夜里偷着潜军走出，然后鸣鼓反攻，大破当煎，斩获数千人。于是进兵穷追，转战山谷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于是叛羌因为饥困败散。

段颍与西羌战斗，前后总计斩首二万三千，俘获数万人，降者一万多落。于是，封段颍为都乡侯。

在北方，鲜卑檀石槐本来已经投降，带着人住在塞内。166年六月，度辽将军张奂被召回朝廷做大司农。鲜卑、南匈奴、乌桓听说他不在了，就又叛乱，还叫着东羌一起进攻。于是边境地区大受其害。（羌人分为东羌、西羌，以陇山为东西分界。）

于是，再次以张奂作护匈奴中郎将，督幽、并、凉三州。匈奴、乌桓听说张奂来了，就相继投降，总计二十万人。唯独鲜卑人不肯投降，鲜卑檀石槐带兵出塞而去，从此算是与汉决裂，此后鲜卑人的入塞抄掠更加厉害。

167年，当煎等各种羌人又叛乱了。段颍带兵在武威郡的鸾鸟进讨，大破之。西羌就此基本平定。

西羌是在陇山以东的天水到兰州的数百里山地地区。东羌在陕西省西北部和北部，即陇山东的泾水高原山地。东羌直接南下就能进犯陕西关中。

同年春天，东羌、先零羌又来寇犯关中，围攻祿祿，掠夺云阳。夏天，四月，先零羌入寇三辅（关中的长安外围地区），攻占了两个营，杀了一千多人。十月，先零羌又来进犯三辅。段颍在陇西，对付西羌，管不了东羌对关中的寇犯。张奂虽然是护匈奴中郎将，防范北面，这时候则派司马尹端、董卓在三辅拒敌，大破之，斩首一万多人。

张奂按功劳应该封侯，但是因为他不阿附宦官，就只赐给了二十万钱，允许他家出家一人做郎。张奂干脆推辞不要。董卓这次因功被拜为郎中。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人，性情粗猛，但是颇有谋略。他先是在州府当兵马掾小吏，负责边境巡逻，其膂力过人，双带两只弓，左右驰射，即便羌人都畏惧他，后征调为京师宿卫军的司马，这次被编入张奂的军团作战。

168年，西羌安定，但东羌未破，段颍带着一万多人和十五天粮食，进到安定郡（在陇山东，陕西省北部），与先零羌在逢义山交战。因为敌军多，汉军都害怕，段颍叫中军举着长矛三重，持强弩，左右两翼列轻骑兵，激励士兵说道：“现在离家数千里，向前则成，后退必死，努力共建功名。”于是大呼，众军都应声奔腾，段颍以骑兵在两旁夹持前突，朝羌军击去。羌人大溃乱，被斩首八千多，俘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随后又连续作战，不顾饥渴，直追战到泾阳，再次大破之。次年又想汉阳郡（即天水郡）凡亭山大破东羌，斩首一万九千级。段颍与东羌战，前后一百八十战，斩首三万八千，获牛羊牲畜四十二万多头，花费四十四亿，自己损失四百多人，于是东羌也被平定。

段颍能爱士卒，士兵得病，亲自看视，亲手给士兵裹伤，在边区十几年，未曾一日在床褥上睡觉，与将士同苦，于是士兵皆乐意为之死战。

汉桓帝时为期十年的羌乱（159年-169年），在段颍、皇甫规、张奂的相继抗击下，基本平定了。

不过，朝廷花的代价也很大，其中光是破东羌就花了四十多亿，而汉朝一年收入大约就是四十亿。而西羌相对东羌是更强悍的。161年，汉桓帝下令公卿以下的官员减去一半俸禄。减去给诸侯王和侯一半的食邑租税。开始出售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这些官爵，各自都有定价。

可见，由于对外用兵，权贵和宦官及其州郡爪牙的贪污受贿，豪强兼并不交税，王朝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不得不采取降薪和卖爵的办法来平衡收支。

宦官“五侯”的横行

汉桓帝当初是在宦官帮助下除掉大将军梁冀的，于是就封赏这些诛杀梁冀的有功之人，把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都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人各一万多户，称为五侯。

中常侍侯览送给他五千匹缣，于是赐爵关内侯，又假说他也参与杀梁翼了，进而封侯览为封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势专归宦官。其中五侯尤其贪纵，倾动内外。

宦官单超的侄子单匡是济阴太守，杖势贪污。兖州刺史第五种是第五伦的曾孙。第五种就派卫羽去调查单匡，得到赃款五六千万。第五种就弹劾单匡，涉及单超。单匡急了，派任方等人刺杀卫羽，结果任方反倒被捉住，逮捕后送到洛阳。

单匡怕河南尹杨秉（杨震的儿子，为人清廉）严查这个案子，就叫任方越狱跑了。尚书追究杨秉的责任，杨秉说：“把单匡抓来，就能找到线索。”结果，最终还是把杨秉判处去劳改服役。

单超又找了第五种境内平叛不利的罪名，把第五种判处流放朔方。单超的外孙董援是朔方太守，于是按单超的要求，等第五种来了我朔方这里，就害死他。第五种半路上也意识到了，只好逃跑，亡命数年，等到大赦才被赦免。

160年，宦官单超死了，汉桓帝赐给他东园秘器来下葬，棺中防置玉器。下葬时，发五营骑士、将作大匠给他修冢莹。

随后，剩下的宦官四侯转而豪横，争相修起第宅，以华侈来竞争，仆人出来都坐牛车，后面跟着列骑。他们的兄弟姻戚，都做州郡长官，鱼肉百姓，跟强盗一般，遍虐天下。民不堪命，所以很多成为盗贼。

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珪，在济北国内有田产，他们的仆人宾客，在那里抢劫行人。济北相滕延抓杀了几十个。侯览、段珪向汉桓帝告状，于是把滕延下到廷尉后，罢免。

这可以看出，宦官们成了涉黑分子的保护伞。这些宾客，本来就成分复杂，其中不乏亡命的罪犯，来了之后充当打手。这里做出抢劫的事，也不奇怪。

宦官左馆的哥哥左胜做河东太守，下面的皮氏县令赵岐是个学问家，注释过《孟子》，赵岐耻于受他领导，就弃官走了。宦官唐衡的哥哥唐瑗做京兆尹（都是宦官的弟兄当了地方官），就杀了赵岐的家属宗亲。赵岐逃难四方，一度卖饼，后被人收留藏在壁中。等唐衡及其弟兄都死了，遇到大赦，才敢出来。

中常侍侯览的哥哥侯参做益州刺史，残暴贪婪，赃钱以亿计。太尉杨秉上奏后，用囚车抓来侯参。侯参在半路自杀，他的车子车重三百多两，都是金银锦帛。杨秉上奏弹劾侯览，汉桓帝不得已，罢免侯览。

165年，司隶校尉韩绋于是弹劾宦官左悺，以及他的哥哥太仆左称。左悺、左称于是都自杀。又弹劾中常侍具瑗的哥哥沛国相具恭贪污受贿。于是把具瑗贬为都乡侯。单超、徐璜、唐衡这三个宦官（已死）的封爵继承人，都降为乡侯，其子弟受封的，都剥夺封地。刘普等人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人被夺爵。

就这样，宦官五侯被除掉了。但不等于汉灵帝就英明起来，他还在宠幸着其他宦官，只是对那几个（包括三个已经死了）不再喜欢罢了。

在汉朝的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外戚掌权。汉桓帝出于反击外戚梁冀，就用了宦官，宦官在汉桓帝时期开始势力强大。

至于外戚，汉桓帝则因为跟媳妇关系不好，于是没发展出来。最初，汉桓帝是娶了梁冀的妹妹当皇后，这个梁皇后在诛杀梁冀那样，先病死了。期间汉桓帝也生过儿子，但都被梁皇后偷着弄死了。汉桓帝又特别喜欢邓氏，于是梁皇后一死，就提拔邓氏当了皇后。

但是邓皇后随及也牛气起来，跟汉桓帝宠爱的其他贵人斗。于是渐渐失宠，七年后被废掉。就又在贵人中立了窦妙做皇后。但他也不喜欢窦妙，很好跟她那个，而是跟采女田圣等人厮混。鉴于此，窦妙的父亲窦武也只做了个城门校尉而已，这恐怕是历来外戚中做官最小的了。

李膺的故事

李膺是汉桓帝中后期的一个名人，家是颍川郡，他爷爷在汉安帝时做过司徒，爸爸做过郡守级的，也是仕宦家族了。这人性格比较高直，一般人他不屑交往，只能同郡的荀淑、陈寔是好友。

汉桓帝初期，还是大将军梁冀把持政事的时期，太尉胡广也是梁冀党的。但胡广是个文化人出身，辟了李膺来做太尉府做官，然后出任青州刺史。因为李膺素有严格的声名，当地的郡守县令怕了，不等他来，多弃官逃走了。后有转做渔阳太守，蜀郡太守，因为什么事被免官，于是回家教书，门生有上千人。有个叫樊陵的也来报名，他拒收了，因为这人人品不行。果然后来樊陵靠着宦官当上了太尉，被名士圈所不齿。

招生的多少，是跟分配的效果关联的，将来一说是三公之子李膺的门生，在官场上介绍起来好说话。

荀淑，也是颍川郡人，博学品行好，李膺都把他当做老师来交往。荀淑做过朗陵侯的相，把当地治理得很好，被称为神君。

荀淑又和同郡的钟皓齐名，李膺常叹说：“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这种互相品评，也是为了彼此抬高身价。钟皓的堂弟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姑。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之风，跟李膺都有声名。钟皓后来有个孙子叫钟繇。

荀淑有八个儿子：荀俭、荀緄（后来曹操手下的荀彧的父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也都有名，时人称之为八龙。

荀淑的儿子荀爽曾经去拜访李膺，顺便为李膺驾车，回来的时候，就高兴地说：“今天竟然能给李君驾车了！”可见多么崇拜李膺。

后来有一次出现日食。于是又按惯例，下诏叫公卿、郡国举荐人，给提意见。太常赵典就举荐荀爽来了。于是来了的这些人就对策，也就是提意见。当时汉桓帝多内宠，宫女有五六千人，至于给她们服役的仆人杂役人数更加倍。荀爽就说，后宫采女五六千人，导致外面的百姓为了养他们而负担加重，而且阴阳隔在里边（指宫女不能跟外面男子好），所以感应和影响了和气，才出现日食这样的灾异。建议把没有幸御过的宫女都送出去嫁人。

汉桓帝没有接受，但拜他为郎中。

荀爽提的意见，只是表面的铺张浪费，而更深的问题，身轻言微，是不敢提的。其实这些女子送出宫去，也到不了一般穷民家里，至少也是去了官吏豪强家里，那这对于平衡阴阳，避免日食，帮助也不大。荀爽也不爱做官，写完对策，就跑回家去了。

跟李膺交好的陈寔，则是穷家出身，做本郡的西门亭长。后来做了太丘县令，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的百姓都跑来归附的，他就劝说解释，叫他们回归本县。上级跑来视察，他下面的官把百姓过去告状，就建议禁止告状。陈寔说：“诉讼要的就是公正，如果禁止伸冤，正义怎么伸张。不要抓这些人。”上级听了叹息说：“陈君这么说，岂能是冤枉过人的！”最终也确实没有人来伸冤告状。

后来他做沛国的相，因为他征收赋敛违法了，于是就辞职离去。吏民都追念他。

陈寔回老家许县待着，因为做过太丘县令，因此人们叫他“陈太丘”。一天夜里，有个贼就偷着进来了，趴在房子上的梁上。陈寔偷着看见了，就起床穿戴好了，把子孙都叫来，很严肃地给他们训话：“人不能不自我勉励。坏人不一定本性是坏的，都是学坏到了，才到了这个地步。梁上的这个君子就是。”

贼吓坏了，跳了下来，磕头谢罪。陈寔就和颜悦色教育他：“我看你这样子不像坏人，应该好好反省，重新做善人。弄成现在这样，也是因为穷啊。”于是叫家人送他两匹绢。

事情传出之后，整个许一县于是没了盗窃的了。

这就是成语“梁上君子”。他的儿子陈纪、陈谌也是名士。陈纪后来与刘备交往，陈纪的儿子陈群后来先后投奔刘备、曹操。

一次，陈纪、陈谌各自的儿子（陈群和陈孝先）争论，都夸自己的爸爸厉害。争之不下，来请爷爷陈寔裁决。陈寔说，一个难为兄，一个难为弟。意思就是量子纠缠，都很高。这就是“难兄难弟”。后来，连唐僧的原型玄奘俗姓陈，都自说是这陈纪的后代。比较陈纪的儿子陈群后来做了曹魏的三公，更盛。

157年七月，鲜卑人檀石槐进犯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汉桓帝听说李膺能干，也曾经在边郡做过郡守，就征他有来做官，做了度辽将军。

李膺号称天下楷模，他一到边地，羌胡都望风畏服，把以前抢的男女，都送了回来。

159年，汉桓帝除掉了梁冀，随后，汉桓帝就也提拔了一些有声名的人。比如他任命了杨震的儿子杨秉做了三公之一的太尉。杨秉为人清白寡欲，清白就是不贪污受贿，他曾经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此外又把曾经得罪梁冀而被罢免的黄琼，叫来做了太尉。在这种背景下，李膺同年也升为了河南尹，在洛阳住着。平时还是老样子，非常自重，一般人不见，除了当世名人和通家（就是与本家族早就互相连亲结好的），

不许门人通禀。这种矜高也可以理解，比较他爷爷曾经是三公，作为公子，自然不见俗人。

这时候，孔融十岁（已经有了六年的让梨的历史），就跑到李膺门口，说：“我是李君通家的子弟。”

李膺于是把他请进来了，问：“高明的父祖曾经跟我有过旧交吗？”

孔融说：“是啊，我的先人孔子和你先人李老君（老子李耳）同德比义，互相是师友，所以我跟你是累世通家了。”

座上的人无不叹笑他说的好。中大夫陈炜说：“这个也不咋样啊，人小时候聪明，大未必奇。”

孔融应声说：“听你这话，估计小时候是聪明的。”

李膺也被逗得大笑，说：“高明未来必为伟器。”

不久李膺作为河南尹，就处理了一个豪强大姓。这歌大姓就去贿赂宦官。这时候虽然梁冀败了，但帮着汉桓帝杀梁翼的宦官们则开始得势。于是宦官反倒把李膺治罪，判处去劳改。经司隶校尉应奉上书求情，这才饶了。

不久李膺做了司隶校尉。刚上岗不到十天，就处理了一个宦官子弟。宦官张让的弟弟做野王县令——这并不奇怪，把私人用在公岗位，是封建社会（分封制社会）就传下来的习惯。比如河内郡是洛阳北面一个不错的地区，里边没有个县的县令，都是宦官子弟。所谓宦官子弟，就是宦官的父兄亲戚。

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污残暴，甚至杀孕妇，被李膺抓住，审判记录供词后，就杀了。张让到汉桓帝那里伸冤。汉桓帝于是责备李膺不请示就诛杀。李膺说：“从前孔子做鲁国司寇，七天而诛少正卯。我到官十天了，担心因为磨蹭而失职，没想到又得了太快的罪。那我去死好了。”

汉桓帝也没话可再说，就回头看着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司隶有什么错的。”

于是，宦官们老实多了，乃至休息日也不敢出宫。汉桓帝问怎么不出去，他们就哭说：“怕李校尉。”

宦官们在城里有房子，休息日要会房子住，但是不敢了。一旦李膺揪着他们的什么罪，到家里抓他怎么办？

这时朝廷一天天变乱，纲纪颓弛，而李膺独树一帜。士人有被他接见的，就说叫登龙门。

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确实有道德沦丧的方面，但是也有对立面，以李膺为首的有声名的人，重视品行名节，也得到了很多人想慕。

这时候太学里边有太学生三万多人，其中郭林宗是领袖，他和李膺、陈蕃等人互相点赞评价。于是，太学中就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陈蕃也是名士，这时候是光禄勋。

李膺于是就算是天下的士林领袖了。

光禄勋陈蕃下面，有个叫范滂的官吏。范滂是汝南郡人，从前做清诏使，到冀州去监察。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冀州那些贪污的郡守县令，都望风解下印绶，弃官跑掉。最后他举奏的犯法官员，众人都服气。后来他做了光禄勋陈蕃的下属主事官。然后去见陈蕃，以公家规定的礼仪见面，也就是要磕头之类的了。但是陈蕃不拉着他、中止他。也就是，范滂要下拜的时候，陈蕃应该赶紧拉住他。可是，陈蕃偏让他磕。

范滂气坏了，于是辞官而去。郭宗林就跑来批评陈蕃：“像范滂这样的人，岂能叫他以公礼相见，弄得自己有不能优容人的非议。”

陈蕃道歉。

不久，太尉黄琼又辟范滂来做了太尉府掾。就是到自己的太尉府做官。三公可以开府。这是征辟制。

一次，下诏叫三公府的府掾举奏不法的官吏。范滂就举奏了二十多个刺史、二千石和权贵豪强的党人。尚书责备他举奏的太多了，是不是有私情，故意打击报复这些人。范滂说：“我举奏的有一个差误，我愿意受诛。”

这也可见东汉中后期政事之宽，范滂举奏了二十多个不法的地方官，尚书就先嫌多了。这种宽，也就是对奸人的姑息。

范滂看尚书这么说，赶紧做事阻力还是很大，干脆又辞职走了。

汉桓帝还征安阳人魏桓来做官，魏桓的朋友劝他去。魏桓：“当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的。现在后宫女子数千，可以把她们减少吗？宫中厩马万匹，那可以减少吗？左右权豪，可以赶走吗？”朋友说：“不可。”魏桓于是慨然叹说：“假如我活着去了，死了回来，于你有什么好处呢！”于是隐身不出。

汉桓帝刚刚除掉梁冀时，趁着民心振奋，是想革新一下的，也去除了一些不好的地方官，还是征召了一些人，但就像魏桓说的，根本上的问题不解决，坏的官还会多起来。至于根本上的问题，一部分就是宦官了。

党锢

166年，自梁冀被诛杀后起来的这些清流的官，对宦官掀起了一轮进攻，宦官们则反击，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

宛城一个富商张汎，把雕镂玩好之物送给宦官，从而当了官，仗势违法。地方官成瑨就抓了张汎，后来遇到大赦，但还是把张汎及其宗族宾客二百多人都杀了。小黄门赵津，贪污放恣，是一县的祸害。太原太守刘瓚就抓了他，也在大赦后杀了赵津。于是，中常侍侯览等宦官就向汉桓帝谮害成瑨、刘瓚。汉桓帝大怒，把成瑨、刘瓚判处死刑。

山阳太守翟超叫张俭做东部督邮。宦官侯览的家在防东，他的家人残暴百姓。侯览回来给母亲下葬，修的坟墓非常大，超标。张俭就举奏侯览有罪。侯览利用宦官身份，就截留奏章。张俭于是毁了侯览的坟宅，没收他的资产，然后汇报，还是被截留。宦官徐璜的哥哥徐宣做下邳县令，尤其暴虐，想娶原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没有娶成，就带人闯去，把那女儿射杀了。东海国的相黄浮于是逮捕和杀了徐宣。于是，宦官们都跑去向汉桓帝诉冤。汉桓帝大怒，把张俭的上级翟超和黄浮都判处髡钳，然后去右校营服劳役。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就进谏，请求赦免成瑨、刘瓚、翟超、黄浮的罪。汉桓帝不接受。宦官们因此就非常恨陈蕃。陈蕃的奏议，就被他们扣押。陈蕃手下长史以下的官员，很多被治罪。但是因为陈蕃是名臣，不敢加害他。

符节令蔡衍、议郎刘瑜也上表想救成瑨、刘瓚，结果都被免官。于是，成瑨、刘瓚就死在狱中。

河内郡人张成，善长风角（就是占风望气这种骗人的东西），他推测说要有大赦了，于是叫自己的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于是逮捕了他儿子，随即遇到大赦，李膺更加愤怒，干脆杀了这个儿子。张成素来跟宦官交结，汉桓帝也觉得他占风厉害。于是，宦官叫人上书，告李膺等人，养着太学的游士，交结诸郡的学生，互相结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

把他们定义为了党人。

于是汉桓帝震怒，叫各郡国逮捕党人。命令下到三公府，太尉陈蕃拒绝下发。汉桓帝更加愤怒，于是把李膺下狱。从李膺的供词里又勾连出别的人，包括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范滂等二百多人。连他的老朋友陈寔都弄进来了。

于是进行抓捕。有的逃掉了，就悬赏捉拿，使者到处四面搜捕。

陈寔、范滂主动住进监狱。

陈蕃又上书极谏，汉桓帝把陈蕃罢免。

这些涉及的党人，都是天下的名贤。杜密跟李膺齐名，时人称之为李、杜，所以都被抓了。

陈蕃被罢免后，朝臣都害怕了，不敢再替党人求情。城门校尉窦武，是汉桓帝的窦皇后的父亲，则上疏说宦官是奸党，好比赵高，会危害皇帝，而李膺等人都是忠杰的好人，应该依赖的。汉桓帝看了之后，对党人的怨恨稍稍缓解。

汉桓帝于是叫中常侍王甫去审讯党人范滂等人。都用三块木头夹住脑袋，列在台阶下。王甫挨个问：“你们互相抬举，彼此向唇齿一样配合着，目的是想干什么？”

范滂说：“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我想结合善人一起，彼此都清廉，我觉得这是皇帝所希望的，我觉得这是结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我在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齐。”

伯夷、叔琪是一对老哥俩，因为都不想继承君位，跑到歧山来。正好看见周武王出兵去讨伐纣王。于是俩人抱住周成王的车辕，说“子不可以背

父，臣不可以叛君”的道理。

周武王不听。姜子牙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

伯夷、叔齐是忠贞良廉直的代言人。

王甫听了，也很感动，就给这些人都解开了桎梏。桎梏就是夹住手脚的木头。

李膺等人又在供述的时候，拉了很多宦官子弟进来，说是党人的成员。宦官们也害怕了，就对汉桓帝赦免这些人算了。于是六月，大赦天下，二百多个被抓的党人也都放回老家。但是把名字记录在三公府，禁锢终身。也就是终身不许做官，包括其门生故吏以及亲属，而其中已经在官的则罢免。

范滂回到汝南郡的时候，南阳士大夫有数千辆车子来迎接他。范滂对旁边人说：“这些人来接我，我加重我的祸啊！”意思是，这么多人来迎接我，更显得我结党了。于是就偷着跑了，跑回了老家。

当初，汉桓帝下诏叫郡国举奏党人，各郡国报上来的人，互相牵连，有的多到数百人。只有平原国相史弼一个人也不报。州的从事到传舍（来访者住的驿站），来责问他说：“青州六个郡，五个都有党人，平原国怎么就治理得这么好而没有？”史弼说：“各地水土不一样，风俗不同，别的郡有，平原郡没有，怎么能互相比。如果顺着上司，诬陷良善的人是党人，那平原国每家都是党人。我有死而已，这个办不到。”从事大怒，把他下狱。正赶上赦免党人，于是把他放了。史弼因此保护了不少人。

这场针对以李膺为首的“党人”的党锢之祸一直闹到了次年167年，被处死和监禁罢免的合计六七百人。结果这时候，三十六岁的汉桓帝在167年十二月死了。

汉桓帝照旧没生出孩子，虽然他后宫有五六千人。于是尊窦皇后（窦妙）为皇太后。窦太后临朝，掌管政事。她父亲城门校尉窦武，商议立皇位继承人。他们叫来侍御史刘儵，问刘姓宗室中谁是贤的。刘儵就称赞解渎亭侯刘宏。刘宏，是河间孝王的曾孙。窦武于是派刘儵和中常侍曹节，一起带着中黄门、虎贲、羽林一千人，迎来刘宏，立为皇帝，这就是汉灵帝。汉灵帝时年十二。

汉桓帝在岗时期，外戚和宦官都是权力者，期间通过和宦官结谋，除掉了外戚梁冀，但宦官势力也随即达到顶峰，乃至对士人搞了个党锢，以打击这些不阿附宦官的人。

由于汉桓帝过于宠信宦官，所以他被视为东汉的昏君，得了个“桓”这样不好的谥号。后来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里说的“桓”就是汉桓帝。宦官们大多是小人，在宦官们的影响下，汉王朝的官吏系统和社会行政体系，更加混乱腐坏。

陈藩的故事

陈藩也是与李膺同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老家汝南郡，爷爷也做过官，曾经当河东郡太守。陈藩十五岁的时候，曾经自己住一个屋子，可是也不收拾，于是院子和屋里都乱糟糟的，院子长得都是乱草。他爸的朋友薛勤来串门，就对称蕃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称蕃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薛勤听了，甚至奇之，知道这孩子有清平天下之大志。

秦汉时期的人很有“鸿鹄之志”、进取气概。听的人也是对他赞叹（“奇之”）。但是，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味道就变了，当时的文人刘蓉在《养晦堂文集》（书名就很时代特色）中批评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这话其实没头没脑，首先，它不是史料上有的，而是刘蓉自己发表的看法，其次，它本身也没逻辑。扫自己的屋子，跟扫天下，有啥关系呢？啥也没有。实际上，科举制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和抱负，明清士人（读书人）的理想的社会化人格，就是眯着，所以也理解不了陈藩。

汉朝因为是察举制，世宦家族子弟包揽各级官职，这些世宦子弟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抱负，所以《后汉书》写陈藩的这句话时，当然是把这个故事当做值得记载的一个佳话来说的。

随后陈藩被举为孝廉。能被举孝廉，也说明了家族背景和个人能力都不错。孝廉由郡守来举，一个郡一年也就一两个名额，比高考985还金贵。作为孝廉，按程序就是去皇宫做郎，考察几年后合格就可以做官。可是他做郎期间，母亲去世，于是就回家守丧三年去了。

随后，太尉李固推荐他，做了议郎，又升为乐安郡太守。这时是汉桓帝时期，李膺来做青州刺史，当地官员都怕着李膺，那些贪官污吏赶紧都辞职跑了。陈蕃独是廉洁有业绩的，于是能够官位不变。

当时本郡有个叫赵宣的人，把父亲埋葬后，但是不封上墓道，自己就住在坟里，这算是最高级的守丧了。而且，给父亲穿孝服超时长达二十年，当地都说他的大孝子。于是，州郡多次辟他来当官。郡人也把他推荐给陈蕃，意思是应该叫他当官。因为孝子是可以被推荐当官的。

陈蕃见到之后，就问他妻子孩子情况。可是，赵宣的五个孩子，都是服丧期间生的。陈蕃问明白了之后，大怒：“圣人制礼，是叫人学好的。可是你住在坟里，却在其中偷着生孩子，这不是骗人吗？就为了惑众邀取名誉？”于是，治罪这人。

按照礼，给父母守丧期间，是不许有性生活的。

这时候，大将军梁冀在岗，正是威福无比，他写信给陈蕃，向他请托（求他办事，但属于不合规的事，叫做请托）。陈蕃不接见这使者。使者就诈称是别人，求见。陈蕃见了，一看不是，大怒，就笞杀了这人。于是梁冀把陈蕃贬为修武县令。

陈蕃性格方正严峻，平时不跟人吃喝来往，吏民也都怕他，因为这人严肃高正。后来，汉桓帝征他做尚书令，吏民就来送行，但是送的人到了城门都停了，不敢多送。因为陈蕃这人不喜欢搞这一套。

到了朝里，又做了大鸿胪。这时候是梁冀刚刚被诛杀，所以汉桓帝又任用了一些能人。刚干没多久，地方白马县令李云上书，给汉桓帝提意见，反对封单超等五个宦官为侯。汉桓帝大怒，要杀李云，陈蕃、太常杨秉（杨震的儿子）都上书求情，于是把陈蕃、杨秉也免官回家了。李云终究还是死在狱中了。

后来汉桓帝又叫陈蕃回来当了光禄勋，这是九卿之一，负责管宫廷事务，同时还参与选任官员。陈蕃就提意见说后宫宫女太多了。汉桓帝倒是听了，放出了五六百个（估计也是老了的）。

七年后，165年，陈蕃接替杨秉做了太尉。这一年，邓皇后被废掉，要商议选谁做新的皇后。汉桓帝喜欢采女田圣，但是陈蕃说田圣出身平民，还是贵人窦妙好。窦妙，是从前的汉章帝的媳妇窦太后（窦宪的妹妹）的远亲，

具体是窦太后的同曾祖父但不同祖父的同辈弟弟的孙女——这实在是很远。但无论如何，比田圣这样的平民强。

陈藩反复劝，汉桓帝不得已，就立了窦妙当皇后，但很少跟她亲热。而是天天继续跟采女田圣等人混。可见她应该是不怎么漂亮，至少是不受宠。

次年，就发生了党锢之祸，李膺等几百人被牵连入狱。陈藩几次上书替党人求情，汉桓帝终于受不了了，把他废为平民。不过，窦皇后倒是记得他的好，陈藩没想到自己很快又能再次回来。（此书更多分享搜索@雅书B）

第十章

汉灵帝刘宏时期

窦武政变

168年，汉灵帝刘宏继位。汉桓帝的皇后窦氏，于是成为窦太后。汉灵帝是过继的方式接的汉桓帝的班，虽然窦氏不是他的亲妈，但也要尊他为太后了。这时候，汉灵帝还没到加冠成年的岁数，于是窦太后又临朝掌政。

作为太后，大臣中总得有跟他配合的，他就想起陈蕃来了。

当初，汉桓帝本来不想立窦妙当皇后，而想立自己喜欢的采女田圣，太尉陈蕃反复在汉桓帝那里争取，窦妙才当了皇后。现在窦皇后变成了窦太后，窦太后念这个旧恩，就把已经废为平民的陈蕃又叫来，任命他做了太傅。又要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陈蕃上书多次推辞，窦太后也只好作罢。

窦太后命令国家政务，不论大小，都由太傅陈蕃负责。窦武是窦太后的爸爸，是大将军。于是，陈蕃和窦武同心戮力，以帮助王室，把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都召到朝里，一起参与政事。相当于把当初禁锢的一部分党人包括李膺，又给喊回来了。于是天下士人，都期盼出现太平之治。

但是汉灵帝的乳母赵娆和女尚书们，整天在窦太后身边，中常侍宦官曹节、王甫等也都谄媚地哄着太后。他们取得了太后的信任，于是就把自己的人，包括贿赂和巴结自己的人，说成是贤人，叫太后下诏令，给封成什么官员。也就是说，太后被宦官们迷惑住了。

陈蕃、窦武对这种情况很担忧，商议说：“宦官曹节、王甫等人，从先帝时就操弄国权，搞乱天下（搞了党锢），现在不杀了他们，以后更难办。”

窦武作为外戚，一贯同情党人，去年曾经上书替被抓的党人求情，于是，他赞同陈蕃的主张。随即他们叫来尚书令尹勋等人，一起商量。然后，窦武进宫去找窦太后，对窦太后说，要求诛杀这些宦官。但是太后不答应。（窦武是外戚，他对太后亲自说，更方便。）

这也是必然的，太后被身边的这些人围着，已经相信他们是好人了。

但是窦武还是要处置宦官。于是窦武上奏罢免了黄门令（负责禁中保卫的宦官头，下面有执戟宦官）魏彪，让自己信任的小黄门（负责起草诏书的宦官）山冰做

了黄门令，然后叫山冰上奏说长乐宫的尚书郑飒有罪，把郑飒送到北寺狱审问。陈蕃对窦武说：“这些人就该立刻杀了，审问什么。”窦武不答应，非要用正常的程序进行斗争。于是经过审判，郑飒供出宦官曹节、王甫干的坏事。窦武有了证据，就上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等人。

九月，禁中负责中书的，看到了窦武的上奏，就把这上奏告诉了长乐宫的五官史宦官朱瑀。朱瑀看了上奏，骂道：“有违法的宦官，杀了就可以。我们有什么罪，要把我们灭族？”于是大喊：“陈蕃、窦武上奏太后，要废掉皇帝，这是大逆不道。”

于是，当夜叫来信任的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商议杀窦武等人。

曹节对汉灵帝说：“外面要闹事，请去德阳前殿避一避。”然后去了那里。

曹节随即把尚书叫来，用刀子逼着他，叫他写了诏书，把王甫任命为黄门令，去杀山冰。有了诏书，王甫算是有了合法依据，跑去杀了山冰（窦武任命的黄门令，黄门令负责指挥持戟宦官，守卫禁中），从而有了禁中武装的指挥权。又从监狱放出郑飒。

然后王甫带着兵，劫持了窦太后，夺了她手中的玺绶。然后关闭南宫。王甫叫郑飒拿着节，和侍御史谒者，一起出去抓捕窦武。

窦武见了，就跑进了步兵营，跟堂弟步兵校尉窦绍一起，带着几千名北军五校士兵，屯留在都亭（城中驿馆），下令军士进攻宦官，说：“黄门、常侍都造反了，你们杀去，立功的就封侯，给重赏。”

陈蕃这时候七十六岁了，听说出了乱子，还是带着自己下属的官员诸生八十几个人，拔刀冲入承明门（在皇宫中），到了尚书门，高喊：“大将军窦武忠以卫国，宦官造反，怎么却说窦武作乱呢！”

王甫正好出来，在尚书台这里，就对陈蕃说：“先帝刚死，窦武有什么功，兄弟父子三个都封了侯！他在家宴饮，把掖廷宫人都给弄去了，十几天时间，财产巨万，有这样的大臣吗！”就叫人去抓陈蕃。陈蕃拔剑叱骂，被抓了起来，当天就被处死了。

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刚出征打败叛乱的东羌回来。宦官曹节等人觉得张奂刚来，不了解情况，就私下写了诏书，叫少府周靖和张奂一起带领五营士兵讨伐窦武。

快天亮时，王甫带着宫中的虎贲、羽林一千多人，出了朱雀门，跟张奂等人汇合，然后全军来到阙下，跟窦武带着的北军五校士兵对阵。

王甫兵渐渐多了起来，叫士兵对着窦武的军队大喊：“窦武造反，你们都是禁兵（北军属于禁兵），应该保卫皇宫，怎么跟着他造反呢？先投降的有赏！”

这些北军素来畏惧宦官，于是就逐渐跑过去投降王甫，到了吃早饭时，几乎都投降了。窦武、窦绍只能逃走，后面军队追围，俩人自杀。随后，杀了他们的宗亲宾客姻亲。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也被灭族。又说虎贲中郎将刘淑、故尚书魏朗，跟窦武等通谋，迫使他们自杀。

太傅陈蕃也已经被杀，家属流放日南（越南）。

把窦太后迁到南宫居住，窦太后家属都流放去日南（越南），陈蕃、窦武所举荐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门生故吏，都免官，并且禁锢（禁止在再做官）。

于是，曹节、王甫、朱瑀、共普、张亮等六人都封为侯，另外十一人为关内侯（爵位）。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本以为汉灵帝继位后，借助陈蕃、窦武，党人们能翻身，结果形势更加险恶了。

窦武作为外戚，可是宦官们得到窦太后的信任，窦太后并不全力支持窦武。这是窦武除了行动方案不够果断、外戚势力不够牢固之外，另一个失败的原因。而宦官势力，从上一任汉桓帝时期，就已经压过了外戚。而窦贵人变成窦皇后，是四年前的事情，窦武去年的时候还只是城门校尉，今年年初做了大将军，上来就诛宦官，威望还不够。

做事不能首鼠两端，像窦武这样，一边想上奏弹劾，一边又想使用军队暴力，两下迟疑，终究不成。他上奏要求罢免宦官，于是宦官先发觉了，先武装行动起来，他就失去了先机了。

窦武作为弱势者，应该抢先果断行动。如果他不走法律程序，不惊动宦官，而是直接带着兵杀过去，在宦官还来不及组织队伍抵抗时，则有可能成功。这就是他不会利用时机。非得等着宦官也组织好了，严阵以待，而自己对军队掌控力其实不强，那就败多胜少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前，汉桓帝的时候，曾经禁锢李膺等党人，就是不许他们做官。窦武、陈蕃当政后，又启用了李膺等人。窦武政变失败后，李膺再次被罢免。但宦官们更加嫉恨这些人。于是，同年十月，大长秋曹节就上奏，要求把李膺、杜密、硃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党人，都抓起来杀了。这些人因为汉桓帝时候的禁锢政策，现在大多在家待着呢，少量被窦武任命又上岗了。

汉灵帝这时候十四岁，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要诛杀他们？”回答说：“他们都互相推举，形成一群人，想做不轨的事情。”（党人之间，互相推举，互相称颂，倒是事实。）

汉灵帝说：“什么是不轨？”回答说：“就是想图谋社稷。”也就是作乱。

汉灵帝于是批准奏书。

这次与汉桓帝的禁锢不同，而是要杀掉。

李膺是“八俊”之首，有“天下楷模”之称，有人就对李膺说：“你逃跑吧。”李膺说：“罪不逃刑，是臣子的大节。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还能去哪儿？”于是主动去了诏狱，被打死在狱中。他的门生故吏都被罢免和禁锢（即不许做官）。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但没有被记录下来，不在被罢免之列，但他主动上表辞职了。

范滂也是上次被禁锢的，这时候在家呆着呢。汝南郡的督邮吴导，按照诏书去抓范滂。到了之后，就闭门待在传舍里，趴床上哭，一县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范滂说：“这一定是为了我啊。”于是自己主动去了监狱。县令郭揖大惊，就抛弃了官位，和他一起逃跑。

被处死的党人有一百多，妻子家人都流放边境。又因为互相陷害、报复而硬牵扯进去，被处死、流放、罢免、禁锢的又六七百人。

张俭也亡命逃跑，路上就找人家投奔。主人都看重他的名行，破家相容。后来流转去到东莱郡，住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兵来抓，李笃对毛钦说：“我根本没收藏张俭。如果真在这里，此人是名士，那么朝廷抓他是合理的吗？”毛钦说：“蓬伯玉以独为君子为耻，你怎么要把仁义都占了！”意思是，我也要和你一样仁义，于是也不搜查，自己带兵走了。

李笃帮着张俭经过戏子然家，然后从渔阳郡跑到塞外。一路因收纳张俭被牵连而诛杀的人好几十个，被牵连逮捕的人遍天下。张俭还跑到孔子后裔孔褒、孔融哥俩的家里，随后官府追查，把哥俩都抓进监狱。孔融这时十六岁，和哥哥争着说是自己藏匿的，最后郡县不能分辨，上报朝廷。朝廷下诏，把孔褒治罪。等后来党禁解了，张俭才回家，后来做了卫尉，八十四岁才死。

夏馥也是党人之一，他听说张俭这样亡命，就叹说：“孽是自己作的，白牵连良善的人，一人逃死，祸及万家，那样活着算什么。”于是他没有像张俭那样专门找有点势力的大家去挨个投奔，而是跑到山里给人当矿工。

袁绍和他的朋友，则为一些名士遭了党人之祸的人四处求援，使他们能够逃跑藏起来，救的人很多。

汉灵帝这时候岁数小，被宦官误导，于是迫害了这好几百的士人。可是，为什么后来十多年，他也没有给这些人恢复名誉呢？

其实，汉灵帝不爱用士大夫们，为什么呢？这得研究一下士大夫。

士大夫家生下儿子，那就要想办法读书结交名门。可以念私立学校，具体就是私学，去知名的仕宦家族那里学。这样，就成为了他家的门生。作为门生，未来总有被转介绍当官的机会。

门生和故吏，不一样。袁绍家族就教《孟氏易经》，教出来都是门生。至于故吏，是以他们的三公府长官身份有权力选用进入公务系统的官。

如果去公立学校，那也是有的。只有一座，就是洛阳城里的太学。里面也全都是衣冠家族子弟。在这里结交人，谈论弘高，仪表风流，知名于太学，也可以得到推荐当官的机会。

这样的教育体系，给皇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些念书的通道，都被大小政治家族给把持了，未来一批批当官的，都是你们的门生，那我还有什么自由？谁是忠于我的？

儒家的内容，通常都是被说成为皇权服务。其实不然，你看看那些典籍的内容，更多是制约皇上的。

儒学变成了士大夫间的纽带和利器。对于汉灵帝这样的年轻皇帝，他被这块铁板怼得够呛。

基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就用宦官。

曹节王甫的结局

宦官曹节是新野人，这次打败窦武政变和党锢之祸，都是他好王甫带的头。事后，汉桓帝又封他做了大长秋。

自从窦武政变失败，窦太后就被打入了南宫，因为她的窦武的女儿嘛，不控制住她，给窦武报仇怎么办？

汉灵帝因为窦太后最初选了自己来继位当皇帝，也是感谢窦太后的。于是，同年冬天十月，带着群臣去南宫朝拜太后，亲自上寿。黄门令董萌也多次说窦太后的

好话，替窦太后伸冤，汉灵帝接受，于是给太后提高待遇。

曹节、王甫于是就恨了董萌，通过诬陷而把董萌处死。

次年，太后听说自己的妈妈流放在日南的比景县，死掉了。于是心中忧伤，很快也死掉了。经过群臣议论，把窦太后在宣陵与汉桓帝合葬。

因为窦太后死的太突然，就有人在朱雀阙上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侯览乱杀了党人。公卿都只拿工资，不敢献忠言。”

于是，宦官叫司隶校尉刘猛去搜捕这妄言的人。刘猛是从前陈藩、窦武征用从而当上官的，自然是正直之人。他觉得这诽谤说的也对，于是不急着去抓捕写这字的人。曹节一生气，把刘猛降级为谏议大夫，由御史中丞段颍替代他。

段颍是抗羌名将，因为羌人已平定，这时候也召回朝廷为官了。但是他却阿附宦官。段颍于是四处抓人，连太学生在内，抓了一千多人。

曹节还是怨刘猛，就叫段颍找了个由头，上奏弹劾刘猛。把刘猛治罪，判处去左校劳改。朝臣多来求情，这才免刑。

渤海王刘悝，是汉桓帝的弟弟。刘悝求王甫办事，给了王甫五千万钱。事情是办成了，但不是王甫作用的结果。刘悝叫他把钱退回来，别让我当冤大头。

王甫就是不退，不退也就算了，他还想把这债主搞掉。于是，王甫就和曹节一起，去找汉灵帝诬告，说渤海王刘悝要谋反。于是，把刘悝一家，按谋反的罪处决了。其实，渤海王刘悝是汉桓帝的弟弟，汉灵帝也是趁机消灭异己。不过呢，作为汉桓帝的弟弟，他其实没有继位的权力，要不是宦官诬陷，也不算非除掉不可。

这次灭掉渤海王悝，王甫等人又算是立功了，因为挖出了谋反案嘛。于是封王甫为冠军侯，曹节也增家四千六百户封邑，合计七千六百户。

接着，汉灵帝又任命了大鸿胪袁隗为司徒，光禄勋杨赐为司空，都是三公了。

袁隗，是袁安、袁敞、袁汤的第四代，他是袁汤的儿子；杨赐是杨震、杨秉家族的第三代。袁隗是袁汤的第四个儿子，他的三个袁逢也做过汉灵帝的司空，袁逢由袁绍、袁术两个儿子，但是袁逢早死。

当然，最后权力的还是宦官。曹节、王甫的父兄子弟都做了卿、校、牧、守、令，布满天下，到处贪污还暴虐。王甫的养子王吉做沛国相，尤其残酷，只要是处决人，就是碎尸装在车上，到各县巡行，夏天肉腐烂了，就用绳子连其骨头，把整个郡全走完才行。在岗五年，一共杀了一万多人。

尚书令阳球曾经愤怒地说，等我做的司隶，这帮人活得了吗？光和二年（179年），阳球当了司隶校尉，这个官职是可以监察百官的。

王甫叫门生在京兆的界上，把官家财物给卖了七千万。京兆尹杨彪（杨赐的儿子，杨秉的孙子）知道了这事，告诉了阳球。阳球跟汉灵帝讲了这事，于是把王甫、段颎等人都抓起来了。

阳球亲自看着拷打王甫等人，五毒备极。王甫的儿子王萌求情。阳球说：“你们罪恶极大，死了也不够，还想求饶！”王萌就骂说：“你爸爸曾经像奴才一样事奉我爸爸，现在奴才敢反主子了吗？你这样临坑相挤，早晚就轮到你。”

阳球叫人用土塞住他嘴，用棍棒打。王甫父子都被打死。段颎也自杀。段颎本来是抗羌名将，最终因为阿附宦官弄得身败名裂。于是把王甫碎尸，摆在夏城门，旁边写：“贼臣王甫。”没收了家产，家人都迁徙去比景县（越南）。

曹节知道了这事，兔死狐悲，又怕又恨，就带着其他宦官，向汉灵帝说阳球的坏话。于是汉灵帝把阳球改为卫尉。于是，曹节等人的势力又起来了。

当初，司徒刘郃的哥哥刘修跟窦武一起谋划反宦官，结果都死了。少府陈球劝刘郃说：“你是刘姓宗室，天下人都敬仰你，怎能对宦官们无动于衷呢。可以上表把阳球封为司隶校尉，让他把曹节等人都杀了。这样天下能太平。”刘郃答应了，并且跟阳球说好。

曹节得到了消息，就跟汉灵帝说：“刘郃跟刘纳、陈球、阳球勾结，商量要谋反。”汉灵帝大怒。冬，十月，刘郃、陈球、刘纳、阳球都被处死。

随及，曹节被任命为尚书令，这是内朝官，但实际上是天下的行政系统长官。两年后，曹节病死了，这个从汉顺帝时候起来的宦官，终于寿终正寝，不能再为恶了。而宦官张让、赵忠也是中常侍，也封了侯，跟曹节一贯互为表里。曹节死后，张让、赵忠就成了领头的。汉灵帝很喜欢张让，常说：“张让是我爸，赵忠是我妈。”——这是人话吗？

汉灵帝的艺术专科学校

汉灵帝特别任性，他在后宫里面弄了很多排商铺，派宫女扮成商贩在里边卖货，互相偷货、抢、打架，汉灵帝在旁边演看热闹的。他还扮成商人的阔模样，进去喝酒，摔杯子砸碗，乐得很。然后又在自己的御花园西园养了无数的狗，狗们都戴着进贤冠（文官戴的），腰里佩着绶。

另外他还喜欢驾着四匹驴，坐着驴车，亲自揽着驴辔，在公共场合乱跑。京城里的人都把这当作时尚来效仿，驴子因此身价百倍。

汉灵帝很有艺术才质，他喜欢文学，自己写了《皇羲篇》五十章。178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艺术高等专科学校——鸿都门学，和太学那里的授课内容不同，主要是学文艺。很多年纪轻轻善写会画的文艺青年，一毕业，就被他任命成了州郡长官（刺史、郡守）这样的大官。譬如一个叫梁鹄的文艺青年，书法练得好，就当上了凉州刺史，随即回京城做了尚书台的选曹尚书，负责官员选拔，而这仅仅因为字写得好。这把老官僚们气得要命，士君子觉得与这样的人为伍都是可耻的。

由于汉灵帝看重写字，写字好就能当大官，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写字才从功用性的小东西变成了所谓“书法”，书法才开始的到重视，并且很快出现师宜官、蔡邕、钟繇、邯郸淳等书法大家。梁鹄的一篇文章，现在流传下来的，也是被视为珍宝的。汉灵帝是书法艺术的创始人。

汉灵帝另搞的这一套，侵害了太学的毕业生和那些私学的门生们。其实他也是故意的。汉灵帝自己开了这学校，自己从那里选官，这样官场里就有皇帝自己的人了。

以前的情况是，汉灵帝给三公府提个什么要求，比如修毕圭苑，大大小小的官都异口同声地说皇帝不对。结果，他拿这官僚系统没办法。

现在，我自己的人去上班，好不好？

至于我的大学，为什么教写字作诗而不教儒学呢？因为私家教学和太学都是教儒学，儒学成了他们的共同标签，引经据典之间形成了他们的内聚力，变成铁板一块。比如反对修毕圭苑时，大臣们的上表全是引经据典。

汉灵帝用的宦官和艺术专科的毕业生，都不谈儒学，为皇帝服务起来，更灵活。

结果同年四月，侍中办公院子里养的母鸡还变成了公鸡；六月，有黑气落在温德殿。这都是儒家天人感应学说中的灾异。于是汉灵帝下诏求解释，我是哪儿错了，上天在感应我呢。

汉朝的儒家掺杂了大量阴阳方术士的玄怪的东西，还发明了天人感应，因为儒家毕竟是政治学说，政治学说不如宗教更有说服力，更让人迷信，所以儒家就极力往准宗教上靠，于是就研究天人感应和灾异，什么是灾异呢，比如日蚀、地震、连体婴儿（这表示一国出了二君），这些灾异表示上天对皇帝的某些行为或品行有了意见，希望皇帝改过。但皇帝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于是就得询问臣子和儒学官员们，后者就趁机给国家提意见，指正皇上，儒家借此就多了拿着“天”来压天子的机会。并且，给儒家赋予神性的光辉，把他从政治学说往宗教性的东西上靠，这样才能独霸思想届。

蔡邕是议郎，议郎就是备皇帝之问的，于是上疏说：“彩虹落在地上，鸡也变性，都是类似妇人的宦官干政导致的啊。”汉灵帝颇有感悟。

宦官们知道了，就揪了蔡邕的一个小错误，废为平民了。

同年，汉灵帝又设立了一个西邸，专门负责卖官，关内侯、虎贲、羽林郎，这些官都标价出售。二千石是二千万，四百石（县级）是四百万。三公九卿不公开卖，因为这官太大，公开说卖不好意思，就私下找买主。后来不断涨价，三公的位置卖到了一个亿。大名士崔烈花五百万托关系买了个司徒的官。汉灵帝对中间人说：“这个卖便宜了，定价是一千万的，怎么打了五折啊！”中间介绍人说：“人家是大名士，哪肯买官，靠着我劝，人家才买的，你怎么怪罪我啊！”

这个举措也不失高明，如果他不卖，有钱人通过贿赂三公和宦官来当官，钱都入了私人腰包，还不如直接给我汉灵帝呢。

何进怎么从杀猪的生为大将军？

汉灵帝有十个中常侍，张让、赵忠等人，于是简称“十常侍”。中常侍这个官的职责就是在宫中陪侍皇上，因而易于获得皇帝信任。

一切权力的来源都是皇上，宦官们还很关心给汉灵帝找媳妇的事。

汉灵帝11岁继位，十四岁跟宋皇后结婚。宋皇后是汉章帝的宋贵人的后代，爸爸是执金吾（两千石）。虽然不算太贵，但家族的触角疏散出来，也足以叫宦官中常侍王甫头疼。

第二年，王甫、曹节诬陷渤海王刘悝谋反，刘悝夫妻被迫自杀。但是，刘悝的媳妇，是宋皇后的姑姑。王甫睡觉不能踏实，如果宋皇后找我麻烦，就麻烦了。

于是，王甫跑汉灵帝那里告状：“宋皇后用旁门左道诅咒皇上死呢？”各种小木偶的证据也翻出来了。

从前西汉后宫里，想搬倒皇后，这招最灵。现在很久没用，又搬出来了。

其实哪有什么宫斗剧情，小木偶解决一切。

汉灵帝大怒，就废了宋皇后。

宋皇后的家族比较贵，跟渤海王都有亲戚。而这正是宦官们不喜欢的地方。从前，窦武和窦太后（窦妙）就是比较贵，差点政变杀了我们。

以往，东汉的历任外戚大将军和太后，能够专揽朝政，除了有太后的身份，也是因为他们大多是贵人家出来的。比如最早的窦太后和窦武是窦融的子孙，邓太后和邓鹭就是邓禹的后代等等。

这势必使得外戚家枝叶繁多，人脉也广，一旦掌权，凭借家族基础，就更容易专权。

现在宋皇后被废了，宦官们就希望再给汉灵帝选皇后的话，一定要选贫贱人家的闺女。

十常侍中的郭胜，就想起了老乡何家。郭胜老家是南阳郡宛城（河南省南阳市），他有个同乡人家姓何。是从事卖猪肉的。其中有个儿子叫何进，何进下面还有个妹妹。这样人穷，宦官郭胜还曾经养着何进，把他当自己子弟一样对待。

何进的妹妹长得好，身高七尺一寸，合现在一米七，是个长腿美女（汉一尺等于0.24米）。

何妹妹的理想，就是嫁给街另一头开麻油店的王二麻的二儿子。

郭胜于是跑回老家，叫来何进和何妹妹：“我想送你妹妹到宫里，嫁给皇上。你也跟着去。”

何妹妹在旁边问：“那怎么可能？我什么文化都没有，家又穷，凭什么嫁给皇上？”

“皇上就喜欢你这样天真纯朴的，那些贵家女太娇气，太假。他都看腻了。”

于是，郭胜带着何进还有何妹妹，去了洛阳。他带着何妹妹进了宫，给汉灵帝看了。汉灵帝相中了她，叫她当了贵人。

一两年之后，何妹妹生下了个孩子。何进乐不可支了，好像比自己生了孩子还高兴。既然生了孩子，于是汉灵帝就叫何妹妹当了皇后。

作为皇后的哥哥，还当个百姓，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皇帝当然不能对亲戚缺了礼数，何进，作为外戚，也跟着就升为了将作大匠，又升河南尹。

但是，后宫竞争者多。很多大臣也把闺女送入了这个职业赛道。

王美人丰姿艳绝，而且祖父是五官中郎将，王美人也聪明地能写会算，语文数学两项都好。这是何皇后所不善长的——虽然记账她是可以。

王美人受宠，顺利地给汉灵帝怀下了一个高智商的儿子。何皇后妒忌得很，跑去责骂王美人这个“小三”。

论起打架，士大夫的闺女王美人，实在不是杀猪人家姑娘的对手。何皇后声色俱厉，猪都会被她吓蒙。王美人怕极了皇后的淫威，就主动喝下打胎药。可是这个儿子体格就是好，怎么喝也打不下来。最后只好生下来了，取名刘协。

何皇后一生气，把王美人毒死了。汉灵帝一看，可爱美丽还聪明的王美人无辜地被毒死了，大怒，怒喝着要废掉何皇后。

张让、郭胜等一帮人急了。

他们知道，何皇后不重要，但何进重要。再坚持几年，何进就能当上大将军。何皇后和何进，这么孤单的杀猪小家子弟，孤单无污染，比宋皇后家乖多了。

如果废了，再换一家贵人，到时候的大将军可就不是那么老实的了。

于是，十个人跪着，给汉灵帝磕头求情，每家情愿出一千万钱替她赎罪。这才保住了何皇后的位子。

但是，汉灵帝也实在讨厌她。虽然这次饶了她，但汉灵帝就是拖着，不封何进当大将军。

黄巾起义

冀州巨鹿郡的张角搞了太平道。张角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包治百病的神奇医生，散发符水，给人治病，能够药到病除。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分别云游四方，也都学他的本事，用符水给人治病。在治病的时候，他们先写一张纸符，就是用毛笔在白纸上画符，然后用火点着了，扔到水盆里，带字的纸就化成了灰，然后病人把这纸灰的水喝了，病情就会转好，没太久就能完全治好了。

这大约是利用了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就是病者认为自己得到了有效治疗，他的病情就会改善。比如给他个糖药片，说这是特效药，他吃了，就会好得快。

于是，张角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因为他有这神奇的治病能力，最后他的追随者多到了三十万人。在青州、幽州、徐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八个州里（全国一共十三个州，州就类似省），到处都有人在家里设香堂，对着张角的名字跪拜，把他当做偶像来供奉。张角就从这些人里边，选出三十万人。于是他改造太平道组织，在全国设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几千人，每方设置将帅，变成了一个军事组织。

张角露出自己的雄心了，他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意思是，东汉政府已经气数尽了，我要改朝换代！

太平道的荆州、扬州大方渠帅马元义等人，把数万徒众集结在河北冀州的州治邺县。然后马元义跑到京师洛阳，宦官封谶、徐奉交结行贿，后者答应他的内应。三月五日里应外合，向洛阳发难。

184年，二月，汉灵帝得到消息，如梦大醒，当即发兵在洛阳城内抓了马元义等人，把他们办了车裂。然后下诏冀州官府抓捕张角。

张角一听计划泄露，为避免被各个击破，于是还是坚持同时举事，都头戴黄巾，以为辨识，只是把三月五日的日期做了提前，然后快马向四方州郡的大帅们通告了这一命令。

到了约定这一天，张角杀人祭天，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另一弟弟张梁称人公将军，遂率领三十多万精壮徒众，燃烧官府，劫掠城邑，打得各州郡的长官措施不及，纷纷带着家属逃亡，南阳太守、幽州刺史甚至掉了脑袋，十几天之间天下遍及，京师震动。

汉灵帝赶紧想办法保卫京师，把何皇后的哥哥河南尹何进升为大将军，率禁军五个营守护洛阳四围关碍（洛阳是个小盆地，四周都有山）。随后，下命令给三公府和大将军府，命他们推荐懂打仗的将帅。

尚书台的六个尚书中有一位尚书叫卢植，是民间的教授出身，被拜为左中郎将。议郎朱俊拜为左中郎将，北地郡守有与羌人作战经验的皇甫嵩拜为右中郎将，奉诏出征去征讨黄巾。

左中郎将皇甫嵩在出征之前，向汉灵帝提议：“陛下得把禁中藏的私房钱都拿出来，把御花园里养的马也奉献出来，我们拿着钱招募精勇，才好打仗啊。”

汉灵帝的私房钱都是通过明码标价地卖官攒来的。于是这些钱派上用场了，汉灵帝忍痛答应了。

右中郎将朱俊又上表举荐人，请孙坚做自己的佐军司马。

富春江是浙江一条美丽的江，孙坚就出生在这里，具体是扬州吴郡的富春县。扬州也是天下十三大州，地含江南到东南大海的大片地区。孙坚年少时在县里作了个小吏，十七岁时跟爸爸一起坐船顺富春江往钱塘江去（这俩江是连着的，上下段的不同名字，南方到处都是水），看见一帮海盗正抢得了商人的东西，在岸上分

脏。岸上的旅客和河里的船只，都停住了，不敢往前走了。孙坚说：“这些贼可以打他们，我去打。”他爸爸说：“这不是你能对付的了的，还是少管闲事吧。”孙坚操刀一人上岸，用手东西乱指，好像指挥部队从各个方向夹击似的，吓得海盗扔了财物就跑。孙坚撒丫子猛追，追着砍得了一个人头回来。他爸爸吓得敢进喝了几口药酒才平静下来。从此孙坚名声大噪，吴郡府就召他做了个见习尉官。随后，升为了盐渎县丞（民事副县长）。几年后又转做下邳县丞。

右中郎将朱俊是会稽郡人，认得隔壁吴郡的孙坚，所以上表朝廷请孙坚做自己的佐军司马。孙坚来在朱俊的军中。

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俊，在中原的豫州颍川郡跟黄巾军的大方渠帅波才交战，俩人各统一军，朱俊首战大败，皇甫嵩只得退保长社。波才高兴了，带着数万黄巾大众把长社城团团围住。城中汉军人少，各个吓得哆哆嗦嗦。

皇甫嵩对将吏说：“当年即墨城里比我们人还少，才五千，但是火攻就反败为胜了。所以兵不在多少，在于奇变。现在城外这些贼，都把营寨结在枯草旁，你们乘夜出去放火，然后带兵冲杀出去，那么田单的功业今天就可以复见了。”

晚上，皇甫嵩的士兵身背柴草，上面浇了动物油脂，从黄巾军的营囤间隙里穿插出去，跑到外围的野草上放火猛呼。皇甫嵩也在城头烧起燎火，军士把战鼓敲得山响，仿佛千万军马，出城直冲焦头烂额、惊惶乱奔的黄巾军。波才的黄巾军被杀得大败。

刚好汉灵帝又派来了骑都尉曹操，来援救被围困的皇甫嵩，于是曹操和皇甫嵩合兵一处，再次把波才打败。

曹操，字孟德，是豫州沛国谯县人（今安徽省北部的亳州市），属于淮北人，小字阿瞒，一名吉利。祖父是汉顺帝、汉桓帝时的宦官中常侍曹腾，父亲曹嵩是曹腾的样子。

曹操从小机警有权术，但是任侠放荡，喜欢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就多次到他爸爸那里告状，要求严管。曹操挺怕的，于是一次在马路上遇到叔叔，就歪着个嘴，假装麻痹的样子，他叔叔问他：“怎么啦！”曹操说：“我夜里没关窗户，中风啦！”

叔叔赶紧跑向曹爸爸报告患情。曹爸爸吓坏了，赶紧喊来曹操一看，曹操却一脸平整地，完全正常。

“你叔叔说你中风了，怎么已经好了吗？”曹爸爸问。

曹操说：“中风没有十几年也好不了。我哪能立刻好了呢。我根本就没中风，都是叔叔对我有成见，所以乱说我啊。”

曹爸爸从此怀疑曹叔叔了，曹叔叔此后再汇报揭发曹操浪荡，曹爸爸都不信了。于是曹操更加得意自纵。

这大约就是“术”。

如今曹操29岁，官职是议郎。汉灵帝叫他担任骑都尉，来前敌援救皇甫嵩，最终战败波才。

这时候，北中郎将卢植在黄河以北，和张角本部发生直接激战，连战击破张角，斩获了万余人，张角退保在广宗城内。汉灵帝派宦官左丰前来观看战况。卢植身边的人说：“先生，您应该赶紧贿赂一下这宦官，不然回去，他还不寻您的不是！”

卢植是个刚烈的人，不肯。果然宦官回去，就捏造坏话说：“广宗城里的张角，是容易攻破的。卢中郎在外边固垒息兵，等着上天来诛灭张角。”

汉灵帝气坏了，你这是打得什么仗，畏敌如虎，玩寇不攻。于是把卢植装到槛车笼子里，拉回洛阳问罪。

汉灵帝又命董卓代替卢植，去进攻张角。八月，董卓进攻张角没有取得成功。于是，汉灵帝把董卓治罪，废掉官职。然后下诏，叫皇甫嵩北上冀州去打张角。

皇甫嵩这时候已经平定了中原地区的黄巾军，于是渡过黄河，在广宗城击败张梁。而张角此前已经死了。随后皇甫嵩又和张宝大战，阵斩张宝，斩首十余万，把骷髅筑起了象征胜利的京观。

张氏三兄弟的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仅仅九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了。

因为这次黄巾起义，何皇后的哥哥何进，就被任命当了大将军。虽然何进没有立什么具体的功，但也算是闪耀的政治明星了。

刘备的早期故事

这次讨伐黄巾起义，北中郎将卢植是在河北战区做总督。就在他的战区里，也有一个英雄，也参加了讨伐黄巾的战斗。这人就是刘备。

刘备和卢植是同乡，都是幽州州郡涿的涿县人。刘备少言语，性情善于居人之下，喜怒不形于色，好结交豪侠。身長七尺五寸（合一米八），双手过膝，两耳很

大，目能自顾其耳。

刘备其实是个平民，但他祖上追溯起来是西汉早期汉景帝之子中山王刘胜。当时皇帝的儿子会被封为诸侯王，有王国，“国”与郡平级，所谓郡国。郡下面是含若干县，国下面也含若干县。国和郡都向上隶属于州，汇报到州里。

中山王刘胜，他的中山国，就隶属于冀州，冀州下面含若干国，若干郡。中山王刘胜生了一百二十多个儿子，长子袭承他的诸侯王位，这一百多个儿子里边，其中有个儿子叫刘贞，因为不是长子，就封作了侯。

侯有三等，县侯、乡侯、亭侯，分别食一个县或乡、亭的民户的租税，只有经济权，没有行政权，行政权还在于县令、乡和亭的官长。刘贞是被封为幽州的涿县陆城亭侯，是亭侯，食该陆城亭大约几百民户的租税。怎么个食法呢？就是这几百户人把租税交给国家，国家再把这些钱相应转给刘贞，叫刘贞拿着花。这就叫食租税。

但是租税都给了侯，国家受损失，国家养不起这么多吃公粮的了，就以就以各种理由，免掉了很多侯，通常用的理由是，侯给皇上送来的助祭祀用的金子成色不好，因此罢免他的侯爵。

刘贞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被免掉了，于是他成了平头老百姓，但他也就住在涿县。他往后一直生儿子，三百年后，就生到了刘备的爷爷那代。刘爷爷也还不错，被举为孝廉，当过县令，刘备的爸爸，也在州郡里当官。但刘爸爸死的早，刘备就跟妈妈一起卖鞋子、织席。注意，是卖鞋子，并不是卖草鞋。

还需要强调一点，这个中山王刘胜，是西汉皇帝的儿子受封当了王。刘胜虽然善于生儿子，但生到第六代的时候，就一个也生不出来了，国家只好把他这个封国给取消了，都当老百姓去了。

后来刘秀创立了东汉，又把一个儿子封到中山这个地方当中山王。

所以，刘备乃是前朝的王侯后裔，而并非本朝东汉王朝的王侯后裔。

虽然是侯的后裔，但是那位侯——刘贞，只做了半辈子的侯，就被免为平民了，随后三百年生出刘备，可想而知，刘备身上的贵族血统，实在几乎可以忽视。如果刘贞的后代做了十几代的侯，然后被废，过两三代生出刘备，那刘备多少还算是贵一点。

刘备家的院子东南角篱上有桑树高五丈多，遥望童童如小车盖，往来的人都说这树非凡，有人甚至说这家会出贵人。刘氏在当地还是个较大的宗族。刘备跟同宗族中的一群小儿玩过家家，刘备指着童童如盖的桑树，很有气魄地说：“我长大了

必当乘坐着这样的羽盖华车。”意思是要称王道孤甚至当皇帝。刘备爸爸死得早，缺乏教养，他叔叔子敬赶紧过来教育他：“你别胡说啊，你是灭门的罪，连着我们这一支都要倒霉！”

刘备十五岁的时候，刘妈妈拿出卖鞋子的钱，让他开始出去读书，老师就是卢植。卢植当时还没有当官，而是在家教书。卢植也是涿县人。不过，刘妈妈确实不富裕，所以同宗族的刘元起常常拿钱资助刘备，让他吃的用的跟自己的亲儿子刘德然一样。刘元起的媳妇不愿意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刘元起说：“咱们宗族里边，属这个少年非常人也。”

在刘备的班上，还有一个叫公孙瓒的，跟刘备关系最好，刘备把他当大哥对待。刘备在读书期间，不甚爱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是个浪荡子形象。刘备在读书期间和毕业以后，依旧不爱读书，而专好交结豪侠，少年争附之。

所谓少年，当时是贬义词，当时的少年就是一些street-fighter，有一定的低级职业或者没有正当职业，但同时都从事挖坟掘墓、抢劫赌博、斗鸡走狗、为友报仇这样的工作，喜欢豪侠、任侠也是他们的特点，通常是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镇压对象，从前的秦王朝就是对这些“少年”修理得太狠了，于是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各郡县少年争相杀其地方长官，以应陈胜。刘备就被这样的“少年”争相依附和追随着。但我们不宜把他想象成黑老大的样子，因为他性格善下人，就是谦虚折己居人之下，所以这些少年追慕他更多是感激他的义气。

从涿县（今保定地区）往南不远是中山国（国与郡平级），中山有几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经常贩马周旋至涿县，听说了刘备的名气，有机会一见，都被他的气质和相貌行事当即折服，甘愿掏出金财来资奉他——商人懂投资。有了这些钱财，刘备于是更可以招合徒众了。

于是刘备身边颇有了一班跟班，成了地方年轻人中的一面旗帜。

在他的旗帜下，有两个呱呱叫的人物，一个是山西解县人，属于司隶州河东郡，位置在山西省的西南角，黄河向中原大拐弯处。

那一天，这位大汉出现的时候，正推着一辆车子，在入春熏风的街上走，走到了刘备和张飞正在吃酒的店门首，想歇歇脚，放了车子，入店坐下，要了一份酒菜。刘备但见此人：身長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刘备和张飞立刻邀他过来同案吃饭，问他姓名——当然酒钱随后也要刘备出了，好在有大商人给的钱。

这个人说：“我姓关，名羽，字云长，家在河东解县。因为不想在老家了，亡命江湖，五六年了。整天我都是卖枣呢！”

关羽再抬头一看，但见刘备身边坐着的这个黑人，身長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不用问了，正是我们的张飞张三爷了！关羽对他非常敬爱。

刘备相貌不够那么生猛，除了耳朵很大，于是只好自己给自己说话打广告了，他说：“我叫刘备，我本是汉室宗亲，祖上是前汉皇帝的儿子当过王侯的！”

关羽一下子更服气了。这，这种贵种！——其实也不是很贵，刘备的同学刘德然也可以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么对别人讲的。

但是不同于刘德然的是，刘备在县乡里合聚徒众，已经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无冕之王，地方小“霸”。这是凭着个人魅力和本事来的。

张飞说道：“我就是本县的，我专好结交四方豪俊，我最服气的就是刘备哥哥，你也加入进来吧。”

于是三人大喜，按照《三国演义》说，他们三人结为兄弟，形影不离。以刘备为长兄，关羽其次，张飞为三弟。从此刘备与关张二人，睡觉就在一张床上，吃饭就在一个桌上。

不过，结拜的事情，是演义的虚构，实际上，三人没有结拜，按照史料说，他们恩若亲兄弟，吃则同桌，睡则同床。

刘备本来就有一批追随者，从此更扩大自己的徒众范围，在乡邑里行走，关羽张飞为之御侮——就是像保镖那样给他张势。刘备遂拥有了一批数量不详的徒属，准备带着他们英雄乘势而起，搏一份天地间的美名功业。

不过三四年后，184年，刘备二十三岁，这时候，黄巾闹起来了，朝廷也四处招募懂军事的豪杰以充将吏。刘备打算应募，关羽张飞都赞同，于是这弟兄三人，带着徒众，拎着长短家伙，一起跑到本州幽州的一个校尉邹靖的兵营，投入军中。三人遂出生入死，共讨黄巾。

刘备是在幽州战斗，而卢植是总督河北战区，两个人应该也没有见面。刘备具体参加了什么战役，史料没有记载。但是刘备确实立有战功，于是还被朝廷授予了安喜县尉的职务——这个是军事副县长。刘备高高兴兴，带着关羽、张飞赴任了。他以为可以从此改变平民的卑贱命运。

到底谁鞭打督邮

安喜县是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小县，刘备因为战功，到这里当了县尉，每天忙些日常的军事、治安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刘备听说上面州里、郡里收到皇帝下的诏书，说：“其由因军功当上长吏的，当淘汰之。”

刘备一听，坏了，心想自己应该也是在要被淘汰之列。

刘备的官是县尉，当时是县令、县丞、县尉三个设置，县丞、县尉都算是副县长。县丞负责分管行政，县尉分管军事和治安，县尉算是军事副县长。这三个官，就是一个县的“长吏”。官和吏还不一样，县令、县丞、县尉是官，下面的是吏。吏不是国家的官，也不吃公粮，而是由县令自行聘用，只对县令负责，替县令办事的。

不久，郡里的督邮就来到安喜县了，督邮是负责干部的纪检工作的，督邮这次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县尉刘备，按照诏书政策，给解职了。

好在刘备从前跟这督邮是颇好的朋友，听说督邮到传舍——就是县宾馆，住下来了，刘备就带着点礼品，跑去求见督邮，想讲讲好话，求求情。

不料督邮传出话来说：“我病了，不能见客了。”

刘备站在传舍门口，心冷了，当着左右的跟班很没面子，准确地说，他是又羞又怒了。他回到自己的军事副县长的办公室，觉得与其被很没面子地辞退，不如撒了气再走。于是他叫关羽、张飞约束了贴心的吏卒，带着长短家伙，骑马拉着车，带有自己的家眷和财物，一窝蜂冲向了传舍里。

当初，孙坚去下邳做县丞，他老家的少年就有一部分跟他来到下邳城内，所以刘备的那些徒众少年，应该也有若干比例愿意抛了家来到安喜的，其中有的可能已经是刘备手下的吏和兵了。

一帮人冲到传舍，守门的还拦着呢，张飞一把把他推开，一帮人就闯了进去。

找到了督邮的房门口，张飞一脚把门踢开，拥着刘备就冲进去了。

督邮正在床上躺着呢，吓了一跳，刘备大喊：“督邮沟通贼人，我奉郡府君密令，收捕督邮！”督邮吓得脸色煞白，刘备说：“你不用起来，我们在床上直接捆你。”张飞过来，将督邮揪着头发，在床上捆了个正紧。众人把他抬出屋子，直装到准备的大车上。

刘关张三人翻身上马——当时的马都没有马镫，所以他们上马的姿势是采取立定跳高的方式，跳到高处一分腿，就突然骑马脊梁上了（至于下马，则更迅速，右腿向左一旋就整个人下去了，跟下炕一样方便）。

众人一声呼啸，劫了督邮就往县境上跑。

刘备是分管军事的，自然没人拦挡。快到了县界的时候，刘备下马，把自己的官印从腰带上的鞶囊里拿出来。

刘备的县尉的官印，个头不算大，印鼻上还系着绶，绶是多股的丝织成长细绳又拧结成的一条长长的丝绳，它的颜色和长度反映着官阶的大小，刘备作为县尉级别，他的这绶是黄色的，一丈五长（皇帝的是二丈九尺九寸长）。官印是装在腰带上的鞶囊里，绶系在印鼻上，但并不放在鞶囊里，而是垂在外面，因为太长了，就编成好看的花形，比如竖着的两三个大回环，垂在袍下，另一头，则系在腰带上。所以人一看这垂在袍前的绶环的颜色和长短，就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官了。

刘备把黄绶的一头从腰带上解开，另一头连着官印从腰带上的鞶囊里也掏出来，然后命关羽、张飞把督邮推到一颗树前，刘备用这一丈五长的黄绶的长带子，把督邮的脖子与树捆在一起。然后刘备对督邮说：“我讨黄巾有功，得了这么个小尉官，就是解职了，这样的区区下僚贱位，岂是我刘备所在乎的。可恨的是你作为老朋友，却连见都不见我一下，如此无情无义，冷被旧友，今日我却打死了你，咱们彼此都快活！”

于是刘备取来一根鞭杖，照着督邮猛抽了百十下，直打得自己气喘吁吁，督邮奄奄一息。张飞是个很义气的人，说：“大哥，余下的小弟代劳，打死这个狗才。”

张飞号称万人敌，他一棍子下去就能把猪打昏，督邮哪里承受的了，连连发出猪叫：“壮士不要啊，壮士不要啊，明府何必非打死我啊，我没有害明府之心啊！”不待喊完，张飞早已劈头盖脸用鞭杖来覆盖他了。一直打得凑足了两百下，刘备随即推开张飞，把自己的腰刀抽了出来，就要杀督邮。督邮使劲哀求：“明府饶我一条狗命吧，我上有衰亲、下有弱息，明府啊~~！”刘备想想，然后作罢，说：“本待杀了你，看你还敢冷忽旧友。看在你老母的面上，且放你回去，我们走！”

于是一干人上马，驾车，弃了印绶，绝尘而去。

刘备这时候大约二十四五岁，作为河北北部涿郡人，正有河北人的刚烈壮猛啊。报仇报冤，不计后果，岂不快哉。

刘备乱跑了几夭，遇上了朝廷的大将军何进派遣的毋丘毅，毋丘毅正在替大将军何进要去丹阳郡募兵，因为尚未得到下面传来的公文，还不知道刘备殴打纪检干部的犯法事情，一看刘备和他身后的一帮少年徒众，各个瞪着大眼都要求参军，很

是高兴。但是毋丘毅说：“我是去丹阳郡募兵，那里是天下精兵所在，所以先不能招募你们诸位了。”

刘备就说：“那我们就跟着将军一起去丹阳，帮着将军募兵，只要管我们饭吃就行。”

毋丘毅说：“这个可以，人多些一路安全。”

众人往江苏的方向去，因为丹阳郡就在南京以南地区，他们到了江苏北部的下邳，就遇上了一群强盗，古书上叫做“贼”——古书上的强盗叫做贼，这个古书上的“贼”不是偷东西的，偷东西的反倒叫做盗，“贼”比盗高级多了，是武装的变民，比如黄巾军也被称为“蛾贼”，总之是遇上坏人了，而且是一大群，差点夺了毋丘毅的小命。刘备带着关羽张飞等人力战，保住了毋丘毅的活命。毋丘毅乐了，也不管刘备有没有前科了，把他授为青州北海国下密县的县丞（在山东省）。

刘备折腾了一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在下密也没待久，又跑去山东高唐县当县尉（军事副县长），随后升官做了县长，结果县城被“贼”（也就是武装的变乱民众）攻破了，只好逃跑去找自己的老同学——公孙瓒。

公孙瓒是幽州辽西郡令支县人，出身还不错，父祖也做过官，他先是当郡吏，后来被郡府举为孝廉（从吏民里面举）。孝廉按程序要去皇宫里当郎。当几年郎合格，就可以外派做官。公孙瓒就幽州辽东属国的长史。

辽东属国位置在辽宁锦州地区，山海关之外，比较偏僻寒冷，附近很多鲜卑人。公孙瓒和鲜卑人作战。凭着自己大的身量和一柄长矛，公孙瓒打得鲜卑人不敢轻易再进塞内。

公孙瓒正跟乌丸人打得欢呢，这时候，落魄的老同学刘备跑来投奔他了。在同学期间，刘备一直把公孙瓒当大哥待。公孙瓒热情地收留了刘备，但没给刘备多大的官职。

刘备于是跟着公孙瓒冲杀。可怜刘备虽然左突右冲，年华壮大却实在并无大成事。好在关羽张飞随着刘备奔走，不避艰险，聊可自慰。

董卓的战斗史

董卓，产于凉州陇西郡临洮县。董卓年少时，曾经去羌人山谷居住区玩，跟当地的羌人头结交。这属于侠的特点之一，即奔走交友。

后来，董卓又回家来了，自己耕地。他那些羌人头朋友，有一次出来，拿着猎物过来找他玩。

董卓就把自己的劳动工具——耕牛，给杀了。招待这帮朋友大吃了一顿，极其高兴。

回去之后，羌人朋友们也不好意思了，四下凑出了一千多杂畜，给董卓送来当礼物了。

董卓因此以“健侠”知名。

他这次的行为完全符合侠的定义，就是仗义疏财。

汉桓帝末年，洛阳的羽林军又要招一批六郡良家子参军。于是董卓毫无悬念地被州里推荐来了。董卓多次参与于叛羌的战斗，立功升为并州刺史。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了。朝廷把董卓提拔为中郎将，在河北地区（冀州）和张角本部对打。结果董卓反倒打败了，被抵罪处罚。

黄巾起义结束次年，凉州的羌人又叛乱了。这次规模比较大，发生在陇西郡以西北的金城郡（临着陇西郡）。边章、韩遂都是凉州名士，结果当了叛羌的领袖。

张温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汉灵帝叫他兼任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袁滂为副职，带着十几万人向西屯扎陕西长安以西不远的美阳县，预备西伐。董卓也被任命为将军，接受张温领导。



见到张温后，张温就责备董卓迟到了。董卓看不起张温，于是肢体语言非常傲慢，嚷嚷说现在不是进讨的时候。

张温身边的参谋是孙坚，孙坚就对张温耳语：“这人迟到了还如此嚣张，应该以迟到之罪杀了他，从而立威！”

张温吓了一跳，说：“他在陇右知名，杀了他，西去没有依靠了啊。”

这就反应了东汉政府策略上的问题。羌乱在东汉前期就开始了，政府一直是各州郡调集军队，然后组织起来到凉州去打。

但是这种摇动天下的事，成本太高。到了汉桓帝、汉灵帝以后，就渐渐地主要依靠在凉州本地招募的汉人和羌人。董卓、皇甫嵩、周慎这类凉州籍军将和部队，就是其中的典型。

三公之一的张温的话，客观上说明，凉州兵权重偏高，已经有了尾大不掉的倾向。

孙坚又劝，但张温还是不敢杀董卓。张温命令寇将军周慎带着三万人马，去追到金城郡，围攻逃在那里的边章、韩遂。

这种深入陇右凉州，其实危险，董卓就对张温说：“羌人善于在山里绕圈子，如果断了周荡寇的后路，就有去无还了。我带着我的兵，给他做后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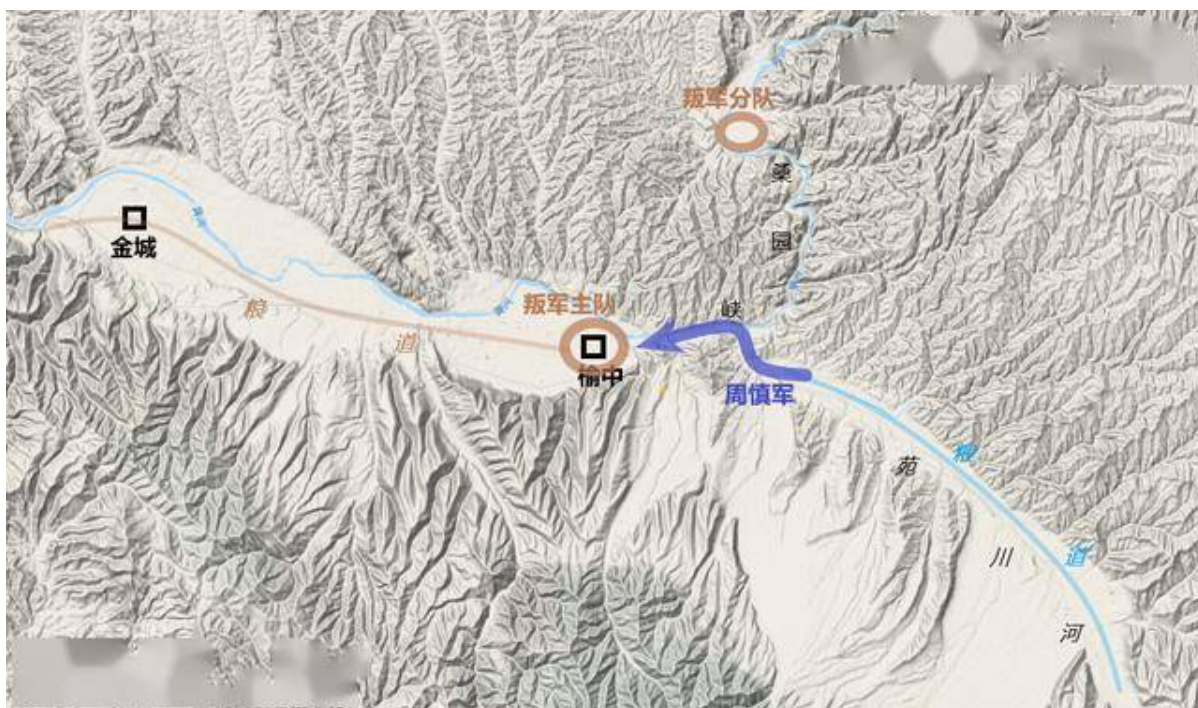
他和周慎都是凉州人，所以知道疼周慎。

张温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董卓于是就给朝廷上表，把对张温说的又给皇上汇报一遍，希望皇上做主。

不等皇上回意见，这边张温就下命令了，一共分六路军，越过陇山，进攻凉州各要地，其中董卓带着本部兵，攻击北地郡的先零羌。

其中，周慎那一路，到了金城郡，就想进攻榆中城。

孙坚跟着他一起去的，建议说道：“贼在城中粮食不多，需要从外面转运。我带着一万人前去，你带两万人在后面做后镇。贼军怕着你的后镇大兵，必然不敢出来跟我交战，我就可以去断了他的粮道。他们粮食吃完了，就只能回他们羌人山谷去了。那么，凉州也就可以安定了。”



周慎是个猛人，不想听孙坚指手画脚，就直接自己带着主力三万人去围攻榆中城（今兰州的榆中区）。

周慎不负众望，打破了它的外城墙。然后高兴地派人骑马跑去报告张温。榆中旦夕就能拿下。张温也乐了，以为大功告成。

这时候，边章、韩遂分军去屯住葵园狭道，反断了周慎的粮道。

周慎兵一看要绝粮，慌了，失去战斗力，只好撤兵。回来几百里都是崎岖的山路，只好弃了辎重，撤回了。

周慎的败法，正和董卓预料的一样，被羌人断了后路粮道。

董卓带着三万人，则奉张温的命令，从美阳地区向北进攻北地郡的先零羌。这里是关中西北的泾水流域山地高原。



董卓硬着头皮出发，半路上，留部将张靖带着四千兵，屯扎在安定郡，作为后镇。北地郡的先零羌，其中很多是骑兵，这时候都在外面配合边章、韩遂军行动。听说董卓要趁着本郡空虚，来掏我们的老窝，他们立刻回防。办法就是去堵截董卓在山间的归路。

董卓也料到这一点了，所以留张靖屯安定。

董卓于是回军，到了望垣县的硖北，还是被先零羌几万人给围住了。

董卓军粮食也吃完了，旁边就一条河。山间的道路总是顺着河走的。

这河里倒是可以吃鱼。于是，派士兵修出堰，把河水堵上，形成了几十里的小水库，做出要在这小水库里捕鱼的样子。

堰和坝并不完全相同，堰是可以叫水从它上面流过，又不妨碍前面堵出个湖。



董卓带着兵，从堰后面，涉水而过。因为水浅，当然好走。羌人立刻来追。

这时候，士兵把堰绝了，河水当即滚满了河床，羌人过不来了。董卓这才得以往回跑。

羌人其实还可以整军来追。但是他们怕着安定那里，以为安定有几万兵接应董卓。于是，终究没再追了。其实，那里只有四千人。

董卓得以全军而还。

而其它上陇的五路军，全是败回。朝廷于是觉得董卓还是有功，就封他为都乡侯。

董卓在这场战役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总给自己准备后路，第二是善于虚张声势，利用人心理上的误区。

随后董卓就留屯在关中。

这时候，朝廷怕董卓拥兵自重，就下诏，改任命他为并州刺史，把兵留给皇甫嵩，去并州上任。

董卓不肯。皇甫嵩是另一只军队的主将。这时候董卓有两万兵，皇甫嵩有两万——一说三万精兵。

这时候，汉灵帝已经病重。董卓也许是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硬是拖着不动。终于，四月，传来消息。汉灵帝驾崩了。于是董卓开始兴风作浪。这就是董卓的家底，是怎么积累起来的。

袁绍是阴谋家吗？

黄巾起义被平定的五年后，初平元年（189年）四月，三十四岁低龄的汉灵帝驾崩了。

于是，汉灵帝跟何皇后生下的刘辩当了新的皇帝。何皇后升级为何太后。刘辩只有十六岁，所以何太后“称制”。何太后下诏，大将军何进和太傅袁隗辅政。

就像刚才说的，太后和大将军何进一家，都是宦官的盟友。但是，总有人跟宦官们过不去。这人就是袁绍。袁绍，是袁氏家族的第五代人。第一代是袁安，袁安的儿子袁敞也都做到了三公。如前所述，这两代人都是跟当权的大将军做斗争的，可谓正直贞烈之臣。

袁敞的儿子是袁汤。这是第三代，在汉桓帝初年也做到了三公。

袁汤有三个儿子，是袁平、袁成、袁逢、袁隗。其中袁平、袁成早死，袁逢做了司空，他生了袁绍和袁术（妈不同）；袁隗做了司徒。

为了独霸权力，宦官们一贯嫉恨知名家族的人。但是，宦官中常侍袁赦觉得司空袁逢、司徒袁隗都“公族”之子，又跟自己同姓，就把他们当做外援。

所以袁氏家族不但没受打击，反倒更加贵宠，非常富奢，跟其它家族不同。

这种富奢也表现在第五代袁绍这里。袁绍不到二十岁就做了县令，但是因为母亲去世就辞官回家守丧，坐着的车子带着门客甚为喧丽（“车徒甚盛”），但是到了汝南郡界就把车队全解散，自己单车回家。

他说：“我这种车服怎能叫许邵看见。”许邵是个评点家，每月评价天下之士，袁绍得注意别叫他批评自己奢靡浮傲。

这也说明袁绍小日子过得甚奢。

但是他转而就连搞了六年服丧（这倒不是因为死了俩妈，而是他被过继给了二叔袁成，于是又给早死的二叔补守了三年），然后，从老家去到洛阳住着，就不去做官了。

皇帝直接叫人做官叫征，三公府和大将军府（合称四府）喊人来本府做官叫辟。公府征辟他就是不去。

袁绍不是个官迷。他不去上班代表着某种对立。

袁绍是“公族豪侠”，“好游侠”，他和与张邈、何颀、许攸、伍琼等人是“奔走之友”。“奔走”就是不远千里，赴人之难的意思，也就是“游侠”的“游”的意思。远在千里的朋友遇到困难了，也去管。

其中的何颀，当初是太学生，和陈蕃、李膺这些反宦官的天下名流交好。于是也遭到通缉。这也就是“党锢”，大量士人官员被指为党人，遭到迫害。何颀就逃到洛阳，跟袁绍商议。那些被禁锢不许做官的，就给他们寻找援救，帮他们渡过苦日子。那些被追捕的，就帮着找人接应藏纳，帮他们一路逃跑。这样救活的人很多。

这虽然是何颀的事迹，但也是好友袁绍的部分事迹。

袁绍自己家门虽然没有受宦官迫害，乃至还是受益者，但他立场上反对宦官。

他这几个奔走之友中的许攸，还和一些人打算在汉灵帝出游的时候刺杀汉灵帝，换成一个刘姓诸侯王来当皇帝，并且诛杀宦官。

出于这种立场，他也就不应公府所辟，不出来当官。这等于是和党人站在一起，表示抗议呢。宦官张让急了，骂道：“那个袁隗的侄子，坐抬升价（不出来当官，为了要价），不应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所欲何为？”

不出来当我们的官，就是我们的仇人。

叔叔司徒袁隗连忙批评他。

于是袁绍就当了“应召男郎”，出来了，做了大将军府的掾。前两年被任命为西园御林军中军校尉。

汉灵帝死前一年，天水郡守盖勋被调到京城做讨虏校尉。因为袁绍也是禁军系统的，盖勋就对袁绍和宗正刘虞说：“我跟皇上谈了。我看皇上很聪明，只是被左右人蒙蔽了。假如咱们合手把宦官们杀了，然后选拔英俊之人，以兴汉室，咱们功成身退，岂不快乎！”

袁绍本来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一起谋划。

作为公族之子，他反宦官，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政治投机，毕竟从汉桓帝末期以来，天下士人中的反宦官声势几次都闹得很大。加入进来，一方面可以获得“组织”认可，一方面表现突出可以成为组织的“领导”。

如果这样认为，那他就是吃“打宦官饭”的，就跟吃打假饭、爱G饭，是一样的。

但看袁绍的前后履历，他应该还是真诚地怨恨宦官的。刘虞这个人，是宗室中的天下知名的正人，他与袁绍、盖勋谈论，如果袁绍只是个吃打宦官饭的，为了谋求个人大利，那恐怕刘虞能识别。

盖勋特意说“功成身退”，就是怕人们以为我们是想靠吃这碗饭而“上位”。我们这么干，只是出于侠的尚义精神，救济时难和匡济同类。侠的精神难道不就是救时助人吗？

袁绍奇怪的计谋是为了什么？

军队最大的官是大将军何进，就得找他。

于是，袁绍就跑去劝大将军何进：“如果你能把宦官们都杀了，为天下除患，岂不名垂后世！”

“我也是有正义感的，”何进说，“只是宦官有几十年的根基，能把他们怎么样？”

“实不相瞒，我愿意助大将军一臂之力。”

何进在他的鼓舞下，于是进宫去找自己的妹妹何太后：

“除了郭胜，其他这些宦官都坏的很，应该都杀掉。”何进说。

“然后呢？”何妹妹抱着一只小宠物猪问。

“叫士人到禁中做常侍。”

何太后声调立刻高起来了：“你真是乱搞。我是个女子，还是个寡妇，那些小鲜肉到宫里来办事，这话传出去，全国人骂我啊！人没了名誉，即便有成车的猪肉，我们还吃得到吗？我不能跟小鲜肉面对面待着！”

“非得跟老太监！？ ”

“是啊，”何妹妹说，“看来张让说的对，你是不是觉得大将军的官还不够，想独权啊。杀了宦官，你在外面独揽朝政！啊！”

何妹妹是个脾气极其刚烈的人，她原本是南阳郡一家杀猪人家的闺女，被同乡的宦官郭胜介绍到宫里，当了贵人，又当了皇后。所以她一直感谢宦官们。

何进听到他声调高了，立刻认怂。赶紧道歉，出了宫。

“她这只是表面借口。”袁绍说，“一定是张让这帮人，讨好她，迷惑了她。”

“可是，太后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是啊，没有太后的诏书，对于杀宦官这样的司法判决，是不能生效的。

“我有一个办法，”袁绍说，“您可以多召四方猛将豪杰，让他们带着兵来洛阳，同时上表嚷嚷他们是来诛宦官的。这样，太后能不答应吗”

“这个主意好，”何进说，“叫谁呢？”

“最能打的，不是西边凉州的，就是北边并州的，他们跟胡人多年打仗。”袁绍说。

“那就是董卓了？”

“是啊，还有并州刺史丁原，他下面的武将有吕布、张辽，都是猛将，”

何进当即叫来主簿陈琳，给董卓他们写信。

陈秘书说：“这些人带着军队来了，到时候你就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了。大将军您总揽皇威，手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犹如鼓洪炉以燎毛发。为什么外求别人？”

实际上，从能力到条件，何进都具备了，何进只是差那个抽象的东西。

差什么呢？

权力感和支配感。

权力感不是外来的，权力来自个人的意志，而意志需要培养，小民当得太久了，何进不习惯于主宰别人。他常常为一时的顺利就有信心，为一时的挫折而泄气，因为他缺的是被植入骨髓的优越感和支配力。

如果他是功勋家族的后代，比如是邓禹的后代，那这时也就没啥踌躇了吧。

何进感觉到名和实的错位。他不知道怎么就陷入了这样的处境。而命运毫无商量余地地催促着他，还要驱赶着更多的旋律灌入他无法平静的双耳。

很快，六月，董卓等人的边防军上路了。他们上表给何太后解释自己来的原因：讨伐宦官。

何太后终于屈服了。但是，何太后也不想杀宦官，毕竟这是当初帮助我的人。于是叫宦官们下岗。免职还不行吗？

十常侍下岗了，也不能在住单位里了。就回城里自己的家住着。

接下来怎么办啊？宦官们自然去找何进。这是我们培养的政治明星，他得帮忙啊。

何进说：“天下人议论汹汹，董卓的兵也是为了这个而来的。我能做的了什么。要么你们都回封国去。”

十常侍都被封了侯，是凡侯就有封国，一般是一个县大，叫侯国，跟县平级，但只有经济权。

郭胜等人听了，觉得何进还是有情义的。郭胜等人一起磕头，各个感恩不尽，擦干眼泪，拜谢出去。

袁绍听说了，就对何进说：“你赶紧下令，我把它他们都杀了。”

何进毕竟是个市民子弟，不是世代残酷的政治家族熏陶出来的狠人。自然的良心使得他不能下毒手。我让他们退休回家，也就行了。

袁绍走后，就给地方州郡长官写信，假说这是何进的意思，让他们抓各地宦官的家属。

张让、郭胜得知了老家的情况，都不敢回去了。

于是又跑回宫里，反复哀求。何太后就让他们在宫里住着。住单位宿舍，这总可以吧。

宦官们也是有耳目的，很快，他们打听得知，外面的边防军来京城，其实是大将军何进叫来的。

宦官们如梦初醒。

何进看宦官们没走，心里咯噔一下。袁绍又过来催。最终，何进觉得还是得杀宦官。

于是何进跑进宫。找妹妹何太后：“我看还是诛杀了他们吧。”

小宦官在旁边偷听到之后，忙去报告大宦官们。

十常侍张让、段珪好比惊弓之鸟。

“杀了何进，再抵挡城外的猛将们。”数十名宦官都尖着嗓子嚷嚷。

于是张让、段珪假装传和太后诏书旨，召何进入宫议事。

何进刚从宫出来，没到家门，见有尚书拿着诏书追来。太后又叫我去，那她改主意了？

何进高高兴兴，昂着一个杀猪屠夫的儿子脑袋，到了禁中门口，按规定摘了兵器，独自进去，登上嘉德殿。

进来一看，没有何太后，只有张让等一般人瞪着血红的眼珠子等着他。

张让厉声说道：“现在天下乱的一团遭，不单是我们宦官的责任。先帝曾经为了王美人被毒死的事大闹，是我们保住了你们家。可是，你却要阴谋杀光我们宦官，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你对太后说我们宦官都贪污受贿。可是，公卿以下有哪一个忠贞清廉的！个个不都是贪官！”

何进一下子没词了。宦官渠穆拔出宝剑，不由分说，朝着何进就刺。

何进掉头就跑，他妹妹是个大高个，他特腿长，蹦出嘉德殿，被渠穆追上，一剑刺死在殿前。砍下脑袋，拿在手中。

何进来不及握住刚开的一朵花，来不及陶醉于刚逝的一缕音符，他就终止了权力的游戏。

随后皇宫一样大乱。何进大将军的部将吴匡、张璋，看里边何进的人头被扔出来了。他们立刻给何进报仇，带着兵冲击皇宫。袁术是虎贲中郎将，也参与密谋，有意识地被安排做了这个官，负责在宫中统领虎贲。

袁绍也带着虎贲，杀奔宫中的禁中。宦官们武装抵抗，黄门令带着执戟宦官，从禁中大门后朝外面射击。

袁术火烧九龙门，大斧子破门而入，然后四处放火。

袁绍这时候也带兵杀来。他本来就想诛杀所有宦官。当即，命令士兵冲杀，直到把宦官全部杀死。

被杀死的宦官有两千多。有些不是宦官的男人，都扒下裤子，一边喊着证明自己，求得保住一条性命。

洛阳的天空并没有因为人间的事情变色，阳光像鲜花一样挤入人们的院子，鸽子的哨声像天使自穹顶齐声歌唱。

何进靠着妹妹的美色，获得自己的荣华，但作为第一代当官的，一般走不出太远。比如袁绍祖上的袁安，权势其实有限，随后两三代人继续在他基础上，才形成强族。

何进腿长，走得太急，走得太远了，乃至迈出了自己的梦境。

何进之败，是不是袁绍给他设了拳套？

比如说，袁绍叫董卓来，就是想惑乱京城，或者是袁绍故意把消息泄露给宦官，从而叫宦官们杀了何进。

不是的。袁绍应该是没有什么阴谋。

当时，在陕西扶风，左将军皇甫嵩手上握着的是三万精兵（边防军），而他的同事前将军董卓只是带了三千步骑兵来京城。袁绍应该并没有想给京城带来大到不可控的风险。而且他叫来的是多路军队，不仅仅是董卓。

大将军何进在京城地区掌控的禁军，应该可以取得相对的主动性。如果何进死了，就丧失了京城地区的军事主动性。袁绍不应该会希望何进死的。

袁绍的目的，只是想除掉宦官们而已。

何进的问题，就是急性子。在新皇帝刚刚继位，人心动荡，宦官们也高度敏感的时期，就发起行动，属于自大和鲁莽。毕竟他做大将军也只有五年。合宜的做法，是再积累几年，内有心腹，外有爪牙将，再行动不迟。

但实际上，何进这时候并没有获得皇甫嵩的支持和忠诚。如果能获得的话，他叫皇甫嵩带兵来京城，岂不比董卓来好？

何进缺乏的，就是政治上的沉稳风格。他的死，不光是个人的悲哀，也给帝国带来阴影。

就在这时，洛阳城外，正有董卓和丁原的两只兵马，急匆匆赶来。

火烧南宫

董卓带着在陕西的驻军，这只军队本来是防范西边凉州的叛羌的，这时候急急地向洛阳赶来。这时候，同样奉了何进的密信，来自北方边区的并州刺史丁原，带

着一名叫作吕布的主簿，先董卓一步抵达洛阳郊外，并且火烧孟津，火光照射了洛阳城内的天空。

何太后从惊慌的宦官们那里得到报告，连忙到庭台上眺望晴空中那几道不祥的沉闷的黑烟。宦官张让等人，也确实害怕了。宦官们虽然有很多投靠者，不论军队中、朝臣中还是州郡长官中，很多都是他们的父兄子弟和党羽，但是偏偏对边防军长官没有控制力。而京城附近的州郡兵和御林军，怕也不是董卓和丁原的对手。边郡清苦，那些通过跟宦官走关系而当上官的人，没有求请去边郡当长官的。而边郡的军队长官，靠着自己能打而被任用，所以并不在意走宦官的关系。反倒是每次立功受赏时，宦官就要以借钱为名，或者以责问上报的首级数量不实为名，对边军长官勒索一番。如果长官不给，那一旦打了败仗，宦官们就要趁机收拾他了——用笼车来回洛阳问罪甚至处死。所以，边军将领，都怨着宦官。宦官们望着天空的烟火，各个面如死灰，都没了往日的气焰。

“州郡兵这么干是谋反，你们都不要怕。”何太后对宦官们说。她手上拿着董卓和丁原发来的上表，他们解释带兵而来，是鸣钟击鼓讨伐宦官。我们不是叛乱，是堂堂正正地为民除害。何太后性子很强，从前她当贵人的时候，后宫的人无不被她震慑。这样倔脾气的太后，当然不会向一伙哗变的军人低头。

“这事应该大将军主管，”宦官们恢复了理智，“太后叫人去让大将军想办法吧。”

听了太后使者的意见，何进知道太后并不屈服，这一招似乎没有奏效。如果继续跟宦官对着干下去，一旦失败，覆水不可收，何进就又狐疑起来。

“索性派出使者，到半道拦截董卓等各军，叫他们就地停下吧。”何进叫来袁绍说。

袁绍一看，何进要变卦，赶紧胁迫：“我们和宦官的交斗之势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为什么不早决断下手？事留生变，失机祸来。”

何进骑虎难下，只得说道：“那就依你。但是我还是不好出面。提拔你做司隶校尉，你全权办这个事吧。”

袁绍随即派出使者，催促董卓一军顺着高速公路（驰道）快速前进。董卓昼夜兼程，抵达洛阳郊外平乐观，做出攻击态势。

何太后这才害怕了，但是还是不肯杀宦官，而是把中常侍和小黄门都罢了官，让他们搬出宫回到自己城里的家住着去。

十常侍、小黄门们出来了，住在自己家里，一昔三惊。既然大将军何进一贯是宦官们扶持的对象，这时张让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何进身上，一起到大将军府，不惜跪下来哀求何进帮忙。

何进就说：“董卓带着兵来闹腾，都是因为你们。你们还是回封国去吧。”

这些宦官都被封为侯了，有封国。一般是退休后回封国，现在回去，就等于是从此脱离政治了。

言下之意，下岗。

袁绍已经被何进提拔为司隶校尉，对何进说：“宦官们现在就好比案板上的鱼肉。你一句吩咐，我们就杀光了他们。”

何进不忍心，觉得把他们赶出京城，也就可以了。

袁绍见状，就偷着来，叫外地州郡的长官，去捕捉宦官们的家属，并且说这是何进的意思。州郡长官于是抓人。宦官们一听，急了，也不敢回老家了。最后的办法，还是硬跑回皇宫去，哀求何太后收下他们。何太后答应了。

纸里包不住火，何进招来董卓等外州猛将的事情，还是泄露出去了。宦官们知道了，大怒。这日，何进又进宫去找太后了，到了禁中，在嘉德殿与太后一番谈话。宦官们偷听到谈话，恍然大悟。

何进刚出宫，就被宦官假传诏书叫来了进来。进了嘉德殿，就见一群宦官拔出宝剑，不由分说，刺了过来。何进掉头就跑，被后面追上，一剑刺死在殿前。

袁绍的弟弟虎贲中郎将袁术，正带着虎贲在皇宫执勤，听到消息，当即朝宦官杀去。中黄门指挥持戟宦官们，立刻合上禁中大门。

袁术举起大斧子就砍禁中大门——九龙门，门前有三只铜柱，每根柱子又有三龙盘绕。九龙门内就是嘉德殿。宦官们从墙上乱箭齐发。这时已是日暮，袁术劈不开门，就在九龙门放起火来，想把宦官逼出来。

十常侍为张让等人赶紧跑去找何太后，说：“不好了，袁术谋反，正在烧宫。”然后拉着何太后和皇帝刘辩、刘协兄弟俩，沿着空中走道往北宫跑。

皇宫的南宫和北宫之间是一块空地，有架设在空中的封闭性通道在空中连结。复道有七里长，而且是三条复道，中间只供皇上走。复道上有窗户，何太后从窗户里跳了下来，被追来的尚书卢植接住。其余人继续跑去北宫。

这时候，袁绍带着西园御林军也冲进皇宫了。看见火起，袁绍喊到：“我命令，关上宫门，不论大宦官、小宦官，一律杀死！”

西园御林军的典军校尉曹操，赶紧上前拉住袁绍，说：“宦官中也有良善的啊，不能都杀了啊。而且，这也得问大将军啊。”

袁绍说：“宦官们杀死了大将军，我们必须为大将军报仇。”

曹操正要再说，袁绍瞪了一眼：“快，执行我命令！”

说完，挥军而入。

士兵们切瓜削菜一般，一口气杀了二千多宦官。有些没胡子的，也被当作宦官杀死了。有的宫中杂役宫人吓得没法，急忙把衣服裤子扒了，露出下体喊：“我不是宦官啊，我不是宦官啊，那个东西在这里啊！”这才得免了不死。

有人会认为，袁绍其实是故意促成了何进和宦官火并，以便实现两虎具伤。其实这是说不通的，谁能预见得到这样的结局。想精准地策划成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太难了。

实际上，袁绍一直处心积虑要杀宦官，跟何进结盟是必然的，谈不上是想促成何进和宦官双双死亡。

并且，没了何进，还有何进的弟弟何苗和何太后，也不能保证袁绍肯定就能独掌权力。

张让、段珪等数十个宦官，胁着皇帝刘辩和刘协俩小孩——前一个十六岁，后一个九岁，是汉灵帝和王美人生的，从东北角一个出货的宫门穀门，钻出宫墙，仓皇逃出宫外，往小平津渡口跑。

河南郡尹府的官员闵贡骑着快马去追，终于把宦官们堵在小平渡口闵贡带着兵，挥动宝剑，手杀数人，其他宦官吓坏了，纷纷往河里跑。

张让、段珪等人，站在水里，都哭了，对皇帝刘辩说：“臣等今日就算全完蛋了。臣等一死，天下也就就此大乱了！陛下好自珍重吧！”

说完，哭着相率投河而死。

闵贡把皇帝刘辩和刘协俩人扶上的马，载着他们往回走。

董卓对袁绍拔刀

光和六年七月的时候，屯扎在关中的扶风郡的前将军董卓，就得到了大将军何进发来的密信。内容是叫他带兵来洛阳，同时上表朝廷，迫使太后答应除宦官。

董卓于是带着军队出发了。他的军中，有女婿牛辅，还有李傕（凉州北地郡人）、郭汜（凉州张掖郡人）、张济（凉州武威郡人）、樊稠（凉州人）四员大将，都是习于夷风，善于砍杀的。

八月戊辰夜晚，董卓逼近洛阳，远远看去，就见城中火起。于是加快步伐，未及天亮的时候，到达城西。

有官员陆续在往外跑。一打听，原来昨天大将军何进进了皇宫禁中，被宦官们给刺杀了。何进的部将和袁绍等人，带兵火烧南宫，又杀死两千多宦官。

皇帝刘辩和王美人的儿子刘协，被宦官张让等人劫持出了皇宫，夜里逃奔去了小平津渡口。被官员闵贡追上，逼宦官们跳了河，救出了皇帝。

现在，皇帝正往回走，到了北邙山了。群臣都闻讯去接了。

董卓带着一队骑兵，扭头就往北面跑。正好迎上百官和皇帝。

董卓是喜欢做任侠、游侠的，任侠就要求“立气势，作威福”。平时他对部将也是采取“骂将管理法”。

当你从声音表情上压垮对方心理时，对方只有服从了。这比什么管理学都简单有效。

领头的前任太尉崔烈呵斥道：“什么人！敢挡驾！快退开！”

崔烈是个冀州大名士，虽然当过的太尉是三公中负责军事的，但实际上这官是他花五百万买的，不会打仗。

董卓一马冲到队前，厉声大骂：“董卓在此！我昼夜三百里奔驰而来，避什么避！你是什马东西！我宁不能砍断你的人头吗！”

太尉按理说是国防部部长，董卓的大大上司，被骂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董卓催马冲到皇帝刘辩马头，下马施礼，说：“我是前将军董卓！陛下纵容宦官作乱，宦官如今全死了，陛下有负于宦官也够大的啦！”

把皇帝都骂了。意思是皇帝不称职，纵容宦官而害死了宦官，要对宦官的死负责。

董卓又问事情的经过，皇帝刘辩战战兢兢，已经吓得哭了，不能说话。

然后董卓又疾趋到刘协的马前，这是王美人的儿子，说：“我是董卓，来，我抱着你！”

不由分说，从闵贡怀里夺来陈留王刘协，抱着上马，策鞭而行。

百官都看傻了，但遇上意愿极强的人，人们通常做法就是先听凭和纵容。

就有公卿来到董卓的马头，说：“我奉诏，叫士兵后退，不得进城。”

董卓喝道：“你们这些大臣，不能匡正国家，闹成这样乱，还退什么退！”

公卿没办法，只要由着董卓。遇上，董卓的兵进了城。

“昨天是怎么个情况啊？”董卓抱着九岁的小孩陈留王刘协，问他。

刘协就把事情的原原委委，自初至终，一点都没遗失地讲了，还加了好多生动的象声词。

董卓大喜，这个王美人的儿子比皇帝聪颖多了，于是就有了废掉皇帝，改立刘协的心思。

董卓为什么要这么做。须知，这么做，肯定会引发朝廷内部大乱斗，他何必冒险这么干呢？

刘协因为没妈，是汉灵帝的母亲董老师（不是董新宇）养大的。如果刘协当皇帝，那等于是董太后的孙子。而董卓也姓董，想办法总能划成董太后的亲戚。

那么，作为外戚，董卓当大将军，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有人说，董卓想换皇帝，就是因为这样自己可以当外戚大将军。

这其实分析得不通。

外戚大将军，能有特权，是因为有皇后或皇太后撑腰，一般当皇太后死了之后，大将军都很快倒台。现在董太后已经死了，那还有什么用。

岗位的权力不是来自其等级，而是其实际关系。

那么，现在何太后称制，是最高权力者。如果董卓换皇帝，是为了从而废掉何太后呢？

其实，她作为前皇帝的正妻，其正统地位比汉灵帝的庶子刘协还高。换了皇帝，她也是太后。实际上，由她认养的人才是皇上，而不是相反。

所以，以上两种说法，说服力都不足。

董卓要换皇帝，就是因为刘辩无行，连汉灵帝都讨厌他。而刘协聪明可爱，岁数小也好控制。

情感因素，完全可以使人做出决策。不是什么都要老谋深算地理性分析一下。就是喜欢刘协。怎么啦。

董卓带来的兵并不多，只有三千步骑兵。但是董卓这人狡猾异常，每过四五天，就半夜派遣一部分从四门偷着出去，第二天再旌旗招展地敲着鼓进来，一边走一边嚷嚷：“西兵又来增援啦！”

洛阳城里的官民都被忽悠了，纷纷传说：董卓的兵不可胜数。

他的兵，是凉州汉人和羌人构成的。

大将军何进从前的部将士兵，这时候无所依靠，就纷纷去投奔了董卓。

按理说，他们可以去投奔司隶校尉袁绍，为什么去找董卓呢？

董卓带的兵，在一起的日子久了，互相有私人感情。按他自己拒绝把兵交给皇甫嵩时上表说，自己掌兵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蓄养之恩”，所以不愿意交兵出去。这虽然是托词，但也可见给董卓当兵，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蓄养”的。

他跟着中郎将张奂讨并州（或者是凉州）叛羌那次，因为得胜，被赏赐了九千匹缣（这种丝专用于赏赐）。他都分给了下属兵将，自己一点没留。

这也是“好侠”的仗义疏财的习气使然。

袁绍也是好游侠，结交照顾天下士人，那些来拜见他的人整天车子都堵满了家门巷道。虽然也是士不分贵贱，都善待，但毕竟不太会和“兵子”接触。

士兵和小的将吏们，看得只是好处。董卓善爱兵，应该是何进的兵跑去投奔他的原因之一。

而且，董卓是前将军，是武官系统的，大将军的兵跑去找低一级的前将军，接受领导，也比较自然。

袁绍是这时候唯一能与董卓抗衡的。他刚被何进提拔为司隶校尉，就是司隶州的州长，对京城地区有军事管控和稽查百官的权力。

袁绍此前是西园御林军的中军校尉，控制着部分西园御林军。西园御林军的老大蹇硕被何进杀死后，这只军队应该就归属了何进。但如今，这只军队是跑去投奔董卓了，还是部分依旧在袁绍手中，史料没说。

总之，袁绍手中也是有若干兵的。

此前，何进派出部将鲍信去外州募兵。鲍信这时候回来了，对袁绍说：

“如今董卓拥有强兵，心怀异志，你不早图谋他，反被他所制。趁着他们西兵初来疲劳，一次偷袭就能擒拿到董卓的。”

袁绍心里怕着董卓，思前想后不敢发兵。

鲍信看袁绍如此无能，就辞职回老家抱着小妾避祸去了。

过了两天，董卓把袁绍请来商议国家大事。

董卓兴致勃勃地说：“如今皇帝（刘辩）愚蠢暗弱，不够资格当万乘之君。陈留王（刘协）比他聪颖晓事多了，我打算改立陈留王为皇帝。”

“皇上岁数还小，富于春秋，没有什么不善之事，天下人也不觉得哪里不好。”袁绍反对，“而且他是嫡长子，如果要换成庶出的，怕众人会反对啊。”

无缘无故，换什么皇帝啊。袁绍没想到董卓这么难搞，也后悔叫他来了。

董卓不乐了，脸立刻冷硬下来，一按佩刀，嚷道：“你这竖子想怎么着！天下的事情，岂不都在我，我要怎么样，谁敢议论，谁敢不接受！你觉得我的刀不快吗？”

袁绍怒了，腾地站起来，叫道：“天下健者，岂只有你董公吗！”

说完，手横佩刀，拱手长揖，转身而出。

袁绍也是好游侠的，那也是要“立气势，作威福”，急了就拔刀的。

董卓号“健侠”，健儿就是能打的人。袁绍这里说，我也是健者。

空气已经静止到了易碎的地步。似乎健侠要和健者比健了。

流行的词是随着时代变的，当时的“健”，就是能打的意思，就相当于现在说的“大侠”。比如汉灵帝觉得蹇硕“壮健”而叫他做了上军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

望着袁绍横刀长揖而出，董卓也被镇住了。

袁绍出来以后，知道董卓饶不了他，立刻收拾了家眷，当天逃离洛阳去了河北冀州。

董卓看袁绍跑了，就要下令州郡购求袁绍的人头。

下诏的事，当然得走行政程序。

朝臣中也有跟董卓素来相好的。

侍中周毖，是荡寇将军周慎的儿子。周慎也是凉州武威人，跟董卓是老乡。在张温那次六军西征中，周慎跟董卓是不错的战友。因为有老乡加战友的关系，董卓对周慎这个在朝的儿子，是很信任和喜欢的。

后来，董卓很快叫周毖做了吏曹尚书，负责选官。周毖虽然是军官的儿子，但是在洛阳久了，跟士大夫交接认识得多。通过他，董卓可以笼络中原群士，所以叫他当“组织部长”，非常信爱他。

汝南人伍琼，力能兼人，也属于豪侠之士，最初被何进征辟为大将军府属官，后又升迁。董卓爱游侠，所以也喜欢他。提拔他做了城门校尉。

但是这个伍琼，跟袁绍是同乡。袁绍也“好侠，与张邈、伍琼、许攸、何颀、吴子卿等为奔走之友”。伍琼是袁绍的五个游侠朋友之一。

董卓这时候，刚刚叫人上表罢免了现有的司空，自己做了司空，兼前将军。作为三公之一，司空府自己开府，也就是自己置官员。

南阳郡人何颀，是司空府既有的官员。他虽然不能打，但仗义疏财，从前和袁绍一起救济受迫害的士人，又为友报仇，也算是侠。他是袁绍五个“奔走之友”之一。于是，董卓也喜欢这样的人，就把他从司空府的官员，提拔为司空府长史。

司空府长史的官，是很大的了，等于是日常事务一把手。这样的重要岗位，董卓没有安排自己的部将心腹当，而是从现有的司空府官员中选了何颀当。

对于司空府来讲，不但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反倒是继续用了老人。

同样，城门校尉，管洛阳十二所城门，比两千石，也是关键岗位，更适合用自己的部将做。但董卓用了刚才说的洛阳城中的既有官员伍琼。

董卓是有意识地让人看到自己公正无私，而且能任用公认有名或胜任的人。而宁可不用自己的私人。

他认为尽量克制自己，按照规矩来，能得到京城士大夫圈的拥护。

但是，你表明诚意，不等于人家一定接纳你。

没想到的是，伍琼、何颙这两个因为有侠气而被董卓喜欢的人，其实都是袁绍从前好游侠时的奔走之友——整天在一起混的。

因为董卓和袁绍有相同气质，所以就有了交叉的朋友圈。不知是董卓以前就认识他俩，还是来了之后比较赏识，或者是周毖向他推荐的。总之是用了。

伍琼、何颙都暗中替袁绍考虑。

周毖作为凉州人，周慎的儿子，到底是暗中爱袁绍，还是忠于董卓，待会再说。我认为他是只忠于董卓的。

于是，周毖、伍琼、何颙三人就去劝董卓。

“袁氏一家，树恩四世（连续四代做三公，给下面人好处很多），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倘若他被逼急了，就收聚豪杰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函谷关以东非公所有啦。不如安抚他，拜他个郡守，他高兴于自己免罪了，这样也就无患害了。”

袁绍能折节下士，士人来追随他的很多，再加上袁氏公族自身门生故吏很多。那总体影响力就很大的。

这三个劝说的人，其中伍琼、何颙这两个侠，是有意向着袁绍的。

董卓因为信爱他们，于是就傻乎乎地同意了，下诏拜袁绍为冀州渤海郡的郡守（冀州有九个郡）。

根本上也是因为，董卓对中原士大夫，是想抱着和解和融入的态度。毕竟，自己的爸爸也是在颍川当过官的，咱都不是外人。

他没料到的是，袁绍的志向和野心，可是大极了，是任何官职都收买不了的。

袁绍于是跑去渤海郡上任。

如果袁绍就安心做个地方官，以董卓在京城的管理，天下大概也是照旧那么过，不至于怎么样。

但是，袁绍完全不能安生。看重董卓鸠占鹊巢，袁绍气得鼓鼓地，每天赶紧忙着“奔走”，串联各州郡的熟人。

袁绍朋友圈里还有个南阳人许攸，也是侠气的奔走之友，这时候和逢纪一起，连忙从洛阳逃走，也跟着袁绍去了冀州。

董卓见反对派袁绍已经跑了，于是打算干大事了。

时间移到九月，连下了三个月的大雨，渐渐接近了尾声，董卓在朝堂上挑头说，现在天子暗弱，不足以奉宗庙，为天下之主。我就想，依前朝霍光故事，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你们觉得如何！

群臣脑子都嗡的一下，公卿百官都不敢说话。

董卓又大声说道：“到底有没有意见。好，从前霍光废掉昌邑王，杜延年在旁边按剑而立。现在也是一样，有敢不同意的，都军法从事。都同意吗！”

尚书卢植气坏了，他学问最大，就抗声说道：

“昌邑王的情况，他当时被接来当皇帝，才二十七天，错误就犯了一千多条，所以霍光废了他，改立了宣帝。但是皇上现在并无失德之处，不好类比昌邑王。”

一座群臣全都振动，望着卢植。

董卓气坏了，当着这么多人，既然是讨论，也不能不许人家反对。既然有反对，达不成共识，于是散会。

回去之后，董卓就要杀卢植。

文化人蔡邕，从前因为上表骂宦官，被废为平民了。司空董卓本来是军人，但来洛阳了，有意跟中原士大夫结好，就征辟他做司空府祭酒。作为三公，三公府可以直接征辟人来本府做官。

然后，又三天中一天升一个岗，三天升为尚书台的尚书，直至左中郎将。

董卓对士大夫，那比宦官们对士人，是好太多了。从前宦官是禁锢名士家族，都不许他们当官。

蔡邕深受董卓亲近，赶紧给卢植求情，说这是海内大儒，杀了不吉利。

董卓信任这些士人——就跟前面信任周毖等人一样，于是，只把卢植免官。

卢植下岗回家，不久老死山林。

现在没有反对的人，于是下一次在崇德殿大会群臣，终于顺利地把皇帝换了。

至于给皇帝刘辩的罪名，也很有趣，就是不孝。不孝的证据，就是给老爸汉灵帝守丧期间不好好哭，守丧期间还和女人乱搞，都传出去了！

而刘协的好处，除了长得好，丰下兑上，长得水滴形的脸，像图画上大圣人尧一样（有尧图之表，下巴宽脑门尖），再有就是给爸爸哭丧哭得很好（居丧哀戚）。

所以东汉以孝治天下，就有了这个好处。

理论方面，也找出了春秋大义。“从前祭足废了老大公子忽而立小的公子突，《春秋》一书褒奖称赞之。”那董卓和郑国大臣祭足一样，所以是没错的了。

皇帝刘辩（十四岁）腰间的印绶解下来。

王美人的儿子陈留王刘协（九岁），成为汉献帝。

何太后，也逼着“还政”了。

还政可以，但依旧是太后啊。

但太后犯错了，就应该可以惩罚吧。于是没过几天，九月丙子，董卓给何太后找了个罪名——以前她毒害了董奶奶。于是废掉何太后，然后把她用鸩酒毒死。

何太后是怎么败的呢？

何太后和刘辩，是靠着两只势力。一是宦官张让等人的死保，使她坐稳了皇后位；另一拨势力是外戚，也就是她哥哥大将军何进。

外戚和宦官，是巩固何太后母子的两大基石，从前汉灵帝都奈何不得她们母子。

外戚和宦官，像两支台柱，巩固着新皇帝刘辩的地位。

袁绍极力怂恿外戚（何进）与宦官互斗，导致双方同归于尽。

袁绍能成功挑起外戚和宦官之间的火并，成功的一招在于召了州郡猛将，以何进名义召这些猛将进发来诛宦官，从而成功地激化了外戚和宦官之间的矛盾。此前，二者都比较保守，多次通过何太后的调停而寻求和解，但是州郡猛将一事，激化了二者矛盾。

对于一个非开国皇帝而言，外戚或者宦官虽然有误害天下的嫌疑，却是皇帝客观上必须依靠的两只力量。

宦官的权力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算是皇权的办事处。皇后在皇帝死后，是准皇帝，具有正统性，大臣们也认这个。所以外戚，就是准皇权的办事处。

这两股力量，对皇权的忠诚度，其实高于大臣们。

宦官、外戚、朝臣三股势力，互相制约，可能保证皇帝永远处在绝对权力的位子上。

如今，宦官、外戚势力均亡，朝臣的势力激增。

但是，朝臣之间也可以和平斗争，不该弄刀弄枪。但董卓拥有私人依附性很强的军队，而且和袁绍都是游侠脾气。互相不以武力竞争，而搞和平斗争，怕是不可能了。

第十一章

汉献帝刘协时期

董卓的改革

汉献帝新立，新的皇帝下面，得有新的三公九卿啊。董卓就提拔任用了一些名士。名士的意思，不是写诗、文学好的近代意义上的“名士”，而是官员中口碑好，名声大的。擢引他们可以给自己带来进贤的名声，也可以获得士大夫圈的拥护。这是他的初衷。

至于具体的人选，则是吏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何琼和司空府长史何颙给推荐。

豫州牧黄琬，是故太尉黄琼的儿子，在地方官中政绩第一，于是提拔为太尉。太中大夫杨彪提拔为司徒，隐士、《易经》大家荀爽（荀淑的儿子）被提拔为司空。荀爽本来是个老百姓，直接一步升天当了三公。

当然，也是走了形式上的程序，先任命为中级的地方官，他赴任路上不等到岗，就发来提拔的新任命。三个月时间内，提拔为了司空。

这是新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名望很高的刘虞被提拔为大司马。这是比三公还高的官。当然董卓自己则又当了相国。

从前，被宦官禁锢不许当官的党人，比如陈纪、韩融之徒，都提拔为九卿。这是九卿。

“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升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牧，孔胄为豫州牧，张咨为南阳太守，张邈为陈留郡太守。这是地方官。陈留是兖州的大郡，南阳是荆州的大郡，都是离洛阳很近的，人口都近百万的。而董卓自己的私人，则并不置于显位，而只做将校罢了。

这种“公正”的心还真不知对董卓是利还是不利。

在汉灵帝初期搞政变攻宦官的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也给他们平了反。子孙提拔任用为官。又批准三公九卿以下到黄门侍郎的级别，每家一个名额，到宫里做事，具体担任郎的职务，替代已经消失的宦官。这意味着又解决了一批人的出路，受益者也是百官。

这些政策，至少是行政用人政策，可谓是显著的革新。

董卓的军兵，则是个麻烦。

洛阳往东有个小城，叫阳城。养成人正在社里搞聚会。董卓的大兵忽然到了，四面围住，把老百姓分成男女两堆，男的全部砍掉脑袋，女的捆起来，装在老百姓自己的车上，连同老百姓的牛啊、酒啊、肉啊、财物啊，都装在车上拉走。

他们把砍掉的男人头颅都挂在车辕上，嚷嚷着攻贼大胜，朝洛阳城开回去了。贼。指的就是叛民，比如黄巾也被称为贼。

开城进去以后，又把这些人头点火焚烧，把哭喊着的妇女们都配给了军士。

这是因为董卓兵的构成，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也就是其中很多是羌人、胡人。所以这些人及其野蛮。连董卓上表拒绝交兵时都说他们是“狗心”。

这些人跑到京城来了，怎么可能安分得了。

而董卓又需要借助他们。这些人从老远的凉州或者说关中的军屯穿山越岭地来了，严管的话，纷纷都跑了怎么办？最主要的事，这件事情的时间，可能是在后来。具体待会再说。

这些士兵乃至跑到宫中，奸淫宫女。

而比《三国志》晚一百年的成书的《后汉书》，则说洛阳里边的富户很多，士兵也进去抢和奸淫，管这个叫“搜牢”。这一条的可信性怎么样，也不知道了。同时还说何太后被下葬，要合葬在她老公汉灵帝的陵里。开陵的时候，顺便把汉灵帝坟里的宝贝都给抢了。

到了次年一月，董卓任命的那些州刺史和郡守，韩馥、刘岱、孔胄、张邈（他就是袁绍的任侠朋友）、张咨，到了地方，也准备得可以了，于是在袁绍的招呼下，还有他们下面的郡守，合计三州六个郡，九家州郡长官，一起带兵开始讨伐董卓了。

这些用的不算什么义军，而就是地方郡县兵，以及部分新招募的，总计数十万。

董卓气急败坏，把周毖、伍琼叫来，骂道：“你们劝我用善士，所以听你们的。可是这些人一到官，就举兵反我。你们俩卖了我啊。我有什么对不起的。”

于是，把二人斩了。

董卓认为周毖是出卖自己，但周毖到底是不是，则是史料没以第三方口气说是与不是。而伍琼、何颙确实是袁绍的“奔走之友”。

司空府长史何颙，则和新任命的司空荀爽一起暗中要谋杀董卓，结果荀爽病死了。何颙因事泄被杀。

董卓收买人心的计划，完全失败。士大夫们，就是不给他面子。士大夫不相信一个来自凉州的军将，能解决现在天下的问题。

对于洛阳来讲，往北过黄河是冀州（在河北省中部南部），向东是兖州（河南省东部），向南和东南是豫州以及南阳郡（属于荆州）。这三个方向的大州，州牧都是周毖他们推荐的，结果反全。

这样造成的形势，对董卓的威胁是很大的。可以说，用人失误的代价极大。

而且，反叛来得这么快，也很奇怪。八月董卓入洛阳，九月换的皇上，十月董卓做的相国，十二月新任命的三公（州郡长官大体也是这时到岗），十二月曹操先反，次年正月，讨董联军就发动了。

即便董卓无道，地方上也不会这么快就民不聊生啊。也不会有民众起义啊。既然董卓任命了这么好的人当三公九卿，这三州长官也是名士，怎么会立刻民不聊生呢？

所以，这次讨董卓，只能是出于政治原因。

出于政治目的，袁绍召集州郡讨伐董卓，反倒快速导致了民不聊生、中原人口流散，以及朝廷的权威和地方秩序瓦解。从这个角度说，袁绍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或者一部分政治圈子的利益，不惜祸患全国。

以冀州牧韩馥为例，实际上是不愿意袁绍起兵的。袁绍作为渤海郡守，是他的下级。韩馥派人去到渤海郡，进行制止，拦住了袁绍。

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就假做了京城三公的信（一说诏书）发来，说叫起兵。而信中说的原因，则只是董卓想篡位，威逼皇上，请大家来救。全是政治原因。

韩馥还想看看其它州的情况。下面人说，我们起兵晚了，功就小了。显然，这只是为了争政治功劳。

于是，韩馥也就宣布本州起兵。

总之，不是非反不可。更到不了董卓已经荼毒天下的地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董卓再坏，几个月的时间，也毒害不到天下啊。何况还提拔了中央和地方那么多好官。

从前王莽无道，那也是搞了好几年，因为打匈奴带来民众负担加大，各地才有叛乱。董卓这时不可能有多少罪恶。

就算董卓想横征暴敛，几个月时间，也来不及运送多少东西。

董卓确实发行了取代五铢钱的小钱，导致通货膨胀，那实际上按《后汉书》记载是在州郡于正月起兵后的六月份，按《三国志》记载则是更晚的董卓去到长安后。正是战争促使董卓不得不多发小钱，以采购军资。正是战争，导致了恶劣的社会灾难。

如果是这样，袁绍和这些州郡长官，比董卓还不理智。而董卓，看到起兵，自然也从此也寒了心，后面开始本性暴露。比如，正月，州郡起兵，二月，董卓就迁都去了长安。三月百姓到长安后，这边就把洛阳的宫室民房都烧了，挖了陵墓。

从军事角度来讲，州郡兵占了洛阳，则会成为一个牢固的大据点。

而上面说的阳城人被董卓士兵屠杀，史书记载是“二月社”（春社聚会），那其实是在正月联军起兵后。当时已经呈和州郡联军对战状态，杀良冒功，自然是会有的。

史书《董卓传》上，把董卓用人的善政写了一自然段，然后把各条罪恶集中写了一自然段，不分时间前后。这样就鼻子眉毛一起抓。也体现不出他在头半年和后来的区别。

实际上，烧洛阳、挖陵墓、发行小钱、杀阳人城百姓，都是在战争爆发后。而之前，找不到大到足以值得来讨伐他的罪恶。在兴平六年这小半年中，董卓被记录下来的都是用人方面的“善政”。

那么，就有一个疑问，如果董卓不是那么坏，那么州郡长官怎么能让郡县兵都去打他呢？即便州郡长官想打，但是士兵和民众不跟着，也打不起来啊。而如果董卓没对天下社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吏民怎么会跟着打他呢？

当时，曹操从洛阳逃到陈留郡，当地一个富户叫卫兹，是个孝廉，家里有钱，资助曹操招兵。卫兹对曹操说：“乱生久矣，非兵无以整之。”

卫兹确实是个富户，他资助曹操招了五千兵。就像卫兹提示的，州郡动兵，有更深的社会原因。天下人早就不满意了，人们想要的，就是对国家的一种重塑，而

现在的董卓只是刚好给了他们一个行动的契机和口实罢了。不管董卓好不好，打他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是对天下重新“整之”。可以说，董卓只是做了箭靶子而已。

袁绍董卓大战中原

董卓带兵进洛阳，废了皇帝刘辩，改立了汉献帝。于是，次年，初平元年（190年），袁绍领导的州郡正式起兵，讨伐董卓，理由是董卓有废皇帝自立的野心。董卓一看，就把下岗的皇帝刘辩杀了，以免落为州郡的念想。然后，董卓先对王匡用兵，因为它离自己最近。

王匡本是何进的下属，董卓来了之后，把他任命为河内郡守（他本人和蔡邕是好朋友，也许是蔡邕保举的）。他所在的河内郡，往西北就是白波贼势力区。对董卓威胁很大。

河内郡，隶属于司隶州，郡土是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一条。过河不远就是洛阳。

王匡带着郡兵和从老家泰山郡募来的兵，向南压在了黄河北岸的河阳津。

董卓有脑子，派一股疑兵大模大样地从平阴渡口过河。精锐则绕从小平渡口过河，绕到了王匡军的后面，从后面攻击王匡的屁股，杀得王匡的军队几乎死光了。

是凡隔河交战往往都这么打，譬如范蠡和夫差的笠泽战役就是这么胜利的，选一主一次一真一假两个渡河口。

到了二月，董卓宣布迁都，老百姓都撤到西面的长安去。汉献帝也去。三月，人众到了长安。董卓把袁隗、袁基两家二十多口男女，也就诛杀了。

迁都的行为，也可以避免陕西东缘的白波贼南下到陕西关中，从而赌了董卓凉州兵与凉州连结的通路。如果不及早迁都，可能关中被白波贼占了。

毕竟，从洛阳盆地，到关中盆地，期间是数百里的山地（熊耳山脉和秦岭余脉），董卓兵难以从洛阳穿越这些山地同时顾及关中。有了长安的百官民众，可以厚实自己的后路。

等人们到长安了，董卓就把洛阳烧了，城外的陵墓都挖了，取了宝贝。

然后，董卓继续驻在洛阳，具体是郊外的毕圭苑，军队也屯驻这里。又有军队在其它各处布置，和联军继续交战。

所谓九路州郡联兵，其实是兖州、冀州、豫州三个州为主，其它的郡兵则是这三个州下面的一些郡。

具体来讲，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胄、兖州刺史刘岱，这是三家。冀州的渤海太守袁绍、兖州的陈留郡守张邈、兖州的东郡太守桥瑁、兖州山阳郡守袁遗、兖州济北国相鲍信，则是属于这三州中的郡守，也被各自列在史书上。

此外还有后将军袁术（下辖孙坚部）。

这实际上是洛阳以东、北、南的三个州的州郡兵。洛阳南是豫州和袁术的南阳郡。

而这三个最大的州长，韩馥、孔胄、刘岱，都是董卓刚刚任命的。

因为任命的是有声名的大名士，望族出身，所以没有什么军事能力。豫州刺史孔胄喜欢清谈，韩馥也是个长者。山阳郡守袁遗则是博览百籍、登高能赋。总之，三个州长并非军旅之才。于是不敢上前打董卓。

九家军队，分屯在中原的四个据点。其中，袁绍屯在河内郡。兖州来的刘岱，张邈、桥瑁、袁遗屯在兖州陈留郡的酸枣，有十几万人，是最盛大的一部。

豫州的州长孔胄，屯扎在豫州的颍川郡。

后将军袁术及其部将孙坚，屯扎在洛阳以东南部的南阳郡（位于豫州西）。

兖州州郡兵合屯的酸枣，是在河南中北部的延津，这里是黄河南岸，向东不太远，就可以进入荥阳、成皋为东口的豫西走廊山地。而洛阳就在豫州走廊中部的群山盆地间。

这条走廊，往北一路平行着的就是黄河。黄河以北，是河内郡，黄河以南，是河南郡（内含洛阳）。二者都属于司隶州。而兖州陈留郡就在其东部（开封等地区）。

酸枣属于陈留郡，兖州联军在这里，正是摆出进入走廊去洛阳的架势。

这里也属于陈留郡守张邈的地盘。

在酸枣的这十几万兖州兵，都怕着董卓，不肯前进。每天只是置酒高会而已。

孙坚的猛扑

当初，孙坚跟着张温西征之后，就又被任命为荆州长沙郡郡守。这次诸侯讨董卓，孙坚也从长沙郡带着郡兵北上来了。

孙坚起兵时，经过荆州刺史王叡的所在，从前王叡轻视孙坚，认为孙坚算是个武官，所以看不起，言谈举止中都表现出怠慢。于是孙坚出于私恨就杀了王叡。目的是报仇。

当时是有金子和银子的，也是作为货币，但用于大宗交易。王叡被孙坚逼着自杀，想什么方式好呢？就拿出块金子，刮出碎屑，冲水服下。

其实王叡也是想讨董卓的，但孙坚不管。

荆州有七个郡，占湖北、湖南两地。一看刺史没了，于是董卓又派去了刘表当新的荆州牧。

南阳郡是荆州最北部的一个郡，位于豫州的颍川郡西侧，也是中原河南的西南部了。南阳郡人口百万，是超级大郡。

袁术，董卓也拉拢他，封他为后将军。但袁术还是从洛阳逃出，去到南阳郡北部的鲁阳县待着。

南阳郡守张咨，也是名士，是董卓任命的。

对于袁术来讲，这时候首要的目的，就是弄到一个郡。可是，袁术却住在南阳郡北界上的小县，没有入郡。这表明，张咨不欢迎他。

这时候，孙坚一路北上，快到南阳郡了，有数万人。

袁术立刻做了这样一个行动：上表封孙坚为假中郎将。这一行为，结合孙坚后面的行为，就似乎好理解了。

孙坚到了南阳郡，张咨还很“晏然”，也不知道防备他。

这说明，张咨也是反董卓的。史料上也含糊地提到似乎张咨也是讨董卓的。

【董卓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

可是，张咨不肯给孙坚粮食。

张咨的心态最值得玩味。他也是要反董卓的，但也得兼顾自己的地盘。孙坚过境经过这里，我如果给他粮食，他吃个没够，不走了怎么办？

我不能让其它部队长期驻我地盘。所以，不给他粮，他饿急眼了，自然走。

至于袁术，在南阳郡呆在，我也不希望他过来。来了以后，南阳之众（众指军队）都归他指挥了怎么办？

于是，孙坚就以吃饭为名，叫来张咨。然后把他杀了。于是，一郡恐惧，再跟南阳要什么，无不给了。

然后孙坚引兵上到鲁阳县，跟袁绍相见。投奔了袁术。袁术因此拥有了南阳。俩人的结合，是一种双赢。荆州牧刘表见状，迫不得已，上表请封袁术为南阳郡守，承认袁术对南阳的拥有。

至于孙坚投袁术，主要是因为袁术是大牌，而孙坚不过是荆州一个边郡（长沙郡靠近蛮乱的边地了）郡守。

在孙坚进入南阳郡前，袁术就已经上表封他为假中郎将了。俩人的合作，在此之前就形成了。这样理解孙坚为什么敢杀张咨，就容易了。是与袁术的合谋。

鲁阳县是南阳郡北边界上的一个县，袁术待在这里，其孤单的样子可以想象。

袁术待在鲁阳，不能入郡，与南来的孙坚合谋，不是比较自然吗？

袁术又表封孙坚为豫州刺史。

朝廷管事的是董卓，按理说，这袁术是从洛阳偷着跑出的，董卓不会批他的上表，但是董卓为了拉拢孙坚，分化袁术与孙坚，就偏批准了。

还有一点，豫州刺史孔胄，也是董卓任命的，同时举兵反董卓的。以孙坚为刺史，可以把可恶的孔胄换掉。

董卓对孙坚抱有侥幸想法，毕竟以前是战友。

既然孙坚是豫州刺史了，随后袁术和他也控制了豫州的部分郡县。南阳郡东邻的是豫州的颍川郡，颍川郡守李旻就带军随孙坚行动。

这时候，州郡联兵，一直没有发起有效的大规模进攻。这也是因为，相比于凉州兵，他们的武器也差着劲儿，“坚甲利兵强弩之用又不如人”。

董卓对长史刘艾说：“关东军不能为也，就孙坚有点小敢，要小心，你跟诸将说一下。”

孙坚在鲁阳城整顿了一段时间，就和李旻一起（或者是分道）北上到梁县。这里是司隶州河南郡，河南郡有21县，含洛阳。梁县是其南部的一个县，在鲁阳北不过五十公里。

而袁术则在鲁阳，继续统领南阳。【“袁术屯鲁阳，尽得南阳之众”。】

孙坚在梁县东刚屯扎下来，董卓的部将徐荣、李蒙正在这一带纵横，当即朝他的寨子冲来。

孙坚部作战勇猛，但是跟徐荣、李蒙打，还是被杀得大败。孙坚上次是把印丢了，这次是头巾丢了。

他把头巾交给祖茂，后者带着引开追兵，孙坚得以逃跑。

他们收拾散兵，入屯到附近的阳人城。

至于凉州兵，确实非常残忍，抓住州郡联军的俘虏，就裹上布，灌上油，倒立着从脚点起来。这次孙坚手下的颍川太守最倒霉，被俘，则被用锅煮了。

羌胡兵的素质，就是这样的。其中的凉州汉民，因为习夷风，某种角度讲，也是生猛的。

董卓随及派胡轡，再次杀奔阳人城。结果被孙坚杀得大败，还枭了军中的都督华雄。

算是给被灌了热油的兄弟们解了气。

消息传到洛阳，董卓大惊。

董卓对老战友依旧抱有期望。于是派部将李傕跑去找孙坚讲和，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孙坚的孩子。

孙坚有四个孩子，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四个孩子很巧都姓孙。

“你家的孩子，想做哪里的郡守刺史，你上表给我就行。随便写。”李傕替董卓传言。

孙坚把李傕骂了一顿，威胁着要灭董卓三族，否则死不瞑目。

孙坚的特点就是一路猛冲，佛挡杀佛，将挡杀将，像火箭一样直逼董卓，救出皇上是唯一目标。

联军的内讧

大谷关是洛阳外山圈山丛中的八关之一，孙坚挺兵进到这里。

董卓亲自南下在皇家陵墓区与孙坚战斗，结果战败，董卓西撤到渑池。

这时候已经是下一年，初平二年四月，董卓留下诸将和军队，自己也西去了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分屯中原西部各重要据点。

“中郎将董越屯龟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其中，渑池、华阴，是在洛阳到长安的一路山地中的小平地，属于要地，在黄河以南。安邑在黄河以北的河东郡（山西省西南部）。这就守住了从洛阳西去的南北要道。

孙坚就踩着被火烧败的洛阳城内外的焦土，开进了洛阳。孙坚和一千人，走上残破的城头，望着夕阳照耀下的死尸和野狗东撒西撒的城外原野，不禁惆怅流泪。

随后，把城外被董卓盗挖的敞着大嘴的陵墓穴用土填平。

这时候，讨董盟主袁绍，和弟弟袁术，二袁不圆了。原因有二：

一是，自从董卓杀了袁隗、袁基两家，天下士人感念袁氏家门之祸，反倒更来投奔袁氏了。但是，去投奔袁绍的更多。袁术大嫉妒。

第二，袁绍谋划着叫刘虞当皇帝，写信寻求袁术支持。袁术也不同意，因为他自己也心怀大志，想当皇帝呢。于是就回信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拒绝。

豫州汝南郡是袁绍的老家，袁绍觉得这地方应该归我。老家人才很多，但是老家不在我手里，干部们能出来上班吗？就算出来，也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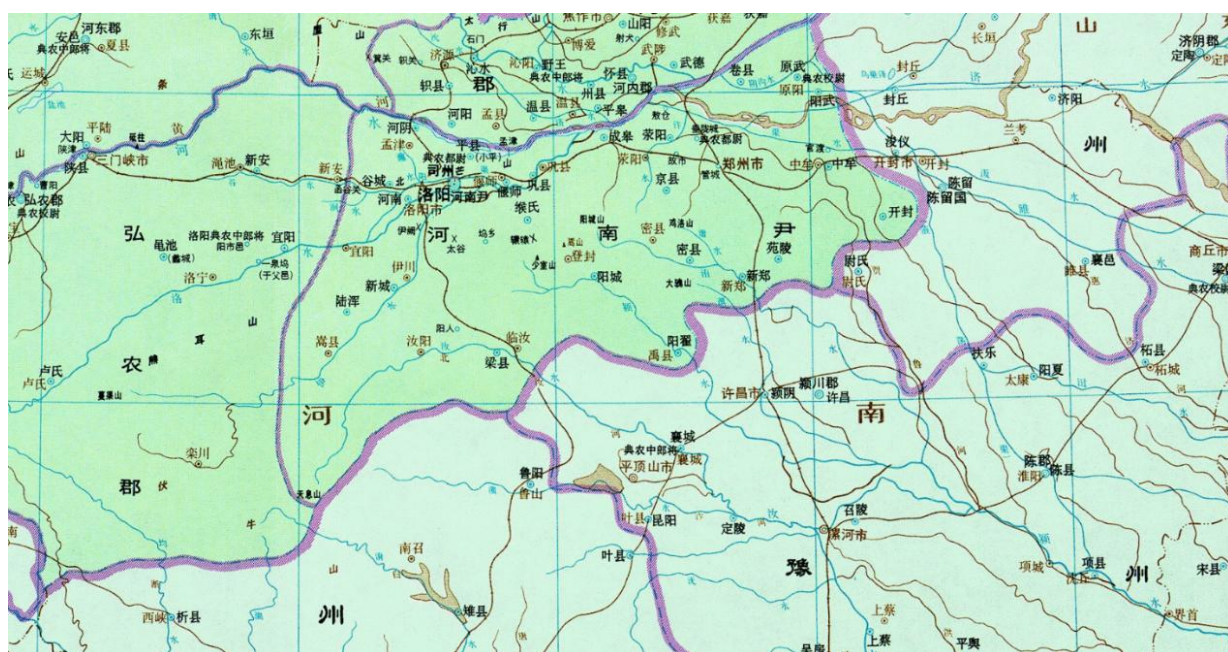
但是汉朝有“三互法”，本地人不能当本地州长郡守。所以，袁绍就封会稽周家三兄弟中的小弟周喁为豫州刺史，带着兵去袭取孙坚的豫州。

不管孙坚是在鲁阳还是阳城，豫州都在此地以西。所以说周喁是“袭取”。

孙坚这个气啊。

“本来都是同举义兵，以安汉室。董贼眼看要破，可是义兵同室操戈，我能跟谁去戮力向西呢？”

说完，孙坚又哭了，鼻涕和眼泪映照着城头的斜阳闪闪放光。



豫州汝南郡也是袁术的老家，同样基于“三互法”，袁术就叫部将孙坚领了豫州刺史。豫州在南阳郡以东，所以他俩此前就控制了这里。

袁术手上刚好有一只南方军团缺乏的部队。幽州牧刘虞曾经派下属中郎将公孙瓒的弟弟公孙越，带着一千骑兵，来增援袁术。

于是，袁术叫公孙越和孙坚一起，过去踢周喁。

俩人向西赶奔豫州，结果还是踢败了，公孙越还中了流箭，死了。

随后几次战斗，孙坚终于把周喁从豫州踢了出去。

周喁向东南，跑去投奔自己的九江郡守二哥周昂。后来，袁术又去打九江郡，杀跑了这俩。九江郡是扬州在江北的两个郡之一。

因为周喁的事，周、孙两家结怨。后来，赤壁之战前，曹操写檄文骂孙权，其中有说“周盛门户，无辜被戮”，其中“周”指周昕弟兄家，被孙权害了。周家是会稽郡的大姓，孙权忌惮，也是原因之一。

同样，这次袭取豫州的事，也是袁绍、袁术交恶的起点。

中原地区就是三个大州，豫州、兖州、司隶州和荆州的南阳郡。以洛阳为中心，这四块像风车的四个叶。

西南翅的南阳郡，东南赤的豫州，都归了袁术。东北翅的兖州是刘岱义军的地盘。

司隶州是中原中西部向西北方向延伸一直到陕西关中。其在在中原的部分就是河南郡（含洛阳）、弘农郡和河东郡。

董卓留下在布军都在弘农和河东郡。

按理说，袁绍的州郡联军应该向西杀奔弘农，解决李傕、董越这帮人。不然得话，他们随时会冲进兖州、豫州抄略。

但是，尽管州郡联兵没怎么打仗，战役的社会危害依然很大。几十万人要吃粮，也不免抄略，老百姓被搞得家空粮绝，很多人避乱去了南边的荆州和东边的徐州（都是汉朝的十三个州之一，州类似省）。

青州刺史焦和，也带着州兵向东来讨董卓。因为州郡兵长时间出去，州里空虚，于是青州又闹出了黄巾起义。焦和赶紧回来，但是讨伐不得力，因为他本人只会念咒退敌。于是青州的城邑被烧得处处都是废墟。

青州在山东省南部。随后青州黄巾就要流入兖州。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冀州。冀州西部的太行山地区趁着州里空虚，闹出了黑山贼。

这些，都成了促使州郡退兵的因素，更主要的是粮食吃完了。

于是，到了六七月，袁绍也宣布州郡联军解散。

【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域。臣乃旋师，奉辞伐畔。】

为期一年半的讨董战争，就此结束。

董卓到了长安，开始执行恐怖政策，主要是吓唬百官。

他还记着以前西征的时候，张温不肯听他的意见呢。因为忌恨张温，就把张温活活笞杀了。

吕布的开局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是一种无敌的存在。

陈宫说：“吕布壮士，善战无前。”那就是，前面没有能挡住他的人。

他善于骑马作战，弓马娴熟，号为“飞将”，就是和汉朝名将李广齐名，精于骑射。在射箭这方面，曾经有过“辕门射戟”的箭术展示，可谓三国第一箭法。如果使用这种骑射的模式，就算是关羽、张飞，不等靠近，可能就被吕布击发下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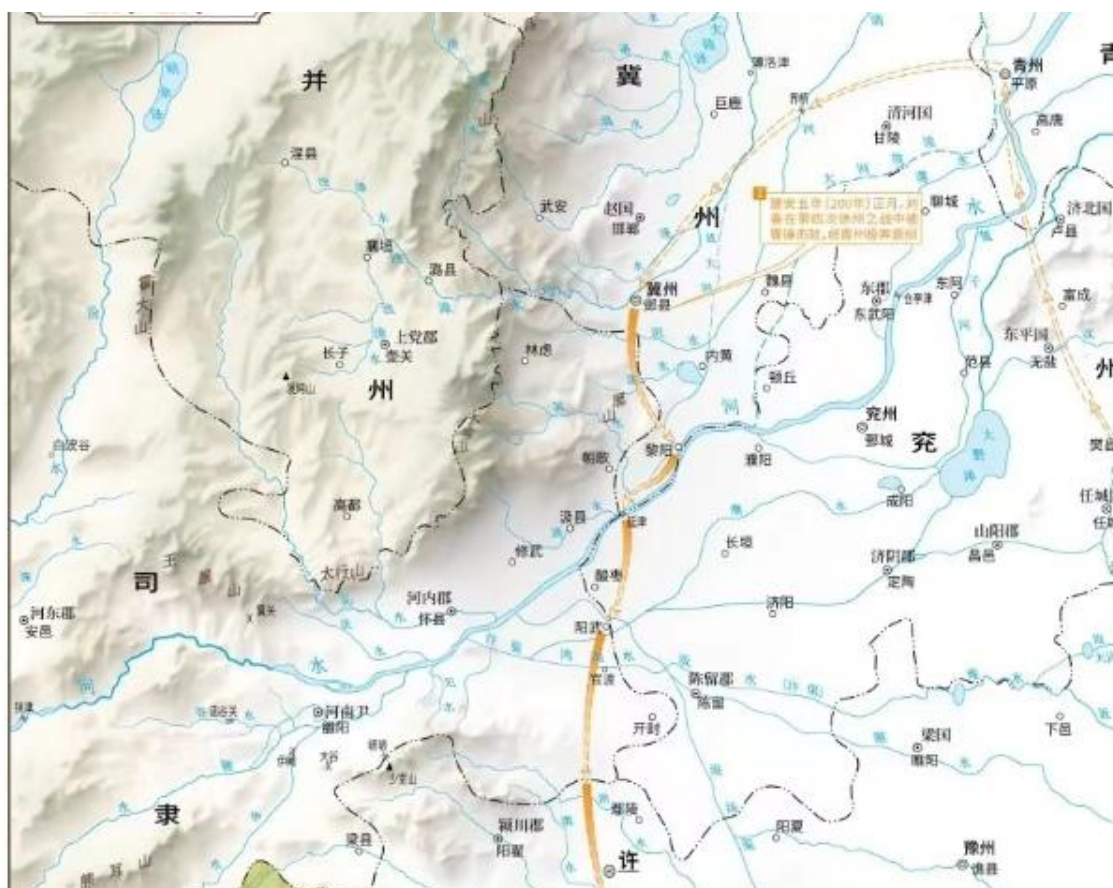
他更大的优势，是来自并州武将团。

在东汉末年，因为长期和鲜卑、匈奴、叛羌作战，就形成了三个边地军事力量，也就是幽州的公孙瓒，凉州的董卓，以及并州的吕布等诸将。

并州主要遭受南匈奴和鲜卑的寇犯，但也训练出了相应的“并州劲兵”，以铁骑突陷，俾睨天下。

并不是山西省整体都算是并州。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即山西省西南部的那两块相连的平原，则被划为河东郡，属于司隶州。也就是说，它属于中原的概念。单把山西省的山地，划为并州。这是有道理的，符合自然和文化属性。

后来的山西省区划之所以含了这两块小平地，而没有把它给河南省或陕西省，应该是出于防止陕西割据的目的，避免陕西和河南借助这块平地而打通。



吕布是并州的五原郡人（内蒙古包头），如果要争天下的话，吕布应该立足并州，充分利用既有的并州兵——毕竟边防军的战斗力相对内郡有很大优势。

但是吕布开局的第一招，就是把并州兵的统帅丁原，给杀了。

用吕布的部将高顺后来对吕布的忠告说，就是“将军举动，不肯详细”，也就是做决定有点草率。

要想充分理解吕布令杀丁原的事，需要先看看丁原的情况。其实，在丁原之前，有一个人做并州刺史，这人就是董卓。

董卓是凉州陇西郡的汉人，靠着勇武，做了本郡的武官，一直在凉州和叛羌战斗，后来又追随朝廷中郎将张奂打仗。具体是打凉州叛羌还是并州，史料给出矛盾的说法。

张奂是“凉州三明”之一的名将，是三边军事总负责人（“督幽、并、凉三州”），董卓跟随他的战役，不排除是在并州。

并州，还包括陕西省东北部的上郡和东部的西河郡，其中上郡也有叛羌。

朝廷又安排董卓做了并州刺史。那么，董卓肯定是在并州有活动的了。

到了黄巾起义时，董卓就改去当将军，去打黄巾，随后又去凉州打叛羌。这时候，就由丁原接任并州刺史。

丁原这个人，家族根基很浅，就是普通人家，但是善于战斗，文化水平不高。他当了并州刺史之后，手下除了吕布，还有两员知名的战将：张辽、张杨。这俩也都是并州人。张辽是并州雁门郡人（在太原郡北，大同地区），张杨是云中郡人（雁门郡以北山西与内蒙交接处）。而吕布和张杨关系很好。

黄巾起义后第五年，汉灵帝建了个西园御林军，以心腹宦官蹇硕做统领，士人袁绍、曹操是其中的部将。为了建这个军，还需要凑出兵将，于是按要求，并州刺史丁原把下面的张辽、张杨，都派去了洛阳，都带着部分兵，配置到了西园御林军中。

从这个事情来推测丁原和宦官的关系，也无法做出确切的结论，但他肯把张辽、张杨送去，可见至少对宦官还是比较殷切的。不然，送个二百五去凑数，就行了。

第二年，汉灵帝就病了。感觉这回没治了，他担心董卓，下诏把董卓改为并州牧。而与此同时，把并州刺史丁原改为骑都尉。骑都尉，是京城地区的皇宫宿卫羽

林军的骑兵长官。

董卓这时候驻扎在陕西关中西部，刚刚在陈仓打败新来进犯的叛羌首领王国（从凉州向东来的），斩首颇丰。按理说，他去并州上任，应该光身一个人去，诏书也是特意这么要求的。但董卓不傻，偏带着兵，呆在原地不动。

丁原改为骑都尉了，于是就带着兵，下到了洛阳以北的河内郡（属于司隶州）屯扎。这时候他的身边，带着吕布。

河内郡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是一个条地。

傍晚，吕布跨着赤兔马，在黄河曲岸上游动，看见对面遥远处，洛阳上空的夜色已经很深刻了，似乎还下着小雨。吕布听见远林外有失队的雁鸣，大雁南飞北飞，大雁注定只在迁移中获得它们的名字，我是不是注定在夜色的波晕里消磨水草浮萍般的一生。

他暗暗嗅到一股变动在潜滋暗长。

一两个月后，到了四月，洛阳城里边，汉灵帝死了。于是，大将军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合谋，先是杀掉了西园御林军的统帅宦官蹇硕，得了该军的控制权。然后，他们叫来张辽、张杨，叫他俩跑并州和河北招兵去。

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实力，以便对付宦官。

接着，何进、袁绍暗中命令董卓和丁原，带兵来洛阳，吓唬城里的宦官和太后。以此逼迫太后同意诛杀宦官。

丁原离得近，于是跟吕布渡过孟津，朝洛阳去了。董卓也从陕西关中，带着自己的凉州兵（三千多）来了。

来了一看，宦官和大将军何进，已经通过火并，双方人都死光了。城里就剩一个袁绍算是最有势力的了。

这时候，董卓就诱令吕布来杀丁原，从而兼并丁原的并州兵。

这时候，吕布该怎么决策呢？

首先，董卓曾经做过并州刺史，如今又被任命为并州牧。丁原原则上已经不是并州的长官了，而属于京师部队的骑兵长官。

从董卓的履历上看，曾经做过并州刺史，也参与过讨伐并州地区的羌胡的战役。所以他也有可能是认识吕布的。

吕布的一个选择是，保持并州人的独立性，帮着丁原进城，抢到朝廷控制权。另一个选择是投奔袁绍，还有一个是投奔董卓。后两种，都将一定程度地失去并州兵的独立性。

长远来讲，保持并州兵的独立性，自己争取取代丁原，成为并州军阀，这是最有利于争天下的。这是真正的军阀，因为他手上会有并州边防军作为政权基础。

相比于内地州郡长官自己招募的兵，边防军与他们的差别，就像职业拳击手与王八拳的挥舞者一样。

当然，并州这时候有白波贼的叛乱，有南匈奴的叛乱，部分地盘已经不在政府的实控中了。吕布以并州为基地，也是要扣除这些损失的。

但是，这时的白波贼也是善战部队，其中有员大将就是徐晃，自然也是并州人（山西洪洞县）。

吕布要想当并州老大，未来就要先引军平定这些势力。

董卓的部队，兵将来自凉州，部将李傕等人，几乎全是凉州籍的，士兵有凉州的汉人也有羌人，可能还有一些陕西关中的秦人。但凉州一些郡，也已经被叛羌占了。这一点，和并州是一样的。幽州也是类似。

从目前势力比较，董卓的凉州兵，总体势力肯定是大于并州系的丁原的，如果直接投奔董卓，以凉州、并州势力合并，吕布当即就可以获得较高地位和官职。但并州兵肯定就失去独立性，而从属于凉州人了。

吕布是选了一个省力、快捷的办法，于是杀了丁原，以并州兵投奔董卓。

可能他觉得以并州兵来独立奋斗，乃至经营并州，这意味着跟白波贼和匈奴作战，就像从前他一直做的那样，这是比较累人的吧。

他背着丁原的首级，骑着马，敲开了洛阳的大门。

于是，吕布当即就升了官，做了骑都尉，又升中郎将——生活条件明显转好了。

随及，张辽也募了一千多兵跑回来了。一看，自己的老夫没了。张辽也选择加入了董卓的领导。

张辽也归复了董卓，而没有对吕布杀丁原的行为提出异议，也没有说要给丁原报仇。可见丁原的政治立场或管理模式确实可能有问题，部将的人心不在丁原。

张杨回来的晚，这时候已经发现董卓无道了——因为他更换了皇帝，赶跑了袁绍。

于是张杨带兵屯扎在河内郡，摆出反董卓的态势，并且随及参加了袁绍组织的州郡联兵讨伐董卓。

吕布在州郡联军讨董卓时的表现

吕布投奔董卓后不久，就开始感到了失去了并州兵的独立性的弊端。那就是凉州兵开始欺负他。具体来讲，就是胡轸这个人。

这时候已经是州郡联军讨董卓的时期。胡轸是凉州人，被董卓任命为东郡太守，带着兵，向南去攻击讨董联军中的孙坚部。时间已是次年，初平元年。

胡轸是这五千军兵的大都督，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还有好几个，包括一名叫华雄的都督。华雄，虎体狼腰，豹头猿臂，是员长着一只美好人头的猛将。

而胡轸跟吕布关系不好，这当然很大程度是因为地域问题。

吕布这时候是中郎将，也不算很稀奇的官职。徐荣也中郎将，还有别人。

“中郎将董越屯龟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你看，这就好几个中郎将。

胡轸性急，预先宣言说：“这次出军，要当斩一个青绶，这样才整齐耳。”

诸都听了，都又恨又怕。青绶是九卿到郡守、中郎将等两千石级别的官员佩带的印上的青绶（公侯则是紫绶）。

吕布一听，这里边我就是中郎将青绶，你想用军法趁机杀我啊。

向南行军到了广成，离阳人城还有数十里，天色以晚，人马疲劳已极。这只军队，人不算太多，因为他的计划是偷袭。攻城本来就是难事，赤兔马也派不上用场。而突然掩袭是成本比起水攻更小的有效办法。

但它必须满足突然性。于是，做的计划就是，这时候要停下来在广成住宿。喂马吃饭，等半夜再进兵，投拂晓时抵达阳人而攻城，从而起到掩袭的效果。

但吕布等诸都督，对胡轸又恨又怕，打算坏胡轸的大事，吕布等人就宣言说：

“阳人城中的贼已经逃走，赶紧追他们，不然就全逃脱了。”

胡轸于是就不停了，在夜色中继续进军。又走了几十里，到了阳人城，一看孙坚的“贼”兵没有跑，而且城上守备设的甚多，不可掩袭了。

士兵因为过度行军，已经又饥又渴，后半夜赶到，必须休息了。按规矩，应该先扎营，挖壕沟，用挖出的土立起壁垒，再休息，这样才安全。

但实在太累，于是士兵直接解下皮甲，趴地上睡觉。

对着上面的高城，这样光着肚子卧着，是非常不安全的。

而吕布又宣言惊吓，到处嚷嚷：“城中贼出来了！城中贼出来了！”

军众一听，自知连个可以自卫的营围都没有，一下子吓坏了，军众扰乱奔走。皮甲也顾不上穿，马也没鞍子没法骑，军众撒腿就跑，满地都是。

一直跑了十几里，停下来，确定并没有什么贼兵，这时候天也亮了。

于是，胡轸气呼呼地招呼大家，又掉头回来。到了城下，拾取兵器，想进攻城。

孙坚这时早已发现敌情，赶紧加固城守。想以掩袭的方式攻城，已经做不到了。

只好带着军队回还。

孙坚得理不饶人，从城中追杀出来，把折腾了一宿没睡觉的胡轸军打得大败，当场活捉了都督华雄。

孙坚把华雄捆在中军鼓前，数落了一顿，枭首示众了。

在这次联军讨董卓的战役中，吕布的主要表现，就是这个。（当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事。）

吕布宁可坏掉一次战役，也要让胡轸失职，可见他和凉州将官的矛盾，是很深了。

而高顺说他“将军举动，不肯详细”，也印证在这里。毕竟孙坚军团是联军中最积极的一部，在联军诸将中，孙坚是少有的参加过对凉州叛羌作战的军官，董卓也对他点赞。刚刚，董卓部将徐荣在梁县把孙坚杀得元气大伤，孙坚退保阳人小城，这时候一鼓而击，可以摧毁孙坚。

为了董卓和吕布自己的大计，详细考虑的话，就不应该跟胡轸斗气。

吕布和胡轸的互恨，肯定主要是地域关系。对于文官来讲，他们还可以有统一的儒家文化做纽带，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共事和互相接受。

但是对于武将，能纽带他们的只有地域化的共同经历。他们基于地域上的相互认可或者不认可，就非常显著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体现。

为什么刺杀董卓

转到次年，192年，联军已经强弩之末，都不敢上前进攻，董卓也腻烦了。董卓就带着吕布等人，去了西边的长安——汉献帝和百官在之前已经被送去了。而李傕等董卓部将，分守在中原西部郡县，继续跟关东州郡干仗。

到了六月份，长安城，吕布展开了对董卓的刺杀行动。

促成这一行动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董卓拿吕布当“打鼹鼠”的游戏玩。董卓喜欢拿着兵器，朝连蹦再蹿、柔术非常高的吕布身上扔，直到吕布躲不过去为止。这才有趣，特别是酒后。

另一种说法是，一次吕布给董卓办什么事没办好，董卓大怒，拿手戟去投他。

不管是打鼹鼠还是投手戟，吕布都心里来气。

实际上，董卓这也是常见的一种管理之道：打自己的人，别人才会怕他。

当一个部门经理狠劲骂自己下属时，别的部门的人看了，一定怕他。

第二是，吕布跟董卓的一个女服务员偷情，生怕被董老板知道了杀自己。

不过，这虽然被记录在史书上，但有八卦的嫌疑。并不可靠。难道俩人不能通过私奔的方式解决与董先生的矛盾吗？

第三是，并州这时候出来一个可以当主心骨的人，就是王允。

王允此前当官的经历和名声都比较大，他也是并州人，性子刚直，从前敢于跟宦官对着干。他在京城和地方的政治影响力比较大，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时，他也是何进的心腹。

王允假意讨好董卓，从而被升为司徒，取代了不怎么听话的司徒杨彪。在董卓来长安前，听凭王允主持长安工作。王允和另几个大臣，谋划除掉董卓，以响应东方的袁绍。

王允和吕布都是并州人。这种地域老乡的人际关系，在东汉对于选官和交结，意义重大。是老乡，也就是“州里”，意味着可以信赖。人们对“州里”老乡，似乎都有义务。这一点，在董卓、曹操、袁绍等各大头那里，都是显著的案例。

东汉不搞科举制，而是地方和中央官员察举，这就形成了很强地政治家族地方化的色彩，州与州的隔膜，本州人之间的抱团，都很强。

于是，王允和吕布形成了联合。

其实，这三个因素中，最主要的还是州郡地域的因素。如果吕布和王允这些并州人抱团，就不会再受凉州人支配。

刺杀行动在当年六月完成了。

董卓的部曲将樊稠、李蒙就屯驻在长安附近，而其它诸将李傕等，屯驻在中原西部，与关中隔着潼关。

李傕（念觉，凉州北地郡人）、郭汜（凉州张掖郡人）、张济（凉州武威郡人），一听董卓（凉州陇西郡人）死了，是被王允、吕布给杀的，而王、吕二人都是并州人，于是李傕等人急了，把部队里边的并州人男女数百，都给杀了。

杀完之后，李傕等四人又后悔了，这种私自就杀官兵，算是作乱啊。又听说，朝廷那里，王允对董卓这些部将，都不赦免。

于是他们派人去到长安，找到王允，乞求赦免。王允不许。

这时候，吕布和王允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吕布建议赦免，又建议把董卓藏的宝贝，都给凉州兵发了，以讨好他们。毕竟，长安这里，是董卓势力控制区，城外也有董卓部曲兵。

王允战胜董卓后，豪大的脾气又恢复了，不肯。他的顾虑是，如果对这部凉州兵太好了，东方的袁绍等人会误解，从而敌视我们。

王允只把吕布当做一个剑客看，心里其实轻视他。

于是王允要求李傕这帮部队解散，从而对袁绍表现出自己的善意。至于李傕这些人，不赦免，按国法处置。

使者回来，李傕等四人都无奈了，朝廷不肯赦免我们。这时候，长安城内外又传出谣言，说要尽杀凉州人。

李傕等人干脆集结起兵力，朝长安杀过去。

司徒王允听说了，这才着急，于是把胡轸叫来。这胡轸也是凉州籍的，作为并州人，王允本来就讨厌他。于是，虽然这时候是求胡轸办事，王允还是不拿出温和的好脸色，而是瞪着眼说道：

“关东鼠子意欲何为？卿往呼之。”

叫胡轸去东面潼关，劝这些人投降。

结果胡轸去了，半路见到李傕，当即就跟劝李傕努力杀过来。

到了信丰县，并州人和凉州人展开恶战。胡轸带兵去到新丰迎战，结果上了战场，就投降了凉州老乡。

董卓的部将徐荣，也是生猛的，但他不是凉州人（是幽州的），于是去到新丰，奋勇力战，战死沙场——这可见，他平时也没少受凉州人排挤，跟吕布一样。

十几万凉州兵汇集到长安。

吕布因为杀董卓之功，已经被封为奋武将军，假节，仪比三司，封温侯，和王允共掌朝政，义不容辞，当即出城，与西凉军对战。

作为并州人的代表，吕布要跟凉州人过过手。

双方列开阵形，吕布一催赤兔马，喊道：“对面听着，都说你们西凉儿里，有个郭汜，名震关陇。如此乱打没有兴致，郭汜敢出来与我单挑，共决胜负否！”

郭汜是排名在李傕之后第二，确是西凉军第一猛将，听说吕布点名叫他，当即备感骄傲，应声而出。

双方各自约束军队后撤一百步，留出中间的空场。郭汜一催坐下马，举着超长的著名的西凉长矛，飞马就朝吕布冲来。吕布亦持长矛，乘赤兔马上前，与对方杀

在一处。两方马匹腾起烟尘。马上飞舞的兵器乒兵作响，格斗的双方，呼呼怪叫，声声高亢的啸叫刺人双耳，兵器的猛烈撞击更是揪心震胆。

双方斗到二十多分钟，那郭汜毕竟技逊一筹，被吕布瞅了个空当，一矛刺在了肚子上。郭汜暴叫一声，长矛也扔了。

后面的西凉兵一看，主将要没命啦，也不管游戏规则了，鸣央一群人催马就上来救郭汜。

于是，双方都撤了回去。

虽然单挑失败了，但是西凉兵并不守信用，次日又来攻城。

最终，城破。城内的官兵又在巷战中死伤不少。

吕布带着几百骑兵，以及张辽，喊王允跟着走。王允宁可殉国，不走了。

这使得吕布失去了割据并州的政治领袖。如果俩人继续合作，对并州诸将的号召力肯定大。

吕布的奋斗史

吕布没有守住长安，被李傕郭汜打了出来。他向东逃去。吕布出了关中之后，就陷入了迷茫。

这时候，东方的州郡联军，在讨伐董卓之后，趁机各自占地盘。如今，公孙瓒已经占有幽州，袁绍占有冀州也一年了，袁术占有豫州和南阳郡，曹操作为袁绍部将占有兖州。

属于并州人的地盘，只有张杨占了个河内郡。并州的太原郡、上党郡，已经被袁绍派外甥高干开始进入了。不过，袁绍也是刚在冀州立足，向西又隔着太行山的黑山贼，势必对并州有心无力。

而并州的河西郡，还和河东郡，则是白波贼的活动区。

吕布这时候，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按记录，他的书信上追忆，这时他的任务，是找东方州郡长官借兵，领着这些人杀奔长安，来解救皇上。

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先南下跑去了袁术的南阳郡，又北上跑去了袁绍的冀州。

这是吕布的身后，还跟着张辽。

吕布、张辽一行人跑到南阳郡袁术那里。在迁都长安后，董卓当时一高兴，就把京城里袁氏家族的人都杀了，包括袁术的哥哥一家。

吕布觉得自己替袁术杀死了有杀兄之仇的董卓，袁术一定会热烈欢迎自己，但袁术却厌恶吕布反复，不肯接纳。

史料上说袁术觉得他反复，因而不接纳。其实，袁术怎么想的，这么敏感具体的事情，几十百年后的史料作者怎么知道呢？估计也是他推测的。

吕布就北上冀州，去找袁绍。结果袁绍叫吕布去打黑山贼。黑山贼跟白波贼性质一样，只不过是在太行山内，其声势比并州西河郡的白波贼还大。

张燕本人轻功了得，军中号称飞燕。吕布则号称飞将，骑着赤兔马，带着亲信成廉、魏越几个傲气不要命的，陷锋突阵，每日多至三四次，次次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战败张燕。

张燕不能复振，躲入太行山。

但是很快，因为地域问题，跟袁绍下面的诸将闹崩了。吕布认为这些诸将都是互相靠关系包括姻亲关系介绍来的，不足为贵。于是看不起他们。他们就催着袁绍赶吕布走。

袁绍的部将，多数是冀州本地的，自然互相有利益和亲友关系，那肯定跟外来户吕布不能相容。

吕布只好向袁绍辞行。

如果吕布这样的英雄走了，未来难免就成了我的敌人了，袁绍派了三十个壮士，当夜准备以送行为名暗杀吕布。

这三十个壮士明早要送吕布，这时就先卧在帐子外睡觉（帐子虽大，但也装不了三十个啊）。

吕布找了个艺人，摆上筝，在上里面铮铮纵纵地弹，假装是自己在谈（吕布是有谋的，而且会弹琴）。

夜色如洗，吕布偷偷地揭开帐子门，钻出去了。唉，人穷了就是这样，在一座豪硕的城市下，连生命的大气都不敢多出。他望着外面的小河、疏树、月光和小河里碎银的星星。

到了夜半，这帮送行的人说，咱现在就送他上西天吧。于是抽出家伙，揭开帐门，进去朝着床和被子乱剁饺子馅。方才收刀跑回城里。

第二天，吕布上部了。

袁绍一看吕布没死。袁绍吓坏了，赶紧命令四门紧闭。

吕布没有报复的意思，一直南行而去了。

袁绍又命令群侠率众追赶。这些人都畏惧吕布，追上以后没有一个敢逼近的。只是给吕布当送行队伍罢了。

“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吕布的能力和名气都太大了，谁敢用他？都怕驾驭不了他。这是他的悲剧的根源。这种情势下，他只能自己干。

吕布去了河内郡张杨那里。

吕布随后的日子依旧过得不好。他后来去中原的兖州、徐州发展。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突破。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先向北把并州占了。

作为汉末三边将之一，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优势。

没有并州的边地和边军做家底，而是带着有限的人在中原跟人争地盘，吕布虽勇，也成了无源之水。东汉末年的三边将，董卓、吕布都已经出场，这时候要说的就是幽州边将公孙瓒了。

公孙瓒的五千白马义从

公孙瓒是河北人，幽州辽西郡令支县人。令支县，是唐山地区的卢龙县一带。公孙瓒还有一个唐山老乡，就是韩当——只不过他投奔了孙坚。

幽州有是一个郡，含河北省北部到辽宁和北部朝鲜。

公孙瓒的家令支（卢龙县）是平原向北进入燕山的地方。燕赵大地，山寒水薄，民生粗砺，所以燕赵儿女脾气火爆，好气任侠，古来属于“多慷慨悲歌之士”。

公孙瓒就特别能打，他使矛，而且矛两端都有矛刃。

河北水冽土厚，风高气寒，所以这里的人也带寒峻之气。

公孙瓒有个有点，就是嗓门特大，姿容也好，凭着美丽的男色，他被本辽西郡的太守看上了，把闺女嫁给了他。终于他凭本事吃饭，当上了幽州辽东属国的长史。

“属国”是边州的一个特殊的区划，特点是里边的异族民户多，也就是胡人多。长史是属国的军政一把手。

辽东属国和辽西郡正好对称，中间隔着辽河。辽西郡在山海关以内。辽东属国则是山海关以外，位于辽宁锦州地区，属于塞外。这里因此有很多辽东鲜卑。

鲜卑人的来历，是五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北方有所谓“三胡”——东胡、娄烦、林胡，到了秦汉之际，匈奴开始崛起，匈奴灭掉东胡，东胡余众逃到鲜卑山和乌丸山，分别得名为鲜卑人和乌丸人。如今，匈奴在汉朝的长期打击下，已经不行了，于是鲜卑和乌丸就昌盛起来。

自从匈奴败后，鲜卑人就填充了匈奴的地盘。东边到辽东乃至北朝鲜，西边直到敦煌，这一线往北，东西一万多里，都是鲜卑的地盘。对幽州、并州、凉州（甘肃）长期骚扰抄掠。

幽州、并州（山西省）、凉州中的边防战将，最有名的就分别是三州的公孙瓒、吕布、董卓了。但他们都是将，不是三州的行政长官。但他们势必都要做出大的事业，凭借着边军百炼的战力。

公孙瓒面对的是辽东鲜卑。一次他骑着马出塞，被数百鲜卑骑兵堵住了。他只有数十骑兵，连忙退到一个空亭障里，被鲜卑人从外面围住。公孙瓒叫大家主动冲出去，不然全得死在这里。于是带着骑士冲出亭，当即击杀数十鲜卑。鲜卑人一时惊慌不敢进逼，公孙瓒乘机冲杀出去，带着一半骑士活着逃了回来。

凭着自己大的身量和一柄长矛，公孙瓒此战后，吓得鲜卑人不敢轻易再进塞内。

乌丸人则没有鲜卑厉害，虽然历史上也曾经寇掠，但光武帝刘秀时，乌丸人请求讲和，到边郡内居住。

于是让他们住在幽州的右北平郡、辽西郡和辽东属国，三郡国自西向东排列，号称三郡乌丸。其中辽西郡的乌丸人众最多，辽西郡乌丸大人丘力居有五千多落人众，他们有自己的居住区，和汉人倒是相安无事。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次年，中平二年，凉州的羌人在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的带领下在凉州金城郡又叛乱了，司空、领车骑将军张温带着十几

万兵马向西去讨伐。十几万兵马，肯定好些是来自郡县兵。公孙瓒就带着乌丸铁骑三千兵，给前线送去。

这次，张温下面的部将有孙坚、董卓、陶谦、周慎等。

到了之后，因为粮饷老是拖欠着拿不到，这乌丸三千骑兵，一看政府差钱儿，就顾自骑着马跑回幽州来了。国家也拿他们没办法。

两年后，中平四年，幽州本地一个汉人叫张纯的，觉得乌丸骑兵违令撤回，这是他们有不听汉人话的意思了。就跑去见辽西郡乌丸大人丘力居。经过他的煽动，丘力居带着三郡乌丸，开始造反了，焚烧城市，劫掠汉民，进攻州治蓟城（北京）。

攻破这三郡中的诸城，所过无不残灭，人数有十几万，张纯干脆号称天子。

公孙瓒和各郡县长官都勉强抵抗。张纯又叫辽东属国的乌丸大人苏仆延带步骑兵五万，跟丘力居的兵一起，入侵到冀州、青州，杀害吏民。

叛乱持续到了下一年，中平五年冬天，公孙瓒在辽东属国石门大破丘力居的主力。

丘力居丢了妻子孩子出塞逃走。公孙瓒出塞深入追击，被丘力居等所围，二百多天，粮尽吃马，马尽煮弩和盾上的皮子，死者半数，敌人也熬不下去了，走奔辽东郡。

于是，封公孙瓒为降虏校尉，都亭侯，兼领辽东属国长史。辽东属国的乌丸贪至王（是乌丸大人下面若干户的头）一看公孙瓒厉害，而丘力居跑了，干脆率众投降，又加升公孙瓒为中郎将。

公孙瓒不知道，这时候跟乌丸人结了怨，未来这些人将狠狠敲他一棒。

公孙瓒与乌丸人作战，常骑白马，追无虚发，数战获捷，于是乌丸人都互相说：“当避白马。”

因为敌人怕白马，于是公孙瓒就专门弄出白马数千匹，选善射之士骑之驰骋，号称白马义从，跟董卓的湟中义从有一比。义从一般指归降汉朝的胡人，“慕义而从”的意思。

乌丸人还经常拿他的画像当靶子，射中就呼喊万岁。

公孙瓒跟乌丸接着打，同年，朝廷派来了和善的刘虞当幽州牧。刘虞是汉室宗亲。

刘虞执行相反的策略，减少屯兵，给予乌丸人赏赐，派人跟辽东属国的乌丸大人苏仆延和谈，希望他别去冀州、青州捣乱了，同时赏金购买张纯的人头。

丘力居拿了赏赐，高兴了，也从塞外回来，回到原居住区，形势基本缓和。

公孙瓒急了，就杀害乌丸使者，逼着乌丸人过来打。丘力居就把这情况告诉刘虞。刘虞一生气，撤了各个屯兵，把公孙瓒的步骑兵万人也迁到相对靠内的右北平郡（唐山地区，辽西郡以东）。

公孙瓒趁机在右北平，把刘虞发给乌丸人的赏赐给抄掠了，刘虞发一次，他就抄掠一次。

公孙瓒认为乌丸人反复不定，你这种抚的政策是不行的。“赏给他们财货，他们会更轻视大汉。”公孙瓒说。

于是，公孙瓒和刘虞就互相闹着别扭。次年中平六年，乌丸人终于不闹了，张纯的人头也被其下属砍了送来，刘虞上表朝廷。可是这年四月，汉灵帝就驾崩了。

也就在这几年期间，具体是黄巾起义后哪一年不确定，刘备带着关羽张飞，来投奔了公孙瓒。他俩都曾经都在卢植那里念书，因为是老同学的关系，公孙瓒收下了他们。

界桥大战

次年，汉献帝初平元年，袁绍自任盟主，发起了九家州郡讨董卓的中原大战。但是这次诸侯讨董卓的大战，幽州的公孙瓒没有去参加。

到了初平二年五六月间，讨董战役结束，袁绍就在中原给公孙瓒写信：“你向南攻打冀州韩馥，你帮我一下。”

河北省，一分为二，北部是幽州，南部是冀州。公孙瓒就带着一小部分兵，武装进入冀州北部，嚷嚷着是去打董卓，结果净打冀州的城了。

袁绍于是派人找冀州牧韩馥：“你是抗不住公孙瓒的，与其州被他占了，不如给袁绍。”

韩馥答应。袁绍这时候的正式官职，是冀州的一个郡守而已。但是袁绍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么一要，韩馥就答应了，因为他本人就是袁氏故吏。

于是，袁绍当了冀州牧，跟公孙瓒成了南北邻居。

这一天，赵云又来投奔公孙瓒。公孙瓒乐了，因为赵云是冀州常山郡人，就说：“你们州的人不都是喜欢袁本初吗？唯独就你迷途知返啊！”

赵云说：“不是，我听州里人议论，就去有仁政的地方，不是非得不喜欢袁绍而热爱将军你。”

结果，公孙瓒对幽州的政治家族，不算有仁政，经常砍他们脑袋——也就是衣冠之家的人的头。他喜欢提拔最基层的平民，比如买布的，卖雪糕的，卖卦的，总之，最低贱才好。

按照他的用人理念，那些大族给我当官，他们不觉得应该感谢，只有这小买布，提拔了，才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于是，他手下的政府官，都是小贩起来的。他还和卖布的李移子等人结拜为兄弟，以古人灌婴来作比。

赵云在冀州本来也是吏，有一定家族背景，兔死狐悲，一看公孙瓒老砍我们衣冠之族的脑袋，就找他说：“将军，我大哥死了，我回去奔丧。请假。”

赵云临走，手拉着在这里新认识的刘备：“这位大哥，有朝一日，我找你啊。”

赵云走后，刘备倒没有走。因为他本来就是卖鞋子的，而在公孙瓒这里，卖点东西是最有前途的。

就在同年，爆发了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盘河大战。这场战役中，按理说，公孙瓒应该毫无悬念地打败袁绍，但是他的白马义从，居然被袁绍的先锋官给破了。

公孙瓒大军下到冀州广宗的盘河的界桥以南，以三万步骑兵列成方阵：骑兵在两翼，各有五千余匹，中间是步兵方阵，最里边，白马义从数千骑之多。

白马义从分成左右两彪，左面的弯弓作势朝右面射，右面的弯弓作势朝左面射，用交叉火力网把中间最宝贵的骑着白马的长官公孙瓒保护其中。

公孙瓒素好乘白马。整个阵列，旌旗铠甲，光照天地。

袁绍看了，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于是叫来麴义。

麴义，是凉州金城郡人，他这时候在冀州做将官。大约他从前是皇甫嵩的部将。皇甫嵩平定冀州黄巾后又短期领冀州牧，所以他留在这里做将官。

能跟幽州兵对抗一下的，只有并州和凉州兵——这三州都是边州，在东汉历史上长期与鲜卑、乌丸打仗的。

袁绍叫麴义当先锋，给他八百人。

麴义带八百人在前面结成乌龟壳阵。这帮人都按着麴义的凉州战法，趴在地上，用大盾盖住自己，好像一地的海龟。

骑兵和突骑还有区别。突骑的打法是结阵冲锋，白马义从属于突骑，中原人罕见，不知怎么应对。

公孙瓒的数千骑兵冲过来了，仿佛海云翻滚，向海滩上的乌龟群压过去了，眼看变成一场暴风骤雨。乌龟们都静静不动，等敌骑横排只有数十步了，一起同时跳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

大量的战马，被这种奇怪的凉州战法给撞倒。群马挤在一堆，就方便用箭射他们了。两边的千张硬弩，联翩发射，白马义从的尸体堆积如丘。公孙瓒委任的冀州刺史严纲被阵斩。

公孙瓒本人再能打，在这样的战场上也并不重要。军队败到界桥，公孙瓒持矛反身再战，最终还是败回了幽州。

至于这场战役，起因在于公孙瓒的弟弟公孙越，从前带着一千骑兵被派去增援袁术，结果，袁绍叫周周喁去抢孙坚的豫州，公孙越还被周喁人射死了。所以公孙瓒怪罪在袁绍身上。

这次盘河之战前，公孙瓒把田楷、刘备派去了山东青州发展，从东南边对付冀州。所以，刘关张没有参加这次盘河之战。

至于赵云，应该没有参加这次战役。《三国演义》上也写了这场战役，赵云一枪刺去，刺杀了袁绍的先锋官麴义，从而扭转战局，公孙瓒军把袁绍杀败。演义根本改变了这场战役的胜负，本来是公孙瓒败，写成了因为赵云而公孙瓒胜。至于赵云在其中的出场，也是虚构。

公孙瓒能守住幽州吗？

公孙瓒是个枭雄，在败回幽州之后，他又几次与冀州之间往复战斗，中间也有胜利。不过这些史料都记载很少而且含糊，使人怀疑二者之间随后打的都不是正规战，而是以削弱对方地面经济基础为目的的抄略战。

这也是军阀的标识之一，除了其统治权力来自掌握的军队，还容忍军队对百姓的特权。

他的上司幽州牧刘虞嫌他穷兵黩武，老要出去跟袁绍抢滩，怕他成功之后就节制不住他了，于是不再许他出去打。公孙瓒不听。

俩人本来就有矛盾，因为从前对乌丸的政策分歧。两人交相给长安写信，告对方的壮。公孙瓒干脆在蓟城的旁边修了个“京”（也就是城），来防备刘虞。刘虞一看，你把城修到我办公室前面来了，气的不行。

初平四年冬，刘虞就带着数万兵来偷袭公孙瓒，他的下面的从事程绪劝阻：“你的兵不习战，而且打内战不好。”

刘虞把程绪斩首以徇，然后下令：“不要伤人，就杀公孙瓒一人而已。”

公孙瓒的部队都放散在外，城里没多少人，公孙瓒害怕了。结果刘虞这人特仁义，围攻的时候不好意思烧民房。

公孙瓒精选了几百人，顺风放火，直冲突之，从城墙洞冲出，把刘虞的数万人杀得大败。刘虞逃奔到居庸县，公孙瓒趁机占了他的治城蓟城（北京），然后出兵击破居庸县，抓了刘虞。

正好，汉献帝派段训来给刘虞加封食邑，一看刘虞被抓了，就问这是怎么回事。

公孙瓒就说刘虞以前联合袁绍等人想当皇帝。这是事实，当时袁绍在讨董卓时，是想立刘虞为皇帝，因为袁绍不认同董卓立的汉献帝。只是刘虞坚决不接受，回绝了袁绍使者。

于是，公孙瓒硬拉着天使段训，押着刘虞到蓟城的农贸市场准备杀掉。但又不杀，而是先坐下来对天祝咒说：“假若刘虞应该当天子，天就当下雨来救他。”

于是，段训只好坐在那儿，跟被拘着的刘虞，等了一天。

北京这地方也不爱下雨，于是一直到晚上都没下雨。公孙瓒说：“看来你不是天子了。”于是，砍了刘虞脑袋。自己做了幽州刺史。

砍自己上司的脑袋，是很不祥的事情，但这是三边将的共同特点，比如吕布砍了上级并州刺史，董卓砍了上级司空、车骑将军张温。

右北平郡无终县人田畴，好读书、击剑，是个奇人，二十二岁就知名。于是刘虞备礼请与他相见，辟他做了从事（州长专项助理）。

田畴出使长安，回来的时候，刘虞却已被公孙瓒所害。田畴就前去为刘虞痛哭，把天子给刘虞的报章在他墓前对着馒头给他念了一遍。

公孙瓒把田畴抓起来，问他报章里念的是什么。

田畴说：“恐怕没有对你的好话（这封是告状信）。刘公忠于朝廷，你杀了无罪之君（刘虞），又要杀我这守义之臣。（东汉地方政府也是君臣相称，延续了春秋战国的习惯），恐怕燕赵之士都将去跳海，没有一个肯事奉你！”

公孙瓒甚壮田畴之言，只好不敢杀之，把他囚起来，随后放了。

田畴带着宗族部曲，归隐徐无山中（右北平郡内，唐山地区，今名盘山），搞公平自治，人慕名前来，越聚越多，有五千多家。

同时，公孙瓒接着砍了大量“衣冠善士”的人头，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刘虞的政治基础。

【“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三国志》】

田畴的宗族有几百人，他也好读书，说明他应该算是“衣冠之家”。田畴能促成五千多家人追附他生活，可见这种衣冠之家的号召力。

幽州是边州，受胡人影响以及其它原因，幽州的经济产出不行，从前汉政府每年都要从青州、冀州调集两亿多钱物来补助幽州。对于这样的州，衣冠之家组织民众生产，是可以提高生产力的。

刘虞当政的时候，就“务宽”，发展农业和经济，一下子搞得不需要外州接济了。这也说明，对豪强大族们宽和，在农业商业方面都能带来勃发。

【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

而公孙瓒作为民粹派，打击衣冠老爷们，拔这些资本主义的根子，必然损害社会生产能力。

他提拔的那些人，在治民方面，还不如这些“衣冠善士”呢。他们“所在侵暴”，就是对大小户一通猛如虎地收割。

【“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自姓怨之。”】

所以，公孙瓒杀了刘虞后，得到全幽州，但是“百姓怨之”，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郡的人，都杀了公孙瓒派来的长官，响应刘虞的老部下。于是公孙瓒得到的大约只有半个州。

于是，刘虞的老部下州从事鲜于辅等人，结合了个别郡县兵，特别重要的是，又联合了鲜卑、乌丸数万人，汇攻公孙瓒。

公孙瓒派出渔阳太守邹丹领兵迎战，结果被愤怒的刀枪箭雨撂倒无数，邹丹也当场掉了脑袋。

两年后，兴平二年（195年），袁绍又派出骁将麴义前来进攻，和刘虞的儿子刘和、鲜于辅军队汇合一起。此前，乌丸峭王也感念刘虞的恩德，带着本部乌丸人和七千鲜卑骑兵，一起进攻。公孙瓒遭受三方面痛击，被斩首两万。

公孙瓒屡败，只好退保到自己新修的易京。

易京，在易水河畔（河北省易县），公孙瓒把它经营得像《指环王》里的魔鬼之城。麴义不能攻破，只好退去。

公孙瓒说：“从前我带着边防军打得那么厉害，就觉得天下可指麾而定，现在看来，不是我能决之的。且先固守休养。”

麾是类似马尾巴的东西，主将手里拿着的。以边州重将的军事战力，原以为拿麾一指，内州各个可下。可惜，有点轻敌和急躁。急于南下，内外树敌太多。

现在知道休战，有些晚了，公孙瓒非常孤立，能支持协同他的只有冀州的敌人——太行山贼张燕。

随后是旷年持久的易京攻守战。

易京周围有十重沟塹（就是壕沟），在每重沟塹的圈里，又列筑了五六丈高的京（多个），这样一圈沟塹，一圈京。

京的古字，就是人工筑起的夯土高台。从天空俯望，它们就像太阳系的十层明晃晃的行星轨道夹着大小行星。这些京上面，又合计有数千高楼（汉朝已经有楼了），屯驻诸将和兵卒。

公孙瓒的京在最里圈的沟塹里面，像个蚁后似的藏在最深处。

他本人的京台高达十丈。谁能跳下这深深的沟堑，再爬上沟堑，再仰攻高高的京台啊。

他的京台上又有宫墙，宫门是铁门，宫墙内照旧是高楼。

他似乎也信不过自己的部下了，所有七岁以上的男人不许进他的京墙，楼上楼下全是妇女。

建安三年，袁绍扫冀州全部军力，开到易京，进行了一年的围攻。

到了次年春，公孙瓒决定不能再进行消极防御，他发出书信，求救于黑山贼张燕。

飞贼张燕已经被袁绍剿杀得甚苦，这时龟缩在太行山里，得到书信答应领兵而来。

公孙瓒写信，计划是自己带着白马义从骑兵突围出去，与张燕汇合，一起跑去断袁绍的后路。只要断了袁绍的后路，袁绍只能从易京外围撤退。

他的副州长长史关靖却劝说道：“现在将士都已经土崩瓦解，他们之所以还能守战，是因为老婆孩子都被您收到了中京里边押着，而且您本人在这儿坐镇，他们还有一丝却敌的信念。如果您一旦出击，跑到袁绍后方去，易京无主，这帮人就全得献城投降了。”

公孙瓒说：“那怎么办？这些诸将！”

关靖说：“将军只要旷日坚守，袁绍受不了，自然退却。”

于是公孙瓒就重新行改回兵家最忌讳的消极防御，守在易京里不动，使者只要求张燕过来，帮他内外夹击。

不久，张燕的骑兵步兵黑压压地杀到了，公孙瓒派使者发去战斗计划书。

不料，这封书信和使者被袁绍的哨兵抓到了，袁绍和秘书陈琳一合计，把它的词儿给改了：“我现在已经不想活了，你们也不用救我了。”

张燕得到书信，狐疑不定，什么意思啊，是要我们回去吗？就驻马在易京的最外围，不知该干点什么好，观望迟疑。

袁绍暗中布置，次夜在城北点起火堆，公孙瓒一看火堆，乐了，挥动主力军从龟缩已久的高楼京台上冲出来，飞蛾扑火似的朝着火堆撞过去，被袁绍一通埋伏围

杀，死伤过半，惨不忍睹。

公孙瓒勉强逃回中京楼台，再不敢出去了。

最终，袁绍军使用地道，挖到公孙瓒的高楼地基里，从而促使高楼倒塌。

公孙瓒自烧杀。

而丘力居已经死了，他的侄子蹋顿做了乌丸王，统管三郡乌丸。蹋顿也收了袁绍的金银财宝和闺女（当自己媳妇），过来帮着打公孙瓒。公孙瓒死于内外围殴。

公孙瓒之败，在于政治搞得不好。作为民粹派，他对小民有信仰，这些被剥削的底层一定是纯朴和义气的。但这种信仰其实是幻想，他崇拜的小民其实只是盼望着成为剥削阶级中的一员而已。

他提拔的那几个卖东西的，当了大官，都得意忘形，任意公报私仇，各个贪污上亿。同时他对地方政治家族毫不手软，后者都仇视他。这也是代郡等郡叛了他的原因。

公孙瓒或者是个真诚的民粹派，或者只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觉得门第家族的人不听话，而平民的依赖性和顺从性更强，总之他变成了大户们的仇人。

公孙瓒本人，出身是仕宦家族，但他又是其中的小妾生的。有人就会觉得，这种出身，使得他忌恨那些富家大族。

不过，袁绍也是小妾生的，但袁绍在冀州一贯优容大族。公孙瓒对赵云说“贵州之士都爱袁本初”，也说明了这一点。

可见，家庭出身背景分析，只是理论，不一定实用。

其实，袁绍在冀州是外来户，他也做不到过分地跟大族硬碰硬。但不管怎么样，袁绍对大族宽容，是其胜利的原因。

公孙瓒的强处，反倒正给他增加了大族这一敌人。

另外，作为边州将官，要争天下，利用当地胡人（乌丸、鲜卑），自然最能增加战斗力。但公孙瓒又是个种族主义者，按他的一贯认知，乌丸是养不熟的，跟他们合作，太费心。

所以，操之过急，自我估计过高，导致盟友太少，众叛亲离，是公孙瓒之败的原因。

袁绍虽胜，但能继承的幽州遗产并不算多。从前汉政府从别的州调来补助幽州的钱物，只能袁绍自己出了。即便你不给小老百姓补助，对乌丸、鲜卑的贿赂，总得给吧。

鲜于辅作为地方实力派，是袁绍灭掉公孙瓒的盟友，随后他保留了对幽州部分郡县的一定的控制力，与袁绍相对游离。

从这个角度来讲，袁绍解决掉了幽州从军事上对自己的威胁，但也从此背上了幽州的麻烦。

曹操和兖州

曹操从前在洛阳做西园御林军的典军校尉，后来跟着袁绍一起参加讨董卓的战役，被袁绍封为奋武将军，这时候也随着袁绍到了邳城。

冀州西部有太行山。最近，趁着最近天下大乱，太行山地区闹出了黑山贼。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带着十几万人，向东寇掠冀州的魏郡和兖州的东郡。

魏郡在太行山的东侧，黑山贼杀入了郡治邳城。袁绍当时不在邳城，赶紧回救。兖州的东郡在太行山南端的东南侧，也遭到黑山进攻。东郡一半在黄河北，一半在黄河南。

兖州是黄河以南，河南省东北部到山东省西部的一个州，天下十三个州之一。兖州地含四郡四国，合计有71县。



东郡、陈留郡向西，就是河内郡（属于司隶州）。二者以北就是冀州的魏郡（含邺城）。袁绍就驻在邺城。

袁绍跟兖州刺史刘岱关系不错，于是就想派曹操去东郡，帮着刘岱设在东郡的太守王肱，后者不是黑山贼的对手。

曹操在东郡打得还不错。挫败了那里的黑山，于毒等人战败，钻回了山里。实际上，他们和白波贼一样，也是生产、生活、战斗一体，只是以山地为屏障，不接受地方官领导。

袁绍于是表封曹操为东郡太守。表封，就是上表朝廷请求封谁为官。这个当然是要批准了才有效。

东郡离袁绍太近，刘岱对这里被按查了袁绍的人，也无可奈何。

次年，初平三年六月，李傕郭汜攻入长安。

这时候，青州地区又闹出了黄巾军。青州黄巾军吃光了该州，又滚滚地涌入兖州，足有一百万。青州北海国相鲍信，劝州牧刘岱坚壁清野，固守不出。

可是，看着蝗虫糟蹋老百姓的财物，咱心疼啊。刘岱就举着脑袋，拎着兵器出去打，结果被黄巾军打死了。

兖州一下子群龙无首。曹操属下的东郡人陈宫，就跑去见兖州别驾和治中从事（州长高级助理），说：“本州的东郡太守曹操是命世奇才，推举他当本州刺史，所有生民就安宁啦！”

济北国相，也是这个态度。

曹操在兖州的人缘这么好吗？

其实，他只是被推出去顶雷。曹操算是袁绍的部将，背后有北面的冀州袁绍支持。

这事当然要请示袁绍。于是又派人去找冀州牧袁绍，说希望让曹操为兖州牧。

袁绍同意，说：“现在情况紧急，上表朝廷来不及了，我就承制拜封曹操为兖州牧吧。”

所谓承制，就是被皇帝授权在紧急情况来不及请示时，拜封某人为高官。从前刘秀打天下时，给远征军主将比如邓禹这种承制拜官的授权。

至于汉献帝有没有给袁绍这样的授权，就不知道了。

这时候，长安的李傕听说了兖州的情况，心说：袁绍、曹操都是跟我们的老大董先生过不去的啊。怎么能让袁绍的人当兖州牧？

当即李傕找了个关中人，京兆杜陵县的，名叫金尚，也有名，号称“京兆三休”之一。诏封他为兖州牧，去兖州上岗。

看见金尚这个正宗的兖州牧来了，曹操很头疼，于是发兵挡着金尚，不许他入境。

金尚无法上岗，捏着一纸空文，狼狈而走，一路被追得，差点死掉。

金尚向南跑去南阳郡，投奔了这里的后将军袁术。袁术大喜，有了这个国有品牌，我就可以拿着他进攻兖州。

曹操一方面离开东郡，东行一百里，把家小安置在鄆城（东郡的东部），然后向东进入东平国（属兖州），这里是青州黄巾杀来的进口，准备打黄巾，一方面，继续搞自己上岗批文的事。

曹操派自己的州从事王必，跑去长安，费尽口舌，求李傕批准自己当兖州牧。

王必老远跑去，说：“曹操虽然是袁绍的人，但他是个英才，迟早会脱离袁绍，不如您支持他，给袁绍树敌。”

这样的游说辞都出来了。

李傕一听，有道理啊。拉拢曹操瓦解袁绍，这道理说得通。

竟同意下诏以曹操为兖州牧了。

曹操当上了兖州牧，但是拿着诏书，乐不起来。老天给我的都是苦活累活，打完黑山打黄巾，这么卖命，却哥哥不疼婆婆不爱，哀求着才要了个官。

他在夜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人生。如果月光仍能照亮波光荡漾的人生，那我又怎能拒绝五彩的明天。他暗暗给自己打气。

早上，继续面对眼前的无数难题。袁绍给他的兵，都是新兵。新兵蛋子，不是黄巾的对手。

现在济北国相鲍信属于他的下属了。他和鲍信合兵一起，带着一千多步骑兵向东到寿张县去了。

寿张是黄巾的大屯所在。曹操和鲍信本来是想看看敌情的，结果半路遭遇黄巾军。

没想到黄巾军人那么多，后面的曹操步兵又没有跟上。当即陷入重围，曹操战败，死者数百人，最不幸的是，大恩人鲍信为了掩护曹操突围而阵亡了。

曹操没有找到鲍信的尸体，只好用木头刻了他的形状，哭着祭奠把他埋了。

于禁，字文则，兖州泰山郡人，是从小兵一路杀敌上来的。泰山郡前面说过，因为是泰山山地，所以是精兵所在。于禁的朋友昌豨、孙观，都要投奔臧霸，去干黑社会去。叫于禁一起，于禁没去。

鲍信当初讨黄巾时，也去泰山郡募兵，于禁就参加了。

现在鲍信死了，于禁就转做了曹操的军司马。有了于禁，每次进攻，于禁打先锋，每次后退，于禁殿后。

随后曹操亲自披甲冠胄，巡按将士，明劝赏罚，屡屡发出奇兵，以少胜多，昼夜会战。很快寿张被打下来了。

除了打仗，外来户曹操推进工作的办法就是找人。三公府可以辟人来做官，州牧也可以。鲍信等人当然给他推荐了程昱。于是，把大叔程昱辟来了。曹操叫他当寿张县令。

有人说，程昱不是谋士吗？

其实，狭义的谋士岗是有的，就是军祭酒、参军、谋主，这是专门设的。而另有官职，作为智谋之士，也是有的。

荀彧也跑来了。荀彧时年三十岁，豫州颍川郡许昌县人，荀氏家族文化水平高，人脉广。荀彧人长得清秀通雅，最初跟着一帮颍川人郭图、辛评、郭嘉，被本地的颍川人韩馥叫着去冀州上岗。

韩馥被董卓任命为冀州牧，而冀州他又没去过，当然得带着本地人。

结果，讨董战役一结束，韩馥的位子就被袁绍占了。袁绍是颍川的隔壁汝南郡人，于是颍川人郭图、辛评、郭嘉就留下了。

袁绍觉得，如果只用本地人，那自己在当地就成了傀儡。如果只用自己老家的人，比如颍川、汝南、南阳郡地区的，那本地人又不乐意。于是，就两种都用，互相制衡。在本地在辟了田丰、沮授、审配、崔琰等大姓名士。

比如他的前任韩馥，只用老家颍川人，这是袁绍的不同。

但荀彧则从袁绍那里跑了，来投奔了曹操。

为什么荀彧跳槽，史料没给出原因。

颍川这里，是宦官之乡。比如大宦官张让就是这里的。中常侍唐衡，把闺女嫁给了荀彧。这主要是荀彧的爸爸的决定——因为在我们颍川，跟宦官家挂上关系，是很有面子的。

【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琨慕衡势，为彧娶之。】

袁绍最大的记忆点，就是在皇宫杀了两千多太监。这回到了邺城，一看大宦官的女婿还在这里上班呢！

荀彧就知趣地跑了。

而曹操呢，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的儿子，找曹操，谁也别嫌弃谁。

曹操叫荀彧当了军司马。

但荀彧其实并不是出谋划策见长。曹操身边有个颍川人戏志才，是“筹画之士”，平时跟着曹操当参谋。

兖州中间那一圈的山阳郡巨野县有个大豪强李乾，也带着四千家部曲（依附民）来投奔曹操。

东汉豪强家族的实力，说跟郡守县官可以等同，也不虚言。这李乾，竟控制着四千户人，够一个县长的势力了。

这些依附民只向李乾交租税，而不向国家交租税，而李乾因为势力大，钳制巨野县令，就只向国家交很少的税，于是他就富得流油了。

县令没办法，只好向其他自耕农家庭多摊派税收，于是促使更多人破产，更多人跑去豪强家里当依附民（部曲）。

之所以叫部曲，是因为豪强们也学着县令的样子，组织下面的依附民搞军事训练。

曹操最后能击破寿张的黄巾军，也是依靠了李乾的部曲。

因为豪强势大，依附民众多，所以州郡根本征不上兵来。于是，东汉就实行募兵制。比如这次讨董卓，常见的就是募兵。

现在，曹操终于把寿张的黄巾给击败。黄巾被迫投降，其中有军卒三十万，男女一百多万人。曹操收编了其中的青壮者，号称“青州兵”——因为他们是从青州流过来的。

他们都带着家属，男的战斗，女的生产，自筑坞堡，几万人几万人一个坞堡。

这些青州兵，跟曹操以往的募兵不一样。第一，战斗同时也有生产，和募兵只拿工资不同。男女生产劳动，能一定程度地养活自己，可以减少曹操的成本。

第二，青州兵变成“世兵”，老子打仗老了，儿子顶工。

而募兵太零散，跟招了一帮卖保险的一样，遇上坚敌的时候，这些人就跑了。青州兵的军制有其优势。

其实，这本来也是人家既有的组织方式。白波贼和黑山贼，大体也就是这样的。曹操略加改良。

张邈和陈宫的奋斗

一般来讲，地头蛇都斗得过外来的强龙。张邈就是兖州的本地派。但不要把他想象成一个坏人。他的兖州东平国寿张县人。少年时就以侠闻名。当时他号称“八厨”之一。厨，就是厨房的意思。张邈家里就是个大厨房，比喻他招待各路来的穷途末路之人。史书上说张邈“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

侠最大的特点是仗义疏财，救人之困，至于能不能打，则不是要件。

张邈和袁绍，从小也就是好朋友。当初，袁绍当盟主的时候，有骄矜之色，张邈就正义责备袁绍。结果，把袁绍说得伤了自尊心，回头就叫来曹操，要曹操去杀了张邈。

曹操就对袁绍说：“张邈，是亲友啊，他说的对与不对，应该容忍。现在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害。”于是袁绍方才作罢。

曹操当了兖州牧后，一次出征，临走的时候，对老婆卞氏和孩子们说：“我要是回不来了，你们去找张邈去。”

俩人从小是好朋友，过命的交情啊。这就是郭德纲说的托妻献子吧。

等曹操打完，活着回来，跟张邈相见，俩人垂泣相对。

可是，哭归哭，张邈心理忍不住的烦躁。他泪眼陪着曹操，尽量不想心里还有的另一件事。

前不久，吕布从长安出来，先是投奔了袁绍，但是跟袁绍又闹翻了。吕布就去投奔河内郡老战友张杨。去找张杨的路上，经过陈留郡，吕布就拜访了陈留郡守张邈。吕布和张邈畅谈，非常快活。临别的时候，把臂共誓。

袁绍的探子看见了，回报以后，袁绍恨透了张邈。

你这可恶的张邈，现在我玩剩下的你还敢捡。

张邈很担心，如果袁绍记恨了我，再次指使曹操来杀我的话，虽然曹操对我很好，但拗不过袁绍，我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张邈本来是陈留郡守，当初曹操只是借住在我这儿，招了点义兵。但曹操更听袁绍的话，俩人走得越来越黏糊。在袁绍的支持下，曹操已经当了兖州牧，是张邈的上级了。

看着好朋友成了拦路人，是什么感受？

怎么办呢？张邈辗转反侧，他在忧愁中四处寻找冲出忧愁的道路。

陈宫也是本地人，具体是东郡人。陈宫当初是极力帮着曹操当上了兖州牧的。但是因为一件事，也怨恨起的曹操。曹操杀了陈留郡本地一个大名士边让。

边让，善于言辩，赋也写得好，比曹操小几岁，弱冠时就出名，跟孔融齐名，一度都是顶流的青年才俊。当时，大将军何进慕名把他请来，宾客满堂百多人，犹如围观明星的热烈场面，无不羡慕其风。孔融、王朗都作为府员在里边端着名片（名刺）敬陪着。边让对答闲雅，声气如流，一座皆高慕之，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可是，曹操来做兖州牧之后，边让就指摘曹操。具体说了什么不知道。总之曹操怒了，就诛杀了边让。而且，边让是陈留郡人，是在张邈的郡里，这事也弄得张邈很尴尬。因为边让之死，整个兖州人言汹汹，都怨恨起了曹操。

实际上，当初陈宫、鲍信等人代表本地请曹操来做州牧，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多喜欢曹操，而是没有更好选择。兖州牧刘岱在冀州袁绍和幽州公孙瓒之间站队，选择了袁绍这一边。又赶上黄巾流入。最终他们选择了袁绍，并奉迎袁绍的部下曹操来本州当第一把手。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时候，曹操又带兵去打徐州了，州内空虚。于是，陈宫来劝张邈：“现在雄杰并起，天下分崩，您以兖州的千里之众，控四战之地（指中原），抚剑四顾，也足以是个英豪，为什么反受制于人。现在州军东征，内部空虚，吕布善战无比，您把吕布接来，共掌兖州，从此有了一席之地，也可纵横天下了。”

张邈心想也是，我干吗战战兢兢地臣伏在曹操、袁绍之下啊，于是壮起了胆子，派陈宫去河内郡把吕布请来，叫吕布做兖州牧。

吕布因为在袁绍那里混的不顺心，就辞职离去，跑到老乡张杨的河内郡呆着。按理说，吕布跟曹操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吕布恨着袁绍。而曹操的官，是袁绍给的。天下都知道，曹操是袁绍在兖州的代理人。听了陈宫的邀请，吕布想：“去占了兖州，就是报复袁绍。而且，我有了地盘，可以把汉献帝接来。”

实际上，吕布还是关心汉献帝的。当时杀了董卓，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如果能把汉献帝接来，才算是彻底保住了皇上。

于是，吕布就跟着陈宫，去了兖州。

来了之后，兖州郡县全都响应，除了濮阳等三个城，全都响应了吕布。于是，吕布和张邈共同掌握兖州。

夏侯惇的眼睛怎么瞎的

曹操任命夏侯惇，做了兖州的东郡太守，驻扎在濮阳。夏侯家族跟曹操是本宗，曹操本来父亲姓夏侯，改当宦官养子，于是改姓曹，但是夏侯家族的亲戚还在。

夏侯惇小时候学习不好，但知道热爱自己的老师。有一次有人侮辱他的老师，他就把那人给杀了，于是以烈气闻名。长着两只大眼，都能够往前看。

兴平元年，吕布来接手兖州，兖州人都背叛了曹操，相应吕布。

夏侯惇，这时候负责镇守濮阳。这是东郡的郡治。他听说吕布来了，本州全反了，当即带着一只轻兵，往东面的鄄城跑，因为曹操的家属都在那里呢。

夏侯惇跟守鄄城的司马荀彧，赶紧联手处决了城里的几十个要叛乱的人，算是安住了鄄城。

完事之后，夏侯惇赶紧又出城，往濮阳跑。结果半路上，正撞见了吕布。吕布有脑筋，分一部兵缠住夏侯惇，自己则纵马带兵去夺濮阳，一举占据了濮阳。

夏侯惇成了孤魂野鬼，只好在野外扎营。吕布使用诈降计，派出几个武功高手，跑到夏侯惇大营里，见到夏侯惇说要投降。

夏侯惇过来，刚要说，不料这几人一个腾起，联手就揪住夏侯惇，按在地上。把夏侯惇给俘虏了。

旁边的侍卫全傻眼了，叫着跑出去。

一听主将被劫持了，全军震恐，眼看就要炸锅，很多人准备抢行李，四散逃命。

下面的将官韩浩，是河内郡人，很精明，完美呈现了解救人质的三个步骤。

第一，他一手拥盾，一手提剑，在夏侯惇营门口，喊来军官，命令他们按住本部士兵不许动。搞完封控措施，营寨才慢慢安定下来。

第二，韩浩跑进去，对那几个高手说：“你们疯了，劫持大将军，你们还想活命吗？”故意把夏侯惇的官说大，然后说，“我受曹公命令讨贼人，岂能因为一个

将军而放了你们。”

表示人质没作用。

怕他们不信，第三步，韩浩就对夏侯惇哭着说：“没有办法啊，谁让国法就是那么规定的。”

什么“国法”，原来，从前太尉桥玄的小儿子被人劫持，官吏不敢上去，最后冲上去了，贼人和小儿子也都死了。桥玄就上书建议以后遇上劫持，都连贼带人质都杀，不接受家属赎人质，不能叫贼人逞了意。

于是，汉灵帝就按这个，下了新规定。这就是韩浩说的国法。

夏侯惇有点蒙，原来你不救我啊。

然后，韩浩挥叫士兵往上冲，杀上去。

高手们心理崩溃，没了抵挡的意志。跪下来求饶。

韩浩还是把他们都斩了。

这个办法，随后曹操全军推广，作为军规。据说，后来士兵劫持长官的事就少了。

因为劫持了也没用，都是同归于尽。

很快，曹操闻讯，慌慌张张从徐州带兵回来，跟吕布展开了跨时两年的争夺战。

在接下来跟吕布军的战斗中，夏侯惇还被一只流箭射中了眼。于是，这一只眼就瞎了。军中于是称他为盲夏侯，以便跟他的族弟夏侯渊区别开。每次夏侯惇照镜子，一看自己这瞎眼，就啪一声把镜子扑桌上。他都恶心地受不了。

在与吕布交战期间，蝗虫大起，夏侯惇断太寿水修成水库，亲自背沙袋，劝将士种稻子，老百姓颇受了他的福利，也给军兵提供了物质保证。

随后他就做了河南尹，也就是河南郡的郡守。在与北方袁绍的战争中，他做大将军后据，领河南尹。依旧是在后方。

河南尹，也就是河南郡郡守，因为他守中原，当刘备从新野北上到博望来骚扰时，夏侯惇自然要迎战。结果，被刘备使计，在博望坡把他烧了一把。他弟弟夏侯兰还被赵云俘虏了。

具体夏侯惇的战争记录，就是这两个，被吕布兵劫持，被刘备烧。

实际上，夏侯惇根本不能打——还被人劫持了。

夏侯惇被吕布的人射瞎眼睛，就从此脱离了一线，著名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他都没去，后来曹操又西征马超，他也没有参加。只是在曹操打汉中张鲁时，他是部将之一，但打张鲁这次，几乎是不战而胜的。

从他长期领河南尹来讲，说他是文官，也都没有错。

《三国演义》中，则给夏侯惇加了很多戏。

曹操在濮阳被烧坏手掌

我们都知道曹操“割袍断须”的事，说是被马超打的。但这其实是虚构的。真的让曹操受伤的一次，则是跟吕布争濮阳。

兴平元年，曹操出征徐州，吕布趁机占了他的兖州。曹操当即从徐州回来。

曹操在反攻兖州前，先飏了些废话。因为诸将都怕吕布，曹操就得说些踩估吕布的话：

“我就知道他不行。”

为什么。部将好奇。

“吕布偷了兖州，却没屯扎在东平郡，断了那儿的亢父、泰山险径，来阻击我，而是驻扎在四面平地，我一看就知他是无能之辈！”

诸将一听，还是跟着我们老大好啊。

曹操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手不释卷，熟读古代兵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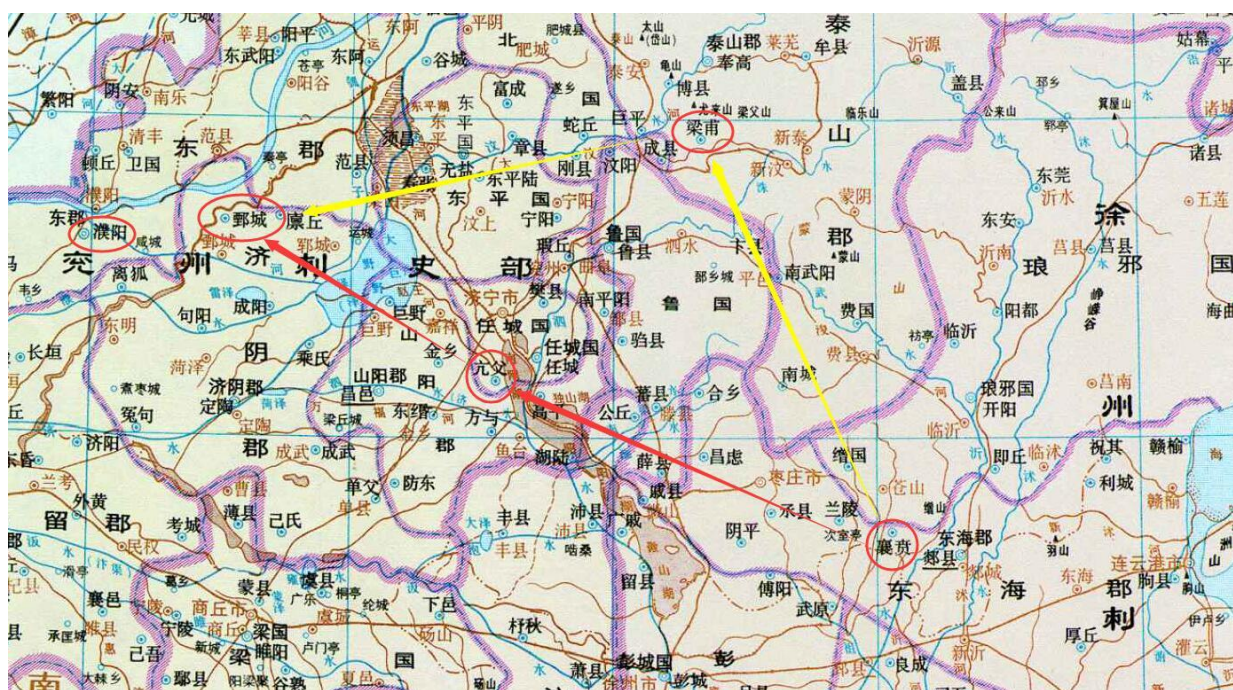
《战国策》上苏秦也提到了曾经说过亢父是险要之道。

【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人不能过也。】

亢父县，在山东泰山以西南的济宁市南三十公里的任城县，是徐州斜上兖州的路径。它有三个特点：

1、是从曹操在徐州的作战点郯城、襄贲，回老婆孩子所在的东郡的鄄城最近的直线上。沿途有长条的微山湖，如果坐船，方便行军和运粮。虽然这段水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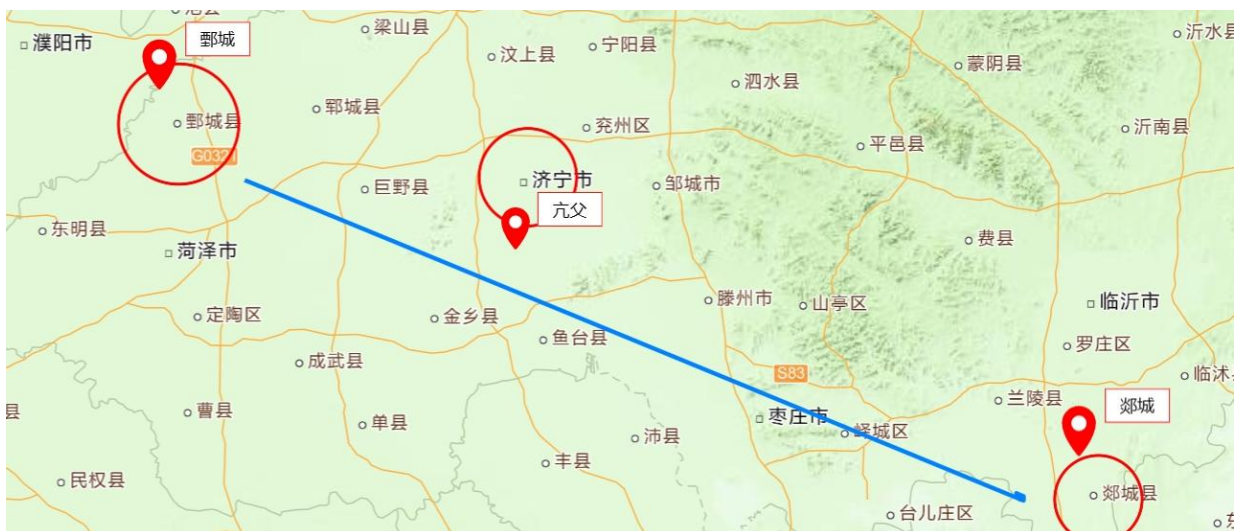
必须的，但也增加了判断曹操会走这条路的可能性。



2、亢父这里确实会经过两座山，但山体不大，两山之间间距不小，从下图上看，是可以迂回的。



如果迂回幅度更大一些，偏南一些迂回，是很容易绕过亢父的。



如果吕布埋伏在这里，给曹操一次军事打击，是可以的。但要说堵在兖父，曹操就回不了兖州了，那是夸张了。

曹操这么说，就是忽悠下属。军人们这时候最想的就是回各郡县自己的家里去，跟家人团聚和洗澡吃饭。

这就是主场作战的缺点，士兵遇上挫折，就找个借口回家了。军事上说的散地，就是这种。

曹操这段话，不足以证明吕布有勇无谋，只是给下属打气的罢了。

吕布屯在濮阳，濮阳在鄆城西，据说是远古颡顓帝的帝都。

乐进字文谦，老家就在濮阳这一带，长得五短身材，曾经一度先登攻到了濮阳城墙顶上，但是没能攻下城来。大约人家欺负他个子小，又被打下来了。

于禁担任陷阵都尉，铲除了濮阳城南吕布的两个军营。

攻城是三国中所以诸将都觉得最难的事情。就算一流猛将，面对城墙，也无用武之地。好在曹操在城里有内线。

田氏是个大姓，从城里给曹操送来信：“你夜里来，我给你开东门。”

曹操大喜。

结果，吕布早在城里布置好了。

四周的黑暗，把曹操吞没在寂默里，只见一轮明月，瞪着苍白的熬夜的眼睛。曹操带兵，进了东门城，就下令：“给我焚烧东门，今番进了此门，力战求胜，不再出来了。”

当时的城门是木头的，虽然上面有金属门钉和涂泥放火，城顶上的望楼也是木头的，大火腾地就起来了。

为了避免散地作战，大家都散了跑回家去，这次用火门堵着大伙。

一切都很顺利，因此变得奇怪。曹操刚刚进了城中主街，就听前面金鼓齐鸣，喊声翻江倒海，吕布带着张辽、高顺、成廉、魏越诸将，全副结束，从四面埋伏地点呼杀而出。曹操并不慌乱，骂道：“果然被竖子算计，赶快！收拢！结阵！”

吕布、张辽大批骑兵如林而至，都是并州边防军打羌人、鲜卑磨炼过来的，此刻猛犯曹操的青州兵步军。

骑兵结队冲锋，气势磅礴，人畏其猛，莫敢对当。

青州步兵当即被撞到踩踏。这些青州兵一贯有流寇作风，打不过就跑，见势不妙，掉头乱奔。

乐进、曹仁、夏侯渊约束部曲力战，城里展开了一场白刃厮杀。

曹操挺着长戟挥军搏杀。吕布的骑兵狂风一样席卷奔踏。曹操身边的士卒死的死，跑的跑，曹操正待拨马也跑，就见旁边有三十条长矛都追着自己的后脑过来了。

为首的一个将尉，马快迅至，撞到曹操身后，一把揪住曹操皮甲的盆领，另一手持矛拟住曹操。

“曹操何在？”曹操浑身酥软，就听那将尉喝问。

曹操心说：“You ask me, me ask who啊？”赶紧说道：“前面乘黄马跑的就是！”

将尉听说，觉得再用矛刺他太浪费时间，就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那个骑黄马的。

曹操检查自己的脑袋还在之后，木愣了一会儿，拐向小街，转往东门跑。

到了东门一看，火还在烧着呢——都是刚才他自己放的。东门上燃烧的城门板，笑着，等着呢。

噼噼啪啪的板木边烧边往下掉，遍地都是火。

曹操把马往后勒了几步，往手心里一吐唾沫，然后喊声“驾！”这马经过一段助跑，就准备跨栏而出。

马在空中腾跃的时候，映着月亮，像一个皎白的弧线，曹操顿时身子高了，脑袋就咣地一声撞在门楣横梁上，曹操直接从马上一个后屁股敦掉下来了。

曹操掉在地上，两边都是燃烧的门梁木，曹操的胡子眼看就要发光了。曹操赶紧用右手护住胡子，用左手去推火梁，手掌立刻像铁板牛肉一样滋滋地烧起来了。

曹操满身皮甲，勉强要站起来，大腿骨疼得像粗的针在扎屁股。“天亡我也！”

曹操刚要哭，旁边司马楼异赶到，飞身下马，扶着曹操重新上了自己的战马。

马在当时没有马镫，以曹操的个体，屁股又摔了，没人扶着，真上不了马。

回营之后，曹操又还魂了。又乐了。他还是怕士兵已经自己死了，都“散”了。

于是，曹操用纱布包扎了左手，吊在胸前，亲自到各营围劳军，侃侃大谈大笑。

典韦生命之花英彩绽放

典韦如果不是实在吃不上饭了，不至于去干赏金杀手的活计。典韦的个头，就跟《权力的游戏》里的阿多（hold the door）一样，即布兰的忠仆。因为个头太大，身体太魁梧，给他带来的困惑就是特能吃。而典韦又是个穷家子，是河南人，在商丘附近的宁陵县的一个村（己吾城村）。过于能吃，对于农民来讲不是好事，他从小就一直为能吃而挨揍。人们都拿这个奚落他骂他。

可典韦是个非常忠厚听话的人，你叫他无缘无故欺负别人从而抢来吃的，他又不肯。他们己吾村属于襄城县，襄城县城里的大姓刘氏和退休县令李永有私仇。刘氏知道这个傻大个，于是来找典韦。你把李永夫妇杀了，我保证你吃得贼饱。

对于一个经常饿肚子的人来讲，还有什么尊严。把这看成一种业务，一旦把这个理儿想通了，一如种子发芽那样不可阻挡。

典韦咬牙答应了。

生命在慷慨赠予的同时，又冷酷地取走现有的一切。

于是，他独身怀匕首假作送外卖的，推着一车鸡鸭鱼肉和酒，进入退休县令李永家中，突然拔匕首杀了李永和他老婆，然后慢慢地往外走。李永的家丁数百人追他。典韦有准备，事先把一堆刀戟放在门口的推车里，出门从车上取了刀戟，连挥再投，杀数十人，余者不敢靠近。

家丁们只好跟着这个大高个，但根本不敢再上前了。典韦步行四五里，最终转战得脱。于是号称无当者典韦。

拿着赏钱，典韦一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是根本还是不能解决。几年后，好消息传来，襄城属于陈留郡，地方官陈留郡守张邈要讨伐董卓，花钱招呼义军呢。典韦觉得这显然适合我，就去了。在初级义兵们的阅兵式上，有一杆牙门旗，特别高大，人都弄不动。典韦一只手举着它，走在游行队伍里，好像拿个冰棍而已，那么轻松。

生命页页翻新，无法重读已往，他的双腿全力以赴，就为了追逐双眼。

此后他参加一系列的战斗，甚至也搞不清这个大将军是谁，那个是谁，总之斩首就能吃饱。首级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个饭票而已。

典韦也在不断转变部队，在讨董卓的时候，张邈把部分兵分给了好朋友曹操，后者募来的义军少，然后曹操去打汴水之战。典韦具体归在夏侯惇所部。但是曹操并不认识典韦。194年的时候，曹操做了兖州牧，但是外出期间，兖州各地出于复杂的原因而叛了曹操，改把吕布接来当了州牧。

曹操回军，当即向吕布发起反攻，进攻濮阳，去打濮阳西五十里的一个吕布的军屯，夜里发起袭击。

快天亮时，曹操拔取了这个营屯，刚要回去，就被吕布堵住了。吕布军从三面复攻这个军屯。曹军只好三面抵抗。吕布亲自持戟搏战，双方虎将熊兵从黎明一直打到日落，互相冲杀了数十个回合，相持甚急。

曹操军打了一夜加一百天，非常疲乏，眼看这时候要全军完蛋。曹操使出了花钱募敢死队的办法。于是募到了数十个要钱不要命的，其中一个就是典韦。

典韦和这些敢死队员，都穿上两层铠，不拿防御性的盾，只持长矛和戟。典韦手大，双手抱着十几条戟，抱了一捆杀人的柴禾。

这时候，不等突围，吕布带着兵从西面又扑上来了。典韦当即带着人就往西面去挡。吕布的军队看见典韦，于是弯弓拉弩，乱箭俱发，好像暴雨一样。典韦只好趴在一个弹坑里上，头扭向东边，好像抽血的人把脸都扭向一侧。乱箭飕飕地从头上飞过。典韦对身边随从说：“等贼虏来到十步的时候，你再告诉我！”

“现在就已经是十步啦！”随从趴在地上，急着说。

“那五步再告诉我！”典韦说。（就跟我起床的风格一样。）

从人吓坏了，不等到了五步，就疾声大喊贼人到了。

典韦逞起雄威，手持十余只戟，长啸着从地上蹦起，好像狂风一样，飞戟向敌人的身上马上投去，一戟一人，敌兵无不倒噎。吕布的兵吓坏了，当即止步，然后倒退。

吕布被杀退了，这时候天要黑了。吕布想想，不值得为此玩命，于是带着军队撤走了。

曹操这才领着兵，得以脱身回去。

曹操当即让典韦当自己的保镖头，给都尉的官。典韦带着几百人，职责是绕着大帐作曹操的保卫工作。典韦是个忠厚的人，经常是白天一整天都立着站岗，夜里就睡在曹操大帐外，很少回自己住处睡觉。他没有什么野心，就想把自己的职事做好。

典韦保证了曹操的胳膊腿完整，有典韦睡在帐外，曹操写完诗也能睡个好觉了。两人也有了友情。

因为形貌魁梧，膂力过人，特别能吃，典韦的饭量相当于好几个人的。曹操每天安排他吃饭的时候，他极其能吃，要好几个服务员接连不断地给他端饭端菜，才能供得上他吃。

像大江飘起一叶小舟，典韦自己的人生有了意义。

这次曹操和吕布争兖州，仗前后打了一年多。最后，冀州的袁绍亲自带着兵来帮曹操，终于把吕布打跑了。

吕布向东转移去了徐州。

刘备给人当雇佣兵时的战斗

历史上真实的刘备，足以跟曹操对抗周旋，他的真实水平其实足以称作英雄。刘备应该是英雄，这已是当时一些人的共同看法。

孙策十四岁，去扬州拜见袁术。刚说上话，刘备（当时二十八岁）也来了，孙策立刻要告辞。袁术问：“刘备来关你什么事啊？”孙策回答说：“不行，英雄忌人。”

意思是，英雄的人会忌恨敌视厉害的人的，言下之意刘备是英雄。

说完孙策立刻告辞往外走。孙策从东面台阶下去，刘备从西面台阶上来，立即转头看着孙策的走路的步法，自己不迈步了。

呵呵，这俩英雄都互相闻着味，散发出超声波探寻着对方，好像一条大狗和一条小狗在马路上遛弯时撞见，大狗站下盯着小狗。

刘备开始走向诸侯舞台，被诸侯知道，是在徐州牧陶谦挨打是时候。

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谦干了一个厉害的时候，就是把曹操的老爸曹嵩一家都给杀了，后者正避乱住在徐州。

徐州有一郡四国（国是皇亲诸侯王的封国，隶属于州）。

陶谦是扬州丹阳郡人，曾经做过幽州刺史，和公孙瓒一起参加国司空张温六路西征的战役。在那之后，就做了徐州牧。在诸侯联军讨董卓的时候，他没有参加。讨董卓后期，黄巾军又趁势闹起来了，陶谦击败了境内的黄巾，百姓因此还很富乐。

陶谦和公孙瓒都没有参与州郡讨董卓，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似乎说明跟袁绍的关系都比较疏远。

讨董卓结束后，袁绍占了冀州。公孙瓒和袁绍对立，公孙瓒和陶谦就结成了联盟——毕竟二人是有那么多共同之处或者人生部分交集的。

初平二年，公孙瓒还派自己的小弟刘备，以及部将田楷，去到了青州。

青州在山东省北部，徐州在山东省南部和江苏省北部。

这样，北方的公孙瓒，就和东方的田楷、刘备、陶谦，一起结成了反袁绍体系。

如今，陶谦敢于杀曹操的老爸一家，就是因为曹操是袁绍的部将，在袁绍的支持下进入兖州，做了兖州牧。袁绍+曹操，是公孙瓒、陶谦他们共同的敌人。

当即，曹操带着兖州兵，就向东来打徐州。

徐州的地形都是平地，区划呈“吕”字形，上下三排，最上面（北部）是琅琊国，位于泰山以东，中间是彭城国和东海国，是山地、江苏交接线一带，彭城国的核心是今徐州、东海国的核心是山东省南境的郯城。

南部，则是下邳国和广陵郡，这是在苏北地区了。

兖州在河南、山东交接部。曹操自然不能越过泰山打琅琊国了，而是基本上从正西来，拦腰打彭城国和东海国。在彭城，杀灭陶谦主力数万，河水为之不流。攻下十余城。

粮食吃光之后，曹操回去了。第二年，曹操又来了，连下五成，从彭城国向东打入琅琊国。

陶谦急了，连忙向北面的青州田楷、刘备求助。

既然是盟友，青州刺史和青州平原国相刘备（国的第一把手称为相）带着兵来了。

他们是上一年就来的，还是这时来的，具体不太清楚。

刘备的队伍花花绿绿，其中有一千多兵，还有国际化机动部队，是幽州的乌丸骑兵，也包括其它幽州地区胡人（如鲜卑等）的骑兵，还有几千饿着肚子的饥民。

虽然是乌合之众，但刘备的身份是幽州边防军公孙瓒的部将，这足以叫中原人振动了。

陶谦就赠给了刘备四千丹阳兵。

扬州是东南大州，其中的丹阳郡是南京到向西部分安徽（皖中）的地区，这里是山地。

中国能打的部队，大多在山地。如今山地人和平原人身体差不多，但东汉时经济还不发达，山地的丛林也茂盛，所以山地人更多是打猎为生。这就增加了他们的战斗力。并且山也阻碍了文化的介入，所以山地人的粗悍（乃至有些原始）也超过平地城邑人。

“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丹阳的山地民，和江东六郡其它地区的山地民一样，都不接受官吏的管理，靠着兵自由地生活。瞅准机会，还跑到平地城邑去抢。总之，战斗力很强。丹阳也是天下精兵的所在。丹阳郡的山地人，实际上也就是属于山越。

刘备拿了陶谦的四千丹阳兵，于是也就改给陶谦当部将了。

这时候，曹操在东海郡内纵横，刘备和陶谦部将曹豹，在郯城东邀击曹操。双方大战一场。曹操这时候手下有于禁、乐进、李典，保镖有典韦（许褚尚未来），夏侯惇本来就不能打，这时候守兖州东郡。大战的结果，是刘备被击败。

曹操随后又攻拔一城，突然听说，趁着他外出，依附在河内郡张杨处的吕布，偷着端了他的老窝兖州。

曹操慌慌张张地跑了。

徐州这面，算是暂时太平了。

陶谦就上表，请求封刘备为豫州刺史。李傕、郭汜把持的长安朝廷，批准了。这也是因为他们与袁绍、曹操为敌，李傕自然鼓励。而且，陶谦还给长安送去了好贡品。李傕一高兴，升陶谦为徐州牧。

当初，陶谦、董卓都是跟着司空张温讨榆中的，陶谦跟李傕等人，应该也不陌生。

刘备就胜为了刺史。不过，豫州原本是袁术控制，袁术设有豫州刺史。袁术的豫州被兖州的曹操攻占掉了一部分。总之，刘备没有进豫州是实力。

它就去了豫州最东部的沛国的沛县。这里向东紧挨着徐州的彭城国。（沛县、彭城在刘邦项羽时期，本是一块热地。）

沛县称为小沛，从而和沛国的沛区分开。

陶谦叫他在这里，也是为了保护西境。

刘备在小沛，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娶了个小妾——甘夫人。此外是交往士大夫。《三国演义》说刘备少年时就拜郑玄为师，这是虚构的。但刘备确实认识郑玄。刘备的老师卢植跟郑玄是同学。卢植和郑玄都是海内大儒，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

郑玄是青州人，这时候避乱住在徐州，郑玄把孙乾推荐给刘备。刘备和豫州大名士陈纪、郑玄交往。诸葛亮说：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

陈元方就是陈纪，是“当世者靡不荣之”的名士。郑康成就是郑玄。刘备和他们“周旋”，而且把治国之道都讨论遍了。可见刘备跟这些大文化人交往很多。

作为豫州长官，他手里攥着举茂才的票（郡里举的叫孝廉），于是他把敌对势力袁绍的儿子袁谭，给举了茂才。袁家在豫州汝南郡。

陈纪是豫州颍川郡许昌县人（这时候曹操还没进豫州许昌），关于他有“难为兄难为弟”的成语，他儿子陈群也是名士。刘备把陈群辟为从事——州长助理。

跟他们交往，说明刘备有文化。

刘备发明了鱼水之欢、求田问舍、髀肉复生这些成语，还曾经跟凤雏庞统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可见刘备文化水平颇高。

陈纪父子，后来被唐僧（就是玄奘，姓陈）追认为是自己的祖上。

到了年底，徐州牧陶谦病死了，临终要把徐州让给刘备。陶谦的别驾——州长高级助理糜竺和陈登、孔融一帮人，带着陶谦的遗命，来小沛说这个事。

糜竺是个财产巨亿的大财主，徐州东海国人，家里的依附民有一万人。陈登是下邳国人，在广陵很有威名。这个人非常豁达，大大咧咧。他爸爸陈珪是豫州沛国相，大伯父陈球做过三公的太尉。

显然，糜竺、陈登是徐州地方大姓强族的代表。实际上，他们来选刘备，比陶谦说什么还重要。

虽然说是陶谦的遗命，但毕竟没有当面说。到底是陶谦的意愿，还是徐州本地人的意愿，这是有探讨余地的。实际上，陶谦的部将曹豹，后担任下邳国相，就跟刘备不对付。这倒推回去，可能陶谦也并不很情愿把徐州给刘备而不是自己的儿子。

陶谦在徐州的外来户，刘备也是外来户，但本地人愿意选刘备。一般本地大姓选长官，首选是一个他们能控制得住的，不会未来使劲整我们的，第二是这个人还得能保境安民。

这两个条件互相矛盾，刘备作为幽州兵，手下还有乌丸骑兵，关羽、张飞两个兄弟，这也算是一流的配置了。陶谦有来自他老家的丹阳兵，但是丹阳郡作为扬州

在江南的郡，现在被袁术占了。等于说袁术和陶谦共有这样的资源，那么，很难保证在徐州的丹阳兵会力战来自老家的。

这时候的徐州，可谓是危如累卵，三个方向都受敌。

在北面，是琅琊国。关于琅琊的形势，就要提到臧霸。泰山郡，地含泰山。按上面说的，山地的民众都是很善战的。臧霸及其部将就是泰山郡的。

泰山郡是兖州东部一个郡。实际上它处于三州交界。也就是兖州、青州、徐州的交界。臧霸等人在本郡被通缉，跑来了徐州，配合陶谦打灭了琅琊国的黄巾。于是，臧霸及其部将就控制了琅琊就的一定比例地区。他们被称为泰山诸将。随后都有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对于徐州人来讲，臧霸也属于外来的。

东面，是来自曹操的威胁，后者正在和吕布相打，争兖州。等打完了，肯定又要来。

南面，是扬州在江北的九江郡。袁术控制了扬州多个郡，以九江郡的寿春为治城。袁术从前是有豫州，受曹操和袁绍攻击，向东南挪到了九江。

袁术向北占徐州的意愿非常强烈，同时他也拥有丹阳郡兵的资源。

徐州人要把本州交给刘备，是认为刘备能守得住。

但别驾陈群表达了担忧：“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

吕布如今占着兖州，在陈群看来，徐州处在吕布和袁术的交夹击态势下，根本是守不住的。

孔融是青州北海国相，这时候也一并跑来，劝说：“袁术是冢中枯骨耳，有什么可怕的。”

刘备原本也说，你们把州给袁术吧。

最终，在陈登等人劝说下，他领了徐州牧。

刘备这时33岁，从知名度有限的幽州诸将，升级为天下十三个大州的州长了。

不管陶谦是什么态度，徐州的部分大姓，是极力邀请刘备的。

刘备此前，在青州与袁绍一系的战事，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在郯城保卫战中也是败兵，但是徐州人还是选他。这说明，除了具备一定的武力值之外，刘备主要是人好。

他在豫州乃至徐州的半年交往，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连白得像雪的甘小姐都看上他了），糜竺这样的万人“农奴”的大豪强和陈登这样的“湖海散人”“三公之后”都喜欢和认同他。

刘备年少时，结交豪侠，当地的涿县的少年就争附之。

因为史料缺乏细节故事记载，但可以从这一结果出发，推测出刘备待人接物方面，确实很能服人。也就是诸葛亮说的“欲报先帝之殊遇”，刘备在“遇人”方面，非常成功，徐州这里有事实结果的证明。

而且，从交往陈纪等人可以看得出，刘备在地方上也是积极去交往人的。性喜交朋友，这种主动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糜竺、陈登，那肯定也是事先就积极交往过的。

光刘备答应了还不行。这样的大事，如果袁绍反对，也不成。

陈登这人很随性和热情，他劝刘备时说：“你要是不答应我，我陈登也不敢答应你！”

于是他有特意跑到冀州，跟袁绍讲这个事。

袁绍听了，就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这里透露两个信息，第一，袁绍虽然跟公孙瓒、刘备一系是对立的，但还是夸奖刘备，一是刘备义气，二是弘雅——那就是有一定文化基础，整天跟唐僧的祖上来往。而且，弘雅也有通达、大度的意思。

我跟你原来的老大公孙瓒是敌人，但你把我儿子不还举茂才了吗？而且你已经离开公孙瓒那个要死了鬼了。这也是“弘”啊。眼界是大的啊。

既然袁绍也点头，那就定了。

当此之时，曹操作为袁绍的部将，在和吕布争兖州，袁绍甚至亲自出兵来帮曹操。但是袁绍没有提名叫曹操去领徐州。可能他并不想给曹操太大的地盘。

并且，袁绍要求曹操把家属送到邳城去，曹操不干。袁绍心里也难免生曹操的气。

第二个信息是，袁绍说的是徐州人乐意叫刘备接手，而没有提陶谦要给刘备。可见，重点不在于陶谦对刘备的赏识。甚至，陶谦其实是不太情愿的，反正他已经死了，徐州人就这么说，说他愿意。

至少，袁绍这里，也是强调徐州人愿意。

吕布巧计对付刘备

刘备当了徐州牧。次年，初平五年秋季，吕布支持不住曹操、袁绍的联手攻击，带着有限的部队，转移向东，撤到徐州来了。

徐州牧刘备接纳了吕布。

吕布一见刘备，很是客气，对刘备说：“我和你都是边地人。当时，我看关东州郡都来讨伐董卓，我就想杀了董卓（我可不是为了什么貂蝉啊，我是大义的）！”

“我杀了董卓，从长安来东，结果，关东诸将没有接纳我的，都想杀我。”

又喊来自己的媳妇，给刘备下拜。

吕布的岁数比刘备大。

吕布说的话，可以表明刘备确实是个仁义的人。所谓关东诸将，就是函谷关以东这种州郡长官。他们都不肯收留吕布，就刘备肯。

实际上，明智的人都不该收下他。

吕布来，把刘备的徐州外交策略给打得稀烂。这首先令袁绍、曹操那面不高兴，袁绍本来说刘备“弘雅”，现在故意也要说他糊涂了。

从前，吕布一度投奔袁绍，被袁绍忌恨赶走。吕布去交往兖州陈留郡张邈，袁绍看到了，气得就要曹操把张邈杀了（曹操作为兖州牧是张邈的上级）。

现在刘备又收留吕布，袁绍能高兴吗？

当然，刘备可以不在乎袁绍和曹操的感受，但现在南边袁术是徐州的最大威胁，要想保住徐州，原老大哥公孙瓒太远，可以作为援手的则只有袁绍和曹操。

那也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他们的感受。

至于吕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毕竟刚刚抢了曹操的兖州，如今来徐州，就怕故意重演。

可是，基于这些困惑和不利，刘备还是收下了吕布。除了因为都是“北边”——北部边境、边郡的人，还有就是信义，也就是侠的尚义重气。

刘备自少也“好交结豪侠”，侠的特点有二，一是仗义疏财，一是救人之难。（倒不是侧重非得是能打，能打的就叫“健侠”）。人家困急来奔，你都不收，这跟侠的精神差太远了。

现在徐州北有“泰山诸将”臧霸及其部将们，腹心有丹阳兵诸将还不稳定，又来一个吕布。局势更加混乱。刘备毕竟刚当州长，在政治经验上表现得一塌糊涂。不过，说他性格中有仁义和侠义，在硬是接纳吕布这一点上，是可以证明之的。

为了防范袁术（北面的青州不需要太防了），刘备把州治挪到了“吕”字形的南部一条，即下邳国和广陵国。这里是淮南到江北这一块。

于是刘备驻扎在下邳，叫吕布去西边的小沛屯扎。

到了下一年，建安元年（196年），在扬州九江郡寿春的袁术，北上进攻徐州的刘备。

刘备以张飞守徐州州治下邳，自己带着关羽南下去迎战。战线在下邳国南部的盱眙到广陵郡中部的淮阴一线。这里是淮南以南到江北的地区，也就是苏中地区。

刘备与袁术之间的战事，持续了两三个月。

袁术于是派人给吕布送去粮草，拉拢吕布，要求吕布偷袭刘备的州治下邳。吕布答应，从小沛出兵。

这时候，张飞正留守下邳。曹豹是从前徐州牧陶谦的旧将，担任下邳国相。曹豹带着几千丹阳兵，与张飞不睦。这也体现了原陶谦一系，与刘备之间有张力。

张飞怀疑曹豹会暗通正引兵来攻的吕布，于是就想杀了曹豹。

丹阳人许耽，是陶谦的老乡，连夜派人出城。这时候，吕布已经到了城西四十里。许耽派的人告诉吕布：城中大乱，张飞杀了曹豹。我们有丹阳兵一千在西门白门。给你开门。

许耽说的是真的假的也不能确定，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张飞杀了曹豹。

于是，吕布因此得以攻入城中。

因为许耽的丹阳兵开城投降，吕布杀入城中，从白门放火。

张飞只好逃跑。

张飞跑去找到刘备，刘备没了老窝，一下子就被袁术击败，在广陵郡跑了一圈，屯扎在海西县，弄得自己没了粮和老婆。大财主糜竺把妹妹糜夫人又嫁给他。又自己拿出钱，给刘备买粮食。

刘备在海边待着（海西位于连云港南的灌南县），无法，只好向吕布请和。

于是吕布归还刘备妻子，和好。并叫刘备去小沛屯扎，而吕布自领了徐州牧。

吕布并没有至刘备于死地的想法，端了刘备的老窝也就行了。

毕竟都是边地人，吕布也不能做过于低下的行为。

吕布叫刘备驻小沛，关羽驻下邳。俩人就算和好了。

吕布还把从下邳城抢的刘备的媳妇还给了刘备，让他带着去了小沛。这么一弄，刘备反倒多了个媳妇。

在刘备看来，自己作为幽州边将没本事，请并州边将来主宰徐州，度德量力，也没话讲。

《三国演义》上因为这次张飞丢了下邳，说张飞打不过吕布，那实在有损张飞形象。就虚构说：张飞前一天晚上喝醉了。那自然是没法跟吕布打了。

袁术那边还在不依不饶。

随即，袁术就派大将纪灵带着三万步骑兵，进攻小沛的刘备。

派了这么多人，那是非置于刘备与死地不可。

此外，袁术是这样考虑：因为袁术与吕布交好，所以不好意思打吕布，故打刘备。刘备的小沛，是豫州的。本来袁术拥有豫州，现在其中部分被曹操抢去了。通过打小沛，自己向豫州发展，暂时不打徐州了。

吕布考虑到需要引刘备为同盟，于是去救刘备。

诸将则不想救：“将军常想杀了刘备，现在何必救他？”

吕布说：“如果刘备败亡，袁术就会和泰山诸将合作，我们就不好办了。”

豫州的沛国，在徐州彭城国西。沛国往北，临着的就是兖州的泰山郡。泰山郡往东，是徐州的琅琊郡。臧霸的势力，就在这泰山郡和琅琊郡。

吕布并非有勇无谋，他对袁术的盟好关系，有着冷静的认识的。毕竟吕布在朝廷呆过，又跟州郡联兵打过，在张邈的接纳下抢过徐州，政治军事经验的量级，是高于刘备这个只在徐州海边小圈子的人的。

真的袁术势力对徐州形成三面包围时，就不会再跟吕布盟好了。

于是吕布只带了一千多人，从下邳国向西穿越彭城国，到了小沛。

吕布叫来纪灵，又把刘备从城里叫出来，都到自己的营中。然后，吕布劝他们和好，说：

“如果我能射中立在辕门的戟尖，你们就和好，如果射不中，你们继续打。”

于是一箭发出，射中戟尖。

于是，在座无不欢呼将军神人。

于是双方讲和，纪灵退兵。

这就是辕门射戟。随后，吕布和南边的袁术，维系着表面上的合作关系。

曹操成功收复了兖州之后，又悄然在活动，今年南下进入豫州，夺得了颍川、陈国等郡国。袁术原来设置在这里的郡守，向曹操投降。于是曹操进到颍川的许昌县。这时候，汉献帝从西边长安跑回来了。曹操把汉献帝接来许昌，改名许都。这也是建安元年的事。

到了这年的秋冬之际，刘备在小沛，又在招兵买马，扩充到了一万多人。这是使得吕布开始担心他。

刘备驻小沛，小沛属于豫州，吕布和刘备算是盟友关系，一个用徐州，一个在豫州，所以上次吕布来救刘备。但现在刘备兵力过大，吕布又不能接受这样的邻居。

于是吕布攻小沛。刘备战败，带着关羽张飞向西而跑，去投奔了曹操。

刘备到底有什么本事：有侠义是第一

刘备会做人，可以参考下面这个例子。后来，刘备跑在荆州依附刘表，一天，和刘表、许汜等人坐着聊天。这个许汜，曾经追随吕布，也认识徐州的陈登，于是许汜说：“陈登这个人，倒是个湖海之士，但是骄狂气改不掉。”

刘备问刘表说：“许君说的对不对，你觉得？”

刘表说：“许君应该不会虚言，但是陈登确实名重天下啊。”

刘备于是转脸问许汜：“老许，你说陈登豪，有什么事例吗？”

许汜说：“从前我遭遇流乱经过下邳，去见陈登。这个陈登毫不知道待客之礼，好长时间不跟我说话，自上大床上卧着，让我的这客人卧下床。”

床特别大，可以坐，可以卧，来了客人，都上床，在床上座谈。本来应该客人坐上床。当时没有椅子。

刘备于是捋了捋没有胡子的下巴，终于对许汜发难了：

“君有国士之名，如今天下大乱，皇帝都丢了颜面，大家都指望你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可是你却求田问舍，说些话都是没有什么可采纳之处。这是陈元龙所忌讳的，凭什么要和你说话。若是我，就卧在百尺楼上，让你卧在地上，岂止是上下床之间呢！”

刘表听到这里，大笑。

这是刘备发明的一个成语“求田问舍”。

这话就说明，刘备关心的是别人，是救世人之难，而不是自己置办房子地。

也就是说，刘备是个仗义疏财的人，不在乎房子地，有侠的轻财尚义的特点。

袁绍“好游侠”，曹操“任侠放荡”，他们也都能得人之助力。

所以，他们仨的人际技巧，主要就是在仗义疏财，没有私心，真诚地爱别人，不忘旧好，见危投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

譬如说，刘备在青州平原国时，“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最低级的士人），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这就是救时难而周济同类，轻财赴义，振穷救急。

简单说，他的做人技巧，就是分享和救难，自己有一个，就给别人0.8个。

而且不仅仅是针对少数几个人，按刘备指责许汜的话，是要“救世”。也就是侠的定义中说的“救时难而济同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共同体意识。

总而言之，侠就是共同体主义和利他主义。

刘备的仁，其实底层逻辑在于他是侠者。吕布正是通过抱怨不公和装可怜，利用了他的侠义之心，从而得到他收留。

这一点，不善长说话的刘备，和郭靖岂不是有点像，郭靖也的总对杨康抱有无原则的同情心，乃至被杨康“偷袭”。

在识人方面，刘备也很准。他曾经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重用，后来果然如此。刘备跟汉昌县令马忠面谈之后，说马忠是个能人。后来，马忠确实平定了南中诸郡。

汉献帝被李傕劫持的日子

当初，初平三年（192年）四月，董卓在长安被吕布杀死的时候，他下面的几个部将，还在关东地区屯扎着。这些人就是李傕（jue）、郭汜（si）、张济。

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习于夷风，相信女巫，遇到事总让她跳大神占卜。郭汜是凉州张掖郡人，盗马贼出身。张济和他侄子张绣，是凉州武威郡人。张济的媳妇好看。

李傕等三将，一看老大董卓死了，就想散了算了。凉州武威郡人贾诩，时年四十五岁，做讨虏校尉，也是凉州军团中的一员，说：“散了的话，一个普通的亭长（派出所长）就都能把你们给捆起来。不如催动军队往长安杀过去，给董公报仇。实在不行，再散伙不迟。”

于是他们带着兵往西走，一路上不断收编一些散兵，过潼关到长安时就有了十几万人马，旌旗招展地把长安城合围起来了。

这时候，屯扎在长安附近的董卓的部曲将樊稠（凉州人）、李蒙、王方也过来加盟。樊稠是凉州军团里知名的猛士。

打了十天，终于攻破了长安。

吕布在城中展开巷战，最后被打跑了出去。城中的官兵战死很多。

司徒王允扶着天子到处跑，最后没地方去，上了东城宣城门门楼。

李傕看见了，就在下面率众磕头。

汉献帝这时候十二岁，是个早熟少年，说：“卿放纵士兵纵横，意欲何为啊？”

他用词很谨慎，不说进攻，说纵横，以免激怒对方。

李傕、郭汜等人说：“董卓忠于陛下，却被吕布、王允所杀。臣等替董卓报仇，不是想要叛乱。请让我们完成报仇目的，然后自去廷尉接受治罪。”

最后一句说得还挺有礼度。

吕布已经跑了，好多大臣也被杀了，就剩王允还“逍遥法外”呢。

王允走投无路，下城，自己和老婆孩子十几个，被押往农贸市场杀了。

李傕占据长安以后，放纵士兵烧杀抢劫，死者狼藉。

汉献帝被迫封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人为大官。封李傕为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朝政都是这前三个人说了算。张济出镇到中原西部的弘农郡。这时是六月。

李傕等三人主持朝政，国家大事，都是他们说了算。

对于东方州郡，李傕等人采取的措施是分化来治理的模式。对于自己所讨厌的，比如袁绍一系的长官，就下诏命州郡捉拿，许以金银。跟袁绍对立的，就拉拢和拜受他们做州郡长官。

总之，从行政体系角度来讲，国家倒还依旧是个国家。

李傕、郭汜等三人原本级别都是校尉，互相没有统领关系。这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三人在朝廷上互相争权，于是各自的兵在常长安城里打起来。

最后想了个办法，把长安分成三份，每人管一块儿。这样减少摩擦了。

李傕、郭汜还想再拉些帮手来，到长安给自己帮忙，就想起自己的凉州老乡兼敌人韩遂、马腾了。

韩遂是金城郡人，早就跟北宫伯玉、边章一起叛乱，后来杀了那俩人。马腾是天水郡的人，是汉人和羌人的混血，也算半个汉人，本来是应募的凉州官军中的军司马，也带着兵响应韩遂了。

董卓本来已经给他们下了诏书，要招安他们。

现在，李傕又来叫。请他们来长安当官。这俩人高高兴兴地带着军队来了，奉命驻扎在郊外的长平观。韩遂做了镇西将军，马腾做了征西将军。随后韩遂带着兵回去，到凉州上岗。

不管董卓还是李傕，叫他们来的目的，就是给自己张势。凉州军阀都很懂矛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多，才能政权牢。

有时候老乡也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在利益面前，过了一年多，到了初平四年（194年）二月，李傕、郭汜就跟马腾打起来了。起因是马腾跟李傕要什么好处，李傕不给，于是马腾攻长安——当然这过程中，也有大臣趁机挑拨。

马腾身体洪大，他还有个勇猛的儿子叫马超。马腾跟李傕之间互相厮杀了几天没有结果。韩遂赶紧从西边凉州跑来，给他们俩家调解。调解不成，韩遂也帮着马腾打李傕。

李傕派猛将郭汜、樊稠跟马腾、韩遂大战于长平观下，砍了韩遂、马腾一万多人头，把俩人追得一直向西跑到了陈仓。

樊稠是员猛将，但是没有韩遂狡猾。韩遂对追他的樊稠说：“咱们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我约一天跟你谈谈吧，叙叙旧。”

樊稠答应了，于是俩人出到阵前，并排着马，谈话叙旧，说说得就高兴地大笑，互相拉着手。俩人说了半天，最后骑着马各自返回了营寨。

军士把情况汇报给李傕，李傕就摆酒招待樊稠，问道：“你跟韩遂在阵前交臂笑语、眉飞色舞地说了老半天，都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要造反？”

樊稠说：“没有啊，没说啊，就是叙叙旧而已。”

李傕说：“你分明是想沟通他造反！”

李傕喝令刀斧手，不由分说，按住樊稠，就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了。然后兼并了樊稠的军队。

其实樊稠一贯勇猛爱人，深受兵士敬重，李傕是怕着他，所以就趁了这个由头把他咔嚓了。

郭汜一看樊稠死了，心想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辗转反侧，夜不能眠。

刚好，郭汜的媳妇郭女士是一个妒妇。

李傕、郭汜常一起喝酒，一喝就喝到很晚，然后就干脆住在李傕家，第二天才回来。郭女士一看老公总是夜不归宿，急得很，心想：

“李傕肯定没让我老公闲着，夜里肯定是要派女妖精跟他抱着睡的啊，这都是人的待客常理啊，不然多没面子啊。不行，我受不了，我得想办法离间他们。”

这一天，李傕给郭汜送好吃的东西来了。

郭女士得了机会，偷偷在厨房里，往肉里边塞进去了大豆发酵制成的调味品豆豉，端给老公吃。

郭汜刚要吃，郭女士说：“这肉从外边送来的，倘或有蹊跷怎么办？”

郭汜说：“剖开来看看。”

郭女士一切，切出里边一团豆豉来，说：“你看，果然是毒药。”

郭汜说：“这好像豆豉。”

“对，毒药都伴在豆豉里吃，要不你尝尝？”

郭汜赶紧一扭嘴。他也不敢吃了，吓得慌慌张张。

“一支竹竿上容不了两只雄（雄就是公鸡，‘英雄’的本义就是羽毛漂亮的大公鸡），”郭女士很贤惠，“我早就怀疑李傕对您心怀叵测了。就说樊稠吧，那么英雄的一只好鸡，却被李傕捏造了一个罪名杀了。”

郭汜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对老婆说：“谢谢啊——！”

几天后，李傕又招郭汜去喝酒。

郭汜喝得大醉回来，说：“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啊，好像越来越没力气了。”

“吃大粪的力气您还有吗？”郭女士说，“这一定是李傕给你下了毒了，现在有效的急救办法是吃大粪，把东西都呕吐出来。”

于是，仆人准备来一些上等大粪，用水泡了，搅拌均匀，形成粪汁，看上去非常诱人，装在杯子里。

大家七手八脚，给郭汜捏住鼻子往嘴巴里灌粪汁。“尽量多吃一些，这样催吐出来的效果才好。”

郭汜张着喉咙，硬是被往下灌得饱饱的。还是吐不出来。郭女士启发他说：“你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从腭里产生出来的。”

话音刚落，就见郭汜喷射出一把雨伞一样放射状的黑汤，举室臭不可闻。

郭汜跪在地上，嘴里不断往外喷黑汤，一边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他的老婆，真堪是中国古代第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啊。有这么的老婆真幸福啊。

从今以后，郭汜心中怕了李傕，准确地说是与李傕衔恨在心，再不去喝酒了。

李傕也就恨了他，俩人互相恨。

互相恨了没多久，俩人就拉起杆子，在长安城里打了起来，拿着老百姓的房子当掩体，互相杀死的士兵以万计。

老百姓再次跟着倒霉，当兵的一看有打仗的机会，就趁机打老百姓，烧杀抢粮食和财物，长安城内外，所谓三辅地区，数十万户居民，被抢的只剩了父兄死掉的遗体。又赶上大旱，没粮食吃，只好人吃人。

汉献帝的出路

李傕和郭汜在长安城互相对战了三个月。郭汜的兵没有李傕的多，李傕有数万人，但郭汜本人善战，当初吕布曾经点名与他单挑，于是双方打得就难解难分，难分胜负。

这一天，李傕就想起汉献帝来了，准备把汉献帝劫持到自己的营里，以便给自己增加优势。于是李傕派出数千军兵围住皇宫，前头推着三辆马车，逼着皇帝上车。

大臣们互相推让一番，最后十四岁的汉献帝坐头一辆，他的未成年媳妇伏小姐坐第二辆，已做了尚书的贾诩与左灵合乘第三辆，其余大臣如董卓任命的太尉杨彪一千人则都步行。

等皇帝大臣们走了，军人们当即冲入殿中，抢掠宫女，搬走各种好东西，又把御府里库藏的金帛、车驾、器物服饰都搬去了李傕的军营，然后放火烧了皇宫各殿，连同其它官府、民居，烧个一干二净。

汉献帝到了李傕的军营中，就派三公九卿去找郭汜，希望郭汜和李傕讲和。结果郭汜把公卿全给扣留了，包括太尉杨彪、司空张喜一千人。

只有司徒赵温没去，得以还待在汉献帝身边。

太尉杨彪质问郭汜：“你们俩互相斗，一个人劫了皇帝，一个抓了我们公卿，有这么干的吗！”

郭汜拔出刀来就要砍杨彪，旁人劝阻，这才罢休。

当初平定黄巾的右中郎将朱俊这时候是大司农，九卿之一，被扣在郭汜营中。他素来刚直，一生气，干脆发病而死了。

双方打到了下个月四月。这一天，郭汜带着兵竟攻入李傕的营寨来，在汉献帝待的屋子前互相乱射乱打，一箭射穿了李傕的左耳朵。

李傕的部将杨奉率兵从外面赶来，郭汜兵方才退去。

当天，李傕包扎完耳朵，又把汉献帝从自己的军营里给挪到了北坞，门口站上岗，内外隔绝。侍臣们仿佛进了监狱，但他们很快就不着急了，因为他们肚子饿了。有时候肚子饿能减缓精神焦虑。

汉献帝就跟他们要五十斗米和带肉牛骨头棒。

不久，李傕送来了过期牛肉，都臭了，人们都不敢闻。

汉献帝终于发起少年疯了：“这是人吃的吗？把李傕叫来，我今天非骂死他不可！”

侍中杨琦懂得忍耐，赶紧劝说：“李傕，是边鄙之人，一贯是蛮夷作风，现在又自知干了悖逆的事情，所以脸上都是气恨的样子。他还想把陛下再挪到他从前屯驻过的黄白城去呢，来发泄他的愤恨。希望陛下还是忍一下吧，不能跟他当面翻脸啊。”

汉献帝是个早熟少年，于是望着臭牛肉，不再言语。

这时候，由于李傕干的事情大多不仗义，于是他下面的部将杨奉，就看不上他。

这个杨奉，是白波贼出身。白波贼活动在并州的西河郡（陕西东缘），因为起源的西河郡白波谷而得名。在汉灵帝末年，白波贼从西河郡出发，一度向东越过黄

河寇犯并州的太原郡（山西省中部太原）。

作为白波贼，杨奉是被招安来了这里。当初，政府因为没法消灭白波贼，就干脆采取绥靖的办法。听凭他们在山谷里聚集，还接纳他们举荐的孝廉、官吏。这些人中能举孝廉，说明他们是一种豪强和依附民自治的状态，借助山地抗拒政府，而不是小股的强盗。等于是和政府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平衡。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下，白波贼中的人如杨奉，做了将官，并不奇怪。

杨奉下面还有一个大将徐晃，是并州人（山西洪洞）。

但他们不是凉州人，而是并州人。

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是曹操的老乡）、钟繇（荀彧的朋友）等人，于是就跑去串联杨奉。

杨奉答应了。作为并州人，他和凉州诸将，还是有隔阂的。

于是他们谋划一起刺杀李傕。

可是，消息泄露。杨奉来不及行动，只好拉着自己的部队，跑了出去，跟李傕对峙。

杨奉，作为并州人，这时再次扮演了吕布的角色。而杨琦等人，就是王允的角色。

杨奉虽然败了，但这是唯一只能带着汉献帝跑的部队。

一天，李傕来朝见汉献帝。就见他走进来，腰里塞着三把刀，手里还捏着一只马鞭和一把刀，远看好像打铁铺的。

旁边的侍中、侍郎一看李傕带着武器，都吓坏了，也立刻带剑持刃，立在汉献帝身侧。

李傕把第四把刀也掖在裤腰里，坐下对汉献帝说：“明陛下最近休息得好吗？”

“明”是一种尊称，比如明公。但是对皇上应该说“明上”，或者说“陛下”。李傕这个土老帽不懂规矩，就发明了“明陛下”这个词，自以为是地乱叫。

汉献帝也不纠正他，就随声应答。

李傕就接着大骂郭汜，说郭汜怎么对不起自己，郭汜有哪些罪状。

汉献帝就顺着他，也说郭汜该遭电打雷劈。

李傕高兴了，他一点都看不出真伪，竟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糊弄了。

他高高兴兴地出去之后，对其他官员说：“明陛下真是圣贤的主子啊！”非常高兴，对汉献帝喜欢得不得了。

“不过，”李傕说，“他身边的狗才却不像话，见了本官居然拿着刀，这是打算暗杀我吗？看我对国家功劳太大了吗？”

侍中李桢是他的凉州老乡，赶紧忽悠他：“不是的，按理说呢，侍臣是不许带刀的，但是现在军中，按照国家惯制，在军中是不能不带刀侍卫的。”

于是李傕就欢喜得没有一点快快了。

张济这时候屯扎在中原西部弘农郡，以防东方州郡，听说俩老乡打架，死者万余，就入关来调停。

李傕因为手下人有一些人如李傕等叛离了，自己势力也下降了，感觉灭不掉郭汜，于是答应和解。

于是，在张济的调节下，李傕、郭汜宣布讲和，李傕也答应放出皇帝，郭汜也把他扣押的公卿们都放了。

但是长安城里的皇宫已经烧了，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张济就主张把汉献帝搬家到自己的弘农郡去。

张济也是有私心的。只要皇帝来了我这里，我就能挟天子了。

汉献帝也巴不得离开这个鬼地方，能往东去最好。

于是汉献帝也派人反复跟李傕说，要送自己去弘农。

李傕耐不住张济和汉献帝的要求，终究答应下来。

这也是因为关中这样斗战，并且今年旱灾，粮食也欠收，弄得人吃人，既然没粮食，皇帝和百官又很能吃，那也只好让他们换个地方。

汉献帝大喜。

李傕派了数百士兵，持戟护着汉献帝舆车左右，出了北坞。

刚走不远，就见桥上，郭汜手下的数百名大兵，遮住了桥面，拦住了去路。

郭汜的兵一看这车，就喊：“这是不是天子啊？”堵着桥头不让车过去。

后面李傕的兵，举着大戟就要上去打。

侍中刘艾大喊：“正是天子！”然后让侍中杨琦高举车帷，汉献帝从里边露出脸来，对着郭汜的兵众叫：“你们不后退，怎敢迫近至尊耶！”

郭汜兵当被震慑住了，这才往两边退，让出桥面。

汉献帝的车呼啸着从一桥士兵中冲过去，好像警匪片里的狂徒从一堆警察的车中撞过去。

过桥之后，士兵众臣都大喊“万岁”！

十四岁的汉献帝岂不是少年英天子哉！倘使他能早生在治世，必是汉室中兴之主啊！

于是，汉献帝的车驾带着百官，一路向东而去——因为张济叫他到他的地盘弘农郡去。

谁想到，在这转运皇帝的过程中，会出问题。

汉献帝向东不远就到了新丰县。

这时候，郭汜觉得让皇上东去不对，就派人追来，通知皇上掉头往西，去长安西面的郿县。

这一困境，到逼得汉献帝想出个个更好的办法：派人去联络白波贼出身的杨奉，叫他带着兵来新丰来帮助自己。

杨奉看不惯李傕，前不久和大臣合谋，要谋杀李傕，消息泄露，只好拉着队伍背叛，跟李傕对峙。

他下面的徐晃，武艺高强，有千万人我亦往矣的勇气，而且人很正直，就劝杨奉：

“将军应该去新丰，把皇上送回洛阳去。到时候，将军就可以秉持朝政了。既匡济了皇帝，又自得到富贵。”

杨奉觉得是这个理。

当即带着徐晃和部队，拔营跑去了新丰县。

汉献帝看到杨奉的部队，乐了，于是在杨奉保护下，往东奔洛阳。

这时候，李傕、郭汜都后悔了，都觉得不应该放皇帝东行：“皇帝走了，以后必然派州郡大军讨伐我们，到时候咱们就是灭族的结局了。”

于是俩人不计吃大粪的前仇，合兵一处，催动队伍，直追出了函谷关。

他们顺着滚滚流动的黄河，追到了函谷关以东不远的曹阳，和杨奉的队伍展开大规模激战。

杨奉知道拉帮手，不过他也拉不来什么好帮手，他本是白波贼出身，就找到了这一带的白波贼韩暹、李乐的队伍，许诺以征东将军的高官。

韩暹、李乐被招安了，高高兴兴地来了。他们带来的人还很多，其中还有并州内居的南匈奴人，合计数千骑兵。

于是，韩暹帮着杨奉掀起了保卫皇帝的战斗。

一场厮杀，被李傕、郭汜打得大败。

并州劲旅，还是打不过凉州秦胡兵。

皇帝趁着士兵们挨揍，带着小皇后和几个副媳妇，往北面的黄河岸上跑。

李傕则忙着把跑不动的公卿百官抓起来，挨个砍脑袋。连杀了光禄勋、廷尉、少府、御史、大司农。接着又要杀司徒赵温，还有太常、卫尉和司隶校尉。

尚书贾诩觉得自己的同僚被砍，也满不义气的，就劝李傕住手。

李傕这才住手。

虽然不杀大臣了，但公卿以下，男女死者不可胜数。

这时候，小男孩汉献帝和一帮小女孩，都跑了北面的黄河边上，白波贼李乐熟悉地理，找了一条船。

这时已经是年底十二月。冬风正紧的时候，这帮人像逃学的孩子一样，散在荒野上瞅着大河发呆了。

可是，这里的河岸非常陡峭，壁立百尺，下临着滚滚的黄河，小孩们根本跳不下河去。

国舅董承就说：“没关系，我有办法，咱们把马的缰绳都解下来，连成一条绳，让皇帝顺着绳子，从崖壁上爬下去。”

小皇后的哥哥伏德一手挽扶着小皇后，一手拿着绢，说：“马缰绳是拴马的，怎么能拴皇帝呢！你这个大人怎么当的！”

董承脸一红。

“我这里还有宫中的十匹绢，我一直舍了命也舍不得扔的，可以连成带子。”伏德说。

其实，这个小伏德的急中生智，比司马光砸缸要好多了。

行军校尉尚弘是个攀岩高手，于是他背着汉献帝，自己手里攥着百尺长的绢带，作为下降绳，一步步地蹬着岩壁往下坠。尚弘不时地从后腰粉袋里掏出镁粉，往手上涂一涂。到了半道，他把岩石锥插到岩石的裂缝里，用岩石锤把岩石锥凿进去，然后自己掏出烟来，点着了，在半空里悠荡休息。他吐着烟扭头对后面的小汉献帝说：“以后注意啦，可不要再逃学啦。”

汉献帝吓得觉得裤子湿湿的，说：“你快点走吧，要抽下去敞开抽。”

俩人望着下面寒风摇摆的团树，一步步地蹬着、坠着，下到了岩底的底端。

黄河水就在崖壁底下，离开崖壁底下五六米以外的滩床里，黄河水卷腾盘旋。俩人把着竹篙，上了船。

这时候下起了雨，雨水浇在船篷的前窗上，在闪晶晶的船甲板上，在一颗少年的瞳眸里，雨水浸进北国河山的心腹，浸进汉献帝记忆最潮湿的部分。

因为没有帆，就拿个破被子当帆。董承想坐着船，一直向东奔洛阳。杨彪说：“不行啊，我老家就是弘农的，这前面是三十六个险滩，太危险了。以这样一条破船，怎么可能？还是到对面北岸，去河东郡吧。”

于是，破被子的帆船，朝对岸划去。

其他崖壁顶上的人全傻了，方才想起来，就一只船，我们怎么走啊。

小皇后和小贵人一帮小男女和一群大臣、侍中什么的，全都急得要哭了。

大家稀里糊涂从崖壁上爬下来，有的急得就直接往下跳，摔得鼻青脸肿。

这时候，船又回来了。众人急忙就往船里边抢位置。很快船就满了。还有一批官小的和当兵的，都争着攀船舷。

董承和白波贼李乐急了，举着大戈，照着那些攀船舷的人的手就砍下去。被砍掉的手指好像活蹦乱跳的河虾一样。

就这样，汉献帝终于平安逃到了黄河以北的山西夏县。这里属于河东郡（属并州）。

汉献帝能成功在转运途中脱逃，实在是因为凉州军团内部又出了分裂，并州人杨奉和并州白波贼韩暹把他抢了出来。

于是，汉献帝在安邑，封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李乐、胡才这两个白波贼帅，也封了大官。

这回，汉献帝是脱离了凉州人，又完全落在了并州白波贼手里。

汉献帝的办公地点比较惨，是在一所破烂民房里。这个民房没有门，外面是一圈蒺藜编的篱笆栅，每当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士兵们就趴在外面的篱笆上，互相抢位置，你压着我我压着你，闹着笑着地起着哄地往里边乱瞧。

像司隶校尉这样的大官从屋院里走进走出时，士兵们和周围的老百姓就拿脏东西扔他。司隶校尉抱着脑袋往里边跑，只能喊晦气。

一些小兵头，就敢擅自抓住尚书这样的大官，用竹板把他笞杀了。

有时候一些当兵和小兵头出门都带着自己的姘头，或者是自己带着从哪里搞来的酒，直接跑到天子的屋子前，嚷嚷着让天子出来，跟他们一起来喝酒。守门的不给通禀，这帮人就喧呼骂詈，直接骂天子是面瓜，谁也管不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民主时期啊。

一种平等和自由，在山西夏县（当时叫安邑），欢天喜地地实现了。

转眼立刻就是新的一年，196年一月，汉献帝在安邑搞了个简陋的郊祀天地仪式，向没有多少听众的会场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定为建安，是为建安元年。

这个年号——建安，是一个多么饱含期望的字眼啊。

五月，汉献帝粮食吃光了，汉献帝决定还是回洛阳去。

经过一番反反复复的周折，中间包括下了马，你背着我，我骑着你，不时的步行，翻过太行山谷，穿山越岭，攀树抓草，就这样地走啊走啊穿越雨后的泥泞，汉献帝终于在六月份回到了彩虹围绕的洛阳城。

洛阳城里除了大自然不变的彩虹和免费的晚霞，却没有一点人气了。当初董卓火烧洛阳，城内外两百里，全是废墟没有人烟了。街陌荒芜，宫室烧尽，象征皇权的铜驼生了荆棘。

百官就披斩开荆棘，在废丘墙壁下寻一个两面避风的墙角所在，安顿下铺盖在那里住。

皇帝运气比较好，找到了从前宦官赵忠的空弃家宅里住下。

这时候，各州郡长官忙着争地盘，没有一个送公粮来的。

百官们只好自己劳动。自尚书以下群僚都出去拿着小火铲挖野菜，或者砍柴薪，有些砍不来的，又饥又饿，就饿死在两面避风的墙底下。

因为洛阳养不了多少人，杨奉带着自己的兵只好屯扎在附近的梁县。

曹操和汉献帝

建安元年，曹操这时候在中原，已经有了兖州，当着兖州牧的官。同时这一年，刘备因为挨吕布打，也跑来投奔了曹操。

曹操这时候的地盘，除了兖州，还有了半个豫州。他在这年初，带兵南下进入豫州，占领了豫州的颍川郡等两三个郡国，自己屯扎在颍川郡的许昌。

曹操召集下属，商议要不要把皇帝接到许昌来。

多数人都反对，杨奉手上的兵甚强。还是以后再说吧。

唯独荀彧劝说曹操去。“现在皇帝流落在外，洛阳成了荒芜的废墟，百姓都怀念旧恩、哀怜皇上，如果能借着这个情况，奉护皇帝来顺从人民的愿望，就是大顺。”

说的就是克制自己的私人欲望，而顺应他人的欲望。“因人之欲”，顺应所有人的欲望进行设计，就能无敌，这也是韬略。专逞自己快意，就会受窘。

荀彧的原话是：“将军诚因此时，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这里的关键字就是“因”，也就是借助、顺应并推动的意思，顺应民望。

“因”的思维方式很重要。《吕氏春秋》专门有一篇叫“贵因”，就是看重“因”，“因”最可贵。就是顺而利用的意思。光靠自己聪明勇猛，算是拙，而不是巧，要想成功，就要“因人之欲”，“因人之力”。也就是借助他人的力量，顺应他人的欲望趋势进行推动，就像大禹治水顺应水的力量，这样才能有成绩，并且强大到无敌。

于是曹操决定去洛阳。

冀州牧袁绍那边，也在商议，有人建议接皇上来。但是豫州颍川人郭图则说：“如果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您就不是冀州的老大了，动不动就要打报告请示天子。听天子的您威风就下降，不听的话您就是拒命，这不是个好选择。”

说得也有道理。后来曹操多数时间待在邳城，不在许都，就是这个道理。

按史料说的，袁绍决定不去接皇上。

接汉献帝，杨奉、韩暹这两个黑道出身的人肯定不会答应。于是，曹操先派人去洛阳，找到汉献帝下面的议郎董昭。

董昭出主意说：“曹将军如果想来，杨奉肯定不欢迎。但是现在，杨奉和白波贼韩暹，都是大官，俩人互相争权而不睦，此外国舅董承也跟他俩争高低。杨奉的军兵最强，但是在外州的党援少，如果曹将军说愿意做他的党援，从而抬高他的朝中地位，他必大喜，就欢迎曹将军来了。”

董昭干脆又以曹操的名义，给城外驻扎的杨奉写信，说了这个意思。杨奉大喜，请曹操赶紧来吧。

八月份，曹操带了少量军兵，跑到了洛阳，拜见了天子，随后与杨奉相见，互相结盟。

杨奉把韩暹大骂一顿，这个白波贼本来是我叫过来的，结果他当了大将军，我才是车骑将军，你说怎么办！曹操说：我支持你。

于是联名上表，称说韩暹有罪。汉献帝批准。

韩暹没办法，自己的兵也不如杨奉的多，见杨奉拿着诏书来抓他了，韩暹只得单骑出逃。

如果不是杨奉和韩暹之间又不团结了，曹操是没有机会的。

并州诸将，跟凉州诸将一样，在面对大的权力诱惑时，也是争得你死我活。

曹操又按着董昭的主意，派人去骗杨奉：“暂时请皇帝去鲁阳，那里离曹将军的许昌县近，从许昌送粮食到鲁阳，给皇上吃，可以省些人力。不知可否。”

杨奉因跟曹操结盟，又一起赶走韩暹，所以信任曹操，看不出这是曹操拐卖儿童的计策。于是答应了。

曹操带着汉献帝赶紧就跑，出了洛阳，东南下一百公里到了鲁阳，然后又往东一百多里跑去了许昌。

杨奉一看皇帝没呆在鲁阳，这才知道上当，赶紧和韩暹复好，带着轻骑就追曹操，结果被曹操半路设伏，杀败。

汉献帝这回终于来到许昌，于是把这里称为许都。

曹操随及又出兵洛阳，一场战斗，把杨奉打跑了，得到了他手下的大将徐晃。

杨奉、韩暹没处去，就出奔到东南方向的徐州、扬州之间去做寇掠的事，随后跟袁术结盟。后来都被地方官捕杀。

汉献帝到许都后，按曹操的意见，就封曹操为大将军，封在冀州的袁绍当太尉。

袁绍知道了，大怒，说：“曹操几次要死，都是我救存了他。现在他要背恩，挟天子以令我吗？”

这里说的，是曹操做兖州牧时，与袁术，以及与徐州牧陶谦、与吕布的战役，袁绍都发兵帮助过。他认为，要不是我帮，曹操在中原挺不过这几关。

曹操听说了，吓得要命，赶紧把大将军印给了袁绍，自己当司空。

实际上，曹操接汉献帝，他的功劳可能被夸大了。这个过程中，应该是有袁绍的协助。比如，曹操能带着皇帝跑的路上，设伏击败追军，这就有点可疑。曹操又杀到洛阳，打败杨奉二人，这也令人难以想象——如果你当初就有能打败二人的能力，何必前面选择偷皇帝的模式？

这过程中，很有可能是袁绍有兵力介入和协助的。

如果认为，曹操的所有行动，都是袁绍指派去做的，那纵观这个过程，也能说得通。

袁绍的下属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建议接，另一种如郭图是不建议接。其实，挟天子有好处，这个道理如此简单，连徐晃、郭汜都知道，袁绍怎么会不知道呢？

说袁绍看不到这个好处，于是不接，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认为，他觉得放在自己身边不方便，于是叫曹操暂时拿着，而曹操属于他的下属成员，这是说得通的。

一开始，曹操是叫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

从这个事情来讲，袁绍对于曹操，是处在支配地位的。

袁绍后来在讨曹操的檄文中说：

“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败法乱纪。”

袁绍派许勋去曹操那里，然后徐勋派遣曹操去保护皇帝。似乎是袁绍在主导这件事情。

也可以理解为，袁绍出于信任，叫曹操作为代理，履行照顾好皇帝的职责，以实现袁绍本人控制皇上的目的。但是曹操偷着把皇帝弄去了他的许昌，同时对百官施威乱来。指责曹操没照顾好皇帝，但曹操去照顾皇帝这事，是我布置他作为下属干的。

总之，袁绍的意思是，接皇帝这事，不是曹操自主行动，是我安排布置的，只是曹操办的时候，有变了样。

这也是有可信度的，毕竟袁绍势力大，曹操接皇帝的事，确实不会完全是曹操的自主独立行为。而且，如果徐勋是带着兵去了，那就有可能帮着曹操完成了对杨奉的伏击和攻击。

次年（建安二年），汉献帝派裴茂去到陕西关中，联络当地董卓的其它各股诸将，比如段煨等，联手进攻李傕、郭汜。李傕战败，被杀，夷灭三族。

董卓遗留下的四个西凉军事长官李傕等人，这些刚勇的、也带着自己梦想的乱世魔王，都烟消云散了。

因为他们力量匹敌，谁当老大，别的人都不服气。力量匹敌，导致不团结，于是四张好牌，打成稀烂。

四个部将中，只剩下张济。张济屯扎在弘农郡，粮食又没了，于是带着兵去南阳郡吃粮，结果在抢粮食的时候战死。侄子张绣接手了他的军队。这对曹操构成了威胁。

典韦在南阳的奋战

建安二年，曹操南下到南阳郡讨伐张绣。张绣是董卓的余党，具体来讲，是董卓的部将张济的侄子。张济刚刚死了，兵就交给侄子张绣，屯扎在南阳郡的宛城。这里离许都很近，曹操出于地区安全，必须来打。

春天，曹操军队一到，张绣就主动投降了。这也很好理解，因为董卓的余部几乎都没了，他不可能独存。

在当晚的宴会上，曹操专门叫上典韦，演一场血脉压制的戏。曹操高髻大袖，擎着酒杯，走到案围中，轮着给张绣及其将帅行酒。曹操身后就立着典韦，手持大斧，斧刃竟有一尺多长，雪光耀眼。曹操走到谁前面，典韦就在后面，举着斧子怒目看他。被看的人不寒而栗，不管会不会喝酒，没有一个敢不使劲灌的。终整个宴会，张绣将帅在席者始终没有一人敢抬头仰视的！全都低着头陪领导喝酒。

这确实是血脉压制了。

经过这么一吓唬，张绣应该不会再有反复的想法了。曹操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出于安全，他还是不进宛城住，而是住在营中。

营里边没意思啊。曹操就找意思，他听说，张绣的叔叔张济的媳妇，仙姿国色，正在守寡，干脆把她纳了吧。当晚，典韦守在账外，就看张氏被人送进曹操的大帐了。曹操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次日，张绣来见曹操：“明公，我们的部队要挪到高道去屯扎，中间需要穿过您的大营，特来乞求通过。”

“为什么要挪到高道。”曹操问。

“高道粮多。”张绣说。

曹操说，那好啊。

张绣又说：“一路上贼党繁滋，我们乞求让军士披甲，成战斗队形护着车前进。”

曹操说，好啊。

第二天清早，张绣的军众披甲操矛，车步并进，顺着大道，进了曹操的营围区域。进去之后，也不从另一头出去了。齐声鼓噪，掩袭曹军。曹操的营围不止一个，都在道路两旁分布，不同的部将及其军卒各自形成一个营。各营同时遭到攻击。

张绣军冲上来，就见曹操所在的营门口上，一个大汉已经冲了过来，堵在那里，怒目而立，一声暴吼，手提一双八十斤大戟，正是典韦。典韦带着军校，拼战于门中，杀的敌人层层倒死。典韦挥舞两只大戟，每一戟叉出去，大吼一声，一拧，就把十余只矛头摧断（戟的小枝往上拐弯，可以配合主刺拧绞兵器）。一边拧，一边大喊：“Hold the door! hold the door!”

掩护曹操从后面逃跑。

大高个典韦对敌人形成了血脉压制。叛军攻不进去。叛军也急了，就分散从别的营门杀入。又兜杀到典韦身后。这时候典韦已经打得身边只有十几个军校了，全都殊死拼战，无不以一当十。

叛军在门前和身后越聚越多，都端着长矛，像捅马蜂窝似地往门下捅。典韦侧身立在门中，左右两只长戟分开挥击，一击门内，一击门外。左右的军校中矛倒地，死伤殆尽，门客被敌我的尸体堵满了。典韦身上也累计前后中了数十矛，浑身数十个洞里往外冒血，人都成一个血人了，大戟也已折断了。

于是抽出腰刀，短兵接战。叛军见势一起拥过来，与之格斗加肉搏。典韦眼珠子直瞪得冒血，拎着卷刃的钢刀，伤兽般怒嚎一声，冲向叛军，连杀数人。无奈典韦血流殆尽，群创迸发，扑通跪倒在地，瞋目大骂而死。

死了过后好一阵，叛军才敢向前。

不久，闻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整个军队全都涌到这营门争着来看典韦的死躯，就好像演唱会围观歌星一样。典韦则谢幕了，永远躺在了自己所坚守的岗位上。

他再也没有像四季那样忧劳的轮回了，他平静地躺在阳光下，眼里跟活着时一样，总是一汪清水。

曹操在败逃的路上，记挂着典韦，虽然自己的儿子也死在军中了。曹操派间谍去偷来典韦的尸首，亲自临尸痛哭，然后车子载着，发回原籍襄城安葬。以后曹操车驾每过河南襄城，都以中牢规格的牛羊猪肉祭祠典韦。这是一个普通的忠厚的士兵，赢得了曹操的尊敬。

典韦带的兵不多，只有几百，他也不骑马，作为一员步将，显然他是步将中的三国第一。

典韦的老家，己吾城村至今名字也没有改，我曾经去宁陵县那里游荡时去看过。当时正是春天，春天高低不平，禽鸟南北飞翔，人的一生啊，多像一只草率的鱼，游动中一无所得，但典韦的故事告诉我，那绝对的意义永远找不到，认真战斗过好没一天，就是英雄。

下邳的白门楼

建安三年，曹操终于向东边徐州的吕布动手了。这次跟随他一起行动的，还有已经前来投奔他的刘备。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弟兄，有有限的兵力，一起向东而去。

吕布这时候在徐州下邳，日子过得并不好。虽然他夺了刘备原来的徐州，但并没有得到徐州的全部地盘。

比如徐州的本地派如广陵郡守陈登、琅琊郡守萧建根本也不听他的。徐州是陶谦和刘备先后经营过的地方，部分郡县不听他的，是很自然的。

说吕布有勇无谋，是不对的。吕布曾经派人诈降而抓了夏侯惇，用反间计在濮阳城内伏击曹操，用辕门射戟的巧计救了刘备，又使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技巧，夺了刘备的徐州，完全是有谋的一个人。

曹军到了城下，吕布及其勇猛将士儿郎，和曹操的大军在下邳城外的泗水河内侧一场野战。吕布本想把对方击压憋死在泗水河中，但猛打了一阵之后，发现自己的诸将都往后退。吕布的部将各自为战，史书上说“部将多自疑，冲杀皆不够彪悍”。

于是，最终战败。吕布拖着大戟跨着赤兔马败回城中，而骁将成廉贪打撤得慢，被一群曹家兵将粘住，冲突不得脱，杀死了一大帮曹兵之后，身中数疮，竟当了曹操的俘虏。

曹军乘胜直追到下邳城下。

吕布于是就想投降。吕布投降可以不死，从前在兖州的事情上虽然跟曹操结过梁子，但天下的英雄哪有互相没打过架的。

陈宫却吓得心慌乱跳，脸又腾腾地红了。从前他替曹操守兖州，却和张邈以兖州背叛，他本人亲自请来吕布接收兖州。这样的人，即便投降，能有活吗？他的罪比吕布还大，曹操未必恨吕布，却一定是恨死他了。所以生恐吕布投降，百般阻挠。

一天，吕布站在白门楼上，看城下曹兵攻城甚急，就冲着城下的曹军高喊：“卿曹且不要想困，我当向明公自首！”

陈宫急了，大叫：“逆贼曹操，算是什么明公！今日你投降了他，如卵投石，岂得安全。”

除了陈宫以外，还有些人也不愿投降，吕布扭不过他们，只好作罢。

接下来，吕布搞起了消极防御。

所谓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积极防御，要求穿插迂回到敌人的侧后远方，袭击敌人必救的地方，导致敌人只得回军，至少也计划错乱。

陈宫就提出了的叫吕布出城去断曹操粮道的建议，这属于积极防御。但是吕布不执行，这到不是因为舍不得貂蝉女士，而是因为吕布怕自己走了，下面的诸将就投降叛乱。吕布没有加强对诸将的管理。

前面说的诸将“自疑”，具体什么叫自疑，因为什么自疑，史书没有说。自疑的意思，就是心神不定，与领导或者同事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疑。

于是，吕布就不敢出城去段曹操后路，陷入消极防御。终于，曹操引来泗水河水，把城给围了一圈。城中开始缺粮。

吕布的败亡，跟公孙瓒一样。都是不敢积极防御，因为怕自己一走，诸将都叛离了。作为三边将之一，吕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部将的忠诚度不高。就像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不能团结，非常粗暴一样，吕布的部将也是人心不齐。吕布对他们的管控的成效也不够。

这才是吕布败亡的更本原因，跟公孙瓒一样。

其实曹操围攻吕布，自己也很困难。围了这么久，还不能打下来，而军队在外停留太久，就怕出意外，所以曹操就想撤兵。郭嘉制止了曹操，说道：“吕布已经势屈，应该坚持进攻到底，又建议用水攻。”

郭嘉又举了项羽的例子，项羽在垓下之战一次战败，就势屈而只能选择逃走和自杀，说明胜和败产生的势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现在吕布已经连败几次，他还不如项羽勇猛，应该坚持进攻，使得他彻底瓦解。

于是曹操继续围困。

最后的故事一点都不新鲜，还是很老套的。有人偷着打开城门投降，放曹军进来。这个人就是侯成。侯成从前受过吕布的处罚。当初，吕布的骑兵将官侯成，有十五匹好马，找人给放牧着。结果这放马的是个贼，卷着马跑了。侯成去追，终于追了回来。

其他诸将听说了这件事，都高高兴兴凑份子，跑来送礼庆贺他。侯成也很大方，酿了五六斛酒，又杀了十余头猪，要请诸将吃喝。吃之前，想起吕布来了，侯成就堆着笑，拿了半扇猪和五斗酒（半斛），到了吕布的府里，跪下说：“我的马怎么怎么被偷了，托您的神福又抢回来了，诸将贺我，我们要庆祝一下，先拿一些猪酒给您尝尝！”

不料马屁拍错位置了，吕布大怒：“我不是早就下了禁酒令了吗？你却酿酒。你们诸将私下吃喝饮宴做兄弟，是想合起来把我架空了，然后谋杀我吗！”

侯成吓得屁滚尿流，赶紧把酒倒了，把礼物还给诸将，再不敢私下互相来往了。吕布猜忌部将，一至如此，所以这些人打仗总是自我疑惑，每战多败。

而吕布猜疑部将，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些人也确实狡诈难治。

于是，侯成心怀不满，就偷着开了城门。曹军一拥而入。吕布躲到白门楼上。下面箭发如雨。

吕布在白门楼上被射得站不起身来，只得宣布投降。

曹操这回美了，坐在吕布的府里。吕布被押上堂来，原本宽大的身躯，却被很没有人格地捆得蜷成了一团。吕布觉得死了没有关系，但这么没有尊严相不好，于是说：“缚得太急了，请小小缓之！”

曹操说：“缚虎不得不急也。”

吕布于是说：“明公近来怎么这么瘦了啊？”——曹操不是大胖子。

曹操吃了一惊，说：“怎么，君以前见过孤家吗，何以知道孤家变瘦了？”

吕布说：“从前，在洛阳温家花园，曾经宴会上遇到过。交换过名片。”

曹操一下子也想起来了：“是啊，呵呵。孤倒忘记了。现在之所以变瘦，都是恨不能早与君相得见，急的啊。”

于是曹操就跟吕布谈起温家花园和洛阳官场上的生平旧话来了，好像老友一般。吕布心想曹操这样子，不像非得杀我不可的，于是就有了求活的念头，突然把

话题一转，郑重地说：“天下明公所患的，不过就是我吕布，如今我已诚服，天下不足为忧。明公将步军，我将骑兵，则天下再大，也不足被我们平定！”

曹操脸上露出难以确定之色。

刘备代表陪审团发表了至关重要的讲话，刘备说：“明公不记得当年吕布事奉丁建阳和太师董卓的事情了么？”

仅此一句话，却说得妙极，曹操点点头，脸上的不确定之色也已经变得确定了。

吕布急了，用下巴尖指着刘备说：“这个儿子最叵信！”意思是刘备从前对自己忽友忽叛、最无信，从而告诉曹操这样的人没资格做陪审团，这样的人的话是不可听从的。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曹操心中曾经闪过的一丝收降吕布的指望，被刘备的一句话砸得碎成了肉眼观测不到的夸克的碎片了。

这时候，陈宫也被押上来，曹操见到陈宫，多少有些生气，朗声说到：“公台，卿平常自谓智谋超人，今日竟如何？”

陈宫扭头指了下吕布：“只是恨此人不听我的话，以至于有今日。如果听我的话，也未必就被你们擒住。”

曹操笑道：“那今日之事你当如何？”

陈宫说：“为人臣而不忠（背叛曹操，背后把曹操的兖州端给别人），做人子而不孝，这两样有一个，死自是他的本分。”

曹操说：“你这样固然可以，奈何你的老母无人去尽孝。”

陈宫说：“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要率身垂范，不能害别人的亲爹亲娘，我的老母之存亡，就在明公你了。”

曹操说：“那你的妻儿又如何？”

陈宫气势夺人魂魄，说道：“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让别人家断了香火，妻儿是死是活，也在明公。”

曹操一时无话，这人全不肯求情，要死的人却比活人还盛气凌人。

陈宫见曹操无话，就待得不耐烦了，说道：“请让我出去就死，以明军法！”说完，大踏步就往外疾走，军兵拦也拦不住。曹操哭着跟在后面，一路送他，陈宫终不回头。

陈宫死后，曹操善待其家犹如当初陈宫没有背叛自己时。

吕布望着陈宫跑出去就死的样子，心中也杂然五味翻腾，长叹一声，却再不说出话来。

曹操遂将吕布也捆至白门楼上，刽子手不敢砍吕布，而是把他缢死。

吕布：为什么演义要丑化他

吕布是三国第一流的猛将，号称“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不是演义给他的称号，而是历史上就有的。但是，他早早地在演义第19回，就被手下人绑住了，送到曹操面前。吕布当场跟曹操服软，说愿意投降曹操。

在我看来，吕布不是死在曹操手上，也不是死于部下的背叛，而是死于自己的不义。早在张飞骂他三姓家奴的时候，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就已经宣告了吕布的“社会性死亡”，他其实死于道德审判。

当时，曹操回头问刘备的意见，可见曹操不是没动心思。此时，刘备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可见，刘备警惕的是吕布的习惯性背叛。

这就是《三国演义》里说的“背恩诛董卓，忘义杀丁原”。所以，“背恩忘义”才是吕布之死的真正原因，他死于道德审判，曹操不过是个行刑者，刘备则代表了陪审团意见。

其实，吕布虽然出身寒微，但以自身能力而论，还是握着一手好牌的。《三国志》里的吕布原型，“膂力过人，号为飞将”，那就是和汉朝名将李广齐名，精于骑射，曾经有过“辕门射戟”的箭术表展示。而在《三国演义》第3回，吕布的出场亮相，是很精彩的，小说又是描写他的穿戴盔甲，又是描写他“纵马挺戟”出战，一幅英雄模样。在早期嘉靖本《三国演义》上更有一句相貌描写说吕布“眉清目秀”。

而且你肯定也知道“三英战吕布”的故事。那一段描写，吕布相当威风，咱们通过原文感受一下——“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是典型的说书人手法。”

不光看着威风，吕布战力也极强，“东西冲杀，如入无人之境”，杀败联军三路诸侯，连曹操都称赞“吕布英勇无敌”。而且接下来的三英战吕布，不是刘备、关羽、张飞轮番上阵跟吕布厮杀，而是三个人合战吕布。首先，关羽、张飞与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随后刘备也加入厮杀，“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军马，都看得呆了”。三个打一个的结果，才不过是吕布“荡开阵脚，倒拖画戟，飞马便走”。刘关张和八路诸侯一起追赶，算是勉强胜了一把。

说到这儿，是不是你也对吕布生出了几分佩服？但可惜，这只是小说家欲抑先扬的手段，吕布的个人能力越强，他种种的行为越显得卑劣。

小说里吕布一出场，就刺杀了自己的上级并州刺史丁原。将军董卓想兼并丁原的部队，于是叫人拉拢丁原的部将吕布，吕布于是刺杀了丁原，带着丁原的部队投奔了董卓。这件事吕布确实做得不对，但也不可轻易黑化吕布。原因是：

1、当时吕布可投的人有两股势力，一是袁绍，一是董卓，而袁绍刚刚杀光了宦官，可能给外界残暴的印象，所以人更愿意投董卓。实际上，当时大将军何进以及车骑将军何苗（何进弟弟）的军队，居然也是投奔董卓了，可见当时京城人心不在袁绍，可能是袁绍有问题。

2、吕布杀丁原而投奔董卓，但是丁原下面的部将包括张辽，后来追随吕布，没有说不服的，可见可能丁原的政治立场或管理模式确实有问题，人心不在丁原。

但是演义通过细节加工，有意显得吕布是不义之人。它先是虚构了吕布的身份，说他自幼跟随荆州刺史丁原，拜丁原为义父。其实，吕布不曾拜丁原为义父。其次，史书里很简略的董卓引诱吕布杀丁原，被写成了赤裸裸的物质刺激。演义第三回“馈金珠李肃说吕布”，描写了董卓的说客带了“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还有义匹“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的赤兔马，用这些来收买吕布，又说“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这样的话来诱惑吕布，于是吕布为了出人头地，就杀了义父丁原，投奔董卓。（实际上，赤兔马本来就是吕布的，不是董卓送的。演义为了极力渲染吕布卖主求荣的无情无义，就改成董卓送的。）

按史料，董卓给吕布封了官，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三国演义》改写成吕布主动要求拜对方为父：吕布倒头便拜，说“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所以，在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张飞斥骂吕布是“三姓家奴”，这种斥骂，可以说充满了道德优越感。

后来吕布又杀了董卓。在史书里，交恶是两个人的原因，有董卓气量狭窄不尊重吕布的一面，也有吕布跟董卓的婢女私通，行为不检点的问题，怕被董卓发展，于是心中怀着恐惧。被王允一撺掇，身怀诏书，等于是奉皇帝诏书刺杀了董卓。

可以说，吕布杀董卓，也是一件功德。但小说写吕布失了貂蝉，就“怒气冲天，拍案大叫”，说：“誓当杀此老贼，以雪我耻。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通过这么写，更把吕布的动机拉到希图个人富贵的野心上去。至于奉诏讨贼的正义性、合法性，完全被弱化了。

被恩忘义，希图富贵，反复无常，这是吕布的几宗罪。在演义其它地方，也借关羽之口，说吕布是“不义之人”。

到了第十九回，吕布在徐州，被曹操和刘备联合围攻，又遭到部将们的背叛，在城门楼的椅子上休息时吕布不小心睡着了，两名部将盗走他的方天画戟，然后把他捆在椅子上。作为里应外合，曹军冲上来，生擒了吕布。

这才有了我们开头所说的吕布之死。道德上劣迹斑斑的吕布，被众人抛弃，等待他的只剩最后的行刑。

吕布的原型杀丁原、董卓虽然也有可以被非议之处，但演义明显通过艺术加工，有意从道德方面丑化吕布，并且把这作为吕布之死的原因，也就是不义之人必败。

实际上，吕布之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暂不多做展开。

作为历史人物被丑化的吕布是不幸的，但被贴上“坏人”标签的吕布，却具有了长久的文学生命力。

赌酒论英雄

刘备和曹操联手，击杀了吕布后，刘备跟着曹操回了许都。但是刘备也心中自疑。一次，一天，曹操请刘备吃饭。吃的时候，曹操忽然说道：“天下的英雄，只有你和我。袁绍之徒，根本不足论。”于是刘备吓了一跳，把筷子都下掉了。刚好天上打雷，刘备就敷衍说：“孔圣人说，遇见迅雷烈风，一定要变色，以示对上天的敬畏，这确实良有原因啊。一个雷的震威，竟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

刘备这么说，就是暗示自己掉筷子，全是被雷吓的。

曹操随即也后悔，对于自己刚才说那样的话，心中懊悔。他说只有刘备和自己是英雄，不会令刘备心中惊惧吗。于是曹操也后悔。

随后，曹操派刘备去徐州，讨伐袁术。刘备巴不得离开，赶紧带兵出发了。郭嘉听说了，立刻跑来，对曹操说不应该叫刘备离开，“古人云：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望丞相察之。刘备有雄才而且甚得人心，关羽、张飞又都是万人敌。以我观之，刘备终不肯为人下。”

郭嘉善于揣摩人的心理，预判刘备想另起炉灶，而按他说的，他是基于对刘备日常行为的观察，而做出了判断。

曹操这才懊悔，派人追刘备，但已不及。

刘备到了徐州以后，就听说，扬州的袁术刚刚病死了。那么就不用出兵了。而徐州这里，自从除掉吕布后，曹操叫车胄来做刺史。刘备杀了车胄，从而占了徐州，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就等于背叛曹操了。

这时候，曹操犹豫着要不要讨伐刘备。这时候袁绍在北方虎视眈眈，一旦曹操东讨刘备，袁绍会趁机南下攻打曹操的后身，所以曹操也拿不定主意。这时，郭嘉分析说：“袁绍性子迟缓而且多疑，谋士互相妒忌，他不会来的，可以去打刘备。”果然曹操从官渡带着兵，向东去打刘备，而袁绍并没有趁机南下。

史料上还给出了一个不可靠的小的解释，说袁绍的小儿子病了，袁绍心焦，所以没有心思出征。虽然史料上有这么多，但不太可信。袁绍完全可以派一个部将去救刘备即可。实际上，主帅不一定亲自去，或者可以选择随后去。

曹操带着大军来征讨刘备。刘备在小沛迎敌，结果不出意外地战败，带着张飞落荒逃走，转而去投奔了袁绍。曹操继续向东，杀到下邳，守卫下邳的关羽抵挡不住，就只好投降曹操了。

关羽老家是河东郡解州人，就是现在山西省解县。他早年亡命江湖，跑到涿州，和刘备结拜。随后追随刘备东征西战。

关羽被同时代的人称为“万人敌”，被周瑜形容为“熊虎之将”，被《三国志》作者陈寿称为“虎臣”。

曹操回到许都后，就封关羽为偏将军，待关羽甚好。

曹操对于关羽能不能长期留在我这里，也不确定，于是他张辽去劝关羽。

张辽是并州雁门郡人，郡吏出身，是并州刺史丁原的属下。不错，这个丁原当时也是吕布的上司，被吕布杀死，以军队投奔董卓。张辽也就跟着归属到了吕布名下。张辽和吕布家乡也相近，都是山西北部乃至更北的包头人，张辽随后四五年，跟着吕布转战各地。自打吕布破败，张辽就归降了曹操。

现在关羽也归服了曹操，所以张辽和关羽认识，并且因为老乡，俩人还成了好朋友。曹操就派张辽去打探关羽的虚实。

张辽心里暗暗叫苦，于是去关羽住处，询问关羽到底怎么想的。

关羽对张辽很坦诚，作为朋友我怎么能骗你呢，就直接说：“我终究还是去找刘备，但走之前会报效曹操。”

张辽出来之后，就犯了难。如果对关羽讲义气，就不能把这话告诉曹操，否则曹操一定杀了关羽。

张辽想：“如果把这话告诉曹操，恐怕就害了云长的性命。如果不说实话，又不是事君之道。”

最后张辽喟然叹说：“曹操，是君父，关羽是弟兄也。因为兄弟的感情，而欺瞒君父，这是不忠。我宁可落在不义，也不能不忠。”

于是他如实对曹操讲了关羽要走。

曹操叹说：“关羽真是天下的义士！”

好在曹操没有发作，反倒敬佩关羽。张辽也侥幸做到了忠义两全。

这里，张辽对于上级，秉持一颗公心，而把私人感情利益排在后面。张辽本性的严谨奉公，也正是赢得了关羽对他另眼相看，视为朋友的原因。

曹操这样的奸雄，最终被关羽的忠心折服。但是关羽感谢曹操的不杀之恩，也不能偷偷摸摸就溜走，而是要立功报答曹操，就像他对张辽说的那样。这也是关羽的原则。他并不想白占曹操的便宜。

很快，建安五年，袁绍带领冀州、幽州、青州的十万步骑兵，南下渡过黄河，来打曹操了。官渡之战的序幕拉开。袁绍派出大将颜良，进攻黄河南岸的白马城。

曹操带兵，亲自去救白马。到了之后，列出阵势。就见山前面的平地之上，颜良带领精兵十万，排成阵势。曹操心中害怕。于是，关羽、徐晃作为先锋，朝颜良军杀去。

关羽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敌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羽直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羽冲来，刚要问是谁，关羽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关羽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在马脖子下面，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曹军乘势攻杀，死者不计其数。

因为关羽解白马之围，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礼之甚厚。但是，关羽听说刘备现在逃奔到了袁绍的军中，并且刘备写来信。关羽见信，就把曹操历来给他的赏赐，都封了起来，写了一封信，退给曹操。这就是“挂印封金”。

关羽听说关羽要走掉，左右的诸将要去追关羽，曹操说：“他也是各为其主，不要追。”这时从此，被关羽的义所折服。同时，也见出曹操的大度。

关羽报答曹操，方才离开，因此，《三国志》作者陈寿就评价关羽是“国士之风”。所谓国士之风，就是别人以国士的标准特殊优待我，我就以国士的标准回报他。这是被古人推崇的一种士人的义。

关羽往北不远，就跑去了袁绍的军中，投奔了刘备。这段路程，超不过一百公里，而且都是平地。

《三国演义》则虚构了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情节。

附记：

下面，我就说说《三国演义》里对关羽故事的虚构。当时，曹操去讨伐刘备，刘备就败逃了。刘备的甘夫人，跟着刘备一起跑掉了。而刘备的糜夫人，则下落不明。但肯定并不在关羽这里。

演义虚构了关羽千里走单骑，带着甘夫人、糜夫人，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去寻找和投奔刘备。这也就是“千里走单骑”。

“关云长千里独行”，强调的是一个“独”字。关羽在过五关期间，分别拒绝了山贼廖化和山贼周仓的杂牌部队加盟，而保持了自己十几个抬行李的老仆，一辆车载的二嫂子，一匹胯下赤兔马和一杆偃月刀的独立行列。原文说：“关公寻思此人终是黄巾余党，未可作伴，乃谢却之。廖化又拜送金帛，关公亦不受。”不因为一时之急，就和魔鬼做灵魂交易。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逆境中的英雄，依然保持独立。

最终，关羽成功地过了五道关口，在袁绍那里，和刘备再次聚会，又和张飞团聚。这就是“重聚义”。

再说一下青龙偃月刀。实际上，关羽的兵器肯定不是刀，史书在写关羽斩颜良时，说的是“关羽策马刺良于万军之中”（《三国志》），这就很明白了。但演义非得让他用大刀，这样才能找个人给他扛着大刀。那就是周仓。演义虚构了山贼周仓，被关羽折服，为关羽扛大刀和死节。

关羽髯长二尺，被称为美髯公是怎么回事呢？。关羽确实胡子好看，按史料记载诸葛亮写信给关羽，敬称他为“髯”，说明他的胡子本来就出众。演义就进一步夸张，说他胡子长二尺，汉献帝看了，惊叹关羽的胡子好，于是称呼他为“美髯公”。这就有了“美髯公”的称呼。进一步显出关羽神采的飘逸。

演义还专门配置了一个外化的道具，那就是著名的《春秋》。实际上，真实的关羽爱看《左传》，这是对《春秋》一书的注解。关羽熟读《左传》，张口就能背诵和引用，跟敌人论辩时候，常引用《左传》。《左传》是记录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一本古书，里面很多故事体现了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但是它和《春秋》还是不一样的，演义有意模糊了它们的区别。

演义写成关羽看《春秋》，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春秋》这本书，代表着尊重正统的观念。

关羽和曹操之间的故事，还没有完，随后演义又虚构了华容道的故事。

当时，正是赤壁之战结束后，曹操被周瑜领导的孙刘联军杀得大败，从赤壁向荆州逃跑，半路经过华容县。诸葛亮派关羽在华容道埋伏堵截曹操，但是担心关羽念旧情，关羽就说我情愿立军令状，不抓住曹操，回来领死。

结果，关羽冒着立了军令状回去要死的风险，硬是把狼狈的曹操放了。曹操提起当年送袍子一事，关羽当即感动。大刀一举，对军众说：“四向摆开放丞相而去。”

这南段华容道的释曹操场景，是小说中一大亮点，再次通过极端困境，展现了关羽不肯恃强凌弱、重情义的性格。回来之后，关羽主动领死，经过刘备向诸葛亮求情，于是饶了关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义。三国演义虚构了华容道的故事，刻画关羽的义，这里的义，不仅仅是对于刘备，而包括曹操。因为曹操曾经善待关羽，所以重情义的关羽也又回报他。

荀彧和官渡之战

荀彧容貌仪表好，用心正道，号称是“天下仪表”，也就是天下人效仿的楷模。荀彧人长得好，白面书生，是许都城里公认的雅人。他投奔曹操后，被曹操任命为尚书令，是国家行政系统的长官。

曹操曾经向荀彧问计，怎么才能对付袁绍。

荀彧建议，先进攻除掉吕布。否则，一旦未来袁绍南下来打曹操，吕布从东方趁机帮袁绍打曹操，曹操就无法支撑了。但是曹操担心，如果进攻吕布，西边的马腾、马超父子会趁机来进攻曹操。

当时，汉献帝离开长安后，凉州来的马腾军队就占据了关中。

荀彧说：“马超正担心袁绍兼并了自己，作为西部割据者，他一定是希望曹操和袁绍两个势力互相悬衡。所以马超一定愿意帮助相对弱的曹操。”

荀彧建议曹操派人安抚马超，与马超结好。马超果然接受了。

曹操没了西顾之忧，就向东击杀吕布，又派人与南方的张绣结好，促成张绣投降。这样，三个方向的安全都解决了，还一定程度地加强了自己，最终全力向北，在官渡战胜了袁绍。

在跟袁绍从对战期间，西边的马超还亲自出兵帮助曹操，在山西地区和并州刺史高干对战，后者是袁绍的女婿，替袁绍管着并州。

荀彧的策略是“结弱斗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策略呢？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的名家惠施提出过“去尊”的观点，可以帮助明白这个道理。诸侯王和割据者的天性是希望平等，而不希望有个尊高者，压在自己头上。荀彧的策略，顺应了多数人的“去尊”的意愿。

后来，当曹操统一北方后，就开始对西边的马超用武。可以说，马超还是中了荀彧的计策。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打起来了。曹军处于被动，针对曹操的谋杀事件也出来了：侍卫徐他等人趁着曹操的高级保镖许褚应该倒班休息的那一日怀揣利刃进入曹操大帐，预谋行刺，而许褚下班刚回宿舍突然心惊，赶紧就又回大帐去加班侍立去了，徐他等人一进来，正见许褚还在，吓住了，面露惊恐，被许褚咔咔全扭断了脖子。许都、曹操军营里中私通袁绍暗通款曲的人也暗潮涌动。

曹操粮食也少，越打越饿，周围众叛亲离，而自己兵不过三万，伤者十分之二三，就给许都城留守的尚书令荀彧写信，商量撤兵回许都算了。

荀彧赶紧回信给曹操打气：“今军粮虽少，但不像楚汉在成皋对拒那么惨，当时刘邦项羽都不肯先退，先退者就势屈了。您以十分之一的军队，画地而守，扼袁绍之喉使之不得进，已经半年啦。双方中某一方马上就要势竭，必将有变，这是用奇的时候了，不可失之啊。且袁绍不过是个布衣之雄而已，能聚人而不能用，以您的神武明哲，而且有皇帝给您撑腰，您打谁打不过啊？”

荀彧根据刘邦项羽的案例，从而做了预见：双方相持得久了，有人就会力屈，只要使用奇兵，就可以取胜。这是从人性的规律得到的。任何做一件事，都是虎头蛇尾，所以，在后期发力，就能得胜。

曹操受了鼓励，好像也不饿了，继续硬着头皮抗击袁绍。接着，曹操果然用奇计，偷袭乌巢粮草车。乌巢营里的老将淳于琼，是袁绍派去押送粮草的，运输途中

在鸟巢停留过夜休息。

曹操命人把号角一吹，仿佛一声孤狼的长嚎飞扬在旷野中。五千步骑兵抱起了束薪，点着了，鼓噪一声，大冲淳于琼的营围。

曹军迅速冲破了几处防守工事薄弱的木栅，从那里汇集冲了进去，贴近营房，开始放火。袁军猝不及防，营中惊乱，火光四射。淳于琼率众抵抗，赶紧分兵灭火。

袁绍从大本营那里，接到淳于琼的告急报告，赶紧推开小妾，披衣喊来诸将议事。袁绍说：“曹操偷着钻到我的后面去攻淳于仲简了，我不如趁机攻曹操的大本营。等曹操在前面得手，我已经拔了曹营，他就没家可归啦！”

宁国中郎将张郃，善于应变，说道：“曹操的兵精，去了必破淳于琼，淳于琼破，则军心不稳，主公的大事去矣，应该急引兵救之。”

颍川人郭图则唱反调，说：“张郃之计非也，我们应该攻曹操的本营，曹操势必回来，此乃不救而自解也。”

袁绍不相信自己攻不下曹营来，但是觉得张郃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于是就做了有限的修改，派一只轻骑去救淳于琼，而以重兵给张郃、高览带着，依旧去攻曹操的本营。

骑兵善于长距离奔行，驰援的轻骑兵很快奔赴了鸟巢外围。这时天还没亮，曹操屁股后面冒出了大批袁绍骑兵，而淳于琼的营围尚未有效攻下，左右人眼尖，急忙大喊：“主公，贼骑兵比较近了，请分兵拒之！”

曹操大怒：“贼在背后，再汇报！”

于是士卒无不殊死拼杀，竟攻入寨去。张辽、乐进、徐晃一千人跃马挺槊，东西乱刺，把人用槊尖推着往火坑里挑。淳于琼手下的战将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睿等七人，挥舞着武器抵挡，全在火堆间被乱军捅死。

曹军纷纷冲到营房中间的粮草车停放区去放火。淳于琼有一万多人，曹军只有五千，但淳于琼还是被抓住了。士兵还把他鼻子削下去了。

淳于琼说：“胜负自天，有什么可问呢！”

曹操意欲不杀，旁边的许攸是从袁绍那里跳槽来的。许攸忌恨淳于琼，附耳过来，小声对曹操说：“明早这家伙一照镜子，他就更忘不掉是你的人割了他的鼻子了。”

曹操无奈地又叹了口气，于是把淳于琼推出去杀了。

留守曹操大本营的是曹操的本家——扬武中郎将曹洪。张郃、高览的大队人马来了，把攻橰从车上竖起来（就是挑到十几米高的长杆上的小阁楼），张郃爬到杆顶，一挥长槊，对营垒展开强攻。

一直打到天亮，披着启明星，但是拔营希望渺茫。正这时候，消息传来：鸟巢的一万车粮食被烧得一干二净。张郃就派高览回去。

高览爬上马，飞奔官渡的袁绍大本营。袁绍也得到淳于琼大败的消息了。高览跑进来请求说：“主公，张将军托我火速请示，乞把前线主力赶紧拉回来，我们攻大本营难下啊！”

袁绍气坏了：“没用的东西，你们留着个脑袋有何用？”说完使劲拍案子。

高览吓得说不出话来。都督郭图在旁边惶恐而惭，心想，攻打本营，鸟巢不救自解，这个主意是我出的，现在出问题了，我得救我自己啊。于是赶紧害张郃而救自己。

“主公，”郭图对袁绍说，“根据我的情报显示，张郃在前线闻听淳于琼军败，就出言不逊，恨您不用他的计策，说您错有应得。您的主张本来很好，都是他心中不满，督战不利，败坏了您的美计！”

袁绍咬咬牙，说：“你速速回去，传命张郃，以重兵压碎曹营，孤当有重赏，否则，否则……你们家小全部夷灭，你们不要再做二想。”

高览战战兢兢从大本营跑回来，把情况一说，张郃也害怕了，说：“郭图必欲致我于死地，这下好了，曹操也要回来了，你我腹背受敌，凶多吉少啊。这营是肯定攻不下来的，到时候怎么交差？”

最后俩人选择向曹军投降。

曹洪却不肯信，怒道：“你当我是三岁孩子啊，打得好好的，投什么降，给我继续打！”

旁边一起帮着他守营的荀攸说：“老大，你怎么不信他是想投降啊，这人因为自己的计策不被袁绍采纳，怒而来降，连我这个傻子都看出来啦，您怎么不信呢？他把冲车都烧了啊。”

曹洪想了想，这才接受。

很快，曹操从乌巢会理了，曹操下马，扶着张郃起来，说：“俊义，从前伍子胥不能早悟，跟着夫差，最后被夫差疑忌而身死，这岂若微子启离开殷商，韩信归奔汉高祖啊！哈哈！”

随后曹操带着张郃一起归奔大营，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张郃感激不尽。

继而，曹操乘势总攻，对袁绍全面发起会战。大败袁绍军。

总体来看，荀彧在智谋方面的贡献，有但是不绝对。他的地位，更在于是忠正之士，天下仪表，道德楷模。他作为尚书令，除了做国家行政一把手，还给曹操推荐了一系列的人，乃至包括司马懿、郭嘉、钟繇。

荀彧长期待在许都，不去前敌。建安十七年，曹操从关中征马超凯旋回来，回奔至邺城。汉献帝一看曹操立了这么大的功，那不能照一般人臣的规矩来对待啊，于是诏发邺城曹操，命曹操以后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一如从前萧何故事。

曹操让荀彧平时留守许都，除了主持国事，也是为了看着汉献帝。但是看着看着，荀彧就慢慢跟汉献帝站在一边儿了。这天，曹操下面的一个马屁专家董昭来找荀彧，说：“如今丞相已经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了，但丞相对汉室的功劳，实在是超出萧何太多。依我看，曹公应该进爵魏国公，备袭九锡，以表彰其特殊功勋。”

所谓公，就是诸侯之君了。荀彧忙连连摇头，说：“曹公兴义兵以匡扶汉室，有忠贞之诚，行退让之实，自不会应允的。君子爱人以德，你们不要这样去难为曹公。”

董昭一听，荀彧说自己是缺德，只要闭着嘴走开了。

曹操听说以后，很是吃惊，内心对荀彧颇不能平。

接下来，曹操又要出征打孙权，半路上就上表请尚书令荀彧来犒军。荀彧就带着好东西从许都出发，到谯县找到曹军来犒劳。犒劳诸将宴饮完毕，荀彧就对曹操说：“丞相可否等一下，单独谈一下。”曹操知道他是想劝自己不要搞什么魏国公的事，于是就作揖说你先走吧，我还要忙。荀彧就不得说了。随即，曹操让荀彧跟随大军一起走，以参机军事。走到寿春时荀彧就病了，留在了寿春，不跟着军队走了，荀彧忧心忡忡，一病不起，遂以死去。而此时曹操军队已经到了前线。

有一种别史说法，曹操在军中给荀彧送去了一份工作餐，仆人给荀彧打开餐盒盖子，却见里边全是空的。荀彧明白了，这是说我以后不用吃饭了，于是想想那吃

什么呢，于是找了一包毒药，兑水喝了，死前又把自己给曹操上的各种奇策大略，所有留稿，都一把火烧了。

这种说法作为史料的注引，多半是后人瞎编的，目的是把他跟曹操撇清关系。虽然难以判断真伪，但说明后人心目中荀彧的形象是很正面的。后人说荀彧好熏香，常去人家里坐着，坐过之后，三日余香。所谓“留香荀令”与“掷果潘郎”一样，成为后来美男子的代名词。荀彧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一股高洁的清香。

严格来讲，荀彧不算是谋士。但《三国演义》把他当做谋士，写了几次他向曹操献计，但并不可观，有的只是行文到那里，根据剧情需要，让荀彧说两句。比如在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讲了荀彧献的“二虎竞食”之计。当时曹操刚刚把汉献帝接到许都，而东边令他不安的势力就是徐州牧刘备。刘备接手徐州牧陶谦让给他的徐州，又接纳了流亡的吕布，曹操觉得两人如果同心同德，引兵来犯，就是许都的心腹之患了。荀彧于是献出了“二虎竞食”之计：“刘备虽然接手了陶谦的徐州，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我们可以下诏书授予他实际的徐州牧一职，但是要求他杀掉吕布。”

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步，他分析刘备的欲望，就是想当徐州牧；第二步，让刘备采取行动，杀掉吕布；第三步，得到结果，刘备实现了自己眼下的欲望，杀掉吕布又得到官职对他眼下确实有利，但是对曹操一方则利益更大。

如果刘备这么做，那就是中计了。于是刘备和众人商议，刘备说：“吕布无处安身来投奔我，杀他不义。”又把曹操的命令给吕布看，吕布说：“曹操这是要令我们二人不和啊。”

于是，这个计策就失败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傻的为了一张委任状就杀盟友。于是，荀彧又献出一计，就是“驱虎吞狼”之计，办法是挑拨刘备和南边扬州的袁术的关系，叫袁术进攻刘备，刘备前去应战。趁着刘备和袁术互相打，吕布必然生出异心，来端刘备的下邳老窝。这就是驱虎吞狼，叫吕布这只虎，来吞掉刘备这只狼。这个计策成功了，吕布果然趁着刘备外出跟袁术打仗，端了刘备的老窝下邳。不过，这本来是吕布自己的主意，荀彧没有这样的计策。

以上两个计策，都是演义作者根据情节，给荀彧加的戏而已。也就是说，这里没有荀彧，故事也照样。实际上，荀彧和谋士郭嘉等人有区别，他不是出鬼主意的参谋，而是国家高官，他身上更多的在于平衡官僚系统的内部关系，只是偶尔参与了军国大计。

当然，有史料说了句，荀彧死前，把自己给曹操前后出的计谋，都拿火烧了。我想，如果这个说法可靠，那也就是荀彧和曹操的前后通信，里边有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策，这些也不是一般的计策。

郭嘉为什么总能猜对人性？

官渡之战的两年后，袁绍就病死了。临终时，袁绍废长立幼，小儿子袁尚继承了他的地盘。曹操又发兵北上进攻冀州，袁绍的两个儿子一起迎战。曹操在黎阳战胜，打到邺城却失败。曹操是个坚持不懈的人，决定再战，郭嘉则建议退军。

“如果继续打，袁绍的两个儿子就会紧密结合，”郭嘉说，“如果缓打，二子就会内斗。”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建议曹操撤兵、示弱，假意去南征刘表，让对方放松警惕，等待对方内斗。

果然，在曹操退兵后，袁绍二子之间各率大兵互相攻杀起来，小儿子袁尚跑去进攻长子的地盘。长子袁谭干脆和曹操联合。曹操趁机又来进攻邺城，终于拔取。袁尚带着打大哥的队伍回来营救邺城，未能成功，最终两个人被曹操前后击破。

袁绍的儿子们其实据有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个州，曹操与他们的攻战前后跨时六年之久，说明他的实力不足以战胜对方。如果不是郭嘉促成二子相争，曹操未必能统一北方。

郭嘉为什么能想到，外界压力减小时，袁绍二子就会内斗呢？中国先秦时代的分封制架构下，贵族之间斗争的事例很多，晋国的范文子总结出了“外宁必有内忧”的规律，也就是有外面的强敌，国家贵族之间就会谦虚团结，没了外地，贵族之间就会内斗。这也是基于人性的。

《淮南子》也说：“两鹿不斗于伏兕之旁。”有犀牛埋伏在旁边，两只互相顶角的鹿就不会再斗了。郭嘉说的“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正和书中这句格言相似。

所以，这次郭嘉的引用古老智慧和格言规律，作为自己思考的定理。

袁绍的二子战败，逃到辽东属国，投奔了那里的乌丸人。乌丸骑兵号称天下铁骑。曹操商议要不要远征乌丸。下面人都反对。张辽也不赞成，张辽说：

“乌丸人秉性多变，不会替袁绍两个儿子效力，因此袁绍两个儿子也就做不到兴风作浪。更主要的是，一旦远征，南方刘表会偷袭我们的老窝许都。”

唯独郭嘉认为：“刘表不会信任刘备，不会多给刘备兵叫他北上。如果刘备的兵不多，就无法对许都构成威胁，而如果刘表给刘备的兵多，又怕制约不了刘备。”

事实果然如此，当曹军远征乌丸时，刘备就劝刘表武装自己，趁机北上袭击许都。但是刘表拒绝了。郭嘉了解刘备“不能久居人下”、胸有大志的特点，从而判

断刘表和刘备之间必然勾心斗角。

于是，曹操北上去远征乌丸，半路上，郭嘉又对曹操说：“建议扔掉辎重，轻兵前进，从而起到突然掩袭的效果。”曹操赞同，就把辎重留在易县，轻兵前进，一路艰辛，突然来到辽东的白狼山。乌丸人仓促动员，到了战场上混乱不堪。这就给了曹操取胜的机会。

乌丸王蹋顿列阵迎敌。乌丸铁骑是天下精兵，中原军队一向不是他们的对手，军兵都非常恐惧。

张辽虽然反对这次远征，但曹操叫他打先锋。张辽毫不含糊，奋勇拼战，斩杀蹋顿等名王，杀得乌丸军大败，收降军民很多。

张辽是一名武将，武将通常脾气大，需要人人顺着他，而冒死冲锋更是个良心账，出工不出力，谁也看不出来。

随及，袁绍的两个儿子又继续往东跑，去了辽东郡，被辽东郡守公孙康斩杀。

白狼山得胜后，曹军回来的半路上，郭嘉不幸病死了，才三十多岁。

郭嘉能把握人性、善于识人，在官渡之战前，郭嘉曾跟曹操有一长段对话，把曹操和袁绍做了对比，分析了曹操的十胜和袁绍的十败，袁绍在十个方面都是败，都扣分，曹操在这十个方面都是胜，都加分，从而做出了与袁绍决战的正确战略决策。你看，郭嘉分析人非常精细，多达十个维度。

现代企业为了识人，都设计有领导力模型和人才素质模型。分两个步骤，一是选择业绩优秀和落后的人员样本，进行访谈调研，获取大量行为事例样本，第二是找到与业绩关联度高的行为事例，把它们归纳为若干维度，构成领导力模型。然后用这个模型的各维度来对人才进行评判打分。

郭嘉也是一样，他是以刘邦、项羽作为成功和失败的样本，这在他对话中提到了。《史记》中记载了刘邦和项羽的能力区别，比如项羽爱用有名气但是清高的人，刘邦爱用利益驱动型的人；项羽不喜欢给奖励，刘邦奖赏人才不吝惜。齐桓公、晋文公、刘邦这些成功者都有供奉天子的做法，项羽则相反，于是把“义与不义”也可以作为维度之一。刘邦用陈平而不疑，送给他几万斤金子作活动经费而不过问怎么花的，项羽怀疑人只信亲戚，于是，用人不疑也是一个维度。郭嘉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分析出十个评判领导人的维度。这样就在诸多样本的基础上做出的模型。最后用综合分数说话，而不是直觉。

人依照直觉，往往片面。比如，单看人脉的话，袁绍出身高，是四世三公之子，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样就会得出袁绍必胜的结论。而实际上，如果以刘邦项羽

作为样本，人脉并不是与业绩高低强相关联的因素。有了人，能否充分信任，用人不疑，才是关键要素。

贾诩的智谋

贾诩是凉州武威郡人，这是东汉的西部边郡了。他先是被举孝廉了，在皇宫做了尚书台的郎。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称病回家了。

随后他在凉州，遇到董卓来凉州讨叛羌，贾诩就加入了董卓，担任讨虏校尉。

董卓的部将，有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其中的张济是武威郡人。张济的侄子张绣屯扎在南阳郡。

张绣邀请贾诩来帮自己，贾诩也就去了。随后，曹操两次讨伐张绣，结果都是失败。

第二次撤走的时候，贾诩说：“不要追啊，追之必败。”张绣不听，去追击曹军，果然大败而回。贾诩说：“可以追了，小张。”

张绣又去追，结果大胜而回。

“这是因为”，贾诩这时四十五岁，说，“曹军虽然撤，曹公必亲自断后，你虽然是精兵，但你不是曹操的对手。我固然知道你会败。曹操打败你之后，必抓紧往回走，留下诸将断后。诸将是不如你的，虽然你的军队刚刚败了，但你也比胜。”

这里边的思维特点是，动态地互动地考虑问题，要考虑某一行动会使对方形成的反作用力。

几年后，官渡之战迫在眉睫，曹操和袁绍都派人来做张绣的工作，希望张绣加盟。

贾诩建议投奔曹操，理由是：“袁绍连弟弟（袁术）都不能容，怎么能容得下国土。袁绍是强的一方，我们这一小股势力加入他，他不会重视我们。曹操是弱的一方，得到我们，一定大喜。而且有志于王霸的人，不会计较私人恩怨。”

张绣觉得，跟曹操因为此前的战斗，杀了曹操的儿子，是仇家。贾诩则建议他还是去。最终，张绣选择加入曹操，他和贾诩都得到曹操的封赏。曹操也确实没有计较张绣的旧仇。

不过，后来曹操死后，儿子曹丕继位。曹丕还是恨着张绣杀了我哥哥，于是找了理由，最终把张绣杀了。

所以有人觉得贾诩这主意，实际只为保全自己，而不是保全张绣。

不过，贾诩未必是这样的小人。这时候，张绣、贾诩作为董卓系的最后一撮人，他们此刻其实已经非常孤立，因而很难存活。唯一的存活之路，是投奔某个州郡长官，立功，从而换得一条活命。

那么，从立功的角度来讲，弱的曹操这里适合他们。如果去了袁绍那里，实在没有不可替代性。

这次投奔，就是保命而已。至于立功后，能不能饶，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果然，曹操当场封贾诩为冀州牧，这是很大的官了，也封了张绣。只不过呢，等曹操几年后真的把袁绍的冀州打下来了，就自己兼任了冀州牧，叫贾诩当了个太中大夫的闲官。

贾诩当然也不计较，也不敢计较。自己投奔曹操很晚，不属于曹操的心腹，能活着有官做就不错了。

实际上，此后，贾诩也很少给曹操出谋划策。贾诩在投奔曹操的时候，就已经五十二岁了。

承认他人，袁绍和曹操的高下区别

人们分析曹操为什么能成功时，有很多说法，比如有的说他在打黄巾的时候积累了政治资本，乃至掌握了军队，这是第一桶金。这是不成立的，实际上，黄巾起义结束后，曹操就还是文官，没有什么军队，更没有地盘。论起这次战功，其实也很有限。

曹操能成功，其实是很违反常识的，曹操在建安五年前，拥有的地盘是中原的兖州和豫州，向北是袁绍，向东是吕布和袁术，向西是马腾父子，向南是刘表。他们把曹操围在中间，联起手来，可以秒灭曹操。

曹操的根据地，是所谓“四战之地”的中原，从中原发展而能统一天下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中原这里，古人管它叫作“四战之地”，就是四个方面都是敌人。东边的人要打西边的人，或者南边的人要打北边的人，他们都先得打中间的人。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在中间是很难强大起来的，势使然也。

曹操在四战之地能成功，因为它北面的袁绍，并非他的敌人。准确地说，他俩的关系是这样的：曹操的他头上一直有一个隐形的大哥，就是袁绍。

曹操是袁绍的下属，这从袁绍作为盟主，带领州郡联兵讨董卓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曹操是其中的一部军队的长官而已。在讨董卓结束后，袁绍就做了冀州牧，占有冀州。随后，袁绍忙着跟更北方的幽州公孙瓒连战扯战，无暇把主要力量用在向南。于是他派曹操去到东郡做了东郡太守。

曹操带着兵南下去了兖州的东郡，这相当于是袁绍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中原，以曹操为代理人。曹操能向东灭掉吕布（在所谓徐州的下邳），乃至把袁术击溃，而不用担心袁绍会从北面趁机南下掏他的老窝许昌，是因为这时曹操还是袁绍的部属。

于是曹操占得了兖州、豫州，又攻占了东方的吕布的徐州和袁术在扬州在江北的部分郡土，解除了东方的威胁。

这期间，曹操都是袁绍的下级和代理人的角色。袁绍与自己的强敌作战，就被迫武装曹操和强化曹操在四战之地发展。这也就是后来袁绍讨伐曹操时的檄文中说的：“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蹇威柄。”就是说袁绍上表请封曹操为东郡太守，随即又升为兖州牧，授予他权柄和武装。

袁绍派曹操去中原发展，并且能够一直容忍曹操拿着汉献帝呆在中原，是因为需要以他来对抗袁术。袁绍和袁术本是堂兄弟，但是俩人反目为仇了，袁术占据南方的南阳郡、扬州，又联合了其它势力，这就使得袁绍（他自己要对付公孙瓒）不得不派出曹操南下到中原占取地盘，以对抗袁术等力量。如果袁绍能不跟弟弟袁术反目，则曹操就没有机会了。

袁绍连一个弟弟都不能安结，是他走向被动的原因。这也就是外宽内忌。

没有袁绍的扶植，曹操是不能在中原立足，也谈不上迎接汉献帝的。而曹操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因为他从步入政坛之后，一直就是紧紧跟着袁绍的。跟对了人，是曹操一切事业的首要条件。曹操能发迹，就是因为一直追随袁绍，毕竟袁绍的政治地位高。并不是打黄巾的政治资本发挥了什么作用。为了追随袁绍，曹操还付出了很大代价，比如在跟着打宦官、打董卓的时候——毕竟他自己就是宦官之后。

但是，众所周知，代理人或者盟友历来是最可怕的东西。代理人强大之后就反客为主的例子在历史上频频出现。几年后，当袁绍结束了与公孙瓒的北方连年鏖战，兼并了公孙瓒的幽州，袁、曹二人积久的矛盾开始爆发了，两雄相遇于官渡。

到了这个时候，曹操成功的第一个元素不再发挥作用，曹操的成功第二元素则来到，那就是运气。在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时期，东南方的孙策就打算偷袭这个“四战之地”中倒霉的曹操的老窝许昌，但是孙策很不幸地被人射死了，十八岁的弟弟孙权接班，在人生地不熟的江东能站稳就不错了，于是不得北上。而南方湖北荆州的刘表，手下又没大将，终于没有北上。

官渡之战曹操取得胜利，但这只是打退了袁绍的进攻而已，袁绍对曹操的威胁，并没有解除，也没有削弱。对于曹操来讲，幸运的是，两年后袁绍就病死了。

随后，曹操花了六年的时间与袁绍的长子和三公子（袁尚）鏖战。打了长达六年的时间，可见对方势力很强，曹操的胜利是意外的，也是幸运的。具体来讲，袁绍的两个儿子内斗，互相厮杀不断，于是袁谭就引狼入室，叫曹操来帮自己。曹操和袁谭结盟，还互相嫁了闺女，终于曹操攻破了袁尚的大本营邺城。袁尚败逃之后，曹操又转而跟袁谭打。最终，曹操灭掉这兄弟俩，尽占北方四州。

显然，大将军袁绍的失败，就是因为不能和睦两个儿子。这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鲜明例证啊。

最终曹操险胜袁谭（长子），当时曹操意外惊喜，在马上手舞足蹈地高喊“万岁”——当时表示高兴和庆祝的意思。曹操这么激动，露着意外之喜，正说明他的实力原本是不如袁尚、袁谭的。

袁绍跟自己的弟弟袁术不能相合，跟原本来投奔他的吕布也反目成仇，不能相容。这就是他的自大。一个人总是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自己却不肯承认别的人。这是因为，人认知的自己，和实际的自己，是不一样的。袁绍自我认知太高，于是不能承认和接纳别人，于是变得脆弱。曹操豁达大度，当然也可以说是矫情任算，他对别人不是选择了斗争和征服，而是力求融合成共同体。从忍着给人做小弟开始，曹操一直能保持自己的增长，直到他的极限。

曹操取得了北方四州后，再加上自己已经拥有的中原大部分地区，随及展开了向南的赤壁之战，但是终生他都未能完成吞灭吴蜀的目标。可以说曹操的成绩，也就是收割了袁绍的政治遗产，这就像给别人当媳妇，最后收割了他的家产一样吧。

赵云在当阳到底打了没有

官渡之战期间，刘备依附袁绍，看袁绍没有打胜的希望，就请求带着兵到汝南郡屯扎，说是从南面偷袭许都。去了之后，刘备也没打许都。等袁绍在官渡败了，刘备知道曹操要来打自己，干脆主动继续往南跑。投奔了荆州牧刘表。

到了荆州后，刘备驻在新野，离刘表的治城襄阳不远。诸葛亮就住在襄阳郊区的隆中。刘备去见诸葛亮，邀请也加盟了自己。

建安十三年，荆州牧刘表病情严重，就想要把荆州交给刘备。有人建议刘备接受。刘备却拒绝了，说我不能乘人之危而夺他的荆州。

刘备不忍心夺刘表的荆州，也就是克己，也就是仁了。

刘表一死，他儿子刘琮接班当荆州牧。

这时候，曹操收拾完袁绍俩儿子，在平定北方后，带了十几万大军，南下来打荆州。

临行时，尚书令荀彧又献了一计，建议曹操做出在宛城、叶县之间的大道行军的样子，而实际取小道快速前进。于是，曹操这样掩袭过来，搞得刘琮措手不及，只好主动投降。

刘琮想投降曹操，还瞒着盟友刘备。等曹操马上就要来接收荆州了，刘琮才派宋忠去樊城，通知刘备。

刘备这时候屯扎在襄阳对面的樊城。听完后，刘备大怒，拔出腰刀，走向宋忠，斥责宋忠说：“你们这些人做事，太不对了。曹操来了，却不告诉我。砍了你的头，也不足解恨，反倒耻于大丈夫临走还杀了你这样的人。”

然后刘备赶紧就南撤。这宋忠是个大文化家，所以刘备固然不会杀他。杀这样的书生，叫人笑话。这是刘备的意思，其实也带有侠气。

曹操的大军南下，荆州投降，樊城、襄阳等地的百姓，十几万人，拖家带口跟着刘备往南跑。路上军将提议：“这么多人走不快，一旦曹军追来，飞败不可。”

刘备说：“干大事需以人为本。”于是，带着民众迁移不弃。

仁，就是对别人欲望的关切。把别人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说详细一点，就是自己有欲望和愿望，希望它实现，于是想到别人也会有欲望和愿望，于是也希望别人实现自己的欲望。这个意思反过来表达，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携民渡江这事，刘备可谓是仁者。

结果，因为人太多，还是被曹军追上了，刘备在当阳的长坂，被曹操的五千虎豹骑追上了。

史书说，刘备在当阳之长阪，被曹军追上。按一般写历史的习惯，长阪是个地名，是当阳县下面的一个地名。所以，长阪并不一定是个野外的山坡。当阳下面完全可以有一些小城邑，是乡一级的。这种城邑也可以有小城墙。

史书接着说，刘备把老婆孩子都扔了，跟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按这推崇，如果理解成是宿营状态更合适。因为，如果是行军中，说“弃妻子”就不太恰当——妻子也有脚，在行军中，看到敌人来了，她们的反映应该是跟刘备一样，都跑。那就不是“弃”。

如果是在小邑或者营圈内住着，刘备带着几十人上马跑了，这是“弃”。

不论是行军状态还是宿营状态，既然刘备能跑脱，赵云带着人跑脱，也是不会遇到多大的敌兵阻拦。

但是，赵云起跑时间可能比刘备晚，并且因为有拖累，必然跑得也慢，那就会遇到危险。

按史料记载：“赵云抱着刘备的儿子阿斗，保护甘夫人，终于免难。”也就是说，赵云带着阿斗和甘夫人，成功跑掉了。

至于赵云有没有和曹军猛打，史料并没有说。如果是在长阪小邑屯扎宿营状态，敌人杀来，刘备等人先跑，赵云也带着夫人和孩子跑，应该不会遇上太多敌人。因为刘备等几十骑是顺利跑了的。这些人中也包括诸葛亮、徐庶。既然刘备能跑，赵云跑的难度不是很大。

到底怎样，也不好推测了。但演义上说的赵云被大量敌军包围追杀，这是夸张的了。

按《赵云别传》，在跑的过程中，赵云是落在后面了。刘备跑出若干里之后，停下，就有人说：“赵云往北投奔曹操去了。”

刘备大怒，骂说：“赵云不会弃我。”说我，刘备就拿手戟投这个人。随后，赵云果然就来了。

这倒并没有刘备摔阿斗的事。摔阿斗，也是演义虚构的。

因为救了阿斗的这个功劳，赵云被升为牙门将军。

总之，到底当时有没有打，打得怎么样，史书中没有描述。推测起来，应该不会有大打，但不可能一点危险都没有，所以赵云也才被奖励而升官。

而《三国演义》和评书，都渲染了这次战斗。“七进七出”也是民间艺人（还不是演义书）说的。

赤壁之战

当初，孙权在讨伐董卓的时候，也参与讨伐了，投在袁术的麾下。后来，孙坚从南阳郡南下，去跟荆州牧刘表抢地盘，结果战死。孙坚的长子孙策，就跟袁术要回了孙坚的兵，转而向长江下游以南的江东地区打去。很快孙策略定了这六郡。

孙策就拥有了扬州在江南的六个郡，号称江东六郡。

建安五年，孙策杀了背叛自己的地方官许贡。许贡的门客于是在打猎时刺杀了孙坚。于是二弟孙权接班。

建安十三年，曹操带军南下，轻松地就得了荆州，荆州牧刘琮投降。刘备在当阳大败之后，就向南跑去了荆州江夏郡的夏口。在这里，他派诸葛亮出使江东。很快，跟孙权达成了联合抗曹的决议。

这时候的曹操，因为占了荆州，就骄傲了，紧接着，就要向东去打江东地区的孙权。贾诩劝阻：“我们不如在荆州安抚民众，把这里治理好了，江东孙权自然就归服了。”

越过他人之国而远伐，属于近交远攻，本来就是兵家所忌。当曹军远出的时候，荆州人从后面叛乱，断了他的后路，则必败。可是曹操不听。

曹操九月南下荆州，十二月就从荆州出发，向东去打了赤壁之战，在荆州的经营时间太短。

赤壁之战不过是个进攻受挫，随后曹军还可以保住荆州。但是因为经营时间短，战后，在周瑜的反攻下，一年的时候，荆州七郡的六个都丢了。这对曹操就是更大的损失。

贾诩的意见，一方面也暗含着他觉得曹操打不赢孙权。

这次赤壁之战，其实没有“草船借箭”“借东风”“苦肉计”这些故事。当时，孙刘两家联军，在赤壁地区和曹军对峙。

黄盖是湖南人，从小是个孤儿，长大为人刚毅，是最早追随孙坚的程普、黄盖、韩当的三大将中排名第二。而且作为孤儿，有体会，所以善于养军士，士卒皆肯为之争先。于是黄盖跑去见周瑜，说到：

“都督，如今敌众我寡，不能与之持久啊。我倒有一个奇计。我看曹军的战船都是首尾相连，以多欺少，但这样的形势，可以烧而走之啊。”

周瑜说：“烧船是个好主意，怎么才能烧到呢？”

“要想一次烧尽，就必须诈降，进到他们水寨里，连水寨的船再岸上的营一次全烧光。”

周瑜当即应允。于是，黄盖给曹操送去了投降信，曹操也就信了。实际上，并没有苦肉计、打黄盖的故事。

江东如此之大，四五万之众，中间出来一两个叛降的，曹操如何会疑。以曹操的自信，没有叛降于他的，他反倒觉得奇怪。而若是打了一顿，再去叛降，反倒画蛇添足，反让曹操疑惑。

这一天早上，东南风大起，于是就见南岸上，数十艘利舰开拔出了水面。上面都建着旌旗龙幡，忽忽悠悠地朝着江中心划过来了。

对岸的瞭望卒见对方举了帆了，而且到了江心了，早已报给上司，于是岸上的曹操的各部将吏，都跑出来了，预备击鼓迎战。按照曹操的军法，这些水军不会都在船上呆着，平时在下面生活和休息，军中一通鼓响，军卒立刻披甲站队，步骑兵也整装站立，第二通鼓响，骑兵上马，步兵结阵，舟上的船夫（他们是总在船上的）立刻把着橹棹站到船侧站位，舟兵则立刻由陆地上船，各持兵器，在船上各位站好。待第三通鼓响，就船只、步兵兵以次出发。

这时曹军瞭望卒见敌船有进攻趋势，立刻报明上司，曹军中一通鼓响，士卒将吏都跑出来了，一边披挂铠甲、挟持兵器，就等着第二通鼓，骑兵上马，步兵结阵，舟兵上船了。

这时，江心的黄盖手举一个棍子，上面卷着破布和鱼油膏，喝声命道：“举火。”于是，副官赶紧拿来打火机给他点上。黄盖把火把在船头一摇。数十艘战舰上的士卒都看见了，于是按照约定的，一起大喊：“降焉！降焉~~~！”

曹操军将一听，对方是喊“投降”的，知道是黄盖，于是临阵最高指挥官说：“且不击第二通鼓，待命！”

黄盖的数十艘战舰，已经驶过了江心，顺风已到距离北岸曹操答应二里左右的距离了。黄盖看看，够了，再不点火，火就烧不大了。于是黄盖又举起了一只火把，两只火把交互舞动。众船上的人全明白了，只可拿着火镰火石，敲着了就在船上放起火来。一时那火苗就像妖精一样，越长越大。这时大风猛烈，呼呼地吹着船之帆就奔北边扑过来了。

曹军最高临阵指挥官这时候才看清楚了，怎么对方开始放火了，连忙命令：“击鼓！~~~击第二通鼓！”

士兵听到击鼓，舟兵立刻抱着晕船药和长戈弓弩就往船上跑，登船就位乱挤成一团，岸上步骑兵则上马的上马结阵的结阵。

指挥官也等不及了，不等留出足够的间隔，又大喊了：“击第三通鼓！第三通鼓！”

于是那大小船只，数十百千，听着鼓声，也不管还有好多战士没来得及爬上船呢，船夫划着船，就从岸边开拔驶动。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就见黄盖的数十艘火船，顺着东风，已经扑到了曹操船的近前，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飞如箭，飞埃绝烂，烟焰涨天。曹操水寨里的船，不管开出一点的没开出一点的，一时相次着了，又被绳索锁住，无处逃避。但见江岸之上，原本黑森林一样舟桅密布的曹操水寨，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

那些船上的舟夫和上了船的士卒，被火烧着，连蹿带跳，直望水里蹦，蹦到水底找鱼鳔会齐去了，溺死无数。船上又被烧死无数。这时大风顺着东南风的引诱，巨大的火舌又开始往岸上的营落舔过去了。

这时曹操方才得报，赶紧穿戴了衣服，慌慌张张从大帐跑出来了，就见四面营寨，都已经被大火覆盖，热焰滚滚，好像世界末日到了，到处鬼哭狼嚎之声。

曹操见状，指挥了半天，喉哑唇焦，最后只得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我们也烧船，不能把船给他们留下。烧完就撤。”

赤壁北岸成了一个大屠宰场和焚化炉，直直焚烧嚎叫了一天，直到红日西平，方才渐渐消歇，只剩一种难言的情怀，踌躇于人生边缘，缭绕不散。

华佗是不是因为傲气而遭罪

曹操在赤壁之战败回来后，到了许都，同年，他的一个孩子曹冲——就是那个曹冲称象的曹冲，却得了病。曹操非常痛苦，到庙里去给曹冲祈祷，最后孩子还是死了。曹操哭道：“我后悔以前杀了华佗了。”

曹操患有偏头疼，总也不能根治。他这个头风病，是要了命了，每当发作的时候，心乱目眩，四爪发狂。曹操自己也摸索出了个偏方来治它，就是每次发作的时候，就弄一盆水，把脑袋浸在里边，用冰镇加冷静的办法，止住或者减缓疼痛。

但是曹操鼻子嗅觉特别灵，闻着铜盆的铜味道恶心，在水里直冒泡。于是曹操就命用银子打了银盆。没有味了。曹操用银盆泡着脑袋，一泡就是半天。人看

了，都说曹司空喜欢银子，一亲就亲一半天。我们说了，曹操是个很俭朴的人，不愿意让人误以为自己喜欢银子，也怕人家因此就送金银贵重的东西给自己，于是就令家人，给自己做了个木盆。

他听说华佗是个神医，于是请来给自己治头风病。

华佗是专家教授级大夫，老家也是沛国譙县，内科、外科他都是专家教授级。除了死的人以外他都能治，治不了的也能说准他还活多久就死。

有一天，华佗路上看见一个人，咽不下东西去，正坐急救车往医院跑。华佗上去看了一下，说：“这个不用去医院，那边道边的大饼店里有蒜沫醋，你去跟他要三升喝，喝完就好了。”家人就将信将疑地拉着病人去了大饼店，照办之后，立刻吐出一条蛇来。于是食管也不堵了。

华佗用药的特点是简单，下汤剂也不过几味药材，大饼店里的佐料就够给他当药房的了。这是高手的品质啊。

曹操听说老乡华佗有这些神奇的医术，就把他招来给自己看头风病。

华佗治疗了一次后，曹操就叫他留下，专门做自己的保健医。因为这个病的病根很难除。

华佗住下了之后，油然而生一种走进牢房的感觉。他本来是个游走郎中，自在惯了。这还是小事，华佗最初也是个士人，就是读书要当官的人，类似徐庶、诸葛亮那样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路半截断了。现在当了医生，他经常愣愣地出神，越想越后悔。特别是到了官府这里，看看各个都是三王五霸、修齐治平什么的，多有意思和够露脸啊。对比自己，天天给领导看病，他觉得人生跌入了冰窖。

从当年县城里的一个穷孩子，到如今京城里的一个三陪医生，我的青春都是为了谋一口饭吃的低级事务上，虚掷和浪费了。华佗又幻想改变人生，但现在岁数已经不小了，老狗学不成新把戏了，再背四书五经总容易跟当归、益母草什么的背串了。于是华佗就总是失眠，越来越兖州，就想回家去，体验一个隐士或农夫的那种平淡为真、返朴自然的终极状态，什么也不干了，既不当官也不违心逆性当郎中了，就当个似有似无似生似死的人去罢了。

“丞相，”华佗说。“我有一两个老方子，落在家里了，我得回去取去。”曹操说：“好哇，多长时间回来？”华佗说：“一个月够了。”

华佗回去以后，越在家里当人越舒服，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月。

华佗正在惆怅伤感，老婆送上饭来了，说：“快吃吧，吃了好走。”

华佗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跟丞相说，再过一个月再回去。”

“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回去啊？”老伴儿说。

华佗说，“我就说你病了，我这就给丞相写信请假。”

于是华佗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信中他的媳妇一次又一次地病老好不了。曹操看着信，着急了，心说你媳妇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于是亲笔写信一次次地催华佗回来。华佗媳妇的病就是好不了。

曹操于是派沛国和谯县的干部出动，这些干部一拨拨地到华佗家催。华佗是认准死理了，就是不能让老婆的病好了，而且也自恃有能力，于是当着人催，仍然不上道走。

曹操这一天把脑袋浸在木盆里，急了，一下子掀翻了盆子，大怒：“给我派人去查查他，假如他老婆真病，就赐小豆四十斛（四百斗，够吃到死了），宽假时日；如果没病，直接送监狱！”

过来一查，果然没病，倒是华佗魔魔怔怔地像是有点病，于是把华佗挂枷戴锁，送到了许都监狱。

进行一番拷打之后，华佗承认老婆没病。尚书令荀彧是个厚道人，赶忙跑来找曹操说情：“华佗医术确实不含糊，能够救人性命，还是原谅了他吧。”

曹操顶着脸盆说：“不怕，天下就再找不出这样的鼠辈了吗？”

于是遂考竟华佗。

“考竟”是个怎么个弄死法，大致是这样的。本来“考竟”就是把案子审讯真实的意思，定案的意思，考竟完了再判刑，但是大约当时的司法任务很繁忙，考完了再判，判完了再杀，太占公务人员的宝贵时间，于是就来个三合一，直接在监狱里打死。总之，华佗就这么死了。

华佗在临死的时候，从老伴儿给他的包袱皮里，钻拿出一卷旧书来，四边看了看。监狱的狱吏识字，华佗吃力地把他叫过来：“老大，我这一卷书，可以活人。我要不行啦，这是一枚火种啊，我传给你吧。免费的。”

“这可不敢啊，不敢不敢。”狱吏知道曹操的王法是极严的，乱搞是不行的。

华佗就把这书给烧了。

华佗就这样为自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不久，曹操的头疼病又犯了，顶着个脸盆儿，疼得咬牙咧嘴。曹操清醒过来的时候，就说：“华佗能够治好我的病。这个小人养我的病，欲以此自重，抬高身价。所以我就是不杀这个老家伙，他也终究不会为我除去病根儿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结合《世说新语》一个故事看。说曹操有一个歌妓，唱歌声音最清高，但是情性酷恶。曹操想杀她，但是爱其才，想留着她，又受不了她这样。于是，就选了一百个女子，教这些女孩差。不久，果然有一个人唱歌是声音达到那个歌妓的水平了。于是，就把这个性恶的歌妓给杀了。

这个故事可信度有限，至少杀人是有些夸张。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华佗犯了和这个歌妓一样的错误。

人有一定的专业长处，就觉得无人能替代，这其实是不现实的。没有什么稀缺的技能是不能被替代的，至少曹操一贯这么认为。他觉得华佗这人有问题，而且认为不是不可替代的，于是杀了华佗。

华佗仗着自己有医术，无人能取代，曹操不敢把他怎样。

医生、歌唱家、艺术家、作家、导演、教师、律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和武将不一样，靠出卖知识而活着。误以为知识就是力量，在权力面前就会骄。从这个两个例子中看出，有知识，但是被权力者讨厌，权力者无时无刻不想找个人替代他。所以，情商是重要的。而这种替代，在知识分子中，总是可以完成的，就算名医，也没什么绝对的。

为什么狱吏不要他的书，因为知识在他看来，不是什么金手指。

曹操是雄诈的复合体，有多少是虚构

曹操是个非常独特又复杂的人物，无论历史原型还是文学作品的角色。曹操跟其他几位军事政治冤家对手相比，性格层次更加丰富，他有雄才，多智，喜欢人才但又多疑，残忍，豁达却又有狭隘，这一部分是来自正史上他原型的特点，一部分是来自演义从忠奸维度塑造人物而形成的人格特点。

曹操的雄豪，又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情义。

曹操对待自己人也是充满爱的。比如在第16回中，讲了曹操去讨伐董卓余党的张绣。张绣使计策，偷袭了曹操的大营，曹操大败。典韦是曹操手下的虎将，拼死

在大门守护，战死门下，使得曹操得以骑马逃跑。曹操的大儿子曹昂，以及侄子曹安民，都死在乱军中。

随后，演义写道：曹操带着残兵，逃出几十里，扎下营来。设坛祭奠典韦，曹操亲自在灵前哭，哭完，对诸将说：“我死去了长子，更伤心典韦死去。”众人都觉得曹操爱惜人才，胜过儿子。

按照史料，曹操确实亲自哭拜典韦，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却是虚构的。这句话，就加强了曹操爱惜人才，以及有情义的个性。

第二，大度和成全别人。

演义第27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中，讲了曹操与关羽之间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关羽是刘备的二弟，一员猛将，以忠义著称。但是刘备和曹操决裂了，决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许田射猎时，刘备和关羽看到曹操想凌驾在汉献帝之上，随即汉献帝又偷着给董承下了衣带诏，董承就想起刘备、关羽在射猎时对曹操的表现摇头，于是联络刘备也加入了衣带诏。第二个原因，是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曹操请刘备喝酒，席间曹操问刘备：“你觉得天下谁是英雄。”刘备说了几个人，曹操都说他们不行，曹操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刘使君和我曹操而已。”这一句话把刘备吓得够呛，因为英雄之间互相忌惮，他担心曹操不能容下自己。基于这两个原因，刘备带着关羽弟兄和军队，趁着奉命出征打袁术的机会，干脆从许都跑了，到了徐州，宣布跟曹操对立。

曹操于是亲自去讨伐刘备，把刘备和张飞打跑，然后发兵围住了关羽。关羽为了保护刘备夫人，只得投降曹操。

刘备则去投奔了北方最有实力的袁绍。很快，到了第27回，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爆发，关羽得知兄长刘备就在袁绍军中，于是偷着从曹操那里离开。演义中写道：

曹操正跟人议论关羽的事，这时候门官送来关羽的信。曹操看完，大惊说：“云长走了！”众人也都吃惊。蔡阳挺身而出，说：“我愿带兵三千，去生擒关羽，献给丞相。”

曹操拦住说：“关羽不忘自己的兄长，来去都明明白白。你们应该学习他。他也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了。”于是对张辽说：“关羽封金挂印，金钱改变不了他的心，官爵改变不了他的志向，我很敬佩这样的人。我要亲自送他一下。”

关羽因为保护车上的两位嫂子，只好走得慢，曹操带着许褚、徐晃、于禁、李典等人赶来。见关羽横刀立马，曹操就说：“云长怎么走得这么急？”关羽在马上

欠身说：“以前我跟丞相约定过，知道我哥哥下落，我就去找他。现在刘备在河北，我得去了。”曹操说：“我要取信于天下，当初答应你的，当然要算数。我是怕将军旅途中钱不够用，特意送上路费。”于是，一员将官托上一盘黄金。关羽说：“丞相以前给我的赏赐，我这里还有剩下的。这黄金你就留着奖励将士吧。”曹操说：“云长是天下义士，只恨我福气小，留不住你了。我这里还有一件锦袍，略表寸心。”于是叫一员将官下马，顺双手捧上袍子。关羽怕有意外，不敢下马，就用大刀的刀尖挑起锦袍，披在身上，感谢说：“承蒙丞相赠送袍子，我先走了。”

这段送别和赠袍的故事，其实是虚构的。不过，按照史料，曹操确实放关羽走了，没有追，他说：“他也是各为其主，不要去追了。”这就体现了曹操的度量。

第二，散发乐观的情绪。作为领导，时刻保持乐观的情绪，才能给下属带来士气，激励下属。即便是在失败的时候，也保持乐观，赢得起，也输得起，才献出雄豪来。这一点，在曹操这里体现最突出的，就是“三笑”。

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中，曹军在赤壁水战惨败，“曹军着枪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计其数”，曹操只带着百余骑落荒而逃。到了这狼狈的境地中，曹操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他的反应竟是三次大笑。

第一次大笑，是曹操途中几经追兵，好不容易走脱，“纵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渐远，操心方定”。他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旁边的诸将当然问了：“丞相何故大笑？”曹操说：“我不笑别人，就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要是我用兵，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就跑不掉了。”话音未落，刺斜里一彪军杀出，原来是赵云奉了诸葛亮的命令在此埋伏。

曹军好不容易摆脱赵云，又被倾盆大雨淋成落汤鸡，全军饥寒交迫，以至于杀马吃肉，曹操刚坐下休息，又仰面大笑，还是笑话周瑜诸葛亮不懂兵法，说如果这里埋伏，我就逃不脱了。结果张飞军又杀出来。

第三次大笑时，曹军已经又饿又乏，死者不可胜数，路上都是号哭之声。走到这样的境地，曹操还在笑，笑什么呢，仍旧是笑诸葛亮和周瑜兵法计谋不如他。结果刚笑完，是关羽在华容道等着他。

从曹操的三次大笑我们可以读出很丰富的信息。首先，在全军几乎覆没，自身尚且难保的情形下，曹操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足见他超凡的魄力、气概，以及达观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你看他笑的对象是什么，是周瑜诸葛亮算有遗策，终究没法致他于死地。也就是说，在兵败逃亡、将士死伤惨重的情形下，曹操始终最关心的，还是自己是否比对手聪明。体现出曹操以自我为中心，好妒忌的个性。当他看

到那么一点点自己比对手能力强的迹象，就迫不及待地高兴起来，由衷地仰面大笑。

能笑得出啦，也可见他对于手下人的牺牲豪不关心，就如同他对手下喝令的：“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斩！”这又见出曹操的冷酷，面对失败时与众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

正是因为他关心的是自己和周瑜、诸葛亮的比较，而不是一场战役的胜负，也就告诉了我们，曹操的乐观情绪的来源：不是一事的得失成败，即便赤壁战败这样的大事都不重要，而是关注人，具体就是自身能力的提高或者与对手的比较。

同样是主公，同样是军事不利、必须撤退的情形下，刘备和曹操却是完全不同的反应。第42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中，曹军大兵压境，刘备军先是火烧新野，见樊城守不住，决定带着百姓逃往襄阳。在这个过程中刘备不但没笑，却有三次痛哭。

第一次哭是刘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路过刘表之墓，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哭告说：“我无德无才，有负兄的寄托，罪在刘备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英灵，垂救荆襄之民！”

第二次哭，是众将劝他暂弃百姓，带兵先走，刘备又哭了。玄德泣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

第三次哭，是曹军追击，刘备在长坂坡被杀得大败，好不容易逃走，只剩一百多人。刘备大哭说：“十数万生灵，都因为依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和老小，都不知还在不在。就是土木之人，能不悲乎！”

刘备的三次哭，和曹操的笑一样，包含了角色的性格的重要内容。刘备是为追随他的百姓而哭，为忠于他的将领而哭，为了自己的本该承担的责任而哭。这就集中体现了他的仁德与温厚。

曹操的笑，都是因为他性格强势，非要和周瑜、诸葛亮比个高低，总想超越别人，而刘备的笑，则是因为他性格喜欢折己下人，对他人怀有深的共情。两种特质，都可以获得成功。

实际上，曹操的三笑，和刘备的三哭，都是基于史料的夸张虚构，但它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性格更加丰富。

说完了曹操的雄豪，再说一下他的奸诈。

第一，对自己人用诈。如果对自己人都使用计策，自然就叫人恐惧，觉得这个人深不可测，不择手段了。在演义第17回，曹操去讨伐袁术时，军中粮食将尽，曹操叫仓官用小的容器给士兵发粮，然后探听得知士兵都埋怨。曹操就对仓官说：

“我想问你借一物，以压众心，你不要舍不得。”仓官问：“丞相要借什么？”曹操说：“想借你的头来示众。”于是杀了仓官，然后对士兵说，是仓官把粮食贪污了，导致大家粮食不够。这样，才平息了士兵的怨恨。

第二，曹操对敌人使用的计策，很多从军事角度讲是高明的，但也有个别属于脱离道德底线。典型的就是诓骗徐庶的老母。在演义第36回“元直走马荐诸葛”中，刘备在荆州，得到了谋士徐庶，在徐庶的帮助下，还打败了夏侯惇。曹操想把徐庶骗来，给自己效力。于是，按照谋士程昱出的计策，曹操派人去徐庶老家，接来了徐庶的母亲。曹操对她说：“听说你儿子徐元直，是天下奇才。现在他在新野，帮着逆臣刘备，背叛朝廷，就好像美玉落在泥巴里一样，实在可惜。麻烦你写信，把他叫到许都来，我封给他官职。”

徐母不肯。程昱就模仿徐母的笔迹，给徐庶写去信，说：“曹操把我骗到了许都，关进监狱。如果你能投降，就能饶了我。收到信后，赶紧来，以成全孝道。”徐庶看完，泪如泉涌，只好跟刘备分别，去投奔曹操。这样，徐庶就被骗到了曹操这里，只得给曹操效力。徐母知道之后，又愤怒又悲伤，她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又怨恨儿子不争气，干脆自杀了。随后徐庶也不肯给曹操出谋划策，也就是歇后语说的“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这个故事，其实是演义的虚构，实际上，是在刘备被曹操追击的时候，在长坂坡刘备战败，徐庶的母亲也在乱军中被曹军捉去，于是徐庶主动辞别刘备，去投奔了曹操。演义在这个原型故事的基础上，写了这样的情节，就增加了曹操的狡诈、卑劣。利用别人的老母，当做骗人的工具，这实在是无耻之徒了。

第三，极端的自私自利。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演义第四回“谋董贼孟德献刀”。史料上说，董卓在朝里专权残暴，曹操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于是从京城洛阳逃离，回奔老家去。走到半路，经过老朋友吕伯奢家，就借住一宿。结果吕伯奢不在，五个儿子在，给曹操做饭，摆弄刀具，曹操以为要危害自己，就带着跟班把他们杀掉了。随后发现是杀错了，于是曹操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三国演义》里故意改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以便显得曹操很坏。原话“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只是面临危险情况下，对故人朋友而言的。意思是宁可我对不起老朋友，但不能叫老朋友背叛和出卖我。而修改后，就变成跟天下人为敌，非常恶毒了。

演义还写到，曹操把吕家男女杀了，发现误杀了，于是赶紧跑，半路遇到回家来的吕伯奢，于是曹操干脆把吕伯奢也杀了。这是史料上没有的，是凭空搞出的故

意杀人了。这就更突出了曹操的凶恶。

借荆州

赤壁大战之后，孙权跑到祖庙里，感谢祖宗的保佑。孙权长得方面大口，眉棱骨像紫晶石一样愣愣着，一副紫色的小胡子。他朝祖宗念叨告慰一番，就听后面有人说：“二哥，我也要拜拜。”

孙权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妹妹孙尚香。当然孙尚香是演义虚构的名字，本人的名字没有留下来。

孙权就说：“妹妹，你嫁给刘备怎么样，我现在正联合他，如今他和周瑜去了荆州，打曹操的占领区，没个人管着他，这个枭雄跟曹操是老朋友，到时候出卖我，怎么办？”

孙妹妹受从前的哥哥孙策感染，很有女小霸王的气质，当即答应了。

刘备闻知，心说孙权这也太客气了，把宝贝妹妹嫁给我，我是行伍霜剑出身，这么一位城里的现代化小姐，嫁给我，不是……，可是孙权主动提亲，自己不要，不是反生怨隙吗。于是，派孙乾等人赍礼前去迎娶。

刘备和孙夫人结婚之后，外出了几天，回来之后，一进家，到了孙夫人的隔院。走进去一看，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就见孙夫人已经把这里改造成成了一个兵营，门内和院落里一百多个女兵，各个执刀扛枪，给屋里的人站岗。刘备吓了一跳，忙问：“是出什么事啦？夫人怎么啦？”

几个女兵拖着大刀，给刘备带着路，执着刀掀着帘子，教刘备进去。刘备在刀光剑影之中，见孙夫人正在堂上坐着呢，后面几个高级大丫鬟，各个拖着百炼钢刀，叉腰侍立。刘备心想：“夫人这是被匪兵劫持了吗？”

孙夫人一笑，说：“你不知道，我从小过惯了军事化生活，这些人闲着也是闲着，我都是以军法来约束他们。”说完从袖子里抽出一面小旗，一挥。就有使女从侧门端进茶果来，给刘备的案前放下。

刘备就见那使女屁股后面一把钢刀，悠悠颤颤，惊得刘备手托着茶碟，碟子和茶盅之间咯咯作响。

孙权和孙夫人结婚后，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亲自跑去柴桑，跟孙权借荆州数郡，供自己居住。孙权答应了。但是，具体哪几个郡，史料没说。从后来的情况看，刘备是占有荆州的江南四郡和江北的南郡，南郡的郡治就是江陵。

这时候，周瑜却病死了。周瑜临死，给孙权出了一个策划：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打下荆州更西边的益州（四川）。

孙权于是在周瑜死后，要继续执行这一策略。这事得跟刘备商量，因为东吴军需要从荆州借道过去。而且，既然借道，两家又和盟友，就喊着刘备一起去。

刘备不肯，如果东吴兵到了我们这里，不走了，把荆州武装占领了怎么办？于是，回绝了孙权。

孙权不高兴了，就单方面行动，叫孙瑜带着水军，开拔到荆州东界的陆口，硬行穿越荆州。刘备立刻也军事升级，调关羽、张飞在江陵、夷陵两地上江，做出阻击的态势。然后派使者到孙瑜那里，措辞严厉。

孙权无奈，只好叫孙瑜回来。

从此两家有了裂痕。孙夫人带在刘备这里，还是老样子，不守法纪。更主要的是，在家里一百多个女兵噼里啪啦地走，军事化生活，刘备非常担心，因为跟孙权出了隔阂，孙权命令孙夫人突然搞军事政变，随时就可以把自己从被窝里抓起来。到时候，什么条件都得答应孙权了。

这时候，关羽、张飞都有官职，在外面各郡负责。赵云则做江南的桂阳郡守。刘备就下令喊来赵云，说：“因为孙夫人总干不法的事情，你这人严肃持重，你就掌我的内事吧，实际上就是我的大管家，给我在家里当保镖。”

于是，赵云放在重要的行政工作不干了，专门到刘备家里当一号大保镖。每天挡着孙夫人，让她干坏事干得不是那么顺心，说程序应该是什么什么。

尽管如此，刘备每天还是战战兢兢，这个家怎么呆啊。这时候，西边的益州（四川）牧刘璋派使者法正来了，邀请刘备带着兵，到益州北面的葭萌关，去防范曹操的进攻。刘备乐了，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了，而且，趁机我占了益州，那才是有个新的地盘和新家，再不必这样每天担心孙夫人在肘腋之间生变了。

于是，刘备带着兵去了四川。

孙夫人随后变得很寂寞，老公跑了，自己只好对着空气战斗了。这时候，孙权开始疑惑：“刘备当初挡着，不让我去打益州，现在他倒跑益州去了，是不是要偷着占益州。”既然如此，我就得把荆州抢回来，那么孙妹妹呆在那里，反倒成了人质。

于是孙权排出舟军，跑去了荆州的公安，接孙夫人回来。对于这个要求，留守的诸葛亮没有理由拒绝。

孙夫人临走的时候，心想，我总得拿刘家点值钱的东西，那就把阿斗拿着吧。于是偷着把七八岁的阿斗，给装船里去了。

赵云虽然是大管家，但是也不敢靠进去检查啊，何况男女有别。等着孙夫人的人都上船了，赵云赶紧跑进后室里，到处找阿斗。结果这孩子失踪了。

赵云急了，但是自己没有兵权，追到船边，孙夫人的大船已经启动，周围几十只装满东吴兵的舟船。赵云不是他们的对手，立刻骑马，飞奔张飞的军营。喊上老张之后，带着船只上江，终于截住东吴船。赵云到底上去，把阿斗要回来了。

从此，孙夫人就和刘备彻底分开了，她也错过了未来当皇后的机会。

附记：三国演义怎么写的孙夫人

《三国演义》是一部热爱刘皇叔的书，既然爱刘皇叔，那么刘皇叔和夫人斗心眼，那怎么行，岂不是有损皇叔的伟大形象。于是，在“三气周瑜”的第二次。孙夫人作为主角，就成了刘皇叔事业的坚定维护者。

当时，刘备还没有娶亲，周瑜跟孙权定了个计策，骗刘备来柴桑娶亲，娶孙夫人。但是根本不是成亲，而是刘备来了，就趁机抓了刘备，逼刘备还荆州。刘备怕有危险不敢去，诸葛亮微笑，送给他三个锦囊，叫遇到危险时才拆开。

刘备进入东吴后，拆开第一个锦囊，于是按照锦囊要求去拜访乔国老和吴国太。周瑜也不明白这是什么目的。随后才知道，是刘备见了吴国太，就叫吴国太给孙权施加压力，不许谋害刘备。吴国太很喜欢刘备，要孙权把孙夫人真的嫁给刘备。

孙权苦着脸，只好照办。刘备跟孙夫人成亲后，自己就想逃跑。于是孙夫人坚定地跟着他跑。刘备偷着从东吴逃走，吴国军队来追，刘备危在旦夕，赶紧拆开最后一个锦囊，原来是要他向孙夫人哭着哀求。于是孙夫人以贵族身份，下了车，拦住追兵头，一顿大骂，把追兵给喝退回去了。

就这样，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刘备娶来了孙夫人，二人过起了幸福的生活。至于孙夫人偷孩子的事，也被改了，说是东吴来接他的兵将头偷的，孙夫人不知道。后来，许多年过去，孙权和荆州关羽的矛盾升级，终于杀了关羽。刘备带着大兵从四川杀来报仇，结果战败，退会白帝城而死。

孙夫人在东吴知道老公死了，于是哭了半天，然后跳江里自杀了。

不过呢，所有这些都是演义的虚构。至于皇帝的新装的背后，刘备和孙夫人之间，过着的是影片《间谍夫妻》那样的猜忌和提防的生活。至于孙夫人投江，演义

说：“时孙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后人立庙江滨，号曰梟姬祠。尚论者作诗叹之曰：“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

马超：为什么他总是为人作嫁？

马超一出场时，就是一个自带资源为弱勢的群体。他来自凉州。他的父亲马腾是汉人，但是他娶的是羌族女子，生下马超，所以马超有一半羌人血统。我们知道，《静静的顿河》中以格里高利为代表的哥萨克骑兵的悲剧命运，就是被不同的主流势力役使，先后被迫效力于白军、红军、纳粹、反纳粹阵营乃至匪帮，英勇战斗，却是充当工具，得到的回报是牺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和流离失所。马超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

马超人生的三个阶段就是：一，被曹操利用又抛弃，家破人亡，二，做匪帮，妻儿被杀，三、被张鲁收留但是被猜忌，儿女被杀；四，依附于刘备，郁郁而终。这中间和教训令人反思。

首先，被曹操利用。最初，曹操面临着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的围攻局面，需要争取西部的同盟。于是派人到关中，与马腾、马超父子建立联盟，在曹操和袁绍的两个儿子长期攻战的时候，马超带军击败了山西地区的袁氏家族军队，斩杀了大将郭援。但是，曹操在利用了马腾、马超父子之后，转而刀兵相向。

赤壁之战三年后，建安十六年，曹操觉得南方难以打下来，就转而向西谋划进攻关中的马超，因为马超作为盟友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于是，曹操以讨伐汉中郡张鲁的名义，进军关中地区。这时候，马超的父亲马腾已经被招到邳城做官，马超带领关中部队，就对曹操进行堵截。

曹操统兵西去关中，和马超发生激战。战斗的时间比较长，马超一直占据上风。演义虚构了曹操被马超打得“割袍断须”的场景。

割袍断须是演义虚构的。但曹操确实打得很被动，乃至气急败坏地说：“马儿不死，我死无葬身之地。”

下面的情节是真实的。曹操就打算渡过潼关城外不远的黄河，从而绕过潼关进入陕西。曹操先叫军队过河，自己带着护卫队军将百人，按剑坐在南岸，看军队过河。这只护卫队就是许褚带领的虎士军，只是个人的警卫部队，也只有百人左右。

这时候人喊马嘶，马超的兵出潼关杀来。马超的人多，曹操仍然坐着不动。许褚请曹操赶紧上船，曹操仍然不肯上。张郃过来汇报，说“军队已经全都渡河完毕了。”曹操这才肯上船的，这时马超已经不到一百多步远了。

接着上船之后，艄公又被射死，船没法往对岸去，反倒往下游走。岸上的马超军就追着跑了几里地，边跑边射箭。靠着许褚保护，最终脱线到了对岸。

这时候，诸将不见了曹操，都非常难过，以为曹操死了。突然，看着曹操来了，众将都由悲伤转而喜悦，有的甚至流泪了——这里流的就是悲喜交加的泪。

可以看得出来，曹操亲自断后，身先士卒，极大地感动了诸将士兵。如果平时不注意亲和力的建设，就不会出现这里的诸将悲喜交加地流泪。

这就是构建亲和力的办法。亲和力的建立，不是单单开会分配工作，而是共甘共苦。我觉得孔子总结的一句“仁者先难而后获”，很好地概括了这个意思。

就是，在面对困难和难题时，自己和众人排队，自己排在前面。获，是收获、收益的意思，在收益面前，自己和众人排队，把自己排在后面。谁都知道，渡河绕过潼关，其中最难的部分是在岸边阻击敌人，曹操选择亲自做这最难的。这就是“先难”。

随后，双方又在渭河以南互相交战，曹操守城不敢出。

马超取得战场相对优势后，就派人来讲和，希望曹操老老实实退回去算了。

贾诩对曹操说：“假装答应讲和，然后离间马超和韩遂。”

马超是凉州人，贾诩知道，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团结，互相不信任。

所谓“二鹿不斗于伏兕之侧”，有犀牛埋伏在旁边，两只鹿就不会互相斗了。当外部威胁没有了的时候，内部的斗争才更会加剧。所以，假装答应讲和，撤销外部压力，马超和韩遂才有分裂的可能。

这个主意果然奏效，曹操终究战败了马超。

于是，曹操用离间计扭转战局。他假意和马超、韩遂讲和，讲和后又在城下和韩遂面对面欢笑对话，有给韩遂写来涂改后的书信，使得马超怀疑韩遂背叛自己。马超跟韩遂互相猜疑，于是决战失败。这时候的马超，父亲全家二百多口被满门斩首，自己又丢了关中，只剩一小撮人马。

紧接着是马超人生的第二阶段，做“匪帮”。演义第64回“扬阜借兵破马超”写的就是这个过程。马超在关中战败后，又向西回到凉州，他就利用自己在羌人中的影响力，召集羌人，攻击各郡县，客观上是在破坏原本还算太平的凉州。马超用了八个月时间攻下了凉州刺史所在城池，杀死凉州刺史。又领兵击退了从关中来救凉州的夏侯渊。但马超领兵外出时，假装投降的官员趁机杀了马超的妻子儿女，把

马超堵在城外。血战之后，马超败走，只好又从凉州逃走，转去投奔关中以南的汉中郡的张鲁。

在汉中这里，到了元旦节，马超和家人聚会，一看只有马岱和自己的妾董氏，以及董氏的弟弟，于是口吐鲜血，说：“我全家二百多人全都死掉了，就剩你们两三人一起过年敬酒了吗？”这个场面，更让人想到格里高利的一家人在无休无止的战乱中几乎死光。

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随即是第三阶段，依附张鲁又被猜忌。马超依附在汉中张鲁这里，张鲁要把女儿嫁给马超，但是手下人进谗言，于是张鲁就又不肯给了。马超待在汉中，寄人篱下。

马超先后效力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但是路子越走越窄，他命运悲剧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是，他所属的凉州地区，各路豪杰英勇善战，同时也崇尚自由，不受拘束。这带来的后果是不能相互统领和团结，于是变成一盘散沙。

当初，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互相打的时候，马超为什么不趁机自立山头，逐鹿中原呢？就是因为当时关中地区有多部军事力量，除了马超、韩遂，还有侯选、程银、李堪、张横等十部，以及更小的部队，各有各的军事范围，互相还攻战不休。马超家族只能借助和曹操联手，才能获得对其他各部军的优势和控制。所以被迫和曹操结盟，从而处于受支配的地位。随后曹操和马超在关中大战，马超失败，也是因为他的联军不团结，其中有韩遂的部队，还有侯选、程银等十部独立存在的力量。

第二，凉州背景的英豪，包括董卓、李傕、马超，都缺乏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号召力，于是人生轨迹显得得过且过、朝不保夕，遇到外部压力时，只能被动找出路，沦为别人的工具。最落魄时，不免像匪帮那样搞破坏。

第三，当曹操已经控制了北方，马腾也被招到了许都之后，曹操进兵关中，这时候的马超也可以选择接纳曹操的军队，而不是带兵抵抗。如果投降，父亲还可以活。这又体现了马超的乡土自由意识。他们守着西部的土地，虽然不进取，但也绝不退缩。这就像哥萨克参加了各种势力的军队，但归根结底，他们其实只要求在自己的故乡顿河，过着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于是马超在战略态势完全不利的情况下，与曹操决战，开启了自己一路败北奔走的人生道路。

马超的人生，就是三国时期，边缘势力的人沉浮流离、背井离乡的写照。他作为半个羌族人，他的故事，也代表着当时代的陇西羌人的命运悲歌。

张松促成三国鼎立，死的原因扑朔迷离

张松，是益州别驾，成都人。三国演义上著名的“张松献图”，情节是虚构的。但张松很有个性。

张松是益州牧（四川）刘璋下面的官。他去见曹操，是这样的背景。

首先去的是张松的哥哥张肃。张肃是刘璋的别驾（州长助理），见到曹操。曹操正有南下打荆州，继而打孙权的想法。

于是曹操善待张肃，还下诏奉了他益州广元郡守的官。

这么做，是为了向益州示好，希望益州能配合曹操打荆州。至少不要捣乱。

张松是张肃的弟弟，他见张肃这样升官了，于是也请求出使曹操那里。

张松高高兴兴地去了。可是曹操一见，大为诧异。

张松跟他哥哥完全不一样，张肃高大魁梧，而张松身材短小。而且喜欢作怪，举止放荡，一副违逆世俗和主流价值观的事。

不过，张松虽然矮，但并没有像演义说的丑。

曹操看了，就不喜欢。

于是，什么官也没封他。

曹操的主簿杨修，随后杨修招待张松吃饭，酒席之间，喝了几杯，杨修就说：“张别驾，你也不要自损。如今，我们已经到了江陵，定了荆州，曹公颇有矜傲之意，觉得对于孙权，不过挥鞭可定。本来需要你们益州人帮忙，现在觉得那不重要了。所以，时乎时乎。还望子乔兄不要自弃，未来回得益州，报效朝廷。”

张松撇了撇嘴。

杨修又说：“曹公睿智英达，未来南州必为曹公尽有。不信，你看看我这里有曹丞相业余时间写的一部兵书，暂名《新书》，从中可见曹公的文武韬略。”

于是，取了书给张松看。

张松伸着两个小胳膊，一个小胳膊端着酒杯，一个小胳膊翻着书页，边看边啜酒。须臾翻完。随后张松呵呵一笑，说：“曹丞相这兵书倒写得细致，看来是满下了功夫了。”

张松把书放下。

杨修说：“这个涉及军国机密，利器不可示人，所以不能给兄拿走了。否则，可以给你们益州的人看看。”

张松呵呵一笑：“哼，可惜的是，我已经背下来了。呵呵。”说完，就喝了口酒。

杨修只当他是瞎说：“兄博闻强记，自是的。”

“你不信，不信我就背给你看。”

说完张松放下酒杯，一五一十，哇啦哇啦，淋漓尽致，把一部《新书》一万多言，当着杨德祖的面，只字不错地背了出来。

杨修瞪大了眼睛，心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鬼吗？惊叹得下巴都掉了下来，满嘴的菜和酒汤全都掉流到桌子上了。

杨修惊叹一声：“先生强记默识如此！某自视博学有才章，今日方睹先生骥足千里，令德祖瞠乎其后，真是大奇大异啊。”

张松说：“区区小慧，何如德祖灵珠在握，属文才藻艳逸，来日自当请教学习。”

于是俩人杯酒尽欢。

张松实际是自卑者，他的高调和任性与炫耀，只是期盼人们多关爱和关注他罢了。他的敏感的心其实最缺乏安全感。这样的自卑者，对于别人给予他的藐视和轻慢，是相当敏感的。

所以张松走时，怀了一肚子对曹操的仇恨。回去之后，不久，曹操居然在赤壁打败了。

张松立刻跑去劝主子益州牧刘璋与曹操断交。

刘璋答应了。

“但我也得有个盟友啊，我跟谁交好呢？马超多次从关中派人联络我，想跟我结成联盟。”

张松说：“马超凶悍，他如果来了，怕是就要占了我们州。我看刘豫州，此人是您的肺腑，同为汉室宗亲，在荆州素有人望，未来必得荆州之地，可以与他交通。”

刘璋想想，刘备闻名四方，仁义卓著，真是我好同盟啊，于是说：“那你替我去连好刘备。”

张松说：“我模样不怎么样，怕把这事情给使君弄砸了。我倒向您保举一人，此人为关中扶风郡人，祖父也是名人，有清节高名，他为人睹事知机，奇谋善划，避乱入了益州，但是在您这里官居小位，微不得志，如今已三十七岁。可以出使刘豫州那里。”

“何人啊？”刘璋说。

“此人姓法名正，字孝直。”张松说。

法正这人，为人无行，即便他们同来的侨居老乡，都说他没有礼德。

于是提拔法正，让他去荆州找刘备谈连好的事。

不久，法正回来了，对张松和刘璋二人汇报：“我观刘豫州颇有雄略，他也甚愿意与使君连好。”

刘璋很高兴。

法正说：“要固好刘备，得显示诚意。不如您赠给刘备四千军马，财货照着一亿个钱给，资助他打下全荆州。”

刘璋想了想说：“钱留着就是为了花的，孤这就给他。你去给我送去。”

法正说：“我的同郡扶风人孟达，有将帅之才，卿相之姿，深有机度见识，可以将兵。不如跟我同去，未来他和四千兵留在那里。”

刘璋应允。

于是法正、孟达二人，带着四千兵，驮着价值巨亿的财货军资，往荆州的公安去了。

怎么会有这样吃里扒外的事呢？而且都是外州人干的？

其实，刘璋和他爸爸，本来就是外州人。他爸爸死后，本地大姓做的官员坏，就在他爸爸的几个儿子中，挑了个最老实的刘璋，立为继承人。这样，好便于捏咕。

所以，刘璋天天想着找外援。如今找刘备，那是欢喜得紧了。

他的心态，就跟想越狱的人，盼着外面来车一样。

而联系刘备的事，当然也得找外州人——侨居成都的法正、孟达了。

至于别人说这俩人无行，那当然是本地士大夫们的排挤啊。

过了两年，建安十六年，曹操向西去打陕西关中的马超。

这等于要向西边动刀子了。曹操如果得了关中，就要南下汉中，然后再南下四川。

刘璋连忙跟张松商量。

“张鲁割据在汉中，当务之急，是把张鲁打下来，以免他投降曹操。”刘璋认为。

汉中本来也属于益州郡，是北部门户。

张松说：“我看还得请咱的同盟，叫刘备去打汉中张鲁。你下面的庞曦、李异这些诸将，都是本地的，天天想着赶你下台。如果叫他们去了汉中，就等于多了两个张鲁。”

刘璋赞同，就派法正去邀请刘备来。

旁边的主簿黄权连忙阻谏。

刘璋一看是本地人，当即生气了，把黄权给撵出去当了广汉县长。

于是法正受命，带着一班从人，出发了。

这一日，刘璋出门，就见别驾从事王累倒悬在城门上，望着刘璋叫唤：“主公，你一日不叫回法正，我就一日晒在这里。”

刘璋命人把他给放下来，王累像猪仔似的使劲折腾叫唤。刘璋怎么能听这些本地人的话呢？

不久，法正带着刘备，后者带着三万兵，从荆州向西经过三峡，进入四川，然后北上到葭萌关。摆出打汉中的样子。

结果过了一年，也没打。当然，曹操也没来。

这时候，曹操打败了马超，但是内部也不稳，就回去了。

刘备呆在葭萌关，这一年吃的东西，都是跟刘璋要的。

刘璋呢，觉得刘备在北面呆着，对于自己内部安定，总还是有好处。至少庞曦对我客气多了。

不久，曹操又去打孙权。孙权招呼刘备来帮忙。

其实孙权也不是想让他帮忙，只是找个借口，把刘备从四川喊回来，别在那里想着偷东西了。

刘备于是以此为借口，给刘璋写信：“我这就回去了，帮孙权忙。但是我帮孙权，兵还不够。你再给我一万兵，还有相应的军实粮草。然后我就回去。”

刘璋心说，你这个同宗肺腑，吃了我一年，还吃啊。还好，现在终于要回去了。

于是，派使者说：“一万太多，只能四千。”

别驾张松听说了这事情，大为惊慌，立刻给葭萌的法正和刘备写信：

“如今大事将成，使君怎么忽然放弃而去啊？”

张松虽然精明，但是没看出刘备的本意。他以为刘备真的要走。

张松这封信颇不严谨，被家人亲戚看到了，连忙报到广汉郡的太守张肃那里。

张肃是个威严的人，身材高大，一看这信，吓得脸色煞白。心说老二怎么背着我干这样的事情啊。

于是赶紧亲自跑去找刘璋，拿着信举报。

刘璋一看，好哇，我最信任的别驾先生，却这样出卖我啊，我还这么重用他。当即叫来张松，一斧子下去，使他的脑袋和他一起下了岗。

随后刘璋赶紧急诏各地要塞守军，不许放刘备向任何地方通行。

刘备闻知消息，当即大怒，也有了打刘璋的口实：“我们替他守边关，多么辛苦。他听信流言，叫各郡县，全面矛锋都对准了我们。当今之计，你们说，该当如何？”

部将吏员都义愤填膺，于是一齐向南打去。其中替他谋划的庞统，后来死在距离成都仅仅几十公里的雒城（绵竹）。

最终，刘备占了成都，把刘璋安排去了荆州公安居住。为了安定益州人心，刘备就娶了刘璋的寡嫂。

张松就这么死了，牺牲在胜利的前夜，也没来得及参加寡嫂的婚礼。

按理说，刘备在写信要兵和粮的时候，应该同时联络张松，说明情况。法正、庞统都是精细的人，应该知道这么办。

但是他们没有说，自己是假意回荆州去。

这大约只能推测，刘备确实是想回去。

基于此，张松才写信劝他。

但是，刘备实际上不可能真的想回去。他要兵要粮，只是个计策，是忽悠刘璋的。

而对于这样的计划，法正、庞统也不敢对张松说实情。一旦张松变成两面间谍呢？

路途的隔离，时间的隔膜，毕竟削弱人对人的信任。

所以，刘备这个最真实的想法和计划，不肯告诉张松。

作为间谍，或者卧底，历史上这样的人，大多都没落好。而且很多时候，很大原因，是死在自己人对他的不信任上的。

如今去成都西侧的都江堰玩，其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几颗古树，人说是从彭县张松的家搬来的。

不过，张松并不字永年。彭蒙字永年，张松字子乔。乔，就是大树的意思。

我抬眼望去，远近高低的树冠，圈出几片天空。像我羡慕鸟雀切近天空，天空羡慕我切近泥土。张松也在这树下过吗？

马超战成都

刘备虽然损失了庞统、张松，但他继续南下，直奔成都，这时候已经是建安十九年。

与此同时，刘备命召荆州本部的诸葛亮、张飞、赵云，还有刘备的义子刘封，都乘坐大船，从荆州逆流而上，去略定益州东部各郡县，以成东北夹攻之势，约定

最终在成都汇合。三人顺利攻破三峡顶端的白帝城，然后继续逆江西行三百多公里，来到严颜守卫的江州（重庆）。这严颜死心塌地给刘益州卖命，与攻城的三人展开群殴。严颜亲率士兵，从城上用弓箭向下面招呼，射的张飞唧哇乱叫。最后张飞顶着个棺材板儿，率先登上城去，斩砍守军，杀出一条血路，从马道的台阶下去，在内侧打开城门。赵云、诸葛亮之卒一拥而入。严颜率众把冲进城门的敌军，硬从城门又撵了出去。不料一回头，张飞一个鱼跃，伴随一声暴叫，一把把严颜扑下马来，狠狠摀住，命旁边军校拿绳子把严颜捆了个结实。荆州军校遂冲入占据江州城。

随后张飞把巴郡太守严颜押到衙门大堂，呵斥到：“我们大军已至，你何以敢不降而敢拒战？”

严颜把脑袋一摇，轻轻答道：“卿等（用语很尊重文雅）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没有降将军也。”

张飞大怒，一挥手，让左右把他推出去砍头。严颜颜色不变，轻轻转身，说：“砍头就砍头，何必这样生气呢？呵呵。”说完，摇着方步就往外走。

一下子把张飞给镇住了，张飞当即对此人佩服得要死，甚壮之，于是一把拉住他，说：“偶像，你先不要死。我那也不是生气，就是吓唬吓唬你。”于是不由分说，就亲自给严颜解绑。

严颜也是个明晰形势的人，那刘益州养虎自卫，落得今天，我也算是尽忠尽到底了，又见张飞这样性情中人，善待自己，于是当即跪下，表明愿意投降。

张飞大喜，把严颜引为宾客——以宾客之礼待之，不过也似乎就是自己的私人宾客门客罢了。从此，每天陪着偶像，画画下棋，研究古人做人的道理。

随后，诸葛亮命赵云分兵西南下取江阳诸县，张飞往西去夺取犍为郡，诸葛亮自己也走一路，说好，最终一起到成都会合。张飞、赵云领令而去。

不久，这几部军来到了成都。刘备这时候也到了。

于是，联合攻打成都。可是十几天之后，成都纹丝不动。也拒绝出城投降。

刘备无计可施，就想起马超来了。

马超此前在关中，败给了曹操，于是转而投奔汉中郡守张鲁。

刘备于是派人到汉中，劝马超来投奔自己帮忙。马超接受，于是孤身偷着绕道从汉中逃走，奔到成都城下。马超一来，成都守军闻知马超的大名，就立刻不战而

投降了。

马超投奔刘备时其实非常凄凉，他在汉中的部将如庞德等人以及军队，乃至家属，都不敢带走，只和马岱两个人，化妆偷着跑去成都，投奔刘备，而且还不直接南下，而是绕道而行。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士兵，于是刘备半路上先送给他一只军队，避免他来到成都时，被刘璋看到太落魄，而没有了威慑力。

更凄惨的是，他留在汉中的家属，有他的妾董氏和他的儿子马秋。张鲁出于报复，把董氏改嫁给下属，把马秋亲手杀了。马超彻底家破人亡。

马超在投奔刘备后，谨小慎微，虽然被封为骠骑将军，是五虎大将之一，领凉州刺史，但负责镇守偏远的武都郡山地。武都郡和隔壁的天水郡都属于凉州，天水郡是马超出生的地方。刘备派他来这里的意图，是叫他向故乡发展。但马超没几年就死去了，时年四十七岁。马超死在了可以眺望和守护自己故乡的地方。

鲁肃单刀会

刘备先是跟孙权借了荆州，如今刘备终于向西夺得了刘璋的益州，也就是四川。

孙权想，这时候，荆州你该还给我了吧。于是，孙权派诸葛瑾去到四川，跟刘备讨要荆州。刘备不肯给，说：“等我再得了凉州，再给你荆州。”孙权大怒，当即以吕蒙为将，进攻刘备在荆州拥有的数郡。负责镇守荆州的关羽，与鲁肃、吕蒙的军队摆开对战态势。

鲁肃主动邀关羽谈话，双方约定，军队都退到百步之外，只有军将带单刀在阵前会议。关羽同意。于是，鲁肃坐船，过河到关羽这边来。鲁肃和关羽在阵前碰面，各自带着军将，军将都挎单刀。鲁肃把关羽一通数落，关羽理屈词穷。这时候，有人就打断鲁肃的话，说：“土地谁有本事，就抢了归谁。”这是关羽一方的将官说的，意思是我们占了那几个郡，就归我们，不管借给的还是怎的。鲁肃立刻厉声呵斥，辞色甚厉（意思是脸色和声音极其吓人）。关羽也赶紧操刀而起，对那人说：“这是国家的大事，岂轮到你说话！”使颜色，叫这人赶紧离开。

经过这次谈判，关羽和鲁肃议定，部分荆州还给孙权。这就是史料上记述的单刀会的相关事情。

鲁肃这个人性格，跟《三国演义》上完全相反，史书上说他“少年狂简”，狂是指性格，简是指礼仪上随意。他本是扬州在江北的九江郡东城人，长得体魄魁奇，很有个性，从小喜欢舞刀弄棒，尤其喜欢骑马和射箭。他招聚一帮少年，整天射猎山中，讲习武艺。他家也有钱，是个大财主，他性格阔达，大散家财，把早死

的老爹生前留下的地都卖了，交结士人和少年豪杰用。于是城邑之中都知道鲁肃是个甚得民心的狂儿。

当时周瑜出任巢县县长（也在九江郡）。这一天周瑜带着几百人，路过鲁肃的家乡，粮食和钱不够了，听说鲁肃是个财主家的儿子，就跟鲁肃要。鲁肃家里当时有两大仓米，每仓三千斛（一斛十斗，当初袁术跟庐江太守陆康要米也只要三千斛）。鲁肃随手一指：“这左边这一仓给你。”

周瑜大奇之。

可见鲁肃是个豁达的“败家子”，这种做事风格很像任侠。

九江郡，当时属于袁术，鲁肃觉得袁术这人不行，于是想过江去投奔孙权去。

于是，鲁肃带着部曲男女三百人，先奔去居巢和周瑜汇合。三百人都武装起来，女的和弱的在前面，少年豪杰使刀弄棒的在后面。走出不远，当时户口控制很严，郡兵听说有人要脱离户籍逃跑了，骑着快马就一群追来。鲁肃殿后，左右是少年弯弓搭箭，雁别翅排开，鲁肃居中，朝着后面的追兵教训了一番，然后把自己的大盾摘下，立在地上，跑马跑出一箭地远，马上弯弓放箭，一箭射去，竟将那盾心射穿。

郡兵见鲁肃武功骇人，觉得制不了这帮人，就相率而还了。

南下不远到了居巢，与周瑜相见，周瑜引见鲁肃见了孙权。孙权这时候刚接班，跟鲁肃私谈，孙权说：“我想建立齐桓公和晋文公（重耳）的霸业，但不知怎么弄呢？”

鲁肃扬起小胡子，说：“如今我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易猝除。为将军之计，只能鼎足江东，以观天下的机会。将军应该向西剿除黄祖，进攻刘表，一直把长江上下沿岸，都占据了，然后就建立帝王的功业了。”

这鲁肃说话非常不恰当（少年狂简嘛），孙权连忙更正他：“如今我尽一方之力，不过想辅佐汉室罢了。你说的那话（建号帝王，他不敢说这个字眼），不是我想的。”

总之鲁肃说的，是要把江东扬州六郡，与刘表的荆州七郡，连跨有之。张昭听了鲁肃这些话，又见鲁肃平常对人太不谦虚，于是使劲来毁谤鲁肃：“这人少年粗疏，胡说八道，全无文雅，主公不可用这样的人啊。”

孙权并不在意，照样厚待鲁肃。

鲁肃这里提出的“极长江上下尽有之”的战略，不输于诸葛亮的《隆中对》。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看出鲁肃的性格。赤壁之战东吴大胜之后，周瑜继续追击，鲁肃则没有跟着去，而是返回柴桑报捷。孙权乐坏了，带领文武百官出城相迎。孙权攀鞍下马相迎，把鲁肃接进了府中。落座之后，孙权笑呵呵地说：“子敬，这次孤攀鞍下马以相迎，足以让爱卿露脸了吗？”

鲁肃站着说：“没有啊。”

将吏百官听了，无不一愕。孙权也愣了一下，大方脸上的小横肉和姿色小胡子都抖了一抖。

随后鲁肃走到自己该就座的案子后面，跪坐下来。屁股坐放在后脚跟上，他把马鞭子往案子上放，又慢慢举起鞭子来，这才说到：“我愿将军威风道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建成帝业，然后再以安车软轮把我拉来，然后我才能算是露脸呢。”

孙权听了，拍掌哈哈大笑。

鲁肃这话说的又比较轻脱，而且还是无父无君，想让孙权当皇上。地方官的臣能说这种话吗，而且当着这么多人。安车，就是轮子上捆了蒲草绸缎因而软乎的车，给老年人用。鲁肃意思是，等你当皇上，我可能也老了，所以用安车接来庆祝。

总得来讲，鲁肃是个少时任侠，当官后也是轻脱，大大咧咧。所以，鲁肃根本不是演义描述的那个呆样和随便被人欺负的。

东吴大都督吕蒙

吕蒙是河南驻马店人（汝南郡），和周瑜、鲁肃这样的官宦人家、地主人家背景的名将不同，他就是街上来的。家里因为过不起了，就跑去了江南地区，实际上跟流民一样。好在他有个姐姐，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嫁给了邓当。邓当是军官，具体来讲是孙策的普通部将。

吕蒙十五六岁，别人正在念职高谈恋爱的年纪，他却偷着跟着姐夫邓当的队伍，去讨伐江南的山越野蛮人——抓到了是可以挣钱有赏的。

可是，他偷着抡着棒子冲上去之后，被姐夫看到了。邓当吓得苦叫：“这么个孩子来打什么！”连忙呵斥，可是根本喊不住。吕蒙愣是跟善于奔走的山越人打起来了。

回来之后，姐夫把吕蒙告诉了她妈。她妈叫他跪下，准备揍他一顿。吕蒙说：“家里穷成这样，没法住了。假如我是立功，抓了贼呢？那立刻就有钱了。不冒险，能挣钱吗？”她妈妈就哭了，哀泣着放下棍子，算了不打他了。

就这样，吕蒙从十五六岁打打杀杀，从一个儿童兵慢慢长成了兵头。穿山渡水，刀头舔血，他怀抱着自己的梦想比一根小草更加寡言少语，比一马车的黎明还要步履缓慢地前行，随着身上的伤疤越来越多，终于他变成了一个低级军官。这时候已经是孙权接手做江东领袖了。

赤壁之战后，刘备提出借荆州，孙权答应了。于是，东吴军向东撤到陆口。荆州包括江陵，就给了刘备。

一天，鲁肃从陆口回柴桑禀事，然后返回陆口，中间路过浔阳县，就登岸去见浔阳县令吕蒙。吕蒙从小净打打杀杀了，没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每次汇报工作，就口述让人给记录下来写成奏疏。鲁肃素来轻视这个睁眼瞎，到了浔阳，和吕蒙一起喝酒。吕蒙因为这些战功，现在也终于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令。

一边喝，吕蒙就往四书五经和《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这些儒家经典上引。一开始说是请教鲁肃的意思，鲁肃不爱理，勉强凑合应对几句。吕蒙就借机发言反驳。鲁肃发现，自己的观点，常常被吕蒙所屈，说着说着，一条条都说不过吕蒙。

鲁肃非常惊讶，酒也不喝了，瞪着吕蒙。那吕蒙滔滔不绝，对儒家经典上的观点议论往往超出在鲁肃之上。鲁肃急了，坐过去，用手拊在吕蒙后背上，就觉得一大块肌肉，“我以为大弟你只有武略罢了，”鲁肃说。“不料今日，你的学识英博，真不是从前的吴下阿蒙了！”

吴下阿蒙，是鲁肃从前给吕蒙起的外号，蒙就是迷糊的意思，比如蒙蒙黑，蒙蒙亮，蒙蒙雨。不迷糊了，就是启蒙。吕蒙这名字，原来是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意思。

吕蒙笑说：“士别三日，就当刮目相看（成语）。大哥今日之论，倒多跟穰侯相称啊。”

穰侯，就是秦国的魏冉，魏冉曾经推荐了白起，后者成为秦国的将星战神。吕蒙这意思，是你得提拔我啊，你是主公的红人儿。

吕蒙用了这个典故，立刻就明白了，这既美化了我，又暗吹了他自己，真是用得巧，连忙惊问到：“大弟是如何学问长进，先前愚兄并不知道你阅读典籍。难道这是咱俩喝酒的幻觉？”鲁肃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

吕蒙笑说：“都是至尊鼓励我，一次他让我们多做学问。我说军中苦多，哪有时间读书。至尊就说读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东汉史））和兵书，对于打仗大有益处。又说曹操就自谓是老而好学。让我们急读。所以我军间苦读，好在性意朗悟，一般老儒往往都说不过我。呵呵。”

鲁肃真是大惊讶。

吕蒙又说：“现在将军负责陆口的军事，向西跟关羽这个老家伙为邻。关羽岁数大而且好学，他读《左传》，讽诵皆能上口，而且自负，好凌人。今大兄与关羽为邻，一旦发言相对，不知有何奇正话语以备关羽，免得被他凌羞了。”

鲁肃叼着酒杯，仓猝匆忙地说：“那就看他怎么说了，随时而对吧。”

于是吕蒙就向鲁肃密陈三策，教他如何与关羽谈判桌上应对。鲁肃赞叹道：“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一至于此也！”也不叫阿蒙了，也不叫大弟，而是卿和字相称。

于是二人极酒尽欢，鲁肃别去。自到陆口去读书和防御关羽。

鲁肃果然没有辜负吕蒙。不久，鲁肃自己感觉要死了，就上表给孙权，要求死后，由吕蒙接班。孙权素来对鲁肃言听计从，虽然吕蒙不是自己的亲戚，也不算亲信，还是答应了。于是，吕蒙负责陆口的吴军，当了大都督。

时装暴徒甘宁

甘宁字兴霸，是益州巴郡人（重庆地区），从小大力气，召集了黑社会（当时叫少年）把自己武装起来，从事群体武装劫道和打砸抢工作。他和少年们随身带着铃铛，老百姓一听铃声，就知道是他来了。

和英国的黑帮家族剃刀党一样，甘宁除了狂暴之外还特别讲究服饰的雅美。每次上街出去，两边一定是车骑夹道，身边的保镖都穿着丝绸纹绣，是一帮极其漂亮的时装暴徒。

如果是坐着船队出去，每次他的游艇系缆于岸，缆绳都是用锦。走的时候，不收缆绳，而是割断，把锦留下。叫人知道，以显示自己奢侈。

他这么注重存在感，当然不屑于总是干这个了。干了十几年之后，就包装自己，到官府里上班去了。他的包装方式就是读书，看了很多先秦诸子，也明白了纵横之术。随后，他想了一个升为大官的办法，就是趁着刘璋刚接班做益州牧，他跟西边的荆州刘表连横。甘宁带着自己的少年兵，与刘表的军队，一起打刘璋。

但是剃刀党和荆州人，这次还是败了。甘宁也失去了在益州升为政界要人的机会。

于是，他另起炉灶，向东跑去投奔刘表。刘表对于自己的这部雇佣军，也没什么诚意，让他去了下属的江夏郡守黄祖这里。这里位于荆州东部，是荆州和孙权交接摩擦地区。一次东吴来进攻江夏，黄祖让甘宁当炮灰，从后面殿后。

甘宁箭法出众，一箭射杀了江东的凌统的爹凌操。

黄祖这人粗横好杀，从前曾经杀死祢衡。按理说，甘宁符合他的气质偏好。但是黄祖这时候老了，六十二了，就喜欢美女宝货，没有什么志向了。甘宁急了，“兴霸”这个字，是他读书后给自己起的，那是有当春秋五霸的志向。于是他不想耽搁了，转奔东吴。这是第三次跳槽了。

从江上回望，两湖和蜀地这温软的地方残眠不醒的是从前的好时光，一段长江的曲折目睹了他求索富贵的全部历史。新的地方，是不是更差？

这时候，东吴太史慈已经刚刚死了。东吴正缺少斗将。其中韩当、黄盖、程普那些都有点老了，而凌统（杭州人）父子、董袭、徐盛、潘璋什么的又是孙权接班后太平时期接纳的，只跟本地山越山贼打过，在诸侯间无名。周瑜、吕蒙因为是摩擦点的驻军统帅，就了解对面的甘宁，于是介绍甘宁给孙权，说这是一个“斗将”。

孙权也喜欢打斗，斗个老虎、捏个蛤蟆都不再话下。当即收留了他，而且待他跟老人一样。这也是因为，一个部将的评分，其实来自诸侯间的名气，甘宁毕竟是走过几个州的，比本地人有名。打仗的时候，有诸侯名气，是可以威慑敌人的，毕竟打仗其实打的是心理。

程普、黄盖、韩当也都是右北平土垠（唐山）人、湖南人、辽西令支（唐山）人，跟着孙坚转战南北东西，打过黄巾，打过凉州叛羌，讨过董卓，有诸侯名气。

甘宁才发现，原来自己的黑白历史，没有浪费啊。这跟足球转队一样。

甘宁的心总算是甘而宁了。下面就是要“兴其霸”。作为新人，要想窜上去，当然办法就是挑拨主子折腾。甘宁立刻对孙权献计说：

“汉室要乱，机会难得。按我的意见，应该把荆州和益州（四川）全拿下来，纵有上江上下，这样才有上游优势。我看刘表，没有长谋远虑，儿子又蠢，迟早要丢了这荆州。占荆州的第一步，应该先取黄祖。”

“江东内部形势危惧，”旁边的长史张昭不乐意了，老人一般不让新人忽悠自己的主子折腾，“如果再出去打仗，必然闹出内部反乱。”——不是山越，就是地方大族和江西鄱阳湖地区的生猛民众。

甘宁口才很好，回嘴道：“国家把萧何这样的职任给了你，你负责搞内政，结果你搞得现在担心要反乱，你这样拿什么去希慕古人。”

张昭被怼得直翻白眼。是啊，这不是自己打脸吗？孙权赶紧端起酒来，两边捣糨糊。他也不知道，对于安于现状的老人，就需要新人来刺激。

于是，孙权按他的意见，整军西击黄祖。这一战，杀了黄祖，夺了江夏郡。甘宁负责战役谋划，毕竟他了解黄祖的虚实。

到了夏天，曹操也急着南下，来打荆州。荆州索性投降曹操。当年年底，就爆发了赤壁之战，赤壁的战场，其实就在江夏郡境内。

赤壁之战后，东吴和刘备联军，乘胜向东扑入荆州。这既是战后的本能行动，客观上也是继续了原来的甘宁的战略。

联军进入荆州的南郡（在江夏郡西部）。甘宁的私人部队，只有几百人，其中很多还是一直追随的少年。在古代，少年这个词就是street-fighter的意思。甘宁带着这几百人，攻下了夷陵（南郡的西部，宜昌）。

很快，外面又来了五六千曹兵，架起了攻城高楼，掌握了制空权，城里边箭如雨下。

甘宁的兵，加上城里收降的，不过一千人。甘宁的兵吓得趴地上东躲西藏，唯独甘宁晃着铃铛，谈笑自若。被攻了连续好几天。最终，保住了夷陵。

同时，周瑜、刘备也四面出击。

好不容易，最终他们占了荆州的六个郡。然后对战后成果进行划分，孙权决定把其中数郡借给盟友刘备。但是，二者之间很快闹起了冲突。五年后，刘备（在新人庞统法正的撺掇下）从荆州出发，向西夺了益州（四川）——当时天下是十三个大州。

孙权就派人去四川，跟刘备说：荆州该还了吧。刘备说：还是要还的，等我下一步拿下凉州来，就还。

孙权气坏了，等你拿了凉州，是不是要拿了阿富汗再还啊。当即，孙权命令吕蒙为统帅，大兵三万进攻荆州。

这可是硬仗，因为替刘备守荆州的是大名鼎鼎的关羽。吕蒙怕着关羽，就带着兵溜边走，往长江以南去，夺了荆州在江南的三个郡。关羽从江陵过江南下，被鲁肃的两万军上前堵住，双方对峙在资水上，今湖南省益阳县，长沙市附近。这里属于长沙郡。

关羽说：“资水往上游再走十几里，有一处浅滩，可以涉水过去。今夜我带五千人，从那浅滩过河，你们等我折杀过来，就一起渡河，会歼鲁肃对岸军。”

鲁肃这边得到消息，甘宁手下有三百人，之所以这么少，因为这些人是他的私人部曲，于是当即奋勇说到：“将军，我愿请将军增五百人给我，即刻赶赴上游和关羽竖子隔岸对当。我保证关羽闻听我一声咳嗽，就不敢涉水，倘若涉水，就是我的禽兽——被我抓在囊中。”

旁边诸将听了，心说，你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自己鸡蛋碰石头吗。

鲁肃说：“你八百人对他五千人，也太没谱了罢。我看还是给你一千人好了，你能阻滞关羽一段时间就好了。”

甘宁领着一千三百人就去了，乘着夜色到了浅滩这面，与此同时，就见关羽也黑乎乎乘着夜色而来了。关羽听说对岸已有甘宁相守，知道这是个粗猛好杀的人，从前的重庆黑社会剃刀党的头子，不禁心中疑惧，且涉水也会削弱自己军的攻击能力，于是只好罢休。乖乖地回去了。

甘宁一下声名大震。这个浅滩，如今还有，号称关羽滩，旅游的时候可以去

看。

随后，鲁肃过江，和关羽谈判——这就是单刀会，把关羽数落一顿。最终，刘备关羽一方还是妥协了，承认了吕蒙对江南三郡的占领，吕蒙交还一郡。这倒不是因为甘宁、鲁肃的功劳，而是曹操向西用武，刘备觉得荆州不能打了，避免自己两线受敌。但是，甘宁这帮人的强势，也是刘备一方妥协的心理原因。

甘宁这人，粗猛好杀还会演戏。他有个厨师，犯了错误，于是怕死，逃走到吕蒙那里。吕蒙生怕甘宁杀了这厨小二，就收留下来。吕蒙比甘宁官大。

这天甘宁带着礼物来看望吕蒙的老母，俩人说说笑笑，准备开饭的时候，吕蒙说：“对了，说到开饭我想起来了，你的厨小二在我这里。我可以把他还给你，但是你可不能杀他啊。杀他我就不还了。”

甘宁说：“这个自然，您虎威将军的大面子，我怎能不给。”

吕蒙于是把厨小二叫出，那厨小二怯怯地，站在甘宁身后去了。

过一会儿，甘宁带着厨小二出去，说要送他先上船。到了岸上，甘宁把大眼一瞪，拎着厨小二，就把他捆在桑树上，骂完之后，挽起弓箭，一箭把小二射杀。

完了之后，甘宁就下到船里，把衣服脱了，钻进被窝，呼呼大睡。不一会儿，吕蒙听说了，那甘宁转身工夫就把厨小二杀了。吕蒙大怒：“甘宁欺我太甚！传令击鼓！”

鼓声一响，军众全从周围跑来了。甘宁听见鼓噪，也不在意，故意钻在被窝里不动弹。

吕蒙的老母光着脚就冲出来了，揪住吕蒙，说：“你要干什么？至尊（也就是孙权）待你如骨肉，把你委以大事，为了这一点私恨就要攻杀甘宁的？甘宁死了，纵使至尊不责怪你，你也是犯法。”

吕蒙当即没话，怒气豁然就没了，到得甘宁船上，笑着呼道：“兴霸，饭已经好了，老母已经等着你吃呢，赶紧上来！”

那甘宁连忙穿上衣服，从仓里出来，假装哭。甘宁一脸的鼻涕眼泪，哭着说：“负卿。”

随后俩人回去，欢宴终日。

这甘宁其实很有计略，之所以在船上躺着睡大觉，不防备吕蒙来攻，就是晓得吕蒙必不如此。至于哭得满脸是泪，那更是很能演戏。

这个粗猛好杀的人，其实很能管理自己的情绪。他对手下的士兵，也是非常仗义，特别舍得给钱。所以这些人在战场上，从来都是生龙活虎。

甘宁并不单纯的莽撞人，而是很有战略眼光，也很会混社会的。有了这些品行，即便是个凶悍的人，一样可以活得很成功。

怕的就是又凶霸，又不会做人，这样的真莽撞就走不远了。因为跟吕蒙关系一直处得不错，当时，凌统总想给父亲凌操报仇，一次酒宴借着舞刀，要上去杀甘宁。

吕蒙就拿着家伙上去，硬是给割开了。孙权赶紧禁住凌统。

对于一个成功人士，善和恶的标准，其实都不是读书人所定义的共识，甘宁很有黑社会霸道的作风，但他能成功融入常规的社会，因为他知道这种作风该向谁用，不该向谁用。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调整身上的保护色。人，不要和

自己的本性过不去，也要不放纵自己的本性。这是甘宁能够从一个边缘社会人，成为一代斗将的原因吧。

曹魏第一猛将张辽

建安二十年，曹操又西征，进攻汉中的张鲁。孙权见曹操主力西去，就趁机北上，进攻合肥。

孙权带十万大兵过江进攻合肥城。这是江东能动员的所有兵力了，比赤壁之战时能出动的三万还多。

镇守合肥的正是张辽。他的两个副将，都是早期跟随的曹操的老人，一个乐进、一个李典。俩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看不上后来的张辽，所以对张辽都不服气。

当初，曹操事先给过指令，叫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

可是，曹军只有七千，出城交战，不等于送死吗？李典、乐进都不愿意出去。

张辽批评道：“你们都是出于私心，废弃掉公家的王事。那我就自己出去，决一死战。”然后叫人备马。

张辽对事业的无限热忱，感动了李典，于是李典慨然而起，说我愿意跟着你一起去。张辽说：“李将军不是一贯跟我过不去吗？”李典嘿嘿一笑：“那是私下的事，现在是国家大事，愿意跟着将军去。”

于是张辽大喜，连夜募得敢死勇士八百人，一人发一块大洋，杀牛吃肉，预备明早大战。

次日，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张辽、李典就披甲持戟，迎着太阳点起的大地，八百勇士，马踏而来。一直冲到孙权营垒的外围。张辽、李典先登陷阵，击杀数十人，斩将二名，张辽大呼己名：“雁门张文远在此！”那李典也大呼：“大土豪山阳巨野人李曼成在此！——呔！拿命来！”众军校所向披靡，直冲孙权营垒。十几个军校跳下马来，搬移鹿角，随后抱着撞门锤，猛击营垒大门，蜂拥冲入垒中。孙权的人还在睡大觉呢，张辽望着孙权的帅旗就奔过去了。吴兵被张辽击杀得四散逃窜。孙权在帐内听到喊杀声大惊，连忙穿上衣服，奔出帐外，骑上马，一群近卫虎士军跟了上来，众人直直穿垒而逃。张辽八百名勇士追着孙权衔尾而出。

孙权见前面有一处高坟头，连忙纵马蹿了上去，众虎士军手持长戟，忙把坟头层层围住。张辽随即就到，跃马纵横，跳着坟上的孙权高声喊：“孙权貉子！你给我下来。”

孙权敢跟老虎对面搏斗，但这时身上像被电了一样，虽然自己人多，就是不敢动弹。

这时候，孙权垒中的军兵都反应过来了，一齐朝着张辽围过来了。东吴军见张辽人少，于是围了数重，好像蜘蛛在照顾一个新捕来的瓢虫一样。张辽在围中，一望李典，发现李典并没有跟了来。于是张辽带着数十人直斩杀出了重围，刚要往前奔，就听后面围中勇士大呼：“将军弃我等乎？”

张辽立刻拨马，单身照着缺口再次杀去，一路斩踏从头顶杀过，把余众拔出，直带奔了出去。东吴军人马无不披靡，无敢拦者。

张辽就这样从平旦一直战到了日中，和东吴军转移多个地点厮杀，东吴军处处无不被撕破，吴人夺气，彻底服了这张辽。张辽遂挟带数百名勇士，领着李典，昂扬得胜而回。

这一阵，杀得东吴人个个害怕，张辽威名远传遍江东，有小孩啼哭，哭个不停的，父母只要说：“再哭，张辽来了！”孩子立刻闭嘴。

孙权围攻不果，十万大军只得撤退。走的时候，因为人多，都堵在逍遥津的桥头。

张辽带军再次杀来，几乎捉到孙权。靠着孙权部将吕蒙、甘宁、凌统等人力战，孙权从已经被撤掉南段桥板的桥上跃马而过，方才逃走。

张辽后来向俘虏问：“刚才看见一个姿髯将军，是什么人？”俘虏说：“就是我们至尊。”张辽和诸将无不叹恨。这就是张辽威震逍遥津。如今，合肥有逍遥津公园。

在张辽的这次合肥之战后，孙权彻底断绝了从长江中游的濡须口北上进合肥再北上到淮河的进攻路径。

接下来，孙权只有两个出口。一是从下游的广陵（今扬州）地区，向北经过苏北，打到淮河。这是下游占领。但是这个方案难以实现。因为这一段的江北淮南，河流湖泊比合肥地区少，而吴军不适合陆战——缺马。

另一个出口，就是向西夺取荆州，再从荆州北上经襄阳而伐中原。

此后，孙权很快瞄准这个方面，四年后，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发兵偷袭关羽，夺取了荆州。

可以说，张辽在中线地区打退了孙权，就把孙权这个“祸水”给引去了关羽头上。是合肥之战，加速了关羽的败亡。

张飞：君子式的莽夫

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这期间，孙权北上进攻合肥，被张辽打败。而汉中战场这里，张鲁终于投降。

曹操占了汉中，这里位于四川北部，是四川的北部门户。曹操当即命令张郃南下，去进攻益州，也就是刘备的四川。四川中北部是大巴山系，这是分成了巴中、巴东、巴西三个郡。虽然是山地，但也有山间小平地和城邑，张飞就镇守在巴西郡的阆中。

张郃一路南下，跟张飞争巴中。张郃为人巧变多智，联手张鲁原本在巴中的部队还有巴中胡人，把刚来立足不稳的张飞，一个铲球，给铲出了巴中。张飞退回到巴西郡。张郃又向东去，占了巴东，然后又往西去，攻入巴西郡，抓了巴东巴西很多老百姓，把他们移民到汉中，叫张飞无兵无民。

张飞急了，从阆中出来，在巴西郡与巴中郡相接的宕渠（今渠县地区），跟张郃相拒。双方互相对打了五十多天，不分胜负。张飞心想：山地作战你是没我有经验，我在巴西阆中这里的大巴山区都奋斗一年了，这你得利用地形，你我老家大平原上争城以战的打法是不行的，而且骑马，在山地也是没用的。

于是张飞精选了一万步卒，走瓦口地段险峻的大巴山小路，绕到张郃侧后面，猛击张郃。这条路非常狭窄，张郃见张飞从这儿冒出来了，就带着步骑兵入路迎战，结果大兵越走，越被路稀释得乱七八糟，好像钻入了一道肠子，前锋终于遇到了张飞步军，张飞就像火车头一样，把张郃的前锋步骑兵给推得跳崖的跳崖，上树的上树。后面的张郃大队，根本无法跑到前面去假以援手。张飞步军，一边沿路猛推，一边从两侧缘山坡做出角形，扑下来，把张郃大队断成数段，张郃队伍好像有地方得了肠梗阻，有的地方又肠子寸断，士兵各自为战，或降或逃或死，被张飞大破。

张郃在队伍中段，往前不能进，往后不能退，最后只好弃了战马，带着十几个亲兵，爬着山上的小路，望南郑逃回（弃马爬山，可见骑兵不能上山坡，只能呆挤在小路上，听凭张飞步兵缘山进行分割截断，前后不得相救）。张郃兵力丧失殆尽。于是张飞重复挺进，复收得巴中、巴东。巴士遂安。

曹操只好暂时放弃南下打四川的想法，留下夏侯渊和军队，屯扎镇守汉中，自己带着兵回了关中的长安。

如果看正史，张飞固然是前后多年打仗，并且被称为万人敌，但是具体的细节记录得很少，而且从中也看不到张飞是莽撞人的性格。相对记录得比较详细的，就是这次巴中战役，但其实也只是一两句。

人们对张飞的印象之所以深刻，主要是来自《三国演义》。

附记：

《三国演义》上说张飞是杀猪的出身，因为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屠狗杀猪的，都是市井出身但是为人仗义者。说张飞是杀猪的，最早来自民间的《关西故事》，说张飞把猪肉存在井里（因为当时没有冰箱），井上面压五百斤大石头，谁能搬动，肉就给谁。亡命来的关羽搬动了。俩人因此认识。后来罗贯中去掉了这段搬石头的故事，就只叫他当杀猪的。

其实，张飞不是杀猪的出身，他到底以前是干什么的，史料没有记载。

从元朝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织造张飞的故事。元朝的戏剧有《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三出小沛》，这些剧目已经失传，但是某些因素还留在了《三国志平话》中。从中可以揣测得知，其中张飞的形象第一就是能打，他的能打不是理性得能打，而是看不惯就打。第二点就是，他看不惯的事情，就是谁敢欺负我的老大。

演义第13回，讲吕布败逃到徐州牧刘备这里，刘备收下了他吕布在见面后就管刘备叫“弟弟”，刘备嘴上答应，但心里不乐，觉得对方不够尊重自己这位领导——一州之长。史料说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演义觉得这正是张飞要出气的时候，于是接着写道：

张飞听了，瞋目大喝：“我哥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哥哥为贤弟！你来！我和你斗三百合！”

你看，吕布毕竟是客人，张飞就当场大声呵斥，要和他打，这不是鲁莽是什么呢？

后来，在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时，去了两次，都没有遇到。第三次，刘备又要去，张飞就不耐烦了，说：“哥哥错了。量这么一个村夫，算什么贤人，哥哥不用去，我用一根麻绳子把他绑来。”刘备这次去拜访诸葛亮，终于遇到，但是诸葛亮在堂上高卧睡觉，刘备躬着身在下面等着，一直等了很久。张飞大怒，对关羽说：“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

张飞的鲁莽，实际上是出于心性的正直。

比如，吕布因为杀了丁原，投靠董卓，又杀了董卓，还拜董卓做义父，所以张飞看不惯吕布的为人，管他叫“三姓家奴”。张飞因为正直，不喜欢伪装，所以刘备和吕布客套，他却心里怎么样，嘴上就怎么说，一时就和吕布冲突起来。诸葛亮睡觉，对刘备无礼，张飞也心直口快，说要放火。这都是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但是人们一般都压制住这种心底感受，表面维持和气。但张飞性子透亮，好像看见皇帝的新装的小孩，怎么想就怎么做。

早在唐朝末年李商隐《娇儿》诗里，就有一句“或笑张飞胡，或晓邓艾吃”。这说明早在唐朝，民间讲故事、说书，就开始赋予了张飞这种率真性格。“胡”指的是胡人。胡人相对不懂得中原礼仪，说话办事叫中原人感觉逗笑。

一般在演义说书的时候，艺人为了吸引听众，还需要讲一些笑料。在三国演义中，张飞就也偶尔扮演开心果的角色。比如，在第40回“诸葛亮火烧新野”中，曹操的大军杀来，刘备连忙叫关羽、张飞和诸葛亮商议对策。因为刘备对新来的诸葛亮很好，俩人形影不离，张飞不理解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值得刘备对他这样，就抱怨。刘备说：“我得到孔明，犹如鱼之得到水也。”这时候，商议对策，张飞就说：“哥哥不要慌，这事叫水去便了。”这个口吻，完全是民间百姓的，很接地气。“便了”，是明朝人常用的口头语，在《西游记》中也常有，意思就是“好办，这么办就完事了”。“叫水去便了”，这句话中也透着幽默。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张飞的这一率真鲁莽形象，完全是演义的成功文学创造，而历史上的张飞本人，其实并不莽。比如，在曹操和刘备争汉中时，张飞在巴西郡瓦口山道用计谋打败了进犯的张郃步骑兵。这是正史描述的唯一张飞独立领导的战役，罗贯中把他写了进来，也就是演义中的第70回“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张飞的墓在四川的阆中，据《寰宇记》记载，张飞墓上有题词：“儿童知俎豆，寇盗避鞭弹。”这么说，则张飞使用的武器是鞭。演义进一步发展，说他用丈八蛇矛。其实，三国时期有一种武器叫做槊，样子像长矛，后代槊逐渐不用了。可能是说书艺人口耳相传，把槊的读音错说成“蛇矛”，于是有了丈八蛇矛的词。

定军山，谁都不敢轻视的一员老将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西征汉中，汉中张鲁投降。曹操就拥有了汉中，然后自己回了长安，叫夏侯渊驻守汉中。

两年后，建安二十三年，刘备就从四川出发，向北进攻汉中。

汉中是个小盆地，在四川以北，是四川的门户。刘备要想安全，必须得到这里。

刘备大军穿越大巴山，到了汉中。这次汉中之战，黄忠立了大功。黄忠是荆州长沙郡人，刘备借荆州后，黄忠投奔了刘备。

黄忠在汉中地区的定军山和夏侯渊对战，采取了后发制人和居高临下的战法，先是不出马，等曹军战斗倦怠后，方才一声大喊，一马当先，冲下山来。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一声大喝，砍成两段。

夏侯渊是曹操手下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将官，黄忠这一战功劳太大了，奠定了刘备称“汉中王”的基础。

曹操闻讯，大惊，就带着军队亲自来汉中，争夺这个鸡肋。

刘备就改变策略，选择在各处山险处扎营，拒不出战，令曹操没办法。

一天，黄忠跑来对赵云说：“曹操有新米从关中运来，都在北山下集结，要发给各处诸军，我去劫他们的米。可是我的兵不够，还得跟你借一些。”

赵云很有团队精神，就分给他一些兵。

赵云呆在自己的营围里，等了很久，也不见自己的人回来。于是赵云带着几十个骑兵，出了营围，望北山下去看究竟。

快到北山的时候，就听前面人喊马嘶，原来曹操带着大兵出来了，正好跟赵云遭遇。赵云横枪立马，跟敌军前锋搏杀。这时候，曹操的大队主力随及杀来，赵云一看寡不敌众了，只能跑了。但是逃跑也有技巧，于是赵云向前奋力突击，挥舞长枪，和前军作战，且战且退。

曹军整理了一下，把赵云围上，赵云陷阵突围，终于杀回了自己的营围。结果，发现副将张著受伤落在后面了，赵云就驰马又回去救出张著，然后往营围跑。

这时候，曹军追着他们，也到了营围。赵云冲进营围，来串门的官员张翼正在。张翼就要关门，赵云命令开着门，偃旗息鼓。

曹军在外面见了，认为里边有埋伏，于是中了这“空城计”，自行撤退了。

赵云命令士兵当即出营，列出阵行，擂鼓震天，却是干打雷下雨少，并不追击曹军，而是乱箭齐发。

曹军正撤退呢，以为追军甚多，大相惊骇，自相践踏，纷纷狂跑，大批曹军被挤到旁边的汉水里，死者甚多。

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跑到赵云营围来查看，又出营门看赵云列阵吓敌处，大加敬叹，对陪同参观的同志和赵云说：“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于是与赵子龙作乐宴饮，一直喝了一白天，直到日色昏黄。军中因此号赵云为虎威将军。

这固然是光荣的，但也说明，一直迟至现在，军中才意识到赵云是个勇将。而刘备，也是迟到了此时，才对赵云的搏杀能力与勇敢有了认识。

这次，赵云以几十骑兵，突陷敌阵，虽然没有斩将而出，但能杀回去，救了副官而出，已经可以说是来去自如，骑战能力一流了。

在三国历史上，带少数几个人，突陷敌阵，杀进杀出，只有四个：

一是吕布，带着成廉、魏续等人，与太行山贼张燕的部队，进行突陷。

一是曹仁、牛金，在江陵，出城以几十人突陷周瑜的吴军，其中牛金三百人先杀入。

一是张辽带着八百人，出合肥，突击杀入孙权的营围，转战半日之久。

再有就是赵云这次了。

张辽的陷阵打法，应该是跟吕布时候就习练出来的，而曹仁本人自幼善长骑射。

最初，赵云刚加入刘备时，是主管骑兵，这次在汉中营围外的遭遇战，也是显示了赵云的骑战能力。而且，曹军的先锋，一定是跑得快，战力强的，这样迎锋突阵，是需要勇气和技艺的。

相较而言，在长阪，张飞据水断桥，只是对着敌人吼，没有带兵突杀进去，给敌人来个下马威。这说明，张飞在骑战方面，不会比赵云更厉害。此前张飞在巴山中打败张郃，也是以步兵山路进攻的方式。

就这样，刘备军团和曹操继续在汉中对峙，曹操终于气馁，主动撤军。于是刘备有了汉中。

得了汉中后，刘备称汉中王，封了前后左右四个正号将军，分别是关羽、黄忠、马超、张飞。

赵云没有入围。毕竟，这是要以综合名望和综合战功来评定的。

以这次打汉中为例，马超、张飞是第二方面军，进攻汉中以西的武都郡，虽然先胜后败，只得撤出，但显然是方面军主将。而赵云的营围此时只是汉中战场上的部将营围之一。

附记：

演义对黄忠的刻画。

老年人在社会上属于亚文化圈，比如孔子就说“一个人到了四五十还没有名，就不足畏也”，这是因为人老了，再花几年时间努力建功立业，也等不到享受结果，所以志气就没了。

老将黄忠一出场就遭受了这样的歧视。当时赤壁之战后，刘备体系的人涌入荆州，想收编曹操留下的地盘，诸葛亮就派关羽去打荆州在江南的长沙郡。诸葛亮介绍说：“长沙郡守韩玄虽然无能，但他下面有一员大将黄忠，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如果你去，需要多带军马。”

关羽笑了：“量一老兵，何足道哉！我不用三千军马，只要五百名校刀手就斩了黄忠首级。”

关羽到了长沙城下，两阵对圆，关羽问：“来将是不是黄忠？”黄忠说：“既知我名，焉敢犯我边境？”这里需要注意，在演义的“来将通名”环节，一般都说我是谁。说“既知我名，还敢来打”的，只有这一处。这就体现了老年人的尴尬。曾经当初名震江湖，只要一提名字，别人就会肃然起敬或者退避三舍，但是架不住时光流动，新人早不记得他了，只有自己还沉溺在幻觉中。一些国外警匪片中，江湖大佬在长期监禁后出狱，遇上偷车的小毛贼，自己报出姓名，以为能震得对方撒腿就跑，结果却被小毛贼嘻嘻哈哈奚落一番。

关羽的反应也是近似：“特来取你首级。”这么一回答，老将黄忠的威名，碎成了一地鸡毛，实在是尴尬。

但是随后交锋，却出现反转，俩人斗了一百多个回合，不分胜负。要知道，在演义中斗到一百多回合的，只有四次。而且打到一百回合，互相体力消耗都很大，需要换马来战或者来日再战。这里选择来日再战。双方收兵后，关羽暗想：“老将黄忠，名不虚传，打了一百回合，全无破绽。明天得用拖刀计。”

拖刀计，是关羽的绝技，轻易不用，在整部演义中，他只用过两次。到了次日再战，又打了五六十回合，还是不分胜负，关羽回马就走。不料黄忠追来，马失前蹄，跌倒在地。关羽本来想用拖刀计，这时候也不好意思下手了，就说：“你上

马，回去换了马再打。”原来，黄忠的马很久不上阵，于是出了这样的意外。这也是老年人常有的尴尬，好久不练习自己的技艺了，一直吃老本，最后枪都生锈了。

但是黄忠随后还是来了一个惊艳的收局。第二天再打的时候，关羽因为两次没能取胜，已经焦躁了，给了黄忠施展绝技的机会。打了三十回合，黄忠诈败，关羽追赶。黄忠往后一箭射出，却是虚射，没有箭，第二次又是虚射，这既是报昨日的不杀之恩，也是为了迷惑敌人。于是关羽只觉得他不会射，放心追赶，终于第三箭射来，正射在盔缨根上。关羽盔上插着箭，回到本营。关羽方才知道黄忠有百步穿杨的本事，而故意只射盔缨，是为了报答昨日。

这都老人的特点。你说他名气大吧，确实是大，但现在又不管用，反倒是个笑话。你说他本事大吧，也确实大，但又会在基本功方面犯常人不会犯的小错误：具体这里是骑不好马。

回来之后，黄忠又展现了老年人的退缩、消极心态。太守韩玄看出来了他故意不杀关羽，于是大怒，呵斥一声，叫人把黄忠推出城门斩首。这个韩玄一贯酷爱杀人，并非一个好的领导，但是老将黄忠在这里任职很久了，已经习惯逆来顺受。直到被推出城门要落刀，也不反抗。

这时候，同为部将的魏延带人冲上去杀死韩玄，救下黄忠，然后出去投降关羽。黄忠则回到家里，不出来。关羽进城后来求见，他托病不见。最后刘备也来了，登门劝说，黄忠方才归降。但还是把韩玄的尸首要来了，给安葬下去。

相比于魏延，黄忠表现得更加退缩，面对处决，只是低头等死，也不愿意投降。对于加入刘备集团，也不积极。他习惯了长久以来的现实，不论其中好的坏的地方，他都不愿意改变，因为谁知道一旦改变，还会遇上更坏的。眼下的坏是可以预料和应对的，是凡稳定的系统，就不是坏的系统。那是很宜居的。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一些电影比如《不可饶恕》，讲的是一个老杀手甘于养猪，过贫穷的生活，即便被人欺负也不想动手，直到年轻的小杀手慕名找来，一再刺激他，才重新走上沙场，朝着匪帮大开杀戒。老将黄忠的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定军山之战”，就是这样的。

黄忠随着刘备进入四川，一路和魏延并肩战斗，打下了成都。这期间，曹操已经占领四川以北的汉中，派夏侯渊、张郃镇守。汉中是四川的北部门户，刘备必须得到这里。于是带着兵北上。

演义第70回“老黄忠计多天荡山”中，孔明用了“两调”的办法，来刺激黄忠。孔明先是说：“必须去阆中调张飞来，才能打退张郃。”张郃是汉中曹军的主将之一，虽然级别低于夏侯渊，但本事却在其上。法正建议：“张飞走不开，就在

账内诸将中选一个吧。”孔明说不行，除了张飞，没有人能对当得了张郃。这话就触动了在场的黄忠。

老人对大事计划的少，但是在小事儿上，却容易叫真，因为这些小事都能触动人的荣誉心。黄忠当即厉声说：“军师怎么能轻视我们呢？我虽然不才，愿意去打张郃。”孔明说黄忠年老了，恐不是张郃对手。黄忠则气得白头发都倒竖起来。孔明说，你都快七十了，还说不老。黄忠气得干脆下堂舞起大刀，又把硬弓接连拉坏两张。孔明这才同意他去了。

黄忠带兵北上，下面的兵将看了，笑说：“这么要紧的事，怎么派了个老的来。”但黄忠果然在天荡山打败张郃。

进一步的计划，是攻打定军山。刘备问：“将军还敢再去打定军山吗？”黄忠答应去。孔明急忙拦住，说：“夏侯渊可比张郃厉害。你虽然能打败张郃，我预料不能战胜夏侯渊。我想派人去荆州叫关羽来，才能跟夏侯渊匹敌。”

这样当着老将黄忠的面，令老人情何以堪。黄忠就奋然说道，我能跟廉颇相比，一再要求去打。孔明一再不答应，最后方才接受。

崔琰因为自大说了一个字

建安二十一年春，曹操晋爵位魏王。有匈奴使者来拜见曹操，祝贺他当了魏王。

曹操嫌自己容貌短丑，不足以雄远国，就让崔琰代替自己，坐在床上（床是多媒体会客家具），展着一把漂亮的胡子，和仙风道骨的眉毛。

崔琰是曹操的长史，人长得漂亮，眉目舒畅，胡子长达四尺（将近一米），人望了，甚有威重之仪。连曹操看了，都敬惮他。

曹操则自己捉了个刀，在床头侍立。这曹操也是没正经，当个虎贲，倒也不嫌埋汰自己。

仪式完毕以后，曹操就派间谍去问这匈奴使者：“你看我们魏王如何？”

使者说：“魏王雅望非常，不过，那个床头的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曹操听说了以后，派人跟到半路，把这使者杀了。

这个故事有些人认为是编的段子，不管怎么样，崔琰这人是真的。

崔琰，是河北人，冀州清河郡。后来成为清河崔氏。为人则是刚亮方直。

当初，曹操战败袁绍的儿子，夺得了冀州，叫崔琰来当官。

曹操对崔琰说：“我查了你们冀州的户籍本，可以征到三十万兵，真是个大州啊。”

崔琰说：“因为打仗，士民都暴骨原野。您来了，没有存问风俗，救民涂炭，而是一来就先计算甲兵，这岂是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

当场的人都吓得变色。但曹操没有计较他，反倒叫他做了丞相府的东曹长官。

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是在同级别的人中脱颖而出的办法。所以，没必要唯唯诺诺。

崔琰的职责是负责选拔干部。因为曹操特别俭朴，所以崔琰选用官员也光选节俭的抠唆鬼。

下属和洽，就跑来给崔琰提意见：“天下的人才的所长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光用节俭这一个标准去选。”

“现在朝廷里的议论，对有人穿着新衣，坐豪华车的，就说不是清官；而当个大领导，脸面胡子也不修饰，衣服皮裘又旧又破，这样的就说是廉洁。于是搞得如今的士大夫都故意把衣服弄污弄脏破了，有好的车和衣服都藏在家里。”

“一些朝臣大吏，各单位一把手，上班进府寺还自己带着工作餐和饭盒。所谓建立教化，最可贵的是要中庸，这样才能长久和继续下去。现在一概提倡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以约束各层人士，勉强为之，早晚得推不下去。古来好的教化，好就好在它是通人情的。而各种偏激过分的行为，其中都有伪。”

后来曹操做了魏王，崔琰又做了曹操的魏国的尚书。

因为曹操当魏王了，下面一个叫杨训的人，出于拍马屁，就给皇帝写了一份表章，歌颂曹操的文武功德，亘古无匹。

这杨训，是崔琰从前推荐的。官员们因此都说杨训善于逢迎，嘲笑崔琰推荐人不当，选了个露骨拍马屁的。

崔琰就要来上表，看看是怎么写的，然后写信给杨训，说：

“你的上表我看了，事佳耳（上边写的曹操的事情都很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这信被人揭发给曹操了，曹操看了，就怒了。

曹操说：“平常老百姓，生了男的，就说‘生男也’；生了女的，就说‘生女耳’，‘耳’并非好词。（意思是你说我的事迹是‘事佳耳’，这种点评含着勉强承认和奚落。）至于‘会当有变时’，也是不逊（不像话）。把他给我罚为徒隶。”

于是崔琰跑到劳动场所劳改去了。

曹操又派人去看看崔琰，看他认识到自己错误了没有。结果崔琰面对使者，一点也不说软话。

使者回去，说崔琰辞色不挠，并不认错。丁仪也从中挑拨。

于是曹操下令：“崔琰虽然已经被派到劳动场所，但是不认真劳教，每天在会见宾客，门庭若市，对着宾客，虬须直视（崔琰的大胡子还是打卷的，烫成波浪胡的），若有所瞋。宜赐死。”

于是，司法干部到监狱去了，对崔琰说：“三日等你消息啊。”

结果崔琰还不明白，照样每天活着。

过了几天，司法干部又来了，一问狱吏，崔琰还活着呢。赶紧回去向曹操报告，曹操大怒，说：“崔琰必得让我行刀锯吗？”

司法干部于是把这话传给崔琰，崔琰对司法干部道歉，说：“我这人真是不合时宜，不知曹公之意致此也！”于是，引绳自杀。

崔琰就死在“事佳耳”这一个“耳”的感叹词上。你说他冤吗？

我觉得不冤。曹操毕竟做出了那些事功，他给与“耳”的评论。自己做不出来，人家做的，他还采取藐视、踩估的做法，说那只是个“耳”。除了显示自己的傲慢以外，于事无补。

耿直、刚直不会死，他当初甚至因为这个被提拔，而没那个本事，还傲慢地看不起上级，就没活了。

顶撞上级、史鱼之风，就事论事地顶撞，这没有什么。但言辞中，背后里，看不起上级，那就会倒霉。

犯颜直谏和傲慢自负，是两回事。毕竟最惹人的事，就是看不起对方。

并不一定曹操杀的人，一定就是因为反对曹操篡位，崔琰实际上还写信表示“以死奉曹丕当太子”，也就是魏国太子，可见他不是反对曹操当魏王的。

其实，他的心态可能是这样的，你曹操和我本来都是官员，只不过你大一些，但现在你这阿瞒，居然人模狗样当了王了。故意用“耳”来踩估，以显示自己。

于禁七军

刘备借荆州后，就叫关羽屯守荆州，而刘备自己随后去了四川。这时候，刘备得了四川，又得了汉中。但关羽仍然还是镇守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秋季，一直镇守荆州的关羽，从江陵出发，北上进攻樊城（襄阳以北）。关羽当即把樊城守将曹仁包围起来。

曹操赶紧派于禁，带着七军去救。

于禁是兖州泰山郡（泰山地区）人，字文则，先是做鲍信的部将。鲍信是曹操的恩人，在早期战斗中为了掩护曹操而死在战场，他手下的兵就被曹操收了。曹操叫于禁做了陷阵都尉，随后打张绣、吕布、打袁绍，于禁都是其中的明星战将。

于禁打仗的特点是善于攻坚，进攻营围，这其实是三国时期乃至古代战争中最难的。

曹操给与了于禁超过降将张辽、徐晃的信任，看关羽北上围攻樊城，曹操叫于禁带领七军去救。所谓七军，就是来自不同州郡的七只部队。

樊城属于南阳郡，是河南和湖北交接地带，汉水正从城南流过。

这时候，正赶上汉水地区天降大雨，于是河水满溢，四向奔流，漫出的水和雨水一起肆虐，平地水深数丈。于禁带的那七军，营屯全都被淹到水下去了，数万人泡在水里死者颇多，自救不暇。于禁带着三万人，被关羽军连救再捉，全俘虏了。

关羽也是在曹营做过国家的官的，跟于禁是老相识，他叫来于禁说：“你们这三万人，实在是吃得这里粮食都不够打仗了，我就叫你带着他们，南奔江陵去，到那里好好改造自己吧，文则弟。”

于禁无奈领命，带着三万人，坐船南下去江陵过战俘生活去了。

听说关羽俘获于禁，远近之人无不欣叹，因为这实在是个耸动的大瓜消息。曹操也叹息：“跟了我三十年，居然投降了，关键时刻还不如庞德。”

这时候，东吴大都督吕蒙白衣渡江，连船西进，偷袭关羽的老窝，顺利拿下江陵。关羽回奔，关羽大军南下到了当阳县，这里距离江陵只有五十公里，关羽想想，复夺江陵，决战在望，心情不免激动起来。这时候，探马来报：“报，东吴主孙权，已经自督军马，入了江陵城中了。”

关羽一惊，心说孙权已经入据江陵，虽然不知他带了多少人马，但想来至尊在此，必然虎士军和大量精锐，都在身边保护。以我现在的情状，已经不能攻城了。

于是关羽召集关平等诸将，说：“现在我们已经孤穷，所谓众怒难犯，士兵们皆不愿意攻江陵，如何强扭。当阳县已经归降孙权。这里往西有一个麦城，我们且往西去，驻麦城，然后再走。”

于是大军向西二十里进入麦城。麦城的官长是忠于关羽的，还没有投降孙权，连忙迎下。

次日，关羽正在筹备粮草，就听说外面有一只小队，保着一个东吴使者，来城下请见了。关羽说：“命他进来。”

这使者进来之后，滔滔不绝，纵横排比，讲说投降东吴的好处，我们至尊一定尽弃前嫌，如何如何，关羽对着他闷想，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最后关羽说：“先生说的都是正理，我这里之所以没再南下，而是等在麦城，就是为了候机会向你们至尊投诚。你来得正好，我这就修书一封，叫我的主簿拿着，随你入江陵，面相向至尊请降。”

那使者一听，利令智昏，大喜。连忙等着关羽写完信，关羽随即叫来主簿廖化，教他持信跟随东吴使者望江陵去。廖化一百个不愿意去，关羽说：“元俭，你去吧，胜似在这里死掉。去了江陵，你再伺机逃走吧。”

那廖化无语，只得接了，跟着东吴使者南去。

廖化去江陵，孙权半信半疑，于是派出朱然、潘璋，去麦城西北方向的布置，以防关羽走掉。

这边，关羽送走了廖化，就连忙叫来关平诸将，说：“如今我们不得耽搁，今夜即引军西北走。旌旗全都留下，插在城墙四上，再多做稻草假人，置放在垛口内

外，布置成我们仍在城中的模样。午夜子时，我们全军出北门，随我出发。不得有误。”

诸将听说要走，都是欣喜，但是一听，是出北门，各个又熊疑狼顾，面有难色。关羽也管不了他们了，不能让大家迟疑，要走快走。

到了夜里，关羽引军出城，望西北而去。渐行渐远，战马和士兵的喘息使田野格外沉寂，关羽甚至可以侧头看见一条蜿蜒的黑色河流。

第二天一早，孙权派在麦城下面的斥候，望城上一看，咦不对啊，夜里的守城士兵，怎么都好像身上长毛了？是退化了吗？连忙仔细看，一看，妈呀，都是稻草人啊。连忙派出快马，向南飞奔往江陵报信。

关羽向西北跑了两夜一白天，这些士兵一开始还跟着他跑，后来发现越跑离老家越远，各个都不愿意了。于是成批地溜号。可怜关羽，走到天明的时候，身边就剩十几个人了！

这十几个人里，就他，还有关平，还有赵累，以及一两个将官，和十个老兵。关羽问：“你们怎么不跑啊？”

老兵说：“我是穷人，在老家娶不起媳妇，至今光棍。我听说，上庸的媳妇便宜，一袋子小米就能换一个。我乐得跟将军去。”

关羽一声苦笑，说：“你等随我，必有好报。”

话音刚落，就听前面，战鼓雷响。原来，这里已经近了临沮城地面，左面是沮水这条沮丧的河，右边是连绵山坡，临沮城扼山守水而下，前方涌出一万人马，盘旋如浩瀚大海，旌旗蔽日，战鼓如雷。关羽不由得心颤，望了一下身边这十几个人，心说，今日能不能闯过去，若是闯过去，才是神话了。

于是关羽命令将士，取出干粮，饱餐早饭。众人吃罢，关羽说：“我这颗人头，就是结束战争的力量。我往日待你们有薄，你们追随我赴死，我无以为报。从前项王临死，笑对围他的敌军中的故人吕马童说：吾闻汉王购我头以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德。遂身自刎授头给他。你们可取我人头，吾亦为汝德。”

诸将士闻言，感慨流泪，皆说：“关将军待我如父子，今何出此言，我等有死以报将军耳！”说完，皆流泪不能仰视。

关羽长叹一声，叱咤一声，发怒吐气，声响动天：“诸君将校，随我赴死！”

说完，一拍坐下马，如一道流星闪电，直陷朱然、潘璋的汪洋军阵，旁边左右关平、赵累，各举兵器，赴死如渴，须眉戟张，直杀奔东吴军卒。东吴军阵立刻瘪进去一块，关羽斩将冲刺，击杀数十人，鲜血染红了战袍。看见东吴军稍退，关羽等人望斜刺里就跑。后面上万军马群起就追，惊起飞禽走兽无数。

马蹄人步之声，动天震地，关羽等人渐渐被追上，包围起来。关羽号称万人敌，就是一个顶一万个，无奈敌人比一万个还多（一万零一个），关羽就打不过了。那关羽杀红了眼，身边东吴将校肢裂血喷，鲜红尽染，关羽左劈右砍，连连突围而去，东吴将校旋即追而围上，好像鬣狗拖着角马。关羽就像一只飞虫撞在了网上，左突右冲，冲不出去。那潘璋下面的司马马忠，斜刺里直跃上关羽的战马，关羽力战不逮，被扑下马来，逮个正着。后边关平、赵累等人，被百千吴卒攒击，皆力竭负伤被擒。

一切静下来了。

东吴之兵见擒了关羽，无不大呼万岁，锣鼓齐响，但空洞喧嚣的背后所藏着的无非是恐惧。

朱然、潘璋连忙遣快马，奔赴江陵城报告战捷。得到孙权的指令后，在临沮城这个沮丧的城里，关羽、关平父子和都督赵累等人，遂被缚至法场。

关羽命令刀斧手，说：“开始吧！”

随着冬风卷起的一通鼓响，关羽结束了自己古代战神激荡荣辱的一生。其时正是十二月，关羽时年五十余岁。

本来，捉关羽这样的事，当时已经不难了，谁办谁就能知名。孙权私心重，就叫自己的同学，无名的朱然去堵截伏击，于是朱然就此知名华夏。

贾诩和曹丕

长期困扰曹操的事，就是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争位，争当太子。

曹植有文采，也有能力。曹丕落在下风。曹丕就向贾诩问计：“现在，老三的人气已经逼我甚矣，我爹数次要弃我而取他。请老先生万万怜悯教我以自固之术。”

贾诩说：“希望公子恢崇德度，躬行素士之道。还要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

于是，曹操有一次出征，曹丕曹植等人路侧相送。曹植嘴里赞美父亲的本事大，预祝曹操必然旗开得胜，兵不血刃，说的有理有据，引古证今。曹操心中大悦。

轮到曹丕，他什么也不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跪在地上，痛哭不止，意思是舍不得父亲这么大岁数还暴露风寒出去玩命打仗。

于是曹操觉得曹植虽然言辞华美，但诚心不及老大曹丕。

太子作为接班人，又不是部将，他不在于有才华或能力，而是要有道德有孝心。这是贾诩给曹丕定的选举纲领，可以说是看到了问题的部分实质。

贾诩本人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都关门闭户，不交往士大夫，子女也不跟豪门官员子弟结婚，就老老实实闭门躲祸。

他知道自己是个后来人，即便立功也没什么用。别让人讨厌，才是最重要的。

以为立功，就能得安，就跟曹丕以为有能力，就能当太子，那都是误解了官场的底层规则：权力奖赏的不是奋斗而是顺从。

曹操还是犹豫不定，于是这一天把贾诩请来，屏退左右，对贾诩说：“文和，现在时不我待了，我嗣子的事，不知卿有什么意见啊？”

贾诩假装痴傻，半天也不说话。曹操问：“爱卿，我问你，你怎么不说啊。”

“噢，”贾诩说，“我方才想别的事情了，所以没有答王的问话。”

“想什么事情了，老贾。”

贾诩说：“我方才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

曹操也是捷悟的人，当即哈哈大笑。众所周知，袁绍、刘表的败亡，都是因为立儿子的时候犹豫不决，废长立幼，最后国家大乱，身死而儿子们掐成一团，败家亡国。

曹操于是心意已决。于是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宣布：“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

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擒关羽的次年，曹操病逝了。

曹丕作为太子接班，当了魏王。

同年底，汉献帝干脆把皇位禅让给曹丕。于是曹丕当了皇帝，建立了魏国，改年号为黄初元年，时间为公元220年。二百多年的东汉王朝就此结束。

曹丕当了皇帝后，当即以贾诩为三公之一的太尉。孙权听说这个之后，就笑了。孙权觉得可笑，因为贾诩这时候都74岁了，能奈何我们什么？

贾诩毕竟当了三公。这带来的好处是，家族从此幸福，儿孙栖身高位。这未必仅仅因为他是给曹丕站台的，也跟他平时克制不露峥嵘的作风有关。

曹丕继位的时候其实也潜存危机，毕竟曹操一死，内部一些人就压不住了。所以曹丕的用人之道，就是不用武官，而用文学之士，这样才安稳。

贾诩大致符合这一方向，并且被任命后，曹丕问他对于刘备和孙权我应该先打谁。贾诩的回答，完全是儒家文学士的虚的那套：“学习尧舜舞干戈而远人来服，只要修文德，两国都服了。”

贾诩的这话，本身没错——曹丕确实打不赢两位仇人大叔，又符合曹丕装扮文德而使敌人望尘归服的梦呓。既然确实没法打灭那两国，那也就只能鼓吹以德胜的高调了。

这种讲话的言辞，已经不是谋士，而完全符合三公的气场了。

从一个武威郡的军阀部队的栖栖遑遑的被通缉的参谋，变成开国三公，贾诩的人生特点就是张弛有度。在没有必要发力的地方发力，只能适得其反，这是他拦着曹操在荆州不要继续用兵的原因，也是自己人生节奏的要领，所以他更多时间都是沉默着，只是在关键节点做好选择。

聪明，用在了不对的场合场景，那就不如没有聪明。

在益州的成都的刘备听说了，于是也在群臣劝说下，当了皇帝。刘备的国号依旧是汉。